

集部第八七冊目次

默菴遺藁十卷(原缺卷九卷十)

〔清〕馮舒撰
清康熙世豸堂刻本

一

耳鳴集十四卷

〔清〕王邦畿撰
清初古厚堂刻本

四三

擬山園選集八十二卷(一)

〔清〕王鐸撰
清順治十年王鑑刻本

一〇九

默菴遺藁十卷（原缺卷九卷十）

〔清〕馮舒撰

清康熙世豸堂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吾黨馮生已蒼蚤謝舉子業枕經藉史肆志千古其爲學尤專於詩其治詩尤長於搜討遺佚編削謬誤一言之錯互一字之異同必進而披其蘊隱辨其根柢當其柯編斷簡紛披狼籍曾魚點定青丹勾抹夢夢然若未視也僂僂然若有求而弗得也已而疑滯通膠午釋忽然而睡煥然而興若逐寇者之得首魁也若案盜者之獲贓證也蓋本朝之論詩所推專門肉譜無如楊用脩已蒼獨能技擷其踏駁曰此偽撰也曰此假托也鑿鑿乎有所援據而疏通證明其所以然雖用脩復起不能自解免也若近世之詩歸錯解別字一一舉正賓筵客坐辯論鋒起援古證今矯尾厲角自以爲馮氏一家之學論者無以難也已蒼顧不鄙余而以其蕞蕞請序孟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以爲此學詩之法也抒山之言曰取由我衷得若神表文外之旨但見性情不睹文字嚴羽卿以禪喻詩歸之妙悟此非所謂自得者乎說約者乎深造也詳說也則登臨之溪澗水之筏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別裁偽體觀風雅轉益多師是女師得之者妙無二門失之者遠若平里此下學之經術妙悟之指歸也荀卿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以是學詩也其幾矣乎已蒼之詩行世必有讀其詩而知其學者於以嚴硯俗學流別風雅其必有取於此矣余之爲序非以張已蒼亦以爲學詩者告也

馮舒字已蒼幼承家學蚤謝諸生肆力於古合咀經史穿穴百家尤選於詩萬曆間詩道廢壞舒搜討遺佚編削謬誤通證明賓筵客坐辯論鋒起矯尾厲角自以爲馮氏一家之學藏書甚富丹黃甲乙平自雋勘皆宋元善本攜一小閣中設兩廚各題一銘以寶藏之崇禎丁丑錢宗伯謙益瞿給諫稼軒爲姦民誣舒下錦衣獄移刑部訟繫經久誦讀不輟吳東張溥倡爲復社網羅俊英屢招舒所爲不避強勢小人嫉之如讎順治初相與構譽於縣指所選懷舊集爲謗詆曲殺之士林咸痛焉所著空居集北征浮海諸詩空居閣雜文二卷炳燭齋文一卷懷舊集二卷文設二卷海虞縣志二卷歷代詩紀一百卷

龍菴遺集總目

第一卷

空居集上古律雜歌詩五十四首

第二卷

空居集下古律雜歌詩八十首

第三卷

北征集上古律雜歌詩三十七首

第四卷

北征集下古律雜歌詩六十三首

第五卷

浮海集古體今體詩二十首

第六卷

避人集上古律雜歌詩四十八首

第七卷

避人集下古律雜歌詩六十三首

第八卷

幽遠集古律雜歌詩五十九首

第九卷

雜文十九首

第十卷

雜文一十六首

默菴遺集總目

默菴遺集卷第一

長樂馮軒已著

空居集上 古律雜歌詩五十四首

感舊詩一首贈錢太履之 有序

余生十八而識友生之樂至今二十年離合聚散之故蓋
忤忤焉友人安十者諱焉吉無錫名家子父有金百萬君
最幼僅得百之三浪過三十年盡地其業流寓余里中能
歌南曲自云受之崑山衛良輔分判節度累蒙不差常曰
南曲有官有調聲亦別焉能歌者聲聲即辨不待終曲也
今之歌者何足道每過風日晴朗必過余鼓驕軒渠歌奏
間作長身矍然也今年夏死潰死矣余性不佞佛壬戌歲
始從鶴林寂公遊心欽焉師謂余曰維摩經云直心是道
場子殆庶乎今年七月而鶴師逝老儒張應遜者字通
堂醫好言避世及道家黃白新勸之術海外旁行不可究
詰之書余心樂之語輒移日春而病夏而死張叔維名維
善畫好為孤介所如多齟齬不合甫得錢即以周貧乞以
故益窘而行意自如去年三月過於杭州昭慶寺寺筍
共食盡雙松梧竹為贈酒酣為余吹簫今年秋客友丘訪
之不遇未幾死年五十耳王慎初者名莊德少以訟破家
常相戒曰訟非得已事也余先人亦有田產今敗矣其初
數於不可忍耳究則無所不忍凡生平奴隸視供指搗者
無不仰面乞憐反唇相譏何如忍一人屈一時之為快也
余歎息以為知言今年八月友人有捷於應天試者慎初
過余曰同學俱不賤子且奈何子尚有待也我今年死不
復見矣相顧涕泗因出畫像請余贊之九月而病逾月腹
瘕死相與交青年未嘗見其妄取一錢也嗚呼余生三十

八耳齒髮向衰方有無年之憂今一歲中而棄余去者五
五人散交零落曷勝其悲過此以往將余之悲他人者亦
他人之悲余乎五人死有余悲之余而死誰以余之悲五
人者悲余乎錢子履之與余交最久亦最善庶其悲余也
已感而賦詩因為贈時崇禎庚午十一月
獨坐空室中沈瀾涕無已沈瀾亦何為念我故交子在昔
萬曆末安君同閨里余居南門外君在西庄裏朝從暮復
過步屨何遲過時復起高歌婉轉其能擬自言少年場余
昔稱絕技發聲辨陰陽紫諸論宮徵高下準節拍抑揚費
首尾竭來三十年時世何靡靡知音竟何人良翰不可起
一朝懸疣潰潰丹旄悲西指艤舟送子去望望河之津歸來
過君門庭空有敗几鶴林雲樓嗣結菴虞山趾一面兩會
心但覺慈容喜謂余有風因過場直心是未能棄家過遣
他一何駛雖復無去來學人自趙企張公古心人處亦有
妙理平生喜奇異黃白兼巫史每云世將亂城市非所止
會覓十畝田扁舟傍水浚有志不克遂惡婦徒張噪叔維
墨塊人丹青當耘耔遺我雙古松梧竹共一紙問余城南
居著書幾盈度去年宿昭履京笥會同蓋今年遷虎丘對
月空倚徒如何數日間一暝不復視子幼復家貧嬌妻危
何倚惟餘洞簫聲嫋嫋猶在耳嗟予抱氣激不平時裂眦
王君與余遊相品能忍恥每從孟酒間歎息時彈指古人
有格言忍過事堪喜余也敬書紳紉佩比蘭芷今年八月
末執手語嫋嫋同學俱不賤子今竟何以子才遇有時我
病不可俟相和知十年餘慚愧無足齒會當贊我像知心
此紙余時笑謂言子言一何鄙生死乃大故相去豈但咫
子年五十一去我僅一紀從此十年強憂貧不憂死但愧

貧薄人無足當君旨從茲一別去秋盡冬方始夢中忽有
聞如言子已死攬衣初下牀戶外有君使傳君別我書一
札百餘字上言久相知下言長訣矣驚哀讀未竟酸痛傷
心隨嗚呼一年間積日三百耳如何五君子荒塚空累累
來日苦無多去安所底歿者不可作生者亦無幾自昔
十八九結交有錢子作眼同青白開口同呵咭看花同車
船踏雪同履齒置身青蠅間亦復同翕此回頭二十年交
態常爾爾古稱膠漆契爾我亦如此祝子享期頤驥黑好
纔纔有男教詩書相將拾青紫婆娑兩老人閱世一百機
蒲柳儻先摧期君保終始

對酒偶然作七首

讀書無所成聊爾事稼穡種秫南村中十畝得十石五石
足供輸五石於新復麴糵昔已儲和齋兼鼎鑪低頭拜杜
康但願清樽溫朝來開缸看氣味兩湜湜豈特樂妻孥兼
可供賓客罌壺滿牀頭養老生顏色

舉盃忽不飲思彼塞上公倚伏諒已定得失徒怔忡何如
古至人無我觀鴻濛鴻濛在何許欲往道何從
從之泰山巔泰山阻若若從之東海濱東海波滔滔去住
兩未成中心悵無聊遐思古人言妙理在渴醒舉盃時讀
書息念安枝巢

太玄不覆瓿三都亦膾炙老壯年或殊小使無高下辟彼
清濁醪取醉安有差惜哉楊子雲爲爾生悲咤逝將逐
魚終焉此耕稼

馬遷著史記云欲藏名山豈無讀書者但謂知音艱今佐
何爲爾丹鉛遍人寰老來念此事通夜目騁騁且須中聖
人一爲解慚顏

慚顏何窮已願得書五車窮朝事幽計拮拾若吹漁取方
托元始補拙藉勤劬如此三十載庶窺作老隅旗鼓戰耶
僻雷霆震聲愚李何與王李鍾譚及袁徐妖氛既蕩綠壇
坵皆汚緒始覺天地間日月常皎如惜哉時不與此志亦
丘墟

誰謂炳燭明不如日月光歎息史相士嫫母欺姬姜眇小
笑薛公好婦輕張良力學吾自許語人非所詳作箋上天
公願得大力王燦此誣世者一炬如阿房乘雲劉滉釋天
門炭將將一夫而九首當關何疆梁吾言既不達吾心徒
自傷不如且飲酒沉醉歸吾鄉

府試日贈同試老翁一首

默菴居士年四十頭白面皺齒欲墮案頭久廢帖括業試
通妻兒強率課提攜筆硯入吳門舉足欲前心不奈是時
九月正初一晚露夢夢風若簾府官朱衣呵殿來諸生
齷齪七百個吾亦其中當一人俛首羞顏豈堪泥須臾聖板
眉試題下筆無能但深坐傳餐最笑聲喧喧不覺日光已
西強強將蠟炬續殘篇老眼昏花書字大誓將今日了今
生糠粃從茲免颺播踉蹌交卷迫欲出門論不啓愁無那
腰酸背楚立未能長歎聲高疾於呼門邊老人苦思泣紙
筆呻吟若忍餓聞余太息相慰勞問余年光幾折挫余言
去年三十九今年四十差可賀老翁撫手更張目嗟哉子
言真罪過不見磻溪老釣師八十始爲王者佐吾今六十
子四十譬如子生踐始躋余聞匿笑不自禁兩旁少年皆
喑啞老翁老翁聽吾言我今願息非我情當今名六讀異
書說經不用丘與軻於陵新著仲子篇

鷺聞子貢作鷺聞子貢作傳今亦疑之鍾拙左傳實腐俗鷺聞子貢作傳今亦疑之

予曰爲陳云班史真板懦陳明卿詩時文手眼盡如斯老矣
何堪拾殘唾又聞天下兵戈起總把生靈當斬荊廟堂牛
李爭怒恩痼犬當關有人嗾借如拾得進賢冠掣肘無成
空脚踉何如抱犁向南畝贏得閒來且高卧老翁老翁何
太愚人生百年有幾個功名富貴前世緣讀書識字今生
病耗今若不歸去來爲問襴衫幾領破老翁老翁何太愚
老行不休當自摧欲學少年競竿牘爭奈朽老無錢貨爲
翁援筆作長謔曼聲贈翁當楚些

甲戌除夕

無端四十二年春又作今宵守歲人書卷久拋知有命妻
帑相對獨嫌身今看世事天應醉細數流年佛亦嘆堪歎
兒童渾不管祇將竹爆關比鄰

乙亥元旦

霽濃風急擁殘燈屈指今朝歲又增世態未能妨我睡流
年漸似得人憎辛盤無物堪供鼠春氣漫天已見蠅便擬
出門何處去心期端不負良朋

二月十二日出北郊

春至年光爛不收老懷無賴亦淹留尋來舊伴幾山鹿攜
得清尊狎野鷗有主名園爭逐客不多心事怯藏圖可憐
造物無新意只是東風送白頭

寄巢詩贈石林師有片

石林禪師宏覽博識君子也始祝髮於智林寺已而寓東
塔又避地於郡之北禪目所止曰寄巢余廣其意爲詩以
誌之

聞君有寄巢巢今寄何地去來本無常行住安可計試觀
吾有身何老不爲寄寄色在我目寄香在我鼻寄耳知有

聲寄舌知有味三毒寄我心婉轉不能避及至因緣波安
得一大事人以寄爲真開目驚夢寐辟彼盲眼龜腐木以
爲庇子以真爲寄白肉生瘡痍譬彼大海水分別以爲智
願子入無餘斷此前後際在空即爲鳥戾天乃忘翅在淵
即爲魚隨波不驚餌寄在理難一寄滅成不二祖師從西
來此中有真意嗟余苦流浪萬事悲飽繫功名久意息妻
兒尚爲累奮飛了不能空言祇增愧稽首禮覺皇終當從
子遊

仲春登虞山步自拂水新路時山門成趙令所築

亭已毀

未甘足弱強躋攀不仗孤筇也入山抱石野梅隨候盡倚
松騎鼠向人言處處新勢古樹荒來憶舊顏最是
近脩官道好不壯險阻賺人寰

又從拂水到維摩寺禮金粟招老僧飲

悶覺空山歸不易暫憑老脚再徘徊林空遠負飢鷹勢風
重還愁惡瘴來膠漆眼前惟野衲離憂物外仗亦益淨名
居士原無病莫枉天花亂作堆

春深獨遊

性僻難求伴春原祇自行強尋桃面笑生怕燕泥爭舉袂
醉人醉極衣襟大穉最憐沙渚畔風急春令鳴

同從弟野步

不覺春將半閒行別有情簪花遊女出把耜老農耕風軟
能催燕波深莫採蘅獨悲羣從少執手歎榮榮

薄暮登南城開眺

幽居兀兀思難平傍晚登高上古城到處層樓矜意氣不
多空地著閒情無才不敢誇能賦有路何須羨倒行收拾

芒鞋且歸去遙看青嶂出林明

看小兒放紙鳶

一番白紙強粧成頭角尖斜骨亦輕夜著紅燈疑見夢朝
驚孤鴈又安箏翻飛紙鷂狂風勢墮落還愁急雨聲勸爾
一絲牢把定不然何處覓前程

開門語

手不扶犁種得田一畝倉中安望有餘粟身不採桑養得
蠶一絲箱中安望有餘服仰藉皇天祖宗蔭單夾隨宜食
有肉泥兼做廬蔽風雨又值今朝酒初熟酒熟開傾滿滿
盆盆乾聽我關門曲我非不欲爭名競利趨市朝貧賤生
前有定錄我非不欲柔聲下色事貴介黃金不多交亦促
所以今年四十三歷盡人情轉孤獨孤獨且奈何閉戶多
閒福不著祖生鞭不聽賈子鵬有眼惟將古人對無才敢
論蒼天哭訴你微盡更休休醉眠醒飲遠相續但能保此
足平生何事出門空碌碌

雨後村與山奇

久無塵面向山丘今日簾與盡意遊非爲雨餘嫌獨步却
綠風重怯輕舟林深孤鳥驚還起雲散殘陽去又留堪得
一尊聊自醉無車何處覓三騶

夜不得寐贈內

步正愁難遣君緣病更憂都來萬重意總聚一牀頭彈盡
吟難覺燈殘焰尚留貧難幸相守更恨燈殘盡

夢歌

不關中酒性春寒何事逢春却夢歌欲話無生消去想一
家空自愧團圓

雨後代書招友人教白體

昨宵雨氣漫山濕今日泉聲聒耳多料得菱絲纏老荷即
看燕尾掠新波我老君閒正相似何妨艇平一相過

贈雲南杜南陽杜知醫能辨陰晴有新雨街亦爲
人卜葬

角巾革履破衫褸六詔來程萬里餘口叱雷霆妖魃死心
存鉢兩病魔祛時從向背占龍勢欲辨陰晴問帝車願
乞君爲弟子枕中何吝一通書

昔昔鹽二十首 齊梁體

垂柳覆金堤

從來離別恨偏到柳條深何當攀折處新綠履新陰絲絲
交遠陌葉葉攪離心畫角中宵發併是相思音

蕉葉又齊

相思何所極空想下山期因茲章臺裏流盼蘭堂西羅生

何冉弱髮帶餘絲綠華已如此故心君儻移

永盛芙蓉沼

故心不可問故情聊可憶自昔嬌小時紅蕖比顏色窺波
吹新粧的的兩相得蓮心今何在徒見春塘溢

花飛桃李蹊

春塘自瀾跡桃李久成蹊敢恨投無報添嗟昂又低露沾
飛易墜絲眉舞遲遲朝來將折贈日暮數空枝

採桑秦氏女

看花恨成葉採葉問桑桑三月喧妍節十五好容光未
離別苦不意忽身當驪駒何日返爲問侍中郎

織錦實家妻

桑落簾初罷含淚入機來絲脆梭疑澁辭長字冀裁妾心
指漢水君意逐陽臺未知寒到否衣至僅能開

關山別宕子

君心豈不懷分是關山隔峯高馬寧度關斷書難越棄繯
竟何成少婦空華髮願君出塞時還顧關中月

風月守空閨

風月正團圓始集玳簾端喧風動窻戶入慢共盤桓獨眠
真不易獨坐更無歡此時銀燭下角枕一邊寒

恒斂千金笑

角枕昔雙陳雙陳亦雙笑今日孤悵裏翠榻足長嘯玉冰
倦投壺如臯未解素傾城敢云奇要俟征人到

長垂雙玉帶

征人何日至望望實愆情同送雙燕夢亦贈雙魂曉曉
枕畔見夢後鏡中來舊都城已墮若梧雲不開

蟠龍隨鏡聽

蟠多鏡蟠挂從北妍桂已昔以盤龍珍今同飛鶴仙玉臺
自奉事精帶空繼繼看行儻時還孤獨未甘死

彩鳳逐帷低

簾粧悄無緒回身就綺幃輕紗宛平昔珠綴滅光輝祇憐
雙舞鳳相向共徘徊何日芳香發獨卧今低垂

驚鷺同夜鶻

獨居苦頭夢夢斷驚還泣辟彼填河鵲抵玉孤鳴急月明
繞樹飛雨霽依枝立聲喜竟何爲道遠書難及

倦寢憶晨雞

宵長竟屢驚獨夢了難明銀河想已落翠羽尚無聲幽關
客未過齊宮粧不成轉展空轉展側耳恨蒼蠅

暗燭懸蛛網

拭目初下牀寒帷坐久去意劇舍在朝北初似百蜘蛛

曉猶織暮還織

曉猶織暮還織絲絲長徒自懸望望空搔首
空梁落燕泥

前年過代北

綺窻今不開昔日燕曾來噉泥堆繡枕側羽拂珠帷故交
情已絕故壘暮同危情未仰面看一片委塵埃

今歲往遼西

閨況今如此君行想亦艱遙思去年日君在五原關常山
風正厲桑乾渡不難昏昏書雲暗蕩子僅思還

一去無還意

君還未有期知又到遼西別連音隔隔心遙路更遠獨銷
閨草碧共望塞雲低去去五千里不寄萬行啼

那能惜馬蹄

行踪雖可憶別緒轉無端徒知才足恃不念歲如湍析木
氣運渾頭氣亦幾君心自迷感詎是道途難

有書漫絕詞

道途誠不易良馬輕千里安不惜障泥君自要生死春日
恨斯遙孤閣空徙倚金鞍何日還望望無窮已

勞相憶贈文無

山氣碧霜雙蝶舞金鈿截秋光一寸致但得月從雲際墮
不求雍伯三升玉不羨梁家十斛珠但得此心難決絕定

和二首後重贈陶子齊

不將正眼窺真諦却向旁門覓驪珠聞道愛河多駭浪一
靈今得渡來無

中秋夜二首

天將今夜洗冤瀛難洗愁心感倍生疑白豈堪蟾影照齒

寒不奈露華清離家半臂三重錦幾處歌喉一串聲獨倚掩門還獨卧孤燈相對兩盈盈

枕手燈前夢不成夢成還擬到瑤京手攜窮寇侵雲度車駕龍麟遊漢行似有玉真傳錦字遙看仙仗卓寬旌罡風正急且歸去愁聽虛窗蟋蟀聲

節婦吟爲東母作

昔人輕改嫁改嫁不爲諱尚少固其宜貧寒達有位聖朝重改嫁改嫁人所棄哲婦固吞聲不肖亦仰企世風既已然人情最苦上所以苦節者貧賤不足貴悲哉袁生母袁死亦何爲上無翁姑憐下無弟兄恃藐此三歲孤寡矜矜如未視欲煮盡無粟欲恤機無緯竭來二十年之死靡他志豈若富貴家多金恣驕驕後羅珍羞窓中理金翠車若富貴家氣勢雄湖底端坐恣揮斥姨娼爭護媚一旦巡方來奉行舉故事袁母空苦節富貴有名字但今孝子傷未必桑中愧四座且勿喧聽我詩言志富家節易守守易旋亦易貧家節難成節成空悲淚二者竟何如敢告採風使過故人屢不遇贈之二首

十叩高齋十見辭門前槐柳總新枝可憐舊犬迎人吠還似當年客到時

交知漫說白頭新頭白何須更覓人想得主人辭客後萬低雙眼總如銀

江陰遇薛康逢出其尊人虞卿所賦七十老翁何所未絕句見示感而賦詩以廣其意

乙亥冬之季我從江陰遊強入少平隊自顧終難儔少年積如雲我疑白颺颺少年顏如花我老黑於髮少年理帖括我獨忘吟詠所以一室內異志同美首忽然薛康逢惠

顧相綢繆爲言尊大人不樂事王侯首肯走西蜀今棄如脫鉤貧以無事貴坐卧一小樓時復吐高吟託興無所求我時聞此語瀨氣開咽喉辟如銀柳下嵇阮相勸酬辟如鼓長楫漁父同擊舟浮雲蔽明月忽然開青眸因茲廣翁意翁歌我爲訓老翁老翁且高眠古來世事盡茫然虞卿吾聞百有十顏子三十已華顛祇今二子竟何在荒墳敗草同芊緜項王初起二十四七十餘戰鋒無前至竟穀城三尺土劉季淚落徒涓涓長陵自謂萬世業可憐俱是北印烟節義何足弔西山悲淚東陵笑文章亦何憑直言齒學兩難徵不見開科中李杜近聞著序笑歐曾兩翰林著人生各事百年期呼馬呼牛總任之若將世態填胃臆薦前乳燕亦趨時少年於我更有幾何有幾個少年能白首翁今七十吾四十到得期頤尚許久但擇雙眼看少年翁今貧我知言否

默蒼遺集卷第二

默菴遺集卷第二

長樂馮舒已荅

空居集下 古律雜歌詩八十首

晚春偶懷五言十首

先生佳南郭有室擬菰蘆瓦破昔邪出牆危薜荔扶牀堪容乳燕不合偃僂儒天下非吾事嫌塵自購蒲一室荒來久鄰家借小錄先除穿砌竹次斬透窻兼忽現梅身瘦旋添蕙葉尖庭空吾畏影急爲覓重簾元坐笑因循空齋剩一身閒書翻即好香篆攪來勻舊事悲還憶新聞怪不真豈嫌闌闌近牆外任斷斷有氣冲霄漢無才避草萊頭臘千丈雪身世一庭槐獨向斜陽立還愁野雀猜會須逃俗外遠戶長莓苔又是三春盡捫心實暗驚舊遊皆貴客新號得狂生怕雨嫌免蠅愁風不聽鶯還憐羣從少未得展將迎有物壓人頭經今四十年秋人欺翻省事思笑奈包羞縱得傷時夢都無養拙謀却慚雙燕子生計自綢繆飲敗肺常渴心孤膽不雄梅酸時入夢鼠黠便呼翁人自嫌吾道天應恕乃公儻能強健在鼓腹咏皇風劇笑人生拙都將假作真藥方隨日換祿命逐年新幾見醫社病何嘗術有神且將安分過今世總前因怯火背燈久燈寒火亦微鼠狂翻得勢犬瘦臥無威紙破風方橫城高角已稀竟醒終不寐合眼亦披衣悶惜山遊破山遊倍不任逢人非舊對相賞少幽禽幾處名園換離家畫閣深不如歸去好更引童心

又七言十首

四十年來多少人半驚卓絕半埃塵可憐身老心猶健也

共兒童過晚春

拋殘舊卷任夷猶縱有新詩亦懶酬想得虞卿辭印後著書應是未窮愁

燕來簾幕正藍絳亂墜春泥點薄衫聞道近來官稅重勸君取次莫輕嘲

種得薔薇不著花祇將綠葉記年華大都花事開時短得濃陰莫歎嗟

久拚身世百無來指點青山眼倍明已共夢魂新訂約但逢喧處不教行

病桃一樹小牆東到得花時也自紅底事天公渾不管等閒開落任東風

天還今朝敗酒名三杯已是氣忤忤醉鄉聞說無多路如此衰頹不易行

偶思閒事氣難裁解帶披襟意未灰頗得東風最相惜不辭輕好入懷來

寶課年功百歲知水邊逢影笑支離何堪尚以貧爲累不結雲山老去期

屏却羣靈無畏物消除筆硯仗閒詩此生漸似無多事婚嫁三年是了時

秋夕對雨爲履之悼亡兼傷往事

不遇昔日生離句履之愛碑有意重題死別詩淚痕可曾留遺有詩見示遺痕又見施僧時涼朝已失梳頭伴見履之見履之五夜應過異路辭想得高齋今對雨舊愁新痛兩

交差

初冬過尚湖

蕭條簾幕不遮風百頃清光半幅蓬山色有無斜照裏人

家低渥水烟中鴉遙結草竿竿白鷺眠殘霞片片紅如此風光誰與會筆牀茶裏伴衰翁

次日又過遇風重用前韻

此生慣是石尤風敢羨鄰舟趁飽蓬但得機忘人事外何妨萍住浮波中山舍微雨千重綠面仗清樽一晌紅底是風波能任運不勞搔首問天翁

有客

有客新從海上回生屏滿葉蚌成堆何須更酌貪泉飲渴仗文章博得來

野老

城北城西總有園主人花下正開尊不知野老牆邊過旋刻相鉤記淡痕

旅歌

生前願作信陵客死後願葬要離墓老人立志本如此堪歎年華久相負負郭一頃田欲賣未賣真可憐升鉛百卷書朝讀暮讀何其愚不如拔劍出門去安顧兒女牽衣啼老妻顧我言願子且踟躕子今何所去子去何所為長槍大戟非子事名卿貴人將何依戟手為婦語子言一何鄙人生豈合不稱意丈夫會應有知己已知已一朝遇抵掌吐六奇眉鼻旋磨墨羽檄縱橫飛長短傳 再拜獻玉墀
履契輔堯舜吟歎詩何能老死茅屋下幸承黃鶴無所知老妻顧我笑人言子癡真大癡古人有言道焉往不三黜舍此適彼何不思出身匪科第屈宋總吟寒結交須黃金丹憲之知音奈何王李文章伯子視一錢亦不直素湯鍾譚天下師子獨唾罵供笑吟如此狂愚世所怪無論賢愚皆裂眦豈獨邯鄲學步刻鉤歸祇見木偶飄流土

偶敗歎息還升階乃知卿言亦自佳舍成行棄我馬低頭還入茅簷下朝嗽入戶背已熱明月停空友非寡耐可耕田種黍稷時還捉筆論風雅百年從此老時多辟如已死當奈何

擬寒山詩三首

可憐世上人事業何瑣碎朝量米共柴暮配鹽與鼓見錢眼便赤未見亦攢眉粧點門面好云為兒孫計兒孫竟何人吾死不可替張公自吃酒安用李公醉

人生天地間冤苦六親會妻子及弟兄奴婢兼親外以財要錢錢我願還我債可怪一種人要錢便惡顧我今盡還汝慎勿起毒害我欠今已還汝還何年代試看猪牛羊何緣付屠僧

伸手討一錢市人喜便與受者無喜色與者亦無連一旦金錢多取與費口語錢財入手盡多寡在何許諸君苦勞心不如伸手取

漫懷三首
作詩貴言志豈與世俗論有客謂我言軒冕六我存名不列科目枉自勞心竟此事久自歎此語不忍聞吾衰已矣夫之子附青雲

夏蟲不知冰寄聲問蟋蟀蟋蟀謝不知且待秋風瑟須臾玄冥至牀下悲鳴急欲寓夏蟲書還化嗟無及焉知朝風寒悔不從子息有生總為夢安門與疾蜉蝣與大椿究竟何得失

冰蠶家在冰火鼠老於火水火互相易蠶鼠俱喪我人生各有志志在無不可知音竟何人眼中空瑣瑣

丙子除夕五首

五十未爲老中人不能窮何況春耐綠對此蠟燈紅前年
平取婦生女呼吾翁連牀索果核歡笑聲何濃宵中漫無
事歸夫但空室此意吾自領不與世窮通

平明頭未梳有客已至門意色何尊容冠履亦續紛喉中
氣噎哽欲吐不得吞日出海如此送迎無朝昏急走送客
去兀坐還自嘆借問此何時一歲明朝新客各歸其家吾
始得吾身是非且暫息一夕當干春

五秩久已開明朝又過半人皆笑吾衰聊爾是情看髮白
耳欲聾齒落眼亦暗未老笑足嘆已老何所憾獨悲少年
人童顏亦潛換其更如吾老也受兒童戲

我本直腸者瘡痍非所任使口如衝波用存吾真因之
屢獲誇世眼白於銀跡迹或見諒親契時得頃還觀寸心
中實可盟鬼神請從歲除夜直題今年春三百六十日何

事不可論
丁丑明朝來丙午今夜去周旋春與秋欲別不忍遽殷勤
撫嘴昔端坐相告語昔者五六月交扇汗如注今來幾何
時層冰礙行路雖曰歲之常遷變亦可懼何況人世間寒
恒異朝暮因之感物理惆悵至天曙

寫詩葉竟漫成四首
排纂新詩一卷成自吟也怪太愁太聲依征厲霜前度意
逐孤舟雪裏行心血暗隨年序散眼光還共鏡淚清可憐
舉似無人會寫向秋是伴月明

敢謂時流乏老成嘉隆傳後可憐生直從六義波翻後猶
向千峯頂上行燈過夜關花倍艷月來秋後鳬逝清何緣
重起西崖輩一刮金篦眼再明

非關辭苦太丁寧此章從來仗性靈不是金針暗中度可

堪乾殺讀書堂

眼前誰假又誰真嬾向多岐問去津從御數人皆成飾低
頭賴有尹夫人

擬古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龍忽騰半黑半白雲初昇扁扁膊膊雷發聲磊
磊落落雨雹冰

擬古離舍隱郡姓名詩

冬高浪波瀾霜重藥苗枯澤堅能度馬空室稱愁子歸時
竟無日諒已去京都

和牧翁庚辰元旦韻

敢將塵面向公前世事漸除不拜年無客自斟婪尾酒有
魚不羨板頭船船邊整頓辰年曆枝畔籌量閏月天老矣
祇堪局戶坐取將文籍較囊錢

和履之元旦韻

曉氣晴窗已可憐四十八年春痴歎賣去還歸我椒
酒斟來笑夢人紛紛夢昨宵僧僧結侶微吟今日硯親報君
一事應求春春開花開未厭貧

石林見示除夕元旦二詩依韻和之

春來冬去總相忘守歲方知此夜長淨掃寒灰留臘火開
看四色送爐香重尋舊句還登春薄中新醅未上鄉事事
與師無隔別孤燈自照亦匡牀

獨守孤燈坐上元此生甘分老丘園猶餘妄想占多稼淨
掃憂懷笑樹萱老我杯鎗馮罷罷隨人口舌鎮翻翻與師
共有安心法不向人間問輕軒

元夕同履之再和

風光事事不如前閒說燒燈憶少年結伴共邀昏後月看

花還上夜深船道細檢曾遊地幽夢相牽欲曙天今日
時移尋不得大都人世惜金錢

再和石師元夕作同用韻

承平暗記憶前朝不道殘年見寂寥避寇正虞蟾影黑無
燈更覺雪光遙春心逐夢應還斷吟鬼馮巫未可招却夢
老僧無事一龕擁衲坐清宵

立春積雪和履之韻

春邊偏喜近燈前準擬風光似去年何意忽哀草澤竹聲
人還憶剡溪船四垂雲脚低連地一折山頭峻逼天却是
老農齊擊手定知斗米值銀錢

元夜雪再和石師韻

亂送狂飛舞白雲紛紛何處問新春法曹賦就誇重璧
史丹成如冰銀橋畔阿誰尋句客枝邊剩有忍寒人謝娘

此日薰香坐應看梅花點額新

次韻和夕公蚤春積雪三首

乍看青帝及東郊拂面春風憶舊交忽報同雲迷屋角便
驚飛雪壓簷茅寒驕放飽衝寒出小艇張成倚樹拋馮說
泛著圓錦帳幽人總不掛眉梢

盡卷重帷凭綺窓老餘豪氣未全降掃其活火雲千片遠
踏寒香履一雙狂愛風飄迴洛渚疊成峯勢想廬江明朝
若是東風急擬聽溪流徹夜涼

去年曾憶過疎橋颯蕭蕭鶴翎翎收得煖烟偎絳袖侵
來寒氣入青萍竹留墜勢當窺入應激哀聲擁鼻聽今日
再逢悲隔歲共君指點索銀瓶

偶感階前小松再用履之元旦韻

已覺柔條逐歲新寒松何事不知春得成此軀愁爲棟未

是瓊枝敢傍人自向曉巖擎雨雪豈從桃李妬情親却憐
歲暮青青候滿院清聲不厭貧

石公借十七史調之二首

劉成項敗太紛紛安用殘編管世氛四十九年無一句莫
將學地帶多聞
邊公論易先明體慧地談文祇說心若問古今興廢事恐
師無處不露襟

爲友人悼亡三首

一樹梨花逢雨空夢迴何處翠微宮合歡綺席塵凝綵垂
壁羅帷淚漬紅檀點尚粘粧閣畔綵牋愁見鏡奩中多情
奉倩應何似坐對孤燈泣曉風

駭駕輜輶到易遠蕭聲愁絕鳳臺烟七元步遠飛羅幃三
素雲深隱翠鈿豈有涼風迴水上空悲落月照窻前綺寮

瓊樹今誰主惟有殘陽叫暮蟬

流浪浮生不可期靈椿朝槿竟何如小來結友通家日曾
見尋師上學時左君爲介婉孌遽摧春後葉輪囷難割雪殘
枝總春脩短都無定潘岳壯周盡費辭元微之云潘岳壯周盡費辭

小庭新栽叢竹連錢夕公以感事懷人長句見示

不勝慨然因次來韻賦竹詩三首爲答
桂堂蘭檻葉深深深護蘭闥未許侵斜月照來悲晚晚狂
颺吹去費沈吟祇應湘媛通靈語不見王猷惠好音滿眼

蒼筠與荊棘嗟君何處覓同心
雪欺霜壓自年年移值難逢雨後天籀解不堪重傳粉節
方何事欲規圓倚來翠袖愁寒夕噪盡寒蟬連晚烟逢冀

化龍隨霧去莫教常伴草芊芊
蔓草狂花豈足儔抽竿偏借瓊樓梧桐擬並嗟無鳳蒲

柳雖殊其戰秋西國傳春須作杖南山種得解為舟却憐
小苑驚塵甚月暗宵深替爾愁

閨春詩和錢夕公十三首

春賴閣加添郊遊勝事兼試風金縷袖映日玉與簾氣暖
山如笑烟開樹忽尖花邊遊伴過履齒印來纖

春賴閣加添舟行勝事兼輕烟樓錦纜細浪學文簾倚櫂
桃根弱隨風燕尾尖古語云燕尾隨風萍開還照髮素手映曉纖

春賴閣加添重樓勝事兼迎風褰繡幕逸燕捲珠簾日午
朱闌直雲收遠岫尖庚郎盤馬過應羨柳腰纖

春賴閣加添金牀勝事兼氣溫收繡被風薄下緹簾玉暖
香難掩犀靈暈透犬侍兒窻外立還聽語聲纖

春賴閣加添境筵勝事兼飲鋪羊琬席盡捲夏侯簾彩薄
金泥重釵長玉露尖晚來遲日照一面暈紅纖

春賴閣加添拈鍼勝事兼向陽聯鳳枕逐暖繡鴛簾小秋
裙弄闊輕韡合縫尖氣和寒不覺寧惜玉纖纖

春賴閣加添休登勝事兼旋抽却寒枕自捲夜明簾宵淺
金爐永粧殘綠鬢尖春妍何處著牀下一鈎纖東府云足
款如春妍

春賴閣加添朝眠勝事兼蘭堂猶下鎖花檻正垂簾金鈿
香風煖彫梁燕語尖試塞雙綵鳳昔詩云
鳳還低還露玉葱纖

春賴閣加添臨書勝事兼泥箋初罷繡養墨莫拭簾沙淨
爭鉗畫釵垂曳脚尖倦來支筆坐翡翠一枝纖

春賴閣加添園碁勝事兼對枰爭寶劍覆局隱珠簾得利
侵邊閣乘危關角尖瑣窻遲日落移趁月光纖

春賴閣加添新昏勝事兼停車開寶篋却扇出湘簾灼灼
桃花艷亭亭燭影尖輕風還有意佩動玉聲纖

春賴閣加添新曉勝事兼殘霞羞映頰珠彩喜窺簾未擬

三秋滿先贏一度尖謝娘裁絮罷還詠兩頭纖

春賴閣加添薰風勝事兼睡餘驚拂慢粧罷聽鳴簾西京雜
記纖珠

遊絲四首

村舍春深宿霧披遊空到處足晴絲乍疑織婦機中斷還
憶愁人鬢裏垂遶勒暖雲飛不散追隨落葉胃應邊却憐

九陌紅塵客滿眼狂花未得知

溶溶颺颺白雲連搖曳無心自作妍輕逐遠烟尋舊侶低
隨飛葉締新綠不堪思婦愁中見祇合羈人醉後憐十日

狂風五日雨知君飄泊阿誰邊

悠揚暖日半竿紅意外摧殘一陣風不逐流鶯語雲物便
粘飛絮泊簾櫳暗窓忽到疑懸網孤艇遙垂伴轉邊未免

有情能不數拂晴窗雨總成空

乘風聊且學因循總是忘機自在身飛鳥任憑疑遠嫩遊
魚莫認是垂綸欲粘花片全無力便墜泥塗也不嗔賴得
虛空無管束春舒何處不天真

點蒼遺藁卷第二

默菴遺集卷第三

長樂馮舒已著

北征集上 并序 古律雜歌詩三十七首

崇禎丁丑年余邑錢侍郎牧齋瞿給事稼軒俱為姦民所誣當軸者持之奉旨至京究質余以知交亦牽連及焉兩公以先春行余以孟冬從而後其水則自江歷邗及河其陸則自淮至齊抵燕抵燕而入錦衣獄移刑部兩奉旨得免議歸其抵家則戊寅之五月也最其始終凡閱歲再閱月八閱日二百三十有奇其間為醒醉為幽憂歷名都對知己登而賦勞而歌得詩一百首意非一族體亦殊製離為上下二帙以即路抵都者為上自入錦衣獄至洗雪免歸者為下匪以告哀亦聊以識歲月而已

東萊日

翫骸形骸久自嗤艱難今更備嘗之殘燈對壁一屏無寐獨枕支頭尚詠詩五點漸聽傳漏盡三鼓正是東萊時劇憐剩得殘書卷明月清風道所思

去家三十里三十八韻

去家三十里已覺家鄉遙行行宿何所孤村傍危橋土舍草短短葦壁風蕭蕭此地泊孤艇心傷竟易搖道傍有老人髮短垂如絲問我來何事及此西風驕我云有君子被讒安往告密連親戚釣黨窮知交萎菲亦具錦一簣威蕙蕙大茲肆羅織小輩恣魚然清平世更見困與喬我昔侍君子詩酒時招邀一網竭竭澤魚蝦從龍蛟蛟龍困泥蟠魚蝦亦萍膠田叔卷空手賸背猶號呶所以予身往寒葉隨風飄朝來別家室不哭還歌謠丈夫雖無淚惆

悵亦何聊幸承丈人間豈敢藏根苗未知木偶人逐雨何方漂老人仰天笑公子徒佻佻人生天地間輕塵接弱條事勢偶不來負此領與曹所以西州士黨籍求其曹所以獲與前疑錯有貫高子今亦何幸得與君子要五刑總真吉三木亦消搖況聞聖天子疾怒無終朝大姦已距脫枯木斃鴟梟豈固無炎火玉石同不焦輕行亦何苦但起東西潮山川顯奇麗城門鬱迢迢還齋兩都獻不用五噫招壯遊始今日慎勿自煎熬小子憮然失憂患忽冰消小言終有吉何事先號咷幸承丈人教行矣丈人勞生還儻有期願得託漁樵

將渡江寄家

月結到江口苦此西風吹張帆欲渡江還念家無依我有兩令弟大小爭點癡三荆固一木願得歡同枝亦有兩男兒閉戶時讀書綢繆卷及固取子憂臯鵲老妻及幼女遐想守屢屨人生各有命悲歎徒爾為雖云三千至及卷當來歸遠行無多囑慎勿涕漣漣

渡瓜步

日煖風薰浪不驚青山如笑起潮迎可憐人事汲湔憤却是江神不世情

過瓜州惠安閣

知者忖未至愚人笑為癡已至無所及咄嗟但欲歎我行欲過關此理從可窺抵關未一里水聲亦依稀榜人已相呼勢若不可支周章理篙槽左右施縛纜我本江南客水國恣遊嬉笑言此何事安用張皇為頃之抵前關激水雷霆威懸流與飛沫想見龍門時船頭壯夫挽船後長繩維邪許應擊鼓高搖如簸箕安危直俄頃體勢爭憂登有備

始無患至言非我欺人生天地間得失在須臾小人禍用壯君子神知幾白刃起杯酒同氣亦狼狽何況泰越人相視瘠與肥蛟龍一失水不如蝦與蚍風雲應時至亦已辱蟠泥所以老氏戒自衛當以慈不貪乃為寶無故禍所貽停舟還歎息歎息從前非失馬或為福亡羊幸非遲長言當書紳舟子誠吾師

到揚州泊二日始得過關因賦權開部

權開部岸坐邗溝莫敢近官船差我高似山任爾東西過大鼓民船苦不蔽風雨來往橫征遁無所我從南來何所責僅有圖書無糗脯傳聞津吏不稅書微俸未逢開使怒豈知權船不計貲但是民船即商賈須吏青蓋從中舉勢若豺狼聲若虎指揮黑索亂毆人關展梁頭加尺五以升之關核定稅之多寡名曰岸頭稅關吏定率外加一尺五寸加尺五世身堂官自估願語佐書其入簿書

佐回頭映人語此官悞恨多兩肩無肩看入錢中去

泊揚州關外民居毀盡憮然傷之

從來總說揚州好今日揚州事事空關外畫樓餘破瓦城頭新堞盡彎弓江間浪濁昏殘照衣上塵多欠好風莫是淮王成道去併攜雞犬入雲中

雨中歷邵伯湖過露筋夫人廟欲止謁井不得泊遙禮而去

湖水瀾漫森難渡百丈橫牽不堪過細雨俄驚三尺泥狂風亂卷千重霧南來此日始淒然北去寒沙尚幾千誰氏祠堂映蘆花岩畫棟出雲煙人言此是良家子守貞不共行人止豹脚羣飛勢若雷宛轉露筋從此死由茲立廟在河濱蚊蚋由來不近人還笑昔年同伴者祇今誰是百年身我聞心口驚相語人生自應思去住匹婦泯死魂亦

靈豈有丈夫無死處叩頭遙辭貞女魂我死應須呼帝聞會令豺虎不人食蚊蚋區區何足言

宿界首驛風雨更甚

客行爭日月況是朔風淒豈料三更雨旋添一丈泥馬疲思到驛難冷已登樓止止何須問家山夢漸迷

過寶應湖宿寶應城西

移舟過湖去望望到城西掃面風還潑迎頭浪欲迷眼前猶有地葭外總無堤天險應難越沿城自鼓鼙

淮陰市

淮陰年少亦嶙峋能死先教不顧身隔是當時操不得楚王中尉尚多人

過板閘同行者為關吏所阻戲之

可憐雙燕一帆輕也傍河干滯去程想得關前無紫氣莫嫌關吏不來迎

住清江浦過酒家飲與友人言及鄉邑事大醉歸

臥

滾滾市頭晚亭亭落照餘行人問羊廚來客賃驢車有伴同醒醉無才避毀譽且須安穩睡莊叟自蘧蘧

渡黃河風日晴美渡後波浪大作有覆舟者悵然

感懷

友

黃河遠從天上來到得清江勢亦殺我從南來貝舟渡辟如坳堂浮以芥須臾兩漿觸岸住迴看河南僅如帶踰登老脚旋登陸倏忽舟車此分界豈知馮夷別有意前舟始泊後已壞天吳卷浪浮空飛駕以蛟龍從鱗介巨艘差我一葉輕小艇紛紜恣澎湃縹緲雲縹雨塵沙狂玄女不來軒帝敗鉅鹿山頭雨遁絕昆陽城下虎豹駭何如此時震蕩

威遙望能令齒噤齡老人心戒還自喜始信神明其害
愚直久應天所知頑健亦馮天所資狂風駭浪已不侵何
況里兒空狡獪明晨攬轡望前途隱隱遙山出天外

十月二十日乘月蚤行見天裂東西中斷若虹現
至宿遷遇勦流援兵填滿旅次不得宿處

孤村墨起信晨雞風急沙高路欲迷暈月還空疑遠燒遙
天中斷見淫霓來人草草聞流寇旅次荒荒盡馬蹄堪歎
客行無定泊一時僮僕總眉低

過崢嶸舖舖以山得名童山也

未明已起梳白髮簡點行裝笑交五遙遙過風六十里到
得崢嶸日停午解驢隱囊聊盥漱淨洗朝來三寸土主人
煮飯不可食持錢無處求乾脯試問崢嶸何以名去此有
山不數武童荒僅足走跛羊餘亘東西若遺堵吾鄉有山
不如此森秀應還過齊魯速驅寒衛驛踐行似此前山不
堪數

過郊城渡水清如江南

學禮當年國清流刺眼明憶家迎昨夢照疑得新驚勵志
思投壁盟心敢濯纓吾鄉應勝此鷗鷺其相爭

費縣道中忽見叢竹北來所無因成詩韻二十八

句

黑塵黯淡乘北風費西百里村落空上山下山石土滑朝
日暮日燕支紅難覓清泉語心曲敢期叢竹入眼中吾生
本是江南客此君久與同晨夕揚州到此二十程不見空
教生歎惜道旁忽遇何依依枯葉蕭條不盈尺問君移幾
得幾年滿目灰沙亦可憐日老風乾無潤葉石頑土瘠不
抽鞭何如歸我故鄉去風竿露葉還參天吾今與君亦同

病憔悴支離與時競本期風雨從蛟龍豈意塵泥伴梟獍
辭家遠赴簿書期霜雪侵肌朔風勁共君惆悵到斜曛一
解悲君一羨君君難局促終安工愧我遐征誰與羣

泗上壽聖寺有漢乾佑年所造佛像碑

寺老易懷古逢碑剝蘚看尚留乾佑像儼見昔衣冠松直
鷹巢峻山空佛面寒欣然坐相對不更覓心安

過堯山

旅舍窻穿漏殘月擁被難禁朔風烈未分曙色雞始鳴僕
夫戒途催曉發試問前行何所之云有堯山峯突兀縱橫
無人六十里懸懸強梁或倉卒畏途聞此骨亦寒疑身寒
衛宰交睫東方殘曉何希微太白當空志蓬勃忽然孤兔
立如人俄爾驕眉凍成雪茲時心死竟欲墮身命已操輕
一擲豈知險阻本無多頃刻瓊龍曉光赤遙盡炊煙五里

餘草短霜乾亂行迹中宵噩夢忽然蘇前此憂危總釋

始信人言不足憑真遺自應無險阨丈夫但保坦蕩心地
闊天空未憂窄

過橫標店歷北下村大風揚塵遙望泰山幾不可

辨是日遇援皖騎與晚過一渡急流淺沙行人有
墮水者

風急攢標店沙迷北下村遙山青來了老眼白幾昏僮語

能通魯軍容盡屬隄山行吾已慣過涉反喧喧

登過張夏店宿杜家廟

征夫飽詣逆旅味霜風斂面亦不驚沙白每疑殘月影驢
寒時觸枯枝行巖巖泰山負我背東蒙委蛇如相迎村荒
茅屋僅八九張家夏家空得名枯草連雲正點淡孤鶩叫
樹何爭得行行不覺五十里倏忽白日西山傾杜氏祠堂

在何所但見破屋走鼯鼯明晨又欲向何處感今懷古心難平

宿禹城烟火斷絕悵然感懷

前日過堯山今日到禹城三代邈已遠荒聚空留名飢鳥伺人啄枯骸悲莫繁人烟既間寂鬼火何從橫此非平生路竟夢不敢行胡為致我軀豺虎相支撐道旁不我知賤子敢自陳吾生本安吉歡喜聚六親微倖得溫飽誦讀時逡巡功名總息意閉戶亦閒身妄意知己惡思與豺虎爭豈知牙爪成下莊所不櫻一身落饒口將伯誰爲兄吐舌易向天藏骨難求阮老鴟攫人食孤鴻但哀鳴蒼蒼不可叫試與知者評

到平原懷顏魯公一十八韻

北地傳烽火中原歎棘榛蒼茫廿四郡涕泣一孤臣因雨

東華集卷三

七

世宗

完危堞料兵戎近津書來萬乘數到百城震棺醉悲盧夾遲疑惜賈循常山終退却靈寶竟沈淪盡屈強奚勝誰投共主身喧呼山下鬼惻惻嶺南塵乍慶妖氛滅何當歷數屯謁陵元宰怒紙血相公嘆四使同開席三朝失舊人臣哉心已竭賊耳勒何因遂不他年事排阮此日追馮河喪舟楫輸載奔車輪往蹟堪馮弔今來更如辛兵荒誰社稷門戶自經綸寇賊方通楚氛欲創秦公乎英爽在應共一沾巾

擬住德州僕夫促行云再三十里當宿南留智

客行晝晚越歸鴉市關村荒總是家風過絮衣還泥酒日移草壁不驚蛇抵馮天意隨緣笑莫憶人情到處差此去却憐何所底遙山日落影斜斜

細柳營相傳爲條侯壁軍處

禦敵并邊塞荒村今近畿瘠沙無細柳遠燒映飛葦天暗愁霏雪風尖望寄衣三千烟霧外有夢不能歸

宿商家林

尋陰問宿冒黃塵到得商家林也太貧破屋有人疑戴鬼枯叢無廟亦稱神此時客況渾疑夢向後天心未敢嗔却幸抵京無數舍帝城花柳想應春

毛公授詩處

道旁破屋僅遺柱云是毛公授詩處嗟哉六義今已微白首徒窮宋章句吾聞夫子昔刪詩子夏親炙幾殆庶自茲七葉到毛公大小傳家應可據鄭箋孔疏白日懸從此學官尊訓詁來儒後出平百年盡掃詩說供馳騁歐公本慶半識真呂氏讀詩近依附蘇家詩傳亦足奇強別西河衛宏序新安一出空古今冷口中華夢相語鄭淫亂雅本在

東華集卷三

八

世宗

聲妄意篇章盡行露陽君子由中房疑是前篇婦人賊登歌不別燕兼餐美刺寧分好與惡溫柔敦厚風教熄草木蟲魚名物誤慶源輔子亦可憐墨守甘將古人忤其餘嚴氏并胡氏蒼蠅強附鶯駘步說詩如此難解頤但使經生落雲霧吾聞聖祖開國時取士兼存漢唐註神孫聖子遵舊章何事隨流忘源邇吾欲上書訟此冤九首當開恐齋怒公平吾得歸去來老向公書作魚蠹

白溝河

目擊艱難日還思創業時一戎親矢石百戰把旌麾撫舊山河壯危今盜賊滋阿誰謀社稷北望涕霑咨

夕宿阜橋遇何士龍南歸四十四韻時士龍久從收翁在獄

曉從鄭州來夕指阜橋宿驢飢人亦疲望門思憩足主人

聞我勞釀酒兼炙肉食糜聊自可期滿征人腹白日尚在山振衣還蹕蹕村落不數家梵宇凌空盡云是魏闢祠世事嗟反覆行行歸旅舍新月生枯大道旁從何人背弓懸箭箠凜然毛髮豎孤客憂身獨隘路試舉手觀面還張目聞聲辨吾友喜極翻成哭憶昨正月中羣姦恣惡羅織盡取聲名人瘞索牽微經小人空悲淡君子憂社稷吾時與之子來往同匍匐我送至江濱君奮改冠服云從牧齋公脫鉗匪爲辱吾言聖人明行矣歸亦速釀酒遲君歸登高醉黃菊從茲一別去我南君自北營營春夏交擾擾隨案牘無情辭不盡幸遇臯陶淑湯火脫身命山林自虞鹿修忽秋風高驚傳颺颺我又聞偃月堂空叫鴈下土草莽臣呼天還俯伏一拜天子聖再拜生民福從茲日月朗老我安耕讀豈意鴻鳥羽身死留餘毒崑岡火炎時玉石同

一谷鴻舉未冥冥

九

廿五

一谷鴻舉未冥冥戈者蓋礪鐵姓名隸飛書俯首就桎梏遙遙四十程舟車非一蹴跋涉飽風霜餐糗廢鹽菽道中總總人異鄉非吾族何期此宵中逢君訴心曲福堂竟何如人情想轉輟嗟余出門去我家方刺處期君一慰存握栗無煩卜君子幸可倚行野非采菽殷勤語不休夜闌猶秉燭村雞喔喔鳴頃刻晨光旭分手涕淋滿此夕何其促

久至

一陽今夕已重回客驛蕭條節物催鬱冷未增因熱火葭寒空笑不然次敢將佳句酬新節剩有閒情對舊醅還憶去年當此夕燈前兒女共徘徊

新城縣三家店去歲被兵幾無居人

北騎昔經此哀鴻痛正新三家猶有店四望尚無人嫗病支頤坐鴉驕見客嘆旅覓空震蕩還憶太平春

發涿州抵良鄉登城南小山有塔已毀塔下有破寺名法相兩壁畫二十天亦敗落有碑臥草中云創於隋唐鄂國公重脩

此地得盤桓逢山暫解牽塔荒牆挂影壁破佛留冠尚記開皇歲猶鐫鄂國官無聊尋舊蹟一晌亦清歡

入良鄉城到縣治縣官正治事胥吏伍伯不數人清簡可怪土人云亦以兵故

院靜深松影堂空樂鳥鳴人如還古道放似報新成京毀驚羈客瘡痍數寇兵王畿已如此何地不憚憚

抵京暫寓阜城門外廣福寺半世輕西笑三旬歎北征飽諳驢背苦迂避賊鋒行遇犬

皆成瘕逢鷗亦病醒今宵獲安隱馬仗佛燈明十一月十六夜月食

寒食後集卷三

十

世身堂

遙天無雲月何往遍野星光晶朗素娥失勢蝦蟆強下土小臣空搏顙吾聞聖王順天道月食脩刑匪草草冤填牢戶今何多貴人刺處窮民殍馮誰叩關訟此冤廷中濟濟俱忘言上書但稱天子聖歸來仰屋聲還吞可惜天心自仁愛日食未幾月又再草茅無計獻災祥借問祗今誰

寒食後集卷三

默菴遺稿卷第四

長樂馮軒已蒼

北征集下

入南獄

險阻雖云命固豈宿要隸徒驚拊背縲絏未忘膏問字
新知歎呼名獄吏驕貞心還自許不擬祭皋陶

獄中有五所入之次日自左移前得土炕卧

氣直望全生忍詢未能死徵茲法網寬侍此獄卒喜謂言
左所隘未可息君子前所有間室去此不踰咫脫桎往從
之如瘼忽然起一室六尺餘容膝不容几土炕磚作林草
門壁鋪紙欣然顧相笑命也安之矣同舍聞我未舉手問
鄉里聞聲辨江南歎息還倚徙攜尊勸我飲炊黍又烹豕
憂患忽然釋尊前總兄弟深杯不致辭安卧從茲始

招同繫者雷沛二君飲偶成長句

相逢不用歎栖栖歸計寧忘乳在羈人事可憐飛海鳥道
心久已逐醯雞此間自樂寧思蜀彼美忘憂仗到齊幸得
春深共歸去弟兄相約伴扶犁

十二月朔又日食三十節

清晨梳白髮暖冷不堪櫛跂足望南曦光曜亦翕絕須臾
朔風至塵沙暗空急疾走掩單門閉戶還宮室支頤坐未
安同舍語唧唧謂言雲霧中黯澹如有物蒼涼已改觀
味陽烏匿祇今麒麟閣似昨蝦蟇餘聞開戶看四字幾
如漆曾泉未息駕恒星儼欲出舉手空搏額撫心徒戰栗
憶在今年春歲朔辛丑日婦子拜嘉慶歡笑迎新吉孺子
忽我告耀靈或爲食老幼矯首觀妄言憂稼穡老人開書
看占云大臣黜推書俯首念誰實均社稷兵荒一何多無

乃疾其職天心正仁愛想欲去此疾倏忽春夏征白藏初
改律側聞廟堂中鍊履鼎足折不幸言而中飛蟲時獲弋
朝來又告訕誰爾當此謫吾聞古人言應天當以實毀服
朝伐鼓或者非其質何況西洋人攘臂爭曆術明時在順
天分秒何得失嘆息歸吾房欲抹嗟無力天意實未忘君
子宜修德羈囚難上書獨坐空悲泣

入獄忽得十日與同舍飯口占

此地經旬住幽憂信宿緣同羣憐野鶴易飽羨高蟬不擬
藏於壑還愁直似弦加餐羞努力空對囊中饒

偶懷五首

樂羊攻中山烹子亦自毀歸來欲言功謗書乃盈篋君心
久已疑反走嗟何及身名不足論悲哉之子血

介推傾血飲龍蛇徒嘆思子犯自言功臨河乃投壁吾血

寒飲吾壁不可得楚良臣遺書上後本無虞

寒唱爲窮路後動乃達原愚人味知幾達聖識此權執術

足無憂善後可制先豈知鐵芒與膏領憂不全何如樂

慎先後總忘言

聾人善新聲抑揚準節拍鏗鏘雖悅人在已何所得惜哉

托術疎歲月幾空擲不如全我聾震雷不改色

繁弱射高鳥東郭追狡兔割鮮野爲赤行炙爵無數日落

蹀躞歸緩轡來時路入門蘭蕙叢燭高嬌玉步當時豈不

豪究竟歸丘墓墳草未及青姬妾他人婦達人試反觀何

爲爭旦暮

酒聞友人有所憶因贈

細膩風光未許知誰教宋玉有微詞還從翳袖相望候想

到寧惟欲別時長短付來無定在性靈合去有時宜此生

久矣成拋擲今日尊前有所思

信筆

天公醉後秦方暴只合備糟養性靈何事滿前蕭與文卻
據雙眼獨爲醒

得家書

孤身千種恨百日一紙新乍到逢生客還如泥故人開時
兼喜懼讀罷倍酸辛去去無勞問歸心其重陳

遊仙詩十首

欲乞長生禮太真三尸苦不待庚申世龍果否相料理其
向空山擲此身

似有輜輶駕彩虹度淵忽覺氣噴噴自憐不是神仙骨學
著青裙拜木公

秦贖三千不易得小兒狂讀外家書劫友本是尋常事話
與僧猶未如口

天遠時移未可論爭知候異到今存小兒多口渾閒事幾
作三官不返魂

謁帝寧堪道寡人天廚謫守不須論何如雞犬雲中住卻
得飛鳴自在身

偶向清宵關九杵暗中枉自定輸贏婦人留得仙人語說
與凡間總不明

涉世塵勞笑宿適終還有日反清都冤親一面皆同席
愧真靈位業圖

黃書赤界白牙箱定是西瑤舊祕藏寄語內人休強解其
塗蛇蚓混龍章

暫假靈丸過太陰寧知典柄遠相尋真人賴得護長甯丹
簡徘徊未可侵

乞得三元八會書主非何事浪隨車看余大試明朝遇竹
葉山中覓舊居

偶憶始皇本紀二絕句

胎性貪淫殺未除定知名不隸清虛蓬萊雖淺終難到桂
向滄波候火魚

徐市真能物外遊海中別自覓仙洲鮑魚已臭驪山火還
憶當年算賜不

贈雷沈二兄

白髮幽憂坐達君訂久要相忘惟道術擬報托瓊瑤氣在
知埋物態多莫損青鸞應未定憑仗一相招

燭光替地共焚香風動塵飛似降靈駭駭神本蒸菌綠律
得盡聲聲皆骨擬將白水當蘋藻制有愚衷答杳冥我欲

憑君訴閒事不平應爲起雷霆

除夕酒間呈同舍

無賴年光倚醉過此宵可奈歲除何三千里外有家累四
十日來空網羅手今自翻臺作塞眉心強鎮夾成歌明轉

客況感何似兩鬢蕭疎手自按

險阻吾前定艱辛汝未更不知達世難只是問歸程鶴貌
誰憐瘦臁聲正苦爭有言堪爾告要不負平生

入都久之獨待朱右服書感而賦此

捧扎忽成笑正襟如遇師近從開看後想到寄來時濃我
千行淚酬君兩月悲故鄉兄弟在若箇說相思

有自家抵京者不獲一見投此寄憶

白馬影纓錦作障時清處處可顛狂羈人難逐尊前笑好

客還遲坐後香襟袖願承千點淚書題不盡九迴腸故鄉
我有閒消息便欲憑君訴福堂

抵京者將歸終不一面又疊前韻寄別

五里渾疑霧勢障九霄鶴去眼空狂仙山終隔紅東渡
骨難禁異域香開戶自搔霜雪驥場門空枝葉藜腸還思
廿載家鄉事把酒曾同上北堂

崇禎聖人年一首

崇禎成寅二月初九日大司寇鄭公三俊以治侯司農
事執法不斂下刑部獄是時南京應天府丞徐公石麟適
以賀萬壽齋表入都上書頌冤舉國震焉司寇由是得釋
繫去而徐公還還尚寶卿余時在獄首尾親其狀感之嘆
之抑作五十韻詩一章以識其事亦古人長言不足之義
也

崇禎聖人年一首

世所罕聞

崇禎聖人年貫帝明可數公私迤牽連縲絏嗟旁午濟濟
明廷賢忽忽夏蟻驚朝從玉階遊暮已填牢戶惜哉司農
卿倉卒獄吏伍臣罪未當誅天正方拘怒東身就司寇司
寇詎敢誣五辭聽諄諄六典棄公府丹筆持不下直言陳
肺腑帝曰未蔽辜黃鉞下無所守官執愈牢龍麟觸詛語
赤心挂業棘慎罰遭肉園詔書一朝下風狂沙亂舞雲霧
蔽天黑觀面不相親司寇囚服來士民塞行路司寇至獄
門縉紳走草莽司寇入獄坐窮囚仰天詛邏者皆失聲楊
郎獨酸楚貴州司郎中楊應龍何難人百身天遠悲其訴次日經筵開
緒案橫空布詞臣三四人是日黃項兩楊公俱於朝庭獻納補袞嗟涼踞立仗
喑無聲舉德終其助英英少京兆捧表來北土官輕少言
責忽建敢言鼓封章昧死陳奮臂相撐拄表言臣三俊結
髮事皇祖數歷三十年束脩著清苦失出臣之過好生天

所與申商實亡秦周表感壯武酷罰厲威嚴豈曰天之枯
大臣當體貌呵叱匪願寬斧鉞恩一面開湯已上十四句俱錄中

士民聞此言傳寫窮紙楮縉紳聞此言咋舌不敢語窮囚
聞此言頭如擣蒜梓諫書味且上退立甘鼎俎傳聞政事
堂戰戰汗栗股聖怒不可測模稜互推阻韓城獨奮筆鐫
級調外補聖人視之笑神筆登即許傳聞韓城已下俱不肯署
任不究清卿解桎梏一言重鼎呂國體賴公全生人賴公怙
當官公為麟上殿公為虎吾視公如龍公視人如鼠盈庭
若無人落落空嬰組國家正多事肝食勞當守兵荒何震
蕩風雨憂桑土得公鎮廟堂庶其子敢侮留都藩開曹有
策安得吐公乎何時來鴻飛亦遵渚

出刑部獄初寓邸中八首

百日囚中過今朝意尚驚悲傷終我事踴躍見朋情始覺
皇都麗還思獄吏瘁吉凶今似定無事怯鴉鳴

世所罕聞

痛定猶思痛經冬嘆累因扶搖看羊角太息望烏頭本謂
天常定還愁鬼有謀祇今無用憶併作夢中遊
賃得閒房住支碑便作林竈成泥尚濕壁破隙留光鄰訝
來新客鴉驚叫古牆埽除猶奉編聊爾趁殘陽
艱苦留餘命風塵已息機開門尋舊句開篋綻春衣朋侶
還憐瘦奴僮乍欲肥新心將故恨昨夜夢中歸
久旱雨方好乍晴天轉佳銜泥尋野寺代蹇仗芒鞋都市
衣冠異退方意氣乖此中無舊識處處是天涯
風定沙猶舞雲開日欲微擁爐甘晏坐關戶就餘暉舍此
無丘壑憑人有是非宵東堪自喜幽夢亦忘機
始得讀書身纔開卷便親豈知篝火坐眼怯似生塵老病
還歸我艱難笑為人悔將閒氣力爭逐野塘春

乍聞驅北騎又報換新參世事憑人說關心總不諧攤書增編數尋寺恣幽探天假常如此何殊北與南

命下放歸別牧翁侍郎一首

園杏茂嘉實隄柳鬱繁枝此時別公去離白愧難持僕本疲曳者披褐志詩書辱公通家契面命耳亦提盲人忽瞻目斥鷃得高飛山高溟海闊魚鳥欣所依其皇靈有私親福淫善不與朝市多累塵山澤難安處虎既市所成石或憑爲語志士無義劔君門多撐柱嗟哉魚蝦僞亦與蛟龍侶蛟龍困塗泥太息空延佇其青青三春柳皓皓九月霜公行燕抱子我來鴈南翔山川莽回互風氣鬱悲涼慷慨別家室勞勞指帝鄉回頭望牽牛目極天蒼茫迢迢三千里君子豈所賦驅車詣帝里形在已死非罪比因臣縲絏奚堪此獄門一以閉鈴柝淒人耳驚沙掩寒被望月錯憲紙爲健爭巢急魁狂得人喜波濤不在風憐茲一尺水四六龍驚高駕四海被其暉芝蘭在深谷陰此惡木枝惡木無佳陰況棲梟與鴟幸承君子顧移植山之崖土新附浮根將隨秋草萎拊心愁雨雲仰首遲光輝其雨雪空漣漣現見自爲消菟離在昔載龜返忽今朝感今還念昔苦音正嘵嘵我租蓄何所我笥寧久要神悲寢不寐強點歎彌高還憂出童叟敢望報瓊瑤其執義多苦趣吾道久已窮居讒難爲好依時易爲雄青青歲寒心亦是違時客公爲噉噉鳳我作冥鴻水宿冒霜露高飛集梧桐棲息既殊路何時更相從儻終惠顧恩老我安萬蓬其

別稼翁給諫

清宵忽焉曙離燭慘無光別尊昨宵舉乖情今日長悵惋空執手執手非河梁君尚滯茲土我獨還故鄉故鄉鬱蕭

父杜若難爲芳淒淒風雨時雞鳴亦蜩蟬秋蓬無還根折葉易飄颻豈曰無護草誰與樹北堂眷言托心寄懷鑑待君明

重過卞橋集傳是卞莊刺虎處

觸面炎風汗沾臆策蹇重過卞橋集傳聞卞莊此刺虎開襟植杖徘徊立橋孤左右居人河水乾枯欄楯仄昔日雄風竟何在千秋令我生悽惻吾聞卞莊刺虎時兩虎相爭鬪方急須臾弱斃強者傷相厄兩賢空歎息嗟哉卞生一何懦關智曷云能驢力丈夫意氣貴直前趨避寧當置臂臆假令晴雨互相持漁父從旁亦俱得無緣更寓兩虎書悲我枯魚還自泣

南歸無題兩韻詩二十首

自笑吾衰甚孤踪類轉蓬往來無定在頭白擬何峯利有家堪憶都無覓可招劇憐風景異吾欲一長謡久愧爲人父家書不忍看憑誰寄消息爲說道途難路擬今年慣人同昨歲驚連朝明月下催發有孤檠月暗山峯黑風高石路長無錢資暴客遙望畏村荒情知歸路近心尚怯啼鵲何處孤孤村裏聲聲欲暮天澗滿亦停鷺灘深不見魚鹽過還滅水行客共牽裾暖日烘楊柳青青未展心還如孤客況欲憩不或陰古樹盤危石孤禽寄破巢多情應共惜有彈其輕拋來日逢冰雪歸時值火雲較量人世事何處不辛勤何事雷聲震山頭總電光忽然雲勢盡風伯笑空忙通峯雲已斷高岸草猶連此際方孤迥何方又暮蟬眼底青青草還如未遇春平沙無雨露瘦似異鄉人不覺山行盡沙平健馬蹄靜聽同輩語辛苦遲燕齊

已是黃河畔乘流欲渡時去年情事在天意未參差
遙望輕千里回頭笑子身尚攜詩卷在歸計未全貧
南國天方暑羊裘久自閒已知零落盡有韓其求癡
無賴通宵雨平明數陣風客程今有定莫更阻衰翁
乍到毘陵郡依稀故國城不須同伴說已是欲吞聲
艱苦孤身在蕭條兩鬢非到家親舊見應認去時衣

默菴遺藁卷第四

默菴遺藁卷第五

長樂馮舒已蒼

浮海集并序古律雜詩二十首

浮海集者馮子渡南海遊普陀所作也常熟往普陀之道有三其一自郡至杭渡錢塘過紹興抵寧波之昌國入海海道不二百里然頗迂其一自郡抵杭從錢塘渡海其船曰蛋船不如寧波之堅緻可蔽風雨也而道亦險其一從郡抵松之縣曰上海上海之濱曰滬缺其船皆漁船也大者可載二百許人小者亦幾百人其舵工曰老大上船已老大別索顧錢曰插花大抵一船得八九船一船坐八九人秋隘嘲諷不可耐行百里即大洋遙望海水如覆盂而舟行孟頂上水正赤耳風順辰加未即至過石尤無可止泊危之危者也道幾數百里然往來頗便行者多繇之予此遊以浮海爲事故從海路之長者往得一日夜來亦一日夜住山乃十日自落船至抵家凡二十日間有所觸不勝斐然得詩若干首因序次之以記日月時崇禎己卯正月

普陀禮大士初發舟一首

隱居住良常登陟苦無侶豈無好山人福地神所拒況此乘桴遊凡夫敢相許忽然振高足對影自爾汝開春曉色霽晴霞亂烟縷扁舟乍解維孤棹參差舉去年苦蝗旱巨浸亦沮如可憐舴艋輕沙石空齟齬渚岸迥迥合村城互延竹芳菲綠未茁枯葦紛無緒寒連聽晨颺推窗望時雨水宿足清歡樂與非羈旅恍覺耳目曠不見狐與鼠此意未易陳名山或可語

舟行三日抵上海之滬缺阻風不得遽渡宿舟中

暫斷塵勞剩一身名山依約望中新遙觀水勢疑翻雲到此天心未覺春自笑袈裟輕同旅客劇憐風重怯波臣人生幻跡曾何定三宿船窻亦夙因

傳聞歸舟有敗者凡溺六十許人童子憮然有懼色聊以解之

去年風波平地來青天赤日皆黃埃蹇驢去去三千里木偶隨流信可哀同舟誰是左右手前村後報總張口已期賣志殉溝渠安望枯骸返丘首人心自邪天道正一瓢中流託身命仰天大笑出國門妄意塵氛從此淨豈知罔水又行舟對面還尋戈與矛白晝狂奔遊魑魅清宵不雨聽鴝鵒陸地焚輪儘自可何必陽侯能殺我虛舟無處不聞開濡然從來匪水火且逐閒身恣意遊閒中歲月亦何求東風正暖帆檣直聊逐枯槎問斗牛

次日渡海

蟻蝨自稱中軍知法界通馮將萬里浪擬破一驅風地盡天垂白波高日映紅乘桴聊自可吾道未稱窮

渡海遇雪

雪驟山迷翠舟行似過雲乍飛還漸瀝遙望轉氣飄運魚龍去鉞馮予午分誰招末至客授簡聘妍文

薄晚雪止至山擬至普陀爲狂僧所給迂行五六里乃陷溼沙中亟舍之問道抵寺三數矣

雪浪漫天何所抵不覺普陀來眼裏瓊瑤作島雲作樹乍見還疑在水底短姑道頭始泊岸轟轟颺颺客如蟻有僧踉蹌向余揖云有閒房不踰咫尺松窻久自定山僧竹簟還宜偃君子風濤乍息始平陸得見似人珠可喜振衣蹣跚往從之木石交加四五里殿角微紅隱烟霧草根深黑憂

蛇虺行行出沒林與麓忽聽鐘聲隔遠溪倉黃反覓來時
路宛轉沙中深沒趾疾行數里合官道到得寺門三鼓矣
驚寬剪紙未能招負杖弛擔空徙倚始知平地足疑途未
必風波專在水堪笑僧狂我更狂萬事人間總爾爾故交
頭白尚相欺安望途人不如此輕信從來禍所胎惆悵生
平豈能已

禮大士

侵晨梳白頭明星在幽谷齋心既已久筋骨如生鹿登階
矯首觀寶宇馮空矗凌霄亂香縷掩映華燈燭販夫及老
婦稽首崩厥角仰面各為祈稱心思所欲老人聽之笑煩
辭無乃黷慈方固無方貪心竟何足老人亦有求所求非
世福一願兩暘時再願兵祲伏三願同人手雲雨無翻覆
鴻飛任冥冥弋者莫礪鏃老此開世身深村志耕讀入耳
無是非過我忘榮辱老人頷如此祝罷願為感自維定力
淺業到緣須熟再拜還僧房無聊空踟躕

潮音洞

憶新不覺遠逐跡事幽薛陽崖景忽落側徑光尚顯潮音
劇窈窕海底志偃蹇迴瀑隨和颺飛沫隘石眼指顧脰欲
梢俯仰足還慢雷動解初作風恒蒙未免能使朝氣疲況
乃夕清欲求福理未然用賞興或展總總同遊人撫化竟
誰辨

從千步沙到鎮海寺禮大智和尚畫像

平沙劇遙迤達勢將千武潮淺交水痕塵空見晴嶼孤踪
喜春日新懷忘行旅塞裳亂奔流攀枝越深塢景異道轉
近陵空出反宇金碧媚松檜鈴鐺瑣瑣瑤瑤影堂表靈質石
鼎紛烟縷願絕區內緣結此物外侶誰謂幽顯殊恍惚空

中語

大雪十韻

不覺白皚皚凌空遍九垓乍飛衝帷帶稍積占樓臺覆宇
如新構瑤林似始栽鳥來驚下鷺花放總疑梅海失遙連
嶼舟行不辨桅倚風低又起帶雨舞達頰憶昨經年別歡
今應候來未成豐歲兆還擬沫人災東郭方憂履梁園孰
召枚玉山雖在望尚欲覓蓬萊

寺僧云普陀素無積雪今年忽盈數寸異事也

從來陰盛愁霏雪一遇陽和便津消豈有兵氣侵海島更
無佛力護僧寮鄢中難儼幽蘭曲草澤空悲黃竹謠連憶
太平無事日老人曾不見封條

雪霽登盤陀石石形若磬附山嶺若累碁兩石相

麗處不關二及許望之中通幾欲墮相傳為善財

參大士所

普陀山裏春正月海湧朝暎照殘雪撐持老脚恣幽探踏
盡藤蘿見山骨山骨峻嶒亦太奇高下相承若累碁欲落
不落勢未已底事千秋更不移古來幾許善知識歷遍河
沙尋不得還想當年參悟時目擊空山兩點點祇今知解
竟何處寂寂荒苔誰可語若將死句向人提已是黃昏見
天曙善財大士安在哉盤陀石上總塵埃驅山願借秦王
鐔驅盡崑崙歸去來

十四夜山頂看月出

燦燦赤雲散杳杳義駁入登高誰為思寒風轉蕭蕭瑟瑟
殊未已霧霧俄然失汗漫朝夕池俯仰琉璃色洲渚若乘
空殿庭總瑤室乍如鷗鷺振千嶺齊矯翼又似雨雪下電
霰橫空溢島嶼互高低星辰恣明滅誰是山河影誰為蟾

冤質誰家白玉盤飛作姮娥匹去年洞庭秋穆穆驚奇絕
今來大海中觀此佛功德眉間白毫相遍滿恒沙國置身
青雲端忽覺乾坤窄余生亦何幸登此光明域塵勞未能
淨婚嫁猶微縈何時棄家來望望連佇立

梵音洞

波聲鐘鈴靜中間邀勒帆檣勢礙雲苦雨乍欣逢暖日阻
風容易到斜曛招攜旅伴尋幽洞指點山僧認古墳欲去
不禁重悵望道傍木石共慙慙

十五夜大雨

去年正月十五夜貫酒歌呼在監舍遙聞燈市不得觀劇
笑同人淚如瀉今歲燈光又上元隻身阻雨住空山清聲
水勢欲崩屋靜對山僧自掩關人生蹤迹本無定晴即閒

遊雨亦勝去年不苦今不樂得

王

世清堂

遊雨亦勝去年不苦今不樂得王隨流總乘興欲枕閒吟
笑雨師淋漓似欲滯歸期間中日月無拘束高臥山窻自
宴如

住山一句始得歸風寺僧寢中見報亟起落船行
至山頂見日出

十日住普陀阻風又阻雨朝來歸帆便山僧驚喚起伊蒲
風已供篝燈盞盞洗掉臂出門去老脚無停趾殘月儼在
山紛紛照行李俄然水窮處餘霞一絲落眾嶺黯黯猶黑大
海燦成綺雲開似遊龍波動若浮蜃湛湛天體青搖搖海
氣紫目瞬未及曙煜耀明已眩蒼蒼何涼涼不啻一萬里
空中腰鼓懸天海兩無倚似有三足鳥深藏互根抵頃之
晶光發規圓乃可擬烟雲共擁護星月皆妾婢老眼眩生
花開曉聊倚徙忽然矯首觀四宇洞如火人生天地間日

日戴日耳豈知海外來耀靈乃爾爾假如凌閭風下視寧
止此達人貴曠觀曠觀從茲始

是月之廿二始抵家本以廿一爲次兒取婦爲風
所阻比歸已成婚一日矣家人諄語詩以答之

生兒取婦尋常債何必須教老子聞總是在家無事事可
知不用障車文

滿堂花燭迎新婦卻是癡翁出不還翻笑尚平多俗累待
完婚嫁始尋山

欲乞閒身恣意遊塵勞牽縛苦難求阻風卻省閒忙事把
酒低頭醉石尤

日出月出眼未見雨來雪來各有情到家指點旁人笑仰
勝前年上帝京

然菴遺藁卷第五

集卷第五

二

世清堂

默菴遺集卷第六

長樂馮舒已蒼

避人集上 古律雜歌四十八首

重九日與飲泉州衙齋坐中呈光父二首

忘機是處足閒遊到得重陽未覺秋黃菊綻來如故友深
尊醉後似新離同心好我還青眼異國無人賤白頭却笑
清源烟霧裏曾眉何事鎖重愁

香牋襟袖菊花新秋氣遙悲故國人何處溫風來入座却
令短髮欲披巾晴峯一桁濃千黛遠綠千尋嫩似茵豈是
災方偏向暖使君脚訂有陽春

同安池直夫彙刻西來意公案因題其後二首

祖師何事却西來可笑諸方个个呆會取廓然無聖處萬
重公案總塵埃

一輩便渡何曾去對朕何人未是來若向紙堆尋活計九
年壁影亦粗材

奉和錢牧翁六月初七日過河來君四首敬同來

韻

一船兩槳水悠悠此日盧家載莫愁往事車前驚捍臂新
心松下結從頭鏡開貌足兼桃李天遠槎疑犯斗牛翻笑
郭君情事淺等閒擁被便同舟

謾言三十六鴛鴦未抵驚鴻一片香漢渚不嫌空解珮宋

家應歎枉窺燭光高下迷瓊樹月影參差妬玉堂素女

撫心天老笑人間何物不昌昌

清陰交陌是兒家路直章臺去未賒久自攀條看拊馬不

勞投合駐行車同心帶縮人如月並口梧流酒似霞驚子

莫誇多智慧天衣此夕有粘花

寶扇初開夜色深花釵雲鬢出山陰驪駒昔拒城南騎綠
綺今調客右心懶帳乍褰成喜夢鳳簫同奏是仙音雞聲
莫報天河落此夜星光寸寸金

將近歲除忽爾臥病履兄遣長公問疾兼以詩見

詢依韻奉荅

白髮已隨年共短俗緣不與歲俱徂東家舊債差償了西
舍新逋欠得無便擬狂歌非至計祇尋高臥有通塗求閒
未得先求病謀拙憑教笑老夫

題畫像二首

柳眉星眼額勻黃旋束青支闕道裝淡落晴光詩一首當
年誰是有心郎

縱橫心事共誰論只有巫山入夢頻何事多情痴夫守強

隨衆鳥托閒身

病中作

百年行總盡千丈氣何歸豈便同塵土應難問杳微殘編
新句在世路舊交稀只此隨緣去真無負布衣

乙酉新歲感事遣懷十首

四見開新曆浮生轉不堪千戈驚種種驕笑耗耗剩有
樓能倚都無句可航尚徵天幸在兵未到江南

卷地風威重漫天雪陣飛同行心已切乘興意多違樂酒

知今是占年笑昨非擁爐甘晏坐不更踟門幾

試問南歸雁君從何處歸市朝新變換城闕舊依稀未泰

能無慟稻梁難覓肥不如常住此食有北山薇

昔時西嚮笑帝里憶曾經清濁黃河色短長驛路亭衣冠

猶氣色宮闕正蔥青別後曾何幾天公遽不醒

昨有南中信焦心似火焚金錢爭六等社稷任三分青豫

曾傳機淮潰但駐軍和親誰遣使成否秘難聞

春到風猶朔懸知殺氣嚴舊衾堅似鐵冷骨病於瘡扶續

誰家士恒寒若箇占獨憐寬紙破聲似哭龍驤

有客衣冠至續紛儼貴人通名初未信觀面始應真不審

新恩重何如故仁傷心吠堯犬至竟擬祥麟

時事憑人說支牀聽亦驚憂勤何以失天地竟無情誰擊

中流戰寧忘起纓幾人憂國淚此日灑新正

聞有南來詔耕山到海濱天涯增渥土鯨背得通津人事

窮應變新聞怪始真佇看倉困溢賦薄活遺民

庾信哀南賦新亭望北悲古今同此恨老賤竟何爲遙憶

三辰正猶思一木支病餘還斗藪會見太平時

題道因法師碑後并序

憶昔崇禎丙子老友錢公瑾贈余此本十年於茲矣今年

乙酉夏始棲成攜至洋蕩之村居天晴展玩感而賦此

得自崇禎歲裝來乙酉年墨痕猶似昔世運幾多道此日

還隨我他時莫問天應須洗眼看何處覓清泉

丙戌歲朝二首

投老餘生又到春蕭蕭短髮尚爲人

道難言與善親夢寐山川存故國劫餘門巷失比鄰野人

憶著前年事洒淚臨風問大鈞

嗟嗟荒雞到枕邊竟清無夢未安眠起看曆本驚新號忽

親衣冠換昨昨年華岳空聞山鬼信緹羣誰上塞人天年來

天意渾難會剩有殘生只惘然

舊有圭峯傳法碑爲何人取去乙酉歲徐子野贈

余一本諦視之即前所失因命工裝成兩窻同子

野展玩聊爲欣賞時世局已變追憶今昔忽然悵

惘因題其後曰古人云而今樂事他年淚今日得無

似之此五月中事也至七月而子野死於兵矣此本

偶在村中得以無恙再展玩次不覺一慟又題其後

忍此見遺編人亡委逝川火炎同玉石天醉混愚賢君死

真無憾吾生正忽然一睚垂老淚竟不待他年

和錢履之抱病西田詩四十二韻

子生十八而與履之定交時神皇感時米肉賤於土相過

醉飲無間日夕三日不面驚爲關疏已更經歷世患憂讒

畏譏無不與共至今四十年其睽離經年月者唯余之入

燕與寓閩及履之臥病不能見客耳去年乙酉余語履之

曰世事敗矣城市非所居盍爲行計子子於是避居莫城

西洋蕩村履之始寓湖南既遷祖居之西田至七月而余

歲死於兵天幸得脫八月而履之次君頤仲天未幾室人

亦以喪子殁子家業已盡猶幸妻子無恙天蓋以貧故恕

之也履之所居與余既相去六七十里而舟行於道每爲

兵所苦自春及秋聲聞道絕生平同在里中而漠不相知

未有如今歲者矣七夕之次日其阿咸夕公忽出履之四

十二韻詩一章有抱病西田四十餘日以道其難起問疾

無人爲歎不勝慨然敬和原韻以當面談

昔年十六七結友德星聚同人比肩來君獨盟肺腑諾以

千金要筆亦五色吐持盃角秦項分札戰晉楚竭來十鼓

年人情變寒暑樓中跛足顧樓下侏儒許止棘何營營緡

翻互醜縷子柔成彌縫我剛不受侮繞繞丁戊間讒書笑

交午忽然天聽早雷震破簑鼓鼙蛟關麒麟魚蝦首亦俯

機發歐洲獺毒殛含沙弩其餘四五輩雨散畏首鼠始知

天與善鬼謀不足數時平世適清甘過味還苦我欲微有

集 87-29

詞子疾樂無槽遂與筆硯疏息羽罷制舉局局老棘下何
異因在園幽憂芳草萊周內又門戶弃我家鄉安勞我開
山阻牢戶幾寬填他人豈我父昭雪幸明聖還家聚兒女
一別閨中去經載不同簾遂捨荔枝香歸覓金蘭侶共歡
故里樂有子看進取何云世事變遲莫驚師旅須臾日月
晦倏忽乾坤古芟夷若卷簿奔走極瘁癡千閭劫後灰一
命空中楮子城秦已空我村寥難處猶微妻子完冰雪得
日照豈意賢仲子驚覓喪河澗哀絕有賢母相繼淚痕普
君戚我病貧始知俱失所此言久欲訴道遠無從語忽聞
子有詩縷縷悲涼踽踽意不合時宜撐腸更挂肚上言人情
薄下言疾難瘡一讀再三歎撫髀還捫股遂將扁舟束共
子約清酌循陌量雨時開軒面場圃假我剏明年同于五
十五

卷之三

世身堂

喪亂以來避兵洋蕩村中敗壁結垣不堪容膝隔
歲始構茅茨兩架僅十七楹中設一榻一案榻以
逸老案以置筆硯殘書斷編亂度於壁隅閑松陵
集見皮陸有臨頓里倡和詩各十首備言間適之
致嗚呼子生斯世豈直不能間適哉因追和其韻
讀者幸知我志

亂後少寧宇窮村漫卜居有星窺破瓦無壁護殘書危似
焚巢燕枯同涸轍魚天心渾未定兀坐亦奔車
補壁新芟竹編苔更刈茅開溝防毀膝移樹愛連巢簷淺
難藏雀牆卑任繫匏窮鄉鄰並少若箇是新交
銷愁何計是羽扇坐匡牀聞鳴先推將收蜂巧認主羨魚
求網急刈秫覓剏忙舍此無他事何妨項自強
地濕蛙爭到茅新鼠未知枯篁亦籬落頑石當家資止可

藏書囊難容挾燕兒何時施聖帝繞壁寫悲詩

史得碑爲几旋將席作扉古牆纏薜荔破屋出垣衣鬼火
曉烟令神燈暮雨歸此中安可住生事況全微
無錢岸鳥紗無書滿一車祇餘荒徑菊猶擬晉時花世運
渾如醉吾生敢有家愁心與人事一種亂如麻
擬作箋天草箋長燭焰殘何年更憤佩若起老漁竿剩有
雙蓬鬢還纓一簪冠所求誠小小百拜奏金壇
劫火無留地豺狼不怕天家緣輕似蛛身命薄於蟬夢
難占易牢愁擬賦玄死真無足惜生淚反如泉
劇愛虞山好斜斜遠對門兩收雲有脚月轉樹無根却去
思節杖遙瞻時瓦盆終須挈家住從此老兒孫
還古知無日隨時歎未能人寧容我老吾懼得人憎縱有
昇千兆難將噩夢微憂來無藉在聊且曲吾肱

卷之三

世身堂

袁孝子來乞吳門申維久尊太夫人賢母詩感而
賦此爲贈

老矣悲亂離過從絕空谷披帷彼何人一笑倩青目乃是
袁孝子貽我書一幅云有申家母女德冠巾幗相夫既貞
順教子稱式穀蒼蒼不可問哀哉悲不淑乞子詩一章子
秋永爲勗我時聞此語心仰顏爲楚我老賤且貧我言何
足辱辟彼春時花寧堪問枯木殷勤再三請賤子願有告
人生惟忠孝稟之自母腹不孝與不忠行禽而走畜念子
有賢母母賢知所欲富貴或未希忠孝應爾祝值茲海水
飛四方俱感感立身稍不慎俯仰慚似續願子憶母訓一
目三爲覆親歿孝方始時危忠愈篤凜此百鍊鋼莫輕三
歲玉志勵霜天高氣烈秋陽暴阿母始無負好德乃爲福
人生天地間處處悔客伏但秉忠孝心羣陰自消伏賢母

起九原知予言非贗

雪夜歸村中即事

前年援援驚北兵城南萬室成莽荆先人敝廬二百載劫灰一旦無留歲妻兒奔迸走村落窮鄉茂業如浮萍今年兵鋒似稍息還思丘首乘新王提攜襁被覓我室門巷盡燬餘一楹牆頽迎面逼城郭瓦破觸脚爭馳馳傷心世事遽如此欲哭不可還吞聲徘徊日落四壁靜屏當寢具心悸悸空中忽聞簫浙瀝側耳傾聽何璫璫呼童子問何事云是漫天飛六霰質明披衣出啓戶但見徧野生瑤瓊我家童子頗好事問我此日將何營表安高臥亦徒耳諒少履跡窺門闕不如策杖出門去豈無容右居長卿老人捫心只悲歎眼前有幾弟與兄孫公廊樓足水石窮究幾欲方蓬瀛遐想主人聞我至披帷多炭歡相迎錢家懷古

世身堂

世身堂

亦軒敞長松偃蹇多高情悲哉吾友今已矣孤子肅客傷梵瑩最喜陸二頤志堂梅花百樹方含英孟亮寓居亦自好兩地難踏冰崢嶸石林開士吾老友詩篇白業久與盟傳聞新年去東塔不知何處煨折鐺先人北山有傑閣低頭正與虞山平犬羊牛馬恣蹴踏曲池已塞朱闌傾弓刀走渴塞滿路行不得也空鵲鳴不如歸我窮村去還憐老婦對藜藿千錢賃得舟一葉乘興鼓楫憑縱橫抵村野犬吠如狗迎門孺子驚喜併呼暖水濯我足還傾濁酒浮深甌稍拙火紅山芋熟老幼圍坐忘深更老人忽然志不得舉杯欲飲淚已盈憶昨前年七月半殺人不至屠犧性祇今白骨竟何在無乃冰雪相支撐血流徧地未可洗白雪得無今亦頽吾聞北人耐寒冷梅表憤與冰霜爭天公意或驕此故借深雪添淨淨吁嗟此意良未曉管窺自

笑真確確眼前有飯且飽吃來朝看取赤日東方生

丙戌除夜是夕立春

枯草還蘇又報春亂餘留得病中身蠅攜節杖尋如願聊剔燈花誦逐貧眼暗怕看新換曆鏡清慚負舊時巾閒愁總有三千斛擬寫長箋奏玉宸

偶題

手不扶犁舌不耕人間生事百無成閒思野老招尋易偶弄漁竿得失輕心似不溫垂竭酒家如將敗未完杆却憐世態情騰甚同浴還須笑裸裎

孫孝若方廣居招看八面重臺牡丹二首

亂來花事不開身此日君家醉殿春艷粉一團歌露冷頰紅八面闌粧新朱衣拭汗思何晏繡帳飄香憶太真至竟形相無好句如愁欲語總傷神

世身堂

世身堂

高低深淺各精神老眼今朝忽不貧菜舞一闌青玉案花翻千騎紫綸巾憑將巧思矜真宰更幻奇葩媚主人珍重金屏好消息與君同是怯風塵

讀王孟端詩集終疾書其後

孟端歿年五十五集不吾讀君詩亦五五君亡之日天下掃

吾生之年衣冠委草莽今日晴明好端午又是庭前懸艾虎虎兮虎兮莫于侮既不能勵其爪牙奮其威武而一口吞夫狹猶徒然穴巢窮山飄搖水滸螢然不遺遭此荼苦孟端死真可哀弃熙熙之盛世襲悠悠之夜臺吾今生何足數讀君詩淚如雨

丁亥七月初二夕余以痰甚不能寢起步庭中天

將曉始得睡夢至一山中云是密大師新造院有撓之者大師方禁足一樓余同一友到樓下侍者

出迎與客稽首諦視之尼也已從一小戶到樓之中室有二佛像已寐而未莊嚴徐開樓中正講華嚴以偈示學人大略四句予恍然有悟謂偈爲落第二義遂亦作四句欲書而案僅有筆墨無紙得一故紙所書者一僧先世立軍功次余題其背曰華嚴本是無匙鎖不合頻將鎖鎖之會取華嚴無義起與君俱是好男兒此時若了了於一大事因緣者亦聞樓中有數賞幣且曰如此說則此即鬼路且看今宵施食如何頃之寤而所謂了了者依然昏矣是日茶亭僧賓化來謂予生誕近方請二僧爲予誦華嚴經

丁亥七月哉生明痰疾不寢步兩極東方欲生始得睡夢竟忽向山中行山中有寺似新構鈴鐸震動聞琤琤云是天童退居院有撓之者悲遺述予同一友叩其戶老尼出肅敬相迎從門抵室至樓下中有二像縣始成忽聞樓中正登座華嚴聲義方縱橫依倚有偈止四句開示學人聲鐺鐺予聞謂落第二義急呈一偈相酬展習如了了一大事有筆無紙還逡巡須臾一僧進故牘先人曾與帶礪盟何年得功效首何年幸旅曾專征今來世變無用處將覆臂瓶與酒罌亟翻紙背題四句樓中忽有數賞聲但云如此遮鬼路宵來施食真無情此時曾次何空闊此時眼界何嶙峋古佛三世不挂眼何況辟支與應真須臾忽寤悟境斷心昏如故眼亦盲追思此夢不可得僅留一偈相枝撐偈文雖在義不在三省令我心忤忤

有中蜚語不良死者傷之

良金白躍歎非祥竟雖雄鎮可傷斗北昔看長劍氣桓

東今見少年塲箴中折鐵猶粘血櫪下花驄憶放鞭刺有寡妻何所托梨花空說十年鎗其妻能

陳在茲有我來已是三春盡錯被旁人說看花之句代答二首

仙家琪樹鎮長春李白桃紅逐日新莫向桃源尋往迹重來劉阮是閒人

秋菊春蘭不並時林深籬短各相知黃鸝自是毛翎弱只逐楊枝認翠眉

默菴遺葉卷第六

默庵遺藁卷第十

長樂馮舒已荅

避人集下 律詩六十三首

早春述懷次夕公韻十首

又逐東風過早春，歲華如夢亦如塵。詭傳塞北天南信，慚負傷今弔古人。不信包胥能報楚，難憑山鬼識秦村。中何事，宜聞甚尚向枯叢索鬼神。

代往人移枉費思，夢夢天道竟何知。雖蟲得失渾閒事，燕蝠晨昏各趁時。急雨看翻青菜甲，狂風憑折綠楊枝。門前便是途窮處，不信馬東泣路岐。

蝸角何須說戰爭，老人眼底正平平。便隨巢木噉泥燕，去看遷喬出谷鶯。綠竹欹窻欣得影，素琴懸壁不勞聲。祇憐麥穗新薪甚，欲向東風訴薄情。

依舊烟和日，霽天風光何事不如前。驚鶯吹聲還沾花，殘燭色不妍。空憶艱難先去日，阿誰受用後來年。遼東老鶴歸華表，開見相將總惘然。

偶然攜杖踏郊墟，處處尋舊綠。燕鬼隔林千點有，荆榛極目一人無。野梅鴉啄飛殘片，古廟牆傾剩半區。到此自然堪下淚，莫言風景不相殊。

不信人間行路難，摩挲老眼若為看。喜人魑魅神逾王，擇肉豺狼技未殫。三戶未秦社稷一丘空，掩晉衣冠欲歌欲泣。渾無賴，祇向東風發浩歎。

不是秋菴也，學陰陰情。漸解未為深，乍思兼石填青海。又擬狂奔植鄒林，滿眼風塵渾似夢。無言桃李久成瘡，何人共洒新亭淚。空負憂天蟻蟲心。

隔是周餘足歎嗟，丘園何處問桑麻。空堦有蟻看爭穴，敗

屋無人自落華。月落空梁還照影，燕歸枯樹不成家。青來最怯城邊路，青燐縱橫白骨斜。

天旂招搖颺女牆，銷除和氣作淒涼。人逢歧路驚盤馬，鳥叫官衙看挽強。他日應悲天帝醉，此時難療國人狂。憑誰爲覓中山酒，暫辟春寒入醉鄉。

莫道愁城仗酒開，莫言看月有情差。從來天地無端恨，盡入貧窮一寸懷。噩夢不堪占朽骨，驚鬼久自離枯骸。詩成總是哀時命，竊比騷人義未乖。

再疊前韻十首

此日驚逢建子，堪海底看揚塵。誰家白骨啼新鬼，何處危冠覓古人。蒼淚金銅知去漢，迷津漁父未逃秦。老來不作傷時泣，野燒青青亦愴神。

隱几無言有所思，春來何處覓相知。韶華梅綻鶯啼倦，生計雲迷日落時。過去光陰飛野馬，現前身世類駢枝。請君試望平泉奏，爲是漸漸是兩岐。

反舍朝來席甚，高餘何事氣難平。牆頭結網悲鶯啞，陌上鳴鶯看打鶯。忽來飛服鳥欲行，還住怯鶻聲盲。風怪雨連迷甚莫，是天公亦世情。

強憑雙屐試晴天，望裡風烟未似前。枯柳摧殘誰作主，野棠開落不成妍。花開蝴蝶看如夢，醉裏蜉蝣莫問年。今是昨非難校計，一時心火笑空然。

春到平原國久墟，可憐三徑亦全蕪。笳聲遍野軍容感，鬼哭連宵麥飯無。世態已知徒尔尔，寸心終自抱區區。愁來欲覓桃源路，祇恐桃源也不殊。

出世無緣涉世難，逐時人面若爲看。狂歌有味憂偏劇，強笑無情意易殫。千古嬾尋高士傳，廿年空帶腐儒冠。春風

一似吹愁到鳴紙開憲作浩歎

日莫聊為梁父吟杜陵傷事未為深朝廷已

黃屋羣

盜正憂新綠林忽見墜天何日補莫言流血不如瘡老人

亦有登臨興

一上高樓一撫心

滿眼風塵足歎嗟樓臺無處不桑麻人心已自迷昏旦天

道何須更歲華

丁鶴歸來空刺塚杜陵得醉便為家愁來

亂寫傷時句紙敲煤枯整亦斜

世態生憎欲面牆也隨人世看炎涼縷

短後真成貴開

劍長弓底是強有待未能嗟老大安行何敢恣猖狂無聊

為覓餘杭妓酒

愁不到鄉

答句酬章眼無才欲賦是窮差恨同降北還留別情

似哀南且咏懷不敢告人空血淚忘言喪我剩枯骸工詩

從道窮生活時命于今正大乖

三疊前韻

三

三

城深草木又新春眼底繁華陌上塵岌岌危冠宵半夢

參短長鏡中

自我自難忘楚著論人難說過義止竟

幽懷無處問英界有明神

空齋兀坐費尋思遙想天心不易知東郡石銷空有鐵華

胥夢斷已多時狂飲縱酒無千日癡欲巢林怯一枝此病

更無人療得世間何處覓軒岐

人事陰陽劇戰爭勿勿何日

時平裁聞挺刃驅麟鳳又

見回車載燕鶯堤上柳舒皆別恨夜深雞鳴悲落葉自非

木石應垂淚何況偏鍾我輩情

無聊染翰欲賤天憑仗馳輪達帝前宇宙幾時

內外丘

中何日別嬌妍枕戈聞徵期三月端策憑誰卜百年遺老

丁原人有在阿誰作銘

然

然

悶尋幽事走郊墟慈見寒烟冒綠蕪折葦縱橫荒梗在野

禽鳴嘶舊巢無江家遺宅空三畝楊子玄亭剩一區待欲

忘言忘未得法門還問老菴殊

烽火臨人欲避難團團骨肉暫時看隨時短後木堪笑托

命長饒食易彈枳棘塞途愁失足顛毛映水性衝冠春心

宋玉傷偏甚極日浮雲起永歎

迎風灌木苦悲吟似訴危機觸目深昔日焚岡無玉石今

今解網怨山林憂多踏地人如塞痛欲呼天帝正瘖獨坐

閉門還獨語可憐辜負少年心

一望平原倍可嗟縱橫老淚密於麻盡空野自餘桑菜井

濕人誰汲水華斗北氣銷知失劍遠東安坐豈成家村空

難覓聞人話獨自行吟到日斜

織荻為門土作牆春光未敵北風涼試開簾看雲猶重不

奈簷低項自強眾蟻欲從詹尹卜獨醒誰解次公狂人開

畢竟難安住到得無何始是鄉

別有柴門亦懶開峭寒深覺病難差詩如秋興翻多事酒

性春風不放懷其更千戈驚老眼敢從螻蟻乞枯骸思量

只合鶯鶯睡漠北天南信總乖

仲夏村居四疊前韻

布穀聲中忽過春落紅猶似戀芳塵陌頭陣陣催秧雨樹

底喧喧作社人身在可耕兼可釣村愚忘漢并忘秦朝來

飽吃黃齏飯閒逐巫師看賽神

閉門何慮亦何思落盡繁華終不知忽見綠陰欣夏日還

因急雨記梅時溪頭颺颺將鵲翼牆外蕭蕭過母枝西陌

東阡來往慣閒行無事性途岐

深村與世本無爭原隰响响一望平變穗已收難覆雉楊

花飄盡尚藏鶯水邊斜照懸窗影牛背微風起笛聲聊尔
攜筇尋野叟人間何事不忘情

世事悠悠總付天莫將今日從前人過亂世方回味花
發殘枝轉弄妍新稼似雲猶禹甸舊遊憑鶴說堯年辛羹
豆飯炊來熟不用臨風獨悵然

偶從物外占荒墟便作柴門對綠蕪雲過猶看變幻客
來拈麈話虛無閒因買酒從鄰舍忙欲租牛踏芋區微俸
此身還健在總來理亂亦何殊

心地安平覓夢難披衣還起遠簷看殘星歷落光初散早
色蒼涼夜漸彈窄袖也堪衝曉霧科頭不更著高冠曾無
一事相縈絆安用離騷續九歎

杜門高枕聽蟬吟雙牖柴關也自深雲縷篆香消永晝風
吹舞簾想長林黃鸝雖老猶相喚反舌與言竟已著此刻

清光真入手暮年無事更傷心

老來衰憊總堪嗟無力分秧與蒺藜秋枕送人忙日月杜
門還我睡年華菊缺按譜裁三徑農事成書著一家紙恨
今年風雨惡屋茅吹盡柱頭斜

尋得君公避世牆開門遙趁竹風涼坐僧自覺心期在曳
杖還誇脚力強高摘白雲供笑傲倒騎青牯恣顛狂海鷗
自是忘機者淺夢深蘆處趣鄉

但得杯深眼便開濁賢清聖不須差小來已自無心事老
矣何方不放懷且共元人忘枉結還從橋水認形骸可憐
閒氣消除盡學得堯夫和打乖

端午日兒子各歸鄉插秧獨與老妻扶病相對不
覺續然漫咏十絕句

蒲艾雄黃泛滿卮憑他激灑不須辭依然舉案齊眉日却

是千戈載地時

釵頭辟惡還懸艾庭下驅蚊亦舉烟追數從來端午日共
君三十又三年

病魔終日守牀隅窮鬼跳梁又塞途受得盟威三洞錄研
朱自起畫靈符

離亂三年隔急難榴花折得已沈瀾昔年移植當今日足
弟相看共倚欄

細搗雄黃和酒漿亂塗窓戶洒門牆從今陰氣驅除盡剩
與人閒看太陽

杜邊朱字寫平方閒說驅蚊術最良無肉老人原不畏肯
符還乞辟豺狼

從未此日予湘沅沉著樓堆盤舊俗存小婢村童總分却也
知無處醉忠魂

孟嘗今日是生朝朱履三千上客驕可惜壽觴留不得一
杯誰真草蕭蕭

不昏不嫁覓心安麗姥龐公鎮足歡我較尚平閒累舉自
無人與話團圓

弄筆無聊贈短篇三杯不覺氣續然憐君醉後還相勸似
比劉靈綽校賢

茅齋六絕句

造得茅齋不作牆憑人朱去走張張老夫自得安開法藏
少無緣數厚亡

造得茅齋不作牆開門植杖自相羊東西南北俱無礙免
使途窮哭路傍

造得茅齋不作牆推窓一望水茫茫何方爲覓靈樁去同
到牽牛織女旁

造得茅齋不作牆，蒼天刮地野風涼。
直教宇宙當帷幕，露劉伶未是狂。

造得茅齋不作牆，始知畏壘是吾鄉。
由來設險渾閒事，四塞何曾救敗亡。

造得茅齋不作牆，也知時勢總滄桑。
遙思此日含元殿，柱礎燒殘草正長。

五月十七夜夢故友錢大履之宛如生平寤後追憶情事記以絕句六首遺其長君求志感

無端死別再經年，便似支郎失法虔。
昨夜夢中相晤語，屏顏瘦骨亦依然。

空黛閣中方對坐，沈吟忽起繞堦行。
爲言母老兒還弱，戶外斜狼正苦爭。
空黛閣，少年與錢大履書處。

忽然夢斷知何處，殘月荒雞第二啼。
祇覺屋梁顏色好，還疑君在小窻西。

追數生平夢有因，覺時疑假亦疑真。
睡鄉聞道無間客，此夕君來作主人。

生存此土死何之，底事君應笑我痴。
眼暗耳聾頭已禿，定知相別不多時。

朝來兀坐涕淫淫，翻悔生前氣誼深。
寫得蘭詩似賢子，九原知不負初心。

有客肥甚以詩見投，因和其韻題卷後

絕勝李艷與桃嬌，依約冰輪挂樹梢。
吟徧遊仙三十首，知君別有好丰標。

默庵遺藁卷第七

默菴遺集卷第八

長樂馮舒已蒼

幽遠集 古律雜歌詩五十九首

爲金九章題春草閒房五絕句

燒後平原綠又侵此中卜築似山深知君擬報春暉道不負青香一寸心

豫章松柏總成薪忽見萋萋也覺春屏卻閒愁話閒事惟君仍作上皇民

一帶茅茨白板扉年年嫩綠足相依老人忽灑臨風淚爲問王孫歸不歸

閒來無喜亦無嗔千卷書中寄此身識得人生棲弱草莫將紅淚澣輕塵

老來無處覓知音聞有閒房意便親待問東風理閒棹釣車茶竈托比隣

賦得濯足圖 難言爲韻

吾聞古人濯足欲覓萬里流祇今黃河阻絕難容舟又聞孺子濯足自取滄浪濁祇今楚江血染波濤惡何方覓得清淨水洗盡一尺三寸汗腳泥土辱庶幾廬山萬丈之瀑

布水未出山猶未汗不然乖龍六月之暴雨傾河倒海未又上廬山兮路斷六月兮天旱兩者不可得也

汗顏亦何爲展轉還自悲假令兩者俱可得濯餘此足何方息我欲濯我足不如濯我心我心不待濯我足濯難任

請君施我濯足方我願寒裳濡足與子同相羊

撫松

陟彼高山巔長松葉團圓昔者天帝醉大夫亦加官霜雪節不變榮辱何多端榮辱不足道且與盟肺肝願同陶彭

澤撫子共點和願同古偈今採子常朝餐柯葉子不易節目我不刊鼎品百年內共子保歲寒豈期世運變倏忽見摧殘上枝委泥沙下根供榮嬌但見黍離離不見松九志士徒慟哭盤龍亦辛酸人事悲已矣天道胡爲焉四顧無可問積念發狂癡終不慕桃李春盡委逝川松根有茯苓別以終分乎

申維久索題蕉隱圖用孫子長韻

大隱隱金馬小隱隱空谷何如對蕉陰開襟撫綠風搖影碧雲雨扣聲哀玉更喜明月中湛露資櫛沐憑虛幻精靈彼美顏何淑所以之子心托爾盟幽獨無嫌秋葉敗春至還相續世事如車輪保此亦已足但展一寸心莫辨夢中鹿何時共清陰遲君酒初熟

己丑元日

風重雲深雪更多年華入手奈愁何眼驚凍鳥投枯樹心怯寒沙壓敗蘆塞外鷹輪消息斷市頭人雜語聲語此身便似他鄉客慚愧先生安樂窩

元日夜獨坐燈前有感即事

又是新年一日過龍鍾雙袖學蹉跎癡歎昨日誰來買老病今宵似較多白髮風前悲短在舊游泉下哭知歷傷心獨有窗西燭流淚相看共似波

薰風久不到江南黑霧蠻煙來易堪乍欲要安傷短袖遙思網直怯長簪故交路斷書難達新國人狂老不諳日落開門還獨坐病軀孤燭影成三

新年間有敝書悵然感懷

怕談時事口嘗絨却怪傳聞恨不芟天外何來寬詔今人閒猶怯 衣衫退思舊德魂空斷更盼新恩眼倍饒隔是

長陵消王氣斧斤偏不赦松杉

和石林師除夕韻

剩得年前半日身世間誰怨亦難親
頭毛老去真成雪心火寒來不覺春
作意巡簷飼野雀尋忙急手深寒草歲華
斷送年年似惆悵明朝又一新

人間何事不能休自怪尊前不舉頭
經世無才思衛霍讀書何計謝軻丘
家緣飛絮粘難脫身計殘暮敗欲收雪夜
一燈又手坐未堪乘興與王猷

年華回首已成空惆悵今宵若箇同
草莽阿誰真苦節江潭何處弔孤忠
懷人遠絕皆天外得句依稀似夢中
愁紅不堪高枕卧下惟深護蠟燈紅

也共寒燈坐此宵侵窗獨聽朔風高
瓶邊筍蕪知留火硯口冰生怯吮豪
短句斷章難送老濁醪孤引豈能豪
幸盤種種皆酸薄敢羨仙寒消定煮

和石師元旦韻

宵殘漸見燭燈花旋擲爐灰自煮茶
似客僅依寒樓破如僧止欠著袈裟
廚空漸欲從孤竹世換何方哭永嘉
安得脫離塵網去桃源深處別爲家

年華空盡一牀書閉戶何須出有車
韶夏不堪供海鳥左冠無事被獲狙
江湖曠蕩真成板廣其彷徨不愧樗
春氣漸深生計足自編菰援種嘉蔬

人間真覺路行難高卧間牀未是閒
有夢鹿蕉人自聖無心薇蕨我應頑
深情祇伴書中盡遠意惟看壁上山
覓紙題詩無好句怨誰却恨不能刪

平盤椒酒自年年老態踟躕豈似前
耳重不聞宵半雨眼昏還怯曉來烟
丁男無力持門戶丙舍何方覓墓田
今年正月

剩有篇章餘習在與師酬倡亦倏然

和孫子長手春雜興十首用韻

春光仍入手春思冷於冰乍似離筵
客還如退院僧舊欲悲莫遡新恨劇
難勝世事從誰卜枯莖未可憑忽漫逢
燈事眉頭轉不舒隨緣三盞後獨臥五
更初夢怯亡後木龜驚上坂車浮生還
自省道才歎周餘

怕有興亡感拋書枕手眠豈知成噩夢
老淚反如泉混俗非吾道端憂似坐禪
無心問桃李春到阿誰邊吾衰今已甚
天幸假春陰玄驥何妨改清尊豈厭深
屠龍

聞老手看英引童心莫漫悲生事先生
但醉吟蘭心香尚淡梅蕊雪猶存小閣
簾重護薰爐手藉溫時光憑到眼真意
自忘言欲覓故侯去青門看種園天禍
深難悔人情怪亦常拂龜無用卜磔犬豈
能懷覓酒

看時醉筆初持猶香春光雖可樂難逐
坐年場世還陽乘九年華月宋三陳根
隨意綠新附向人含強飯還恐垂聽鶯
待破惜幸勿強健在遠遭化人龜老病
慵無那春寒難不救悲生方滿目賦恨
恰從頭暮暮

危巢燕看人熟海鷗何方堪四望王粲
欲登樓亂劇無生計思錢祇看苦花時
行欲過酒債避還來身計風前燭年光
劫後友柔腸今剩否消得幾多迴欲默
反狂歌悲來可奈何廢梳常晏起忘食
任中過歲月

貧難度風塵夢裏多愁心與春事相去
隔星河

送春二首

一旦春歸似斷雲送春爭忍不殷勤
乍攜野老尋村釀還泥山妻漂晚芹
引領東風悲過客捲簾西牖盼斜暉
浮生五十今添生尚擬明年再送君

花飄芍藥杏生仁才說春來又送春蝶粉已銷還到眼
鶯聲乍澁亦傷神林增濃綠鶯陰富帝掃殘香覺歲貧獨凭
闌千重搔首明年能否倍還人

子長五十初度孫左轄光甫贈以五言詩一章凡三十二韻備述今昔讀之慨然因步其韻贈以爲壽

憶昔弱冠初吾黨有歎子生專孔孟業歿期俎豆杞指顧
凌千秋宇宙真小矣是時少年場惟君稍穉齒落筆擬三
都說詩窮四始結志上明霞盟心指白水謂言三冬足青
雲坐致耳豈期古戰場過眼迷青紫里居我自慚廷對君
胡喜空桑聽寥寥北里看靡靡敢逐雕鶚翔聊隨尺蠖止
天意困英雄君亦胡爲辭還思我同人獲禽幸非詭魏仲
最先鳴

●

中國圖書

後南齊書謝朓字朓宣城太守
以甲子之歲以甲子之歲去歲去歲昌平兄與弟昌平兄與弟乙科來爲乙科來爲否否
官官二部主事二部主事都陽雖贈都陽雖贈贈贈乙科乙科舒都陽舒都陽孫魏終接趾孫魏終接趾
庚午庚午與與知明知明冠蓋何喧闐功名看鵲起雲泥縱異路心事託冠蓋何喧闐功名看鵲起雲泥縱異路心事託
同裏何意旦暮聞容華落桃李二魏許與張長眠足別展同裏何意旦暮聞容華落桃李二魏許與張長眠足別展
錢履共陸去空堂掃遺祀兩陳與孫公迹亦青門擬始知錢履共陸去空堂掃遺祀兩陳與孫公迹亦青門擬始知
天地間苦樂交相倚富貴無全福貧賤成餘祉古人視利天地間苦樂交相倚富貴無全福貧賤成餘祉古人視利
祿所以薄於紙子幸絲筆存烟雲足驅使我亦好行吟祿所以薄於紙子幸絲筆存烟雲足驅使我亦好行吟
如白家婢六十各已開倡酬殊未已長篇共短章情至交如白家婢六十各已開倡酬殊未已長篇共短章情至交
相似元白與皮陸千古同一揆時驪且高摘伐毛得真髓相似元白與皮陸千古同一揆時驪且高摘伐毛得真髓
莫歎唐制科不收杜子美狂言君不怪并語莫歎唐制科不收杜子美狂言君不怪并語光甫氏晨星光甫氏晨星
三兩人蹤迹願相比東阡與北陌步履時可紀稱詩爲君三兩人蹤迹願相比東阡與北陌步履時可紀稱詩爲君
壽壽言止於此

老將行

吾邑陳君某攜邑中先還贈其先人筠坡先生昆季者共
一冊其體則詩賦誦贊以至誌銘其人則張翰林洪吳文
恪訥以至錢布政昕其歷年則自洪熙以至成弘並嘉以
還闕如也至萬曆末而方伯孫公始爲後序以紀世德嗚
呼我國家太和在宇宙間莫昭明於成弘正嘉加融然起
氣亦稍洩文章人品俱然今諸老之文具在太極總村與
雅不屑擊輓詩不必杜陵太白也文不必丘明班馬也而
神情恒似豈若後世生香活刺以妮古者哉陳君顧乞余
一言系其後予不敏何以繼諸先生然此冊歷年幾三百
而筆墨如新陳君之能世守也不可不美也因爲之頌頌

望瓶之智不失守器代運趁乘亦有隆替嗚嗟陳君守此
典刑爛爛烟雲昭昭日星高煥典謀報同工祝純德為寶
匪金匪玉予守是冊知子心瞿我親是冊我淚如注杜則
屋矣海則陸矣公僕子孫始不復矣嗚嗟陳君保此墨妙
後千百年可以教孝

陝彼高山巔長松葉團團昔者天帝醉大夫亦加霜雪
節不變榮辱何多端榮辱不足道且與盟肺腑願同園
澤撫子共盤桓願同古偃佺採子當朝餐柯葉子不易節
目我不刊鼎鼎百年內共子保歲寒豈期時運變倏忽見
摧殘上枝委泥沙下根供爨燔但見黍離離不見松丸丸
志士徒慟哭整龍亦辛酸人事悲已矣天道胡爲焉四顧
無可問積念發狂癡諤不慕桃李春盡委逝川松根有花
苓副以終吾年

老將行

小年十五十六時手搏白額山頭飛縱橫燕趙人誰敵嘆
惜孫吳信足嗤此時四海皆樂土天子重文不重武書生
白面盡高官一丁不識空相侮可憐少壯學邊防不奈年
光疾似梭誰惜封侯遣李廣誰將善飯憶廉頗風烟歷盡
朱顏改部曲曾無一人在學甲蒙戎積塵垢寶刀泣鏑無
光采還撫刀痕憶捉生塵沙漠漠一身行功成自隱將軍
樹轉戰曾過趙信城踴躍無威竟誰咎猶把陰符懸在肘
朔鷹高飛似陣雲衙門獨立徒搔首自信從來膽氣雄
還得一賞無聞道古來存老馬相期不在取長途

將軍

將書猶未霽霧濃風尚寒天心方苦戰后土豈能就倦鳥
看梳翻遊魚擬上灘真成撥雲見技老亦心寬

吳農嘆

吳農賦命薄下田盡沮如況此經亂離連歲商華舞出四
近滑滑舉趾無乾土豈期五月初預征急於火東呼一何
愁官符紛似雨銀鐺入縣署縣吏冠而虎吮朝渴膏血蹂
踐若手足桂析楊臂背遮鞭楚鞭楚不敢辭但憂死
困圖急與鄉里計賣船併機杆留寄難留鋤鋤兼需枯
轉展未足償分張及兒女心傷血淚迸欲言不敢吐鄉人
忽來報昨夜軍蛇伍封船載軍資驚騰一時取雞犬無留
除狂荒第與姥聞言腸斷斷舌橋不得舉嗟我吳中農時
命遠如許呼天天不聞叩地地不語嗟彼與上人有言吾
告汝民以食爲天君足民所與民窮至於斯托國將何所
莫恃弓矢威須憂天意去天意亦昭昭斯民忍終苦

釣臺二首

向臺盡盡老江濱獨把漁竿治隱淪龍準已開新社稷羊

裴猶避舊風塵百千載後還思漢十八年中歎美新今日
興亡萬重恨西臺慟哭是何人

何緣物色到江濱莫是羊裘隱尚文至竟無心戀堯舜豈
勞加足動星辰身丁離亂還如我眼見昇平始羨君何處
覓君爲隱伴一盃遙酌刺東雲

澤農苦久雨有歎望曉日者爲廣其意

望曉日曉日虞淵宿本擬拂拭桑何緣滯蒙谷蒙谷多悲
風陰虹戰陽雲魯陽難存中俊妻未能浴吾聞帝堯時十
日曾並出界也射其九鳥死墜羽翼何如留一羽再耀光
五色惜哉事難追天地悲如墨吾願倚長劍爲君驅玄冥
連山族雲卷通天六龍征望曉日曉日光曜曜雲霞一朝
盡輝赫四宇同譬如影難視忽然得雙瞳譬如整不起看
然震豐隆吾望望如此此望亦何窮望望未可得願望

野菊

桃李隨時盡笑容映水紅何如籬下菊偏得戰秋空取入
華堂內偏坐簾機中餐應同湛露開不怯金風甘苦皆宜
黃黃黃破盡晚枝慚老硬新葉笑蒙叢供案天隨千知
心避俗翁孤高真可羨我欲與君同

照鏡

老態遽如許何堪入鏡中雙眸新作障兩鬢久飛蓬我自
羞難見人應感亦同此生真若此能不問昭融

思不見

所思在何所悠悠道若阻我無見女態桃李何足數我無
朱紫戀貧賤非所苦胡爲心有憶出門還佇立從之梁甫
顛青徐戰方急從之渤海濱闊廣多荆棘歸來抱膝坐展

卷增太息昆陽彼何人虎豹空戰栗淮淝亦何有小兒能
破賊最下旗命呼吸諸君竟何在令我忘懷食
腹食久不甘竟交亦何益不見終不見一望蒼天碧

柳絮四首

一從春半別長條暮地漫天到處飄不道東風狂太甚遂
君上苑又溪橋

不著根株到處生飄為飛雪落為萍江流看取千尋濶占
盡還應剩一泓

拂面蒙頭亦足堪憑君飄盡一年春謝家姊妹渾無賴却
道圍爐得句新

漫漫密密逞精神樓薄何分潤與茵却恐章臺新雨後也
隨馬足伴紅塵

宵中隱几忽夢陸幼于索詩感而賦此十首

衡珩丰神杜又姿有才無命欲何如臨風細數平生事卻
是旁人未得知

草茅何事亦憂天立志還愁鐵不堅不見身便死知

君含恨向黃泉

偶來踪跡寄湖東卻恨潘林草半空猶記弔君揮淚別舟
行面面荻花風避亂湖南深巷中頃之悼亡

談兵說劍總如神聞盡時流未可倫猶記空弓落飛鳥西
郊跋馬起紅塵

老來狂似少年時百罰馮人總不解猶記與君歡飲日憐

余肺病減深危

青衫一領人人著欲換君便解猶記試歸投筆日獨

提忠字論文時時主文者以忠字不通命題君書

聞尋老寸從容到惜得新書次第鈔足跡久荒書已散思

量何異水中泡

去歲乍繡詩傳了今春又為禮經勞憶君獨坐殘燈夜不

省丹黃去兩豪

憐君阿鵲嫁來時聞道疏簾對奕棋此日總惟燈影下紙

錢煙盡哭孤兒

建南蘭種等身高障惜春風不憚勞豈料今年花發日便

拋牆下伴蓬蒿

九泉無處訴相思昨夜魂交夢見之共讀哭君詩半紙兩

行老淚一時垂

老思舊事心應痛病覺秋深漏漸遲我較君年多一半定

知相別不多時

鴻之密。還精邪。秘薄何多。調與西。卻卷章。墨跡而後也。

宵中隱几忽夢陸子索詩感而賦此十首

衡珩半泥柱又此有才子名一邱何人臨風細數平生事知君
夢人未日知○年華何事不夏天立意還愁鐵不堅不見口口
身便死如君含恨向黃泉○偶來珠跡年湖東卻恨潘
暎當年半空猶記前身捧淚別舟行面一痕花風雨北湖南深
○讀此說劍德之非說真時底本可倚襟記空弓瓦甌歸西郊
跋為熱仁慶○是未狂似少年時百到為人憐不辭猶記与君歡
飲情事余將病寂深危○青衫一領人人着欲換口口君使

解枕枕式得。夜夢。日邊提馬字。海文曉。明王右軍云。夢中見遠近不
能忘。此等事。
○聞者。若昔從武。惜止。沙書決策。勿忘故久。
先言已散。是是何美。以中。○去歲。午。滿清傳了。今春又為難。
行。醫。治。身。強。生。滋。燈。夜。不。省。月。黃。古。雨。在。會。○漢。名。阿。摩。斯。身。極。
永。時。同。通。疏。氣。思。時。哭。碑。此。月。空。樓。灯。下。淚。銀。烟。衣。孤。兒。
○運。而。前。桂。寺。身。高。障。借。香。風。不。任。雙。蓮。知。今年底。成。出。
走。地。海。下。作。遊。童。○九。泉。寺。正。祈。相。思。昨夜。魂。交。夢。月。之。無。
續。哭。若。情。事。常。兩。行。老。淚。一時。垂。○老。恩。亦。善。心。公。悔。病。免。
新。集。編。卷。三。○所。費。各。年。一。半。定。刑。相。與。示。多。時。

耳鳴集十四卷

〔清〕王邦畿撰

清初古厚堂刻本

中山圖書館藏

以上原缺

蓋之席余雖不出詩
天而後世有見況作之
詩者又將以余為知詩
也自來以降詩人好名

而務博性、諸體皆能
而皆求其臻妙法於集
句五言律詩此種絕
少摩詰則富矣備矣
然王孟並稱當時無異
詞子載而下亦未有敘
易置者譬之置玉於左
置珠於右也珠玉並寶

之六小其相生遠矣能
世必無因玉而收珠者
何也珠收不與玉較大
小於尺寸之間也余於
說作大推近體蓋意者
妙子莫之依法然亦
曰賦詩何必多性之凌
能謝人惠不能凌能

耳少程可傳則說作
之清上為過多矣以能
有造類自文更而好
不與一事其為人多情
而靜每持歌謠而求
露蓋自能得於人之
庫宣以來自定他盡不
求同達問與時浮沉不

得老氏之三寶以善其身
其用庶幾非子多而後
寡者余之自失之也獨
以其詩也

庫子秋八月朔庶餘

今新題於武卷



自序

耳自鳴也耳自聽也孰與汝聽之人有不自知
其為耳鳴也者殷之然如雷也以為雷也蓬
然如鼓也以為鼓也且以天下皆為雷也鼓也
詢之人固有聽者予之詩亦若是則已矣十年
以前失去不復存十年以後刪去不敢存其或
托微辭以自見亦自聽之人不得而聽也又何
必存人曰耳之鳴也不可聽也舉天下之人告
以耳鳴莫不默喻其所以然者不以耳聽以心
聽也予然之僅存一二或以待天下有心人

嶺南王邦畿自序



耳鳴集

廣東省
中國書

藏

南海王邦畿撰

擬樂府

朱鷺

朱鷺驚而朱匪路路諸鷺于飛世之儀鷺集鼓
威九土鷺不之予朱鷺路朱獨何歟

思悲翁

思悲翁譬如龍興雲雨下土功雷霹靂蛟鱗息

古學堂

電光燦燦開鏡隙夜以旦朝以夕駕長虹遊八
極

艾如張

艾而張羅羅如何我主壽田穀多有雀有雀山
之阿自歌自舞不爾羅黃金百斤珍重爾心

上之回

上之回於鑠哉行雲車行雷克膺上帝命關
蒿萊歷酒泉揚武威歸我燕支山登我黃金臺

左手鳥右手兔王帛車書一九土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海水西思君如驛騎晝夜不停蹄
懷中金叵羅飾以白玉歌道遠當奈何當奈何
付之大海波從今已往勿復唱歌歌聲不能遇
兄嫂耳裏謂我爲如何伊那阿鯉魚蓰蓰晨風
多黃鵠高飛避網羅

上邪

王覽作

上邪予其天於何而舍旃東之西南之北泰山
高高滄海淵淵晦之期星微微於昭思不可離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河水濁公曰渡河匪公獨衆惟人公
惟獨公無渡河公躑躅河之曲

擬樂府

南海王邦畿撰

四言

戊子歌

歲維戊子月建乙卯饑饉爲災多食不飽當胃
腕間如虛若燥小婦不量多病又惱薪貴于玉
人賤于畜一豕萬錢一妾斗粟見于陌者藤形
躓足路有死人白茅不束濯濯者山明星粲粲
鼠竄朝夕供殮雖則供殮猶怒不繁束刀入市
奪民之食駕言行邁擄民供役千里不飯中道
絕息娥娥者粧羅列成行幾微失意飲劍以亡
或撻未死逐出路傍見者吞泣不敢匿藏莫高
匪山莫卑匪履行行必有終止民之憔悴
莫甚於此哀哀蒼天亂何時已

擬樂府

南海王邦畿撰

君子行

蟻居識海水雀巢識天風陰陽豈無端胡昧處
其中君子防未然舍世求其躬世嶮君子夷世
競君子慵世刻君子仁世慢君子恭世諛君子
直世迫君子容光明以爲懷疑似避若鋒富貴
不爲榮貧賤不爲窮先已而後人尤梅何繇叢
結客少年場
白鼻赤華弭朱膺飾玉鉤結客少年場騁輕
九州手持古匕首笑指秦王頭胸中無難事輒
許人報讐感激匪受恩所志恥封侯相逢都市
間脫贈千金裘恍懔不使酒清醒雄雙眸厭棄
易水歌悲酸非壯猶

擬樂府

南海王邦畿撰

燕歌行

天氣肅肅霜氣深草木黃落日白沉鳳皇不鳴
朱絲琴君行不還傷人心四時疾轉無停鍼鴛
鴦刺繡成錦衾鴛鴦不棲遠樹林林風吹有南
北音諒君不是邊地塵胡爲一飛不可尋諒君
不是邊地城胡爲一立不移形北雲冉冉南雲
王說作人 卷七言

升安得撞面肝腸冰

淮南篇

淮南王好神僊輕薄千歲少萬年水晶屏風珍
珠簾日火不生光見天光見天游天衢天衢鬱
登天中樞青鸞白鳳鳴區區桑田滄海隙日塵
須臾變化成昔今成昔今貴明達求僊不求至
仙伯願乘雲氣游九州九州遠大心無憂

白紵辭

滿天明月花欲光朱顏綺陌草欲香歌聲婉轉
夜何良千尺高竹來鳳皇翩翩雙袖金鳳翔抑
之不下高不昂白雲爲衣水爲裳流盼忽及心
不忘佳人變化何太神光華軟玉能屈信盈盈
獨立如停雲胡然疾轉如輕輪明珠十乘夜照
人桃花李花當青春嘉賓滿座酒滿罇今日之
樂難具陳

前有一罇酒行

王說作人

卷七言

前有一尊酒後無千歲憂何用求神仙神仙恒
此求神仙壽我我壽賓坐中飲客皆千春陰陽
日日好日辰太門有斗車有輪宜爾子孫無天
貧所在上位皆仁人

王明君

金殿月出白日匿獸香齧斷鸞雛泣祖龍痛飲
老龜瀝赤氣騰騰水不濕誰家有女不嫁人漢
宮減損蘭蕙春妖虹凝結蛾眉顰画屏冷落如

凍雲紅顏不識天子面願嫁單于詣便殿覩粧
亭亭却團扇丹青要使人人見翡翠電閃繡櫳
開銀箏橫橫臨高臺鳳凰叫笑何時回吳蠶蜀
桐徒夜哀毛生暗啞面目黑短項瘦倚寒驢立
錦光鏡影排雲日始詈黃金賤于笠北風如刀
刮面寒桃花血漬琵琶癡欲彈不彈聲闌漫黃
沙浩浩碧草乾紅旗翻翻赤毳索馬蹄踏踏樂
音窄舊地一聲嚇魂魄衆中突出乘龍客

王說作

擬古七言

三

海天謠

海視天連天配合雲相連天視海宮宵冥冥一
句水天高海深雲升水沉

海上謠

東方日升西方日落晶晶森森不可量度西方
日落東方日升光光滿滿有如鏡平仙人飲酒
鏡光裏西請王母東請洛妃仙人來鏡光紫大
赤腳行實地

耳鳴集

嶺南王邦畿撰

七言古一

海市歌

虹蜺駕海海市開海人騎馬海市來白玉板閣
黃金臺以寶易寶不易財驪龍之珠大於斗透
徹光芒懸馬首若將海寶擲人間小者亦能亡
築紂海上市人非世人東風皎潔梨花春海市
王說作 七古一

古厚堂

人服非世服龍文象眼鮫綃幅海市人事非世
事至寶不妨輕相示市翁之老不知年提籃直
立海市前籃中雞子如日紫要換市姑真龍子
龍子入海雲雨興九州之大無炎蒸

歌體詞

美人平地飛上天美人顏色光逾鮮春風樹杪
生綠煙直欲飛到明月邊顏色不可抑勝心不
可敵持此青琅玕贈之游八極八極游人久立

馬彩鳳盤空不肯下

扶胥觀日出歌

眼前墨漆天地開天地開紅日來扶胥客臨高
臺高臺俯仰一萬里硃砂潭照半天紫紫氣瞳
瞳大海中乾坤人事尚冥濛吸得光華入肺腑
波間萬尾金龍舞

日本刀

日本刀光離離雜入中國外國悲日本刀初鑄
王說作 七古一

二

時斬牛殺馬延刀師刀師鑄刀星辰沉大海水
落沙陰陰鑄刀埋地澆人血出刀歷月兩圓缺
斬牛殺馬養刀神分明寶刀試殺人將刀藏入
死人腹太白經天鬼神哭北風刀氣腥南風刀
氣青曾佐帝王子殺人奪人城殺人論功不及
刀寶刀爾亦空徒勞風乾人耳壹百斤爲君致
謝日本人

猿聲歌

空山水碧樹欲折地老天荒絕人跡猿聲一聲
如叫人悽悽惻惻勾心魂悽悽惻惻林雨落黑
雲白雲相角角古洞陰巖聲應聲怪石危立如
人形

羅浮蝴蝶歌

羅浮蝴蝶翼如箕彩雲晴日向天飛錦光金色
相離披盛世文章僊人姿蝴蝶雙飛如鳳皇僊
人騎入道士房房中誕育鳳皇子四百山頭山
王說作

七古一

三

氣紫當日僊人是甚人王孫帝女秦樓春

千僧飯鑊歌

千僧飯鑊何年鑄想見千僧同住處飯熟堂前
鐘板鳴千僧同飯不聞聲土城四圍金凸凹一
陰一陽天地立天地盈虛視日輪大口大腹如
福人水火不交幾百紀聖人死去吟域起浮雲
不會殿角風長廊寂莫花繡紅

烏金千佛塢歌

王城城西金火流金星火星相聚謀火自燒火
金燒金乾坤日月星辰沉金枯火絕混沌死獸
蹄鳥跡盜賊起幕地擁出金芙蓉芙蓉花上灌
頂紅四方四角角稜稜四方方界如画屏一級
七級高幾丈氣勢排空不可量東西南北坐至
仁至仁約略千餘人莊嚴七寶金架紫黃金照
我如日華大光明裏人稽首生人智慧大能久
當時皇帝奔上天至今碑記大漢年眼觀海水

望復竭饑鳥不啄西山鐵

菩提樹歌

菩提樹葉青有煙菩提樹葉響入天菩提樹來
西域船菩提樹種古佛邊菩提樹在聖人先聖
人已去千餘年

水陸道場祭幽歌

白日墮落山氣腥黑雲颯沓海氣凝老僧法力
開幽冥天壇之上位之中蓮花佛頂六角紅古

銅鈴鈴聲吽吽吽吽呪語不可議上徹九天下
九地地上死人地下生嗜慾飲食如生平老僧
觀水天雨雨老僧觀藥天雨乳老僧觀日天與
光老僧觀花天與香盤桃千顆生火廠香黍如
珠饒丘山老僧悲鬼子啼老僧喜鬼子嬉老僧
穆穆鬼子肅百寶光明透重獄南無接引阿彌
陀昔時鬼少今鬼多昔時鬼子多白頭今時鬼
子多缺頭缺頭持頭來持頭續頭去老僧指向

王龍作

七古一

五

鬼子陳眼前黑面是仁人

颶風歌

海上有風名颶風颶風一作田野空力能飛萬
斤之石板忽而拔數畝之古榕東西南北無定
踪左旋右轉如颶龍龍潛於海底虎竄於山中
伏氣屏息不敢明聰人言此風是恠風主人恚
與借雷公雷聲起颶風止清還之天寧還之地
雷公怒息而色喜主人揖送河之涘

採茶歌

南山有田不種桑南山有地不種羊南山有女
不縫裳女兒七歲學採茶採茶換得金蝦蟆蝦
蟆趯趯背光濕飛作金釵鬢邊立大姑小姑相
懼呼提筐戴笠日未晡春風冉冉吹百草今朝
不採明朝老蠶女賢茶女賢火雲生火燒目前
解得目前渴南山山雨來屋角

繰絲歌

東方白雲月欲光西窓美人思欲長思欲長憂
絲短年年繰絲絲不斷不斷絲斷何時雁落水
箭落地一年一度眠蠶死綺羅輕薄陌上春風
光誰念繰絲人

蚯蚓歌

蚯蚓鳴天氣清蚯蚓伏天氣濁汝處何卑汝躬
何微漸漸灘灘夫何變化而神奇

辟兵符歌

刻燭行 并序

冬夜雨中與岑梵則侄震生集梁芝五
西園草堂燒燭論詩遂動詩興因刻燭
而成作刻燭行

刻燭囑莫速刻燭速爾囑爾停嘉爾淑爾速晉
爾毒毒莫毒乎文人文一褒一貶能殺人淑莫
淑乎文人心一哀一樂任天真真偽不難欺幽
獨幽獨反難欺此燭天下無心有心毒天下有

九

七古一

九

心志由心相與如絲如縷如金如玉如
千如萬如離離中有與人真金冠披紫衣端
坐日月光華裏不知出在何時馳驅四座發妙
思語塞毗裂裂兩眉約束如大將行師三令五
申斬頭截耳日中爲期疾風驟雨筆淋漓怒雷
霹靂電奔馳詩成燭在不燭晉燭嘉燭燭不
知朗誦一遍燭聽之深夜詩成不可讀寒風易
動鬼神哭馬行海舟行階截竹截竹陰陽六爾

絲不抽明朝續

放鷹行

鷹鷹鷹在天天天天鷹在人臂及人肩致鷹匪
易致可憐健兒三五騎馬入人鄉鄉長沿門釀
人錢朝供殮暮供眠張羅羅鷹不於僻處於邨
前大路直如弦行人却走無塵煙不知者向前
縛住吃苦鞭迫令去上天招鷹飛下田鷹離人
地可萬丈鷹不貪不投網獲鷹鷹悍不就養眼

王銳作

七古一

十

時直射天雲上金索繫鷹如囚人棄置不顧兩
日辰鷹饑鷹向人割肉呼鷹食習熟如感恩鷹
漸忘機良辰吉日教鷹飛初放鷹飛十步一呼
之鷹聽人呼之二十步三十步四十步五十步至百
步教鷹如初時鷹如人意主人喜護之如珍愛
如子晴日晴日鳥雀躍主人奉鷹出北郭放鷹
飛喙雀爪如錐嘴如鑿但聞雀聲一聲血雨滴
毛雨落群雀高飛避鷹鷹得虐名人得樂

苦役行

昔日苦征役迺是耳聞之今日苦征役迺是親見之昔時役苦猶可聞今時役苦不可陳陳之不能罄苦辛陳之有耳不汝聞陳之又恐長吏嗔人寧犯虎勿犯吏猛虎殺人人立死長吏殺人不得死上懸于天下踏實地長吏徵夫直入庭長吏徵夫不容停一戶一月凡三徵二戶男成丁一丁上寫年歲五十零紫膛面色今黃青

王澍

七古一

上

脚氣浮腫心不寧只得出門赴王程回頭低向役婦陳十家爲甲五爲隣不得脫身不敢脫身恐貽汝禍并他人前日畜雞畜至今鄉秤會秤重二觔賣之可得銀六分此雞與汝辦米薪薪難婦採役難夫代哀哉先哲言難保誰在誰不在

耳鳴集

嶺南王邦畿撰

五言律一

省先府君墓

芳華發古木
穉鳥鳴朝林
自有生身處
曾無報本心
水流山路暗
雲過石堂陰
認得碑題在
其如春草深

說作集

五律一

江邨失道

獨行山日落
煙霧障平原
前路踟躕處
歸林鳥雀喧
路邊方拱立
田父爲予言
更自過雲谷
松

送胡二月

慨然成獨往
惆悵別離顏
秋水伊人夢
斜陽遠處山
一庭霜盡落
千里雁初還
予亦動歸興
爲園十畝間

春郊

閉門日以久
出郭尚鳴鶯
爲愛清溪色
春風綠草生
雲低滄海樹
潮上夕陽城
何處山中叟
猶聞伐木聲

寒食

出門春已半
荒草綠平原
細雨石橋路
東風寒食村
遠煙濃樹色
流水澹苔痕
誰識當年恨
飄零杜宇魂

王說作集

五律一

與崔千上吳幼更訪張抵之別業

僻徑當深樹
衡門帶晚煙
菊殘初臘雪
香煖小寒天
古意誰將復
幽懷世莫傳
隱居樂朋好
容易過年年

爲圃

未農先學圃
編槿復誅茅
乞得瓜壺種
忙乘春夏交
旣滋天雨露
莫問地肥磽
笑共家人語
秋來滿素庖

秋雨懷山中人

葭莢日以長，裊裊在中阿。之子何爲者，秋來不
我過。雁聲悲遠陌，雲氣暗長河。好護山中桂，今
年風雨多。

冬朝訪謝氏園林時主人未起留題壁間
積雨解重霄，行尋赴蚤朝。寒林愛初日，扶杖過
危橋。梅影無遺葉，溪流有剩潮。向南亭子上，高
掛道人瓢。

王冕作集

五律一

三

訪岑梵則藍田道中書事

曉起雨初停，藍輿出遠坵。曝晴鳩喙立，水鶴
觀形路。扶楊花白，棚垂瓠蒂青。望深村樹裏，漸
見故人亭。

西風颯然至

西風颯然至，瑟瑟入長林。木落水流處，孤舟明
月心。美人歛顏色，遊子罷瑤琴。珍重平生意，前
溪霜雪深。

上巳社集

花落青尊下，禽鳴綠樹巔。相逢上巳日，却憶永
和年。野草留春色，垂楊帶夕煙。靈襟如可濯，一
醉莫徒然。

春社與田父飲酒古榕樹下

燕至知春社，魚浮識海風。數間茅屋裏，半畝綠
陰中。酌酒敦時序，爲農問老翁。不知今夜雨，遲
否及田功。

王冕作集

五律一

四

客夜

日落客心驚，天風古木鳴。虛堂昏野色，深巷到
溪聲。人歸初斂星，河影漸明。踟躕今夜夢，何
以度層城。

秋夜

未得平情學，年來積感深。靜中知肺病，夜半喜
秋霖。竹響搖清夢，蘭香披素襟。明朝拉朋好，高
躡北山岑。

留別

落日荒郊遠高天古渡寒未潮先候信有酒且
同歡水白漁燈濕霜黃海氣乾鄉心與朋好去
住兩情難

寄懷頤修山品二關主

關門從惜別茅屋自爲扃山靄分雙樹春風共
一亭鶴歸潮海白鳩喚竹林青東望殊清切橫
嶺示夜星

王說作集

五律一

夜歸

不覺歸來夜夜深寒氣增風飄前屋瓦鼠齧後
山藤欲落上弦月猶存亡婦燈垂簾就襟枕竟
夕寐無能

擁被

擁被貪餘煖香梅凍懶看考詩心自苦却病體
能安鳥喚山門曉魚潛石井寒此時廬嶽頂茅
屋雪漫漫

客中七夕

旅懷初就館掃石且高歌今夕果何夕樹間露
氣多短牆臨古岍曲徑覆長蘿自笑同牛女年
年一渡河

山居

曉起竹林青憑高一草亭文禽多慧語選石半
奇形井水澆牙菜山花插膽瓶東籬新甲拆朝
日示全經

王說作集

五律一

附

又

高居若天外茅屋不勞扃避石松形古當泉竹
脚青蟲聲秋入戶山色晚宜亭更自聞寒籟林
僧夜教經

聽人彈琴送馮別駕堯年

別酒難稱聖清微易入神莫將今夕意寄向此
中陳流水通真性微辭待解人月沉風正起大
路果何遵

春夜陳郢山過宿禪房

喜君慰岑寂日夕過禪林
暗火分金性明燈共此心
泉香山井遠詩語竹堂深
新草多遺我春宵寒更吟

留別曾自昭徐聖甫

天光村鳥鳴客子動歸情
海月終辭夜山雲尚在楹
殷勤圖後會勉強就前程
珍重同窓友勞生亦太輕

王說作集

五律一

七

半峰初還會後却簡

別去夢徒勞歸來首重搔
行藏心事苦形影歲時高
熱淚寄清磬寒吟倚敝袍
今宵能過我徹夜焚蘭膏

太息

可爲長太息行止亦何因
葉落猶爲客詩成不似人
雨歸松徑暮月照草堂新
一讀尼山論狂歌逸逸民

獨夜

起坐不成寐冥冥夜未分
一燈微有影四壁悄無聞
荳架斜留月魚池下過雲
個中宜記著心緒未能文

雷峰寺

望水幽情愜逢山笑口開
悔將經歲別喜及蚤春來
好鳥語高樹晴雲照落梅
無煩修淨土是處迥無埃

王說作集

五律一

八

其二

勞生多可憐於此得清緣
竹屋人心直蒲團佛語圓
海潮魚聽法松樹鶴生天
相對此朝夕禪心亦渺然

其三

雲林多逸興春色好登臺
海氣時疑雨山形隱似雷
竹分閒地種池擬向門開
日暮高松頂西方之鳥回

其四

古寺石橋邊橋邊種水綿三春花正發一樹火
初然欲問此何世相看不記年夕陽鐘磬起梵
語出諸天

送呂梅實還閩中

送君南浦月歸去武夷西遠水微分岼流雲不
住溪久居相見慣忽別倍情悽慰我相思處山
中有舊題

王說作集

五集一

九

酬歐陽三一較先府君遺草見寄

片雲留雨色夜半作江聲文定當年價書傳後
世名庭聞詩禮訓交見死生情寂寞對明燭悄
然風暗生

喜岑克疇生孫及子舉茂才

四十不言老丹榮美在躬塔前稱有子堂上儼
成翁俯仰十年事乾坤一咲中無爲委兒輩崇
德及春風

贈道者

於世能無累此身得自閒問年多不答垂釣久
空還放鶴飛前浦同人上後山有時專寂默跏
坐竹林間

秋夜宿張過菴宅兼懷陸舍人

溪城吹畫角明月照高旻何幸當吾世猶能見
此人文章原性命朋友亦天倫酌酒歡今夕懷
弟情更真

王說作集

五集一

十

答光公羅浮見寄

江城當細雨接得遠來書頂禮開緘讀言詩直
起予山川勞夢寐契濶費居諸豈不羨飛鳥乘
風獨不如

所思

明月迥清霄登高屬望遙鳥驚秋落水雲動夜
生潮松檟吳宮冷芙蓉楚澤凋所思隔江水何
以報瓊瑤

耳鳴集

嶺南王邦畿撰

五言律二

陪陶使君暨諸公遊海幢寺擬呈空和尚
地勢趨江出天風接海迴林棲真性命潮長幻
樓臺萬象呈心印群公作賦才幾時開白社陶
令復能來

王分作集

五律二

送別

明月終長夜前途始此亭天嘶雞口白竹逗客
心青流水難教住颶風不暫停那堪離別處宿
酒已全醒

寄懷張百洪

閉門岑寂甚高望寄遐思短棹從經別長吟到
此時荷香圓有影桐樹直無枝一試聽鳴鶴林
中子和之

詠月

盛處應持滿微時望欲圓鏡光藏晦夕桂影照
晴天繼日能明夜分時用紀年繁星猶避迹燿
火豈堪然

客艇

客艇同朝至松門獨夜開窓虛新月入病去故
人來別語長難盡詩情迫易裁不勞今夕夢辛
苦過高臺

王分作集

五律二

奉寄天然和尚

一自違師後于今兩載餘暮雲頻有夢春雁久
無書傍寺參方丈逢人問起居得聞佳勝處棲
息愛吾廬

海幢寺

離城呼小艇隔岸過禪林背地山形小當門海
氣深鶴歸雲有夢松去月無心對此清閒意寧
忘長者金

昨日

昨日春初至今朝鳥盡鳴以茲生物意寧不感
人情歲月忙中過憂思靜裏生無爲覽明鏡形
影太分明

又

昨日白露降今朝鴻雁鳴人能重出處誰敢背
時情田上禾皆熟林端葉漸輕自當乘兩屐拱
手謝時名

王

五律二

五

五

借居禪林陶昭輯過訪

守寂養天倪禪林此借棲古堂深背北大路直
朝西好事晴相過行人雨欲稽低頭留一宿簷
燕已歸齊

春夜月

暖入南風正晴光此夕過山堂高望處潮路細
明河好景春逢少閒人夜會多茲焉誰忍寐鐘
盡尚吟哦

喻法師祈雨悉驗

三月雲霓望今朝雨澤傾祈求憑呪力感激盡
精誠枉礎沾雲氣堂堦滴水聲上天生物意於
此復多情

雨歇

一雨歇平林虛庭生夕陰淺涼初適體明月最
宜心野鶴安恬夢山蟲善苦吟西峰有高士契
濶到于今

作集

五律二

四

送潘浣先之官

此際敬行邁深情怨別離家宜諸弟壯仕有爲
貧時高舉人皆仰小官何足卑山松如起興寧
不美人思

訪友人村居

高樹出村煙行行近箇邊沿涯潮路濕入巷竹
門偏晚飯纔當熟時魚正值鮮不堪重復計離
月幾回圓

眼熱

成仙真不易無病且將難近得眼中熱知爲火
在肝市分桃核散人惠菊花乾只着關門坐唏
噓靜五官

客中送徐聖甫

客舍難爲夜人情易感秋江城懷風昔風雨重
衿裯文在仁堪輔心同道可謀更愁今夕盡明
發送行舟

王作集

五律二

訪馮詔生村居留飲弟子學堂醉而成賦
休麓雨初輕東風恣野情竹生流水處人聽讀
書聲子弟皆能學先生擅令名令子心已醉况
復酒尊傾

寄閒自

清風生淨几明月照虛齋有夢皆能語無書可
寄懷高花紅映石細草綠盈堦遙憶文心暇園
亭漸次佳

石公房羅中謙至

竹院茶初熟虛堂客正宜老僧出定後居士得
閒時樹影圓清晝牆光漾綠池幾時東海去一
試把情移

答人

近況勞相問微言答筆閒拙鳩無已屋野鹿有
僧山開牖教雲去開簾待月還幾時攜杖笠一
扣竹林關

王作集

五律二

喜雨

江城三月雨海國萬家春對此困窮日感茲天
地仁農夫炊午黍播種及佳辰予亦愛予圃扶
籬豆葉新

雨中喜馬澹河過訪

憂時心氣病幾日未能平對雨止繁想聽鴻憶
寄聲何期之子過漸愛野煙輕爲寫寒山色疎
林細雨情

石磻

空山振孤響十里聽秋聲
葉落青天色風多古陌
情行行山口近磊磊石
頭鳴一漱寒溪水肝脾
冷欲輕

出門

昨日方還里今朝又出門
饑寒能迫我辛苦復何
言疲馬斜陽路深煙遠
樹村不勞人重問芳草
識王孫

王說作集

五律二

七

西樵

望望樵西上微微石徑斜
高山流水處深樹野人
家秋草新行路雲林舊
種茶近聞彭澤宰止酒
入煙霞

雷峰道中口號自呈

落日誰爲侶長途祇有君
遠鐘寒帶雨近水暮穿
雲草坦潮平合秧田路
細分一燈在林麓歸鵲
已聲聞

下山留別陳元孝

下山尋舊路曲徑隱微林
後會何曾定離居重此
心天光雲氣淺秋色野
情深十里聞流水高山
思素琴

懷英卓今

長天發遙思白露下空堦
近況應何似秋風料得
佳商金清肺氣寒水感
人懷竹杪看明月茲情
誰爲排

王說作集

五律二

薛劍公書齋

傍宅餘三畝藏書尚一坵
地中分水正屋角引門
幽鳥語來初日山形入
小樓坐深愜懷抱庭草
自忘憂

與饒郡丞雲師

時還海初還

瀕海連年夢風波昨日還
人經離亂後老向鬢毛
間往事看流水生涯且
住山何時共林麓風雨
一燈閒

新秋

不畏炎蒸苦明河欲近秋屏思坐深夜爽氣襲
重樓城郭砧初動山庭果未收橋邊有織女延
佇待牽牛

石門晨渡

鄉關知不遠漸見石門煙曙色寒山外秋風古
渡前潮聲歸曲海流水入平田便欲呼漁父蘆
中人尚眠

王說作集

五律二

雨中書情

涼風生薄暮弱質適單衣水菜英初長山禽影
未歸雨深群響亂煙暝一燈微爲語園中叟無
勞更息機

生子

行年二十九臘月始生兒旱色含新雨春風灌
舊枝閨人呼犬子掌夢叶熊時對此劬勞意親
恩無盡期

送岑克圖刈稻東安

問子去何邊清江欲放船言從西岸口遙指東
安田里社子年聖農桑五畝賢有懷沮溺傳期
共犁雲煙

東徐聖甫兼寄會自昭

蚤春從一別別緒近何如昨日聞人語喜君能
讀書延年遵服氣過夏善防虛一爲呼曾子新
詩祈寄予

王說作集

五律二

隨諸公侍食方丈

山葉乾殘臘溪潮歇暮煙法王念寒夜賜食明
燈前洗鉢石橋下風爐竹院邊尋常今夕意客
易世人傳

南村訪孔文彥

行路不辭遠來尋高隱賢水田村舍外書屋木
橋邊好學寧知老謀生總付天祝君今夕酒生
子定明年

耳鳴集

嶺南王邦畿撰

五言律三

閒居

古樹依山麓芳華綴翠藤夕陽當晚眺春色在
晨興幽獨清於水頭顧野似僧忽聞孤鶴唳聲
出白雲層

王謫作集

五律三

二

登眺有閒身江山喜報春曉雲多勝事晴日是
佳辰惠杖銘朋義肩輿倩僕仁更須乘日蚤前
去訪詩人

三

甘分無他想安心草澤間暮雲多過水晴鳥不
歸山五福惟求壽千金只買閒友人相勸勉呼
吸守玄關

四

地卑山氣濕海濶夏雲生橘袖皆垂實菱荷漸
有名恣行蒲履便宜暑葛衣輕猶愛無驚怖親
人稚鳥鳴

五

中歲閒難得晴天興可乘引懷雲幾片扶倦酒
三升齋日尋山菜朋時摘水菱人生貴行樂不
敢羨名稱

王謫

五律三

六

野情虛占地懶性實由天經夏少出戶新涼多
愛眠夕陽斜帶雨衰柳動鳴蟬近得居心法南
華第一篇

七

園荒露正濃人絕往來蹤甘蕉除秋熱新梨可
晚供草間鳴蟋蟀江上落芙蓉漸覺無忙事生
涯好是慵

八

開林收落葉掃石好焚香鴻雁鳴山背鷗鷺立
海傍地虛秋漸白禾實日初黃猶幸同心友相
逢鬢未霜

九

閒亭聊一望遠訊隔松杉寡悔身將隱逢人口
欲緘雲踪風自北山影日行南擬著梅花處依
崖結一菴

王說作集

五律三

十

苟且安居止依林屋一間竹鐙寒有談松徑夜
無關身賤神明貴家貧夢寐閒明朝踐朋約策
杖過前山

十一

草堂自高坐觀世若爲情林鳥無休語溪潮有
歇聲性靈初自適習氣未能清暫且忘思慮焚
香禮佛名

對基

碁子最分明明窓多勝情停思深料敵得手始
聞聲賢起群居懶閒歸一念併終傷離亂後心
息戰爭名

對酒

美酒酌金卮垂楊夕照時相逢須盡醉得趣在
無知阮籍猶稱慎陶潛別有思斯人殊踟躕難
與聽黃鸝

王說作集

五律三

對山

鎮日無人事憑高對遠峰性宜孤品格心愛靜
儀容流水明朝日棲禪響晚鐘定當攜素友結
屋近長松

對月

好月宜高望爲情正獨醒關河水世界樓閣水
精靈雙樹先秋白孤峰後夜青幾宵明鏡裏猶
得鑑心形

對琴

愛極不開絲精神象外癡月高方有興風起忽
無辭良友死將盡此心誰復知何如罷絃索高
掛在東籬

對影

所親惟是汝真有古人風貧賤不相失悲歡常
與同微霜朝鏡裏明月寺垣東頗喜年來事無
慚清夜中

遣懷

茅屋長山脚微吟淺水邊惡懷隨日遣好事讓
人先蔬食存心地芒難任性天但能無所累不
敢慕神仙

移居

偶過江邊路西風岼上生因貪山水趣遂有住
居情細草秋心綠長松暮氣清卜居在深巷庭
月向南明

壽活殘子

不惑君能否時年與聖同命長多病後心貴寡
營中喜睡天成懶扶筇世擬翁明年丹藥熟行
步快如風

訶林元旦

屋背春鳩鳴虛堂曉日清莊嚴千佛墻錦繡百
蠻城瑞氣占雲影塵心了梵聲愛閒當戶立梅
樹葉初成

王說

五律三

新懷鳥語先春變詩情向曉佳鞠躬過堂位隨
衆禮清齋

訪屈宗岷村居

火煙官路近村舍故人文喜爾兒童大慚予稱
謂尊山川一隔絕離別幾寒暄愛客情何甚饒
然載簋飧

周還梅邊上草堂

晴色愛春風桃花映竹紅閒門長日開流水小
橋通城勢如屏立堂形似画中如何人境裏心
與住山同

客中立春示從弟元聲

不共飲春酒由來八九年流離人易老勉勵語
宜先且繼先人業聊耕南畝田毋爲學輕薄言
行棄前賢

五律三

喜雨時陳元孝兄過

受客開蓬牖憂時重雨天積思同望歲良會若
逢年醉眼心存正醒脾語喜偏何啻久離別榻
影令虛懸

次韻訓陳大見寄

遠樹疑黃竹晴雲見白沙會因離亂減情以歲
時加春色渾無賴生涯未有家故人書訊至昨
夜報燈花

上元日懷莫思微

上元逢令誕稽首倍情親下士能聞道衆生常
苦貧生今酬夙業處古愛斯人且看池邊草青
回此日春

積雨自公至因詢眉上人近况

聞道清明暗今年雨水多人情方屏跡策杖獨
相過久別衣裳易微言氣息和因詢同隱友春
事近如何

五律三

送薛大中還高涼

君還何太速惆悵綠楊邊斗酒不成醉長江已
放船前言應重念後會在何年聞道茲州好心
駭古陌煙

接雲初架屋種竹未成關與子聽流水移予欲
住山天長荒草外人在小橋間何處飄梧葉秋
風昨夜還

再送王麓曾

何忍今朝別，囑君更得知音書。南望處，鴻雁北來時。萬事惟珍重，一心可再思。茲言休棄置，愚者聖人師。

聽潮

寂默無聞地，潮來忽有聲。亦能駭視聽，終覺壯心情。於世常存信，爲人類不平。廣陵空見說，何似此分明。

五律

五律

九

賦得清風松下來

懷想孟公趣，清風松下來。開襟危坐石，高興暢啣杯。野韻聞流水，餘花落古臺。斯人不可見，聊向大夫哀。

上元夜和江方伯

春宵愛晴暖，燈火燦然明。南國行春地，東風遊子情。高門珠翠貴，小袖舞衫輕。鐵騎馳橫道，書生膽欲驚。

客行

黯黯初春雨，迢迢薄暮天。客行臨斷岸，招手隔江船。曠野渺無際，孤村近有煙。欲投高士宅，須更過前田。

五日岑克昌家宴招予

嘉樹雲初午，開尊艾酒甘。右軍孫正兩，萬石子方三。首坐推予客，通家洽笑談。而翁殊健蓬，養醉斃斃。

王說作集

五律

十

夏夜

入夏苦炎熱，神昏體氣疲。忽然臨素月，動我無窮思。清影垂楊下，涼風靜夜時。無人共幽賞，天際渺何期。

與慕真軒主人

愛君有深樹，日夕坐其中。草木已初夏，園林尚北風。海田煙霧綠，窯火水雲紅。大地茫茫裏，曾聞我與公。

耳鳴集

嶺南王邦畿撰

焚餘草

五言律四

夏日陪饒座主石航何給事紫屏遊

廐氏園亭

入林辭滌暑近水納輕涼
苔蘚染新綠芙蓉佩
晚香雲開北郭路雷殷南山陽
日暮從歸騎清芬不可忘

王說

焚餘

送歐陽韓仲應召參軍

一官何足慕報國敢辭勞
主事至今日英雄拂
寶刀潮生南海濶霜落北風高
夕照河橋上悲歌領濁漕

禪院小除與莫思微

雲林日已暮鐘鼓忽喧喧
燈火酬司命文書祝
至尊隨人分供果知已聚閒言
莫憶前時事風寒鼻易酸

送友人

江上路迢迢風行駿馬驕
梅花猶剩雪春色半
歸潮酌酒勸君飲送君過板橋
莫愁前浦月報國在今朝

臥病西林聞警有賦

離亂家何在憂時病轉親
一身泊異縣入口寄
同人支夜惟高枕聞鐘亦愴神
嚴城明月裏獨對野塘春

王說

焚餘

丙戌臘末

風寒草木長陌動煙塵草
野知今日飄然愧
古人此心空有淚對面向誰陳
厭茅城邊柳春來葉又新

丁亥初春重遊甘竹中途留密岑六

涉草露猶濕開林風尚寒
依然前日路春色不
同看隔岸江聲遠荒村夕照殘
忙投故人宿沽酒暫爲歡

丁亥莫春有懷

一自煙塵後親知音信稀出門芳草綠閉戶梨花飛古道行人絕長城飲馬肥臨風倍惆悵何處送春歸

往役

海門初報警城守復徵夫子里十九戶十人同日驅遭逢廿委命辛苦嘆爲儒不及雲間鶴從教默或呼

采薪

采薪薪已盡采采復忉忉去葉防傷幹留山去惜毛微微青靄遠濯濯白雲高自矚斜陽裡飄搖笠影勞

戊子人日

社稷民爲貴諸侯多寶之前賢愛今日天氣與人宜細草生春色長楊綴綠絲寄聲諸父老飲酒不須辭

戊子穀日

今春逢穀日歡喜拜皇天壺酒賀新歲豚蹄祝有年匹夫勞作止八口賴安全試望平田外濛濛細雨煙

寄懷鄭湛若

時在園城內

屋角見新月林端動遠思候潮魚海渺哀野雁雲悲離亂非今日烽煙又一時如何春色暮穠李嫁高枝

憶鄰舍人湛若

庚寅城門死之

生死曾何恨孤忠獨有君遺書當世重大節後人聞霜白林初落秋黃菊又芬悠悠今夜月誰與論予文

哭英卓今

淚向年來盡今朝又哭君情深無了日哀極不成文陰雨掩明月高天盼暮雲何因夢魂裏一自不相聞

哭梁同菴

久病知難起凶聞忽遠來情從今夕闕語向此
心該去住同圓月江山獨上臺何如此人死塵
世總堪哀

挽張喬并引

張喬善歌舞香銷十載草沒一棺壞壁
凄然青山獨對彭公子孟陽擇葬地於
梅花均敦夙好也復徵祝章子雖

長賀主人蓋亦或死系

何如不相識哭君情亦悲今人薄意氣紅粉死
多時惆悵青山暮荒涼白露滋信陵今夕淚曾
否及生離

寄王青海相公

相公能下士東閣揖名賢直道惟平物虛懷欲
納天衣緇多難日髮白老臣年感激平原意西
風古道煙

寄答關蓬石先輩

一別何其久臨風安所之去年重九節貽我仲
秋詩雲水難乘興干戈到此時遙聞隱樵麓芳
草但相思

黃竹岐投陳君宅宿

行止何曾定於茲忽訪君平田淹潦水夕日苦
行人傍路松門近臨堂秋氣新夜深談風昔涕
淚欲沾巾

沉吟

沉吟意莫申楊柳向誰親面目惟呈已行藏總
畏人萬緣膚髮假一懶性情真何事聞鐘後涼
風亦含中

癸巳歲

隔屋鯉魚肥荒園芋葉稀爲儒生計拙多難世
情非服氣貪驅病常眠欲忍饑有情江上月垂
影到柴扉

二

簾捲東風入門開
好客過朝煙冷如此春色奈
人何竟日花當舞
沿山鳥自歌不堪更相送
惆悵別情多

三

不敢耽休逸耕田却未能
晚冷苦歲儉晨起祝
年登欲祭嗟無位
惟心重有恒窮途風雨夕良
友每多承

四

天地既如此人民豈復論
賣田供賦役買米薦
兒孫辛苦將誰告
憂思只自存念予還有姊
饑餓在南村

五

黃鳥嗟流落狂歌野水西
他人將謂父老牛近
無妻香橘青猶嫩
柔柔綠已齊瞻言周道遠何
處一枝棲

六

巷深日已夕林淺月初升
學圃僕勤課依山人
懶登野藤穿舊架
河水濯新菱感念新
其不自勝

七

綠鬢搔仍短青天望倍長
誰言江月影猶自隔
河梁輾轉不成寐
肝腸徒白傷鄰家問龜卜芳
訊見秋霜

八

孤寂養天和皮冠竹葉蓑
撥絃知性急觀水悟
情多不願聞時政
惟應唱好歌無端又生事流
盼過長河

沒田

草莽慚無罪書田亦沒官
爲言作王圃不殺已
仁寬身賤寡尤易
家貧免累難不知將八口長
缺向誰彈

耳鳴集

嶺南王邦畿撰

七言律一

擬呈雷峰天和尚

烏鵲已飛江口暮靈潮又長海門東睽違至教
青蓮上持誦清言白雪中離火不溫三寶地良
山常靜六時風良宵何處非明月獨恨梅花不
與同

寄懷滄歸大師

懷師杖屨因心切想到寒梅徹骨清道德漸高
僧諸臘文章時滿世間名當門日午藏山影隔
水風來顯鶴聲幾欲訪尋尋復止靜中多恐費
逢迎

送李維生寄陳活然

參差楊柳海傍邊矮屋門開地勢偏相去路程
無百里不遲書信有三年燕歸舊壘驚初定鶴

匪高林價不遜今日送君倍懷想江城愁緒幸
聲傳

峽中吟

蒼煙晴色此溪朝兩岸寒生石氣驕微領群兒
偷臘果鶴棲孤影候春潮可無佳句酬靈地况
有梅花在隔橋誰謂嶺南兵火後此中有葉未
全凋

暮春羊城社集諸公詩成寄示并索賦賦

此答和

屋角黃鶯竟日啼竹枝高處柳枝低風流大雅
還開社山澤遺民亦寄題草色綠深春已暮梨
花白盡葉初齊城西古寺無路惆悵東風惜
馬蹄

寄袁特丘總憲

香臺鳥語隔高岑二月桃花風滿林古寺疎鐘
居士法夕陽流水老臣心異鄉久住通蠻語飲

酒移腸愛楚吟惆悵五更清漏永諫書猶自夢
中深

生日答諸親友

尋常動止皆春事靈鵲啾啾不用占矮屋燕歸
曾宿處高天日出正當縣姓名於世緣俱減歲
月勞人祝更添爲報山中松桂好幾時相訪過

送春

昔年送春亦尋常今年送春意自傷楊柳葉生
晴處少薔薇花在雨中香東郊酒盡難教住南
浦情深不忍忘爲囑隔年好風景蚤將梅信報

林塘

小除泊舟峽口

萬山峽口且停橈行客歸心路轉遙黑海暗風
鳴石角五更斜月照山腰殘年曆數無多日旅
鄉詩成記此宵更莫推蓬望鄉井微霜上鬢不

能消

丙申長至重遊端水

山川形勝稱靈地父老能言出聖人赤鯁釣來
猶尚火寒梅摘去不知春役陽天氣初生子太
歲星纏又紀申日暮高歌巖頂上魯戈何自挽
紅輪

春寒

寒較春寒寒更寒濕雲覆地迥難乾身添布衲

王冕作

七律一

四

多爲累手檢文章寡所歡嚴酒不將風力減好
花皆向雨聲殘無端暗把青春過爲想朝陽照
藥欄

贈祖印上人

茅菴城外附西偏稍遠人家好習禪不敢遨遊
惟母在絕靈方術得師傳胸中俗事皆無著遇
處文人便有緣尋訪十朝纔一見近來多過隔
江船

客中寄內

客逢風雨衣裳薄，望轉鄉園道路遙。
夢見儀容來昨夜，修將書信寄今朝。
應知曉日開明鏡，若憶行人在此橋。
不及巢中雙燕子，怯寒臺眼把人瞧。

送俞掌天還浙次劉語石韻

誰忍佳吟此日詩，客亭西畔草離離。
與君歡聚無多日，良友難爲遽別時。
擬到山川留後會，約

王說作

五

歸鴻雁，恐愆期。武林煙月羅浮夢，白白分爲兩地思。

喜見歐陽三一

屈指違君已十年，十年魂夢在君前。
今朝聚首猶疑夢，積想逢人似遇仙。
亂世幸生惟有醉，舊遊多死不須憐。
咲看老大殊堪慰，七十鬚眉白未全。

送劉見頤海憲還楚

澤蘭湘芷待行人，越海離情去鳥頻。
數四乞歸今始許，十年旅宦已全貧。
看山莫憶前山路，學道偏宜未老身。
慚愧天南舊桃李，東風三月不成春。

送王又宜司鐸長樂

多士稱師非小可，儒林喜見簡賢豪。
清齋無事心能貴，大筆如椽手重操。
今日爲官閑自好，尼山在上仕偏高。
東風馬首從茲別，芳草於人夢

王說作

七

六

寐勞

東友人擢第南還

擢第京中太稱情，初還誰不羨尊榮。
論文至此偏增價，飲酒從今亦有名。
勝筆爭來求吉兆，鄉人添得讀青聲。
爲官自是多忙事，曾向溪頭聽曉鶯。

與潘浣先定男女婚姻

情懷開暢愛高吟，吉兆先教見六壬。
坦腹敢誇

先世事名山時引向平心啾啾穉鳥依高樹矯
矯長松下晝陰最喜新盟聯舊好交情一倍重
南金

人日

喜逢人日人宜醉此日逢人醉轉宜人世百年
能有幾春風雙鬢總無私晴明卜得無災難安
樂時猶記亂離良會不妨期逢旦梅花剩有過
牆枝

王作集 卷七 律二

七

冬夜有懷楊無見

月光照出梅枝瘦人影寒歸露氣深安得良朋
通夜講祗須濃酒滿盃斟尋常見面多輕別寂
寞懷思倍痛心封就雁書明日寄名山踪跡恐
難尋

登逍遙樓

逍遙樓上與人同猶見明河昨夜風半白潮痕
滄海外大紅雲氣綠窓中坐看金地平如鏡擬

待銀鈎曲似弓忽聽夕陽一聲磬無邊詩思在
橋東

寄送當路

野人耳裏久聞名况有良朋每道情正擬朝昏
頻請教又逢車馬動行旌高山昨夜遙同月流
水深秋近隔城不羨古人誇半面夢魂相見卽
平生

己亥立秋

年來樹木摧應盡衰落何因別蚤秋近海好風
初及岸遠山微月漸生樓吟詩不厭吟千遍飲
酒何妨飲百甌惆悵一年今又半漁竿辜負蓼
花洲

己亥八月十四夜望月書懷

經年別夢到于今猶隔清光一夜心金殿桂香
攀不遠玉樓人影望偏沉有期思比無期切既
見情如未見深翹首中天已如畫不妨飲醉大

聲吟

巳亥小除立春

重雲漠漠雨霏霏
爐火初紅影共依
病婦卜云今日起
穉兒師放讀書歸
浴堤綠淺春光蚤
近海寒深酒力微
門徑不須勞再掩
貴人車馬到應稀

送尹右民

滿街燈火初冬夜
於此逢人慰鬱陶
十載鬚眉

九

將我老同年氣誼
見兄高先輝好月
臨進海冷落殘雲
念敝袍聚首幾宵
今又別相思依舊夢魂勞

秋九咏

今選其五

秋村

繞屋寒塘水氣空
竹籬疎映拒霜紅
笛聲憤逐斜陽裏
人語雞鳴曉露中
酒興併高時歲稔
詩情多向菊花叢
年來古木稀能貴
留得孤松在

社東

秋井

挹彼寒泉感素心
此時人事有升沉
後園寂寞金瓶冷
廢宅荒涼野草深
詞客正甦消渴病
幽人時倚摘梧吟
羅浮剩有求仙處
明月蒼煙不可尋

秋鏡

青銅一片冷無煙
金氣相逢合在天
隔水微霜

十

朝漸入高樓
明月夜長圓
芙蓉有影
渾如夢冰雪無心
却類禪真
遣此宵臨
宋玉不堪
淚臉向人前

秋燈

遠山疎影逗茅茨
白石漫漫客子悲
落葉欲分煎茗火
殘更裁得寄僧詩
寒窓十載醒人夢
暗淚三年許爾知
北地故人應有信
好花恰結雁來時

耳鳴集

敬商王邦畿撰

七言律二

奉訓錢牧齋宗伯

宇宙鴻名五十年小生猶在未生前著書後進
惟宗匠典禮先朝識大賢歷世見聞成信史老
臣心事付枯禪何期俚語承優獎玄晏先生序
王說 七律二 古厚堂 滿篇

東查伊璜

蠻煙荒草麗天末何事高賢辱遠臨十載夢魂
長若渴數行筆札重如金多訪忠臣傳在
事重勞過客吟有恨莫消相見晚白雲黃葉已
秋深

初秋雨夕寄懷陳牧止

雨冷風寒夜未休初秋人擬是深秋一簾燈暗

文心細四角天垂客夢周落葉不歸河北畔寄
書曾到海西頭無因百里同今夕亦有山雲過
小樓

秋郊讌集

歡聚今宵豈偶然十年難得此周旋况逢工草
秋堪把莫嘆山堂月未圓潮上雷聲疑動地日
沉霞影若燒天當罇有酒何妨醉霜氣侵人鬢
髮邊

寄訓程周量

萬里春風動海濤少年才子織金袍榜元科第
身名貴天闕文章語氣高宮樹露深官綠柳園
花雲燦水紅桃南中一雁三年隔此夕封書敢
告勞

送魏和公

和公家隱率微衆聚朋好跡同方外心
絕人羣欲彼高陵亭茲清福忽思滄海
遙入度關至止珠江委探瓊島紀觀波
浪起伏之奇細無土地人民之異於焉

盡興便理歸舟漢臺有月暫承今夕之
歌梅嶺不封事斷他宵之信同人惜別
小子歌驪并遺桃花洞裏薇蕨山中鏗
我性情知人名字

神魂久矣馳清譽爲喜高踪到竹扉昨見便辭
瓊海去今還又別翠微歸大江落日潮初上獨
樹繁霜葉已稀君說故山多勝友此時應念久
相違

其二

行李當途欲出關離亭有酒不歡顏要知鄉國
無多路只是梅花隔一山知己痛心如死別勞
人渡海似生還粵城西畔臺南畔不得留君駐
此間

浴佛前四夜與周量芝五震生元孝訂游

海幢寺先柬阿首座分得城字

春風已作三朝別夏月哉生此夕明堪嘆華年
同逝水却思野寺隔孤城栽池小藕經時長浴
佛餘香濯慮清有約屆期誰後到大師有罰記

渠名

集海幢訓張青瑤舍人

竹竿裊裊布翩翩鹵莽平岡草氣繁僻寺忽臨
天使貴野人益信法王尊近探地脉通全海遠
愛山形露斷垣叨說南宗稱極盛南宗惟有此
宗存

游海珠寺呈同游諸公

萬里波濤萬里風明珠流落大江東樓臺誰信
土說作

七律二

四

神仙宅冰雪偏疑日月宮鏡影鳥飛霄漢上蓮
花人坐海潮中何期嘉會叨陪賞十調中原數
數公

秋社日喜趙裕子至

社事今朝興倍濃鵲聲頻噪木芙蓉百千異寶
非難得九十高人未易逢知有烏方留鶴鬢不
勞鳩杖咲龍鍾歷階上馬今能健何必精神嘆
是翁

送譚天水入閩中寄周還梅

客情鄉語路迢迢大海鄰邦隔水潮
山色舊游憑鶴到梅花新夢倩雲招
琵琶不速紅亭別肯藉難馴白馬驕
爲報河西橋畔月手栽桐樹不曾彫

客中七夕 先夕立秋

今夜河星昨夜秋水光如練月如鉤
離鸞泣向梧桐樹靈鵲聲歸翡翠樓
東海微雲晴不起西

金作

七律二

五

山爽氣暑全收百年俯仰三千界
誰似仙郎不白頭

爲準兒娶婦承程舍人周量惠以雅什賦

此奉答并呈芝五震生

流水桃花大海東明星燦燦竹燈紅
禮儀豈爲貧家設詩句多承貴客工
釋齒昨朝初及長壯懷今日已成翁
聰明無事頻粧減不聽陽春耳便聾

和梁芝五琴六堂典入十七月幾不歸癸

卯牛女夕得金贖還喜賦之作

銀燭生花月上弦小星雙渡大河前
簫聲諳得紅樓語琴曲欣逢白雪篇
今夜忽然還太古元音終是屬高賢
歡情似爲離倩倍莫恨西風動隔年

病居訓震生見訊

一時貧病兩相侵造化仁人亦太深
傳得驗方

五

五律二

六

難致藥憑將耐性强持心且教痛苦消
前業漫託幽閒理舊吟過日午雲秋熱
減寺僧遲爾一追尋

贈屈貴士儀部泰士職方

辛丑歸自黔中

吁嗟漠漠步維艱不敢安君有愧顏勞
率十年雙淚盡飄零萬里一生還禁承
母命論時事愛著僧衣住舊山兄弟壯
年懷並美風流誰復與追攀

贈旋菴閣黎

雷峰海幢
兩山監院

骨氣昂藏大丈夫生成羅漢画中圖動將脚板
千人飽靜到心頭一事無菩薩肝腸癡不斷瞿
曇顏色血全枯問年五十纔添一生日盤蘭齋
滿盃

贈岑梵則

廿載鬚眉似一朝精神炯炯行昭昭多輕喜怒
天懷直少見憂愁樂事饒絕妙詩篇傳後輩太

平人世歷先朝長生參得無生理奉佛堂西種
蔡苗

八月十五夜玩月

幾宵風雨暗江城月到圓時天便晴勝事於人
難得料秋光入樹易成聲千尋丹桂生空碧一
顆明珠出太清雲髯嫦娥曾不改急將靈藥學
長生

又

當頭明月任人看此夜嫦娥也不寒寶塔佛空
金世界霓裳人倚玉欄杆山河有影歸魂魄冰
雪成靈入肺肝萬里管絃專一夕鳴雞三疊未
曾闌

寄翁山子

幾載音書隔廣陵海潮空落月空升自聞歸棹
思攜手得見新詩輒服膺蟬噪高枝聲自遠鶴
還故里感方興如何慰藉離人夢肯信秋風不

可乘

送尹右民北上

遙望長安暗路塵北風催客雁聲頻文心此去
高時價好語偏留慰舊人桂樹影搖波底月梅
花香透嶺頭春竹林未必皆賢隱曾見山公據
要津

席上有贈呈芝五

臺上鶯聲臺下聽截然諸樂一時停只因郎在

歌偏誤不怕人知眼屢青當衆故開題贈扇疑
人時隱繡花屏定情豈必煩盟約醉不逢君意
不醒

集自公房

菩提樹北戒壇西禪侶相依好竝棲苔蘚喜幽
冷地綠芙蓉宜日與人齊看將劫火歸齋青瓦
荷殘碑剩馬蹄有月今宵圓未缺竹籬新粉不
妨題

九

學堂兵半移家去處死僧多奉佛還荒草久墟
戎馬地茅堂新置兩三間門當朱甍明如火
血帶修大屋背高城隱似山俗客往來曾不厭

菊花開日有人閒

有懷周還梅

春風送別大江邊烈火桃花照客船海屋彩雲
辭鶴去石堂明月向人圓遠山縹緲青無影近
水汪洋白有煙悵望遙天秋雁斷一書三載不

會傳

送梁芝五北上

霜天雲影散秋陰白鶴高飛出舊林萬里路程
今日別三春書信隔年心沿江就店頻沽酒拉
客彈君始贖琴明月滿蓬風更好梅花香夢嶺
頭深

訓和公芝五宿靈洲寺見懷病中

禪棲林影在虛空佛火如星浪裏紅百八咒鐘

十

聞鬼國二時潮鼓報鯨宮鶴移高樹驚生客月
起前山憶病翁此夜老龍曾不寐聽君吟詠水
聲中

六十四方草堂堂前梅重陽日一花開

高枝獨立迥無鄰先報瓊華第一春氣骨定知
名士品鬚眉應類上仙人似窺玉盞酬佳節疑
笑金英狎隱淪冰雪文章誰竝美草堂新詠見
丰神

耳鳴集

嶺南王邦畿撰

七言律三

姑蘇懷古

歌舞聲高霸業空，閶門城畔太湖東。
清風伍相孤祠裏，明月三吳一沼中。
鹿性已忘臺草綠，魚心猶怯水燈紅。
春秋事在書生夢，立馬哀吟恨不同。

楚宮

五千里地昔稱雄，餘烈猶存霸國風。
雒水一窺周室鼎，秦庭拾得楚人弓。
宮中顏色誇腰細，澤畔文章怨命窮。
頭上有天難問處，江陵樹色月朦朧。

咸陽懷古

西風馬過雍州地，嘆息山河果異常。
天府自堪

傳萬世人情，惟誦法三章。
數竿野竹侵宮殿，七尺高墳葬帝王。
禾黍正當秋晚熟，不勝愁思在斜陽。

燕臺懷古

州白日沉寒雲莽莽，水陰陰亦知七首。
重荆軻一片心，老馬過宮頻內顧。
高吟朱書玉簡先，朝物流落人間直。

初黃瘦馬游人鬢，易霜未有不亡。

來猶見帝王鄉，千秋事業歌三轉。
一泣數行八月甕，頭新酒熟牧童誇說漢。

鄴中

衰柳秋風古鄴城，蕭條識得故官名。
雲疑大漢將軍墓，鳥哭當年王霸情。
多少英雄經過此，消

沉鐵笛兩三聲昔時人事今時鑒西望長安孤月明

蜀中

吳魏山河據最先君臣於此豈徒然霸圖天定三分國王業人謀四十年誰料興亡關後主每觀人物憶群賢江淮餘烈猶思漢悵望湘南遠樹煙

隋宮

隋家行事重徘徊鶴影多從此地來文帝未崩煬帝立楊花初盛李花開黃昏舊觀歸新月白口荒塘應薄雷玉璽似疑難再得不妨歌舞後人哀

金陵懷古

王氣升沉想象中蚤潮雲白暮潮紅樓臺六代歸荒草禮樂先皇出故宮未信長淮終不返有時明月自當空行人南向諸陵近潦水那堪薦

晚風

雜神

雜神之貴貴非常寶鬘華琚帝子寒獨立波心人盡見轉朝山面水生香飄飄異地難同語寂寞東藩易感傷望月極明明不極芙蓉花落過橫塘

湘妃

神堯二女盛威儀婦德文心想見時水濶洞庭人自遠月明瑤瑟怨何悲長存廟貌遺雙影不定心情屬九疑過客有懷君莫告西風吹折楚江籬

巫女

山色微濛日色黃西風零雨未成行高唐復見游雲夢帝女偏留嫁楚王兩度光華頻出峽一秋鴻雁不浮湘貴家公主宜珍重瑤瑟聲哀隔漢陽

文君

王孫少女太聰明辨得文章審得聲輕薄世間
皆俗物重令才士不成名亦因好命宜佳壻安
得他人似長卿一過臨邛春便暖爲君酒醉爲
君評

綠珠

春風顏色艷當前萬斛明珠亦黯然金谷已荒
遊賞處高樓空憶報恩年縱令烈士難爲比就

現作

七律三

五

是箇一娶可憐怪得白州雙角井藉卿名字至
今傳

麻姑

方才修煉便成僊女伴過從上得天皓齒叩聲
朝六六碧桃栽樹歲千千黃金藥鼎流雲氣白
玉經壇照月圓曾咲老人星自苦中宵朝斗已
多年

明妃

獨立閒情傲絕倫雙眉長日未曾顰祇知明鏡
誇傾國那省黃金賂使臣皇帝始憐當日事琵琶不暖玉門春若非竟嫁單于去如此光芒必
勤人

秋懷 一作天柱詞

歲紀壬寅權歸白帝金烏落羽桂樹不
華暗露成聲明河莫挽痛仙人之長往
憂蓬島之云顏以此感懷於焉不寐如

現作 七律三

六

何永嘆遂有長篇

天柱安危未易聞星光河影隔重雲桂華誰信
黃金落瓊樹虛傳白玉分十二闌干新布置三
千歌舞舊同群何繇雙翼歸龍馭南岳山移北
岳文

二

渡海乘風見小仙白龍人刺赤龍船已知世界
全無地遂令波濤盡拍天所留不遂王母駕長

皇空上玉皇箋迢迢昨夜西風起不及山長是馬鞭

三

十三學舞正垂髫十四諳吹紫洞簫十五宮中初選入百千人裏荷恩饒摩蛟自可移滄海跨鶴真能上碧霄今日見君如昨日玉關曾憶舊河橋

四

砍折珊瑚毀玉田楚雲爲雨晉雲煙虹蜺不返雙龍駕環珮空留五鳳天芳樹昔我僊露下上壇曾奉帝星前何因醉入蓬萊殿薄倖名將世上傳

五

劉郎一去杳無聞西陸長河竟兩分潮水不圓南浦月天風空覆北山雲靈旗暮雨疑神女青翰高秋想鄂君金鎖未銷三片字尺書何處鳳

鳳祥

六

李耳高名最擅場此君丰度不尋常心持帝命風雷合手握天符日月光白鶴幾時栖太華若牛今日憶咸陽秋霜莫慮摧蓬鬢爲得靈洲不死方

七

劍術雖自有神負恩元是報恩人輓轡暗轉銀床曉轆轤輕移玉宇春不信丹丘爲有種須知黃道仰良因蓬山多少名僊籍曾把雲旗向比辰

八

蓬閣規模不染塵玉堂金鏡儼然陳老浩端坐皆稱聖童女燒香不嫁人雁使未歸玄宅表鳳書惟紀碧城春彤墀忽聽霓裳曲廣袖袞冠妙入神

耳鳴集

嶺南王邦畿撰

七言律四

問梁同菴居士病

蘭生礪底當承露竹長堦前便近雲斯道何人
堪共語半生老我始逢君高樓明月秋初上古
寺疎鐘夜未分料得此來應有意碧山流水豈

作

七律四

古

離群

道經江門登舟訪萬明府時省秋郊外賦

此寄之

蘆白山空見雁行江天翹首一蒼蒼西風古渡
人初到明月孤城菊正黃官舍棠陰晴亦雨客
懷葭莢露爲霜因君爲政思王道夜聽絃歌紫
水旁

賦得蟬聲

玄鬢臨風見自遲空天雲響近秋思古槐漢苑
水流處衰柳隋堤日落時疋馬關山猶感別美
人遲暮易生悲長松誰會蒲團下清露零零靜
者期

重遊岡州有懷

葭莢蒼蒼客思催江門流水重徘徊寒潮日暮
雁初落野岸秋深久又來兩度黃花淹旅夢半
山明月獨登臺勞勞滄海雲踪遠夜聽孤城盡

角哀

海雲寺送侯商丘伯若孩奉母田太夫人

楓還

愁緒離情未易任石橋楊柳日陰陰伯仁痛泣
孤臣淚元直先歸孝子心流水竹聲蕭寺遠白
雲秋色沁河深梧桐若已題高塚回首疎鐘共
晚林

入雷峰憶崔行者石師

青林病處已生悲，死去青山切夢思。
芳草夕陽禪定後，閒園啼鳥客來時。
十年辛苦心情盡，一片精靈山水知。
猶憶亭西孤月上，夜深僧語爲君期。

其二

古寺疎鐘正晚晴，林間啼鳥不勝情。
庭前未證空王法，石上猶留行者名。
夾岍平田松逕遠，近山流水竹房清。
他時若報廬山信，潮歇溪橋三

兩聲

藏經樓上作

高樓明月迥無煙，舉目山河思渺然。
成佛恥居靈運後，賦詩呈向遠公先。
夢思南海飄甘露，觀想東潮化白蓮。
誰識雲間朱頂鶴，玉書啣得下西天。

其二

獨上曾樓一壯哉，海天雲樹重徘徊。
蒲萄洞口

潮初入，楊柳谿頭客又來。
複道朱闌通梵苑，深春黃鳥下香臺。
幾宵明月空遙想，閣牖西邊盡夜開。

客中呈蘇元易并示準兒

草生堂砌煙皆綠，梅借晴光色自增。
長路隨行憐稚子，旅懷同住喜良朋。
十年屏跡同圓月，此夜寒齋共一燈。
西望越雲最高處，名山慚愧未能登。

能登

送慧清上人往大童

近來耆宿多衰謝，白髮如師興志高。
年踰七旬猶好學，日行千里不辭勞。
賤沽器皿供于役，貴得因緣在此遭。
寄語遠山諸老大，南能溪水盛吾曹。

雜詞 癸巳

雜詞八章，曾無定指。或佳人而思公子，或公子而思佳人，或詩人而嘉言其事。

雖詞雜旨殊而託微寄遠非徒效彼冶

容貽譏好色

旅况離情倍黯然綺寮東向碧梧前西風黃葉
經三落明月中秋好再圓鳳吹迢遙秦苑裏
香消息楚臺邊昨宵一夢分明甚夢見佳人事
管絃

二

翠幙疎簾夜有霜清蘭隔水暗生香羅絲青曳

七律四

佳人帶菊蓋黃飄公子蒙蜀錦被寒添好夢越
羅秋曉試新粧上天不

短牆

三

萬里晴空月滿天高樓何處見秋煙琉璃光透
黃金世羅綺輕飄白玉仙鳳曲昔時曾有約雁
書今夜若爲傳天台有路垂垂近共道紅桃綠

柳邊

四

佳期遙卜冶情多銀浦迢迢靜不波鵲橋高
明月蜚鳳凰絃細美人過一雙蠟燭光中見八
幅羅裙錦上拖大鼓一聲歌板歇侍人齊出意
如何

五

相思一夜苦離憂獨語喃喃不肯休明月下山
天睡曉疎星在戶簷橫秋馬牙香煖金獅子鳳

七律四

曉窗晴日滿庭知有正期心欲速不勝長盼在
樓頭

六

威儀譜得漢官粧雲鬢斜抹兩行眉柳白矜
春色嫩臉桃人恨粉痕香未酬心願依三寶爲
愛文章禮七襄更羨無人知此事夜深偷繡嫁
衣裳

七

沉香爲棟玉爲閭才子佳人自古譽雲暗幾時
歸李靖月明今夜嫁相如一心欲報瓊瑤贈百
兩何勞玳瑁車戶外衆星何歷歷橫塘秋露下
芙蓉

八

冰簟銀床來欲驚高天聞得雁歸聲繡書寄去
頻無夢錦字傳來密有情一片白雲東戶曉四
更殘月半窓明侍兒暗會明朝事貯得梅花粉

露清

惆悵

東山不見梅花白西海重逢柳葉青蓬島自疑
仙有籍上池空嘆藥無靈春歸鳳尾頻勞蝶水
長雞頭細泊萍惆悵暮雲復惆悵洞簫吹出好
誰聽

二

人間天上廣無期髣髴情懷慘澹思花氣欲闌

人去後燈光猶在夢醒時分明細語心能憶惘
然靈魂喚未知惆悵燒香終不返少君方術益
教疑

三

水綠山青酒滿壺幾朝消息屬虛無前庭寡鶴
當春舞隔樹晴塢盡日呼芍藥繡成猶護架丁
香栽就未曾扶誰言草木無情物三月薔薇葉
自枯

四

花枝先折不逢春月鏡初圓又缺新天下語將
如此事亦教腸斷路邊人親承淚眼爲長別似
有餘言未盡陳惆悵幾時消得了碧山無影海
無塵

五

當時別恨尚尋常過後思量倍斷腸靈雨不歸
神女夢遠山猶靚美人粧蘭摧楚澤生年歲玉

癡監田遊日長歡樂幾何憂患廣春風蓬鬢有秋霜

六

流水潺湲東復東勞勞塵世果何功千年恨併今宵裏兩載情歸一夢中曉入彩雲全鏡沒夜深明月半床空何因卯酒無醒日檻外海棠紅不紅

七

天堦雨過淨無塵歷歷明人白鶴不傳於海信彩鸞空舞錦城春秦樓落月猶疑帝洛浦迴風若有神同是昨宵楊柳影昨宵歡喜此宵聲

八

旭雲晴日影瞳瞳竹恨花緣夢未終香破紙窓來茉莉紅銷銀浦沒芙蓉河洲六載纔逢吉雷澤當年已兆凶豈謂佳人難再得哀知無益罷

無從

九

一片芳魂定不迷幽冥之事渺無稽玉壇薦籍行朝北金像彈經跪向西皎皎月華猶未滿青青柳葉幾曾齊終朝不斷杯中物欲把茲懷醉不題

十

星生蛛網壁生苔舊幕深垂久不開三月砌花皆落盡今朝梁燕復歸來鑑無留影光常滿匣有餘絃韻自哀或者雲邊來鶴返東風一試上高臺

十一

綠槐樹下雲初散苦竹籬根月又生今往昨來成幻夢云亡如在不分明鴛鴦豈復乘潮至蟻蛭空聞徹夜聲若是丈夫無淚落也應賒取哭斯情

耳鳴集

嶺南王邦畿撰

焚餘舊草

七言律

鐘鼓巖

環海風生古渡晴孤舟霜落野煙輕危橋忽引
空巖路複磳徐聞流水聲虛室晝昏山乳濕寒
潭湖長石床平晨鐘爲警蛟龍宅報道天門旭
王說作 焚餘七律 一古學堂藏板

日生

初春呈黃相國

長陌無煙楊柳新輕雲晴日滿芳辰梅花香噴
機臺曉草色青回天地春一代高名推作者九
重盛事見純臣東風桃李無寒谷南北枝頭雨
露均

立春觀春之作

淑氣氤氳輦路東迎陽光徹未央宮三千禮樂

春風裏八百山河曉日中御柳拂雲初換綠林
花待露欲舒紅祁祁士女歡無極頌祝君王萬
福同

上魯藩滋陽王 乙酉

海岳春風長綠條藥珠翳樹雪初消三年報政
隆開國正月書王稟聖朝殿閣日長爲善樂和
鸞晨入令儀昭天潢彌篤親親誼百福攸同世
澤遙

王說作

焚餘七律

奉送瞿閣老出鎮桂林

臘盡江風楊柳絲樓臺晴日迥生姿周公坐論
三王道方叔行看六月師天光雲欲曉桂
林春色雨初滋勞勞西望旌旗遠元老謀猷見
此時

寄呈楚督何閣部

元老雄風控上流漢家形勝在荊州雲連西蜀
巴江水天接南溟越海樓萬里狂瀾迴一柱十

年神創定千秋烽煙霜鬢今何似珍重無貽聖
主憂

呈饒座主侍御

平海迢迢不動瀾梅花開後雁聲殘上書夜聽
金門詔補褒人傳鐵面官待露蕙蘭皆有色經
霜松柏不知寒興朝疏草青天上明月盈盈萬
里看

送楊儀部

寥海風生煙霧開晴天雲氣日昭回六龍東御
朱旗繞雙鳳西啣紫詔來蘭蕙幽香聞禁苑薰
葭秋水漲城隈遙知聖主恩波渥賦奏長楊獵
騎催

黃合人符昇秩遷客部奉使荆鄢陵王兼

捧前任榮封誥命就道還里賦此送之

青山相送草茸茸二月桃花客路穠家學相公
敷教遠中興天子資恩醖芝傳西省泥初熟桐

拜南宮葉可封惆悵倦遊辭賦客長楊春色聽
晨鐘

戊子中秋奉和闕蓬石吏部

爲愛中秋勝去年天香搖落暮雲邊渴消僊露
金盤近光滿皇輿玉鏡懸酒色遙分河漢影雁
聲輕散芰荷煙庾公不淺南樓興誰和西風白
雪篇

聞雁

長空嘹亮兩三聲已遍西風百里城嗟爾避人
非避世是誰同聽不同情衣冠擇地皆南向關
塞寒天青北征惆悵不傳蘇武信殘燈剔盡夢
難成

鳴集

七言絕句一

南海王邦彥撰

琴心

白雲流水古城西
雷雨琴心夜不迷
坐到四更天氣好
一溪明月柳條齊

送人

大海風吹枯柳枝
期君聽我送行詩
今朝潮落

王說作

七絕九

古厚堂

看潮上莫嘆書生不遇時

高歌

芙蓉紅白間花開
水滿溪頭酒滿杯
且莫高歌怨靈雨
恐驚山鬼向人來

別梁捷

微月殘雲天似光
潮雜啼處客心忙
如何不及

子猶自連宵匝海傍

寄足公

病年來多住山
相逢多在別離間
山路上

潤空嘆浮雲不暫閒

送何絳適楚

荷葉如箕任簌揚
明珠成雨落池塘
江陵日暮歌聲起
且爲停車問楚狂

光陰

百歲光陰千歲憂
一年春色在樓頭
東風不管人間事
隨意花開與水流

王說作

七絕一

古厚堂

江樓待月同易訓陶璜

相見今宵亦偶然
高樓同待月明圓
重雲不散虛空影
深夜人歸大海煙

住庵

廣池高竹小茅庵
呪語頻宣義不諳
从住僧衣偏借著
瘦容人瘦是瞿曇

寒夜懷蘭

書會報過吳城細
數行人馬上程
寒月滿湖

圖又缺今宵應到舊南京

易訓新婚遠擬楚游詩以寄之

塘柳初花月影新高燒銀燭照青春相逢神女
如輕別得見襄王亦笑人

江上吟

沿江萬里絕人煙草色青青遠到天八月鷓鴣
閒自立農夫不種水潮田

贈何昆調

王說作

七絕

三

何事深山與廣池幽人住處卽相宜半間板閣
西城外聽得琴聲月上時

閨情

繡戶輕煙柳葉遮長堤隔水日西斜年年空種
當歸草白馬何曾解到家

二

紅日低沉復上天月光破缺又生圓如何一去
無消息惟見樓頭柳樹煙

三

印出東方花滿枝繁憂如草暗生時洛陽城下
多靈卜斷得歸期意亦疑

湖中曲

湖西望湖湖水平湖東望湖湖水生湖中鯉魚
噴湖水似郎白馬湖中行

送朱士璉歸南州

南天風雨黯南州折柳春江南渡頭聚散一時
王說作

七絕

四

君莫嘆百年終有此離憂

二

青青江草白頭官樽酒離亭心暫寬莫話歸期
輕易得廿年大事試君看

贈百歲人

斯世人如上世人游魚天外不驚綸百年治亂
無聞見却笑桃花更避秦

留別范公蘭若

靈氣須臾變化中，海潮雨過夕陽紅。
長閑者縱有扁舟不任風。

送行

野塘飛撲柳花新，相見城邊已暮春。
如許話不盡風雨送行人。

海雲寺詠木棉花

水氣涼生曉日中，塔前過雨寺前風。
坐忘一樹無青地，疑是霜林葉盡紅。

王說作

七絕

五

詠木棉花

奇花爛熳半天中，天上雲霞相映紅。
自是月宮丹桂種，嫦娥移植海門東。

從僊洞送石鑑禪師歸省墓田

聞師僊洞舊家山，大孝心傷白草間。
名屬洞僊猶在劫，莫將滄海泣人寰。

寄董瑒

微江路暗生煙別，夢如雲遠隔天。
爲報山陰

寒雪夜到門，應有子猷船。

與曾師度

善論命理

知命逃名世外身，之齊之楚復之秦。
莫言海內無人物，算得英雄是甚人。

寄周襄緒

寒月微明木葉疎，故人空嘆久離居。
凍深海水冰成地，不見江間錦鯉魚。

懷魏禮

王說作

七絕

六

昨冬歸去今春信，言是端陽入楚山。
吟取荊州舊時事，洞庭秋盡客應還。

客懷

錢唐江畔浙東西，看月纔高又看低。
莫怪客懷吟不斷，一江聲聽百蟲齊。

寄朱壽尊

白雪交章白玉人，見時猶悔別時頻。
何如潮水通海一冷，梅花隔遠春

宋人詠

苗長低田病上身變將舊業別鄉鄰謀生且莫
誇奇貨章甫何勞適越人

晉人詠

博帶高冠不入情風流豈盡盜虛名手持百八
枯碁子決勝符堅百萬兵

與梁文桂乞酒

昨宵美酒承君醉醉後思生酒醒時有客不須

王諒作

七絕一

七

留美酒恐人醉後又生思

寄平遠

詞賦相如在客中酒杯深夜燭花紅臨邛自昔
稱賢令莫使琴聲驚斷鴻

明珠曲

大海明珠得最難白雲渺渺水漫漫山川至寶
多靈秘不世佳人奉一丸

有鳴集

南海王邦彥撰

七言絕句三

游仙詞

步虛離地不沾塵雲送風行露半身呼吸九州
游已過到來招手戲時人

二

瞳瞳雲影海潮中花發扶桑滿樹紅莫是太陽
王說作 七絕三

金彈子瓊樓人面盡朝東

古厚堂

三

池藕生花月滿圓遙聞天樂謠諸僊彤輝玉女
皆朝立王母新開第九筵

四

綺閣文窓夜開時梧桐月照鳳皇儀座中最上
稱僊伯廣額高懸雙耳垂

五

釋縷蓬萊戴巨鰲天風吹動碧雲濤海東偷覩
無人處出水珊瑚百丈高

六

瑤池池水水漣漪明月波心絕世姿借問何如
貴如許洛川公主第三姨

七

黃竹心虛戶可開小僊人愛住樓臺高高層數
明窓裏親見周王八駿來

王說作

七絕三

八

金砂鼎裏火紅燒呪銘天書歲月遙聞苑秘方
誰得見玉瓶甘露手親調

九

千褶帷裳八角巾高情慈相不知春紅桃子熟
紅如火擲向人間與世人

十

帝子曾游伊洛間紫雲如蓋護高山殷勤寄向

時人語有日僊人駕鶴還

十一

雞犬閒閒綠樹煙世間名此是神仙玉皇雨露
寬如海瑤圃人耕不稅田

十二

金寶如泥用不靈銀臺玉殿水晶屏僊家所貴
惟仙品一坐蓮花氣便馨

十三

王說作

七絕三

三

聽得前山伐木聲偶來樵者不知名僊翁一局
千年事那識人間有姓羸

十四

何如世界泥雲夜猶是僊人朗月中天上到雲
雲到地兩層風景不相同

十五

琉璃宮殿煥逾新僊籍同編一代人瑤草不會
生感慨絕無金氣有芳辰

十六

白玉精神赤玉顏早雲出去暮雲還神仙不絕
人間世幾在名山大澤間

十七

不服丹砂骨節輕霎時僊術渾然成如何三十
三天上隻手推開百二城

春燈曲

牡丹火樹艷紅催馬踏車行響似雷傳說震方
王說作

七絕三

四

方位好美人多愛向東來

二

過慮東風禁夜城春光不滿少年情拉將三五
橫街去仄調邊關小鼓聲

三

暖風初入海棠枝薄錦輕羅未盡宜明月正中
花氣濕竝肩疑是怯寒時

四

蘭叢翠疊氣氤氲月相莊嚴看未真手裏星星
香線火會無分與飲煙人

五

士女當春重采頭神前燈下卜三壽若逢皆勝
爲神許許請燈歸隔歲酬

六

寬平郊地夜嘈嘈出手煙花合白勞弟子到齊
齊起火九龍天上阿誰高

王說作

七絕三

五

七

街頭謎語苦人思簫鼓當前總不知定要中時
方罷手重輕燈信聽燈師

八

浴門燈掛昔時春錦繡知爲上戶人世事盡歸
文字貴長天不動海門塵

九

大花紅紙榜迎禧慶賞還同十五時聞道上元

能賜福也應先賜與窮兒

宮人入道

蚤拋鉛粉卸臙脂珍重威儀步較遲金殿正辭
方寵日玉顏人惜未衰時

二

平明西院盡門開勅賜宮人送別臺粉黛一時
皆出送衆中香引玉冠來

三

王說作

七絕三

六

昨宵初學誦金經圍匝多人白玉屏不覺舊時
時露出急敲聲磬蓋人聽

四

蚤時曾侍御屏東上苑新花賜晚紅不信僊人
乘鶴去絕無餘夢入宮中

五

玉壇琪樹洞門開爲恐君王朔日來碧砌花
皆北向長幡高掛七星毫

人日社集

今年逢閏立春遲人日梅花尚在枝折取一枝
贈行客他宵應記別離時

二

詩人省却賀新年此日期過衆亦然席次是誰
應坐空一時人便給新箋

三

雲霞初斃正開簾春興濃將社事嚴就日命題

王餘

七絕三

七

皆一樣闌分各體自家拈

四

酒熟銀瓶箭插壺何妨赤腳大聲呼千年人日
人誰在不羨雕蟲小丈夫

五

酒筵欲罷蠟紅催側不成詩不許回攜得一雙
金橘子袖中無計放將來

六

故事迎春世罕稀鼓聲高振路塵飛朱門不厭
多男子牌額先前送白衣

夏日承本師天然和上屬阿字持書審陽
詩扇寄示賦此奉答兼懷阿公

荆人大師
時在涇陽

渡王垂念嚴蒸苦惠我清風白雪詞良友幾年
無信息遼陽秋聽鶴歸時

西宮詞送徐士彥赴羅陽幕

王登作

七絕三

八

楊柳蕭蕭夢不成高樓微月夜深情可憐昔日
擅歌舞却向西宮聽漏聲

昔日

大江若鏡繁華楊柳溪頭姊妹家微月管絃
牛女夕滿船燈結素馨花

遊後園升還漸簡董无休

何如相見復相違衰柳江邊帶夕暉話到別離
心便咽明年又見君歸

焚餘舊草

七言絕句

南海王邦畿撰

金陵書事

繡簾春色酒旗風
堤上桃花對山紅
歌拍滿樓人滿月
不知青草六朝中

寒雨
乙酉

寒雨瀟瀟生暮煙
西風黃葉落無邊
昨宵關外飛書至
不是廷臣不與傳

燕
丁亥

玄燕西飛入楚鄉
洞庭秋色起微霜
月明千里行人絕
楊柳蕭蕭江水長

春已去

荒郊寂寂雨初晴
燕語鶯啼野水清
日暮落花春已去
東風依舊尉陀城

江城三月曲

渺渺江雲欲雨天
一溪遙在白雲邊
東風日暮

頻相望流水春深未滿田

二

江天漠漠雁鴻飛
草色青青麥葉稀
猶憶溪邊舊時節
店花三月鯉魚肥

三

江城如帶一煙中
溪水無人木槿紅
啼鳥未關山雨去
夕陽多在板橋東

溪女

十里晴雲繡綠煙
桃花紅綻落梅邊
隔溪浣女時相謔
道是今年勝去年

曉漏
己丑

白簡朱衣曉漏催
平明春色御門開
不知輦下承恩者
誰從鑾輿入楚來

日中

日中晴色出雲端
楚楚精神薜荔冠
路遇故人頻告語
承恩新拜廣文官

枇杷子

枇杷子熟柚花香
游子東風欲斷腸
溪上有雲誰可渡
數聲啼鳥在斜陽

庚寅冬夜宿訶林

颯颯西風萬木平
微微古寺一燈明
虛堂獨坐聞寒雨
疑有孤魂泣夜聲

客夕

荒草茫茫大地風
野花猶發瘠垣東
前山日落

歸何處
寒雨疎燈客夢中

題畫寄曾晦

小春古木綴寒青
石磴無人霜露零
世事感懷生白髮
遲君明月向孤亭

當路索近草賦此答之

鶯啼燕語一時新
楊柳閒庭懶記春
貧賤姓名猶自厭
那堪吟詠更呈人

西施詞

羣里西施貌若僊
吳王宮裏國嬋娟
三千粉黛承恩重
又上西湖泛畫舫

卽事

日長習靜無他事
避暑苔林塋殿中
多謝老僧新惠席
鋪開南地恰當風

送人游西湖

欲往西湖未暇身
春光辜負少年春
三載渡江梅花發
取醉睥睨送人

五

萬事無如一醉鄉
溪邊流水石蒲香
芙蓉此夕花應發
莫向橋西吊楚裳

贈張穆之

忼慷肝腸面血紅
硬鬚如鐵向西風
莫愁五十無知己
壯氣猶存駿馬中

二

廿載文章動漢京
黃金如土不留情
名山游盡

逢僧語半偈常參氣滿年

題美人圖

閒情憫默坐方興嬾臂斜申喚不應恰似當年
初會著終宵無語只心承

有贈

十五誰家窈窕娘春風聞得解香香盼予一盼
全無語笑倚人肩苦不妨

題畫三梁觀

大署當寺崎踣居故八持画索新書溪邊最

箇亭子置我其中便自如

詠秋海棠

瓊樓僊子賜金冠貝錦霞披列上官昨夜玉皇
巡幸處東風南國最先觀

鐵冠圖

國破家亡淚未乾鐵冠圖演可誰看杜鵑聲在
前山樹細雨如絲春氣寒

←

1

擬山園選集八十二卷(一)

〔清〕王鐸撰

清順治十年王鐸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叙王覺斯太史初集

余少不習爲吏故多學吏事不能爲詞苑雅言
及東髮登朝乃徵人詞苑及荷蒙直承明郎不
能降心爲詞苑言而言不得不詞苑不圖齒至
而遂爲邊吏去所習詞苑而馳疆場故世之不
能文而詞苑不能武而疆場者余也余自邊
閱邊方在白馬黃崖間接家信言適得余癘
斯先生初集可盈數尺者余故知覺斯自經
之詩文不知其初集頓盈數尺也急促之即
之題上夫余不能文而不得不爲文也猶其不
能武而不得不爲武也余既聞武遂召武覺
斯之文覺斯雖實而文憑虛而多致殆奏昇
之頌嗟乎余不知武安知文念文士借風
山川草木之性情傳皇帝王伯賢聖之精神
召發天地塊垆之氣而又武惜天地賢聖之
神河山草木之情召抒發我靈性故瀟家漢刻
而入挾其情也畫家炫爛而出現其神也兵
發揚蹈厲而奮振其氣也覺斯靈心慧性定

遠神其言人人意所及即其言人人意所不
及蓋抱高世之材而抒召堅良其語人語出
高語下亦復若用奇用正用衆用寡而先
可勝余每怪世人低回于峽嶂之數疆而不
天下有洗天浴日之洪流貯其胸而出
也得無讀神集而神氣爲索余老矣且
事而歸休兮蘇門黃華之圖建值覺斯
南來遂得語于韓家水冶召竟斯主
崇禎歲次辛亥春之季

賜進士及第中極殿大學士夏人湯陰孫承宗
撰



叙

覺斯覃精著作意期千古翱翔翰苑冰衙無事
三肆力于文辭余每過從見其軒窗獨坐若無
想寥廓之外者叩之則云屬青特攝有與古人
相周旋聲聲狀音聲與揖別余其言休狀狀
畏因思古人三不朽而青味青立之義也昌黎
有言文與青沉浮文不樹立雖後世不任必
後世之傳已足知古之作者唯乎可勒金石則
香山彼其初固卓著自立者爾覺斯于書無不
幾筆作者之源流宗派無不瞭而為文青詩無
約于諸家之體靡不備一往孤詣置遺詩書
重之遺而置位于先秦兩漢之上即其聲靈
後世者間青惟許狀詩惟少陵文惟昌黎兼之
者明惟崆峒于麟卽信陽奔州猶嫌未滿手
衆而州人一切軟美卑靡投拾淺易之語又最
足邀其一盼縱瀛海是進者青掩耳而走耳處
其自立一何偉也而覺斯尤痛傷世之誣崆峒
于麟謂彼實未嘗讀古人書不見古作者而妄

詆三君且其地位之相去不啻百尺蠶上下不
安得率易置雌黃也夫崆峒于麟超狀後古則
左馬子美後一人此言一出不但二君獲知己
而覺斯境地之所至亦從可想已今夫岩壑
洞景非不岳也而無當于海岳之後備庸庸
閭閻實故而彼構一亭樹一園沼者欲并追
國兩能考哉世之為文所難當時不覺後世
傳者也若覺斯之立言遍古斯誠弗朽也已
康長斯沉酣此道更無能嗜斯狀其遺事也
其曰自註其曰可序
生學孝受恭謹抗道直陳典源也其書其
歸大業已自宜章後其僅衍為兩雙駟功垂
銘彼炳炳伊恩不憚贊帝王之惟哉是則
青三至覺斯而一之矣

贈進士第東閣大學士香山社弟何吾驥



叙

維易距且津一山野海至靈山靈覺新已創
稿二百本奉刻舊八日本如蓮花塔空舊堂
三千壁展紫蘿手揮雲數紙叩其吟便處不
飽覺斯道義祇躬寫于孝友呂書韵性靈
呂聖賢之遺物身自舞象時便為詩古文
藝花一灣薛月音聲聲塵道相略對乃覺
靈節孤鶴忘寢與之游處焉中秘之書
青麟旗之景雲浣其賜香薰其德
丹鉛射蚪蚪文樞版手不少殺提穹廡之青
蛟龍之馴彌此瓊瑤著蓋金刀赤羽故集
矣故其秋濤一瀉浴于參井韵絕處作白雲
讀曲濃古而自舒已靈不有作淺俗不
語騷賦似揚馬五七言歌行樂府似供奉七
律似少陵排律各體備具大曆之風序記
贊頌箴銘及夫記誄似東西京讀奏似左
殺秦漢季末四十自今振藻于商周間覺

筆色時宿研田豈非孝更難案不為不義其
神先香獨超者乎於是戶外聲畫將仰音
請物鼓鮪五于海人文錦三于珊瑚閣筆
瑞淨紙其誰不賦亂兩雁清魂駭意台為
祇外香凌弁州濟南而驚書出耶余珍
每讀書箱蕊絲不啻破萬樂于雪門
客山不朽箱必屬覺斯復書易子雲
雲無祇矣今後五十餘季其著作之富
千本有難旗千殺太相期我覺者
樹所流能立言之外更香舞臺狂
上林羽獵杜李摩詰李順本參商不
嘗者覺斯著之庶幾不虛天特生之讀也
社春弟維易呂維祺撰



王覺斯先生詩序

尋之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雅非無也夫人而文夫文而雅也明與文章崇制舉焉當代弓旌習于童源本不業舉而能古文者其見北陸瑯琊歷下諸公文莫不博洽典麗夏后氏圭殷人輅周人鼎不復見于五季而詩亦其是作詩非協諸經諸史整齊百氏異器不其其妙故曰讀書破萬卷賦詩自謂才胸起與衆衆勝勝殊塗嘉隆召後不必衣冠大儒得與此此選士至樵牧無人不詩夫詩人曰雅詩雅曰清至于今蕩然矣辭章爾雅氣雅麗雅者世與之俱今日突與寇藩薩撒拔等不能振于今之操觚者漢官威儀不謂覺斯先生振起之也嘗評其詩如李牧備雁門曰爲國也正召爲濟正也奇天淵出人莫兩端倪要語詭于師中之律而自召身爲長子丈人片言皆句一洗小說邸報不典不雅不出諸口上後舉于商周正變之風下麗淫哇尖弱于嘉隆

後可不謂詩道主風六義功臣哉召此生必害于政發爲昌言召匡時定國召此變道世見其一廬四壁子無長物唯書充棟一備造交際譙集悉屏去日坐卧充棟書中所宗經子集卽星曆堪輿卜筮相人治軍藝穀之書手繪胸評天下博而洽者卷冠或之先也此辭本乎博洽何所弗宜鼓吹休明陶鑄華不托茲号

南郡社弟馬之駿贈



擬山園初集叙

嵩山天地之中覺斯生焉中虛中實乎乃化呂
正呂斯業乃成中也易也知虛實而不知中
風水遺者知太極而不知易誰儀象生者風
不遺儀象不生則其文不古其文不古其人可
知所貴天下士者交相游于未定之中唯論
一濠伯夷叔齊古之賢太
人也否未能否一焉孟子聖之矣賢之可也
之可也而其人不可也若樂少不變
仁今之文求名則否矣否仁者考其文
仁也而傲狀古誰古之不仁者不中之象
云胸中不可著一中字而士各求中于
求之何如爾王子之文求仁不求名玉子之
何呂見其人赤子也于文殆于呂身近之也
于身之矣且夫受天地之才即受天地之節日
月星辰可儀象也汪淮河漢可囊括也言結之
囊地兮天成則无咎无譽今吾日星而無江海

吾江海而無囊括不仁莫甚焉天地之大也
其半全也于其闕中也于其陰陽之
會則不仁吾進退斯吾變化矣吾離合斯吾交
道矣進必退也離乃交也自朕之數陰陽之
也大地掉一筆書山川又掉一筆書未了之
川每于奇峰靈洞輒為停筆剝水殘山兩儀
尋自想而作者求全呂得損象舉呂得變
行呂得鄉原無宅不儀象不囊括受才
人牙而天不才吾所呂貴王子者貴其才之
貴其實之虛蓋中行獨擬休休下仁文章
進也得也存也範之出游喪也失也亡也範之
人穴入於穴出自穴故曰得失存亡知文章失
境即文章妙境王子之詩文奇秀節特鈞漢
遠大都多會合冲和之氣其快哉其心空矣
嗟乎文章天命之矣見天地之心復乎役役名
恨知進不知退天地之心必不于他處見勉
哉我思古人獲我心欲仁仁至我見王子如見
古人今者序王子之文周道如砥余與君自處

遠矣乃綴數十言願狀論古而一言曰綴之則
畏天命

經筵講官左諭德長洲季弟陳仁錫書于居



王覺斯初集

壬戌庶常凡六六人惟王覺斯倪鴻寶與我最
乳合盟肝膽孚意氣砥礪廉隅又棲止同筆研
爲文章愛焉者呼三珠樹妬焉者呼三狂人鼻
屑也時品量當代誰大家誰最雄鴻寶屈指北
地覺斯屈指弁山且謂弁山評北地恥所畜畜
瑞而惜追蠡駸駸絲理未剔透玲瓏也乃撮
郁邱家詞寶敵國波斯碧眼客識之國人弗識
也其家駒齋白雪樓已四壁立推駸駸埋埋
物差敵槐安國耳四天涯王寶藏多多許
弁山所得狂盧眇謝各操鐵如意伺之當吾
吾覺斯起孟津近金谷園不擬谷擬山山自
寶翻索千尺珊瑚于我我賜戲之君前身我
君謨邪安知不又前身君國石尉撒鼠斛珠
律下燁燁弁星繁露也嘗偕遊西苑見金跋步
障中數百寶盎四方植珊瑚厘四五寸縹緗
不絺綌若中消言絲截長而樹爲泣下乃笑西
苑西烽火照橫翠池差得三尺者雙西苑尙

君於我何香覺斯更索不真我憶枝枝携洞佛
 子家向傳此梵狀久化絳園字覺斯木晉入藏
 絳園孤顛阿崛涎玉沫瓊木腔瀑三丈雄虹離
 覓白豹玄斑千氣屬力不爾那得作寧馨迷太
 十屬携月之枝不令海王驚怖賦告邪一君
 君與鴻寶騎雙鳳聖且翔且謁我鞭赤蛟從
 游嵩山至君家崖岫嶢嶢藍藤垂垂作小憩
 沉煙毒霧閃電礮雷奔律令急呼寶母安在
 三人且召為嬰兒啼而海鵬玩也寶母自是如

崇禎元季秋九月季弟漳海黃道周墓



又言代序

飄然駒過隙援憶頭已白喜君過我盧披徧而
 莫逆數日體未差鷗鷺關其掣壘戶學舛崩
 不至肱折寒霜今履階見君鄙吝滅夾雅如君
 少不見徒嘆嘆沾酒履已空長安奉憶素餐
 是奕基自反責師射我真如鹿石何者爾
 惟君不遐遺芳訊慰幽僻感茲金石音
 所隔君乃秉微尚歲星耿赫奕弱齡即懷
 嚴節無敵枝格枝嚴藏落事迴爾別介州
 衍體香少精結新都爾洋不
 兼香之矯舉為明條俗格與陳調埒除
 與邈徧與書海山窮絀釋金元代摘麻龍文
 力將古氣夾周泰左馬才一管偉議匪執
 足長膝辭褒貶寓於中筆鋒角可截表揚忠
 魂寒林皆復然綸綵落人間真足為疾舌恒
 浮豔騁與世何關切蛙蜍規自失古遵典冊
 瓊翰競珍秘如食雲母屑已自洞九汭聖之
 毛竊期其潔無批磊何破常格抗疏扶玄黃

肉呂齒決否則千丈隄頽狀壞蟻文鳴珮銀玉
 墀濯纓炤太液瑤璋洵大器表表文章伯固是
 黃鐘辭不呂類管涴放筆千萬言眞足闢屈纓
 所制諸誥體耿光洗澈洌大雅振木天紙上弄
 虛舌屬耳藝圖間海宇爲噴噴孕秀河洛閭落
 浩奄鳬嶧提携猛將旗靡卒咸掘闢大龜噴噴
 霞嶠山落紅雪崆峒樹正城今始接霸蘇並員
 溝滄學朝滿而夕滿夏月過君廬蓬蒿表始盡
 自簾數鳳卷朱絃張疏越古菱疎狀疎萬蒲能
 石髮獨行膏閉門暑時天源麥對酌萬鈞機至
 因小麗發舉杯來惠風徐臨得來月高談海濱
 周宋元量十笏強力砥輻嫩秦漢富富龜髮
 寒所窺淺近駭小凸木嘗見華霍無怪驚辟珉
 花影曉小欄芭蕉書歷錄各時才翁家驟雨華
 六幅羽嵐走腕下畫火驅虎僕我明洪瀨氣
 百六十六君誠爲大雲動必與龍還稀骨還方
 穿貌則日游游更望蘇作梅極寓寇兵初軍容
 與元振樹旗而食肉大民怨憤帥邊城一何感

遼瀋白登間繁積多骸骨璫衛回北斗陽春
 大谷松柏抱別心於地受命獨浴日仲山補易
 君呂痛哭國脈細旃上王子懸天目不伐南山
 材爲船一節竹文權亦奔運與世爲迴軸世
 物自熙始信斯文或方當虛席待明堂正鐘
 努力期治安大小匡在幅君乃問我序日曉
 惡穢不得息其軀呂何將且復仙人騎紫鳳
 補鬼芝簇乃向處儒中食而采此藟莫君呼
 人亦令思竭聖詞壇今如麻勿使嘲壁驚
 應不稀或者爲濟遊悠悠千萬載從此道
 會稽季弟倪元璽拜手序



叙

天地豐美之境造化不輕予人造化又召之
鑿弄玩歇而悔号人惡清宋者貪逐不鑒晝夜
營慮非謀衣服遂謀財產四方勞倦夢亦困倦
不知終歸于腐爛寢木一瞬而已斯志士達
觀者所駭嘆也余一生受性水淡當重釋時
已不能讀盡書結太極力四十季來門閉不
市無吾足裁芙蓉八百木於書凡幾此我輩自
尋一享用不甘心召其身貌聽造化者爾
在京暇便相過譚及讀書事演契余志發詩
稿累累狀則爲之驚魂震魄望而起敬蓋此道
各物主之化身不濫至于我朝腔咽分其身之
骨气何分其一指鄰耳元美之文分其胸于麟
詩高亮潔勁含蓄尚少文分其肩力汪南溟分
其步大機分其肱股他如尖露俗弱又不及格
矣覺斯善不作卑弱一派窺其意必欲藏之名
山必欲俟知已於天下季末四旬疑疑至此後
者尙大非余之畏受哉此余爲之驚魂震魄者

也其詩賦沉雄虛古各體各則不作晚唐宋元
人語其文機軸自立蒼高澹韵不肯不作周秦
漢語於已掃蕩廓清一除淺弱真雄師提戈摧
堅搗陣弘健不恒使韓昌黎在不知如何費美
矣或謂詩文能窮人夫魏徵張九齡房玄齡杜
如晦王綬而何曾窮乎又謂三百無意焉詩
今請觀陰韜漆續履舄綬膝德德兢兢洗洗
更及夫粹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瑋
瑋瑋非古人攻琢而出者又謂若詩唐詩被之
管絃贈芍藥墻茨涕泣連連千夜大堤俱
可被管絃奏朝腐乎其謬溺黃口解也胡盧噴
鮮何可勝言不知文章根本六經千古門訣其
何從欺彼學究腐人胸無萬卷又與於簾弄之
甚而不知但知宋元嫩調弱俚者爾楊升菴曰
淺學勸言布帛菽粟其自言布帛菽粟用言盡
益庸淺已紅朽腐爛而不可食與哉覺斯雄心
恥托於日月淡情不苟於區區僭爲選誇吾兩
人相視莫逆也覺斯持躬砥素惠器淵善樂

兵治世諸篇復見奇略丈夫為蛟為龍奮經
濟爭彩鼎嘗努力事業歲月方長魏張房杜伊
何人哉左揚李杜合為一範宇宙如此其大後
世如彼其多詎無桓譚如吾兩人哉必胥曰藉
子不阿好矣覺斯自愛自信造化生一人必非
徒朕既不令我輩在衣服財產中共學適遺力
斷不腐吾舍君其誰歸

季弟蔣德璟撰

蔣氏自述

蔣序

五



覺斯先生集叙

余自壬申之夏違少室而南至於穎胥信鹿疾
而昏趨離狀載覺斯先生之文而止也則曰若
其為余言余始憚而亾度也既起而東獨足也
曷言哉惟運之隆窳繇豈在口盛亦至焉虧亦
至焉惟陽用昌是生剛特其為言也英積而脈
強志足而行遠其力已擇之矣其既也墳典而
內選辭其難而樂其所甚夷力其殫矣力與其
人盈竭者也力之屬狀乎火火從心心氣蒸而
炎上弗違弗止也止於熾毛與為游光止於灼
山與為爰明達者得之惟山欲雲惟水淫物麗
麗乎其胥所就也通者失之恍乎妹乎膏乎漱
之介乎先生出實始合雄聖仁明而命之高其
高者痺其痺者骨出而紹藏出闇而內章內澤
與而外傑莽莽款者得典詰焉咏情者得風雅
焉彼汲冢之猶神而魏晉將畜之文之力極乎
是矣余生而無慧其於古舞象竊而觀之長而
莛迺自侍先生而盼朕欲胥覩也胥况矢弓玉

乎堂而縱觀者乎竊妄言之太倉多乎史北地
多乎厭雅信陽猶是也子威力矣夫詩歌從焉
後之志三代者於津之游乎吾又惡知溝猶者
子不覲覲焉仄脉先生而縮走也哉余心憐而
不厭言天下後世將其信之其言余言為先生
徵也已

古吳李模拜手敬題



卷之八

李序

五

王覺斯先生一刻序

予向者醉餘幾理宜付波中藏拙太史氏猶取
而標目之青黃乎溝中斷亦太史氏之取材不
遺也乃勦予曰將曰奪我輩席噫太史氏之席
何可奪耶太史具宿根能知前身在往代事又
一一能遺之朕不肯數為人言予亦不敢悉君
之故其遇物觸理率各神悟而性嗜書故於中
秘及世間藏書無不手丹鉛之偶所棲寓輒為
書城偶所揭吐輒為三代曰上語各謂其各難
解者解之曰彼未全見三代秦漢書耳彼所為
文輒奪典語左史席所為詩賦輒奪風騷席所
其畱心經濟志狂彼時猶將奪伊周之席而奪
勦我曰奪我輩席公之席且予三舍辟公輩之
席或未可拒人攝齊也

社眷弟梁雲構書於六安山中



初集叙

先生自吳歸避亂共城愛北山與行因止焉題
曰逐山攜所刻詩已滿車矣又將出文類梓之
或曰逐也焉用文夫當位貞吉與時偕行逐之
道也先生少宗伯時具疏爭和議忤武陵經筵
爭加派名動天下與政府議差規穀狀不屬所
謂剛毅礪砥危言危行非與今高臥漢簪侶
鶴而受飛鶴真逐之意也觀天文察時變苞
抱蜀文明日止豈文章之能事所究極耶先生

張綱遺集

卷序

卷

大文之用星煜龍光呂賁天下此集出即所推
少陵昌黎恐讓席爾海內諸公叙義已備愚從
先生游共山躬蘿撫松者數四亦援筆曰談
逐者退也臨則進而過于物也時變不已彰
八絃呂臻太弓先生驅車而出為咸臨矣

門生河北張縉彥拜墓



王覺斯詩叙

余與覺斯同出楊荔曹老師門弓是兄事覺斯
廿季如一日故知覺斯覺斯居身弓質處世弓
誠殆合道者也性尤嗜讀古人書無間風雨晦
明飲食寢處自謂無他好無他性命只讀書耳
其於詩取材秦漢弓上體格崇少陵而一歸之
於古則其因靜昭物因時起志因咏成詩者
理渾成包涵微永而略不失正始弓來風氣又
繇少陵而弓三百篇為援本準則者也詩家
言古實莫古於三百篇狀十五國風而魯詩
獨參周殷而列於頌則溫柔敦厚之意和備理
俗飲祖饗帝蓋各遺存於中非第古焉已也陸
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各志於吾道覺斯
之于詩古也古弓遺也每讀覺斯詩如觀古器
儀尊淳厚雄敦智辨黃目清明山疊鎮靜壺尊
著尊質樸使人指掌意悟目擊而意存皆各不
言之教焉此詩此遺也覺斯今宰天下矣其大
者爭立東廠却遣中貴林言官臧刑獄凡格心

轉世萍于兵饑變于陰陽爲覺斯之爲不顧利害而爲社稷非深于道者能如是乎猶記戊寅冬錢騎薄都城余與覺斯共坐一門羽散雨急覺斯意思安閒神色正靜無刻不事筆研計至越月得詩文數百無不語關國計憤激狂狂狂鎮之誤封疆敗國是者謂覺斯無真學問大經濟體用該備余不信也故曰覺斯之詩則覺斯之道焉而已適覺斯續其詩所未刻寇火燬其一帙咸欣服全讀之凡數越月夫亦快余嗜覺斯之詩之遺云爾非敢爲海內心折覺斯者能解也

門季弟李爾育拜撰



王覺斯先生集叙

彭而述曰余叨先生知久先生歿余既哭於其里時長公河東在疚次公藉茅尚羈金門上書請卹典未歸也未幾河東又歿余遣二子往弔之藉茅則走余書曰先大人存日與君善且二十季飄泊東南流離江左歿生患難唯禹等與俱先大人知交徧天下乃其意常在沛公每與人言獨斷斷道禹等不置曰爲空同信易之流今先大人集具在牽禹等一言弁之夫而述何人敢叙先生哉既乃不覺摧摧墮涕泗橫集也良久氣甫定乃爲先生位而告之曰述得從先生遊則在先皇帝之甲申二月維時述陳求走太行抵大任先生客寓劉通政之園爾時述乃出驢背一帙質先生先生展未終卷大驚曰不圖今日復見鉅鹿之戰相得甚歡明日卽攜手作吳中遊東望岱宗南達淮泗或聯舫或並轡議論今昔上下成敗如琥珀引芥間芥齟齬先生反曰是喜其不阿於是先生從此遂各一

禹峰海內亦發發有一禹峰矣先生負夙慧
能言前世事讀書一過輒上口乃孜孜如下學
焚膏繼晷宵晝不輟避地青徐驅鹿車凡十五
乘運蓬牀皆簡盡中多生亏所未見者每旅店
蓐食趺坐手一編不則卽磨礱磨吮不律作詩
或文詩卽呂四十首爲則文亦不下三五篇日
三竿乃接賓客與外事或爲及人染油素刺刺
不休矣與人交無城府不喜淡中取人于其長
而棄其短論文則于周秦呂上不專一家而斷
斷呂唐呂下戒學者勿讀詩呂少陵爲第一
將李白餘子碌碌矣先生偉貌修髯望若神人
能彎弓數百石常背封狼居胥之志而困于珥
筆老承明廬優游卒歲先生呂爲不幸也海內
之知先生者止知其工書呂爲掩管人而上之
眞行草三百季書濃之大成而篆籀八分則上
蔡中郎猶且居爲難弟世鮮知之者四十季來
薦紳士大夫罕思綺疏無先生一字則呂爲其
人鄙不足道琬琰燿耀光被四遠至其溫而爲

山川禽魚怪石枯卉之類政各專家之士所不
能到雲林大癡諸人方之篋如也其大節則在
與楊武陵廷爭用兵一事疏凡數十上欲借尙
方馬劔斬張禹之頭親知皆搖手喪魄恐旦夕
不測而先皇帝知其忠且諒其無他不問嗟乎
若使先生言各效當時聖明能見諸行事則先
生今日豈僅呂文若詩見哉故吾只呂爲先生
斯集之成乃先生不得已而各言也先生自呂
爲不幸也非先生意也歟而天下觀世既知
先生矣仰而觀于天則日月已經之俯而察于
地則江河已行之世之人知各先生亦猶是也
知各先生之詩若文亦猶是也弇州有言曰漢
朝兩司馬當代一于麟今呂觀于麟之集不足
當先生十之一呂于麟當兩司馬未免過情若
舉兩司馬呂當吾覺斯尤覺不及情無已其仍
爲覺斯先生之集而已矣言未已若各見乎修
髯偉貌望若神人跨紫鸞驂赤螭喬雲輪困綬
綬冉冉而下者則先生來也先生來也而速乃

持此曰報太史曰為先生之靈所憑也當在斯
乎當在斯乎

南陽後學彭而述禹峰具紳



楚山圖記

彭而述

具紳

叙

自古詩文之遺蓋難言矣無才者不能無學者
不能無識者不能無膽者不能無情者又不能
也陸士衡各云佇中區曰遐覽娛情志于典墳
撫四時曰嘆逝瞻屬物而思紛此古人才學膽
識情之所繇見大抵朕矣兩漢班馬鄒枚諸
續詞壇賡歌風雅未嘗蒙文為集自陳子昂詩
洗六朝之陋曰及李杜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
曰及焦婉始各彙聚曰集行世朕則昔人之各
集也因工于詩而及于文後世之人或肆力于
文也而不工于詩其人之才之學之膽之識在
情之不同又類朕矣是故讀其文沉辭拂悅藻
繪翻翻踴躍燥吻淋漓濡翰洵稱善也朕詩各
未易言詩之為物經曰六義緯曰五音譜曰四
聲變曰時代至唐而詩藻具人文崛起是曰高
岑沈宋李杜王韋錢劉元白隋珠垂壁燦發墨
光青巒黃袖經行毫楮山河宕其胸懷蛟螭走
其不律齋芝勝茹快比新作逸情騰發大雅相

期詩之遺于斯為盛焉迨至宋元其詩卑矣明
興和聲比律豈乏名篇朕標詞壇風四海者僅
百季而一見已余屈指前香李何後香王李骨
相獨具氣品奪胎別香造化又南遊台宕白雲
中挹嵩華泰岱囊括山川發為光怪象象千百
篇若諸公者誠一代之名手也余長兄覺斯生
而歧疑日十行俱下腹笥淵停煢前賢之香
筆香都蘊苞徑哲之蘭薰口伐絲緒手裁典範
既已茹嵩高之玉英吐鶴泉之綠字抑且兼天
龍禁緒盡祕書冊府難林徵求瓊瑰著作所及
簡牘等身又且覽榆塞泝桑乾遊吳楚周圖越
凡天地間人物山川之奇秀久已收之筆端辛
卯之秋復禮云亭遍嶽瀆躋太華望峨嵋凡俗
宇日出之暉箭括通天之輿瞿唐滙源之險白
狗黃牛之狀恒藏神護之神祝融紫蓋石廩英
蓉之峰無不朗朗胸中拂拂指上已故其詩文
典碩豐昌高奇秀拔如東方曼倩厭厭霞漿玄
露骨胎俱煥氣品造化之妙而神明出焉矣又

何才焉學焉膽焉識焉情焉之足云嗟乎豈易
言也哉即與李何王李諸公共執牛耳當不枉
鉅鹿下也同時香石齋鴻寶太青明卿牧齋諸
鉅公偕聲唱和共救四體八病之失大振嚆教
纖瑣之弊其卷帙浩繁約香舄卷裝潢牙籤凡
五十餘帙其壽梨也一舉金閨再鐫白下余今
崑山時復鉸之署所茲癸巳秋仲又仲和與余
假寓吳門再取成書詳為校閱蓋自新篇從石
齋鴻寶太青諸先生之所選定者僅存十之四
耳

癸巳玄月胞弟鏡子陶氏題於虎丘僧舍



擬山園集叙

余登太岳孟門每嘆天地靈秀瑰奇之觀莫可
究量而幸已私吾晉人中季宦成過中嵩熊耳
龍蟠虎伏觀三晉猶為雄麗其間元氣翕張風
雨舒卷盪為人物鼓為文章自可宣藻濟勝立
功觀化已幾乎大遺往往各之雖狀鹵蕘之不
能為中豫也維嵩與霍傑不可下其孰能兼諸
余太原王氏源遠支分幾跨兩岳其仰太室而
俯洛汭者曰大宗其左姑射而右卧龍者曰小

擬山園集

王序

壯

宗小宗余小子所家而籍也其大宗則伯父覺
斯公之所發祥也原伯父之先非繇豫產乃產
于冀則伯父不欲專私太岳諸秀而適兼胥中
嵩甚矣伯父之偉而能達也夫天地一方之氣
每不能拘擥英偉已發其奇致與理而高眺遐
覽納八荒于戶庭一切島嶼薄觀烟霞散秀掉
臂不顧非其氣揚其量全也今伯父之詩文具
在試一展讀高巨與博如五岳者胥矣神秀幽
邃如三十六洞天者胥矣奇峭險絕如峨眉武

夷者胥矣狀則伯父寧止擅絕二區將海天鳳
里耳目可空古今屬季前後可斷而區區已太
岳中嵩為伯父稱者此又形骸之論也雖狀晉
豫云者是余王氏宗支之所脈絡也古之人見
一嘉言懿行必紀人及地邇流窮源已誌不朽
則余小子茲言其亦胥古之心也夫

姪國楠撰



擬山園集

王序

擬山園選集總目

卷之一

詔 聖書 御書 令

秘書 御書 御書

露布

卷之二

勅諭 一

卷之三

勅諭 二

卷之四

擬山園選集

卷之五

冊文 祈誓文 殿文 訴文

卷之五

制誥 一

卷之六

制誥 二

卷之七

奏 議 狀

卷之八

卷疏 一

卷之九

奏疏 二

卷之十

奏疏 三

卷之十一

奏疏 四

卷之十二

揭帖 一

卷之十三

擬山園選集

卷之十四

揭帖 二 劄子

卷之十四

箋 表

卷之十五

連珠 檄 移文 招 戎

卷之十六

頌 贊 約 牘

卷之十七

歲 規 教 訓

卷之十八	志紀述禱告詰難駁
檄	
卷之十九	問對判辯謀議毀喻
旨義繫	
卷之二十	說言語談講
卷之二十一	
解關原釋勸誨略	
卷之二十二	懲討彈詛誚訶諭警
卷之二十三	責郵譙諷戲誦警乘
嘲哀翫衍	
卷之二十四	
論一	
卷之二十五	

論一書事	
卷之二十六	策一
卷之二十七	策二
卷之二十八	序一
卷之二十九	序二
卷之三十	序三
卷之三十一	序四
卷之三十二	序五
卷之三十三	序六
卷之三十四	

序七	卷之三十五	序八	卷之三十六	序九	卷之三十七	序十	卷之三十八	題跋一	卷之三十九	題跋二	卷之四十	記一	卷之四十一	記二	卷之四十二	記三	卷之四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關帝世家	卷之四十四	傳一	卷之四十五	傳二	卷之四十六	傳三	卷之四十七	傳四	卷之四十八	傳五	卷之四十九	傳六	卷之五十	書牘一	卷之五十一	書牘二	卷之五十二
------	-------	----	-------	----	-------	----	-------	----	-------	----	-------	----	------	-----	-------	-----	-------

書牘	三
卷之五十三	
書牘	四
卷之五十四	
書牘	五
卷之五十五	
書牘	六
卷之五十六	
書牘	七
卷之五十七	
書牘	八
卷之五十八	
書牘	九
卷之五十九	
啓 墓疏 遣塲疏 詞	
卷之六十	
碑	一
卷之六十一	

碑	二
卷之六十二	
神道碑	
卷之六十三	
墓碑 碑陰 碣	
卷之六十四	
墓誌銘	一
卷之六十五	
墓誌銘	二
卷之六十六	
墓誌銘	三
卷之六十七	
墓誌銘	四
卷之六十八	
墓誌銘	五
卷之六十九	
墓誌銘	六
卷之七十	

墓誌銘	七
卷之七十一	
墓誌銘	八
卷之七十二	
墓表	
卷之七十三	
行狀	
卷之七十四	
祭文	一
卷之七十五	
祭文	二
卷之七十六	
家譜	宗圖
卷之七十七	
王子	上
卷之七十八	
王子	下
卷之七十九	

語藪	上
卷之八十	
語藪	下
卷之八十一	
禮記全歌	對
戒語	濠言
陽宅吉	祥
卷之八十二	
文丹	
擬山園選集總目	終
擬山園選集總目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一目錄

詔

詔上疏不得頌聖 崇禎二年

羅賢詔 賑民停刑詔

修奉先殿詔 賜大將詔

堅守邊口詔 賜軍士詔

給運糧官詔 恤蝗詔

災異求直言詔 慎刑詔

禁九門索錢詔

擬山園選集卷之一目錄

聖書

擬聖書

御書

擬賜瑞王書 擬賜桂王書

再賜桂王書 擬御書

再擬御書 擬賜潯王書

令

崇禎十一年令

赦書

崇禎十二年赦書

德音

有解流賊德音

露布

擬減流寇露布

擬山園選集卷之一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一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詔

詔上疏不得頌聖 崇禎二年

朕惟邇月天變頻仍稽其致災之故與諸臣咸
各咎焉是用戰戰慄慄不敢侈大六事自責
求消尤今後上疏敢各粉飾雕繪頌聖娓娓者
卽佞臣也國家何利于畜佞臣乎實陳利病匡
其闕畧告以嘉猷明其未斷引祛不見不聞之
壘無有所諱

羅賢詔

詔曰北畿失守寄託非人先帝遐徂哀傷何已
爰整我旅豈緩固圉足餉秣馬應爾求定凡受
聖祖之培養思等生成寧當禍殪之摧殘心忘
鄉里朕念咸屬赤子遭此顛隤猶係舊臣忍令
塗炭疆界終于淪喪而不望其旋歸乎曩燭當
空難遺微細露沾周地何論郊阪今山西山東
河南河北凡在籍各官進士舉貢人等處京甸

一千里之內鄰兵燹十六州之多震刃警聳棲

厓託谷必各懷忠報國津志吞讐恨阻間關魂

馳魏闕思來而欲生羽翼夜行則未脫嬰羅淚

溼征衣不敢自語聲慘陰律噬肯忘歸性命則

危在須臾趨陪則想夫師濟朕茲下詔開此破

格重用一途明驗爾心朝廷養士之淡故簪尚

厯摧械豪傑奮翼之舉未虎必借熊羆知爾憤

可殺身惟憐寢在來朝譬之鍛羽燕巢秋期詎

戀于欵厦失槽駟足康坂勿顧子傾軫况朕渴

心求賢闕門額雋非甚不肯必思附鳳攀龍壯

而各樹被簑戴笠老且何為誰鹵懷之好音獲

至灑日霽雨內薰愁毒外健筋骸且馬援據鞍

仍能嬰鏖而班超攬鏡不覺蕭騷拯救中原者

各人咸立大武者無疆朕虛官秩以待爾等光

陰荏苒功名坎珂彈冠之歡方知多日蕭艾之

謀適際此季愛惜人才汲拔髦士爾見詔夙夜

邁返日副朕白駒空谷之意

賑民停刑詔

近歲蝗後罹疫諸州郡遭寇牙嘴江田浸害下水盡食稻俾民鮮吝不罄乏者雖曰天災薦臻實朕未悉民隱各司未能以德煦恤故也茲以今年四月某日始俾各司緩徵額糧各府縣倉中米穀雜豆各司酌戶口給賑以明朕矜惻諸省今秋其各停刑勿喜毛鷲以輕民命務再虛心鞠獄貨奉拒絕可出者出之不可得武斷之名大傷天心鄧都臧宣性烈淡刻至今猶當不有各地方撫按官申飭念民饑民哀副朕休隱之心可

修奉先殿詔

朕聞孝子莫大於尊親建國莫先於宗廟故周宣斯干之秩似續妣祖光武中興亦祀西京所目崇本原報功德合畀國歡心歷世不可廢也我國肇基理融物澤遠仁德年唐虞季過周漢遺家不造北都失守凡茲鐘簴鞠為茂草祖宗之祀自春徂秋缺焉靡奉朕甚痛焉荷天眷祐定鼎舊京不敢寔居目為神羞未遑考築宗

廟禮重安可目時紬而不修耶使朕瞻顧嗚嗟几筵不備無目事祖考安在天之靈其何目告虔謹誦吉日重修奉天殿於奉先殿之後崇嚴明水致愆有所遵前典也其令有司具儀則陳器數目聞

賜大將詔

聞之師克在和社稷之事濟于同舟一號咷一則笑之一擊一不接懸誤于軍機封疆之繫可目戲乎各厲兵秣馬同心剿殺此一大戰也令歡全覆汝諸將其會于滹沱之北無軒朕命

堅守邊口詔

敵兵糧乏不能久虐燕趙虛目火器鳴殺二三餘級敵何目滅各堅守冷青山飛狐宣大張家諸口敵如釜中之盡目驅逐無遺種可

賜軍士詔

軍士離父母妻子荷戈出効力目捍封疆各勉爾糧銀臨陣異懦者斧鉞之下無吝逃避

給運糧官詔

轉粟東南飽軍長策不飽不足呂控制宇宙而解官作弊鼠竊狗偷爾御史戶部官復姑息之朕爲之恨丁夫十七卽持戈幾月奔命身軀無贏糧幾不自保今工部官且勿鎡山犖石停其緩務御史部官不得易鼠同窟水夫脚價不許減少折色幫貼一切裁禁不行敢各違者許稱老來京擊登聞鼓鈴呂重添某月日差指揮某宣布朕意

恒蝗詔

星變日赤井鳴地震甚可憂也而數省蝗孽害稼德未修歟民事不和歟何天降割如是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南直北直湖廣查蝗食之地各蠲租之半出嘗平倉賑民饑與爾百姓休息寇害未已不爲周恤何呂聯生乎各司藩臬二千石呂下各貪酷無恥者呂國初添正厥罪

災異求直言詔

百官不修于職無德呂及于民災異疊現日月告凶外內交訌郊甸流血元元踣困流析失所

念茲鞠凶痼瘼於衷勅公孤九卿文武大小官員直言呂匡不逮除其迎合讜論藥石毋各隱諱各裨難危爾諸臣免寒蟬之羞不尸在位公爾忘私亦相與呂各鴻休天下賴之矣務遵履道勿徇

慎刑詔

刑官用刑稱刑核實不可縱不可濫聞犯者嚴實厥無賊銀爲經逮繫懸空坐呂數千使之大肆克軍餐配終身不齒此演刻吏阿亦逢繼之所爲也國家漢書所不載大千天和甚爲恨之禮曰刑劓也一成不變或不可生君子盡心焉爾諸大夫司刑者如曲徇濫坐與犯者同科其務省刑呂體朕欽恤哀矜之意

禁九門索錢詔

民不論農商仕宦入都九門恣聽焉勿持杖索錢索之無名祇損國體敢索則處呂重律

聖書

擬聖書

皇帝先昭大寶繼天守文思怖勤心于衆兆民
乃下璽書封疆文武諸臣從前詰后惟兢兢圖
于治安遺恐未周物恐傷和任恭重矣古之人
何以五教敷四夷撫九功敘哉無非革其澆俗
長其淳厚養廉恥呂作愼敦彝耳顧忠謹基治
詔諛鑽營允治亂之源也崇禎皇帝末季人人
橫議仕版犇躁爭訟成風佩官無恥因是爵祿
倒繆人爭炎走何呂示則于中國皇帝痛懲焉
欲絕倣優先殄人妖文武暴勢者僥倖多金等

集一 聖書

五

于市賈遂爾比周引薦牧貨貝于龍斷喜招夏
畦之流寵賂外彰人莫敢指反覆思之終必顯
仆者一非敲扑股削戕民呂為苞苴耶惟是封
疆文武持衡大吏先各執鞭之心故夤緣詆痔
買交厚納人不各惕其職也上好下甚賢不肖
混亂相蒙翼虛飾倣呂欺國家而牢樹私黨共
駕膠軻涉彼巨浸嗚呼國之既敷職釁于此矣
祖宗法憲鑄書刑部凜凜具在得不為海寓篤
廉恥之根前澆薄之垢耶茲為董戒文武內外

百辟各洗爾膈勿驟希冒榮而忘其大戮衆目
蓋巢傾卵碎神不可犯其怒也不務忠不為謹
竭衆兆民骨髓而行媚獻欵于憫不良歟之勢
宦興復非望祿詔爵詔匪借匪濫爾既速事皇
帝其何愛焉如其嚴持已峻樹坊又何難嘉與
潔躬乎得一良牧曷宦息肩夷得一賢節鉞曷
竄怵躍矣大抵廉恥一振不即稿落邪佞不萌
姦訛自憎中丞與持斧使者建牙大將軍俱克
如斯歟將見天不懲惡人不替刺忠謹淳固之
氣孽可日消和可日醲奚樂呂蛇虺之行用其
心于溪叟鯉爵肥祿未及享而既已紿矣古今
人淫心慘毒巧謀拙敗貨貝金珠惡能贖穢德
也噫嘻亦何益耶自元季起勸警封疆文武大
吏恪遵王度敦力淳厚敬順各修其職無違于
典彝衆恥目人妖滅惠此衆兆民即不敢曰三
區登咸而太平永康髣髴治安諒不難見也宜
虔于斯書哉庶幾知皇帝之勤心

御書

擬賜瑞王書

朕曰京德未堪多艱臣民勸進忝同大統此天地祖宗之祐亦恃維城公姓共爲翰也覽王奏知避寇入蜀情形乃運會偶遭或亦城守不力歟聞踉蹌去國遠播草莽朕心惻朕肩荷神器矢心肆伐高廟鐘鼓實乞其靈而式之凡我宗盟合心集力匡朕不敏有厚望焉第念王跋履所至蜀道艱澁未有寧止據奏諸臣不憚征繕以康牧圉則重慶一枝駟爲僑棲亦云可也其

擬賜桂王書

屬者天步艱難逆氛孔熾王德最劬本支上親拮据嬰城漂搖太國播遷嶺表未嘗寧宇朕心軫憐不勝維城之念今乘輿失馭先帝升遐幽明咸痛又詎止一家一國之遘閔而已乎朕爲臣民擁戴謂應序嗣不得已正大位不度德量力誓圖討寇仰藉太祖弓劍之靈祝鯨鯨之魄

日夜腐心切齒願與文武親賢共圖者也王雖越在遐陬得忘意歟朕今令駙馬齊贊元科臣沈胤培申慰示展親肫意至於安駐供億芻蕘朕當下議爰令得所王其安意敦善呂承休命欽哉

再賜桂王書

皇帝書與叔父桂王朕追念前代倉卒關河野人進土塊馮異飽菽麥於文叔僅慨往事未觀茲時同枉播越中進孔棘白龍負服何困憊之叔父閱艱惠厄出自稟性豈逆知朕之胥今日哉朕近溥恩信于天下性本虛公獨于叔父惓惓焉我神祖同氣城墮地割今日僅胥幾人每懷令德悽愴不堪千金負進此何異泗上數錢漣沱孟飯時朕每飢不忘河北事也遣致一千五百兩酒米一百兩兼致儀幣少紓結緒南中暑鑠幸珍道體用慰遠懷故此再書

擬御書

朕聞在昔負展踐祚先協爰邦胥若徂東之師

殲厥羣醜丕著義聲本其外內一心無吝猜疑
庸乃底績自茲日降未之匹休蓋成大功者若
是其難也恭惟大國夙成睿質拔類邁倫覃訏
政績聞於遐邇緝熙懋勉庶事爲之仔肩構能
命將出師奮厥威武頃者逆成不遺亂我天嘗
桀獫無恩薄海同讐敷天共憤二帝三王所不
容必當撫之而後快昭昭矣惟朕舊在藩厥痛
淡骨髓枕戈南下未嘗一夕忘鞭笞于西鄙俄
聞凶問恨國恥家難君讐父讐切齒必報創株
掘根遂欲約好君國聲援相協併吞三秦踴躍
先帝之憤心長志猛時時嚙指不怠構李之後
此朕之疾痛于心者也乃江左臣民謂朕列祖
以來無競維功世崇厥德七鬯爲重序實在朕
東嚮讓者三而嵩碑億兆是日緘心收涕撫綏
父老日暱就我臣民我臣民當創敗之餘人思
自振因爲帛歟扶傷創者求療饑者授館陳師
整旅黍野動誰因之恩施丘有何誕之歎不敢
荒監偷安江鄉而君國煎旌一指義旗肇舉破

賊如擊敗瓦所向掘鋒賊已駭奔震于雷震和
等雨霖雖復鉅鹿之挫秦軍季績之延庸神未
足多也頃聞親與玉趾臨我舊都藉先帝之弓
劍不忍暴露天壽山原各所棲託此其德所孚
惠貫入朕心卽寐亦不能忘也况近日遣寺人
荷殳守我祖陵春雨秋霜爰得安于其所卽曰
鬼神孤祥因日各舍仁施齊厚不淡可感數哉
且也燕山易水輝煌秉鉞快哉雄風敗之狂悖
天乃假于君國何異抱薪自焚委肉飼虎數十
萬之卒祇日資其廣燎而助其善敗也不亦休
歟外內歡暢共詠無衣之賦斯則神祇所爲
毗華夏盡爲洗濯者也朕因肆類上帝禋祀祖
廟卽日君國義舉考鐘伐鼓告君國爲我君父
雪其前劬而紀其偉略邦人各允永無猜貳歸
于協和譬之木蠶一拔心腹之病解而肢體次
第求安焉朕雖不德受邦之忼慷良備古人之
遺意胥大勲勞何敢忘而不寘于懷耶敬用遣
茲一介承簡日勞君國之師惟惻之將斯亦睦

鄒修好踵古之道行之也君國其惠顧斯好益
張撻伐蠶彼西賊將見殄滅不暇逾日彰君國
神武而聲施後禩天壤無窮朕且各後日之報
世世修禮勿之吝敦大功通成又何易易乎敢
告執事君國獻達必敦厚履信豈獨朕子弟父
老之休

再擬御書

朕聞古人君之立國也莫不信講睦修教禮之
大經載諸史冊往往道行人往來不徒噫口而
目蹈交鄰之道朕遺家不造遺茲閔凶播越之
餘無日為實惟我二祖列宗不克經紀是懼亦
越我二三卿士大夫日為天未改周人心繫歸
繼序攸屬責在朕躬慚茲涼德若涉淵冰尚賴
臣民共堅誓恥之心奮袂枕戈不憚征繕日效
贊襄豈惟予一人之利是圖亦曰我國家十六
序日來世無失德流風積澤灌結在人恬熙既
久兵各利鈍運逢陽九遂極於斯昔禍種流離
雲漢側身赤眉因新莽之資白水張帳顧朕寡

昧未足方茲揆諸大運則戮力同心天所贊也
方又六月間我臣民義不反兵咸思一戰朕日
為毛羽未豐未易騰遠不固其根株不可召動
搖是用忍恨吞聲扶傷吊歿集未犀於鳥語增
火器於卉服之鄉黔滇悉其銛鋒彭盧備其弩
矢婦孺織鉏編於行伍比閭筐漿各各憤色無
吝釋甲執冰而踞者朕是日臨江誓眾鞠旅陳
師前往開歸後勁已蹶于淮浦方期借大國之
聲靈共敦盟好祖此誓仇而一介之使來爾威
命豈我使臣未能淡喻朕懷宜遣我臣民繼繼
所日望於大國之意乎側聞大懼之各輔則亦
成周之各姬且也昔姬旦輔君破斧缺斨亦曰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而已遂成不遘天不胥其
凶虐煽亂日來使我丁壯盡隴畝婦子困轉輸
盤舍及於西北鳩集實於江淮偶乘荒曠此不
過盜賊之雄耳豈天所降福嘉于思稷元元至
意乎夫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軍旅亦自各禮我
國家方為誓恥之雪大國因其亂亡弱昧卷甲

驅逐羈戮諸亡命介馬赫濯旗鼓及於晉之都
鄙嗶嘽駭駭而曰爲功不亦休乎愚者不達遂
謂貴國乘我多難利在自樹豈其賦哉夫蹊田
奪牛猶或非之孰吝曰恒鄰爲義除盜爲名千
古盛舉而反謂利其疆土珍其禮祀者乎我國
家紹繼大統撫育諸夏則亦衣服之胥弁冕也
序當中葉胥震且業何代無之天其或者未忘
我祖宗德澤假之眷顧欲廓清海寓好惟衆整
仁曰正邦藉手大國曰張之乎大國乃恒朕於
先帝梓宮含歛掩土封樹歸于禹湖德反杉柶
斯亦展胥禮于恒喪匍匐矣近日聞令中官若
而人護我先陵戒其剪拜妥曰蚤火皇皇闕宮
之恤魂魄得曰不餒也嗚呼朕於斯事胥不飲
泣錢曾捐從前鬬辯爲不替之血誠曰膠固無
解者拊之於遺情歟理歟今合我曰殲寇其執
辭也正其舉事也濟德澤被天壤功名垂旂帛
無胥不祥此宜智者所擇而處也大國神武磨
質日月就將玉帛相見賓禮往來農狎野商出

途牙亂則壯敵愾國安則饗定保大國亦曰尚
胥利焉若夫寇兵不戢外之未殄鯨鯢難封干
戈無胥已時兵連禍結信睦之謂何鄰之不交
禮所不載憂方未歇恐不得貼席而臥也下土
人民塗炭可哀傷天之和曰廢人利詎上天陰
陽下民之意耶朕布誠寫意申此明信惠茲元
元朕執朕在疚目斷陵園淚亦俱下率我二三
卿士大夫布其腹心惟大國實利圖之

擬賜路王書

朕與王遭家不造播遷江淮同舟其纘此時命
危一髮荼苦極矣幸賴王周旋漂搖靡屆之時
猶胥葛藟相依之庇所曰免于垢患差堪慰藉
也痛自燕都失馭天步方蹙何胥眇躬乃羣臣
百姓謂予序斯繼勸進旋正錄位凉德忝承丕
基寇讐未殲國耻未雪胡曰覲顏人上惟是嘗
膽臥薪枕戈衣甲曰思仲鬱王波臣轉逐誰因
誰極茲於杭州暫住猶恐道途磨礪特遣官護
之俟卜胥寧宇當爲王謀遷安久遠計也杭省

會地需煩輸輿襍沓民飢易動俗奢而不返樸
王琴書雅尚亦云恬約卽次聞知必各旨善處
此者矣書到王其益用安心修善不怠其顧謔
于朕言

令

崇禎十一年令

夫文武得法則緩急濟矣文武不得法則緩急
亂矣官得其賢事無不理如水善下也語曰君
好發者其臣決拾君好賢者其臣奮庸故各

奏

卷一

王

爵勸祿勉者可曰爵祿獎之各行義施膏非可
壽祿惆喝斯當禮賢敬士求除民莫曰庶幾耳
之軸不折者豈可徐圖乎而知人爲要曰後先
曰疏附曰彛奏曰禦侮從古無不賴翼多賢也
今敵兵縣軍於王畿之外軍士畏之如虎剝亂
郊甸窺伺通州密雲真定剽割破城未各攸底
鬼神震怒義士腐心凡茲大小臣工誰不懼此
漂鹵數數剗刻諸臣之身不曰爲路病苴臂不
獨非人臣之義又豈尊賢敬士之報乎祖宗之

需澤既渥既渙業食祿各率詎其處薄耀兵作
氣何可畏其整也而破瑕投釁非摧其鋒大創
之不可敵之恃猛冒驕怙貪其貫數盈蟻蟄在
月其執將不整矣文武將士勾奸旗蔽曰老吾
師師老氣憤其奚曰戰勿挑怨蹈愆效穴中之
鬪坐視我百姓父母兄弟妻子之暴骨若何隱
痛若肆大惠弛宗社之憂曰微大利世爵世祿
曰答賢勸於是焉在諸臣銳圖之語曰穀馨養
康大無益也韓昭敝袴防淫人也苟不動心於

奏

卷一

王

既患曰糞除邦域驅逐串夷曰固我邊陲
實長寇讐不受其無咎故禮敬之寢則刑罰及
之刑罰者不得已之砥石也國之大事在戎今
何時乎豈其曲庇焉曰崇奸堯仁主也子無蕭
不姑息湯武聖君也臣無益不假貸蓋虛爵廢
祿寇玩兵息貽國曰不勝之名明主亦悔用之
而何樂畜之哉林哉其急繕撻伐張鐘鼓之需
曰綏靜於疆場社稷實篤賴之銘功旂常書之
券文君臣相保初終曰紆難也其榮懷也多矣

大小文武諸臣念實念罰必無所有皇天屋土
咸佑此衷自今必各代君任患克敵曰保又中
原是用布信於諸侯共享無疆之利

赦書

崇禎十二年赦書

國家奄宅區夏全控四海生民各霽陽智氣簡
備兢兢于撫柔務大其業明幽雌雄皆曰順至
朕後庶尹可曰弛政庶吏可曰弛刑與海內休
息之志殷如渙方文之曰禮樂去其悲色而作
其昌邇者日紅告愆過寇交訐兵革之熾二十
各三季譬攫鳥距蠶境在野嬰兒不晨寢漸食
天駒未臻蕩平格不侵不叛之類釋之曰無外
懼是曰勤于中心披撫勞瘁車甲徵發摧鋒搗
虛期曰報怨而不畸于鬼交俞于人也荷天之
景貺某月某日俾茲蠢腥東兵火攻燭之狼狽
千餘騎哭號歸于肅慎之荒因此關隘不開民
藝百穀雨滋艸木羊牛被土庶物庶興若驅蛇
豹虎兕放之菑也諸臣與胥力焉庶可一意埽

散殘寇勿使蕃衍丕訓延熙四海永康不敢效
七十二君之為云云亭亭升中告成也日慎日
茲不自居宣卿大夫恥一夫之納溝固疆係奉
其何道曰匡朕未逮乎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
會歸于極雨暘寒燠咸惠于時所當永肩厥心
者也交儆于神祖憲考之謨海濱山麓永安桑
麻資饁無飢歌詠稼穡養生送死今嘉興海內
沐浴維新之治荷敷盛矣乃調乎煩細之刑鄣
干陣亡租除逋負曰洗汚脅痼瘵痼痼寡其
獨之民矜恤有過誅芟貪官刻吏無名索銀
其繭絲減其徭役雜派寬其鹽鐵艸豆捐助平
其斗斛解其祁寒暑雨怨咨腹負瞻舞慶茲兵
偃民牧民鬼禽鳥之般也不敢怠武備噴峭刃
糾糾于城赦胤于大圉之閔閔復隆萬蒸和靖
定之運也將大興禮樂郊禘天地曰洽百神物
順邦昌虎虓因厥用是大赦天下濯漱其詢後
詳載之溪山窟谷俟天斯活陽氣親上也咸使
知聞

德音

宥解流賊德音

祝網泣辜昭明舊典赦過薄伐著紀昔文往者
流賊猖獗闖王諸營跳食各省焚掠羣需剝剝
蕭良棘刺官吏數千里內皆罹虐殘今雖未即
殲亡而餘黨勾聯類於蚍蜉無知斂赤猶翹距
毛將欲俱斫其肉籬不忍盡灼於聽聽屢動戈
甲久背教詔今於某月日使為曉義克舉天討
舉其未賓之梟雄丕揚師貞開已自散之豕
雖存並育之輯先敷允戡之謀巨火靖乎積孽
長江炎夫礱石蘭鐫所宥蟬蛻釋生念凋弊呂
納隍憫農畝而各殺務化反側若於撫柔脅從
不治愆尤盡洗永為黔首無不矜原安心釋田
供賦墾土各司官吏未行畫一稱茲好生之意
敢不為驚擾者罪加一等不減
露布

擬減流寇露布

某文官某某武官某於褒斜之間督率各郡中

丞某某各鎮總兵某某各路將官某某破流寇
李自成等梟屠者獻俘闕廷者復督諸將直搗
其巢穴誅滅餘種餘孱弱降伏不殺普天率土
歡呼鼓舞此天下之大憚也臣聞春華榮昌秋
草稿肅仁呂繁育義呂董馴天人之理必狀生
殺之道不忒若終始煦嫗則歲序胡日相演使
姦良寬濶則殘暴奚呂能回是呂天地無心母
考元氣皇王各遣典考中華國疊孤矢之威天
各文昌之將埜飭金華之事人忻武庫之兵九

伐不輕三捷用輯凶類式過羣黎獲康醜孽和
于未通拓聲教而廣被臻斯慶者疇實為之伏
惟皇帝陛下書繩道契載玉神揚四隩鮮不職
之神五風叶歸錄之日旁暢無龍之國化及殊
隣包裹不庭之方容彼紉孽惟存雨澤不施雷
霆切于教焚順于拯物怒不獲已師豈無名項
者金火生心陸梁犯域自神木蠹蠹輒爾陰陽
相愚秦川猖狂動呂弓刀相見豚狐醜裔合窳
餘苗綠林不呂為雄支荏苒徒題為人面卷甲

犯郡捲俗窺關角距養而忘恩皮毛飽而恣毒
敘弦浦之藪下便腹之門震鳴池之鐘駭舉獄
之渚敢孤亭毒自外生成衆堡崖崩魏晉于斯
駭殪諸城瓦裂燕趙因而啞人屋爲荒墟村爲
殘墟成爲生虱馬爲立繼其疲頓舊封枯槁中
國踐我之黍稷狼狽更弄戕我之婦男聯袂無
厭罪惡極于不赦驕盈知其必亡此國家之漢
警臣子之大辱天地不與之共戴鬼神不許之
偕滅逆徒滿而必傾蒼生困而必救皇帝發赫
斯之怒授決勝之符破機賞于虛糜張捷伐而
克諗曰汝某官某汝其犄角汝某將某汝其衝
鋒汝某官某汝其木譙汝某將某汝其鱗岬火
攻夜伏掬滄海巨灌溝塍過馬哀嘶舉泰峯呂
壓雞卵礮落強柵之膽矢助區廬之煙寶雞咽
鳴驚魂迷子草木棧煙溢羅將軍下自星辰勝
兵戰之八風勇氣韜之六甲同彼破竹猶之倒
戈熊羆爭先壁壘改色秘策五十三氏合者數
編漢臣二十八人同者幾姓方叔之職儼然今

掃羣祇定遠之擊車師更明華練謀出天語敵
陷穀中箝駭駒之鏤錫勢則屬匹縛斷斷之魑
魅俘則百營朱旆耀于火天白甲皚于雪埜童
翁歌舞商販醢陶姦誦悔其邪回機槍折其牙
爪某官轅門杖鉞床落吹笳雲鳥山蛇礮威挫
其岫地蟻螻蟻屍形弓于晉阮某將犀渠幕
勁于任城雕綺施蘊于河間四面無怯丸頭立
橋某官某旗列成蜺劔掣遶電轉關獵貅之力
果碎螳螂之肩信羣鴻休靡替獵命某將某裁
其歸路撲其寐詭片鎧不爾欲效衛青之志襄
華自喜實負馬授之雄或踏其胷或踏其右或
噬其左或寔其尻長及迴林短若夾雨是呂自
成等束軀如御窄檻若孫漏盡晷窮涂殫氣窄
通糺百官之案告績九廟之需寸磔狀臍入蹠
銅馬之骨尺噉斷刃戶瀝鐵脰之脂方欲行賞
頃暗重建麒麟圖勒銘界券新倚薛龍碑書
可謂登呂投折見收雲而卷霧復承皇上愀狀
未已惕若不遑數十季之瘡痍雖醫幾千里之

荆榛尚蔓務犂穴于輿筑絡鐐于瀘江呂幕作
塵呂皮疊鼓呂鞍成罽呂幣築墩於是某官某
將拜晉闕言誓神整旅逾增豪于百倍求樹徽
于千秋過于五溪徹于百粵輜輳所暨舉銷落
于懸弦鯨鯢無萌搖鞭喘于巨索逃嶮嶮呂危
險張單弋而何藏朕後奉皇上之紳音奏戰士
之鏡凱總者等干羽睇者如堵墻戮其健魁斷
其封豕獮丁蔽于畿甸香象駢于術衢遺械如
麻流心成間其普級若于錙重若千牛馬羊若
千生降歟殯稱賀者崑琛來同真億季之圖陵
百代之類禡也皇帝大德大福蕭斧飾怒彤弓
引恩天下無疆之祥海內各截之盛臣某官等
小材小識何勇何謀風雪霜露不敢言其勞苦
韓琫刀筭幸得返于全生若非陛下之神威必
致聞外之殞墜出師于某月某日言旋于某月
某日桃林放牛笱空聳于往謀燕山鋤石喜重
遇于聖朝臣某等無任遐快之至遣某軍奉露

布呂聞

卷之一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目錄

勅諭一

擬諭擒賊諸臣及山陵使

勅諭破賊總兵官

勅諭遼東巡撫黎玉田

勅諭寧南侯左良玉

勅諭蘇松巡撫祁彪佳

勅諭應安巡撫程世昌

勅諭協理京營兵部尚書張國維

勅諭總督尚書張縉彥

勅諭總督漕儲戶部右侍郎申紹芳

勅諭鑄錢工部侍郎何楷

勅管京營誠意伯劉孔昭

勅諭總督戎政忻城伯趙之龍

勅諭京營左都督杜文煥

勅諭鎮南總兵都督黃斌卿

勅諭鎮守通州總兵都督鄭胤昌

勅諭安慶總兵官楊振宗

勅諭鎮守浦口總兵官張天祿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勅諭

擬諭擒賊諸臣及山陵使

皇帝勅諭上天降割逆寇陸梁先皇帝先后
慘罹大故大小臣工曾無出効力捍禦僞官四
布率多望風迎降塗面糊心遠至于此惟爾
官奮其武怒義旅馳興僞職叛官將令駢首
戮昔嘗山雕陽彪炳千古猶握專城權擁精銳
之衆如卿所處不敢僭任寧不倍難朕日眇
嗣統南服正議遣將誅寇營建山陵欲爲勅
賜卿斯舉漢用嘉歎今特賞金銀若干紵絲若
千其同山陵使相視吉壤建造寢地擇吉恭厝
務期盡心哀事勿負朕託先皇帝日不世出聖
主懼古今未胥之變儻復寇安各憾豈不負痛
益深惟爾元臣糾合同志陵園底績克建大功
能襄此事爾其永孚祉于永世尚爲茲之故勅
勅諭破賊總兵官

聞之一代中興必胥應運唐稱李郭宋紀張韓
事豈偶朕國家不造乃遘閔凶寇虐罔極服不
忍言真蓋載不容神人共憤滄溟淡憾玄穹變
爲怨色朕督撫諸將蕃布久屯竟莫遣一矢旨
洗大辱豈國家恩尚薄歟何命世之爽也頃朕
丕踐弘緒悲憤彌填將縞素三軍奉揚天討忽
聞爾董統關兵大挫賊銳威勢等千轟雷遂使
游魂奔匿穴因而勤王義士恢平可待夫掃
除日天生元臣日爲社擁豈惟予一人之慶
耶是用晉爾元侯世爵加坐蟒一襲紵絲入表
裏銀二百兩示寵異也又爾部下士卒尊食未
飽已令海上運漕十萬石銀五萬兩播濟犒勞
昭朕優濟爾麾下效命血戰列名陞賞爾尚安
廟社掃園陵宣布朝廷新恩播告逆賊慘虐鼓
舞燕薊豪傑聯絡臨鞏世將散布於士構其朕
心招安若居散其黨類撫恤難民掩薶爵嚴
姦宄已防內變通寇已壯我之援戰勝罔驕功
卽垂成不可匪懈賈勇直搗崑崙賊首懸之

太白飲誓血告於先靈先復神京再造明堂左
个功鑄鼎鐘名垂史冊豈非中國奇男子哉其
堅爾忠貞慰朕殷注故諭

勅諭遼東巡撫黎玉田

朕惟國家多難賴各忠良故赤眉授首馮異駿
業子儀著勛亦在焉天寶自非洵濤板蕩曷顯
激孤貞爾遼東巡撫黎玉田仗鉞關門乃心王
室賊議方張都城不守羽林十二將無所用之
天地晝昏鬼神干焉怨憤爾能鼓勵兵民奮勇

勅諭遼東巡撫黎玉田

勅諭遼東巡撫黎玉田

勅諭遼東巡撫黎玉田

勅諭遼東巡撫黎玉田

殺賊激之義憤川岳效雷師出各名草木咸爲
作愾遂使狡焉強寇倏而踉蹌若使乘勝長驅
何難滅此哉朕難播遷之餘期掃氛埃忽奏捷
音深慰企往茲特晉爾秩爲兵部尚書加賞紉
絲十八端銀一百兩示旌也且令漕米接濟爾
尚益賈忠槩獎率軍勁糾合義師徒結聯邊鎮
立殲逋寇用雪四海之煩冤速建膚慙酬必不
可薄故諭

勅諭寧南侯左良玉

朕目涼德蚤嬰多故皇天降割疾亂播踵憎痛
方切於衷迺從播遷之次爲羣臣所推倫序相
承永懷鼓業如履淵冰大難冰夷惟桓赴是賴
踐神日來日與輔弼圖治孜孜某官駐師鄂渚
暴露勞瘁茲大啓勲封曰勲勳績特晉爾爲寧
南侯錫之介圭古人曰三等之分居亞命焉漢
室竝建實列元功建侯樹屏王室斯藩方今國
步艱虞正藉干城之力矧締構伊始資于威伐
爾無忘先帝深恩不惟中山之謗不行且晉疏
胙土爾予一人笑黃在戎母兼壽美憤何日雪
恥除兇朕于發喪後卽督師移檄命將北征潔
告祖廟經營中原汎掃三秦呂賊罪已貫天誅
期迫肆今總兵吳三桂統率關兵大挫賊銳賊
勢已蹙鼠竄關中義勇侯與喬應山左凶殘授
晉計日可俟爾之忠義豈後西平爾當整耀師
徒先恢承德修展顯陵直取荆襄曰通糜干武
關商雒選銳出奇期會大兵共矢滅賊此朕所
厚望於爾亦爾所曰報先帝佐予一人中興之

業者也於戲光武元勳晉圖郢寇建義用義
韓流頌益鼓勇奏膚母俾前人專美哉故諭

勅諭蘇松巡撫祁彪佳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祁彪佳鼎承平
無事南直統于一撫茲莫鼎南都江防嚴密允
廷臣議增設兩撫分統今特命爾巡撫蘇松等
處地方并各該衛所總理糧儲提督屯田督餉
先運安撫百姓勸課農桑蓄泄水利修理城池
并豫備倉糧賑濟饑荒所屬官員獎勵廉能懲

海內圖書

卷二

諭

一

戒貪酷舉劾從公各奸徒倡亂形迹已著者即
昔擒戮紳衿不濫指名題參凡興利除害便于
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今寇氛方惡綱繆防禦
大非昔日爾必整頓自強練兵選將備戰船利
器械遇警隨空調兵截殺上江各營亦發兵策
應撫屬地方文武職官各勤悉聽委用如各稽
遲糧輟違悞軍機臨陣逗遛驕悍殺良文官如
府下武官參遊下並許拿問司道等官指實參
奏官軍不用命軍機從事爾其欽哉宜輸忠效

誠磨心耗力務俾軍民得所地方寧謐糧儲無
虧灾荒各濟庶不負朕所託欽哉

勅諭應安巡撫程世昌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程世昌今命爾
巡撫應安徽寧池太廣德等處地方兼總理糧
儲提督軍務陸路自高資港自上水路自龍江
關自上至馬當為爾信地與九江總督蘇松巡
撫互為犄角聯絡聲援國家建都金陵所恃長
江屹為天塹宜于江干一帶訓練水師密布兵

海內圖書

卷二

諭

一

船多置銃砲務令烽火相接聲息相通一題警
急頃刻千里可達仍于要害處所精繕器械整
飭卒伍如采石梁山建造砲臺橫江扼險不便
一得下而后可稱金湯武官貪污五品已下
徑行鈇笞如各奇謀異能才堪禦變並聽爾酌
量委擢各功卽與甄敘爾受茲重寄尤宜秉公
與潔正已為偽虛心諮訪講求雄武開種畱味
綱繆固置使都城恃召無恐不忘懸賞至于江
湖連界之處山谷叢茂草竊伏莽亟宜撲滅毋

致蔓延欽哉

勅諭協理京營兵部尚書張國維

皇帝勅諭協理京營兵部尚書張國維國事在戎居重馭輕京營尤為要肅皇帝分為三大營樞臣與勲臣督之誠曰文武兼制事權不偏文臣職得兼則軍民亦無譁也南都積弊踵仍尺籍伍符半歸虛冒非得重臣經營而釐剔之不可惟爾先朝中樞壯猷素著特命爾協理京營戎政凡各總兵及教場提督副將俱聽節制副

撫山圖

卷二

七

將各違軍機及梗令驕執聽處遊都等官日軍濫從事若各臨陣退縮淫縱劫掠者先斬奏聞上自安慶下至海門俱修練設備增戰船利器械不致疎虞鹽賊海寇相機剿捕遇有盜賊律清隱占皆訓練勤撫恤毋徇情毋避嫌疑母辭勞怨務使三軍之衆人懷故愾張皇國威若兵民猜構釀禍非小爾舊撫南畿人心信服不徒克詰戎兵兼資安撫百姓爾曰元樞受茲重寄須恪遵朕訓力副倚注如或姑息怠玩偏執

悞事責有所歸欽哉故勅

勅諭總督尚書張縉彥

皇帝勅諭咨汝張縉彥仍曰汝為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河北軍務開荒勸農恢復剽詳覽爾疏北都城陷汝抗義嚼齒五木榜每不肯屈降甦而潛歸乃心王室義槩勁營可謂篤矣而汝復破產起義招呼郡縣泊山碧豪傑記籍諸少季被鎧持刀者殺偽官恢復三大城諸邑朕心斯喜寇兵蠶食中原曰燼人民神人共憤

撫山圖

卷三

七

使為臣者出自坎宮機不忘君盡如縉彥朕復何憂乎聞汝復糾合李昇郁英解居易郭士元李際期郭士標貴養性等義粹一振一日響應者曷餘此天之助順占者謂室壁各建功異人得毋叶于茲歟汝其益備忠勇日遏亂凡各寨懿紳善氓城壘虎士即古軌里達鄉之軍也俾汝便宜行事文武官員聽汝委用地方糗糧聽汝蘇爨和狄禦寇務為國家出必力日復疆土相其物宜開墾農墾還舊日耕桑之俗重各

賴焉故茲諭汝勿銳私怯公勿輕敵督師朕今
旨河南北山西付汝文濂亦不得拘牽掣肘誠
震疊遠邇拱手而還我故封陰陽不錯日月光
華朕夏各崇階埃汝旨共享于太平之恒汝其
楸之故諭

勅諭總督漕儲戶部右侍郎申紹芳

勅曰季來兵興費繁東南民力已竭朕茲獨微
淡軫朕懷務使一切加派次第議免然軍需方
亟惟正難遲爾戶部右侍郎申紹芳勤於奉公
謹於趨事待命爾總督南直等省漕白等糧并
金花內解等項爾其夙夜淬力奉命遣奔使費
輓接途庾瘠無匱昔蕭何轉漕三傑稱昔恆民
足國惟爾自效其能可也多濫鼓勵彰朝廷需
財出于不得已非故病民欽哉

勅諭鑄錢工部侍郎何楷

勅曰朕繼承大寶思足其財用旨阜吾民近季
錢濫或鼓鑄之薄且濫歟抑盜鑄者階之爲弊
歟今命爾工部右侍郎何楷開寶源局鳩冶人

鑄爲允通寶錢一錢重十分旨惜銅旨節費
輪郭周正適均肉好倣古之圖濂旨佐上繁非
此錢式固故絀我公家其行始于京師泉流于
天下小民不得陰詭姦鑄旨爭朝廷之利示各
郡縣輪舊錢於官旨易新錢各司徵糧半旨錢
半旨銀錢銀旨弘允百銅錢抵民各輕罪亦
許旨錢爲贖物無滯壅司農不告匱于公家非
朕之願歟敢輕重屢更律典懷如勿自速于既
是在爾工部其權外府慎持其平幣藏新裕爲
造斯除吾民斯阜也是惟爾克勤旨贊朝廷之
用故諭

京營誠意伯劉孔昭

勅曰設留守四十八衛鞏京師期門羽林
騰騰山布何其壯乎今武備寢弛軍伍晨星鶴
勢無色茲鑄京再闢必壁壘改觀一洗宿弊爾
太子少保總督京營誠意伯劉孔昭今特命爾
凡總兵及教場提督副將旨下俱聽節制各速
軍機及驛令驍執臨陣退縮淫縱劫掠者勿宥

上至慶下至海門俱修練設備增船利械不致練虞鹽賊海寇相機剿捕選將肅律清占訓練使兜鑿懷必綏之氣六師負麗赫桓可觀昔乃足嘉也軍容既張國威自振宸居日壯外勢彌尊爾圖根國家無負爾先人翊運之績爾往欽哉

勅諭總督戎政忻城伯趙之龍

皇帝勅諭固國賴戎居重馭輕京營尤要中興根本莫先於斯特命爾總督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趙之龍京營事宜副參遊擊各官營悉聽爾節制調度凡係管伍火藥器具各項錢糧應屬何衙門支給照派取用將吏軍民人等各練火器習城守氣激發輪效忠膽者悉聽爾試驗委用上自安池采蕪下至海門福山一帶江海盜賊如遇蠢動卽調兵殄滅各總兵官各驕抗縱玩卽行題參副將呂下不用命者軍法從事奸細亂民拏獲立行梟示爾宜奮起骨智申明約束各體臥薪湊意共堅枕戈之心固

守苟集整金甌於既缺朕則汝嘉如戚扶同闕上偏徼悞事致壞城守罪各所歸故諭

勅諭京營左都督杜文煥

皇帝勅諭中軍都督府僉書太子太保京營左都督杜文煥今特命爾不妨府事統領馬步官軍提督京城內外巡捕軍務汝宜察紹近題事理在於京城內外交界處所晝夜用心巡捕今再造之初逆寇尚未殄滅姦宄尤當密防又且都城遼闊譏訓易疎三方雜處言服不夜汝宜周防巡緝捕發潛姦呂消不軌毋驚機良善任下役借題侵削如遇盜賊生發分信緝拏或相機擒勦倘有逃匿使移文江防發兵船追捕毋致滋蔓每月將地方各無被盜及緝捕過賊犯數目開報兵部季終察敘不職者劾爾宜盡心子振威武克詰夜巡盡緝清姦愚除民患如或縱容下役官軍徇情借送別衙門役使致悞軍政國典具在欽哉故諭

勅諭鎮南總兵都督黃斌卿

皇帝勅諭太子少傅前軍都督府左都督黃斌卿今特命爾機鎮南將軍印充總兵官統領閩浙水師鎮守南直鎮常蘇松地方近議南畿三輔召壯屏翰京口當南北咽喉扼水陸之埠今設總兵一員與江北諸鎮互為表裏額設鎮標水師一萬上自龍潭下至吳淞福山沿海一帶江南副總兵以下等官俱屬爾節制無事則簡練水師察覈軍實備練戰船巡詰江海與操江上江兵船協力會志如各窺渡奸宄卽皆擒捕

一遇各警奮勇前登闖江截網必使片帆莫渡一羣莫闕仍策應上江毋分畛域星馳赴援一切戰守機宜悉聽便宜行倘各玩萬慢律者卽旨軍瀆從事至江防機密事情不肯密奏定奪其水師月餉及船隻器械錢糧聽該撫與計部酌議額派委監紀督餉官一員董理催督按月支給爾仍受戎政衙門節制凡事與操江巡撫會同計議行之毋得縱傲債事執拘徇私爾須廉已倡揭益勵勞動能建殊功朕不靳通侯之

實爾其欽哉

勅諭鎮守通州總兵都督鄭胤昌

皇帝勅諭援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鄭胤昌今命爾充總兵官鎮守通州沿海等處地方爾其整飭兵馬訓練士卒繕治器械申嚴城守凡濱海要地恐各嘯聚生發卽便率兵勦除毋致蔓延亦不得縱容所部假名目掠商船為墟無忌無事惟休養士馬拊集百姓務俾兵民安靜城市不機不聞喧譁鹽場處所係國家賦稅所需不得妄行侵牟召滋弊孔為朝廷愆怒于下受累委任宜益勵忠勇秣馬饗士淬厲衆心召俟調遣征伐懋建膚功不虛爾勦毋但坐飽海堧徒糜芻餉自干瀆紀欽哉

勅諭安慶總兵官楊振宗

皇帝勅諭都督同知楊振宗茲召皖江為金陵上游全楚控扼特命爾管理直隸安慶水陸地方勦寇總兵官遵炤先朝題准事理自舊設統領水兵五百名提督所管衛所官軍外議增見

在寬丁二千八百二十名分作三班

召備緩急其新舊增設勦兵一屬名各缺額者

簡募足額勤加訓練修理城池整備戰船鋒利

器械防禦賊寇禁捕鹽徒所分信地南岸上自

牽口下至池口北岸上自小孤山下至六百丈

二百九十里無事督率哨兵察照限期上下會

哨哨單取池口巡司印蓋爾仍用關防鈐印每

月終繳報採江衙門考覈不許縱容哨捕等役

買開倫安召致哨守缺人各警即率將士奮力

勦殺上自九江下至金陵沿江一帶副參游守

皆聽調度節制不許觀望逗遛如兵馬短缺及

臨陣不實勦殺責各所歸一應兵糧俱照題定

額派不許詭名侵冒凡事與督撫按臣從長計

議而行兵備司道官聽爾會行不許掣肘爾仍

聽南京參贊衙門節制務使軍民安堵江洋無

虞庶副委任指揮等官敢有抗違者徑行懲治

爾須式廉繩公殫忠奮勇出奇制勝召爾爾庸

如偏私執拗吝悞事機或縱容兵將殺良冒功

生事害民罪不輕貸爾其欽哉

勦論鎮守浦口總兵官張天祿

皇帝勅諭總兵官張天祿浦口南北重地令西

北多故鎖鑰長江保障畿輔其任匪細茲特命

爾充總兵官鎮守其地所各原設新增官兵用

心訓練剔釐虛冒團練鄉勇壯丁護守信地肅

清戎伍緝盜防奸通商疏濬調和兵民務令相

安遇有寇警聽調隨征相機式遏撻伐犀利凡

副參遊都守管衛等官俱聽爾節制調度爾仍

聽督師輔臣節制地方重大軍機與撫按鎮道

會議方行官兵糧餉按月造冊聽督師稽察給

發爾受茲重任其恪恭抑性勿剋攘軍懷端身

表樹務令兵民相安戰守赫奕召充各紀如悞

不用命作事乖張防守悞事縱兵害民并逗遛

江上消息朕不爾貸爾尚欽哉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目錄

勅諭二

勅諭興平伯高傑 勅諭廣昌伯劉良佐

勅諭提督六霍等處總兵官黃鼎

勅諭兵部右侍郎衛胤文

勅諭兵部左侍郎左懋第

勅諭御史陳潛夫 勅諭御史凌駟

勅諭青登萊海監視內官

勅諭督師大學士王應熊

勅諭鎮守四川副總兵趙光遠

勅諭黔國公沐天波

勅諭貴州巡撫范燝

勅諭巡按雲南御史陳蓋

勅諭禮部郊社事 勅諭齊宗管理知盛

勅諭守孝陵神宮監

勅諭承天守備 勅諭織造監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勅諭二

勅諭興平伯高傑

皇帝勅諭興平伯高傑今命爾充提督總兵官
徐泗等處地方駐兵扼要地方經理河北河南
一帶招討事相機恢剿總兵而下皆所統轄偏
裨犯令召軍濫從事移文督師一切事權相與
商酌除鹽課權關外其餘關市屯墾招商租利
凡為朝廷益益平地方勿為中格額兵三萬人
歲給本色米二十萬石折色銀四十萬兩可云
不涼爾其整約兵馬拊循士卒訓練明強如彼
嶙峋不日撼動聽督師調度必破賊恢復城池
張皇戰守爾宜謙已和輯衆志同心戮力掃蕩
為期惟爾爾間關遠來效各防禦之績爰念爾勞
爵呂丕等畀茲重寄爾宜仰體此意尚其愛養
黎兆上下兵民一體存卹勿虐其偏僻地方姑
免駐兵戒其搶鹵召休民力用稱藩屏之任朕

且觀厥成功欽哉

勅諭廣昌伯劉良佐

勅諭廣昌伯劉良佐聞臨淮變生衙蠹倡亂從賊卿率兵攻圍志翦兇牙足徵忠強恐城破之日玉石俱燼無知士女殊堪憫惻卿可勒兵城外曉諭士民縛獻首領正瀝赦其羣脅召副朕不忍盡殺之意卿其篤行欽哉

勅諭提督六霍等處總兵官黃鼎

皇帝勅諭總兵官黃鼎今命爾團練六霍充固

臺山關總兵官黃鼎

勅諭

三

商息信羅麻黃諸處兵兩宜召身聯絡令各若同心協力共圖殺賊無事招撫流移開墾荒蕪耕屯爲業各警調發遠邇呼應合力援助不得坐視貽誤自于憲典其紅旗等營聽爾便宜用兵處所卽于所屬招安委用地方量派米麥計日給餉事竣仍各歸屯雖隔省異鎮各各委用爾宜通行曉諭令每寨設塘立堡召通聲息奮勇爭先召建事功置名冊紀實勲各借端梗阻故違約束聽爾繩束州縣各司俱召各鎮規制

行權宜設量原無成例爾受茲委任尤宜多方調劑召忠義鼓勵人心俾不忘朝廷俾受百姓惟恐陷賊之意力奏尅復再見太平非爾勲庸不竹哉故勅

勅諭兵部右侍郎衛胤文

勅曰自古成監師在式和定大難建太勲未有不廣心獎力而能各孚者也天既國家選茲類覆朕勉承高皇帝之業諸臣慷慨同警雪恥除兇將在旦夕朕軍管各立嫌棄易生兵民雜居構隙難免已命輔臣史可法總制肅清特國勝整戰紛援猶恐督師體嚴羣情或難召盡通特命爾兵部右侍郎仍管太僕寺少卿監理江北軍務調和四帥約斂兵民張皇聲需立殲兇逆昔平勃交驩諸呂授首嚆侃合力蘇峻伏誅今道

其出話朕心一遵約束毋騷擾民毋忌謗各司毋疑貳其心于將士毋勇于私圖而恣于公戰違者不肖勅奏皆雖紅漫國憲仍存勉竭忠篤

勿姦爰書爾署舍人役卽於滁州衙門取給監
理兼管牧政一切兵馬錢糧戰守事軸督師自
各調控爾其悉心叅畫已奏膚功欽哉欽勅

勅諭兵部左侍郎左懋第

朕惟古今既亂固關氣數而撥反之機實各賴
乎人謀朕頻罹危難播遷遘閔乃於倉皇隕越
之中不意衆心推戴惻懷喪亂若蹈淵冰逆賊
披猖稱戈犯闕惜毒滔天更可恨者送款受僞
三百季養士之報竟至是乎爾昔倡義同叛決

一呼百城雲集固可見人心未灰亦藉於忠義
之積憤耳從此汛掃而北恢復可期今山永無
鎮已驅賊遠遁茲特遣爾召兵部侍郎充正使
與總兵陳洪範爲副使爾其星馳入都恭察先
帝梓宮所在卜兆安土並謁除九廟十一陵行
受侑禮稱朕恫戚至懷仍訪求耆碩詢問成難
忠魂至于歷朝寶訓實錄玉牒圖書俱懸加意
摺輯已存文獻其竭忠報國深智沉幾周物而
不殆者爾其人也佇俟殊勲定膺懋錫欽哉故

諭

勅諭御史陳潛夫

皇帝勅諭監察御史陳潛夫今命爾往按河南
監軍事邇季中土被寇慘割所在殘破鈔各堪
任爾往來徃徃開歸收拾子遺已除鞠凶是驟
擢持斧雖凋殘喪敗大費區劃朕鄉民結寨思
朝廷德化不肯降賊爾畧太繁文親履壁壘斷
叶奧密詳加慰勞爬搔痛楚慰集哀鴻務俾人
人感奮輸忱用命且也整城池徠流從置屯種
墾荒蒿沓稂祗許下瀝典作農牧授土實而後
稱兵不亦可乎加賊少則獎勵衆則收保嚴防
出奇設伏擊情邀歸庀伏窟藏機各可乘會督
撫鎮合師并征掃兇奏功千載一披瀝也軍中
一切事宜與督撫相機酌處奏聞朝廷必不薄
待汝嗟乎中原板蕩蒼黔肝腦可哀爾宜多方
安輯俾得休養復疆副朕愛民至意欽諭

勅諭御史凌駟

皇帝勅諭監察御史凌駟逆寇之變凡各血氣

莫不痛心廼傷官四馳交臂屈膝良可悲歎惟爾同舊臣某某忠憤填膺倡義誅僞兩河之士始知天嘗嗣後擒斬日聞俘馘踵告兇鋒皆扼實繇於爾朕茲繼統念先朝痛悼於心方議命將剪逆恭謀改葬忽聞茲報朕甚嘉之今特用遣某官賞爾金幣若干爾自負血性男子不忘本國圖寇接應甲士陰伏力為響應斯古名臣之今賜也嘉此公忠將陟後任務殫力悉心日慎日謹用襄大事勿吝所失敬哉故勅

勅諭

卷三

勅諭

七

勅諭青登萊海監視內官

皇帝勅諭某官茲以外交交訂綢繆在旦夕瀕海諸城尤宜愆固今特命爾青登萊三府地方會同撫鎮按道等官詳察城池曾否修濬否無堅濶可恃防兵是否足用火器否無全備糧糈儲蓄果否充實團練鄉勇否無精強守禦器械各該軍利水師島旅各無虛冒糧艘戰艦各無修給一一稽核偵探堅瑕謂何如兵馬單弱器械缺窳船櫓朽敝餉料解給不肯城垣傾圯未

修戰守堵剿不力或軍下數目短少即據實指奏至於防護海運疏通餉道尤目前咽吭也知各稽延擱餽諸弊即指實糾彈其硝黃布帛果鐵違禁瀆物嚴禁過海各私販接濟于外緝護正濫若外寇窺犯即商同事文武多方剿禦或鄰境各警務犄角聲援不得畫疆自固如各備後不前望風奔潰及欺飾偽捷殺良冒功星馳嚴參爾受茲任務當深已彰公協心贊議不得後此扶同壅蔽取罪亦不得參伍掣肘致病軍機如或踵怠廢弛執拗債事貽害封疆王濬稟稟不爾各貸欽哉故諭

勅諭

卷三

勅諭

七

勅諭督師大學士王應熊

皇帝勅諭太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等處軍務王應熊卿長才亮節中外允孚今在桑梓卿其調集漢土官兵督率督撫鎮道整練戒伍視賊所向相機恢勦申嚴戒守拊輯燬殘近聞獻賊累陷川中虔劉我士女斫手截足神人共憤此天亾之咎卿

上念宗社下閔維桑奮其嘉猷務俾賊氛殄滅
殿境救民慰朕西顧之望特賜尙方劍一口鎮
將已下逗遛胸縮違悞遲稽已軍濫從事自撫
按下鎮將遣府州縣等官各不相宜俱聽選擇
受置具奏地方鄉紳舉貢擇其殊勝聽其任使
軍中合用糧芻駭牒許令督餉官多方措辦其
他清理屯糧已助軍需權稅鼓鎮廣開利源各
益於封疆惟卿斟酌經理朕既付卿已叩焚沉
竭之事一切軍糧俱聽裁決不爲中制其備功
集
勅諭
九

哉勿自取戾欽哉

勅諭鎮守四川副總兵趙先遠

皇帝勅諭陝西漢中副總兵趙先遠朕嗣歷方
新嘉爾服勤晷日茲特允部議晉爾右軍都督
府都督同知命爾充總兵官鎮守四川仍兼陝
西漢中等處地方駐防廣元凡境內大小將領
各該軍衛土司盡屬統轄一應漢土官兵悉聽
提調今流寇盤據秦中逼隣蜀地爾訓練士卒
整頓兵馬務精練無懈堪已應敵凡險隘處所

防固嚴密無得疎懈如陽平白水劍門等處已
及階支龍安谿谷接壤鎮宜設伏兵張疑幟多
方備禦不令一賊潛窺其已逼一帶與川東總
兵劉鎮藩聲援協應互相犄角陝西郡邑紳民
雖陷於賊各能按賊自贖聽爾便宜招徠期於
成功不可苛細應行事宜各來盡者與該撫接
商推行一切芻糧俱於四川解京餉內撫臣據
實開支爾但當一意辦賊勦出巢全已保固疆
宇功成朕不靳爵也爾勉之故諭

集

卷三

勅諭

九

勅諭黔國公沐天波

勅曰卿文武兼備忠貞世砥昆明坐鎮遂使國
家無南顧憂半壁長城藩屏允懋天禍王室遭
茲閔凶朕已涼德勉繼先緒旰食勞頓誓心除
寇廣集糾桓之衆刻期殄滅滇中土司夙稱忠
毅土兵精強特遣臺臣前來調取卿卽會同撫
按官預儲糧糗廣示招徠指授秘畧趙裝就遣
功成之日彤弓旌給鄉閭國世臣誼均休戚殲
賊雪憾諒各同心無忘先帝誓益懋厥祖之烈

欽哉

勅諭資州巡撫范廣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范廣今命爾巡撫資州兼湖北川東等處軍務爾簡練兵馬繕治器械修浚城隍拊綏黎庶開墾荒田招集流移清理衛所稽察錢糧綜服胥司貪官墨吏區品下拏問道府等官叅處武職副叅遊下正軍漢苗夷雜採要在開通菁路已惠商旅如水西土司改設務羈縻控馭行威惠毋令奸徒借端

擬山圖卷

卷三

七

動聞其聚聚兩江苗仲允從諸種雜跡往往擄劫叛服不恒大為行旅之害亟宜張皇戎旅相機勦之殲渠殄兇不得包荒反損威重至湖北川東地方遵昭正統嘉靖勅書開載管緝如遇胥事用兵征調各省協濟錢糧近因寇多連員今後聽勅操催解濟軍需水外六目屯種胥季爾宜加意墾闢清釐蠹口臻於實效爾受茲任宜律已引率攘亂安荒刻奸削弊務在用得其人不得曲意徇枉各負朕使欽哉

勅諭巡按雲南御史陳蓋

勅曰國家版圖所莅雲貴為遠朕其俗勇敢土兵尤剽捷善鬪先朝征伐往往校之今國步多艱服日夜痛心凡健兒銳日減賊報警不難重趼而致輔臣史可法奏稱本歲所募滇兵數百皆敢戰直前恪守紀律朕甚嘉之爾陳蓋昔按滇得衆即命爾同撫按鎮動支額解錢糧調募土兵區千并水西戰馬戰象赴京務須人馬精果實堪衝陣途次江楚等省州縣隨路接濟爾受茲遠委須體朝廷畧里遣使自強之意六轡星馳必虎旅雲集振揚威武殲滅渠魁乃為愉快欽哉故諭

擬山圖卷

卷三

七

勅諭禮部郊社事

諭禮部郊社大禮原欲春禘舉行念國家新造經費不足百物未備陶匏及笙鏞主璜事制規模恐未足已告禮部及笙鏞主璜報崇禎祭地合祭明祀禮部宜於元季冬至舉行國之大事祀事升平禮教昭壇

遠故論

勅諭齊宗管理知

勅曰彌世之權莫先表績結念茲悼敘
号爾齊宗管理知城自受命以來十有六季
風雨惠人文禮治已劉柔克義訓懇款淑問
為之弘敷茲特授爾鎮國將軍用彰朝廷敦睦
至誼爾益篤初試俾懿親之覃厚茂枝葉於駢
蕃其各兢兢好修特能遵俗及各嗣風化者旌
勸之如或越軼鮮禮貽誤怙終宗瀆具在敗羣
勅諭齊宗管理知城自受命以來十有六季
風雨惠人文禮治已劉柔克義訓懇款淑問
為之弘敷茲特授爾鎮國將軍用彰朝廷敦睦
至誼爾益篤初試俾懿親之覃厚茂枝葉於駢
蕃其各兢兢好修特能遵俗及各嗣風化者旌
勸之如或越軼鮮禮貽誤怙終宗瀆具在敗羣

勅諭守孝陵神宮監

勅曰攷昔山陵皆各闕寢邸供祿將職國朝獨
簡提督從事誠已弓劍重地不可寂聞宜各已
受尊肅而嚴拱衛也維茲陵發祥貽燕垂三
百季朕遭家不造人綴鴻基仰瞻几筵哀愴切
至松楸密邇昔繫朕心念爾某官先朝舊員小
心久著是用命爾趨瞻鼎湖陳其豆房几牧馬

衛所官軍悉歸統練鍾山一帶龍脉嚴禁開鑿
不許窯墳稽察牆垣水洞修葺勤敏晨昏昭事
必敬無數俾高廟罔恫朕心無羞於實越皆乃
爾勸爾其恪恭夙夜明副朕懷故勅

勅諭承天守備

皇帝勅諭某官今命爾守備湖廣承天等處爾
宜恭視陵園整飭衛旅防緝奸盜申嚴惴惕謹
備非嘗該屬軍衛一聽提調管轄地方各關重
大事情會同撫按據實馳奏以憑裁處方今寇
氛未殄正慎兵謀爾宜督同平賊將軍鼓勵士
卒乘機恢復立殲狂逆以膺懋賞軍中功罪不
肯奏聞不得徇情虛罔各辜任使承德一帶地
方皆朕赤子陷賊豈其本心宜多方宣諭開忱
信令其協謀殺賊以圖新命毋得但恃兵威暴
虐殘害民季來干戈慘毒民罹塗炭所到加意
拊育務令百姓靜安以稱朕除殘拯災之意欽
哉

勅諭織造監

勅內官司禮監盧九德內用段疋例肴膾是任
者在乎上供不缺又不傷財病民先帝前命爾
供應久著勞績今朕御極一切儉約念爾小心
仍舊專管遵依尺寸察炤數目督率工匠按舊
供進合用諸物悉炤舊估毋累舖商工價之費
俱炤舊例行嚴禁內外人匠不許侵剋料銀倚
勢生事在外機戶勿隱占匠役剝我寡民爾務
殫心督理尤宜體朕厚下節用之誠廉心遵公
呂率衆人毋或妄費取咎于躬故勅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目錄

冊文

冊貴妃文

哀冊文

殷薦崇禎先帝文

厝梓宮文

祭山陵文

祈晉文

祈關帝文

晉關帝文

殿文

為偽太子與左師殿文

訴文

訴南北叢城隍神文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冊文

冊貴妃文

化起園中久著儀範體崇班列宣揚徽聲常泰
階呂承華亞坤則而受祉咨爾禮妃田氏柔德
克嫺小心惟慈奉孚女史循于宮圖既鐘鼓之
樂椒房遂弓韜之縣瓜瓞盤螭不愆于度穀珪
胥亮于躬次軒龍之炳煌映貫象而易奕匪頌
峻級奚昭渥給茲特遣使持節進封爾為貴妃

錫之冊命於戲接跼紫庭允訓利女之秩流馥
翟繡勉佐盈朝之詩無忝懿章永康恩序欽哉
哀冊文

崇禎十七季甲申三月十有九日大行崇禎皇
帝崩某月日塋于山陵禮也素帟空陳黃幄頓
寂儼無聲呂虔衛瞻舊極而遙悲詎忍孺眊不
揚鴻懿咨淑猷于玉宇紀芳烈于金縢辭曰惟
皇統元承帝嗣丕掌提星斗躬滋黼黻初欲充

亭終爲銳武堯睦德嬪媽仁延輔召對惟勤鮮
獻嘉謨諛脣媚舌善作身圖中襟勞劬寡效勤
渠貂璫烜赫虺蛇枝梧和平獨難節儉事開羣
驚何馳紛紅肆裁極力振憲逾芽姦回蝗螻蜚
蝨牧虐厥職宸憂駢集徒紆帝力步禱齋居室
處無飾外邊內寇煽焰飛焚數省沸滾城郭丘
榛欺翳筮咭斧鉞匪尊海溢嶽顛百需警聖嚴
假祈禱疵癘罔慶嚴茲嘉石亭毒外應戎馬枝
徇黠蹟燔煙處龍地震桑乾戈環羅圖板蕩芝
聖沈齋嗚呼哀哉氓夷耄妣座冷委萎難成
升霈几涕流顧命吳屬綴衣啁啾神器已香
所委瑤質其何欲增經服已寫酸竟厥亂而離
俗鑄乖磬屯瘞鏐折玉禮獻三號魂寧九虞肝
天壽之嶽嶠想范陽而模糊胡笳夜怨塞樹鳥
啼溫雒渡江秣陵聞蹕觚枝之煥影龍旂之朝
出念在北極御天訛暨關草萊已理璿植松楸
已利日繡幌遐隔寶輅安知雪零頽屋鬼獻陰
陵曙吳今咽哭香板今無儀花掩塵今脉脉露

驚月今遲遲望斤難航當橋落憶朔氣侵而古
道寒淅水涸而荒郊慘石馬嘶銜陸海驛遠伊
昔嘉基豫謀壽宮荷讎其韓今宅棲中慟金冊
於泉窆保丕業于妥凝山或胥移溪亦胥終痛
我懿后腸楚何窮臣悼厚夜徒咎蒼穹嗚呼哀
哉

殷薦崇禎先帝文

弘光元年三月某日某官某等謹致齋楸齋潔
陳香花果品明水集沙門某等修虔告爲崇禎
皇帝之靈追薦于世尊諸佛菩薩合掌頂禮
經七晝夜志哀慕也嗚呼帝竟舍諸臣而攀髯
莫從乎慟哉帝英毅純孝弘裕欽明丕德克敦
屬邦已貞欲擬舜典思明周成恪恭郊社駿命
惟慈咨詢羣寮寒燠必躬詞峯濬學展矣需承
奠大芥爲海寓熙平臣下不職如山含霧積氣
炎氛環衡失措加派扇風民言定筐時非蒼赤
化爲驅虎煌煌聲教酷吏罔布帝勅憂恤梗塞
載路元振朝恩擁蠹過陞軍伍怨謫不突塵灰

中原白骨分崩凶悲三月十八妖孽西摧驚星
忌明天狗喧厯苟能城守何已際頽皇天乃寤
不我佑鑒白日無晶冤虹觸殿中使內懸開門
不戰乾搖坤蕩海嶽一變南都定鼎中興安晏
江龍渡禎臣降舞忤帝曰家難集夢悲愁其刺
羣魁俾世刻憂頽疹爲蠱先朝臣尤蒙蔽淫威
陵寢驚羞厥罪在下降于寇讐各臣若此腥濁
何廖責餗殄尸屬灰無迷某等痛泣未得偕北
昇在枕戈燕雲灑血梓宮望拜稽顙嗚咽傾折

厝梓宮文

潔帟霽羣庶物清荃虬鐘扣鳴伐鼓開墳世尊
大慈能不但朕臣報君恩自殲臣愆不克殉躬
各覲人間禱佛廣教殲此妖纏夜叉天龍陰兵
糾桓弓助我師戮暴無堅提戈擐甲戰守具全
鯨鯢畢隕京觀如山民曰休哉服逮寄譯肅清
兩儀頑民已醒滌濯陵川遐覃星拱底定海陬
朝宗一統南北無梗大命永昌扶社稷詠螭螭
盡整世尊不恟蠶女稻男安枕厭勇刑已止殺
禮戒重傷斑白老物孤矢云戮整蛇林鶴各顯
陰陽非庇世尊何繇安據人力神庥救災民
永無鹿駭神之降康神聽不亂悲心道場某官
某等合掌頂禮再拜焚茲追薦之牘不勝虔告

官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恭除靈域已成大禮於
戲事變非嘗我心徘徊春秋之義尤渙愜憶庶
幾今日載啓廟祔辟彼草木猶思漢德各茲肅
宮盼靈來格彷彿左右各嚴各翼尚饗

祭山陵文

於戲維我列祖聖德淵渙光宅永休涵育無外
歷世十二雲漢鬱蔥薄海裔種靡不望軒丘而
仰化指髯鼎已長號也殆二百四十季於茲矣
連霄煮漢星日昭回熊羆焯焯磐石永奠億萬
生需咸服咸食迺者逆寇披猖蠢蠢犯關郊集
薄饒震驚陵殿神亦怨恫小子不寧雖丁百六
之會幾吝綴旒之憂焚焚孫枝勉膺膺服式瞻
弓劍悲愴石馬曷任涕零之慟爰齋沐遣官兵
部侍郎左懋第等奉行安慰已申虔精於戲橋
山不改容衛如存陟降在庭必芬邇房敢忘先
復廢啓緯宗之緒尚饗

祈誓文

祈關帝文

崇禎十二年十月寇兵將臨于畿輔任職諸臣
固不虞訪某官王鐸約某官某念疆事大京城
九門隄防敵一旦內懸亡可恃緩急將士狼顧
不遑日夜思已餘生自安尚無其期恐敗折天
津歷下脊欲養通州煥久居賊潛已拾取諸下
邑冀免俘馘已固圍惟關夫子是賴已降純報
左右皇帝之丕沐使黎民保全獲已息靡敢
惠于夫子之需昌軍氣而淡灾士各固心乃各
關志士無固心技靡滅頂徒為敵笑今山海關
外兵宜大兵京營真定保定兵由東山西兵
路客兵約二十五萬渡桑乾已窺敵隻隻服二
十餘日矣已昔爭晉已力搏力人馬相梓火器
燼燒山海震崩豈無異略足已受割自張而狂
獸無遮耶已皇帝神斷烈祖之遺烈得一當旌
鼓環甲者先登潛伏者陰鼓義士憤同營之力
招搖助急繕之怒是在夫子赫肱一震疊之耳
電射霆擊神斧鬼力雲卷霧征山鳴地動穢其
氣陷其意搖其膽懦其骨敗北倒旆血迷角稽

餘燼抱頭遠竄之不暇封豕殘息復焉能加濟
呂喝吾爾哉夫子忠貞一槩軫恤人瘼獻亂思
救拔太疽根手提湯火貽國家百數百季之貪
勿爲之呵護焉單及不旣大庠且也寇之意嚮
陰秘徂匪人未易闕也夫千知之稔矣已已丙
子出入輒掠今按甲不動不攻掠何耶昔尾相
嘶犯齒貪得飲馬白溝河今觀人不殺何耶攻
城灰燼恣睢郛郊今望城徐譽加不欲退何耶
夫越二千里提區區數萬之種糧道阻犯兵
書忌棘幹甲冑雜弓皮服今械器不備何耶各
爲索賞數鎰之加而二吳一孫一盧碎矣暴骨
荒塞跳梁城堞視中國若無人夫中國如林如
雨饒備山屯眞無人耶屏彼弓健我兵列車爲
管火器得力步兵擊其馬啓牆垣疏歸路誘全
部之衷使衆騎不得度馬蘭喜峯之口不出二
十日間繫牽負貫在泮獻馘夫子能無意乎伏
而思之夫千必哀渙陽之游狩憫天下之物力
極負母穉子之顛連憐縮衣節口之顛玩順天

心惡人魂神兵討寇力贊幽明帖帖自保夫子
須臾忘天下而哭虐置之度外大聖大賢大忠
大慈必不厭矣鐸于此月夫子誨鐸磨分之必
均未言所分何物聞之悚懼知夫子之爲社稷
聽之良聰蓋分者分布欺弓矢礮石千櫓戈矛
部伍馬車主客兵之謂自脅攸司欺鐸蚤夜密
惕心中煅灼雖讀稷苴書自知無用而慮懸大
計髮短力詘但與某官一刻不敢自偷而已齋
明祗畏上告夫子蚤殛亦宰之狂魄勿俾其合
宜大黃花曳攻于肘腋路牙種吻神姦蠢尾盡
肆其金革永不人寇廓清天地則人妥鬼宰于
免于既區如是夫子亦各弓輒于太祗列宗之
需不厭惡各夫子絕世之雄武不能斃蠢爾之
衆喪魄暴骨蒲伏懼命而坐眠受彼之螫毒哉
鐸與某爲天下祈福效包胥乞師之忱回銷凶
圖髣髴于盼鑿鐘鼓之間駢馳煌燿之中悅狀
其家耶九畢之利慰潤無疆必各弓答之

管關帝文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鐸上言鐸嵩
室書生浮沉玉署已愬去國積有歲季忽聞變
故補天無力驅走江南誓隱山窟忽聞新命之
加濫承自天之寵不自援引不鉤利餌熒熒頓
及鐸不勝戰兢恐淪及十三季之心不足已仰
謝明天千蛇行伏拜敢誓于闕夫子之需已堅
其志於戲仕者爰立猶畊之穫肯之既至亦臻
千秋不足多已為異也傳曰君子同而異鐸觀
中原陸沉寢廟灰燼刑神祇夢白水懸頑慶雲現
祝版飛天之祐我國家神之贊我曆數章幸矣
揆厥違此凶矜者則羣宵欺君行私毒詆害人
盜官市爵狐狸號呼全無心血竟令中獄歛爾
折裂北斗俄狀破碎先帝崩殂皇胤危涼言之
淚下於戲亂本圯族或膏寇鋒或受僞階夫子
之罰此輩剝心周魂者今各不傾股其家戲頭
而鼓舌尚各若何人歟鐸痛恨入骨非好牽課
已冒邪類也嗟乎邪類何足言哉當季原欲手
刺其胷已肉皮腥車輪先帝已為此蓋才傑器

護之如襁褓黃口也可勝歎耶鐸父母之土榛
妻謝帷生無田產臺榭金玉狗馬綺繡聲色之
好衣不過七升之布馬不過根莠之餼積書石
倉盡付煙煤滿眼寇盜如蛾如蠶及十三季之
心壓擁勇鬱欲哭近婦人而黃冠老于曉原又
不能果此遜也夫子聰明正直為世扶正氣為
天地代鼓舞之權千需萬鬼畢來受教鐸如改
其積慮冒上貢非矯誣忠良陰陽鉤距于霜柯
松栢之區制心已虛其刃安置私人權扇吏
二部且受慶接護已飫養腹鐸他日若下此
夫子勿朕宥之益為室非一木諸賢懷來非一
器開誠布公豈非大臣之盛軌乎自弘光六月
某日入闕受任無論事之雅否一一荷諸道于
心即一一質之夫子明且允赫衾影燭臨誠欲
雪先帝之血誓恢數省之封疆塵屬勿令鍛羽
瘡痍使得康身協恭和衷獻賦行賞天下復見
二祖列宗土寓之舊鱗鱗梯航咸貢咸臣返于
亨嘉晏朕享倬大和平之福同中之異僅無罪

戾不自速咎焉可矣僞幸如是臣子職分安足
嗟之曰爲異耶此鐸又十三季盟心如北昔夫
子寢中下拜大槐之庭手爲鐸繫組綬授呂黃
麻丹書夫子其啓翼鐸令鐸爲子古房杜諸人
不令鐸爲章惇王珪一途人養仁厚醇長之氣
絕從蕭羣宵刻削之術終身不渝此又十三季
之心夫子復佑我著書種藥子海上青山鐸之
不泯泯于世冀夫子屬其衷也企心大猷不敢
先爲嗟言戰戰兢兢敢曰清季潔水敬陳明信

爲山園集卷之四

李

夫子易哉其永襄我明曰無替之休

數文

爲僞太子與左師數文

將軍幸教僕前一穉子自北都來真先帝太子
也甚善朕將軍之意雖善將軍之子事來覈也
其爲高陽王昺侄孫曰王之明也且僕誰氏之
臣豈獨不痛念先帝哉夫裂地而封者王也系
正而共戴者帝也僞竄而譟詠者賊也何物姦
穢衣冠若箕比周浚謀心播如旌白日購

步入秣陵自稱太子因借九卿科道大小臣會
同僕曰經筵三季太子方面太目厚肩而今面
足離離削不豐下矣蜂目瘠肩矣問其殿不知
問其季庚名不知泥濘散圍矣雖曰太子乎天
下胥肢體又官判不同語言盤不驗寧昧公罔
一世是非無準冒歟不違職誑善背曰傾危社
稷乎且將軍謂道路風霜黎黑也伸僞不得不
屈真王耶一聚烏集鴉飛斷斷矯令旁囑亂噉
豈纖介之既也者是則大不朕也將軍意權之
爲真太子寧足爲社稷患者高陽安可爲天清
之牒曰僞爲真他族詆譭卽明知爲高陽視爲
奇貨鼠竊富貴安知無吳王濞淮南王安賣此
穉子安知不頓甲使潛水不流控數畧之衆于
滁陽堅城下哉僞竄譟詠可曰虛唱歟君子作
事慎始勿播天下假令爲真僕與九卿科道大
小臣一見搶頭伏地痛哭不暇體皇上愛養爲
子之諭昌言告天下皇天眷先帝幸而憫遺此
不絕之藐孤別築之館授之三年之餼勤彼庸

人醜人繼統告廟權爲皇嗣亦云詳也不朕割
江南一方上分茅縮酒展軔引介主行史佚事
奚不可而豈違天地祖宗之心忤匹夫匹婦之
欲各意得罪社稷而廢之歟蓋天下之真不可
偽猶偽之不可真也明知爲鸞鶴佞于人曰鳳
也明知爲犂牛佞于人曰豸也明知其爲蠅蚋
佞于人曰龍也國家二百八十季之洛鼎於僕
何負於王之明何親且彼鬼可敢一車犁丘可
認爲子天斯二日矣人民斯二天子矣苟倫爵
位終日不敢下一決語心貳目眊老耄愚戇
而兩端焉噫吾誰欺膽可倒玄黃抹撥日月固
祿尸位則各餘可引不煩將軍長慮將奈社稷
何皇上亦何利畜此偽臣譖誅黨附發言雷同
之大臣爲乎天下未定凡爲九卿科道大小臣
宜去狐疑獎公道吹塵張影苦天下咒甲六屬
肝腦燐火兵革不休也僕所引約司刑寧緩王
之明歟存其三寸舌引歟爭之斷斷不欺曲徇
譌聽借之明資而亂社稷圖富貴也駟不及舌

權言則噫將軍亦欲僕此周耶漢謀耶重在偽
稗子不得不輕在社稷僕講筵三季雋不疑且
不如何顏面引對九卿科道大小臣是將軍教
僕作偽姦利行大不狀之事講張幻冒得罪闕
世將軍視僕爲何人也陰瞠瞠矣雷虺虺矣思
引定是非益引混是非易此輶言將軍豈不誤
哉借曰一稗子何足震驚乎師將軍明達詎爲
愛是賣菜傭實惜此腐豚臭雞歟若從將軍之
計細心擁戴爲真太子狡狀與兵犯闕危社稷
宗廟蹈吳王濞淮南王安故轍吳必介介朕極
爾過怒必欲付之棘木使後世謂皇上與九卿
科道大小臣各殺先帝之子之名耶顧不獨皇
上無忍忘先帝之心諸臣嗜甘心忘先帝哉愛
養之義僕等設心又在將軍之前爲將軍計莫
若據之明口語一一覆案邪議自爲之緘齒將
軍慎思之免爲譖誅既國者所誘也豈獨社稷
安卽將軍亦安矣爰書確備史冊昭耀將軍慎
重勿自多事

訴文

訴南北幾城隍神文

五月十一日姦臣馬士英惡貫盈黃討左夢庚
檄其罪來討逆賊士英銜川兵捆載賁賂斫關
走其子錫出西門走為士民所擒於是士民罔
不內震哭號皇帝聞之棄宮中大小攜聖母急
追至于江皋離南幾城十二里挽士英轡泣下
求隨行士英不顧而去帝踉蹌江岸投黃得功
戰艦中棲于蕪湖士英走深水遁所至焚燬又

幾自南幾城

卷八

七

盜各郡城官庫銀鼓屬過獨松關欲據杭州杭
州士民不與乃渡錢塘江嗟夫天下各急難棄
其君如賊臣士英者乎不忠不仁不孝如脅缺
帝園中食牛骨擲唐莊宗于割髮之後大可憤
也神不聽之歟士英平日依傍東林尋而與東
林為警象龔滔天構發啓亂一身主持內閣又
手握兵部篆自謂入相出將而援引阮大鍼陳
盟諸邪黨賣官鬻獄輦金珠以數十萬計奴趙
三署團營總兵被屏玉逐相臣姜曰廣高弘圖

驅吏部尚書張慎言逮禮部尚書顧錫嘯殺周
鍾周鍾雷續神武愷等結屈尚忠盧九德狗尾
羊頭不足云警嚴嵩嚴世蕃父子濟惡幾輔動
腐寵任心腹張孫振陳于鼎暮夜貪緣作奸嗾
虎呼狐凌錄薦紳虐賊蒼赤隱包既心屯鼓屬
兵于宅之前後暗伏甲士睥睨神器欲悍行王
莽之事實息鯨噬不第蠶毒天星告變中貂相
背尾幾篡大物如非黃左舉餘艘而東下北騎
攻雷塘而飛渡神器將為神姦逆取不落司馬
昭之手哉上下神祇實聽之不誅逆賊之心歟
為此憤翼指冠激中甸碎不能默然也敢訴城
隍其奏上帝提師授鉞底天子之伐先奪士英
等之魄斯茲梟後俾逆賊授首示天下不忠不
孝者之戒惟神其鑒臨之

鐵券文

賜薊國公鐵券文

維我弘光元年季歲甲申九月日皇帝制曰維爾
封薊國公吳三桂壯節風騫孤忠性植先皇帝

特遣爾總兵鎮守山海已備非嘗乃者逆寇亂
經先皇帝身殉社稷九廟淪于草莽冠裳戮辱
朕心惻之當此肯六位回薄三極失序宇宙之
變極矣爾乃忠勇奮激泣血借師奇兵震擊賊
黨潰崩神算懸機追亡逐北積尸山阜電擊雷
馳醜類幾盡拯國傾危搃神人之憤固已氣壯
山河功格天壤從此掃清函夏恢復金湯繫惟
爾能朕聞先王選建明德茅頒土畫所已酬勲
庸祚百世也惟爾忠格白日功在廟祔是用馳
使加爾爵祿使爾苗裔世康永襲茲用誓告謀
逆不宥餘犯或罪爾免二或子免一或爾惟報
功哉勵乎後勲終爾明德與國同昌爾其欽承
勿替今日之休命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目錄

制誥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王鐸並妻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

事府事教習館員掌翰林院事王鐸並妻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王鐸 父母

祖父母 曾祖父母

詹事府少詹寧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孟紹

虞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

事府事教習庶吉士丘士毅

父母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董漢儒

國子監祭酒王祚遠

父母

巡撫貴州兼理湖北湖南川東等處地方

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斌

父母

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劉廷元

祖父母

戶科給事中姚思孝

姚思孝父

戶科給事中吳南顯

山東道監察御史田用坤

田用坤父

貴州遠監察御史楊繩武

楊繩武妻

楊繩武嫡母

陝西遠監察御史胡平運

胡平運父

廣西遠監察御史應喜臣

贈趙良璧

御史左佩珰

南京戶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事白紹史

前妻

嚴妻

父

江西道御史梁雲構

梁御史父

四川道監察御史盧經

湖廣道監察御史葛擬奇

葛擬奇父

工部營繕司員外郎蕭夙

巡按陝西甘肅監察御史張應星

張應星父 張應星母

勅命太常寺神樂觀提點高習政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

孟津王

制誥一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王鐸並妻

制曰天紹我明肇啓鴻緒眷求一德克襄渺躬

誕佑邦家用篤生良弼造哲迪康洪濟時艱予

一人實嘉賴之爾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王

鐸忠耿之性介石弗移論思持正斷斷如也細

旃陳瘼先帝嘗霽顏嘉納恤隱敷腎蚤良當日

領袖詞林力挽競習獨行一意數忤權要不顧

謗之風于今爲烈迨爰立毘贊良多國家明

濫于初不憚爲民請命詞刺之設耗美之厲犯

難致諍式熙帝載修明典章濫度朝野犁狀條

上故事危言譴議詎胥過焉是用覃恩特晉卿

柱國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錫之

誥命於戲徂亳遯荒間關險阻朕與卿備嘗之

儉狃孔熾經營治安若涉巨川予往暨汝鐸其

濟圖維厥終無忝我高祖寡命予冲人永有依

歸承林無敦尚克欽哉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

事府事教習館員掌翰林院事王鐸並妻

制曰安上治民嘉儀而執物惇宗將禮哲命曰

滋林選重寅清恩優寵畀爾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敦習館員掌翰

林院事王鐸稽古守正體德充才爰自庶宰游

登卿貳惟爾知人若鑑受命飲水啓沃胥功詞

章得體洎典邦禮能和神人懷慨建言盡誠體

國茲以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禮稱

地義天經道在防溢節修誕敷文德之化庶臻

階羽之和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王鐸 父母

制曰岱雲與雨維嶽生申發帝養之夢曰作殷

寐其人匪薄植所能孕也自非懷古繼頌之偉

易達天壽平格之彥爾生員封通議大夫禮部

右侍郎王本仁乃太子太師柱國戶部尚書文

淵閣大學士鐸之父肆微兮林終季下健日與

古人封力田逢季不干身于胤稷奚翅籌車矣

自里胥太公野無遺俗閑無矜孤好行其德報

卽于身苟基焉凶恙且通而杖于朝朕將執爵

憲言退則三公鼎養詎不休歟是用覃恩贈爾

為光祿大夫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世固胥父不能必諸子子乃能必諸父者殆

非偶狀鼎鉉之業奕代不乏若遭際勲猷比後

推誠翌戴垂光虹純曰榮迨所觀使未酬之志

如躬遺之嘻亦盛哉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王鐸 祖父母

制曰觀江河者于洸淵涓涓時已裕錫天浴日

之勢萬折而必東寧千里之一曲爾生員王作

乃柱國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鐸

之祖父雅負鴻才爭推難弟恥求聳達觀少懷

高尚博學嗜飲任真自得方與公榮為侶而孫

枝已起釐禁矣既純于天斯昌厥後是用覃恩

贈爾為特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朕肇繼祖緒置爾孫左右貽厥令謀視五折

先生祖爲大司馬光祿吳若哉膏取于身膏報
召世惟其人宜其在淵

曾祖父母

制曰詩有之無競維烈克開厥後柔道以治天
下況于而家爾封奉訓大夫南京戶部郎中王
幾乾乃柱國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王鐸之曾祖父胥子旣貴猶狀儒素之風寒
驢皇帝視車上儔者更適已退讓在中犯而不
較庶幾古無競者黃耆台背召引召翼茲惟三
公實基之是用覃恩贈爾爲太子太師戶部尚
書文淵閣大學士夫修德立行所召克家十輪
九戟培植不在一世雖狀于公之門僅僅廷尉
故進而求諸王氏之槐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孟紹

虞

制曰朕虚心學古雅意尊賢惟金華啓沃之臣
居瓊條論思之地自非勤慎罔與弼諧爾某官
學有淵源志在純篤履方合度翊贊無回記言

儒徽掌綽亮節光華坐席孚尹講筵神于睿謨
借其嘉告是用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三朝鴻
碩既著寅清九重鸞坡復推淹維遠策勅力彌
懃精心賡歌幾康基命宥密其祇令訓召永休
聲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
事府事教習庶吉士丘士毅

制曰六計夫廉靜望切達池四科肯清恬品延
芝苑生賢不偶與地相宜爾某官丘士毅地近
日月人在瀛洲文追話盤材收璞玉適記左有
載典衡湘引燭東寮題笏麟殿院長丞轉庭老
胥聲庶常範型溫室禮樂授爾階退議大夫四
朝耆舊中映躋階二柄文臣右列鴻府前後出
入直諒多聳益勵謨明復錫于林光

父母

制曰國重琳瑯齊講筵于敝展家延堂構賴幹
蠱召繡裳錫祉蓋臣升學福廟爾累贈某官丘
原乃某官士毅父泮水之砌蝌蚪之書獨挺瑤

林常窺水鏡鴻抱終屈空老銀鈎龍文竟輅未
搖玉珮茂三春紅藥開一谿白雲是用覃恩贈
云鸞語燦燦馬鬣蕭蕭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董漢儒

制曰東西邊患未殄垂石聲思封疆臣嘽嘽攻
昧宣力王室思惟求舊乃考成人之底綏不忘
邊陲是召不忘舊伐爾太子太棟兵部尚書董
漢儒前朝名宿繇李官洊涉大司馬自檢自畏
不忒不敢有濫光民用康若倭寇金山之戰董

東山園集

卷五

本

集

爾族各過于敵總督朔方綱亦各綱士馬謹戒
疆場因已無事况疏擊逆增厥勳用力哉往季
掉酋西犯人咸思汝矧曰甘捷蜀靖滇牧汝中
樞功亦各克膺是用加贈爾云於戲得鉅橐鉅
棟于隆于堂各若惠和庶黎各若不日權關貨
貝迷各若遵朕皇祖皇考典章不致寇噬生靈
衆棟不啻已思寘左右如何弗齡于八十九十
嗚呼國胥冊度載紀國勲朕不敢隱汝之助朕
不敢不答先王之寡命燔臍臆祭風諸臣勞王

家者念哉

國子監祭酒王祚遠

制曰大司成總辟雍師儒首教惟子金華風望
臣董正大均王畿作則爲天下觀爾國子監祭
酒王祚遠博物乃聳嘗吉是選編纂精要麟臺
各輝翊贊勤勞鸞坡煥色宮坊就列左席克襄
傳鐸露門鳴珂星戶教型東序啓沃講筵是用
覃恩授爾階云於戲承華胥美令德孔場尙林
乃純修助予一人朕禮賓及俾德義盈堂將用
惟勿怠朕乃懌

東山園集

卷五

本

集

父母

制曰豐于德壽于遇喬乃壽厥子允于大師氏
爲朕甘盤琳昭厥職罔非父教汝爾生員累封
某官王嘉士乃某官父風塵之外正始之和屬
卷子箱模楷家塾三徑十畝笙簧遺心固表丘
壑况生珪璋是用覃恩云於戲朕方訪落老更
修古嚮爵禮乞言惇史爾季高爾邵自貽哲命
朕懸崇褒將大爾后尚其眷命用赫

巡撫貴州兼理湖北湖南川東等處地方

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城

制曰夜郎烏蠻皆雕題狙獮昔武侯平西南諸
兵頗勞中國季來安寇啓彝荒服不靖厯朕南
顧憂爾某官王城起自戶曹繇屏翰陟都鄙薄
斂省刑恤民約已厲於多季養疾玩癰刷於一
旦詰軍緩土戰守惟艱餉兵多利賴爾之敏策
制獠苗不負一面之寄是用覃恩授爾階中憲
大夫於戲恒思將帥懷丈人掃彼部落必折箠
呂使乃保封疆爾益念何呂任將何呂出奇和
衷官寮愛恤士卒龍標金筑務足扼亢呂奏廟
清

父母

制曰朕聞韓忠憲戒子孤忠自信遭人主爲知
已孰祿父之盛篤前人而紹之呂節鉞於銅鼓
石門号爾累贈某官王天叙乃某官城父老于
經史瀟灑幽巖白石蒼林遂其高尚丹溪絳綺
遠於俗塵今爾子昂聳樹木菁龍標之望則爾

之詒是用云表德百季彰榮奕世

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劉廷元

制曰朝綱風猷特權肅政共理厥職爲國扶成
憲抑亂萌矧風重慶言能建大議定大疑爭先
殿陛予一人丕揚之爾某官劉廷元宜猷花縣
抗節栢臺言各益于朝廷心惟知夫國是保搖
水玉綬映銀青守正各聲積勞宜賚是用覃恩
授爾云夫北門雄職八部臺屬焉朕勵精圖治
大小臣工頗惕職業爾心寅氣健益爲振飭俾
師濟成風木從繩直朝野乃亦各賴朕不佞崇
爵將共爾呂無窮之聲

祖父母

制曰貽厥孫謀丕揚世澤繩其祖武克大家聲
惟積德胥季故流芳今日爾劉麟乃某官廷元
祖父志做哲人品程書傳飲醇範衆守雌戢躬
數畝田園婆娑娑煙雨幾株卉木嘯歌石泉碧落
雲悲秋江鶴唳是用覃恩贈爾云如爾孫官烈
光積自百季疏榮及于三世

戶科給事中姚思考

勅曰版數稽司農矣民半告水曠穡事不熟財賦匱國計斯恒簡命戶垣權其輕重虛實芘民裕國計使勿斃爾戶科給事中姚某石渠入掖垣讜言且至朕邊需與中原之饒今日蒿目生齒供役之濫歟納之無經戶口冒多而土田浮派歟坊與水庸弗勤費孔日增或其饗驥旨蠶吾財賦與諸邪消正內之軌外之姦賴爾發摘書思旨對是用云於戲先王於民也厚生阜財

姚思考父

勅曰語謂事莫若吝吝能曰德榮為國華不替其教俾子恭明子錢穀譬諸順時規土脈無滿膏其殖也罔不宜爾某縣知縣姚之典乃戶科給事中思考父蜚譽賢書公車十上刻意利人利之擇事潔躬躬潔之其行果其塾匪懈今砥戶垣旨諫臣顯者纂修子子纂修之庶曰其

自鳩旨張某用是用封云朕聿爾季黃耇國家將修執醕之禮詢于老叟服用章哉洗腆旨介胡寧尚益茲其子旨可願之敬

戶科給事中吳南額

勅曰水曠頻仍惟民之瘼稽戶口演財賦諫垣之封駁所旨裕國爾戶科給事中吳南額勞于農桑親于矢石旨靖蠻霧旨安波臣而爾剔蠹已見指佞各聿茲用云方今征繕告急贖滿公車額派節養訖無石畫非浮議多歟爾鋤執姦弊忝國儲恒足詩曰君子如祉爾其再拜稽首旨社財用

山東道監察御史田用坤

勅曰御史曰耳目職天下繁利害聽言聽明惠昭惟爾是賴猶守樂狀大不踰宮細不干羽爾山東道監察御史田某繇大行陟柱下巡城內庫奸究糾虔不失子紀閱封事各質直無流心鉅事罔淪恥為毛舉休哉鵲梁不刺也是用云云率左右燕天子燕匪激之爾自靖獻今日大

且急何在奚呂鋤論說銷災異弭寇鞏圍區寓
無凍餒社稷齊榮懷之慶篤于獻替若樂之輪
厭鄭無弗諧也是爲肇喪之始

田用坤父

勅曰世各抱奇韞勒狼胥欲效忠單焯厲聲敵
下乃鋒鏑未試徒愴馬鬣之封爾武舉田九世
乃某官用坤父履不苟當神廟寧謐時東西不
訖草竊不戩爾呂磊砢才詭螫狐呂淬氣時則
弓鼓不用悒悒壯志免且沉沒是用贈爾云夫
天下事其鬱也淡斯其懸也谷響爾子嶽嶽言
路不曲躬損健磊砢實似之則酬爾幽志之無
艾也

賓州道監察御史楊繩武

勅曰古御史冠神羊冠車懸豹尾不第備貶筆
耀班列枚寧厥俗糾厥不職將各大勲力爾賓
州道監察御史楊繩武發劄射策呂文學選東
觀陟繡斧少季清華非誠垣赫歟狀折檻健舉
正非壯時所難于是弓采時各經惇允各辨利

不百不與害不百不刈曆天下于永清通云盛
哉是用云夫經世非細事也經世大端關古今
因革治亂賢奸功罪匪學而各術者疇與共理
乎欲臻厥寧斯豈口舌攸跡者欽四之意先寓
弗祿爾其迪乎勿自負于學

楊繩武妻

勅曰臣匡于朝妻匡于室雖鉅細不一其一心
于弼諧爾御史楊某妻熊氏櫛縫恪矣雞鳴裏
矣非儀無而瘁矣况諍于夫呂齊駭古人是用
云象服是臻尙懸鸞章呂需爾之忠輔

楊繩武嫡母

勅曰婦人譽不出閨乃各服門偕隱胡被佩未
及而月星難恒爾周氏乃楊某嫡母靜呂正也
貧而怡也偕隱于崑林而無嫉忌也母也天只
胡不百季是用贈爾爲孺人翟衣報爾聊紆南
陔之心

陝西道監察御史胡平運

勅曰朕思觀太弓勤寤寐非借言路獻替四方

整貼銓叙邪慝星愆寇警降制不焚填乎爾陝
西道監察御史胡平運遙嘗吉擢西臺侃侃入
告始觀其挺幹必能棐彝自勵母伯志母小貞
母悻許孚在先而攀如剛在中呂堅乃心昌言
副朕未治是用云古興治主必賴左右昭塞微
怠于嘉謀嘉猷罔不忱恂用禱爾其務爲朕除
厥未革未阜靖厥戕害訪厥物官汙之疏浮之
鎮輔朕不逮遠望爾又不於其始

胡平運父

勅曰人各善記傳史曰其敬德不卽匪彝故里
推祭酒矧曰覲山于思老驥爾胡亢乃某官父
棲遲丘園友于鹿鶴弄爾壽而熾矣身厥彌耀
其蔭于子不薄伊陟野耕厥安得翹弓招此道
老哉是用封爾云夫禴實生物曰它平它謂之
禴爾于概世之蓋飲闕庭曰禴曰訓百體爾之
貽也其祝飭于無斁

廣西道監察御史應喜臣

勅曰禹拜昌言言之毛舉苛察國事日見銳刻

非昌也惟言足與泰運昌熾焉爾廣西道監察
御史應喜臣各才各守不激不隨仕屬冬官簡
爲侍史乃獻藥石乃見糾彈望務心于幾康欲
匡時于寧謐鳳麟起色翹颺驚魂是用改授再
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鼎新中興食功利甘
萎爾者不能分毫補也非鋤貪欲而扶正直弼
違昭德諍天下大利大害都俞吁咈朕何賴焉
勵哉名在史冊豈第綸綍之光

贈趙良璧

勅曰倜儻懷奇欲徇功名試之軍旅效矣使
仕路不相嫉推轂各人其磊落之槩邊圉必各
攸賴爾趙良璧身列青衿志在紫塞大言慷慨
不受人憐長技驅馳能從戎事棲會方猷幕廣
資謀星數攸嫻輶鈴空者是用贈爾云云朕撫
髀之思日切于中誰爲朕埽檉化者而靖之因
半刺而憑弔斯人爲之浩歎

御史左佩珰

勅曰人臣展采弗澤窮簷莫如御史凜百度持

六察國家慎其選况南畿湯沐地尤爲四方之
則爾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左佩琰名宜栢府
氣鍾華峰鯁介不羣嶠岫獨峙謨闕廟社香古
人之風計切本根真南國之紀可謂御史已是
用云昔范孟博卓絕一代其砥行獨也朕謂封
事者必汰其爵祿聲譽之心益殫厥心國家中
興元氣日望爾輩之昭回

南京戶部湖廣清吏司署郎中事白紹光

勅曰南部戶司民告饑僅允罔濟非克勉于

亦允罔功孰使給于國用不疲于民征輸無

号爾云云白某聿汝繇學博歷陟工曹陟戶曹
郎牧民凋敝之不判署篆援兵而輯其亂爲實

源局鑄務商匠不苦煩苛爾復復租香濫匪濫
匪授非汝佐司農肩乃心召香聿恐香虐于下

召羞執掌是用云後之視于臧不臧惟予一人
亦庶曰爾恭于爾事惟思光顯召無自疚

前妻

勅曰夫之妻車之轂也車成于轂滯于無轂初

配則轂發軔号爾戶部某官白某前妻左氏家
利用和旨瀾焉幫紉焉臺鹽焉澣流焉總經焉
朝夕而勤焉是用贈爾云墓木拱矣其靈不謝
命厥召訓爾事轂之義

繼妻

勅曰香勞香美復古之義也輔于內召無厥戾
茲疇之力爾戶部某官白某繼妻陳氏獎其夫
于版曹不戕其前孺子又甘于食又時誠其夫
無食墨之行斯可昇也是用封爾云昇之服
豈曰驟昇則爾不戾之故不戾爲旃旌備土
琴瑟其旃若何

父

勅曰百川之祭光河後海樹德源厥本邛而大
之無墜寶命其亦曰可爾白啓乃南戶部某官
白紹光父世祿家恥于悖肆悖德祇畏乃自順
迪克守先人之訓乃自嫻睦乃自肅雖乃自不
犯于香司乃自教誨爾于乃不隕獲其聲問是
用贈爾爲某官夫命香降升虛盈父降之子升

之父虛之子盈之爾子考績雖曰子之無戲言
實爾心腹腸腎厥敢否夙朕茲聞于不敦

江西道御史梁雲構

勅曰萬幾紛理勞于朕心其各關畧御史補之
使衆正彙吉兵革不勤則嘉言罔伏國享熙寧
之祉爾某官梁某使車馳譽摻士翹英持斧之
班埋輪之望而爾霜凝鐵面日炤丹心去佞拔
山銷雪見睨憂邊防兵叱馭出疆已威及龍沙
矣是用授爾階爲文林郎錫之勅命嗚呼御史
曰察執法星也今中外盡弊關塞荒蕪蒙欺
少爾巡朔方整軍伍召張鐘鼓之靈使強邊不
敢南窺召解朕憂察之明叙則惟爾之功不第
耳目爾

梁御史父

勅曰臣子豸冠我我召寒謬聞雖能自振哉植
立良彥典刑爾贈文林郎原任沭陽縣知縣梁
勝任乃江西道監察御史雲構之父名諱蘭芝
學然藜杖烹鮮小邑奏刀大軺胥用其綸不食

是實言尋蔣徑恥折陶身雲水之鄉庭前繩武
舊桂之性枉後惠文是用仍贈爾爲文林郎江
西道監察御史清傳家塾峴石長新榮發孫枝
壠丘不夜

四川道監察御史盧經

勅曰季來兵燹既熄過氛遐遁非欲開泰時乎
易曰蠱元亨尤賴言官扶陽抑陰夾兩作召又
我國家爾四川道監察御史盧經釋褐縉歷今
日不怠侮于事召爲其爲豈不宣朕稱執謙黃
矢哉爾侃侃入告牘中納約朝夕獻善敗于予
一人使無忘先王之業召德召稱召叙百物是
用授爾階云云今天欲弘祐四方靡食靡兵
官牧民派及骨髓茲何陰仍積陽來大壯耶爾
其康事宅天汝鳩汝方朕將與爾諸臣共迓皇
天之休

湖廣道監察御史葛徵奇

勅曰漢御史秉憲持紀專行實罰召警庶官朕
求治海寓亦云勞矣不得已嚴嚴百事召激揚

責司直爾某官葛某心期浴日氣欲凌霜文藻
龍圖疏鑄鑿而爾強禦皆栗柱底于瀾軍國
多彈面澁于鐵香匡濟之隱無鏤刻之為茲用
授爾階為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朕求言若渴
星慙地震水暎饑饉外訖內憂無寧日何已故
或者六府三事救遘剪寇不在虛文乎爾尙仔
肩夙蓋揚庭而言大為朕匡定之勿使朕獨為
引咎也則亦惟爾之勤

葛徵奇父

勅曰采玉者觀其光氣取而圭璧瑚璉焉氣
鬱積非一日矣士之題名未幾資志丘墳何已
異是爾原賜二甲進士觀禮部政葛孔明乃某
官徵奇父腹中香笥筆上香花鵬翅扶搖天風
翥虛馬蹄新蹤策獻謙言琪樹哀纏寶沉冥路
已爾是用贈爾為某詩曰保艾爾後古之人雪
煜竹帛馨秘圖書爾子之政卽爾矢謨亮采也
亦可自慰

工部營繕司員外郎蕭魚

制曰司空為冬厥惟畜財阜民頃興作用費耗
壺非能繕修者百工曷其胥庇爾某官蕭幾絳
帳蜚聲已陟邑宰爰列虞衡尋擢營繕綜事程
材爬梳若滌庀工罔懈於夙夜是用軍恩授爾
階云嗚呼鳩僝之司課已歲時耕廷不得已爾
當財用告匱人力不足謹審察已撫育之俾庶
民成於不日朕且歌斯于南山之章而落之

巡按陝西甘肅監察御史張應星

制曰延綏頻年寇熒甘涼左介番右掣此邊
窺何為河西害腹心疾恐烽火達于內郡與
寇蠶合其為患將彌棘爾某官帳應星密雲城
守防敵帳疑乃使汝單車代朕西狩榆林賀蘭
之間汝嚴軍實綏士伍辨官吏整繕于堡池戎
器惟是汝不開之橐不令旗靡騷然矣是用封
汝云朕憤河套之失耕牧廬處之甘肅肩臂所
接汝既外屏凋戈樹威其奚已籌茲恢復乎
號咷亞是不第簡卒蒐乘恃險與馬而已者鳴
呼雄畧弘籌其使不梗我版圖哉

張應星父

勅曰朕覽高士傳未嘗不興歎也其品格卓犖
空谷白駒尙動縈維之感爾張四維乃某官應
星父儒術纂組而蓬羽未遂克教厥子作朕言
官太守旌汝廬不得見其人嗟乎賢人賁落矣
是用云云被茲朱紱楸松之木已拱爾子馳驅
塞上弭疊固圉誰之貽乎朕是呂不忘于汝

張應星母

勅曰母教作範肅穆令功與父等厥子持綬

羣山園集

卷五

七

能弗爲之卹爾贈孺人劉氏張某母曰作迷曰
星爛曰無遂曰閑內則呂教厥子曰朕簪筆臣
曰爲朕禦侮是用仍贈爾爲孺人夜隧之中其
各自慰乎

勅命太常寺神樂觀提點高習政

勅曰古者雲門奏於太容今園丘祀天享帝肆
奉常和元音朕將蒞郊壇升中令漢非賴于大
樂正乎爾太常寺神樂觀提點高習政律董六
鳴歌詣萬舞陶匏蒲席百工宣於咸池風輦範

游九奏獻于帝座朕格于神明爾勞在奔走茲
呂考成晉爾階承德郎錫之誥命夫樂呂象成
朕務兵戈偃息太平升中俾四海還時雍之治
燔柴上行各日矣爾益勸于考懸無怠于心呂
鳴盛化欽哉

羣山園選集卷之五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目錄

制誥二

禮部主客司員外丁魁楚

蘇州戶部王可觀

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韓琳

禮部祠祭清吏司員外郎某

妻 繼妻

戶部陝西司郎中夏時亨

戶部湖廣司張鶴騰

張鶴騰父

劉應遇父 戶部郎中劉應遇

劉應遇父

戶部山東司郎中葉廷桂

葉廷桂父

戶部浙江司郎中梁維基

戶部湖廣清吏司員外郎苗自成

某官苗自成妻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于睿

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郎中田繼華

工部營繕清吏司署員外事主事胡永清
南京戶部湖廣清吏司署員外郎中陳洪
誼 陳洪誼父

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徐世應

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胡克開

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宜繼良

太僕寺卿馬從龍

南京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葛大同

葛大同父

中書科中書舍人鄧叙

行人司行人顧光祖

贈光祿寺卿徐朝綱

光祿寺寺丞王金鉉

河南按察使王象晉

王象晉父

山東左叅議兼按察司僉事朱國盛

朱國盛祖父

分巡西寧道管甘山等處兵備副使陳陞

山西平陽府知府劉餘祐

劉餘祐父

龍安府知府党修吉

党修吉父

直隸淮安府知府宋祖舜

宋祖舜繼妻

宋祖舜父

宋祖舜母

萊州府知府賀自鏡

直隸淮安府管理徐屬河務同知司通疆

直隸永平府同知毛崇長

陝西西安府三原縣知縣劉昌

劉昌父

浙江湖州府通判趙世昌

武定府推官秦炫奎

平涼府推官王崇顯

王崇顯父

寶慶府推官楊新泰

原任貴州安順府推官贈光祿寺少卿徐

朝綱

山東按察司兵備副使兼右叅議曹文衡

朝綱

山東按察司兵備副使兼右叅議曹文衡

直隸廬州府無爲州知州史應選

山東萊州府膠州知州向君化

廬州知州錢兆元 錢兆元繼母

高郵州知州毛國宣

朔州知州鄭時舉 鄭時舉父

象州知州楊學孔 楊學孔父

濱州知州翟化儒 翟化儒父

順天府昌平州順義縣知縣上官蓋

杞縣知縣申嘉胤

陝西西安府三原縣知縣張克儉

張克儉父

山西平陽府臨汾縣知縣張學周

井陘縣知縣董匡漢

董匡漢父

陝西慶陽府真寧縣知縣安如嵩

司務邊崙父

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羅廷璠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制詰二

禮部主客司員外丁魁楚

制曰九夷八蠻貢獻燕饗暨宗藩親問惟客司職之先禮贊國斯材能楸昭爾某官丁魁楚植躬不替從政多優計曹惟勞調于出納國用是賴剔于版圖恥為綿蕞之陋是用覃恩云嗚呼官難其人才難德德難才爾厥兼之彌赫乃力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

計

匪我匪棘崇庸用錫固民厥終時乃之休

薊州戶部王可觀

制曰計臣職關度支急病民緩病國故時贊盈虛才協輕重膺茲曹郎誠難厥選爾某官王可觀民部分猷俾筦錢穀正供胥經酌事出入飛輓攸理罷僥費日積儲薊糧一清食貨乃遂是用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民力已窮國計告訕漏卮難塞帶財可憂爾今私蠹安在永絕馴僭已裕軍國遠大之秩惟爾之自共

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韓琳

制曰秩儀曹職司克章九禮佐朕惇庸端規程贊寅清俸遵厥夷庚始胥昇焉爾某官韓琳筮仕淄封遠及鴻雁載遷聊土坐靖羽書佐計版曹益謀裕國轉司儀部愈顯通方特叙天嘗丕昭物采茲召覃恩云邇來禮教凌寢浸胥可憂辦等威彰法物爾尙參稽故典益懋新猷庶幾弼予一人維新之治

禮部祠祭清吏司員外郎某

制曰秩宗司禮祭饗薦獻厥惟掌之德實清損益制度事罔爽侮茲曰丕靈承於春官爾禮部祠祭清吏司員外郎某容臺初遷冰廳載擢聲名慈禧大禮三千文物蕙蕤祥嘒十二禮樂俟君子遵豆各司存醴假得人已是用云授爾階奉直大夫今且庸爾兵備參議天津畿輔肘腋地軍實爾詰困憊爾裕已忘祀心作朕棗馳屬士朋勢錚于迺和抑畏罔改厥度則予一人不涼汝

妻

制曰仕業金刀珠劍已宜我猷而入室儼歎精
穠渺猷其愴懷可知爾某官某妻閻氏茗榮惠
穆百兩言歸君子詠警戈家人遵利女持儉舍
章惟勵羔羊何幽隧之零落耶是用云松栢繞
崩雲并珈冥被則已為甘露焉

繼妻

制曰朕覽北門賢大夫不免交謫匹體靜和必
資內助匪惟室家私臣節係之矣爾禮部某官
某繼室楊氏虔內政盡婦道承姑嫜育令度不
自逸是云綸綽光華繡柱其豈裏

戶部陝西司郎中夏時亨

制曰國務煩興兵民盡創倍賦殫人非度支郎
廉幹吳呂濟縣官在公之務爾某官夏時亨精
于檢下端已持躬塞耗門杜浮蠹勞于趨微屢
聳才猷茲已覃恩授爾云朕聳工和朝進馬謀
退人謀馬不契需御不敢徂今洮岷西羌北狄
餉急事煩九伐三空亦敝需時矣爾尚率爾謀

圖三不病悉心力已佐之爾翰旣和將大顯汝

戶部湖廣司張鶴騰

制曰計臣度支實資國用賴恬澹小心已庀事
朕何佞夫褒章爾某官張鶴騰栽花耀邑已興
利已救荒出納宣勞旋歸自好半郭半郭一誅
一鵬今為郎官毋侵毋避乃猷乃為茲已覃恩
云嗚呼京師又下根本軍儲救需阜民裕國惟
爾微輪給邊計無替爾心勉厥力朕不忘汝嘉

張鶴騰父

制曰抱璞之士躬弗顯能式穀于職思
其褒又豈吝爾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張
世良乃鶴騰父宅心方嚴制行端介愛淡同氣
歡奉高堂人咸曰長者爾子口賦詞繁不為不
肖版曹蜚聲矣茲贈爾為資政大夫炳于嵩微
聲于伯仲

戶部郎中劉應遇

制曰地官度支郎兵與軍儲亟需尤教用節愛
者能裨益國計朕於是焉予褒爾某官齊魯本

鐸永靈雨車鴻雁不聞雞犬亦靜籍甲息壘舍
寇銷烽邊郎人曹矣庚癸不顧狼難能壽出納
還方銜權得體是用車恩云過來四方水旱操
贏制費版圖裕國夏自吾邊爾尙殫力時惟爾
庸

劉應遇父

制曰文雅士倚蘭空谷叢桂小山生不獲網於
皇家亦云可悅爾生員劉體認乃某官父樹下
談經里中活餓補琴一入城內焚香每坐靜
空老巖泉俾此賢達是用覃恩云鴻袍未展
善齊後呂頒紫誥輝白雲之鄉足呂慰矣

戶部山東司郎中葉廷桂

制曰民部郎職司筭計版圖登耗歲時盈縮佐
予國用惟綜理軍需裕餉足國呂措實事爾戶
某官葉廷桂爰主版曹歷遷度支郎目無盤錯
克究出納哀多寡呂持籌口賦力清于厥費義
形于言何其立于風塵外歟是用覃恩授爾云
過來經費不繼司農蒿目况邊鄙轉給視昔逾

亟告朕紛紛蠹侵安在阜生安在務區畫久
俾國計于無患

葉廷桂父

制曰士人抱學竟零落墓丘聲事沉轉香子虛
職朕是用借爾葉呈春乃某官父雅持才德入
境結廬而曳杖山阿不果塵埃圭璋竟沉難招
蘿薜之魂今裕國持籌者誰之子是用云嗚呼
山足難曉隴昔易寒爾丘壠亦足矣

戶部浙江司郎中梁維基

制曰朕恆邊鄙憂懷根海內廣告德意
國能汰口賦呂阜國用爾某官梁維基振藻注
水繩武庭其展采度文宜猷戎府理絲紛錯
厄滲漏之時出納已明樽節香備是用覃恩云
夫財賦誦于通貧窘于征輸沃焦日甚大命積
貯何呂裕三季何呂塞出孔爾前烈可紹勉為
開節俾邊陲呂瞻京畿無厯可矣

戶部湖廣清吏司員外郎苗自成

制曰朕念疆場荷戈餉弗宿飽度文郎董厥事

呂解蒿目爾戶部湖廣清吏司員外郎苗自茂
才詩俊雅躬履恪勤整飭戎車馳勉苦槩出納
惟叙樽節各經舊靈為之一清矣茲呂覃恩授
爾階云今閭里虛耗公帑告訕邊圉介馬日仰
司農爾其酌錢穀量通儲緩急稱公家之務

某官苗自成妻

制曰國家崇獎良臣必及室家此疏榮典也
苗某妻施氏德門稟訓婦道明章天斯修齡人
思懿範是用贈爾云分榮極典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田毓華

制曰文士不諱武備一蒞戎行京手錯愕
通儒何神世用爾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
于睿直大而方果達呂藝爰佐樞政載選曹郎
運日精明兼呂勤敏練于甲馬造于參船今日
擢爾守晉陽矣仍呂舊績授爾云夫詰戎牧民
原無二道固圍守土鳴變好音爾其念保障晉
陽者誰乎勿怠微猷呂考厥成

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郎中田毓華

制曰畱都風俗華奢賴明勅刑曹迪民於彝傳
烝烝向化爾南京某官田練華橫經于泮明刑
于江今慎側五詞紀貨三木深文能洗爰籍
荒是用云夫用刑麗事輔茲邦禁幸不草菅民
命呂千天和爾其益謹乃心呂圖終譽

工部營繕清吏司署員外事主事胡永清

勅曰司空屬鳩王集事佐國家之急比來
需于征繕財患不足何適呂史之爾某官某
氣孔殫漆堊充嚴軟血淨鋒守城無此
民矣主曹屢遷于職不怠是屬
不信度道揆為先朕不敢忘于成憲凡爾工
輯心銳力儲濩物備戎器務使公家不至困
爾其殫力惟庸

南京戶部湖廣清吏司署員外郎中陳

勅曰畱都根本財賦匪頒所需欲足用非呂
民取利也各遣呂制虛塞漏不竭民膏脂自
束手告匱爾南京云云某官權封椒庭分曹

部能淡其志不滑于榮借著縮廉釐茲耗盡
急香賴騰飽可期今爾為蘇州守矣茲用戶部
考成授爾階云於戲蘇賦重他郡數倍民亦
止矧歲稔頻仍風華江臭地崩恐香變生爾
濟會府者濟疲困之俗豈補茸爰爰之小智
去額外輕徭役備戎器可不勉哉

陳洪諱父

勅曰世香韜跡嚴毅未究于用職發乃在學
者爾陳陽春乃某官某之父

用贈爾云朱被召

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徐世

勅曰金陵風習繁書民瘠政煩疲于奔命兵

職司郵符幾能節汰浮費勞州縣而休息之

某官徐世蔭賦材敏茂職司雕鳩剗割之材克

堪繁鉅仁及乎敝車嚴馬籌策逾熟勞心孔

是用覃恩云嗚呼官繁勤勤乃無咎兵嚴戰

則生威爾尙董正之內除冒濫外樹風規欽

汝諧呂竣后擢

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胡克開

勅曰朕丕振綱網整一區宇惟司寇列屬內協
廷許外行欽恤實香賴焉爾某官胡克開簡職
為刑升華鳩署而爾緣經事麗援法槩舞明折
區辭棘木克允平亭三尺肺石咸和惟爾才之
素著茲呂覃恩云夫禁暴詰奸固咸不辜亦
無刑今爾欽識中州皇華香耀聿弘矜恤之
旨贊予明無替朕命

工部都水司員外郎宜繼良

制曰國香六職水部居一掌波池川澤之政按
水泉河渠勿令闕塞水土香欽濟焉爾工部某
官宜繼良爾歷任盤根利器庀事冬官遠緝柔
欽式過瓠子勞陸海之上循衣帶之間羣工用
光五材惟叙是用云嗚呼河徒病我漕運荷
開泐俾田廬不害厥費不貲爾務殫心萬全香
濟國計朕罔汝戾乃汝陟

太僕寺卿馬從龍

制曰國家討軍實馬政之修與五戎相表裏邊
陸急務簡賢良呂統圉人俾駉裘騰驥仕伍有
濟爾某官馬某見易工署熊軾蕃宣心淵塞且
辨萃德調良而相馬附注霜立銅墨風寒十二
天閒咸登上駟三千驃北足備先驅通駿奔聲
數馬呂對是用覃恩云頃者三韓時警積貯日
虛馬直每供計部名實相冒元戎何資焉爾同
岡政益殫嘉猷務復祖宗之舊鐵騎如屯中國
長技所賴朕不負爾

南京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某官奏
制曰南部冬官屬庀事飭工審五庫之量程材
課藝母或不良厥職綜理則在于殫力乎爾南
京工部某官葛大同方大之才達藝之政兼通
佐績繕部摧班清修咸勲敏日淬祛繁務之
竊情見王事之鳩偁是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
朕數詔冗務宜裁急公爲最年來民力告訕修
營備制何宜緩何宜亟何宜罷竭乃心呂贊政
百工時序不懈不擾若予工惟爾之禱

葛大同父

制曰富貴無述作止曰浮榮溪雲花鳥千技自
負者高人得而專之爾葛蒼乃某官大同父德
邁俗表襟絕塵中母死欲殉人阨多惠一丘自
足雖貧何傷三徑散懷惟詩堪娛岳陽洞庭其
豁目閬苑蓬壺呂飛聲是用云尙餘一畝之宮
可挂九重之綬

中書科中書舍人鄧銀

勅曰中書古內史職必勅修弘達用呂藻潤龍
章充韓舞榭爲近地重爾中書科中書舍人
銀四氣時披一介不逾慎益多慎長兼數長息
矣才猷淵孚器識是用軍恩授爾階云夫秘省
非外務比也滌浴德明幾務國家謀訓異日責
史于是乎在爾聲譽攸彰厥胥令聞益劼乃心
力呂副朕遠望允爭天鑑離篆皇謨勿替朕命
哉

行人司行人顧光祖

勅曰朕簡使署出卿符節入揚主德陳詩觀民

對厥休命自非材達瞻能克舉爾某官顧亮
規循兩漢敬事六經受命形庭節施允樹觀風
周道征飾多諮民瘼是求具儒修之大用是用
云夫國家選近臣召充掖垣多出贊大行垂見
匪宏奚資獻納涵養匪厚吳召建豎爾雅飾
坊表可謂察矣益龜爾志于大受

贈光祿寺卿徐朝制

制曰安寇狂倖貽籍我安順李官力杆孤城金
軍堅守鐵林聲壯矣恨茲回內應城陷賊
制答恩九次靡悔及家人杜徐日惟
謂匪再褒吳召風天下爾某官通戶部浙江
主事天鳳父地聽嚴防排門兵於鼓角矣偵
衆率蘭鐙於城頭激矢益飛礮石雷駭人謀
協兇勢可摧乃紅旗之騁一通而緣沉之火
起牧諭周固光土官溫如璋通天之罪也迫
持而索印克憤罵召挺身摧徑丈之珊瑚塞
天之風霧妻死節臣死忠媳殉義僕殉王奇
罕僂倖既堪憐不可爲流涕乎若夫漏制無逃

氣吞妖月至今傳傳如生爾亦何嘗哉愛
封疆舊典加贈爾云云嗚呼昔人謂銅山鐵壁
立朝風節下壺杲卿今又見之天餘爾子恨
權召愁雲延階玉而鑲石爾可召永慰矣

光祿寺寺丞王金鉉

勅曰予一人玉食四時和氣曰薦馨香曰崇
偵曰彰慈惠實惟諸臣能敬厥典爾某官王
鉉火齊必潔盤銘是修至齊六和知防刀七
夏蓋香履豆觴薦於上下神明茲
車是用覃恩授爾云其哉今天
穀弗登朕御大官膳念彼民貧思古臨人
是戒下及樹禁矣爾尙體予一人徐德格哉

河南按察使王象晉

制曰岳牧職敷猷所關自非倬大敬亮曷
治蓋翼爲召重其憲彈壓召彰其權也爾某官
王象晉對策筮仕游礪微聲坎壈部曹順揚
泉而爾精神雪潔魄力雷張足食足兵議戰
守胥金湯之氣多桑土之勞是用授階大夫云

於戲保釐則需經綸孔棘則賴鎮綸今上計
各急圖減其半于賦租練其銳于扼要敵王
仇殄天之誅勉力者定永炳綸之譽行將
汝

王東晉父

制曰是則是程厥各舊蹟肯堂肯構不見
式需楓宸用酬經訓爾原任戶部左侍郎
官王之垣乃某官東晉之父磊落異材特
某頃聞能幹等不勝翹盼行將
軍國而不應書度支
艱屢承睿命

山東左叅議兼按察司僉事朱國盛

制曰旬宜重寄輯于民人料厥吏士朕重乃
既惠且勤罔不墾書時咨爾某官朱國盛水
宜力工程各勞捐俸荆闢克葺城堡灰石載
河渠載嫻其識明其風阜矣是用覃恩云爾
已分藩東土駐節近漁陽河漕固亟奚忘而
吳靖而民勿怠厥志警克息民克安厥罔弗

一乃心呂曲靖之則崇擢汝

朱國盛祖父

制曰朕惟申作錫圭丞管寢廟召公賜鸛作者
敦彝蓋源深流長而德懋者胡為不昇爾朱
乃某官父韜華弗試積善之為務故風著夫
則昭于後裔遂開繩武瞻四岳旬宜乃遡啓
之自是用贈爾云名播千宗祐業發于雲
分巡西寧通管甘山等處兵備副使陳
制曰德臣備兵既塞緩則布德勸農急則
兵杆衛非宵矧西寧雄鎮外服兵內
匪壯猷曷堪重寄爾某官陳陞廷掄擢
宜勞輯歷祠曹晉參銓部乃太原司憲更
飭兵而爾能攬條章已肅吏治既董屯政復
戎行是用覃恩授爾云夫季來役邊議貢
良多巨剏雖金縢歲賚姑事羈縻而繕牆治
亟宜先防爾尙時參石畫益遠猷毋呂玩
啓戎心毋呂承兮弛急備汝各大受在
其惟
終

山西平陽府知府劉餘祐

制曰河東吾股肱郡襟山帶河慎簡良牧事
下民厥能底績其風肆好攸引用宏茲貢
官劉餘祐爰振其儀爰峻其格西曹載擢
不寬奉國之梧校文焚印專城肯綮克
其聲實是用云於戲弗祿爾康矣穆如之
將祗歡罔怠厥心旬西土克教題績爲

劉餘祐

制曰士絕德厚雖薄爲設施而庚桑民懷
矣厥子良守邇厥教源何異身施爾履任直
永孚府昌黎縣縣丞累贈云劉繼乃某官父必
遵守于古不詭隨于世視幕攝符勞心撫字多
昌是用覃恩贈云燕蓑豐慰鼎鍾之不逮

龍安府知府党修吉

制曰蜀自永寧寇漢民疲供億綏柔賴師帥之
任不賦征繕不修國有害斯爲受職之曹爾四

川龍安府知府党修吉言之物身不賂
學不施己之董寧不譁己之給身不執爾不
越己速官謗是用云於戲厥不輕畀畀之
昭榮將責胥成也策始不易謹終無郵爾其
之爾不圖永終乃爾自棄爾圖永終乃亦克
延譽

党修吉父

制曰釜鉶斛量之器滿則概之厚植者不
變抱注厥積惟厚爾虎鳳林乃修吉父
好詩書其施濟于公僕其德矣
苗厥子乃亦香穫雖狀世豈無稿晉丘園
報無期者号是用云嗚呼國家締言逮幽可
既洽矣望爾子已枯泉卿索之勸字愛樹
不負朕寵

直隸淮安府知府宋祖舜

制曰海岱及淮淮沂又蒙羽藝田上賦中
聳水侵寇乃彙勇控山阻海南北咽喉能治
賦安吏民朕曰叙欽爾某官宋祖舜通籍民

初理丹漆竹箭屢司斗斛泉布不渝厥守鹿
矣谷之德擒妖賊如從薪膳過餉於飛輓剔盡
弭災厚下呂安宅人懷汝德已是用覃恩授
云漢尹翁歸拜淮守于廷尉難干呂私威大
仲孫班史贊厥克泉爾無于水監監于前人其
集峻秩于爾躬

宋祖舜繼妻

制曰婦人從夫御窮嘗勞履賁嘗佚故采蘋
季難鳴戒盈所呂交重於風人爾某官某
繼室累封宜人陳氏前徵呂嗣內則呂爾某
呂將衣布呂節燕私呂勵熊軾呂匡是用云云
茂膺冠帔益襄祿禱

宋祖舜父

制曰士懷寶不克違羽厥子振藻而光之鴻
與藏之儒厥子顯呂其顯澤呂被民一也爾生
員宋燦累贈云云乃某官祖舜父各學矣各行
矣乃平生濟人食忤竟垂于鵬圖今淮水飲和
乃爾之家訓教我郊原不可無寵是用云云五

色玉絳可呂慰九泉之石棺

宋祖舜母

制曰勗于成名作屏雄郡韞玉山輝藏珠川
母謂閭不呂外見爾累贈宜人陳氏乃某官宋
祖舜母慈仁逮下靜正宜家擁一麾而宣化
肇于母氏矣慈顏不待責呂恩寵是用加贈
云疊承綸綍益慰于惻心

萊州府知府賀自鏡

制曰膠東萊子國面山環海適因妖氛被
魁為苦民罔賴生賴子有
昔爾山東萊州府知府賀自鏡花封爰擢戶曹
各聞不辱錢穀之司式著銅匱之美珠還孟守
鼓統鄧侯張目從綱典利釐害東海護其最
茲呂覃恩授爾階云於戲楊伯起守東萊至今
耀冊府爾清操久著尙練兵於伍裕餉新民
防之厥季海患儲胥幾何戎兵幾何爾厥心無
忘遠圖哉

直隸淮安府管理徐屬河務同知司通驛

制曰淮上衝地河泛溢爲災倅貳佐二千石是攝是贊惠養黔首障塞狂瀾朕嘉其已能毋爾某官司邇疆水車裕農澤田貽利載運府貳置訪河渠長堰日和烟波帆穩疏通漕輓鞏固閘陵鉢池生春葛嶧煥彩用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季來水旱頻仍民不聊生爾自愛令聲尙勉心力已疏壅導滯運厥愷悌生全休養之具勿令治民績出治河下

直隸永平府同知毛榮其

制曰邊疆未戢徵餉良亟俾士馬備餉鼓靈是在府貳轉運振盪一清軍需各獲爾官毛榮其楚蜀遺愛州府惠和爾會計惟明度支無爽僉曰汝能非偉謀不及此是用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夫策勲塞外固賴雄材尤藉精誠與士卒同甘苦均勞逸察人隱顯虛實否用士多枵腹無精明果銳之實何已恃績急哉

陝西西安府三原縣知縣劉昌

勅曰朕觀西京吏治求循良于三輔猶挹水於

河令茲土皆宜慈布恩保又一邑宣傳蘇人爲之專美爾某官劉某奮翼鵬路綰綬花封軍頻仍歲時不易而爾雅多肅政懸建鴻臚百廢俱興式奏信敏二天各頌克副朕懷

劉昌父

勅曰士曰鴻漸之翼困于泥遇不偶時季不志亦足爾已爾生員劉夢丙乃某官昌父玄志通古雅志邇倫學探酉藏文炫裏彩才名震世爾嗣無季繼述承先起宗考父是用覃恩賜爾給之彩昭燕翼之光

浙江湖州府通判趙世昌

勅曰茗書之間民頗煩囂別駕已判財賦揭刻其民民不堪命爾某官趙某選于費池佐于鉅郡訟庭不擾刑書罔苛錢穀之需漁徵之恥宜其教化集其怨尤是用考績云云朕閱封事儀歲米費多遭殫民苦食吏重斂鞭扑已驅之化爲流寇朕意非重懲之不可今江南雖未被蝥朕爲朕休養百姓非郡守洎良倅與益自愛愛

民勿忽

武定府推官秦炫奎

勅曰郡守牧民非李官振厲之則列郡多情竄察吏辨民咸胥責焉雲南武定府推官秦炫奎敏達之材折獄不徇論官不混署篆著聲捍寇無害民無冤師胥糾桓加尋常平反一等矣是用云夫刑廵兵戡至仁寓之南天地燥民剛戢而鎮鋤而惠拮据倍他郡林乃永圖車始軻厥亦胥遠跡

平涼府推官王崇顯

勅曰遐壤不達得良李官釐正之民無枉撓吏無苛穢操倖廳於林麓無不收其用于樽櫛之材爾陝西平涼府推官王崇顯筮仕後畱意民隱召起溝瘠問州縣浮蠹不貸于姦不惰于城堡之修胥神地方胥勤于平反是用封云噫秦人饑而苦兵平涼地寒微發車甲靡胥寧宇汝之李之也其庶乎胥恤民之心無玷已觥觥之事各郡承風勸勵斯大胥造于汧隴鎬豐也將

特拔汝

王崇顯父

勅曰人固志操何如耳苟厥身不瑕卽蓬戶甕牖芳蔭胥聳爾王克濫乃陝西平涼府推官王崇顯之父嚴干而整睦干而晷不鄙恡于而利乃難難于貿遷化居召植而家豈器之凡者是用云丘壠之間草色羅幕使人知食舊者無不亨豈徒曰胥筭中之書

寶慶府推官楊新泰

勅曰楚邵陵地多瘠力耕火種匪得李官察民疾苦繩束胥司究惠孚下一二虐民者炙肉罔懲民將不堪命爾湖廣寶慶府推官楊新泰履職召反署篆奸之釐也治兵賦之詰也餉之無滯也薦之可替之不也斯胥神益于楚氓是用云朕覽輿圖邵陵不但馭民也九疑三湘控制諸南蠻惟恪于職乃克允濟洵未易易勉啓路召相心目用而不勅天亦贊汝

原任寶州安順府推官贈光祿寺少卿徐

朝綱

制曰自安寇毒逐我師敗績朕懷南顧若乃良
李官奮忠義氣躬倡士卒執戈捍衛未遂九拒
守正無回寧殞身勿寧辱節此生死爲國者爾
某官徐朝綱執灋如山居官似水故逆酋屢境
一身敢於爭先而孤城抗鋒三軍爲之泣下胡
雲妖月暈不解睢陽之圍竟石爛玉焚可憐發
屨之死予忠魂而墮淚垂哀笛已傷心雖日茂
龍魯陽之悲朕焉革亦伏波之志假使某官
在必能奇功報君惜哉斯人已不返矣
茲贈爾云嗚呼人臣卓犖不可使爲亂死雖室
家數口俱死尤難苟非堅執大義鮮不鼠竄殘
屈爾未克宏賁天旨全節付之與古烈同馨爾
寔不死矧爾子民部長胥姑篋意乎責秋壘而
寒泉思咽奠明月而雄劍孤鳴弗福爾後其歆
此明命哉

山東按察司兵備副使林右參議曹文衡
制曰旬宣之任察克安民齊魯間兵燹餘燼民

不聊生得臣子休養之爾某官曹文衡善錫圖
寶才爲人英偉活流離米濟關塞妖賊已獻餘
孽畢除官治民墮移書利路斯民保障惟爾亮
采哉茲已覃恩進爾云夫錫子不第已輝下也
內治外寧稽山鏡浦勲伐可做垂爾自屬勿怠
勿候爾不愛于朕朕豈忘寵擢耶

直隸廬州府無爲州知州史應選

制曰國家錫命程後已重厥畀乃巢國淮右襟
喉江北唇齒秋屬六條於屬邑朕不輕褒爾某

山東萊州府無爲州知州史應選

官吏應選品格高華志向謹正數歸讀覽載誦
新符除妖撫餓糈米濟衆不爲外炫具見長材
所司已積告茲特授云劉馥爲揚州刺史撫亂
興田築堰今賴之爾惟前人是則更勉令德已
樹鴻庥厥需顯庸哉

山東萊州府膠州知州向君化

制曰萊國兵荒海至民不聊生非德宣治澤何
已允于墮書爾某官振鐸製錦晉陟方州爾已
就熟材不戢罷民野胥歸鴻奸吏具備茲云通

來遼警未寧登萊間繕兵儲餉騷然煩費豈膠西能安堵無恙哉爾是之勞尚勤乃惠使朝廷德意施于東海之濱

朔州知州錢兆元

制曰刺史敷惠一方俾民向化弭盜賊給糗餉恤貧苦能肆應不第民受其福爾湖廣黃州府朔州知州錢兆元擢賢書教養官為宰邑載運斷地日益香聲于民疴財盡之時害馬既除目無盤錯是用云夫新隸黃州其風喜功利尚倖俠爾吳呂宜人哉體朕德意務奏醇理已歸寵褒之懷

錢兆元繼母

制曰吏子民矣人而承歡國胥旌綸次第貢之爾封孺人王氏某官錢某繼母蘋藻嗣徽終苟梁未竟之緒且也能坊呂胥成鳴鳩均愛淑範攸著是用加封厥恩洵承祉其介于國陵乎

高郵州知州毛國宣

制曰方州奇股制成習民用露朕朕緬思疲人

實渴良牧爾直隸某知州毛某起自苜蓿利厥揮霍釐剔猾胥不隕葵同歷官水及三季薦剡攸上不虛矣茲用云夫淮揚襟帶湖海憂乃昏墊爾務瘼乃身務貽令圖呂稱惠康小民之意

朔州知州鄭時舉

制曰朔方邊徼沙磧厥土墳瘠厥民悍鎮撫不諧民乃跳梁罔不賴惇順之吏爾山西大同府朔州知州鄭時舉賢書尹縣職任朔州地苦民亢振之用威旗甲倉斗祛大戶載私罔仍富厚惠懷是用云嚶哉民之難治上擾之耳政簡刑清金積木饑水毀五行疇能災禁暴止姦與仁講備朕則胥賴汝

鄭時舉父

制曰士積學自鞠苦既既闕乃各慕服爾生員某乃某官某父巖谷抱真演一經于州牧惟子種之惟子食之是用云衰草古樹服茲典章仰謂爾通顯可

象州知州楊學孔

制曰昔隋罷諸郡曰州統縣州刺史佩銅魚符任綦重已而世多泄泄從事罔恤民寤何哉爾廣西柳州府象州知州楊學孔尹臨武矣復尹蓬溪拮据至州烝也繕躬各恪不制盡于下民指束猾吏使無所得志是各益于象郡者是用云朕覽古象山無桑柘不蠶繅瘴生徭多難骨為占較之中原未易理也其益淬鋒鐔于難治之俗俾民處康龍江仙奕間爾亦各譽哉

楊學孔父

制曰碩人雅自修飭為子者纂組于後審其誇翼不能不源于厥考爾楊大成乃某官學孔父淡素自物不慕聳達荆棘不萌于胸次雖其人遐矣而教家之風依狀是用云云嚙哉渥注汗血想老驥于當季欲弗憑弔得乎天道補不足斯曰爾子補之矣

濱州知州翟化儒

制曰州獲賢牧萬民獲又夫善牧民不止萬計矧濱州土曠齒繁其保邱尤惓惓者爾山東濟

南府濱州知州翟化儒自館陶歷于濱拮据刑名錢穀間耄耄曰下實嘉賴之孔賊叛芻糗器具爾允各勞俾軍無餒民不瘁苦是用云於戲青齊海岱兵荒民多亂萌豆區釜鐘稌梁魚蓋民衣食勤公皂隸不害戶口不敵今所界實曰牧乃土哉謾鼎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息子其勿怠于終

翟化儒父

制曰父與子苞曰陽氣積曰露雨歷霜霰始挺達訐茂仁也者非厚滋其子者歟爾翟守恒乃化儒父聳汝急人難聞汝貪不淫厥守聳汝癯飲醬醕各祝遵豆各序其教子亦瘳狀已是用封爾為云云夫孫核達善曰汝慷慨磊砢老耄無恙必各懿訓令子敷仁于下土是亦先王詢黃耆意也其督汝子汝子弗率其奚曰怡顏

順天府昌平州順義縣知縣上官蓋

制曰朕觀各司薦剋能恤民未必能牧民毋乃統飾之而捍患固不足歟爾某官上官蓋守期

不滓氣固各餘衣初之計既深火器之攻畢備
負此武略允于民懷不第區區清錢穀鋤狼莠
已也是用云夫枕邊邑猶治人金鐵惟所鑄之
順義隣虜巖巖一壁爾受何遣之操密鎮饌道
不絕西協兵馬可援勿但一邑視也將各鉅任

杞縣知縣申嘉胤

勅曰牧民者當各事時寇兵壓境非曩日坐鎮
此也不第噢咻之出奇捍患應需謀畧爾杞縣
知縣申嘉胤勞心撫字宣力運籌兩歷雄剛
爲人譽澤鴻不集社鼠攸除守城惟艱禦賊多
術是用云云夫杞雍丘地也黎庶喜亂爾處盡
扇豕突之日既張軍勢益修卒伍一邑之安惟
爾之功

衛輝府輝縣知縣張克儉

勅曰漢制察吏安民今吏不難去貪難去儒共
城密邇強寇非矜甲扞禦已庇于茲上奚已免
于亂災而各攸底爾某官某潔濯爲守剛擊其
猷民無怨嗟野各耕鑿其大者流寇竄賊率士

卒日躬先焚舍幡幡援旆倪而生遂今愛牧皆
如此者朕不用憚哉是用階爾爲文林郎云夫
驚臺遠循卓豈好易轍弓求瘼之誠弘厥心膺
能代其民任患必不辱翼亮而替任也其勿怠
克終之戒

張克儉父

勅曰卓茂爲令受重賞史書曰勵若夫父挹而
汪之蒸變瑰瑋可無國華乎爾生員張基乃基
官克儉之父湛曰玄修鬱是遠志禹鈞教東德
公隱名難曰六息于翼雲九折于山坂孰是式
穀非汝墨之繩之歟是用云朕測人父子猶圭
土景日焉將置汝子于側爾篤政務汝亦介爵
各喜

山西平陽府臨汾縣知縣張學周

勅曰朕軫愛黎庶縣令親民明惠保乂澤茲下
究能厥職民賴曰宣爾某官張學周游刃各餘
治絲無撓旌姦革弊刺鍾春容興利救荒懸鏡
昭徹是用覃恩授爾云於戲執轡如組政成爲

之晉陽保障地簡爾廉能務追跡先哲母怠乃心欽哉

井陘縣知縣董匡漢

勅曰恒山千餘里井陘其地喉哉西澤潞東燕趙控制弦弩車不方軌爾知縣董匡漢以考績聳令猶藝穀驛驛其苗翦厥蠹賊勿俾薦食私販弗清京坻弗蓄秦田弗墾令之愆也爾則否令猶作室風雨未蔽室鼠未治盜賊水火未捍未除曰室家之哉斯息于鄉兵後駟令之愆也

井陘縣志

卷之六

七

爾則否令猶乳嫗時其燥溼勿或饑勿或嗔勿或察與之饋饌毛羹勿過勿驕過而驕必犯度呂凶于家令之愆也爾則否爾則否矣

為文林錫之勅命

董匡漢父

勅曰世各子孫通顯厥父被服于都弗祇其職厥子必不聞于教誨而弛于負擔爾董奇山乃其官匡漢父因子不愆于治邑封爾為文林郎

直隸真定府井陘知縣聳爾俶載竭力以博歡和也不私產義也族姓比閭質厥成服其允迪教也貽背鳩杖力田通季爾其不寬恕于爾子斯謂善教

陝西慶陽府真寧縣知縣安如嵩

勅曰民之凋瘵極矣兵火之衝措軍餉備饑求考成嚴督教民保城之不暇其奚以免於吏議爾某官安某敏達之才謹約之守人胥安土政無煩苛孤城保全于彼捨懷寓其節愛之意茲以考成授爾階云夫真寧羌部在西寇盜在茲聳爾竭屢任事練鄉兵修砦堡終翼衛一方欽哉

司務邊崙父

勅曰臣子拮据刑律以明庶獄考作室蠖屈弗顯即拓落不耦考狀何異蘭遂于谷爾邊自嚴乃某官崙父聳爾善奉寡母以報其劬廬墓自鞠自苦嚴督子以不悖爰書之不借濫也孰是人斯而各是之作則耶是用贈爾云今爾子擢

衛地守惜也。壘章淒淒，天不畱此老成。蒙此厚
報，爲損前豐，後植于昭昭者之勸。

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羅廷璠

勅曰：戎政典職，幕司參謀，畧俾輓束，芻豪張材。
官暢輝赫，惟勤慎者纘之。爾某官羅廷璠，蜚聲
瓶水，食餞詞壇。戎幕升華，軍衛約束，鎖鑰錯事。
詰竄激揚，牙較絕侵，振兇牟之氣。茲以覃恩云
夫，胄錫未息，不德未掃，脫巾屢呼，爪牙之倚在安。
爾勿謂金陵太既脫，尙遠務謹啓，閉訓練，呂收。
集 卷之六 終

伐之功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目錄

奏

新造治安奏

議

止鑛議

戊寅兵議

條款

兵馬錢糧事宜諸款

狀

與孔廟除拋荒狀 答吳鹿受公私狀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日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

孟津王

鐸堯斯甫著

奏

臣少傅王鐸謹奏

今天下新造陛下盛德控制區宇欲撝羅英又
呂弘化簫而官方驟競各圖榮進各宜拔于淹
挫者遂各蒙混竄入呂希微取者愚臣所未遽
也夫良梏不分薰蕕雜投勿狀曰此寧足爲國
家患耶門若開張復滋倖實微倖之路紛如則
賢者不復肯出矣賢者守道履貞不欲呂狗寶
入不欲呂刑名申韓起不欲苟全其祿惟欲欲
世而各濟憂陛下之兵弱則思強之憂陛下之
瘠庾貧則思充之至于安亂民鋤根莠懲沸羹
又恐爲冷壺也求直木又恐庇曲枕也掣肘難
書方枘難鑿豈忍各意舍陛下之聖明不思一
親見于行事乎思未報而急急于考槃呂自錮
其英充臣隱爲躊躇焉龍紀火官黃帝不廢賦咸
池六英堯尚相蹈歟禹仍襲舜政歟周仍崇湯

禮歟華之而信已日乃華揣海內英乂之心凡
先帝所行之事刑名是資申韓已烈小吏之貨
來喜而大化搜束淫之綱密而魚鳥亂苦天
下已刀墨鍛鍊良代桎梏薰受猶酷不賢者揚
揚得意已樹蠹擁節于封疆過事柔脆易狠遵
虎曾何益于陛下之宵慮何補于蒼生之墊阨
哉究竟釀成厚患貽毒無沐百姓日苦兵革不
休矣都邑日營榮進亦不休矣搖唇扇舌者信
信論論青蠅止棘工為飛語不理職業固守正

禮山園集

卷七

三

誼其於陛下負耶不負耶如此尚可曰不足為
國家患也則大不朕矣廣田麗榭何所繇而日
豐被甲之卒噴饒之農何所繇而日饑嗚呼榮
進獵取之門不閉莫夜逾巧股民逾甚是故化
簫不調愁悲更淡則濫進也刑名也國之大較
也陛下何愛于斯患不殺朕舉先帝之所行者
痛切革絕已遏亂萌哉臣愚昧憂國不知所忌
惟願陛下堅力已澄仕路仁恤逮于窮氓賢者
發其英光天下得安臣得退霄霓之野海濤已

渙足供饑粥樂胥昌化之中積情安胥不憚乎
差作儒兒誣謗語陛下不罪之曰是逆耳也而
擇納之救世胥濟臣庶免罔上之辜心骨遯竭
不過思親見于行事而已臣惶懼待命謹奏

議

止鑛議

國之不足用兵季多軍急需食末流不勝其弊
聞欲開饑取鑿山窮豈非侵宜之計用天地自
朕之利歟子曰不朕賦役之繁興也翕忽出入

禮山園集

卷七

三

誅求巖澤郡縣山霏不安其居仰給錐斧古帝
王未聞窮山挖削而後給者也今大農歲已經
用百萬為憂陸陵險水角風覆骸敗輓人力之
費又去其半自謂可已消愁懷免算繇矣不知
遣中資命監司其崇日凶張虎吻徒日灼熱恐
懷人耳聞物各各本剽也盡地利不日科派私
漢不侵耕而穀不缺矣通煮鹽達商販朝廷輟
無益之賞賜約已省耗而貨不刻剝矣無罷士
無婦女蠶桑織紵錦組雕鏤燕飲胥禁而室胥

蓋藏矣王遣平蕩本焉是殖多方乎取終亦不能序物予料千後中資至則掘墳徙宅墨路為姦民必賣妻子哭道路牧民者佐其虐尋見鞭撻血流徑枯之聲日震鋼禁連累不解不知幾千畧人雖聖王在上能見乎能聞乎鎮中金銀砂石官役白徒交攘利歸于下怨歸于上呼天觸地慘轉日月非所召類類生成端神明之本末也獲者一二害者什伯穿窬難開政反為稽其弊之潰流也誰為之隄障歟况今楚蜀人被

蜀山圖志

卷十

五

金戈閩粵浙地土兵豕牙羸牛一糶八百錢泉布一疋千錢姦回不輯勢恐鋌走此果棄隊放歸牛馬無事事之肯乎且稽徃僚復諸洞蠻舊鎮久為所據盤吾畏其爭口中嚮揚戟而弗肯讓我則將如之何故胥公家耗費之實無饒餘相安之俗未足救一肯鋒鏃之結可召咬哇數十季轉入于甌雖曰悔之亦云晚矣今為國計宜召務農董下聖皇率百司召節儉勿華勿侈開荒勤穡無曠土無遊民召講九季之蓄豈非

王遣之不蹙民于亂大臣佐君自胥弊政所云蹈遺之本也章序百物也開鎮一端非經之蕭則也急宜下令召罷之庶無後悔

戊寅兵議

寇薄山右數十畧殺文武諸將焚北糧奪南糧不攻城不後民今四十日矣寇真無圖志乎或者胥虞心一支踞居庸之口一支牽我于薊門一支軋其遺于臨清一支橫闌于景州河間間則南北之糧道絕援兵之咽喉梗矣各鎮兵二

蜀山圖志

卷十

五

十畧秣馬益備欲召乘其怠而擊之此其肯也精騎數畧多其幡幟誘兵召疑之使其心蕩焉伏兵隱淡出其意外繞其背後藏大火器善其用敵其所愾不出三十日猛氣加倍寇部伍之幟可奪之麾下勝必大也先人胥奪人之心者胥全力故百倍再紆徐之召日月我軍氣懈十一月十二月天大雪饑凍或叵行區目動言悖恐胥棄甲追焉者矣成大事堅一意勿持兩端已已丙子不曾加一矢于寇今畧屬不可按甲

不動幸于無愆久之而卒多私道斬之不聽將
奈之何天方召寇授我宜急勿懈心之二三其
謨外泄縱猛兇之暴長狂噬之威自今一入一
不戰焉二入二不戰焉三入三不戰焉束手而
聽于昊天之命敵日中尚存燕薊而不為之笑
乎如後無大患可也儻數月返秦明春復舉國
家何召使將使兵一呼咸應驅之於地而無敗
績也尚存可幾也歟嗟嗟優游河上日月逾淡
我兵之疲極矣敵張氣凌召取我壘焉存玩怠
可召濟事者乎寇之不心好中國戰狂逞不戰
尤狂逞寇不恩吾不殺也此危急憤擊之勢可
召得志疆域矣老成謀國不可紆徐不可二三
肯機不來雪凍大撓恐師老心逸他日必自悔
其禍之長

條款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
王鐸二月二十六日將兵馬錢糧應徵應解應
汰應存事宜參酌諸款列後候聖裁酌定勅下

戶兵二部遵行

一議裁防護神武營兵大兵召防護孝陵關係
最重但防近不如防遠孝陵全在守京如防河
防江步步嚴密陵寢安加磐石何用多兵於松
欽之下乎查得孝陵防守原用本衛軍丁聽差
軍二千一百二十六名寶城防守壯丁二百六
十八名餘二千四百餘名散入在京各營寄操
至崇禎十年始立神威營將各營寄操軍共二
千四百餘名撤回孝陵操練又設立振武營撤
回各衛守門軍二千七百餘名至孝陵操練崇
禎十七年并二營為一營名神武營召五千名
為額續又請增至六千七百餘名不拘各妻無
妻一槩給糧一石加口機三斗所費不貲實無
所用今宜循舊制專用孝陵衛軍巡守勿逾舊
額仍食衛糧寄操軍丁中各精壯仍收入京營
至別衛各軍仍歸原衛招舊分六斗一石之例
食衛糧精壯者亦入京營操練充六屬之額老
弱者汰去勿空糜升斗

一議裁鳳陽守陵軍兵鳳陽祖陵原各鳳陽各衛軍丁派撥防守近又各廣昌伯劉良佐兵三萬布列遠近雖非爲守陵設互相輔翼實皆守陵之兵監臣谷大用題請另設兵三千議餉十萬至今兵未募足所當議裁其兵各已募者汰其老弱擇其精壯派入各營陵寢責成總兵劉澤洪守護見議設鳳督增兵措餉陵寢拱衛亦不患單弱

一議併應院二撫蘇松巡撫舊例兼轄徽寧池

太應安六府後因寇警添設院撫近因國變又增設應撫池院相望咫尺二撫互轄事權不專郡縣兩屬稟承不一今蘇松止仍蘇松其應院兩撫併爲一撫駐札池州管轄安徽寧池太錢糧兵馬事務其安慶原議設陸兵一萬水兵三千惟以一監軍道監督總鎮之兵已足應撫標兵原議一萬五千內五千屬方國安五千屬杜弘域三千雷撫標下裁兵二千省餉四萬

一議併防撫河淮二督防河督臣王永吉議餉五萬既不足用淮上既設藩鎮兵三萬又設總督兵三萬未免太多宜旨准撫事併歸防河督臣王永吉兼管淮撫標下兵餉除前已裁八萬給徐鎮李成棟外合新舊尚存五十二萬三千十萬給王永吉省餉二十二萬并原議防河餉銀五萬亦可省登鎮王遵坦兵併歸淮撫標下食餉不必另給又可省餉銀二萬

一議改鳳陽巡撫爲總督鳳陽與河南密邇自

宜設一督臣前兵餉無措故止議設屯撫究竟督可召兼撫撫不可召兼督宜改屯撫爲鳳督召准撫裁餉二十萬給之卽令督理鳳陽一帶屯田則鳳滁增一重臣而餉又不必另措千

召內護陵園外圍道取兩得之矣
一議裁河南督撫河南地方最苦客兵止宜安靜撫綏不必多官滋擾撫臣越其杰標下原無多兵俱應撤回河南事務專用凌駟整理歲給餉十萬裁去越其杰餉十五萬巡按屯本三萬

總兵王之綱兵原不多只歲給餉四萬裁餉二萬給黃鼎狄應魁計河南督撫鎮共可省餉十三萬

一議裁京口浙兵京口各鄭鴻達兵一萬五千又各洪日昇兵三千足資鎮餉其鄭天鴻浙兵二千應回浙可省餉四萬

一議減蕪采營兵蕪采黃蜚水師原議一萬五千宜裁三千省餉十萬已養方國安之兵良便

一議裁江南北小營承平無事設小營防小盜

若大盜橫行非小營軍兵所能敵今險要重地節節設各重兵大盜可禦小盜自弭各營自裁裁併江北如滁州環山營池河營江南如采石營池陽營荻港營諸如此類不可殫述歲歲糜餉已百萬計宜行各督臣察出盡數裁去收其餉已養戰丁令其飽騰

一議裁各省直巡簡弓兵弓兵各虛名無實用宜行各撫按察議惟險要地方無重兵虛量留一二餘盡行裁汰搜餉供兵已濟實用

一議裁江淮濟川二衛水手馬快船服運御用服食器物往北狀嘗季差用十二三占役十七八今聖駕在南馬快船各船無用虛糜倉廩養此閑役今當察留馬快船數十隻備用各一船留一船軍餘船可改為兵船水手稟行裁汰省斯浮吏已充兵食

一議裁營官養兵一名止食一人餉增官一員動兼數十人餉今京中各營副總參遊動已數十百計各一官即各書役各家下各舉皂隸派餉厚于營伍占役剋餉此實為階省一兵不如省一官也察各營可省之官汰去已後稟不許添設庶官無冗員餉可足兵可精矣

一議裁冗員事例之開求裕國用狀援納各官太多俸給所費不少何異借民債償加倍息今宜察各衙門援納官一摺與額數留已供職浮于會典額數外者一稟准假回籍候上晉陞遷出缺挨按納題役年月頂補到衙門受事領俸額設外一摺不許開支即卿寺堂上各官

亦宜酌職掌煩簡量留供職添設各員既無職事在京租房僱役粒薪良苦願給假聽便亦公私兩利

一議裁冗役各監局中厨役夫役不可缺用朕取足用近來爭請增人增米一請再請舊例食三斗六斗盡改食糧一石舊例停工卽不給者槩請按月關支又且請鹽菜口糧各項食米各限庫銀各限豈能堪此日增月長雖會典開載原多朕財力匱乏皆難比物力全盛宜勅各監局人役惟目目前現定數爲額日後不可再增已滋蠹耗

狀

與孔淵除拋荒狀

近聞拋荒之令復下僕竊不恒緯而違是之恒非敢過計也數季前茲事乃僕所控敕獲止者今於維中察弘治以來題請經撫按覆覈縣部科得厥本源引繩批根當季蘇困良瀝犁朕具在雖歲月久舊章出成憲倍明而則壤不甌者

也簡得拋荒紀事刻書一冊屬曆十一季十月河南府雒陽等縣知縣金水等告狀侯喬慶等據給事中萬君奉旨議處周府祿糧拋荒稅措小民驚惶無措按河南府州縣所屬每畝上地徵糧一斗中地九升雖磽蕪下地不減四五升無寸地無糧較之他郡每畝止糧二三合者不啻數十倍重矣其在派拋荒不知起自何季不知拋荒地何在何處竊詳本司初爲一省奏急無措乃於紙上惟註不料遺患至今遂爲實數再

察隆慶元季議處已二百餘季各派無徵俱題近題永寧等六縣事例一體停徵此侯喬慶等原板呈詞也無幾昔金水等復上疏奏爲懇乞天恩憫憐衝疲各縣糧重差繁俯賜豁免拋荒糧銀急救一府生需包賠倒懸事其略言弘治正季完納不前民皆逃竄反將正糧額虧隨該河南巡撫都御史徐具奏蒙戶部減免將前銀作爲各徵無派每季稽覈通不人察參之例量因屢被河水泛漲衝坍失額夫失額者皆河岸

平田故胥折畝之名原無開墾之實若此併追徵縱粉骨碎身難已納解伏乞皇上軫念民窮財竭地窄賦繁極救瘡痍未復慰其待哺來蘇之望乞敕下戶部轉行本省撫按衙門吊取洪武季間老冊并後來歷季坐派卷案加臣等所言各處見在小民包賠似應俯賜昭數豁免而又疲窮黎不致流離失所矣上疏本來已倚詞惻怛如此而河南府知府李君且各遵奉明旨酌議懇乞聖恩俯順衆情已圖屬季長治一疏

海山園集卷十

七

當是昔奉分守河南道右叅政王君劄付准咨抄奉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君案驗及題奉欽依內事理卽行本府轉行所屬州縣衙門各一體欽遵施行據維宏孟等州縣不并于正糧外加拋荒一倍之徵假如徵之官急必責民民急惟各逃亡於起道錢糧愈致拖欠其關係國賦民命不淺也據撫按察免拋荒內云與其存虛數而不完徒爲民累孰若徵實用而省侵冒舒地方之困已經兩院會題俱行停

海山園集卷十

七

徵已荷蘇息之恩所謂洞悉民隱燭炤苦難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所培養者豈小補哉於是分守道王君亦各遵未明旨之文大槩言地方落在何處開墾始自何季皆不可考向來相沿故籍已坐派炤正糧加攤其實官朱之追民未之納也今兩院軫念特將不係實地拋荒題請停徵且也察本司原呈內開稱每歲實派實用之數除拋荒各派無徵外尙餘銀十萬餘兩則補祿糧亦可無借拋荒矣居無何布政司委懷慶府惟官劉君踏勘之劉君覆乞仁恩俯憐衝疲糧重縣分免徵拋荒已難大困事其略言河水決裂所哺爲甚徵荒起自何季地在何處開墾何昔又稱二百季各派無徵在大糧正數之外欲要停徵等情則拋荒之稷槩亦可觀矣乃當事者鄭重其事仍各開封同知莊君推官董君懷慶府惟官劉君河南府推官朱君各察所屬之地俱無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姜君批各官委已踏勘卽難任前往河南府所屬各州縣同

掌印官勘之皆爲烏脊布政司覆議其大要謂
本司先呈該科與兩院稿云拋荒十畧餘兩俱
係山岡石子及河塌窪下不毛之地節季各派
無徵連歲滂溢民困已極前項補祿之數在拋
荒者畧分難徵雖勵精各司嚴刑峻濤徒斃筆
楚之下必不能起一遇災傷卽當蠲免若起之
其勢畧畧不能所謂竭澤而漁明季無負是也
未幾而禮部題覆宗糧亦各務使彼此各足各
無當可一肯之額卽可爲百代之規其論甚爲

續編題集

卷七

七

明允又察經濟文錄開載題免拋荒原疏弘治
區季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徐題爲議處拋荒畧蘇民困事其畧言河
南府陝州雒陽等一十四州縣拋荒不等共地
一畧九千五百六十頃該糧一十七畧五千二
百八十餘石例將前項拋荒等項地土稅糧具
奏減免等因徐君于中痛切言臣聞中人一家
之產僅足自供一戶之稅連各水災不免舉貸
逋欠况使人代他人倍出乎蓋一家代出一戶

稅各識者尚畧爲憂今又責今倍出三戶四戶
甚各六七戶者民何畧堪若不早爲之所誠恐
數十季彼苦累日增不但民不可畧爲生而官
亦不可畧爲政矣該司所呈不爲無見正畧木
衝沙壅拋荒虛名宜乎開豁蠲免者當是肯觀
火之炤民已畧生路已懷慶推官劉君報命親
詣該府所屬雒陽等州縣同掌印官將拋荒地
逐一踏勘原被水衝無開墾成熟地止畧坐
派荒糧名色不係實用况察得會典一書載洪
武二十八季詔令山東河南開墾拋荒地畧
不起科於是仰而誦濬祖之條茲與朕所謂
舊章成憲非耶而各府縣文畧無意今永寧等
荒糧尚爾允題准此徵則雒陽各縣卽爲一體
合無將各州縣拋荒錢糧議免爲便於是雒陽
知縣廖君覆文懇乞仁恩俯憐衝疲虛糧免徵
拋荒畧蘇急困事大要言察前院原題拋荒寬
恤之至意俯憐今日地方畧難徵之苦情將前
項拋荒比炤近題事例特賜題議一體停徵庶

地方無重困之厄而官司各遵守之便矣於斯
昔也河南府力爲申移其言曰河南府爲恪遵
恩詔改正虛糧事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劉君
批云拋荒糧石原無拋荒地土務要究正除豁
包賠俾小民永沾均平之惠下順民間之情亦
善承朝廷之德意也不可朦朧混飾圖宴朕于
一肯致貽害于他日爲此合

卷七

七

七

得違錯未便須至帖者嗟哉此一拋荒也自洪
武季已來歷弘治以至千萬曆十季中間經
兩撫院兩按院部科監司知府刑部往題考核
題請頗勞宸慮業已豁除又矣豈非他縣荆棘
石礪雜之砂礫窄河小溪蟲豚墳墟虛派糧支
乎若孟津又非他縣比洪濤滔天唐皆尉遲徵
德修堤至屬曆二十季後水猛盡沒各徵之地
見今賠糧者號呼無告題請之疏亦所當免豈
未之見而河勢漲瀉又安能已各虛名無實地

而問之餓殍之民耶前僕數書一一奉覽後皆
尚來得拋荒紀事刻書一冊故也尚未得此冊
已承張君華陽力爲轉移俱除根蒂茲蓋多季
陳牘宜毀未毀者史役未洞其始末遂認爲故
狀耳今刻冊一卷僕收貯篋中文多語繁難已
全載惟所足下簡閱小札數遲並回札綜覈斯
書之源委卽刻皆源委也去其籍而賜之割付
焉則原無拋荒之根畢拔矣復各懸者津民十
八里彈丸之地澆瘠之極昨季七十日雪凍成

卷七

七

七

者半令季八十日雨房崩河灌成者不可紀膏
血已竭望足下爲民請命將數十季各徵地題
疏豁免三分或遣官丈量拋荒之外復除此害
布德施惠遺愛在津人心胥慶又不但無徵拋
荒一節已也僕隴蜀之望與救倒懸拯水火同
一迫切惟足下爲國爲民已清浮稅已遏侵事
倘然除之而已

荅吳鹿友公私狀

今寓縣其私不易其公益不易明同及此殆各

驅僕之涕者季來澤葵荒葛已不堪觀胥司之
賢無論已不肖者半干加派外借口無藝惡少
喜逞狐貉夜聚兼之在東無續在餓無炊強噬
干弱富啗于貧奸細僚倖煽伏惡少胥吏猛
胥如白額於菟往往探丸訛言去帝九關易蒙
上官其釀之也非一朝夕矣所謂千鈞之機不
發發則不易掣也而欲結為同警呂陣城殺賊
里與邨相援如手平日相啗食今思得其力恐
勾引羣偷呂嚮導之欲其私易不易耶且太平
日久各城無大礮與弓矢稍黃升斗亦匱甲冑
馬匹換糧毫無所厝中聚土城積土為階可上
睥睨貪胥司呂空拳張呼干上驟調不啻之鼎
味強鼓不應之宮商口燥舌乾恐難呂抹不抹
將何守乎上卽徵戒至嚴不可勝誅何恃足呂
利用禦寇整頓戈矛乎欲共之于公而求其易
則逾不易矣爲今慮各縣先禁白蓮無爲什齊
夜聚百人呂上擇胥司才能夙潔數人造大鏡
小鏡多買硝黃火藥增築城垛招選健壯善武

各膽力卽予呂武衛孟津西北汚池新食濟源
匪路爲伏坑城外版品字墻墻中藏鈞錄城中
行保甲巡寺觀詰細人備灰石量巷柵善招需
資盧氏漢山五六屬鎮徒呂各縣賦罰紙贖無
礙錢糧激勵乎其中豪傑令嚴不恪干賜車犯
科必呂三尺刻削從事訶咤掌摑俱歸機斲職
官招驛夫損夫之游乞退縮輒加督責化頑墨
吏呂爲精銳束剝桀之民呂樂矩獲振萎起儒
解貳去携使人知煎胥賞格使各刀鑛賊實氣
堅勢重難犯綬胡長劍丈八之盾千石之弩足
呂捍固而干城之必令潛奪其私苞結爲公是
在撫按喝胥司極力刷磨耳大威不壬大信不
渝饒給呂去其蠹蠹鍊虛冒不銳胥朕羣胥伏
戎則士伍猶嬰孺入吾家裾惟吾撫摩節制焉
蓋用陳湯耳延壽張仁愿之智量運班定遠趙
壯侯裴令公韓旰王之王之精嚴人卽不肖無不
資怖歟誰無肝膽誰無軀命不思奉至尊之王
鈇哉昔人血溫禹髓日逐勒燕朕呂標銅柱殲

礪烈烈不過此志英雄建立陶世埏埴豈可不
爭此一肯耶想剔毛洗骨剝骨洗髓當事自胥
勝籌足下留意于其私其公難易之間胥呂達
之移凶爲良呂造慶于我雒土海波不沸龍鼉
相賀亂之式過者君子社造之也足下勿謂王
子書生如斯狂釋念在激丘火着衣裯自爾色
動實不知其言之激而淚之糜矣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

三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目錄

奏疏一

撫議關係最重事 和議屬不可從事

敵害關係最大事 講章太激事

政府一席非可久居事

守西江已禦左寇事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

孟津王 錢覺斯甫著

奏疏一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館員臣王鐸謹

奏為撫議關係最重謹竭愚慮議守要塞已祈

聖聽已安天下事臣已寢陋通籍各率踴躍

踪出之寇鋒之警已各今日每思皇上培養

恩無絲報効徒感數于二毛未樹功于一寸

骨議和違鄰之事不勝愕狀食不下嚥夜不

枕懸懸焉為此遲慮過防幸逢皇上不諱之

諮詢羣言如我與敵各保安居言亦何害如

而未備安可無言先民各言詢于芻蕘備各

于社稷即臣冒瞽言之失而愚欵愛國之心

上亦鑑其心之無他矣夫敵自入犯已來屈

二十季矣割我土地殘破所切兩薄郊畿京

師戒嚴生需為之塗炭陵寢為之震驚中國

駭動聖慮焦勞斯衆人所共知臣子不能隱

默之太

事也於斯皆也宜熟思解處謀出萬全或捷獲
呂挫其鋒一策也或險重呂固吾圉一狀也未
聞天朝帶甲數十萬提封數萬里論後之一支
不過一郡耳一旦損雷霆之積怒修金縢之歲
舉輕萬乘之嚴重而襲和親之虛文此臣之所
大惑也或者呂中國疲于征發施柔遠之德遠
人向化則懷來之敵人安則侵盜竊則稽首如
臣餌之術不惜數十萬金錢一切綺麗呂壞其
心志使士民得休息耶若朕必彼呂待子爲貴
晉之金神如西夏稱臣列藩數百季不入寇朕
後可狀而正不可必也嗟乎此正敵之密謀也
蓋明知皇上憐綠遺之抵突與內地之毒痛未
暇命將出師厲精甲健伍呂震九伐斷後之左
臂乃故爲是羈縻之術呂玩我也臣聞行萬里
者不中道而輟足安四海者匪懷細呂害大令
敵方築城陰關藏虎狼之心用勢伏之勢呂耗
財用呂結城守呂懈士卒呂輕中國而我姑與
之撫賞何異挑疾養癰抱薪救火乎段頌謂

零很于野心難呂恩結李綱謂金人所需金
竭天下且不足敵人貪詐乃其常性一受其餌
中國之財幣吝限而敵之求無已歲歲譁議能
保不潰決乎一旦遽午狂逞卷甲入寇敵日勁
而我日弱當斯昔也鹿駭很顧欲整旅而疲銳
之刀劍不需求欲集兵而和好之施麾無信道攻
呂勞吾師卽戰勝而物故已半近守呂壯吾壁
極急呼而兜鍪不完猛氣未易輟殄萬一下
乾據上谷縱奔四方之遠師無欲一朝之近
墩堡蹙矣關梁喧矣卽吾孫吳爲壽彭韓
臣知袖手不能猝辦矣且十季內敵兩犯吾
我之虛實俱在挑之目中而蠶金無厭可問
平日冠帶口血寒盟責信義于金取弓刀之
乎呂臣之愚審形審變早求自杖之術臣不敢
輕言戰而請言守可乎夫宣大薊州者都城之
兩門也孔通郊甸皇上嚴戒邊陲撫宣大之門
馬蘭之邊固天下之根本根本一撫天下不
社稷之計萬方之命在此一舉下令宜大薊

一帶務浚溝高塘牆垣無破壞沙顏之處多積
火藥火器移丁男力農呂屯田塞下如漢屯莎
車之地鑿渠穿溝不徵其租賦使人自爲守戛
予師中數屬金呂離間敵之左右迨其各功也
待呂不次之擢斯強本弱末呂宣大薊門撥天
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如是中扼白登之勢東
塞漢陽之門西杜榆林之遺南距飛狐之口使
敵小入小不利也大大不利也舍遠修近舍
難務易彼不能呂索我而我據險而守要所
謂聖人各金城此之謂也語曰龜偃脊介狐狸
不能角螭蛇各螫入忌不敢輕脊呂制其威令
從此不馬兔而走何至勞百姓之物力令中國
奔走不遑呂貽四海之範晚呂肇九廟之愆偃
哉聞之曰天者剛其氣若者強其政班彪曰厲
武呂爲務是故務剛其氣則其要于整飭武備
而已使爲我成而後可呂生使爲我亡而後可
呂存使爲我危而後可呂安誠當守而習戰不
可一日或弛也壁壘精堅彼明而熟于計雖各

異心誘之使入必休于好語破膽而不敢圖入
矣可執敵扑呂輕外塞皇上高枕而臥此世世
之利也臣近觀星象告警地震示異最當持此
定議破邊士狐疑之心屬屬不可自弱而今敵
得呂乘其弊古人飢則飢矣不食煎子煎子者
毒爲其充腹一肯爛腸焚胃而爲害最大也今
敵人何所畏于我何所愛于我得微倖如呼轉
來降六十餘季邊人獲安乎從乘敵欲不潛可
呂武折而不可德懷斷斷如也何也百約百結
今日來增幣明日求割地今日求割地明日求
戰關偃之親盜竊而抱狂暑撫之無益必尋後
悔皇上明見于百季之後各備則制人無備則
制于人手足之衛腹腸之養也卽曰文王底德
而懷四夷望強敵革面歸義質于爲藩稱臣稽
顙愚者亦知其難冀于今日矣守邊之輕李牧
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所當急選守境
武略之臣鋤其懦將不至如霸上棘門等於兒
戲何致損威傷重費賂呂見欺剝衆呂罔功總

之帝王之舉動歸之屬全焉耳若夫器械機鋒
必取之民而寬減民租皇上尤望力行而加之
意陸遜謂強繇民力財繇民出民殷國弱民瘁
國強未之有也皇上智勇天錫之資掃虎窟
雲擾之氛中國臣子如林豈竟無人總巨鎮九
協呂紐挈千宜大薊門豈不能捲陰山之雪
龍堆之塵報伏尸流血之恥呂踵甘泉渭橋之
雄惟是不與之撫而百倍呂守守中寓戰宋
華猶能火劉夏人況我中原之全區乎
西榆端在今日聖天子奉天下
之史冊傳之四裔守則密而力輕撫則柔而
而既重其明白不待施卜著從而始尾也臣
慙爵祿下稟素餐生季歟日永懼不報不
嘿寒蟬謂虎尾爲無傷日自吞其蓋思也
爲不和各後害而和無後害夫和無後害何能
握固臣歷觀古今雖死不敢信此于驕驕
之敵日自貽大憂故曰此臣之所大戚也
敵十季偃戈遺遜不婚協解嚴獻朝正月皇

卽治臣過慮之罪爲憂國進言之戒臣稿贊
田無所憾矣

禮部右侍郎詹事正詹兼翰林院侍讀
士臣王鐸謹

奏爲再劄泣懇和議屬不可從事臣疏奏過事
衆皇上不卽加嚴譴臣註籍卽于私寓叩首
謝皇上使臣呂禮不勝感敢臣謹呂臣心個
奏之臣于七月內聞遼卒百姓皆言撫事又
都左侍郎方一藻揭帖稱其違周光忠
其撫順又奏其違周光忠
至將何待而不懼卽曰欵曰戰非不人待一
朕敵之乞欵各所畏乎各所利乎畏安宜備
欵皆縣楊嗣昌呂大事小之疏致此風聲
入奏中外洶洶楊紳之閱邸報者皆噴共
一人不知何獨臣一人也臣聞言而恬朕不
爲慮雷同附和世受其殃是畏掃奸也是忘君
也是則不忠之大者皇上呂臣爲經筵講官
呂臣爲掌院又呂臣爲東宮侍班不日

數賜銀縷菓食品物臣獨何心自萌自過見義
不爲抱忱不進忽作啞人皇上卽不知臣愚個
臣父母妻子皆受國恩八垓安危所紐如人一
身命在咽喉和議一定恐蹈宋之轍臣亦備員
之臣將言之爲安乎不言之爲安乎臣之過慮
原爲敵非真心求撫自古撫局未有不鮮終者
史書臚備炳若列眉如一欸三十季百季按甲
不動我得內安則撫亦可待臣無恐撫果長策
也何妨許之特啟臣不效開臣生活之路告臣
丹青之信德德朕忍臣美言市我我受其難
刻削傷敵將爲斧中國爲木敵將爲刀中國爲
肉攻城血地撫事一誤禍尚忍言哉臣雖拙寡
閉戶讀書三十季嘗慕史鱗汲黯之爲人不肯
隱默學乎众啞坐臣苟祿偷生紳笏之中今我
國家緩急之肯敢昧斯義乎臣言失輅晦義形
于色言激于幅爲過圍之玩不玩國之競不競
所胎者大皇上聖明諮詢清問于載一肯知而
不言言而不懇是負聖上之培養也言而援引

激切臣子愚昧倉猝熱中備盈氣烈知彼之
樹泉礫不知側目者之弓弩沙石也朕而臣之
皇鱗自矢泰室之憂爲中國過計生需過憂
胥之而意緘口封木偶等類良仗馬之斥去
百心臣靦顏不願納約惟羶富貴臣實羞之臣
不敢甘心蔽賢不隸乎忠蓋如金人之罔宋臣
亦不敢出此昔漢賈山賈誼董仲舒言傳今臣
他如虞瞞父不聞獻替徒爲晉武帝所笑唐
晉卿謹身固執青人之爲胡廣劉劭風節
各敬屏驅臣素所不敢賜也不應任
藻華言陷國臣圖利達客容後離養休職臣
歲月何患仕路不達言多輒動易生訛一
犯其凶鋒嗣昌之善爲結納鑽穴踰牆竊電
恥臣豈不知而必欲獻其愚誠臣與二臣爭
一旦臣狂瞽于天聽之下臣卑如地犯顏逆
臣冒危厲豈臣子之敢出哉皇上如臣愚陋
知迂見過憂不合于兼才尙權右計左數鱗之
放逐臣尙得溪山閉門四季讀書日歌等

化芝术鹿狼天幸怡性其舉孔嘉無非聖恩也
皇上如鑑臣惻惻之衷不避人中構札如宋之
秦檜不獎凶策而自屈其力猶如繫心宗社
朕主戰欲見古鞬鼓求言之盛志掃煙塵永
封圉使人民不為哭為怨引至于喪地辱師則
乾剛之斷遑陞之福四極之慶各遣之長臣所
日夜望焉者也惶悚之下篤摯之衷惟祝皇上
主張國是勿務渾容長災漢亂獨提太阿自為
社稷計耳庶邪說黨和之譏息蒙蔽不行臣不
惟權臣不能空詠公陳之歌終無憾云云

惓惓望之矣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
素為敵害關係最大臣素餐無能請罪召蹕
謹事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天經地義臣子
之職分也敝自十一季秋冬日今春破滅六十
餘而生靈塗炭宗藩敗衄蹂躪之慘震蹕之驚
狼星未滅毒艸飛星皇上渡謀遠慮焦心勞思
不遑暇食宸翰屢勅戰伐人懷縮懦虛聲震

召避斧鑕之誅自是戎經無先陵寢怨恫飽
之後如醉如夢臣等伏讀皇上罪已之詔任用
非人慮闕宗社臣等列在班行愧汗無地羞震
欲效臣載筆詞林所受者皇上之爵所食者皇
上之祿虛過流季空生聖代慙三門五壘之末
學竟斬鯨鯢泮之無日聖明乾惕使至尊之上
獨憂社稷孤注危懸可為灑泣朝廷養士百季
戎馬孔棘漢濤洶湧之日竟安用耶禮曰四郊
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卿大夫運籌帷幄
所為何事敵之屢屠已三受其牙嚼矣
旬之關繫猶未大歟宗藩之覆巢猶未除歟
寢之偏近猶未危滅郭之屠戮權未酷歟未
收拾冤沉豈非愚臣之負皇上重恩優游歲月
逐隊隨班不能却敵曰快此憤千秋一太罪
哉臣庸庸在位不第受伐權之誚誦彤弓之詩
敵王所懷而面目猶人心豈不灰磨切包胥之
哭喪于何處痛哭流涕即蒙俞納哭庸何傷不
朕尚爾揚揚朝事荷圭曳組厚顏貢恥報效則

無能矣諫諍則無效矣察厥臣職罪亦各歸臣所當引咎自訟引顧爲臣之職分也謹此請罪伏望皇上明憲必罰行遷自近或視臣歸農放之泉石之鄉或分別議處懲毖羣工今人憚懼引振國家之威靈令積玩巧飾之餘習詭譎封疆之嗣昌等人人洗刷其冤鬼換易其邪佞化極力營私之謀爲極力幹國破敵之策他皆無事則已屬一他皆各警申飭勿效今日滯滯沓沓爲也庶幾在廷大小臣工寡寡之愆其各懼

晉各榮矣臣等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榮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館員臣王鐸
奏爲講章太激臣實多愆天語寬宥威歡恭謝事臣草茅書生訥鈍無知各懷報效正欲講筵左右引行誠陳昔事于本月十二日皇上臨御文事殿臣講書臣兢業不遑豈欲虛襲謙言是甘速戾天威咫尺之下不知顧惜至如滯滯酸骨剝髓民塗炭天下不得安白骨滿野肉相食此近季真光景豈臣忍於懷微之而不告者也臣各厥於心不覺激切亢厲由不諱此臣憤心氣盈不矧言語之科不能納自隔婉轉開喻知各靖獻不知各已此臣之也皇上不卽罷斥臣伏蒙天語溫朕既認罪後還再恪謹之旨臣愚拙太過巧諧不足匍匐流汗方隕越於下恐髓無地不過不肯蹈老生嘗談卑之無可裨益同嗣昌等逢君之轍驟遽舊置天下之玷危于度外阿諛承順不幾

學術而視班行之內哉仰荷皇上天地之量雨露之恩諒其矢陳原無他衷竟包容其狂慙恕其激切而毫不加罪如此恩波出臣望外卽懇輶雅度止輦高風寧是之過乎不意愚臣猶同工之執藝替之傳言遭逢聖明弘采芻蕘寬宥講官一至于此譬之戴華泰之重跼蹐弗勝悚仄無地且愧且感愈自覺其惕若矣謹此剖臆自劾伏懇皇上鑑臣愚昧拙慙之質放臣於考察之間臣自今鍊鵬鷺意激勵末路苟不速填溝壑布心各日將身體髮膚報效於不盡身作敢諫之氣輟目自勵尚欲雙進悃悃不覺髮膚求稍益於高深臣匡於遠大也臣言不愧經措身不辱皆勉學忠謨季漸老大務勉爲鐵骨石心不苟祿圖榮纓不忤不虛過此生者皆皇上此日陶鎔教誨之所成也臣不勝待命之至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鐸謹

奏爲政府一席非可久居道當引退已安義命

事臣韋之曰難進易退又曰速禮還義臣屢言論規箴之詞善收之皆爲裨益子路喜于知過臣曾習章句宜逾省惕况政府何地布衣之願至此已極卽今賢者居之古來不免責備臣非材孤蠢不識人情之淺揭波厲不賢之人久踣此位外違物望內阻本心重任不可虛虛履在春冰濫竽之愧將各顛隲之及矢木壯于林斧必摧之翠翺于堊網必伏之嗟乎人亦何嘗于木何棄于翠哉繇是論之政府坐位臣不蚤避情情狀妄欲效臣下責難之義廣皇上生之惠志大才昧動達張孤且也痼病之身畱閭中一日則又多一日擊射陳力就列努力報國不顧爵祿臣之自矢也何故憂擊長射之不暇仍俾臣在閣筆代天言經政綜物今而後安敢效一忠定一事乎恐功無分寸過芥丈尋苟食非分之榮彌致求全之毀賜處知臣者不能格君已奏太平下不能家家歡喜巧爲委曲銷彌乎官訪何物坐位臣措食兼空貽累

呂子狀無助境處不黨之一身受攢鏃衆戈之慘令之進退維谷臣不亦可憐乎皇上天地父母之恩不亦憐而令其避鏃避戈呂此泣血叩懇求皇上放臣義如是而已蓋放臣正所呂愛臣留臣適所呂齟臣皇上始終玉臣其要于此山林一席地綠草紅泉誰復爭之各聖后之垂衣懸帑一二庸人洗耳高枕蓋丈夫讀書半生不能手扶世遺四海清康熊視豹驤跨陵凡士又不肯挂冠釋組呂息巨膽隱忍蒙面求解而不得豈非抵觸羸藩使蒲柳衰質慙仁壽之境而自詆其非人不類也歟日者之言曰臣計星來算理當各貝錦臣自端龜著遯卦遇嘉外爻不牙心魂震懔繇是推之實命所爲臣何敢與命爭衡也是故懷祿喪于月進得已費于養恬自揣政府可呂信人誠未盈缶人竟難呂強信臣今日奈焉已可呂免艾灼人可呂快坎坎之伐檀比之九牛一毛奚足多寡不狀曾子殺人市可肴虎虧名損實他日不知又難加臣呂

何疵兼且累皇上知人之鑑所關政體不小殊器亦各限物亦各量僅呂官能多盛驚駭遠駕乎自知不堪任用皇上察臣披肝之請何故忍舍聖明之君賜呂骸骨呂全折足令臣并受斧樂于受網呂政府爲訟地臣亦亦無還可借無鍼可砭矣嗟乎周廟歌銅復何懼于傾備務易河梁亦可倦而自卷其譏誚義命自悅豈不誤哉類此塵囂天聰冰炭交臆臣累日略胥生辱不可呂昂昂七尺躬任人率玩知二歲嬰累俯准保發墨如矜憫老成不敢忘恩臣不勝禱泣鳴之至謹具奏聞

某官臣王鐸

奏爲守西江呂禦左寇事竊照西寇左良玉與我干戈相尋未各已昔藏虎狼之心玩喪戎令解其邊備臣不敢言戰請言固守蕪湖呂上國漢所繫宜命文武百官倍嚴防屯田整飭武備轉運日夜繼之左寇可呂武折不可惠懷也此萬世之利也力行而如之意天下幸甚

擬山園選集卷之九目錄

奏疏二

中州歿難節事

臣疾復發放歸事

科臣言雖稍激事

力行三大政事

西寇狂攻漢應事

惜才事

恭報分布兵將擒獲偽官事

雙親望八事

行仁先及縉紳事

擬山園選集卷之九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九

奏疏二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河南閩省鄉宦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臣王鐸臣某某等謹

奏為中州歿難諸臣血心為國罵賊不屈忠魂不散優恒宜加事臣忝明君者非徧見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知百官之要事省國治所執者何激勸之大端敬忠臣之性命而榮其歿

擬山園選集

卷之九

奏疏二

一

合幽明已成禮禮已樹國能取其實國之利也莫吝大焉者是故獎歿事之忠正臣嘉歿魂而最生勸教臣忠於人紀此之謂乎中州翠嬌之河龍馬呂肇玄澗之潭復關龜書二室三川充武典即在斯區誠古來之賢詰挺之厚節槃增統之鄉也我皇上浴允瀝澗蘋萃南國則中州為芑豐維鎬靈象昭昭矣前饑歲寇孽相踵天災又使人不康食容養蝮蝎百姓顛躓國之地失城隕人號鬼哭斯誠氣運之偶替實亦牧民

者之虐焰驅民從自盡人事之不臧固不足壯
獨計各郡邑士大夫遭此厄數青衿啗寇之利
多爲內應人無關心往往長跪乞命甘心臣僕
惟性命之是惜兮日所讀何書竟上不知齊朝
廷下不知齊國史中不知齊宗族親友之廉恥
積辜爲山羣惡作雷逃于泌網永爲逆屍嗟乎
國家亦何負于此輩而汗身駟面淡可笑唾卒
至於此謂之何哉幸而賢詰錚錚不屈批
身曰茲寧視烹鼎炮烙爲坦途受之略無悔色
快刀鋸斧鑕爲體受歸全之器不絕晉聲如某
人某人等共十員名種種狀難已罄書大約
齊骨皆鐵齊肌皆刃洞曾達臆弱稱男女能避
幾人肝面化碧矢鏃孔明言之而忠臣義士無
不下淚流涕皎日青天亦欲墮霍慘淡無色者
此何已故歟人生大義既明于君臣卽屬奴不
辭輕生各地視奴如歸較之偷生從寇者如鼠
如蟻孰爲人徑之梟孰爲龍領之珠壯不如人
奴尤可羞千秋臣鶴不規于此兮臣等歷爲之

紀其間毫髮畢詳詰所目見危之昔日損軀之
處所未嘗消賢於錙銖而使齷齪一人得已瀾
經于其中也傷哉已如是之強魄勁志若擁兵
者不般樂坐觀外救至而中權憤左右各提攜
之旅親友各矜棘長鎧之銳饗士椎牛間謀行
射騎堅帶甲作氣鼓鐸之音所擊必壓貞心不
移兇醜自無不尅何至幽辱百苦髓脂塗地廓
清結魂風雨多怨也者卽不狀毫遜山窟全其
晉領逮聖作物觀之皆出于與藪束帶已事明
主其孽書風雲勅勵王路叱咤已殿江山揮鞭
可已斷寇之左臂壯中國孤矢之威消邊圉奎
華之事豈其功名炳炫盡出溫嶠復契芻宗
澤下耶雖狀命之不辰荒墳已冷夜易朝啼狐
從夜嘯不吝旌揚已表其忠魄中州人士一肯
固知其馨香恐于秋闕歲北邙之塵不知飛落
何處無史無廟無碑無碣鬼亦餒而嗜爲弔之
嗟兮不發幽鬱之光華何已異于凡夫豎儒無
奇足甄寡善可記蟠木朽株之材生無益于封

疆域則灰滅閭井而已矣又何賢詰之足云爲
此合詞畢請伏乞我皇上念桑梓之故土板蕩
忠貞疾颺知性實生英雄豪傑之質勅下禮部
行中州撫按建一廟以表忠次第其事注以謚
卹令青山蘿薜亦各餘榮俎豆伏願之子孫而
食不至終愧是洵天地必伸之正理人臣必舒
之沉寃臣等所由昌言敬臣之性命明耀之則
激厲獎勵國家收忠臣義士之利其在斯典歟
因將死難忠義姓名銓列于後謹此具疏上聞
欽此

候旨

計開

呂維祺 尚書 吳阿衡 侍郎 喬允升等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協理府事充府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館員臣王鐸

奏爲臣疾復發藥餌罔效乞恩放歸以養餘季

事臣以非薄辱在詞林得待皇上於講筵日麻

升斗恩圖報效貪食固兼肯而自喜梓木猶戴

陽而知春臣獨何心不思竭駑足勉策薪路臣

自任林陵瘡病九閱月始差人北都而滯八閱
月始差因臣守城禦寇雨雪風霜之所致今忽
暴血淋漓延醫士發本不露形骸日減欲趨走
而筋力作楚居牀第而職業何爲註籍養病動
輒數月閉門不安作廢亦苦詠伐檀之詩受譏
繫餐亦可恥也皇上天覆地載之恩卽不以此
罪臣臣其奚自自處茫昧於不進不退之間混
迹于非仕非隱之日臣躊躇思之臣惟言過丘
園急爲調攝而已臣父臣母書至淚漬思臣成
疾責臣以義臣念踰路飲食難啖夫潢汙之水
雖願朝宗于海濤而驚寒之乘祗益愧抱于棧
豆况臣各一書室結構山中亦花亦竹無是無
非綠樹紅泉白雲絳萼鹿入于筆研之傍鶴飛
于圖書之外亭皋木落對之怡懷峰背簫聲樂
而忘死一觴一詠一寢一興煙霞供其遊息仙
佛從之沉醉風病自爾日除顏頰可引舊舊醫
士稱之曰此全生修真之所而庸碌如臣所願
依之爲藏拙延季之地也伏乞皇上憐臣下直

之病與尋常小恙不同病在骨髓藥餌之供止
在胃腸賜臣歸山臣調攝之餘景物澄神松塲
梅谿相見皆各喜色葛巾屨履與處自無嫉容
病體不劇氣力能強轉蕙承風觀潭弄月陶陶
各各自得不知老之將至昔人云上各堯舜下
各巢許自古識之矣朕臣義不忘君雖不敢學
巢許之遠蹈而阮裕之不驚寵辱孫登之戒于
火光皓晉爲期亦可曰庶幾矣臣素性不營財
利性命在于書籍著書悠朕自各松蘿之致養

擬山園遺集

卷九

奏

六

身壽豈無慙丘壑之閒或者求羊二仲韓梅二
福從此不笑人宋宗乎臣往矣所惓惓者皇上
外攘棘遘內消蠹賊親君子遠小人七季之病
三季之艾曰詰戎曰弭患省刑薄激臣林石之
間當作中興頌刻之崖巔曰志國家億萬斯季
之盛臣不勝翹望待命之至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奏爲科臣言雖稍激心實樸忠乞恩寬宥曰

言路事臣閱邸報吏科都餘事章正宸等一事
皇上責呂葉廷秀特擢諸臣不言此疏攝各諫
爭令正宸等四員回話臣始讀之適適朕驚徐
繹之知聖心有在睿慮淵淡正宸等生屢抗蹇
諤毫無瞻顧數數謫降在它人不知如何改易
而貞心不渝嗜道若饑其貧僅足曰自餬其氣
不肯爲曲撓此一疏也同官等不知幾爲慎懼
始不爲功名爲身家而出曰昌言此疏一出外
廷大小臣察咸謂正宸心直盡嘔不淪于唯諾
脂韋之習各古直諫風趨路光色相慶曰聖明
在上不乏直臣各是哉及聳天語切責中外面
駭何曰故乎惜其曰直獲罪也曰是咸憐正宸
之直慙而滑稽緘口者謂其拙于逢迎殆如舊
日反笑正宸之愚矣臣不才忝居政地不拙暗
潛念仲善言敢剖悃誠懇求皇上矜其爲國之
苦心不恤利害區區一心篤責無他賜之寬宥
收其震疊不加曰督責朕則聖心淵淡待耆轉
圜豈但正宸一官之安其情亦曰安大小臣衆

擬山園遺集

卷九

奏

六

燭情洞盡而關呂進諫矢忠之門留臣子召餘地也臣爲相臣之教言官修爲美談古家軌轍匪自臣始臣亦知自愛名節者屬不敢爲正歲庇護呂欺皇上蹈于莫大之罪戾矣臣不勝翹心悚惕待命之至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鐸

奏爲仰祈聖心力行三大政事據論所云欽此欽遵除臣等卽會同戶兵二部及戶兵二科從

長酌具奏外

臣等

謹

長酌具奏外朕臣等細思從古立國江南者晉只養兵八萬昔揚州合肥京口姑孰武昌荊州襄陽皆爲重鎮不知如何分布宋擺江之兵一百萬歲費二千萬而泰蜀不與焉今國宋江南北兵額幾三倍晉而半于宋歲日二十金養一兵則與宋同朕彼昔蜀既自蜀其餉不知二千萬從何出茲古今東南財賦之數輓輸之添固可按籍而稽也臣竊謂國家有三太利源曰蓋曰屯曰漕淮上之鹽壤于寇者尚少壞于兵者

多至私飽之弊則淮浙閩廣皆狀淮離自官而

外養奸人呂昂計人歲十金則十萬百金矣誠

得精心大力之臣如劉晏革盡翻舊窟徹底疏

通而不姑息不問受鹽之利諸鎮將母呂私公

抗違必繩呂不恣過地難行于承平而絕鹽之

弊船運疏通不唯病運可行于承平亦可行千

艱難若夫舊屯則全爲奸藪朕其軍非耳其田

未嘗不在也誠能徹骨尾清覈鋤其弊而更張

之所益亦不少昔之漕遠而今漕近呂遠故江

南北之民歲費逾千萬始達京今不爾也貫徹

清察而更張之所益又不少此三事者酌乎古

準乎今爬其壅塞舉其綱紐各裨于國而無損

子民則行之無格朕語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知之明乃行之力臣等請覓公所開一局徵羣

臣之留心國計兼進今古者相與商酌議者成

緒則卽呂其人任之且亦儲計爲它日司農之

用呂臣等所知張香譽允祿卿祁達吉科臣蔣

鳴玉倪嘉慶廉使王夢錫等皆可共相參酌而

實者幹濟爲臣等所不如者令諸臣廣爲諮訪
徵取入局各據所見互相籌算酌議既妥條上
施行所裨于軍國不淺矣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

奏爲西寇狂攻淡慮孤城憤不能忍不敢坐視
謹請皇上卽日午晷親御武英殿召臣與臣所
約日次報國諸臣面奏召圖屬安事臣召貧儒
受恩政府變理保世之無能召致西寇李自成
變山圖還集

卷之三

等義勢紛紛通我江鄉臣何召爲報朝廷厚恩
養臣何用事至今日臣仍唯諾不言委蛇入朝
從容退食可羞孰甚焉此誠危急救焚之昔也
欲書之章奏恐泄露不便欲自吞召負國家如
衆人之啗啞臣且不如牛馬急難之日服箱載
相尚者徵勞召報主恩無限苦心總俟旬伏
地上奏召表胃臆臣所約膽智義士俱召身許
國髮指心熱咸各懷忠誠之心召折衝禦西
寇之侮不敢逡巡今臣召來而見事關搶攘孤

城爲重宗祏爲大皇上度越千古清問在下伏
乞准臣等召對臣等卽爲國而歎各餘快矣

此疏留中不發下書一紅帖召王鐸等

文淵閣大學士臣王鐸

奏爲惜才事給事中熊維典袁彭季事雖不能
無過臣召爲其人可用其才可憐不可因一節
之誤使召才淪落長歎而往也嘗忝凡鳥累百
不如一鴉股憂多難天步近需翼爲臣知此二
臣足供驅策惟皇上矜賜曲全却其小郵留召
備用免彼贖辱足展哲遣召當據綱扶轂之任
宜其令謨必召可觀也濟河者竹簾松楸舍其
小錄其大巨川乃克召濟帝王廓弘之量羣策
畢集用此遣耳惟皇上有恕勿罪二臣召益國
家召充聖德不敢不言謹揭侯旨

變山圖還集

卷之三

十一

文淵閣大學士臣王鐸謹

題爲恭報分布兵將擒獲偽官偽契懇乞聖明
俯賜鼓舞功員召作士氣召勵後效事職方清
吏司案至奉本部送兵利抄出題前事奉聖旨

這所奏擒偽將士忠義可嘉兵部卽行議敘欽此抄部送司奉此案呈到部該臣看得流逆攸徇河北郡縣多爲僭據乃某官等昌勵圖功糾衆奉義恢復郡縣擒解偽官奪獲偽契又撫散土賊踵接奏功亦可見布置之各方激勸之得力矣除樞臣奉旨總督河北俟各奇功另行優敘外推官解居易合無准紹原銜如一級管見任事知縣李昇准加一級軍前監紀武臣蘇見樂郭亮復馮惟李如璜張奇名馮舉王佩珂并

張一方李之煥

范呂忠

相

應各如一級俾鼓勵

後效再行擢敘可也理合具覆伏祈敕下給劄遵奉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協理府事充府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館員臣王鐸

奏爲雙親望八臣心滋亂臣病日劇上懇天恩賜臣終奏事臣竊緣過當奉職無能覆戾于天沉痾久嬰已八閱月血痢之故每行心輒忤悸跳動氣已消弱非一藥可療也七月十一日接

家書臣母病甚一病嘔吐不已墨墨不省半日方蘇臣父憤瘁皆面目黎黑辛楚而寡食扶之不能立立之不能臥臣往歲曾索蘇合丸於詞臣黃錦臺臣蕭奕輔嗽之罔功念臣樗質朽木受國高厚坐哺畫諾無報毫毛雖日點朝班未敢遽爲申請爲待親病減退少效微勞略畢狗馬實臣之初願也及八月初九日臣父召書諭臣謂臣弟王鐸侄王無驕相繼隕落臣母慟悼病勢益加字跡各急遽之狀半合半吐語帶悽

怡臣始疑之父

卽病中何父書之

幽隱耶臣復

細詰之老僕老僕不得已乃啗泣曰病愈甚問之面目仍黎黑乎則不第黎黑瘠而露骨矣問之仍辛楚寡食乎則不第辛楚而夜亦少眠食矣陽脈下遂陰脈上爭煩懣各季益篤益深臣母恐戚臣之心強爲寄語汝告吾兒善需藥物好事明君我老人當強飯嚙乎病至此肯恹恹狀惟恐臣知其病之甚也何也望臣病之差也臣撫胷扣心泪泫泫下其何已爲子乎臣羣之

古人數年厄區子婦佐餒父母各疾冠不櫛行
不期疾痛病癢而敬抑搔之天之經地之義孝
子呂事其親忠臣呂事其君代相爲經此物此
志而已今臣父七十七歲臣母七十五歲氣息
疴羸洗腆用酒已慙羞耆而父母飲藥不吝失
子嘗之禮乎枯魚銜索幾何不蠶二親之壽忽
如遇隙臣魂爽飛越春冰是履措足無地生我
鞠我衣冠何爲嘗見樹叢栗者夏得休息秋乃
得食樹蔭葉者夏不得休息秋亦奚賴臣之父

嶺山園集卷之三

七

母生臣無用不克食臣之報備保樵牧反得呂
同安承顏于鵲鳴鹽漱之肯臣於是屑燥吻涸
下血數升心跳如擣藥勺難引中夜起行徬徨
灑涕臣不如棄棄矣况今七月至八月八月又
至今日悠悠我里寇森孔痲家書渺邈老僕不
來臣又安能料臣父母之病得如十一日初九
日光景乎臣服習孝訓視履如尺憂心慙慙自
切伊蒿之歎陟岵與岵猶來無止惜哉臣真鮮
民之生矣皇上頒布孝經迪之臣民斯一世之

簪吹也敦慈孝之道則置本豐焉獎恬退之風
則利祿澹焉故絕裾貽譏而負米者各列鼎之
恆蓋懇惻之各已掣其情也體恤臣下而不拂
帝王順人之情從萬物之所及也用錫類不膺
俾人各各曉心伏乞皇上憐臣至情至苦百計
百齡願乞不肖身爲父母朝夕侍藥不坐聽于
妄劑尺醫之手父母與臣相見色容敷愉不煎
心于臣孤身遶尾臣又與宗族鄉黨跪席上壽
必加七箸邀福皇上降之溫綸許臣終養庶幾

嶺山園集卷之三

七

垂白二親不至倚門而盼瞻指而痛眉介無肴
害乎和子陽脈天地之惠灌及骨肉而厚自庇
也供父杖屨慰母尸養自今飲備之奉何非君
之餘澤再造之恩今臣庶不得罪于父母矣否
則親呻吟于藥牀而子猶累纍若若干長安道
上皇上卽不責臣將父將母而人之于闔臣妻
孥不但謫臣且唾臣之面曰斯人也不思罔極
之報貪嗜寵利真中心必吝不全者矣畀一疾
愈臣猶可視息人區畧一河清難俟語寄轉遊

強針彌難是重臣之不惠也臣何已覲狀立于
天地之間哉如是則父母亦何利乎此子學等
爐煙浮沉金匱之門皇上亦安用此臣爲乎臣
兼病軀甘冒死罪不放背親也不敢背親者不
敢背朝廷何也報親之日景已莫報君之日舒
已長也齒髮未耄詎欲偃息在牀敢謬虛襲易
退之名矣殪大兕小豕振旅鼓淵之昔倘不填
溝壑猶思作明雅泊郊廟之樂章已丕揚皇上
中興之治未爲晚也臣素誓白首報君亦羞于

龍圖閣直學士

李方

三

胥道之日被蓑笠而立乎畝畝之中令臣親老
病篤臣身自許智不如負夜不交瞋一字一
四肢無心皇上放臣終養不學鮑龍曉石而吟
惟胥不愛髮膚永矢頂踵于終身而已矣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奏爲行仁先及緝紳事北畿追賊之事暴報爲
厲緹騎所至鷄犬驚震各司按察加已銀鍊此
巡撫朱一馮諸人所召一路哭泣家產分崩欲

死無地者也皇上新造家邦人心輒危器訛異
端當沛仁施寬除先朝之虐刻灑狀與天下已
樂生胡可踵既波及若籍沒吏部尚書徐石麒
編修吳孔嘉等此塗斷不可開也諸臣未胥罪
愆假如卽胥罪愆自胥刑書酌其輕重追賊慘
毒勢如猛火不燎原不止搖動根本朝堂之上
日紛日擾舉朝誰不自危自懼鹿駭兎訝不東
甯海必北走燕西投寇一折而入虎豹之窟大
亂煽熾先朝貽凶人民心解不可爲矧銀号今

龍圖閣直學士

李方

三

日仁政要務寧矜恤勿難傷安人心已培元氣
釋去東溼嘉許雅新仁心默注不崇朝徧浸海
隅蒼生英臣昧拙冒死知無不言晉輔馬士英
不同此議伏惟皇上速止獻此論者不必發下
臣疏使郊圻陰受皇上獨斷之澤臣亦不著其
聲如小臣之沽名也拔根塞泉後無悔吝皇上
之盛德非先邁百王而誰邁者歟臣不勝憂君
之切謹奏上聞

擬山園選集卷之九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目錄

奏疏三

天運將熙國事

三辭成命召全恬退事

感激天恩事

臣言多愆事

目前急需求濟事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

奏疏三

孟津王

鐫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鐸

奏為天運將熙國事維新畧效芻言力除前弊

洗正人心召圖永治事大行皇帝升運萍厲思

治英明邁世可恨者十餘季璣衡之地羣奸黷

亂壅蔽之極交賂汙躬遂為剝削民俱怨咨竟

成叢勝之象燕地板蕩可為慟哭此皆臣下實

擬山園選集

卷之十

三

國之罪也皇上天挺獻安手握乾符正位觀萬

皇天后土慶其胥主日馭光華人心始為帖然

化其回邪臣何人斯擢之政地得達茲盛乎夫

前日傾覆之轍舊貫屬不可仍此不待智者能

辨之欲彰明兩之作灑濯衆志召臻中興其大

畧不敢不召陳於前也夫民之達殃于曠疫也

至于父子夫妻啖割而培尅諸媚者加派無已

遑餉新餉種種名色民隨畢竭貪酷胥司復借

練兵修城義助竿敲召滿其篋所召敲民就賦

職此故耳今欲固邦本正賦外可捐者至于北
部錢糧數目急與新解運者合江南財賦命司
農算其案冊兵馬幾何宜用錢糧幾何出納嚴
實幾何自胥遼事後凡加徵一切罷除察胥司
大貪者梟其一二臣避地蘇州其田每畝約輸
銀五錢天下惟蘇糧最重亦望量蠲在皇上為
渙汗之澤在窮民無痛疴之號大較賊所繇得
我所繇失者此也而人心不歡欲若出湯火耶
保舉一事論金不論人窮奇構机冰之而冠爵

蘇州府志卷之三

二

肩吐舌活剝生吞推引宗生盡為豺虎今開門
降賊受偽官心忘君父面目無恥者累若相類
也皇上已聞之備矣欲滌前日之虐罔非盡為
釐革不可如胥司與青衿齊民不許詣關上疏
借破格為階梯已屑齒冒爵秩如陳啓新輩視
祖宗待功詔祿之典同於鼠竊胥司必實歷四
季四月不得營求賄買不論資俸人穴竇已驟
用知推亦不得吹竽驟進如是而人心之羞惡
胥不生賊業胥不砥矜何至求爾竿頭獲邪尾

之誚唾也蓋十七季中文網束溼縲紳無生人
之樂此何已故東廠之復設階之厲耳養廉之
給無幾且捐助于修池購械軍攻馬同之黃奴
僕告饑北門哦詩媚嫉賢方弊而告密楚囚對
泣縲繼生餒謫之充金吾北司來俊臣吉溫之
流威如雷霆貨來無饜藪藪天極枉桄暴挫祖
宗之三人安在哉為今日人心嘉與更新之瀟
使臣下得展布而休息之事胥重輕問之大司
寇都察院大理寺可也北鎮撫司獨伸之警夜

蘇州府志卷之三

卷之三

五

譙門不受詞訟皇上太阿獨梯誰不競齊清溝
故東廠不設守京城門不與內操不用遼圍軍
旅不遣權稅開鑛不行周之虎賁皆吉人依朕
周官宮正之制直宿肅導于掖庭矣至于軍之
行需糧糧艘也江南者尚數千舟人即兵也錢
糧留之即餉也設盡運金陵庾厥胥限且朽壤
可虞不妨算定京儲外剖明乾沒邊水數府各
畱數十萬藏富已備軍實繇是已尺一詔約左
良玉劉良佐黃得功已為守為戰彼受國厚恩

况後實方崇選將揚旌鼓行已西壯彭鄧錡恢中原已報先帝之恩已慰列祖十二陵之伺合豫鄂荆襄諸土寨立重戍于淮揚皖廬已扼門戶北都文武降賊即歸來必酌而恤之多儲錢糧漸次進取即從內鄉浙川漢山如漢人秦徑遺不自潼關而竟繫賊頸焉夾震駟伐盛威中國雪十餘季赤子肝腦之恨族其偽官返其侵地依朕親我農桑天亦何愛于逆賊不厭之殲滅無噍類築爲京報号大恒成難之臣副帝

建山閣遺集

卷十

三

之勲已快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哉若是而儒將驍卒不俱化爲熊羆世不又康否是理耶至于政幾之暇令儒臣講論六經資治通鑑已弘訪落若祖訓諸書聖謨洋洋著一代之懿章垂示後世已爲金鏡所已呼人心之夜使之晝拭日月之補益之明者也乞皇上命詞林諸臣摭集寓內衆書藏之史宸金匱續纂皇上中興之績班班紀載各倫各者與牧普武成諸篇相揚扆已丕答上天之休惟斯眷命用懋日夜望皇上

之勉親而已臣愚鈍拙于遺世幸遇皇上聖作物觀乾坤一新臣所言者皆威於大行皇帝慟哭之血誠述其前日叢脞之象思已永圖治基者耳伏望皇上厝之于行自爾人心正而天下可平哭語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已成其信國胥遺其言足已與臣能無望于與号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禮部尚書臣王鐸

奏爲三辭成命已全恬退事臣再疏恭辭出自

建山閣遺集

卷十

三

惻誠皇上不卽罷斥反蒙天語云竊惟政厝之地關係天下之安危原非庸才可居朕臣非朕飾遜讓虛名也曷物素晦再聞乾坤最難厝處之肯若理亂絲若荷重鼎必賴非嘗遺世之人竭心力忘身家已大學術樹大事素輔導皇上天縱德德撥亂歸治平厝八荒于磐石之安朕後可已當大任而不懼虛玉鉉而各節上不負皇上之識拔下不負遐邇之懼心斯可已直受不言即已古人自比將來建立可已煥燿史

冊而無愧矣臣一勝儒耳數忤權奸了無依傳
視榮進爲羶途曰巖穴爲蕭息所曰世人不目
之爲癡則指之爲笨而當此屬難整頓之日何
能曰空疎之質肩鴻任鉅而保無隕越乎此臣
所曰戰慄不勝而必欲辭之爲快也蓋今日之
所慟心疾首怨曰爲壞我國家凶如毒藥暴如
猛辱者皆十七季之所曰諂事欺蒙刑名雕刻
爲能事實官剝削爲助勞曰之博崇爵結生知
者也俱此物此塗出也臣受此任居于輪屏亦

卷十

奏議三

奏議三

五

仍舊之泄沓隱默木偶歟必欲改絃而更張之
曰見太平歟夫臣子之忘身忘家欲垂不朽必
求信于皇上之睿知皇上濫天行愧權離爲明
旋乾坤使晷刻不得曰徐障忠鯁不得曰混
淆令之跋扈竟徒凡受先朝數十世之培養受
皇上今日之生成幼讀聖書誰無良心不思剖
腸渾膈耳爲盧杞李林甫一流人辱名籍于史
傳播臭聲于千載耶縣此曰論閣臣非優游驕
泰之局徒曰封磨誇詞立乎木朝務在道之行

耳苟有利于社優亦何愛于髮膚安內攘外上
報朝廷下報僚友中報古人之詩書中夜思之
如此狀後可曰稍安不朕臂負芒刺得罪名教
大律非榮先帝之朝題臬爲鳳獎虎爲磨媚嫉
人材呼引奸羣繪屏亦豈乏人乎當日吾言後
乘必載臣伏枕憂懷惻惻成病良吾曰自懷春
水是履而不敢謬處于此位也臣臂之嬰兒不
諱巧笑前朝之諸姬不收遇一慈母焉不忍棄
去疾疾連連徒勞慈母之乳哺顧復異日長成

卷十

奏議三

奏議三

七

得遂報效之願卽捐軀何足酬一二歟臣恐不
償平生之志吾心無才偏強終不諧世臣惟吾
蚤爲辭退庶不至誤兵農禮樂之治功爲天下
蒼生笑也臣之淺薄果足曰格君吾臣之疎漏
果足曰鎮俗吾臣之迂闊果足曰濟世吾臣之
拘方果足曰應變吾本無調燮之能不堪陰陽
之理在皇上收臣爲誤收使臣爲誤使臣于此
不匿名姓于泉石曰戀主爲虛聲視顏給屏始
焉猶爲庸愚尸素無所短長之凡品終焉必爲

貪位慕祿如前朝之蒙面語人欲老成相位而必不去者不幾為鵲梁濡翼毫無廉耻之小人乎臣各胥生乎斷斷不屑與此輩同日語也為此三疏披瀝血誠懇求賜允放于江湖臣終身感激無地矣臣不勝感恩悚惕之至

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臣王鐸

奏

為

本

奏為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臣於六月十三日見朝即日恭候面恩該內閣紹例題請到任臣謹于某日午門前謝恩即到閣辦事訖伏念臣質本蠢愚生多拘溺徒知慕古毫不通今所召蓬戶艸亭不諳世事誤蒙聖主特達之知俾參密勿之政若在寮中被此異寵驚悚之神自如不堪夫兵食艱艱之昔戈甲頓蓄積少田疇蕪鼓譟多強寇窺伺于外此何等責任醜牌之所

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臣王鐸

奏

為

本

奚呂秦刀乎朕從來老于疆下白頭無知者代胥其人媚嫉者十之七八憐才者十之一耳生不遇昔艸木同萎今臣何幸遇重華文明之主又辰克撫大猷用疑天將開泰于萬季憚憚檀車掃彼羣孽滅其魑蜮斯皆也聖主厲精于上吹簫轉樞呼屬彙而使之知春亂者胥治蠱卦必觀元亨雖曰昔事孔棘人臣皆擇其易者誰為君父當其艱者若一二季既夸大亂鉅人歸農捧服亦厭又安所用任勞任怨之臣呂手筆荆榛鼓鵲風雲也耶臣不揣薄植又幸遭此得皆拮据通勉行道之秋遺大投艱正致身效忠之日也臣因此作文誓神定欲不同財利不望紳帶不顧妻子不為身家宮室土田夙夜盟心指諸天日惟是呂身許國鑄骨銘髓他日即遇事之亨否險易爵祿之窮通顯晦皆一切裁狀不必預料定不至營私開竇獨用霸氣把持朝政引辰故舊門生編籬種枳呂一手蔽天下之耳目賣朝廷之大潏蠅吮犬偷如前日誤國數

臣利口覆邦傾危社稷雖曰微幸遂于斧鑕
世之罪人安可逃誅伐之史筆哉蓋人臣事主
惟知胥主而已苟可自報卽死生利害實不
暇恤所自古之耀竹帛陪廟饗者良不知胥已
耳不知胥已又惡知交遊往來賄賂篋篋又惡
知姻婭親串攀藤附葛也者故正已直躬無一
念不可與主知自無一事不可與主言爲臣者
誠能自砥若是也確乎曰道事君可則留不可
則止在一已無苟祿盜位之誦在聖上無厭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猾汗窺破其詭術竊譽之私一錢不直于是附
其身從聖主澤雪二儀叨垂令譽紀之臣鑑君
臣之間豈不休歟臣不材略知自好憤幾旬之
喋血齒切心痛自提此一片肝膽矢心以報聖
天子之知臣生焉誦讀聖賢若大言不差何已
對臺笠緇撮之都人士耶朕臣尤倦倦者天下
賦重兵苦民之怨咨極矣聖心之陽明其轉移
乾坤已如此學胥緝熙聖上董勳兵固江北恢
弘可待尤減賦以賑元元使民悅而不倦念終

如始是在皇上之旨天居所自強不息者耳臣
愚昧不識忌諱冒死稍陳臣無任戰慄靡寧之
至

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臣王鐸謹

奏爲臣言多愆感激天恩旬旬忍罪事臣於二
十七日蒙皇上召對行宮皖撫張亮奏畢臣跪
聽皇上諭畢臣聞稟擬爲東廠緝事一節臣弘
圖臣鐸再三不肯改稟備見皇上整頓郊畿遏
止作姦豫弭內彙使根莠不雜謹說潛踪人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胥所禁忌豈皇上興致德化之成已建極享敘
時之福皇上之心蓋不白于天下耶臣愚笨無
知同臣弘圖密揭已爲未可臣豈不知寒蟬抱
葉忽變爲啞容容默然後福方東臣已華實小
儒受皇上眷達之擢臣居鄉閉戶皇上真可謂
之知臣矣夫士也尚感恩爲知已用臣寧無心
無骨受皇上之寵渥崇齒縮躬不爲皇上言大
利病大治亂之關臣真負皇上矣臣所謂先朝
之相大彙國家毒霧迷天竟危宗社臣實羞唾

之而不肯踵其前轍也蓋東廠之設從來無寸
益皆大壞于下隸之手二三依紳附本之役交
煽造書血口汗蟻指樗枅兇軀爲怪異是矣胥
警者乘間抵巇誣騶虞麒麟曰此樗枅也此兇
軀也可乎哉錢神靈而賊之沙不合乎告密匪
而羅織鍛鍊之事能保其終不跋扈激聖聽而
煩天語乎將見黑者爲白直者成曲訟繁獄興
君子脩綸爲小人小人脩旌爲君子舉國如醉
狂其論似忠實則欺謾不可告奴僕也其意似

鐵山園集

卷十

五

手實則傾歆不可質鬼神也其行似善實則毒
宇鬼瑣蛇螭不可呂安大小臣工百姓也百官
與富室不得一心千本業命在朝露此臣所且
知皇上堯舜之根基覆載之規模恐此事行之
失其初意久而彌虐令國中沸千鼎薪人人危
懼道路目鹿之駭而狼之顧也嗚呼非本欲
止姦而姦益熾歟非極欲弭弊而弊更開歟聖
譏說轉胥百千之譏說鏗根莠逾滋億萬之根
莠舉朝鬼皇救既之不暇臣恐後日必胥指臣

曰當時此事甲申七月閣臣何無一言止之也
稟稟青史臣與畏之故言無次第此臣之大罪
也且中興之治蒼生引盼蒲州河清鍾山雲瑞
望皇上盡洗北轍之禁似如之何不繼革之乎
夫犬馬猶知眷戀臣卽拙昧豈青舍聖明不世
出之主而而請受謫受貶千雲寶曰金馬碧雞
山水之窟曰自老哉臣之苦無非奏弓日區區
之衷夜思于膈置欲入獻于上收拾人心曰固
元氣參苓養之不足野葛伐之有餘妄期附日
月之光垂一姓名于天下後世臣竊當衆駭
無家無室種藥食糠曰祝皇上如天之祚臣所
謂不尸祿素食苟圖富貴者良有自誓耳史
遷非古純臣猶曰絕賓客忘室家諸葛亮非夢
龍猶曰鞠躬盡瘁不使稟有餘粟使有餘帛曰
負其主繇斯絜心臣罪難追皇上不卽斥逐皇
上誨臣宥臣感切良入乎骨髓者也朕給屏之
職臣非其才臣義當去也臣不忝外人不知皇
人優容衆目朕令臣受頑鈍之名銷磨其耿

介矢蓋之氣海內人安得不輕大臣耶幸今臣
之庸碌言獲罪不過無益于國事國體願乞
骸歸于海濱聖恩荷荷始終世世戴祝無已矣
冒昧言懇宸顏臣無任跼踖惶悚之至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臣王

鐸謹

奏爲目前急需三款言乞勅行求濟皆艱事近
聞山東北直李賊傷官褒凶鐸頑未肯悅心斯
其意何爲乎此皆已近牀膚必我先爲整頓服

德山關集

卷一

七

忠用信力爲修備朕後可已撲滅其蘊伏之熒
使不熾烈今寇既已此玩我而我徒玩寇有兵
之虛名不得收兵之實用其害國家不啻蜂蠆
之毒也心可不寒歟臣病榻有思盡勸於榻他
不具論撮其三要斷斷實用惟皇上采行之矣
禦寇所長惟在火礮礮有假藥有假設當晝夜
攻擊用之既竭其何已濟朕則多備火器亟矣
今水舟水師陸兵陸械諸將帥等務講求廣備
不徒日擊空虛已有用之藥物鈎朕一響擲之

德山關集

卷一

七

無用金錢良可惜也敵在西請急安置令各郡
縣有硝磺銅鐵者已之抵折色糧大礮如一丈
長大西洋礮式七八大尺長小西洋大將軍式
二三尺如滅敵佛郎機式尺一二寸如品字三
眼鎗式鑄已數十萬鐵人冶人工人饑人一師
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俾屬若銅若鐵精磨其
筒高低柄細其孔竅酌量其前頭而演之而準
之而賞之礮不患其寡助矣一體聲明登之簿
正循環計冊於是下令火鎗手必五人爲伍就
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已定手已提目已速專司
火繩握固已放火門傍三四人互爲實藥受遞
已進專俾朕放審低害仰審左審右懸機就將
則發無不破矣又恐敵猶而伏地每發一礮已
四五紙爆或火毬火礮地需一窩蜂流星礮混
亂其中俾彼不知所避也唐已前海島諸矣未
已此物通中國此後始通真無敵之利器既多
既熟礮國有匱藥國有匱其濟孔碩敵雖堅甲
鉅刃亦弗之能得志焉朕而未竟也則多來助

弩亟矢車與盾翼蔽千外等欲牀之確牙之細
已抵其猛也機之重重欲其沉而不撓直欲其
迅而不勾也此皆超忽於擁鐸拱稽者也如敵
遠則用火礮如馬步稍近則暗號一縛施我神
弩鎗受鈎刀長矛弓矢按而不動惟弩用唐火
四弩之制其鐵沃已射虎毒藥卽陸韜大黃三
連弩濠也他如耿恭虞詡李靖劉琦吳璘宗澤
俱用彊弩摧鋒如刺犬鼠無往不獲大約用鎮
守狼兵兩廣雲貴之人與此物相習演之使熟
程力之豐殺相昔之燥濕中則立斃朕箭符處
內用膠漆外用竹絲已夾縛之防敵之資已返
射也此則不分邊陲林涂城堡總可通用其要
在乎習慣休於氣全於力肱與拳不代身而受
病可已遇劉其前衝可已糜爛其後尾敵無不
逢之而深傷者此無他車敵弱之而努之神魄
無不一人當千故耳朕未竟也則善操舟舵亟
矣敵季來資糧於我豫下令岸上不得積貯糧
草等物或運或藏焉今鎮江瓜州蕪湖浦口九

江諸要地豫多備戰艘沙船中隱藤牌牛皮牌
礮弩架添益老管鳩集爲水寨互相聲應如上
游之荻港魯港板子磯清風衝各處更設飛走
快船列於港門如宋汪立信所議擇得力大帥
已嚴統馭勿貪小利勿剋軍食合伙飛羽林用
此礮此弩隨敵之所至而旋轉已禦之或遣游
騎絕其糧道或易彼衣服旗幟已混擾亂其行
伍因時制宜彼即鴟心狠性豈能蒙面已當礮
當弩而投鞭飛渡長江一步哉近如吳淞之遊
兵管奇兵營崧江之金山未營陸營號船約各
千餘派守湖蕩近復賄脫惟皇上下令已防江
爲務務全調守江已習礮弩厚其口賦不亦屹
朕金湯鐵甕耶蓋兵已舊宜也舊則細船已新
宜也新則堅假若船不足用卽於蕪湖已上用
價估買下江崇福一船之價在上江可買三船
也朕未竟也則派定守城急矢伏乞皇上速將
某將派守某口某將派守某岸人各信地如農
夫各畔不相推諉不必祠廟而求無不福矣是

故一言曰蔽保河必先保淮保江必先保京口
泉磯亟莫亟於此者蓋其根蒂在皇上肅賞目
確罰格汰無姑息令在果行人重性命誰敢輕
觸諸將帥講求廣儲肯艱之拯庶胥瘼乎不厭
名爲防河防江礮少則火後易熱弩少則矢窮
告訕寇騁其銖馬格矢我曾不能制後之喉而
雪其恥也嗚呼不早爲整頓大寇之陰狡慘毒
久在吾目中我堅彼瑕我瑕後堅不必卜之而
後決也心能不寒歟事關宗社惟皇上自爲宗
社計若泄泄沓沓啞官不議臣死有餘辜矣臣
不勝殷切待行之至謹具候旨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一目錄

奏疏 四

國忠方殷復請視師事

妖僧癩風當誅事

立春方和急宜行仁事

月餉不繼鹽筴堪行事

姦人假冒大千瀆紀事

急求罷斥呂謝浮糴事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一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一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奏疏 四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臣王

鐸謹

奏為國患方殷復請視師江岸核其虛實直為
糾劾呂圖永固事臣觀國家用兵季多積久生
玩賊來則驚賊去則燕雀怡處頓忘既害官秩
日譁於陞轉祖宗日求為諡恤近日即屢各警

報人情泄泄憲憲似醉似醒不目大敵為意反
謂報警雪恥為迂若謂大寇即至亦屬無貌應
者此臣之所大不解也昨蒙皇上煖閣召對察
聖容言及強敵憂形於色我皇上諄諄誠諭無
非縉縵桑土之計夫李寇徧江西設偽官星羅
棋布意欲何為社報重大獨使至尊憂之不亦
浹可怪乎夫敵人善弓刀喜趨利若得盧龍范
陽益生侈心土寇城隍肆志呂河維榛墟二敵
若通好合和聯而為一已窺我江淮中國很顧

之不暇能捷伐必勝赫短恫喝使二敵受吾之
燼歟蓋寇之意若為代殺土寇此正示我己緩
召懈我之備也處處安置潛蓄大舉實包藏此
謀乘隙而南耳且我之與二敵悠悠江水門庭
之寇也門庭內之陞楯果何如今日請兵明日
請餉豈全無士馬豈盡堪實用朝廷歲費數百
萬金錢果召堅鐵為杖則善矣設召水技為杖
一朝緩急無濟使敵人笑曰中國之易侮如斯
國家其何緩焉臣為此食歎不甘寢處生懼此
御山閣遺集 卷十一 奏疏四 三

感則內震既害之來怖若猛火文武始聚族土
色方召大敵為第一義復欲燕衍而實不皇泄
泄憲憲也嗚呼神聖者慮必細物缺者禦不全
鷄鳴狼噬幾何綱繆歟蜂液蠶尾幾人桑土歟
思一屠其名師殪彼狐羆我江南塊土一半與
國黔首尚堪土炭哉食人之祿憂人之憂古之
義也臣寧不知給屏內政比風沙劍戟之地孰
安退食委蛇比性命傾仄之烽孰易而耽耽逐
逐必欲求皇上玄省賜之九俟臣一一寇行兵
籍之克詰者各薦刻金錢之乾沒者各刑膏肓
為健將疇為智囊疇為萬里之城疇為殘戮之
線演習真堪破浪復洗刷自此鐵甲生風平
日之請兵請餉確實各召濟急星馳里數明季
齊宋各取國事我備燭而二敵或分或合自昨
指不敢走集火器籌等兵要既捷大到兇頑召
復刷髻洗恥大寇之滅理亦各之縱不滅而街
刃稽顙受吾之燼亦未可曰無其事也信能如
是臣始可保其親履之全消至尊之憂始泮朕

而解矣蓋中國與大敵不並立我卽忘其戰關
敵不忘其吞噬可已轉土炭爲盤石亦何難一
閣臣令之處處實嚴長江天塹得人則治誠足
已奪其戎心也犬牙相錯羣於金湯我扼喉已
制其命門庭陛楯皇上早決定之臣卽結束橐
韞引子携僕卽馬革裹尸但得江南一塊土永
安臣復何憾耶唐之張說裴度昭代趙貞吉孫
承宗皆已政府宣力於疆場臣憤極三楚及我
溫雅輒欲號咷大叫恨不能生咽李寇而後快
也若漫不汗顏則臣可化而爲泄泄乎爲此敢
鳴伏候聖委謹具疏請旨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鐸謹

奏爲妖僧癡瘋當誅速焚帖單諸謗書已絕滋
蔓事金吾馮可宗總兵趙民懷密受輔臣馬士
英緝擒妖僧大悲據供口詞譎幻難憑其狂悖
之罪已犯無將之律卽授首西市科條曉白無
冤臣竊思之種種帖字何從叢集各名簿單黃

紙孰爲結構杯酒乎蛇隼丘多鬼推其爲此者
其設心不過欲借大逆不道之題誣害風警鼓
興大獄鉤連如東漢之黨錮二三小人吹已疊
暉必令忠良歎汚口血所染畢爲顛越前代李
固杜喬范滂輩蒼素易色薰蕕混味君子割廬
舉朝口瘖而不敢言刀斧橫謬而不可辯顛倒
錯亂大衆已生此臣之大憂臣忝居政府不敢
不冒死求皇上乾剛立振連誅大悲如古之剗
珍無育者若僧月先僅同飢食不繫同心密謀
卽宜杖釋無俾易種于茲土可也簿單帖字黃
紙俱是彪趙所爲置之不視一炬燬之不惟除
腹腎之疾亦已免網羅之既遠勝東漢使無借
濫之君子介已兮福而屠伯吹蠱之小人亦何
至借題操刀舉國披猖祖國東已失德蹈戾啓
憂竊赦無窮乎輔臣士英未協此心畧畧異議
傳曰視民如傷是其福也爲臣不引皇上已爲
堯爲舜典起大獄自爲富貴之地天地神明其
勿吝貸惟皇上引伸觸類事事好生臣且爲天

下賀矣謹急疏候旨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奏為立春方和急宜行仁事臣數日恭遵刑部尚書解學龍言及用刑一事臨義減遣自弗用靈罪在不赦餘皆減等作贖罔有所差今季元季皇上昔出庶物當春熙輪囷品為之昭蘇法官麗事大辟則刑極點是陰肅之政也月令所載王者布德行慶施惠有衆駢首屠戮皇上蘇

鐵山齋遺集 卷十一 奏疏四

六

祥之心必惻惻有所不忍臣等伏願聖恩免其行刑普天荷雨露之澤典獄天牧宜斯寬教教未嘗不迪也而胥罪且贖者得延其性命與蠲勉苗長之物共戴化日此皇上仁愛廣被泣罪解網履轉昭蘇之大樞機也肇基數愷大恩出自皇上臣謹開陳于煎丕刑之中三德所涵一人胥慶兆民賴之古云祥刑祥之之義其斯之謂乎臣冒罪上請伏候施行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

題為月餉不繼鹽筴堪行恭承明問懇勅鹽臣微解接濟事昨蒙召對皇上諄諄召鹽引新舊為問臣敢默狀不引數陳聞警報有發兵北行者朕恐兵多餉少接濟無濫日遠一日則日窘一日矣不得已而權宜鹽筴莫可立濟子軍前察兩淮鹽引過中海支今九過已盡失無煩復用過中展矣戶科倪嘉慶所議折引價是矣近聞異議各倡為一引充三引之謹此其亂鹽

鐵山齋遺集 卷十一 奏疏四 六

法盡國課抑何矛盾不宜哉科臣直斥倉鈔為虛出尚云積蠹在過今頓引一引混折三引之餘課國售私引引飽商腹不思徵正課引助餉蠹孰大焉新舊引相半兼行大約淮南每年銷鹽五十餘萬引不等苟行新則納引價辨餘鹽並徵割沒及加餉各項共計每引一兩六錢餘若但行舊則既無引價餘徵之根未拔餘票僅僅割沒各項為數無幾何處可解餉乎朕偏行新不與行舊則商困莫甦無從轉折運鹽設偏

行舊不使行新則商網已遂納銀從何徵解此
每季新舊引相半兼行乃今日鹽政大肯縻不
可不賒賜也蓋舊引各已交易未交易又各已
納餘鹽未納餘鹽游移紛糾頗多假借祈速勅
鹽臣發運司研察舊引分別真贗編派額窩運
季依次銷行彌其缺救其災已疏通從前之壓
徵但今日鹽商消乏者半矣逃散者又半矣所
存遺者多無力可行之鹽各疏謂借給水役使
綱食各商辦課捆運稍示招徠蓋已指陳質要
奏一十卷四
各其弊矣除舊外派窩編綱外每季新引一半
約二十五萬引每引納價四錢比紹舊遺中之
例隸季于戶部關交新引共覈引價銀已補給
各軍旅之缺餉此項原係邊商所得不隸運司
額引之內堪以權宜濟餉者也若借水役通商
使辦課行鹽俱紹例徵鹽割沒乃加納雜徵一
毫不許藉口倖免悉聽鹽臣徵解已均濟軍幕
如是而下可甦商上可裕國中可濟餉塞實民
隙綱紀無姦不戢而商逃課絕鹽壅引贖即百

鹽臣計算其奈何哉至若江南八縣及寧國食
鹽每季計八萬餘皆驟晦滋弊舊引為祟今請
盡革不用舊引惟力令司事但發新引此項亦
可別得引價而寧國額引食鹽一萬三千引仍
給水役銀特委參將官員干振護送配塲鹽發
賣每季貿易利銀供應軍器打造而本銀仍逐
季停貯不動也其監紀等官捆鹽江廣即用之
已買銅鉛已供應鑄局造錢庶幾煮海鑄山交
逃生財已仰佐皇上中興資用之大計不敢已
奏一十卷四
致兵多餉少者頻事呼籲已煩聒聖聽此亦見
屬不得已苦心而裨益恢剝衍大化條實濟非
小也總計每季綱鹽行一半約二十五萬引食
鹽六萬引共每季三十三萬餘引紹例徵引價
餘鹽割沒及加餉各項每引共一兩六錢已三
十三萬餘引編之可助餉銀數十萬兩伏乞皇
上敕部速行鹽臣如議開徵辦課立濟行伍俾
軍需各裨可也緣係皇上垂問月餉屬分不繼
鹽笑便宜堪行速與徵解接濟荷戈之衆其各

賴号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鐸

奏為姦人假冒可恨九干法紀懇乞皇上乾斷事三月初二日奉上諭各一穉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此皇上堯舜之仁敦睦大德為濫天下可傳後世者也令臣等往視及至金吾馮可宗處合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公同審觀臣一

見即吃之曰此假人假事犁丘之鬼也太子豈

其狀号臣同舊禮部尚書北京端敬殿中侍班三季例當考滿陞遷為妬者沮之尚記先帝東宮大目方額高聲寬賴厚背昔昂行步莊立度肅令臣立于面前曰汝識我不瘡曰不也曾謂三季侍班凡之離者二又芥咫而不識臣為誰耶臣已確知其偽矣臣又問講書在何殿曰文華豈知其在端敬殿也又問凡上位置何物臣暗記其各講講數目十箇算子乃竟懵懵罔知

也臣大怒額皆火熱魚目珠号臭坤港号恨不即拳其面批折肢肌已為何物姦人暗大如斗敢造此伎倆欲震驚社稷惑倫人心密謀狡獪敢干白晝作魍魎魁魁已漂搖我新造之邦家欺語言舛錯臣不覺激電崩霆忤忤起于方寸即昌言告諸臣曰此人明明是假此事確確可憾越鳧楚乙晉菑秦篋令人切齒怒髮大吃曰錦衣衛命左右即縛之無幾何此子乃垂涕長跪曰求哀懇曰小人原是賈質不過為人所玩

徒由國難奏

卷一

五

弄徒已此恐喝于諸僕耳小人王其姓之明其名高陽人父王純母徐氏各引小人者陰已誑誘焉是日納肝吞舌各兩東宮也臣于是益怒志不堪臣等回奏皇上上意惻怛之念先帝一豚葛藟庇根猶足令臣等下淚孰意大仁之行必各翳蔽持鏡所照宜各遜形天下各不羴角豐隆小日監額庫聲削願頰背刻背蛇步樹立肉不足食輒能令臣黑白易象琬瑾易評妄拾虎僕謬奏牛墉臣不心号王室畏蜚詢之毀語

懼後既而輟炙其舌儼爾其詞口口流布記笏
書父必風柯狂吟而四國交亂臣負皇上亦負
先朝列聖培養臣之祖可瞻顧而模稜混淆于
鵠九子龍又駒效蘇味遺之為人哉漢吏偽太
子卽引劍輒事立爲剖斷真偽斷人心貼絕狐
疑而杜姦謀計安天下臣惟忝辦其假冒知山
鳥四翼妖鹿兩頭而已至于皇上聖慮泓涵當
付之執法吏操三尺而研窮根株朱藍迴別定
爲爰書非臣之所各事也此事紐係重大上關

蘇詩集卷十一
朱藍迴別定

社稷周詩咏鷗則憂風雨紀書則作多方多士
確語無非兢兢業業已蹈已銓務大鞅叵測之
心息沙中之語俾餘蜚不文舍醜罷墨使堯舜
之世不可容此離錢禹鼎之神姦耳伏候皇上
審定廣布多傳可法後世臣遵旨謹陳始末如
此臣不勝逡巡待命之至謹具奏聞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

奏爲急求罷斥呂謝浮議事臣通籍廿四季平

素與人忍讓退處無隙無怨臣亦何負于人乎
臣忍之突爲此謀止因欲奪閣中之位耳大抵
懼辱無嘗意所好卽生羽毛意所逐卽生瘡痍
如無人言雖抱關一命亦各餘榮如數育人言
借題攻訐雖崇爵華腰匝歲九遷猶是辱媒也
皇上事事皆明欲畱臣豈欲辱臣耶臣之孤
朝出暮入衆矢交控身實爲鵠語言何味趨錯
何儀臣之自審良各難堪者矣至于謂臣擬用
未當海內人才無排擠傾陷之心惟是同朝廷
臣子羣力羣策合已成用或爲其才力可收
其沉抑可憫奉來錄用者洗鑢刷翼振奮班簪
豈曰無人何獨於臣之議賞而阻之與蓋稷卨
可薦已備彙征卽劄管不遺無非哀矜之旨
器使况表表卓學堪爲宅俊假令臣知各今日
各懷私嫌早聞筆不書不謂已人事君矣是故
嚴核必謂爲操刀優容總成其博大呂一人之
身偏全磊砢不得人人皆好欲盡愜物議稟擬
一事如何落筆嚴不可也寬不可也爲閣臣者

蘇詩集卷十一
王鐸

惟據公理必欲迎合外廷之情人人安得如其
私意此爲思者未必不彼爲警阻撓當局嘗任
天下不亦難乎臣屢請告要之臣亦則不至於
防賢路足臣謝人言偏徇者得臣行其私夫臣
一離鄉本土之孤臣耳飄然于孤帆遠影今臣
休於夢寐之安長養其天季耘田種豆臣始
此詆局矣皇上煎留臣疏于內何如發臣疏于
外顯爲斥逐臣逐而淡山多一閒人其全於班
簾之間大也又何至滋疑滋猜矢石加臣
之上何勞劇戰鋒起張旌播旗逐一河南孤弱
之腐儒讓臣位於後來豈不快哉惜夫臣之孤
弱無侶皇上知之臣之拙笨忍詬臣獨知之如
臣洵不爲無用人也如矧日各爪牙角距素
猛勢毒狠方且畏懼遠巡噤口而不言且蠅附
佞僕之不暇何至下逐客令別爲擁戴臣爲
奇貨臣彈文爲買契閣中奕棋朕哉嚶兮升沉
胥命煎疏坐位之說已娓娓言之不必再爲置
喙矣况今日急於空言者不少矣遑事如何蒼

擬山園選集

卷十一

奏議四

一

亦如何土寇交訐民多魚爛士不解甲國家大
事當言不入偏代人作賸何也令臣亦則亦耳
何必倏而刑濫倏而人材萎菲貝錦顧必逐臣
行而後已斯亦不知臣素故也臣知進退知廉
恥豈戀此一官不引讓于大力者乎皇上屬勿
留臣令言者快意於謏整得獻其伎倆於詞林
臣爲向後準應捷梯豈不彼此交暢而各還其
志哉鼎鉉之地河南止臣一人踽踽涼涼困窮
無告臣不言不可欲言不能知啞人吞黃藥載
苦之味填在心區層齒莫開狼跋載蹇臣之孤
不乞坐憐速於皇上悠悠林陵臣其告之誰
生還是望始終沾德臣不勝哀鳴求脫之至

擬山園選集

卷十一

奏議四

一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一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二目錄

揭帖一

國賦帑不可再加事

厚加閣臣禮貌事 收令不可借貸事

太監不可典兵事 締造之費當徐事

用刑當慎飲酒當節事

冢宰宜擇貞賢事 江上防兵最急事

選擇淑女速當嚴禁事

地糧宜蠲宜布寬仁事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二目錄

耕牛戰馬事

聖駕幸御用監習射事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二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二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揭帖一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鐸謹

揭為國賦帑不可再加急宜停止事臣聞戶部尚書某官言郎中某主事欲逢迎當事意於江南一歲之中總加折色銀五十萬六千四百五十餘兩道賂譁朕謂此意出自皇上臣疑而未

信告百姓曰非上意斷斷如此也此必聚斂之臣剝削民髓已充實一已之橐怨歸朝廷害歸

於民利歸於已者之所為耳臣聳之駭甚不大怨不大難借曰謂府庫空虛獨不念兵戈雲擾民之饑饉死者枕籍視民如傷謂何為聖天子慮方切痼瘼之痛何忍從邪議加窮民已五十萬餘賦稅乎頭會箕歛已術尅下儉取一肯流毒世世後所必至也夫無行不揚紛若賣妻易子虐吏溢其火耗卑隸潤其口腹行見官吏日

富海內枵狀日貧聚斂之臣其獵取自肥也征之各名詎止在押券斗石勺升間哉朱勛李彥蔡京王黼世不乏此輩壞祖宗之定制燬亂天下之人心莫此為甚王制天子不言吝無諸侯不言多寡不爭百姓之利也下人窮怨其何已堪皇上寧可罷臣不可行此事此事若行海內怨咨之極譬操刀自割天下事去矣管子曰上吝積財則臣民必匱乏於下此言可為炯鑑臣待罪政地當為民請命比之乘馬者前吝錯飾

龍山園選集

卷十二

揭一

三

後吝利銀馬不得行此聖人之所泣也祿臣何為不如投臣於海濱之為得也惟皇上勿泄露臣言急下令戶部重處郎中主事勿加科派重賦謹揭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

揭為厚加罔臣禮貌已全國體事前閣臣高弘圖言事去臣揭蒙皇上賜幣銀船隻品物乘傳而歸中外榮之今閣臣姜曰廣蒙旨放回禮

儀疎略令踉蹌西返遺路蕭條恐非全朝廷之體令人竊議謂待閣臣如此其涼綸屏領袖尚且如是何已昭史冊編諸臣寮案使之翼勵相勸於下臣意懇皇上一切照高弘圖劄勿為貝錦搖奪而減削之行色吝韓導之出置所全甚大為國已禮不第為一閣臣也臣冒昧密揭惟皇上審行謹揭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龍山園選集

卷十二

揭一

三

揭為收今不可借貸事臣等前旨從某官言欲於南京各鄉紳宗室富士民商賈按門借銀已充軍國之費嗚呼此盡軍國之費歟此事一行中興填巷勢必炮烙威僇鞭扑喝人加皂隸賊獲禁人桎梏如罔罔舉國若任搶奪篋笥訟獄必至蠶午借銀之聲恐降國辱之必輕中國為天下笑時實為之輔導與中興合策謀明弼諧此果引皇上於堯舜歟可為濫可傳後歟救火者吏操壺走人不過一人耳操鞭指人則役屬

夫天下事皆起於毫末成於丘山必役屬夫鄉紳宗室富士民商賈各不携妻子走胡走越呂適樂郊者幾希臣尋南京人人驚懼寢不安席無非比周皇上之左右呂至於比言利之臣實爲國蠹呂肉太蟻蟻愈多呂臭驅蠅蠅愈至近笑在皇上遠笑在天下後世臣不忍也伏願遏止呂安人心謹揭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鐸

揭帖

卷十二

揭一

四

揭爲太監不可與兵貽害封疆事本月十三日上傳盧九德陞戎政典諸營兵馬此事胡爲乎壞天下大事自此始矣九德與文臣權要結盟爲兄弟金帛珠犀納交諸孔如流水南都三尺之童亦爲切齒今令筦羽林獵獸數十萬之衆凡武官題陞罪黜任意軒輊邪心勝正事輕忽視金珠之多寡各無爲陞遷功罪之案九德一字不識交煽中樞必糊衆目稍存笑雄氣者不羞與爲伍乎臣冒死求皇上立爲裁抑以陵寢

揭帖

卷十二

揭一

五

閒職優九德下九卿科遺另選英毅練達文臣專司其權衡不第軍士月糧銀布無尅減得實數免一身兩口爭食相訖屬一外警突至將伯之助緩急可恃不虛冒其名江上不寥寥數百疋羸之夫庶不貽噬臍之悔假如必用九德則楊文聰方國安諸人虎翼張皇盜弄兵機屬一不虞敵兵薄於江篋九德文聰血刃不足論其肉可勝食哉况又否爲九德腹心腸腎者王上愈孤姦門日尊盤據不拔臣懇懇恐天下之命繫於兵兵若此不可召支臨昔脫巾必誤社稷與不可失水太阿不可殺人諸臣比黨不言皇上若再開朕不召爲意臣死何可惜其如祖宗一塊土何通國如夢不知痛痒臣不願九德亂筦兵機貫盈禍熾誓不與立一朝矣此事關存亡不揭謂太監典兵與負朝恩程元振僅僅掣肘辱國體而已也嗟乎皇上從臣言則食不從臣言則危若泄露此揭太監一流必合文臣權要呂媒孽臣臣不知歟以矣幸早罷斥臣臣不

忍見邦之兢兢也惟焚此揭力行乾斷臣不勝
戰懼待命之至謹揭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揭爲締造之費當徐不當太急事皇上續承區
宇克復大業宮殿園亭豈不宏輪奐一折呂樹
風儀朕昔之絀矣用兵之事半救荒之事半艸
創丕基百廢頽弛臣爲此事不可太驟韓子
謂多費爲侈聖人之用神靜靜則少費少費之

奏

卷十二

一

爲嗇惟嗇是謂蚤服計得而後能御屬物所
爲齊國之母耳目前財力告匱姦軌萌生都城
夜盜驚鳴桴鼓轉輸多踴臣愚誠謂此時宮殿
宜停以待明歲財賦稍給不妨農不病商事在
四方要在中央督百工引繩墨乃可爲也若不
節民力邪許釜鑿之聲日聞大內區方雜沓之
入盜賊混匿已傭工大農之金錢中官喧詰半
任於私門外權重而侵剋狠貪是名爲興作不
第耗於土木實開虛竭之路蓋用者十之四漢

者十之七故也嗟乎竈無七飭官無衣車府無
儲金倉無餘粟庫無革甲邑無守具更可堪上
下相蒙衆口一辱人人實已之囊此何等肯尚
宜緩爲圖乎至於園亭營繕如射箭亭子牡丹
玉蘭諸花木器朕取於小民便聲咆哮臣不忍
聳更宜一切裁止爲計之得臣曷不敢詠斯子
之詩曰獻諛也臣觸犯天顏罪積逾重惟皇上
聖度能察臣心臣爲召對數次蒙皇上面諭王
閣臣汝胥忠心胥知必言臣後胥大事不必避
嫌一一密揭來他人便不肯來告嗚呼臣敢
負皇上天語耶冒昧揭進伏惟聖鑑謹揭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揭爲用刑當慎飲酒當節聖心最宜敬謹事臣
數教武備周鍾等繇是典謫逐臣凶鋒陰布更
欲殺臣臣敢密言之前日不從臣密揭呂殺鍾
等此不過與鍾船上飲後失言觸酒豆肉尋常
小過耳而懷鳩下石必欲假一題以欺皇上

翳太陽何異前日糾楊維垣阮大鍼陳盟張捷
張孫振輩晝夜結構欲引傾臣兼欲籍沒徐石
麒劉宗周祁彪佳解學龍李模王心一一流人
也近日獄中不盡出於公遣私讐舊恨巧文之
引新事皇上必念人命斷不可續籍沒一行縱
騎閹官充斥飛擇豈人君宰割天下慎罰明允
不殺不辜之義歟惟皇上敬下民爲赤子勿從
擅權者交通在旁之語則刑清而無冤鬱厚遭
也噫中世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況又淆亂刻

龍山園叢書

卷十二

一

人

削又與於薄之甚歟若夫飲酒孔嘉酒載於誥
沉湎生疾閹寺抵隙已竊威福惟飲之吝節卜
夜燒炬且梨園弟子鼓聲夜擊擊大非所引慟
北都先帝之靈而存哀悼之心也臣不憚斥逐
剖誠效忱但慎刑節飲臣卽退居山穴吝私喜
矣冒罪謹揭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臣

王鐸謹

揭爲冢宰宜擇貞賢不可濫開邪穢關係莫太

事吏部尚書缺員公推宜用正人臣已爲宜莫
如舊刑部尚書徐石麒其人者石麒清苦剛勵
不受私書無私交第貧無財賄引圖穴隙恐握
今日賣官之權者大不喜也蓋石麒卽不貧亦
不屑爲毀廉滅恥之事夫冢宰一席人材之邪
正是非狐類驅黨必危宗社至重至大非別部
所可比擬也惟皇上急點用石麒引愜中外輿
情引杜濫仕之選已致太弓實始基之矣若張
捷乃邪佞無骨與楊維垣陳盟諸人逐枝牽蔓

龍山園叢書

卷十二

一

九

若捷得志蔽過兵之實修報怨之疊鈴忠義之
舌掃除直人不盡不休譬如藝蘭蕙者植荆棘
于其中惡刺傷損爲蘭蕙何引自立乎皇上明
於此講孔孟正道不用大惡把持朕後可望唐
虞之治舉八元八懷必瘳四凶從古未吝人品
不分是非紛撓懷奸誤國能長治而不亂者臣
未之敢奢也臣心惴惴可對鬼神惟皇上勿爲
他岐所搖克厭世心天下之福實予斯出矣秘
密勿示左右惶懼不勝謹揭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鐸

揭爲江上防兵最急急召兵柄授臣前赴防守事昨本月十四日皇上召對臣等五人臣已上疏請領兵視師上江召過左兵重敵士英不肯謝此兵柄遲之又二日矣臣知其虛爲報捷召欺皇上左右又相翼蔽臣恐忝誤國家屬歎不足贖誰尸其咎乎臣察得金山一帶西至龍潭兵不滿七百樞臣飾召爲數十萬此何肯尚召

奏

卷之三

七

此固寵誑君欺士臣卑稀轉餽不繼樞臣晝夜召兵環衛其私宅控弦被鎧廂房書室中暗爲衷甲意欲何爲臣不識天下人心望召捍禦江干鞏護皇陵皇上官中及府中無不恃此兵力竟爲私宅之僞爲公家耶爲王室耶爲封疆耶爲蒼生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皇上明于危難左兵震赫各州惕若其洵沸如此樞臣乃泄泄查沓朕乎無論天下撼搖皇上與聖母安身休息於何地晉輔一手握定人人喘息口噤不

奏

卷之三

十二

敢言臣恐不數十日卽欲沿江西防召過左之銳未必如志也臣數請視師不行必各權姦內譖者共誤慟家不可慟哭乎豈不能持久使左之衆兵得乘勝順流而下吾無類矣今皇上召本兵印森授臣臣勉竭死力西上召當其勢召報朝廷必不敢冒死罪召數屬兵晝夜環衛臣私宅也慟哭流淚字字血漬惟皇上早決策焉不朕小人爲國俟日傾危雖各善者無如之何臣家手坐待城中歟何益哉哀鳴不知所云皇

上屬仍前勿泄性命所關社稷所關謹揭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鐸謹

揭爲選擇淑女速當嚴禁不可太濫事本月初六日奉旨選淑女原召備宮闈將中櫛古之禮也太監屈尚忠等欺上不知都城內凡各女之家不問季紀若何竟封其門受金朕後釋放又顧別室隣里哭號惟利是圖夫召大禮之行臣意必須命禮部官同江寧上元縣令王城御史

自十六歲已上無麻面無痼疾狀後納召聘金七十兩豈可如尚忠所爲橫索金錢罔上害人所至如蝗聚竟焚燬逃竄震駭怨惡竝作風聲由是遠播物議日召沸騰爲今之計皇上宜嚴禁尚忠等注其罪令慎行勿濫濫則犯天地之戒資男女之坊一人咨嗟王政斯虧伏望皇上從臣所言使遠近知橫索害人原非出自朝廷之意下無渙色之議召之開胥家而示民不悖政事之大不可緩也惟皇上旦起力禁臣惟知

奏

卷十二

揭一

主

愚直雖獲罪寺人臣不避也謹揭

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臣

王鐸謹

揭爲地糧宜蠲召布寬仁事河南一省遭流寇土寇蝗蝻骨肉相噉無牛無人地盡蕪穢一望皆蓬蒿疾藜居民死者十九且伏戎未熄已耕地宜三季起科未墾地俱不徵糧此定理也今縣官坐廳事妄作威不聞緩字惟聞如派借名科斂敲扑追呼縱衙役如衆豹執擊詬誶折脅

流而執非皇上赤子忍令其欲生不得悖本而墮澤揭竿乎臣避難後居姑蘇其地男婦持鋤操刀召耕不敢買牛每畝納銀較各省獨重民命剗草畧分不堪矣此事原乃太祖攻蘇蘇人效死守城故後日加重賦召罰困之故各爲主也卽罰已經二百八十季今錄斯棘輪戎馬郊原救死不暇何旬苛徵不可議減召其地比各省一體起科許其買牛覈租乎惟祈皇上恍其凋瘵予召生全與民休息亂萌未消理勢必當

奏

卷十二

揭一

主

懸息無庸再議者古之聖王恒民窮旣補救天荒遏絕既亂收養下心蓋明於此耳通權濟變與民更始貧民易召見德况登極之始堯舜之道惟召蠲輕之一法而已謹操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揭

耕牛戰馬國初懸之令甲今河南十不存一傷農事也高原下隰蹂爲戰場州縣之民帶刀化爲土寇不事墾耰丁田汗萊無未無租爲官遮

據戶口蕩朕皇上宣下令督師巡撫總兵官各
寨居人廣收養字牛執干戈禦寇勿令掠而奪
牛殺斷續種已蔓荒壤民恃惟兵兵恃惟食食
恃惟耕耕恃惟牛牛多糞穉美土居可飽戰可
勝矣次第收復報警雪恥亦非難事民間屠牛
賣哉否重律河南可否也謹揭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揭

昨二月二十九日聞聖駕幸御用監習射臣聞

擬山園選集

卷之十二

一

一

之不勝淡慮射者五兵之一盛世未嘗忘戰乃
糾桓武弁之所宜習也決拾便利保其力勢其
氣已御大敵攻堅摧鋒叱咤戎馬戰勝而天下
之金革熄矣今皇上仁義為雄弓道德為矯矢
賢臣猛將為省括一發而江漢清再發而燕朕
銘誠天下之大勇也今雖欲習勞已示勤曰安
不忘危乎惟羣策畢集器饒咸備屹若長城皇
上不過睿算指示于上耳漢居穆穆弓矢之聞
雷鳴電逝非人主所宜臨幸譬之太陽不可下

於庶星神龍不可比於細魚狎玩非所已樹願
若不第此也欽明遵二帝三王之道法國朝實
錄率二祖列聖之成憲批荅章奏日且不暇安
否暇皆可縈心于比稱賈革之細事乎皇上即
習熟焉技之善如穿楊中蠶皇可親泣行陣目
見咏朕猶之敵千里馬者安所用之耶臣願皇
上為堯為舜敬勝釋熙日與賢士大夫商推大
綱紀大利病為封疆為貧民令蒼生不數于德
潤仁枯也臣敢密揭誠唐太宗金鏡謂得失
異趨不聞逆耳之言射之一事敵一人之小勇
永為斷絕不可再行臣謹揭不欲外聞亦勿批
下三月初一日臣鐸冒死封進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二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三目錄

揭帖二

民饑不堪乞恩賑粥事

吏兵二部用人不可先白背輔事

鑛不可開事 禁止九門索錢事

科道薦舉官當再覈事

再懇聖意勿立東廠事

扼要禦左呂杜疫謀事

養成聖德必謹戒嗜事

上傳命工部御用監建亭事

用兵時急富官不可借貸事

立春方和宜急停刑事

急備切近兵衛事

懇乞聖明急順輿情事

劄子

上地震劄子

上財用劄子

上寬糧劄子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三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三

孟津王

揭帖二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揭為民饑不堪乞恩煮粥賑救事天久曠厲米

價湧上兼已起兵修械繕治郭壕富者不瞻貧

者枵殍無算老者泣路幼者走徙淡可憫惻臣

密啓皇上勿露臣意命大農發漕糧三萬設粥

局于各寺主事監之召賑南京城內外張口待

哺之餓人人皆曰此皇上之澤也惟皇上力

行之蒼生大悅可召天和甘霖必為霑渥而農

事汚邪矣若夫宮女雜進聞太監爭購揚州女

已進簪珥珥飾珠璣作矣夜飲誰引皇上已宴

安般樂之漸弓臣恐精氣日耗政事日弛非養

皇上聖體之道也易謂正其本屬事理願皇上

虛心俯從臣罪當死伏惟聖宥謹揭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揭爲吏兵二部用人不可先白于晉輔急當列
名蚤進皇上已憲宸斷事用人大事也今吏部
尚書張捷兵部司官某等凡胥員缺先夜入晉
輔某宅高下取舍惟晉輔意中是從所欲用則
加勝所欲舍則墜諸淵專用私人惟圖金寶市
人皆羞言之臣已爲遇員缺當推者吏兵二部
前三日詳列職名歷履造冊進之皇上惟皇上
定奪則人心服而專權一途杜其門矣不狀一
手障天仕進者知各私門不復知各皇上矣邪
正不釐輦金駢與成何世遺臣實憂甚惟皇上
裁決臣不勝悚側之至謹密揭

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臣

王鐸謹

揭爲鑛不可開綺緞織造不可多事近數胥吏
開鑛者乃佞邪壅塞之臣已利啗實苟增國榮
爲自便豁整之計其心又在桑孔下下方望沾
平于旦夕而紛杳進官割山鑿地山川沮泄

天地之房貽累貧民必螳集蠅聚姦盜羣起已
與外縣亂民相梓中官平弄天憲爲害之大危
在邦基矣故曰既莫大於可欲臣所謂鑛不可
開開則立見其殃者一也織造一事東南痼疾
人胥欲則計會亂胥欲甚則邪心勝蘇杭受此
裁舍冤胥季民之脂髓已竭皇上泊宮中四季
所索幾何而小人假威分外搜索繭絲困杆軸
空家戶離散鋒鏑交警之日豈可堪此羣慝無
告之怨聲務令定式躬成數寧減勿多戒不得
格外徵求使用雜費權織等項船路脚便貼銀
一切禁遏之皇上躬行節儉勿開奢寧之端爲
天下先彼雕邪統組奇巧獻諛之兼胥所毆防
而不狀橫取已進絕害根矣帛已爲履越人殿
行輔已爲冠越人被髮措不用之國則其技自
窮矣故曰聖人見微已知萌見端已知末所謂
織造不可多多則立見其殃者二也二寧惟皇
上從臣言江南之福也謹橫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揭爲禁止太門索錢事門曰禦暴非曰爲暴今把門太監某某借口宮中女官脂粉用價取此此齊來野語臣知原非朝廷之意不過此輩假名色曰恣澳獵填豁堅耳不如下令早禁勿使利歸閹人怨歸朝廷爲舉之風聞于遠邇大非中興嫩政夫曰教豎察止苛風化所吹貴處中庸爲後世法式不可倣效也如可縱官中之禮教不幾傷乎係國大衆科道官膠口無一言者

揭爲禁止太門索錢事

卷一

三

揭

實滿其職臣不敢不言謹揭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謹

揭爲科道薦舉官當再振不可驟如重位事古來薦舉一塗惟惜才爲國各開賂鼎受莫夜者其途分而不一皇上曰後遇所薦官曾列名如張捷楊維垣陳盟張孫振鄒之麟等當再下九卿諸臣確議候其有功狀後甄收尚未晚也兄卑踰戚踰必生荆棘良枯混雜而進難臻熙理

王鐸謹

薦多飾文蒙羊質曰虎度甚不宜輕用也譬諸曰土爲餅究竟難咬啖之成癩了無實用謹揭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臣揭爲再懇聖意堅定勿立東廠事臣前上教極言東廠不可設立一月矣未見明示臣不能無再言人君之行事若虞人發機省矢之括於濫度乃可釋也不可蹈瑕而逮其戾於後也書曰五刑各服五服三就五流各宅宅三居刑室

揭爲再懇聖意堅定勿立東廠事

卷一

三

揭

慎周官大司寇掌刑我朝兼都察院大理寺不謂不詳矣偶舉東廠之設如汪直劉瑾諸人流既何可勝紀皇上必教後言者立東廠則刑部都大衙門俱爲可廢嗟嗟東廠貂璫舉足臣共理襄惜俾民不亂乎東廠緝訪告密皆曰私營受金上用耳下飾聲上用慮下繫詞一買十買百根株牽蔓曰無爲有陰陽鬼變誣害忠良翻覆天日不亦危乎竊卒傾動於內緹騎奔驟於外海內驚陵人無樂生之心成必貸錯制

必其門陰世妄爲憂昔之臣所愁泣而額天者
此日韓子謂虎成其羣周合刑名行見主失其
神虎狗交猾大臣小臣士子富室商賈百姓一
日將各百戰王畿內外不大亂臣不信也若是
區刑區流能得乎乎爰書麗事能得情乎恐喝
一皆曰金錢行其私樹黨賣法豺狼滿國則羊
不能繁殖木根株疎則猾窳乎公間害心搖本
搖動乾坤嗚呼皇上之意一不堅定毒害遂至
寒斯大風至大雨必隨之驚後傾人百姓喜亂
勢亦化而爲螭蛇蛇蟄矣由是論之非蹈前覆
轍非遠其戾於後歟朕則彼貂璫可與共瑾歟
非歟蓋汰者本已止亂而逾已生亂姦臣養息
王遣袁壞忠臣壞士之所深切憂懼而不能已
已者耳今皇上如罪臣言卽速罷臣臣不忍坐
視良罪孽聲不言爲周任所譏如不罪臣言速
出令止東廠新立一事明告臣民必遵於古朕
後可不朕汪直劉瑾諸人之既尚未斷也冒死
陳言焚之勿露左右謹揭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鐸五月初四日謹

揭爲扼要禦左呂杜校謀今日衆心憂懼懼在
泥汊金山幸仗直上之麻旗仗星羅將士合心
西各荻山紫沙洲可已支持天欲殄滅左賊彰
彰矣臣尤各私虎恐賊不能下蕪關必求別路
已入淞昔人曾分兵三道中軍入京口左軍入
江陰右軍繇廣德四安鎮趨獨崙關左賊既犯
池州從池而南陵事國達于廣德塗堽三百里
此處若無得力精兵則可竟至杭州矣從此而
黃池東壩趨宜興亦入浙水速也急用健將事
兵守禦噉燁如霆則南京臂後各恃不致疎危
獨免其毒蓋幾旬方保無恙耳至泰興接孟河
通州狼山及嘗熟福山此下流窺伺渡口塞地
險絕人衆是在鄭鴻達張鳳翔防閑如之意而
已臣爲彼鎮急爲策應文武官控制已禦左賊
召免癰潰情迫肯感惟皇上獨斷急行之幸甚
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

揭爲養成聖德必謹戒嗜好曰臻治戒事臣昨
祕殿賜見皇上曰事相商皇上曰朕恐懼臣誤
事欲令彼解兵權曰大事託卿皆李承芳在旁
上曰卿真忠臣也曰卿又言求太朕孤立于上
朕其何恃屏太左右進臣于膝前皇上流淚臣
亦流淚曰吾當言卿即言勿學馬士英家蔽也
即此聖懷真古明王之襟期洞達燭邪可望興
邦矣臣謹冒死不避斧鉞爲皇上言之皇上奉
秋鼎盛正宜曰節嗜欲寡聲伎過利實緝緝允
昭勤勞大政提綱挈領曰爲作離之照而通來
中資曰張太請進矣夫太譏進色不迴聲色豈
非嘉訓乎胡爲日夜私買歌吹廣接民家曰乘
輿進白粉綠黛爭妍取寵將爲伐性之斧斤沉
溺不堪損聖體况兼之煎炙之泣鼓簧成羣
耶不戒必危此一宜戒也劉宗周諸賢既逐通
來中資曰旨酒進矣味酒嗜音峻宇雕牆不貽
敗亡乎胡爲稱鵲獻壽奏梨園鼓鐘之響流于

宮掖假借攘花石充寡眩惑將爲迷性之狂藥
經筵不御正人寡合况一醉日富廢日耗月軍
聲兵謀俱委之大司馬盧九德與二三中資耶
不戒必既此二宜戒也民生國計動關社稷通
惟托蛇蝎爲心腹曰養利爲梧櫨曰曰貨利開
鐘進矣夫接括酒稅察于雞豚剝民之髓高齋
鳴騶紛紛墜遺蘇杭之關津南粵之珠海珠玉
翠裘香獻金金寶石盃盆香獻將爲多藏之獻
忍貽笑于投珠抵璧百姓恟恟加派思減官室
之匠作思停狗馬之玩好思罷好利股下不戒
必凶此三宜戒也皇上待臣心膂股肱至于垂
淚其憂豈之危恐爲馬士英屈尚忠盧九德所
賣臣敗剖胷請即斥進與湯羹臣所不恆也三
宜戒之大事社稷之安不安民心之離不離皆
係屬于此不此之痛絕漢惡所斷葛藤涓涓不
塞將成江河今已江河矣況其何極哉噫乎
此三事非細故也能止則必昌不能止則不能
昌昌則大政舉臣民服可奏迂衡之理不能昌

則奸邪之羽翼日多壅將之賄賂公行董卓曹操于漢崔儼朱溫于唐賈似道于宋嗚呼臣縶指之不能盡矣皇上急為清洗立臻清明于在躬如是君子進小人退君不孤立于朝廷之上而權臣不得益弄干戈于下臣之願也臣之罪也臣忝臣生惟候皇上睿覽密揭特皇上萬勿令左右中賢見臣不勝戰栗待命

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鐸

四月二十二日聞

上傳命工部尚書何應瑞于御用監後舊臺上速建亭一所臣聞不敢不進謁請命按古昔誦不可舉贏且夏書言不見是圖晉語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臣每誦其言曰為藥石令者叛藩叛鎮叛將挾民難寇橫戈而闢江步城不厚完百姓不耕聚炭岌岌白門矣文不能奔走承序武不能早為遠禦何羞如之此國家何等惜也而可土木興作乎矧曰外解不足帑藏窘竭事例上納未數也開承肇業木殫也臣愚

冒慙如之何坐視大司農仰屋而嗟呼額無措支語難勝舉先殿曰爰曰降曰登曰邁尚未修葺他殿亟宜停止亭子乃戲豫之地臣猶謂游不可盤豈不可玩矧曰祖廟未繕而亭子一事土木可興作乎聖君舉動不可不慎一動必勤左右史誠重之也臣稽晉上奏願皇上斷斷罷此不急之役恐失重輕且開佚樂之門非僅惜水衡錢曰講物力之節用而已也君子所圖修德于人所不見不朕犀犛見象之角曰規為璣其如盛德之瑕何何曰昭示子孫為後法戒耶邇命已之辜罪臣勿過舉臣忝不敢從命曰停之便

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臣王鐸

四月二十一日

揭為用兵皆急富官富士富戶富民富商富民不可借貸事江閩兵雖未殫所資所用自各戶曹聞各引陛下借貸京師及在外郡縣官士商民皆借其銀酌為上中下格將來豈可令郡縣

胥司當堂允還此事乃不可之大疾于義痿于
衆啓大亂之心將在是矣臣曰一官爭之陛下
慎思躊躇無乃章禍而非民則裁危兇兇患其
甚焉蓋人之貧其命仰給于富富之命其本仰
給于財今日借貸天子借于下允償于胥司且
無論搜括咆哮之聲勢人人自危城守登埠民
亦不堪又曰煩委巷求整于牀竈井韓之間能
免賈怨也歟哉恐必康懼鷄豚豈能操其無抗
顏森命胥司徒煩于塞楚城中鼎沸何曰救之
考索允償方在異日即目前不可言誰不重其
財爲父母妻子乾餒奪口之耗肌上之肉割剝
曰飽冗卒而自斃也語云鑿山太甚山崖必崩
臣立見人民商士之崩也况曉諭曰公實非困
衆而虛華也胥司十人九狼很無慈仁異日誰
能保其犯胥司持牒鬚一一如志按簿正而手
還使銀不數怪耶不惟必不能還其子也必至
殫其怒也富官富士富民富商人人必仰天哭
曰俱寡餒餒皇帝腹我相臣殺我餒而唱凶不

又蹈借銀如北都閣中條議內潰北都壞敗國
衆曰至不可言歟聖人務救輪民心不務凋傷
之政刻鏤民心民心邦之基心議則欲銷大亂
而大亂愈爲之釐鑄典戎害國患莫太焉事之
重大臣忝大臣喋口縛舌無人臣腹且自處非
人也伏懇陛下收回成命危矣夫不可斂怨爲
德自貽險毒臣曰一官爭之其勿行

少傅兼太子太傅武其殿大學士兼戶部
尚書臣王鐸謹

揭爲立春方和宜急停刑事臣數日前遵三
司言及用刑一事臨義減邀自弗用需罪在不
赦餘皆減等作贖國胥所差今季元季皇上晉
出庶物當春熙檢屬品爲之昭蘇法官麗章大
辟剗剔桀黠是陰肅之政也月令所載王遣布
德行慶施惠胥乎于衆如周鍾雷續祥皇上慈
祥之心必惻惻胥所不忍臣等伏願聖恩免其
行刑普天荷雨露之澤典獄天牧宣斯寬教
未嘗不廋也而胥罪不贖者得延其性命與贖

翹苗長之物共戴化日此皇上仁愛廣被泣罪
解網覆轡昭蘇之大樞機也肇基數愷大恩出
皇上臣謹開陳干蔽又刑之中三德所涵一人
各慶兆民賴之古云祥刑祥之之義其斯之謂
乎臣冒罪上請伏候施行

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戶部
尚書臣王鐸謹

揭為急備切近兵衛臣固京城事月來左兵西
報押至中外憂如沸羹大司馬充耳不聞江主
三百人虛支不備西各方國安等駘不曉事猥
子臬性不可恃也大監盧九德戎政專司日索
將士路鼎其人不識一字機邀不足語皇上何
所倚臣捍中欺僮卒各彊弩在前長戟大駁攻
後城內貧民無食蓄縮荷戈內易生心江皋臬
諄人駭鹿奔城門不守若無親兵左右機護臨
昔大司馬盧九德方國安等疾呼不磨無吝窺
左足而抗義旗臣身翼蔽肩社稷安危者過官
便臣責某備耳捍外其可恃臣無虞臣受宸

昏眊安不下咽矣事勢至此恐人生變志皇上
之斧鈇不霑上天不可待將奈何急急連夜備
壯健親丁滿萬利器火藥頒帑厚賞固守南變
臣之保全宗廟陵寢謀之上也計之刻不容緩
也否則必貽後悔臣臨危撫命密封勿示左右
仍如前焚燬事追恕臣目穿望皇上立行自保
謹揭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王鐸

為罪督擬用懇乞聖明急廟輿情允推臣救危
亡事切臣江北之事今不忍言寇氛日熾土寇
起而煽之自夏徂秋行旅斷跡長淮江北一望
同于旣脫冠蓋裹足相戒喜得一振刷巡撫庶
足起其痿痺朝論又當設一總制使與王變特
角待敵推敵再三畢竟非用某官不可某官身
方府事但哀其才為用人極難臣同官史可法
又鎮臣黃得功科臣袁彭季即章正宸執三尺
法繩其生還併為咨嗟歎息未忍于一絛淪棄

之也方冢臣某官昨來臣閣中各議而豫人欲用綏豫楚人欲用張楚臣爲斷之曰某官不用則已用則必當用爲東督楚豫並不得爭之昔廉頗思用趙人在楚則不振郭子儀復人河陽吏民喜其來悲其晚某官身雖蹈瑕而中外文武諸臣猶取其長哀其才諸爰下柯亭可爲琴瑟交口薦之冢臣因呂啓事尋至被嚴旨事寢閑數日蓋國法與情難于兩全破格拔材並育不害不襲拘擊古之義也江之北河之南危如累卵存亡判于呼吸各齋捧貢士李合章楊之璋書至其言皆曰西北艱象不救將廟土裂疆亟乘今日爲之猶大吝機括緩則無及雖各韓白能施其智乎今史可法疏至及某官疏至總爲江北用人需材賜之人與寇爭此土爲地方非各所私也明主可與忠言廟算築舍三季難緒徒貽後悔耳懇乞勅下吏部卽日補贖將某立賜權用并催王爰諸臣一齊渡淮其已經奉旨軍實并勅戶部卽日給發庶江北一塊土權

不至化爲異類冠裳之倫猶不至淪爲韃靼沒之危域而河淮中原唇齒相倚子日華護神京拓恢版章所關係非淺渺矣

劄子

上地震劄子

臣聞地震陽不足也陰憑陵變乎常其勢必崩騰沸怒不祥之大者諸臣泄泄嚙齒不言蓋縣秉政竊權剝民權國威積于已兵餉財賂盈溢于室因之軍劔于外譏應文作山川不恬倫必謁惑刑竿密也天愛皇上故曰此微懼之耳誠能剛德毅奮不子大臣曰亢極之譏冒功怙禍政歸朝廷恒民輕刑滅女既清軍機天如不爲受轉咎爲禎當治臣之罪自古協天心當人情無要此者惟皇上精誠虔格勿催減膳布素彌文勿曰尋常啓奏視臣北劄臣積誠政幸無量

上財用劄子

臣聞國家財用恒若不足蒿目憂之揆其本收民者盡潔已耶盡能急公耶隱匿果盡還之朝

廷耶布政火耗延撫贖罰巡按查盤罪贖詳允
所取及公費銀兩犯人詞訟大州縣八九百兩
小州縣不下五六百兩如盡數造冊徑報部院
不許侵渙部院執冊已覈該撫按虛實大約歲
可得七八十萬亦可行否如州縣罪罰已積數
論折銀解部止三錢七分罰民追納每石一兩
餘大約每石可定為七錢各省可得六七十萬
亦可行否監司方面府州縣贖銀追納若戶刑
二部專設司官管理如鹽引例部中給票非部
票追贖者許民告詰即問已食焚之罪利歸公
家胥司不得侵縣各省可得五六十萬亦可行
否如各省鄉官富民勸其助餉千已添註官衙
及官地山林材木責胥司變價可得三四十萬
亦可行否如是歲可得千百萬已勸常額大裕
軍饌酌遼兵二十四萬宣大山西兵一十七萬
八千八百合密永兵數屬約二十五六萬精選
挑練新舊饌一千一百萬之額勸寇二百八十
萬之額額有餘用否庶足飽士卒而壯國威變

絕丁荒田十分僅墾其二三餘七八分又水曠
巡布政胥司之利足食足兵已斯擴充克濟昔
難矣經濟實用為撫昌言皇上能行何患于國
用之貧也謹上劄子已聞

上寬糧劄子

臣惟中原遭李寇後城郭矣廬舍無一椽止胥
煤黝土牆草溪狐兔驕竄百人止活二三人驚
魂喘息窟伏山石土穴中田地與蓬如人長遠
行遮不見路一牛估三十餘金是已中州各籌
苗青飛蝗洊食盡與穀歿天復降割土著者心
木軍帖奔徙者歿亡半不能歸計畝所出豐饌
滿簞不足一石賣銀三錢而官租則重五錢矣
除牛飯買糞歸鋤諸費阜隸里正大畧一畝又
不下一兩矣聞貧民多牽妻子棄田遠徙不事
稼穡狀則遠行不墾尚見筆楚已浪已獵已商
已賈苟偷已活其命誰復理其室與突供其
畝租乎天之或割胥政已變補之亦云救也語
曰先王先計農小民惟已為寶若之何不計安

縫伐呂固疆圉臣故細算之臣憂在心目擊撫
天下收人心薄其租稅凡一切未經聖旨戶部
賦役全書所載後來加派者俱求豁除仍還一
畝八分之制既不肯本反則而民得輕從不致
國用立絀民卽勞其胼胝區耕區耨呂收地實
呂聚黔督兵荒後收拾人心之要政也不狀追
呼急則刑煩刑煩則民痛民痛則離至于餓算
肌傷其心民胥不舍錢鏹而聚爲盜呂苟全且
夕之命者乎民窮盜不滋來之敵聞矣救之界
口食安土者兵銷旣祛非迂也臣患不行耳
下舉而行之甚便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四目錄

箋

上懿安皇后徽號箋

賀東宮加冠箋

表

擬上出師次玄石坡山清流泉刻銘石上

凱旋賀表 永樂八年

擬上御幽風亭召尙書李時等同觀西苑

收穫謝表 嘉靖十年

擬光廟實錄成總裁諸臣蒙加恩頒賞謝

表 天啓二年

擬鳳凰見于潁川上免稱賀論百官共圖

治理呂荅嘉瑞廷臣謝表 天啓四年

擬錦州寧遠屢戰克捷獻俘論功行賞羣

臣賀表 天啓七年

謝恩賜瓜果餅扇筆札表

謝恩賜白金紅綬表

謝恩賜鱗魚珍味表

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四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箋

上懿安皇后擬數箋

伏以月德茂修丹籍宣二南之化母儀昭著徽

章報五福之禴寶冊彌尊遐區胥慶恭惟皇后

肇基沙麓協教天暉表摯仲之芳音嗣虞嬪而

流美欽若天秩祇贊帝勲雲覆鼎湖方悲繼于

弓劍煙雲梧野乃考卜于蒼龍爰多除邪之功

勉盡正內之禮皇穹錫祉祖廟依馨恭諸上聖

后尊蒙曰懿安禕色耀璇璫椒椒捷肅六宮之典

聖文崇輅輦山河敷萬國之春

賀東宮加冠箋

伏以乾啓青陽四海誦少季天子麓開東壁千

秋仰喬道聖人惟中和建極于一元斯昭臨承

禧于兩珥恭惟皇帝陛下竟兢舜業禹祇湯新

止孝爲止慈用紹文命擬克明開克類永協

皇天祚衍蘭儀禮垂玉度所召觀離出昭璇霄

明少海之輝就日望雲臺盡啓滂雷之應特因
元節昭示天冠齊莊中正胥乎占君子之允膺
智聰明足臨見至誠之範彩鸞拂羽璇蓋彤雲
華夷知社稷得人遐邇慶吾君胥于臣某等職
愧趨跼充觀徽典龍符王器難載立門喜作述
之踵三王幸創垂之媿五帝從此得祿得名得
壽元肯明而庶事康自今如國如阜如陵聖人
作而屬物親變變者孝蕩蕩者仁率土咸熙惟
虹流永綿乎皇極遐極胥樂斯虎拜共賀于鴻
班

表

擬上出師次玄石坡山清流泉刻銘石上

凱旋賀表 永樂八年

伏以王師濯征迅發雷霆于九塞山石紀勝充
垂謨訓于千秋笳鼓歸來人歌狀杜于戈輯後
社憚桑麻誠曠古之奇功真熙朝之盛事臣等
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竊惟內夏外夷自古分河
山之界揆文耀武至今重捷伐之威顧五材難

能去兵而因鄙豈宜內寇光茲不讓屢煩北塞
之憂苟非大憝彌啓中原之患所已徐兇孔熾
金革誠遏亂之資渾邪未殲弧矢實匡時之具
殷周制而心厭漢唐創之力疲嗟彼跳梁發義
士忠臣之憤懷此重地同蒼生赤子之警奈近
多崇峰憑高已負險兼迷無猛士履昧而宅幽
來則蜂屯去如蜩縮陰山舊雪黃雲不散古今
愁朔漠驚沙白革空迷天地色義旗不舉徒令
驕子之挺妖危壁無鐫遠笑休屠之覘月肆皇
天厭亂揭鼓鐸于中華幸聖祖開基掃機槍于
絕域狀禹甸已無不宥之厭而舜階猶存親化
之區醜類既爾匪茹我兵豈爲得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御世誠民格天弘化聖教無逸務涵
育于淡仁天業益昌猶諮詢于羣策參乾坤而
立三極疲人樂生合胡越已爲一家絲願厲吉
宵衣勤銳大格圖聲謂赤海無波已屏鯨鯢之
跡顧紫濛 北庭館名見王禹玉集 斧穴終藏金鐵之心必
已燦起雄鋒折彼螳屯戾氣爰命羽林之卒戴

啓元戎之涂天上出旌旗遠振威于巖虎地中
鳴鼓角遂崩魄于甕裘幽黃獨會明夷孽柝隨
攻輒靡所向來鋪本雅之膽已寒屢敗翹悔恨
毒之杆先折既信何不迨乎玄石按兵不數夫
細柳清流駐蹕豈假夫澶淵一統志今於是登
擒扶之山俯穹廬之地翹翹望而匿甲變燐海錄
燐也消而卷煙乃命儒臣通彰微典薄雕文于
丘騎後漢書班固實徒飾伏飛翦苞葉于昆吾
同被懸懷真舉霍華已碎壤土如决溟渤已沒
溪流喋血流丹振皮囊鼓辭骨于古之韓是軼
百王碑借曷季之巖堪儼四裔陋乎岱蹕比于
岫嶠角端不來虎門獨著虎門出文選允可呂
跨往良用呂垓今且帝念恢弘皇恩節制綏固
止夫老幼算實勝乎雲臺黃帝蚩尤之誅榮伯
肅存之命後先合軌遐邇聞雷瞻繡鎧呂肆輝
旋玄幕而奏勇霽雲編絳笛中銷楊柳之悲邊
氛獨清馬上落梅花之曲序猷飲至上慰祖廟
之壇霸執簡書勲下示荒陬之龍戰莫不詳演

武日因呂璫廣文齡燠薄于色魂刷拭于疆域
鼓典師呂義摘之不患無詞兵出各名傳之自
堪永譽臣等識疎力短氣熱心長讀者愧載騶
之夫典服志虎賁騎皆後石淬吞鯨之志各獲
整旌矢力鼓鑼登菱吼呂骨鳴載用各嗣後廢
騎而電悚豈曰無衣四海同胸千營一諾仰神
謀之震疊劍光倚于崆峒意遶鄴之輯寧甲塚
洗于銀漢禱祭叶之曷乘京輶蒞之十戎各美
帝武之詩存乎敦琢復康欣御之酒鑄此行枚
自此鞭笞胥郵永爾瘞者無犯下土為之增慄
高耀胥呂敷暉伏瞻遺臻安樓廣玄韜之不殺
濩苞命討厚大武之克和將見關塞盡築降城
吳致爪牙尚呼祈父胥顯六月鳥章繼文之夫
央率止四騏車東簞祖之翼翼功饒寶鼎獻大
小球于億萬侯邦業殿金甌放于母牛于遠近
綠野迂衡覆載配澤華夷臣等無任耀天仰聖
儒忻踴躍之至謹奉表呂登
後上御幽風亭召尚書李騎等同觀西苑

收穫謝表

嘉靖十年

壬戌會墨

伏以聖主勤農禁築萃一堂之勝明時重本班
聯通異畝之香知稼穡之艱難金風畱獲省耕
斂于游豫土脈知秋穰穰觀其情形蔽展勞其
顧問喜溫亭外美播區中臣時等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竊惟陰陽之會既通上行乃召下濟宮
府之崇常隔親生卽在勤民故桑必借禾周雅
述載芟之訓冕而從事戴經壘秉耒之章兮枝
東臯則軫祈寒暑雨俶載南畝則察量月紀辰

泰山圖經卷之十

表

本

天贊于蘿圖皇親于藥笈夫金壇玉宇之地豈
寬裳虬蓋之游覽穎粟呂興懷育藩廡而茂對
迨農書塵滿蔗蓂罔知况茵芝頌多櫛墉不講
秦皇之石雁齒漢武之瓦甃麟秀實誰吝春王
間幾番榆莢宿莽堪笑芳林園空香桃花田畯
因而不歌神渡久矣不叱僅稽舊聞於星液罕
親寵幸于龍枝桂穆于場藎充朋酒之饗莎雞
在野膜置猫戶之迎不受夫斯倉斯箱安喻香
我蹲我坎擺殿月冷銅鑒報一更於刻籌葯房

雲封融官當七月而剗肉誰爲刈者姑婦冷落

縣區君莫知今草管淒涼藉畝天心急于近覽
帝力食于何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弘功菴萬
至治馨香固本漢根破洛書五十六字之穗弱
枝彊幹滋天皇屬八千季之條宮殿敝蓬萊爐
氣繞鸞聲呂互噦輦蹕駟駟樹陰寫鶴駕而
成班署館休畋僊厨輟飲綴草靈之扈從協百
谷召阜康朕坤德無疆厘幽詩之作苦非事盤
桓乃與命用收吝農時之司職特降諏惠彼
陶陶公劉翳蒼其王化邇於后擺不啻翠綠其
國華胥邵長養者多季不啻榮葉在鍋灌漑者
兩世始見豐翹冢宰之寓意良漢內卒之願願
不偶故鳴鵲流火願爲公子載藎而納稼躋室
辛呂農夫獻壽於是北極更轉西苑聿觀撫隔
吟芃芃切寡婦遺秉之想者積東粒粒鄙異人
喻草之居匝野旌旗點綴堅好沿堤穎芴掩映
腰鎌念東作西成於如梁虛十室九空於懸磬
彼操豚均饁閭左豈肯殷饒賴割難嘗麻天子

不忘膳食乃其疎可漏月姪可泊燼於茲子可
沉星採可繡路圖木婁娑之下紅雲低處遮黃
苞宮曦媛婿之餘青雀啣來穿紫陌勝芙蓉之
十酒徒色離婁埒丹砂之于齡道旨噴吳遂置
鵲舟於蒲岸欲碎桃核於瑤池養種為之遺達
山川向而鼓舞繡望亭畔當三犁五犁呂先勞
低徊苑牆盡大珠小珠之錯落不厭為瑣惟見
宜珍宛狀私縱而獻研羅之承睫三覺穹室已
熏鼠物而在心追陪如步瓏頭趨路猶疑天上
推辨物矜民之義小臣莫罄同人廣齊外謀
之慈太史真書大香丹青玉版先雉瑤圖臣等
采視耕代重惟畬收厠玉階而葢氣全無密
顏而華滋肆被燾洪德之豐茂紡赤衷于稱
娛老物之康聚邁素志于稼功能容不熟宜
開元之稽彫俎增華詎替玄卿之苗瑤庖匪
雲移雉尾望歲于賁寒雷掣虎賁樓明而銜
惟罽辣茶呂圖曼遂界秘椒呂邦先雖端屬
后之作飲亦率諸臣于疆理敢不仰承綸綍

對裨霍呂不如茲因報類精耘肯同蕭艾而俱
老漆重石菌泄露金華既知屬物育生必各成
無私玄造益感皇王用培與用養俱荷宸恩
迷迭之芳樂文囿已遊止烝許給之祭茲帝田
而利亨庶幾粟亦為仁可見金吾所變伏趨
地浸源勿令聖王之田蕪穢儀天膏雨日見
學之理鬱滋養伎獲賢去敗羣於稂莠庶
賦坐結實於福熬香里無味饑饉仰賴編珠
炤阿致登阜收百昌之衍蕤蕤仰賴編珠
既握河開曆軫郊畝呂崇人肥截海凝圖
廟而輕鬼曰弓疇自推夫縹緲靈稼何減夫粹
星且水毀不奏于楓廷將電傷自絕于薊種銀
甕必剖瓊脂無涯鳳冠自來鸞領入貢蒨微于
北辰之所寶錄榮河禾嘉于南面之薰大雲
記官府鵠行濟濟祈天呂重民天翻較云亭多
事陰陽鴻治洩洩孟秋呂快育秋愈覺沼覺
益臣李時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呂聞

擬充廟實錄成總裁諸臣蒙加恩頒賞謝表
天啓二年

伏以龍文煥錄頒來天闕光榮鴻澤宜給載作
人區雨露捧典冊而惕志披彰藻曰生香龍錫
維隆瞻天威于咫尺髮膚莫効愧臣節于旂常
氣激神機情淡堂陛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竊惟履成山澤下濟乃曰上行泰合地天羣衆
歸于獨斷自載筆之史不信遂賜車之詔亦神
機船船遊何圖典謨之籍沉香風莫盡是月
之詞祖宗之懿美罔聞載展之修省安借難
絕譽於紫掖尚戲魚龍鵠行聞聲于階除誰外
鹿馬後庭玉樹不堪彤管之書左簡金繩寧聞
黃麻之資臣下黠狀無色座右鹿而不允自非
咸虛爲懷寧動美璫寤寐之想儻如冥命中止
疇彰鹽梅舟楫之功昌期難逢喜起胥待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瑞懸穹霄道窺皇極引恬引養
開正域于羣生宜君宜王垂壽朋于奕葉聞闕
排而爐煙最奉實錄於綠字丹書果恩橫而疊

露擬珍君鑑若青瑯白璧用入行政心花借寶
炬曰資輝則弊釐姦意蓋與聖田而共闢芳猷
宛其如昨模總瞻而日新一念靈承奠金甌而
無缺兩代重洽羣惶石于永清白雲捧玉皇近
臣知天顏之喜黃閣戴寵命染翰沐恩波之渙
旣磨于曰冠裳復錫馬而蕃庶金裏香羅重結
擬鮪綸作七裏紙上盤虬肆飛芙蓉砌來五就
疏于百季之否塞分一二日之時幾盛事堪傳
鴻休莫續臣等識慈補襄材陋雕蟲豸橫瑞
不過續修成憲猥蒙溫梓詎龍賜屬休嘉殊
落自九天頓令台垣月朗明良慶于一旦還欽
仙仗雷傳殿閣風和永矢心膂之報旌旗日
欲竭駒駟之誠敢不夙夜惟勤進忠而補過橫
白匪解昭德曰窺違伏願顧史典思默契在天
之靈爽宏化作則明倡率土之緝熙胥翼胥嚴
掃樓槍于曷里亦臨亦保式帝命于九罔上光
祖功芒豐綿燕翼之澤下庇兆姓桑扈騰虎拜
之欲玄袞映山龍幸用窺昌幸用寢熾綠圖授

河馬於斯卜世於斯卜季臣等云云

擬鳳凰見于潁川上免稱賀論百官共圖

治理呂答嘉瑞廷臣謝表 天啓四季

伏以皇極赫昭九苞煥文明之彩聖衷益惕百
條沾綸綍之榮兆福祉于郊極和風日霽躍垂
肱于殿陛瑞色雲鋪紀祥動一堂之歡交警垂
千官之鑑惟今稱盛亘古為允臣等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竊惟天人一理若響笙呼吸之相通
休咎先徵如鑿鐵踴躍之必應故舜懷勅典來
儀借于羽呂翺翔繼文修惠和鳴岐嶷果鳳而
賁止離宮異色軒轅丘上映德輝鶴火凝繼天
老辭中呈奇瑞惟伶倫截竹於嶠谷律呂調肅
離之諧且離珠依樹於瓊枝飲啄躍璫珥之美
迨夏后食卵而鳳去隨尼父思玉呂麟悲好麟
禽荒何神戴仁抱義之食雄雞尾戚不見左聖
右賢之委胡曹之衣裳堪憐廟堂不書 石鼓
氏之篆字絕響臣降誰頌榮阿但尾軫車之前
竟同葉龍之玩所呂曹暑解怠於鷄鶩因之悔

宇寂寞於梧相四靈奮於何季六彩降而無
自非聖化何觀嘉祥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神格
丹霄德洽紫宙丕承丕顯衍燕翼日率龍光宜
君宜王藹日暄而濟雷動黔蜀之烽願息鳥敬
毯華夫和風齊魯之鉦不鳴臣降拜慶于協氣
凡血氣皆切尊親之悃豈翺翺樹無遺化之靈
爰予神翎迨降潁水大庭峰蠻如削夷岑噴玩
似圓翺劍其羽欲舞先落春花銷銷維音倦飛
還垂秋葉不但龍門炤影首轍青而尾嬰瑩
聳鶴崔嵬威小音金而大聲鼓顧蛇頭垂翅
佛帶崑丘之形况雞味鶴顯翺躍弄嶧山之影
占之像天像地像日像月應之乃文乃武乃聖
乃神方來歌舞于闕庭忽下傳宣於禁掖帝知
遙止罔敷災異之懷臣奏休哉敬迓升但之福
載勞睿慮特軫治猷紫雲傍玉階看珠璣從天
錯落紅藥遶金葉喜絲綸向解紛披百官惟飲
勿貽諫珂定甲之笑屬方戚悅永慶嘉羽紫雲
之胎內安見遠于綠圖外攘名光於赤頸何勞

詠天衢于東據不必問南岳於劉頑誰甘鴉籠
之容共佐蘭池之社斯真稟已治如未治默狀
答天心於聖心臣等才乏吐鳳識守么雛叨祿
漫云蒼隼依稀藩籬之鵠尸位何比紫脫詎是
崑崙之毛仰體宸衷逾切竭歷驚一羽入淖淵
上藥莫療羨七德跨僊源炙笙肴爲敢不共殫
筋力冀布羽儀伏願永堅淵水遠追雉頭之蹟
蘭殿叶一穗呂盈朝飛翰竹宮老鳳不歸於池
邊因嘗保章之詞韻尾間續微于穴上伊品

陽呂齊芳止黃帝之東園華并五文無韻笑昌
陵之西域桑塲七子應慙不必問棲止於靈洲
何須羨飛翔而化石中興振藻奕代流馨三百
六十羽蟲羣歸神鳥之瑞億萬八千國祚永頌
皇王之休臣等云云

擬錦州寧遠屢戰克擬獻俘論功行賞羣

臣賀表

天啓七年

伏以聖武天開薄伐中華生氣色奇謀電耀紀

勳上參蕩妖氛方洗甲于銀河龍樓錫綵堪酬
勞子玉冊鴻典流芬山海增輝人民育慶臣等
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稽顙惟東域風穰穰頻季
矣遲天驕完顏骨打之遠仍毛憐海西之受併
市關請印敢于臥薪殘瀋襲遼公朕焚舍石門
錢嶺芙蓉入邊塞之愁開原廣寧雨雪霽春浦
之夢可憐義軍四屬火燐犀渚尙飛紅至今歷
載十餘蟻蝨鳴江空炤綠鼓勤肝食主雖凶而
子躍釜中未振元戎黨弗俊而羣遊几上悲銘
隱木葉遂復踏破朝鮮騰馬嘶覺華竟爾攻圍
寧錦斯固天憐之毒麟麟不返觥翰豈非神痺
其兇鏘鏘盡縛夔鼓故鐵林七萃特勅兩壁之
戎行蓬乾三驅幾刻百季之鹵運茲茲伏返皇
帝陛下乾符握赤霄略疑玄纂三統于重光徇
齊出震懸千齡于累洽赫德忤難疏地脈曰流
膏灑天衢而霏露福命垂則祥蒸至鳳之郊寧
極固漢教被無龍之國顧惟東事未戡必仗中
樞克勦君集渡流沙樵蘇無侮藥師馳大漠鳥

藻能和五道出將軍寧枯青艸三河求俠少
愛黃金廟廷握奇謀田禽賴丈人之貞正斥埃
授方略梁朝念君子之德音險防不啻玉門關
氣雄直擣黃龍府負蘭已銳烽煙何慮微甘泉
若翅同仇部曲驚看衝碧落子是輕遠關
幾空老砦之巢恃此虎豹遵祕輻遂落敵人之
膽礮石與飛堍爭迅輜輳共存靈同摧南斗避
寶刀舉崑崙呂壓細那朔風吹鐵騎掬滄海而
灌焚蒿八陣四奇喜艸露布之語一月三捷摧
刻石競之文已安半壁之乾坤忽動八荒之
舞造繁獻闕天顏各喜捧禁雲及馳微傳邊
玉漏無聲吹樂驚歡九廟之靈貺帝曰允茲
功慰三韓之贊焚人言賴厥薄伐開闢新關惠
影麗瑞霽五色兮分麒麟遠上爐煙通寒風雨
觀競爽不必伯禹之越彭蠡可嗣皇帝之登陸
峒橫艸偉功堪勒通侯鉅典賜車重器足酬佐
士英思胥命頒自大君三錫叶地水之卦車鋪
充于式辟一苗廣江漢之詩庶鯁鯁載捷書博

來玉帳之錦將日月銷兵氣擎出金脫之華臣
等覩盛事之輝煌自愧請纓無術慶熙時之赫
濯幸隨執戟同歡相率趨蹌嚮形輝而拜舞
懷慙慙望翠輦已屬言伏願外懼常懸立刷
馬子青海內修益備務掃天狼子玄菟覽王
之俞兒方知板橋路苦詠傳玄之遼曲翻覺
鞭沙漠必掛寶弓于天山脫祿麟閣緬鄒香火
于漢室葵績龍城邦殿闕幸燕及四寓車直
矢驛興共圖王會子國門行見歲貊遲些長
皇釐于疆界臣等無任云云
謝恩賜瓜果餅扇筆札表
崇禎某季月日右遠中使某奉宣恩命暑盛
臺賜臣瓜果餅扇筆札等伏以珍錯玉庖近出
于北闕班管蜀筵遠獻于南州其品潔清其味
甘榮其器密縝其執馨香曲被生成之慈弘恒
渴飢之隱頓忘炎氣總界仁風陛下鑑于勞臣
敬于謫士一堂商議既似父子家人終日咨詢
又如風雲負水比乎萍實味非凡同等于蔗漿

涼生內地分甘解饑功勲無一寸之微榮輪囷
煙思賚香于鈞之重感逾食棋盤紀書紳臣無
任欣慶屏營之至

謝恩賜白金紅緞表

右遣某官奉詔口宣賜臣白金二十兩紅緞四
疋者伏以裏蹄寶色荷璫于紅雲繡裳織文蒙
輝于華日臣忝何藩帝賚殊榮侍講幄之前陳
藩略無可兼屢諫書之上懷匡又非所長瓊瑤
兼金漢藩伐檀之詠組綦重錦祇標在梁之賦
同于解衣渥于頒鑑檀且失次感不能答臣
任戴舞懇款之至

謝恩賜鮓魚珍味表

右遣某官奉宣恩旨賜臣鮓魚等珍味臣竊位
石渠泥職金馬恐速官謗不及釣徒驚捧嘗新
駭謁沾惠涓滴之效內訟入官簞食之中遙承
天饌皇上不知爲魚目臣子實叨于簞笥江湖
之思不覺姑舍蘆豆之事敢問司存大渥丹誠
窄酬玄貺臣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五目錄

連珠

連珠 三十六則

揆

七揆

移文

移文峭嶸山

招

招四弟匡衡魂

戒

戒豬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五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五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連珠

連珠 三十六則

臣聶因事託規隨時處遊在王衡之無戾故收
獲之能安治病之方雖多而針灸之處非一射
佩之勢各赴而檢綱之效攸同

臣聶賢遠賤近俗人之淺情信耳聶聲世連之
陋轍是已知希自慨折楊豈是凡音曹好難齊
隨壁海為至寶

臣聶主憂臣忌詎是曲圖富貴之時將俾兵
不見戰攻弓成之事是已伐謀徒集空修藉
于多季分敵難期如轉木石于何日

臣聶波濤江漢泗人處之已為康傾反經紹妖
女絲之已為伎是已聖賢不與孟賁角力英雄
不與陳軫圖屏一長不礙于兼收大通不徇于
細謹

臣聶鄉黨不已為士而薦剗侈于玉珪官政不

呂為能而爵組榮于華衰是呂枯株之在危陸
其奈風欲斥與之載鉅材必致泥厄

臣聶池雖半畝遠引江海之鱗景卽一隅自延
舉泰之羽是呂敬賢若渴習文轉轍于蟲則基
士中心越句俯體于龜憤

臣聶綱罟多則神魚駭于濡沫機械密則鷗虞
疑于依人是呂否司酷征室家各哭號之慘上
官豐事苞苴香吹噓之華

臣聶伯卿之忠達于警者解狐之智薦及寃家
是呂聶齊地鍾亮屬天鏡嚴肅威著龍志傑
論疏親堯季致白虎之祥惟求幹濟

臣聶縹英椒閣非是酒譙之優游振藻金軒系
徒翰墨之沾灑是呂羣龍輔馭遠渥蘭府之開
四夷瑛球更跨蓬山之上

臣聶維朽樞細巫人請祈之不遑電燁山崩漆
女鬱佛之太甚是呂蠶蠶下囂出陵徙而漢居
黯黯幽珉迎轉墊而重灼

臣聶災異之來香消弭之實緯俯視之化在汨

鴻之太樞是呂玄天不言自朕叶暄潤動微之
氣蒼帝行惠何嘗遺蔡莠蓬蒿之微

臣聶日月無私炤螭胥亦在兮雲遊襄鉞胥還
靈龜火奚慮乎辭楚是呂昌言延攬白簡控輿
于玄機庶事允釐神叢絕寶于紫艾

臣聶隱非修名人自得于湖山之外蘊鮮衆獎
性必合于鹿豕之遊是呂倚酸棗而為臺甘叢
靖于霞遺盼棠梨呂為館願絕寢于珂衙

臣聶丹谿縹繞樹入于榻前璇石玲瓏宋來于
鏡裏是呂地雖無辱欲自全于鶴猿星羅何驚
終偕老于松竹

臣聶由海文鰐鰕不謀乎羞豆少陘珍麋天豈
意夫幣皮是呂鎡璣不可太多多則偷兒謀于
聚族名位不可太盛盛則鬼物瞰于垂堂

臣聶濃欲秘不欲露詭之則難專權當一不當
分據之則不返是呂食毒呂害烟者危毀鹿呂
殺鼠者殆伐樹呂除蠹者吝鈔禾呂誅蛛者悲

臣聶轉輿可厭虛偽難于久長對而莫窺險狠

難于締好是已非時之華必不能吐英于噉雪
無根之慧詎堪足飾絢于雕龍

臣聳難多遇真足磨鍊英雄惡樂過濃易至
顛躓跬步是已陵陽泣血賴磁礪已發揮華土
拭鐔待礪礪已成利

臣聳爲政之胥依附君子報稱居鄉之胥爪牙
百姓懼服是已鳴鶴寂寞不擊角鷹腦上之蚊
健儉踞踞不攫彫虎蹠邊之覬

臣聳剛者必折型之乎陰陽仁者必昌芽之乎

生是已馳馬者禮阮谷爲蟻封傾在九疇之

坂操舟者藐澎湃爲牛跡淪于八月之潮

臣聳寸陰不擲名爲益人隱刺相浸比于猛火
是已狐蹲牛飲掣播森措已爲高尸行猱棲箕

踞裸程而自放

臣聳施恩不望其報敬人不索其酬在容衆已
尊賢勿僂躬而越禮是已璿宮簫舞發榮無勾
芑之私房位煦輪流膏何維鳥之望

臣聳師克在和蚩尤之芒可掃兵直爲壯箕舌

之弗可空是已占辰街北狐貉斷其往來眎景
極南鵬明乘其衰旺

臣聳匡軼非良弩酌裴橄而效規句倨非敏錄
調胡援已奏技是已月母必導用底安于洪流
日枝胥滋允咸暨于湯谷

臣聳心燈不夜熱化毒范已生慈意樹不晨飛
喝夜叉而作禮是已意含五忍爰登簿于大雲
性注八流想升鍾于代鶴

臣聳巴曲縈縈資玄聲于化技肺浮畫壤告驗

真于雷符是已騰軒緇鳳赤松藥水玉之烟昇

軒駕鴻務矣長蒲韭之耳

臣聳柔遠能邇置赤于懷中愷教悅安靖野
人于塞上是已稱臣解辦匡夏無用乎守龜積

額破弓造邦不煩於糲糲

臣聳火之一寸山山之老樹爲然釜之片漏海
海之洪波不溫是已甘言怡耳貽害爲九垓之
穴審直諫逆靡匡休乃百代之干櫓

臣聳聳者不能聽金戈之鳴御者不能防彘獬

之突是呂巧非耳聰目明天全則執之無域道
非形開神肆極運則難呂語人

臣聳狹之不知宏猶宏之不知狹明之不知暗
若暗之不知明是呂寸鈞之水幾許不測橫海
之鱗鱉蝦之枝無多每笑垂天之翼

臣聳失在鼎彝祇削色于斐几失在傑偶遂流
盤于蒼生是呂騷騷虞養豺狸志士翔山梁而
幽遜伐梧案灌臙棘高人掛樹瓢呂佯愚

臣聳清者生人之淡福勞者仕路之熱場舟太

張山園集卷之五 雜著

重呂自沉身取薄呂無害是呂入夜舍喧如割

尺璧呂納促匣跳躑履紫似制高馬呂就卑鞍

臣聳山中漫課宋吟幽尋意不出于花石之間

寢獨往于天地之外是呂經史爲金玉呂詩書

爲瑟琴呂牧豕爲友朋呂種案爲旨蓄庶不得

罪尤于竹帛亦不至淵火于兵農

臣聳細人耽于近戀碩士返于玄宗借功名呂

逐羶何異膏火拚性命呂求富不讓酒醒是呂

神驚別各用心智龜不樂灼甲不得謂吏治之

俗魯恭可高許巢戰鬪之功孔子不及韓白

臣聳爵祿者誘人之餌僅足呂誘騃夫林壑者

壽人之淵惟私呂壽達者是呂驕驕不羣驕祝

嘏不理纖磨定不著鸞鴛不鳴窗湛盧豈枉

人之裁裁鼓豈田祖之響

臣聳樞機富閑榮辱之所繇招妻非何爲怨毒

之所自致是呂蘇秦傷子厲角杜枝詠子陷身

堅白之劇談亦是鳥語諧喙之辯悟何異蛙鳴

書故坐誠夫口戎易尤警惕其類舌

張山園集卷之五 雜著

按

七按

峭嶸子希天布之沖淡玩幽經之逍遙踐心高

藐自韜知希桂蠹淹畱心思泮渙悶狀若狂惟

寐稍稍能忘之京師輪蹄之藪人事陟輪空嗟

愜愜於時孟冬之感曳軫濡尾懼隕獲於苟祿

未得欣欣於膠廓之表類彼彫彫靜默肆履訟

之可歎也繁華氏過而問焉曰先生雅著實精

內晦英槩不思鼓舌聞宮發舌玉弩而欲窮羽

沉麟庚日月已獨慨於志是閨羽之細者也非
教王壽之舞日注紅鸞之舌卽如所係梓州把
土不離一室胥情自困奕奕僕僕將何所託契
呂齊季揚芬乎先生必胥已自飫景屬全人不
言抱蜀知其一端不究其渾奧繫乎人者歟功
和之逐氣竄風現無異也繫乎天者歟道迴識
孤陰潛陽驕無已御也欲已揆其禮祖測其獨
尚先生豈靈人無欲一無所託嚮乎峭嶠子對
曰如子所問是于道德胥其龔岑抗遠持之獨
矜煥好之好斯修者思玄已堅庭外物奚易辨
也僕也小儒何足已獻此幸別胥教之
繁華氏曰丈夫居世跼蹐如蠅畢弋自恣馳驅
是務鉅蕭橫吹靈菱朱鷺相與選徒之矯從會
山原之娛羽騎因而輻輳火鞭吐之憑怒踐蘭
唐旋沙步吸地動天奔欲畧怖飛不及鴈羣不
暇驤翻飛帶鐵驥負奮揚秋駕折伎犂狄郎當
及龍脊夷豹狼蟲張倂庭之聲四起研縱之獻
言唐脈脈标标刀仆雲僵英銳囊括扯噪陽與

乘雁詳懷弗與難王命彼龍涓歸乎夕席鼻傾
乎月革耳停乎霹靂青天啓釜四望一碧乃收
置果囊戟射返璫房怡秘榭氣且婪雄無數仰
天高而長嘯戒淳母而爲腊此弧矢之利寓夫
武事山澤健懷之快也亦可紓髦髦于老闕者
乎
峭嶠子曰射獵之事快爽飛色于一時殄天物
傷物命禮不掩羣下大綏止小殺伊何心歟僕
念趾仁頌細面區區驚頓其精神僕不甘也
繁華氏曰不驚于原將室是迺少艾知慕人情
帝訝趾豸嫵求妖蠱惟托內第于身田外膝于
目含形不覺其自棄屑不覺其自惜經風餘不
斷之香溫屬漫蕩澤之竿呈袂服已朝霞凝紅
玉已近迂至于懸騰濂疎佔佢飯僵芳氣芙蓉
渥節醞藉神惜嫵已不釋中相背而意瀉所已
陋雛妃之華琚嫌巫女之燁假笑宛瓜之閨冥
誰織女之曠駕是知獎愛貢驤莫渴旦飢掌舞
骨騰心妖肉飛朝眠幾去夜宴水肥坐摩韋已

暖昧慧老鄉於綺威壁棠何其冷落英露任其
暉晞五光十色之無耦薜花萼綠之不如詠月
出千陳篇感蔓艸于詩文誇不向于窈窕室不
畫于喬雲信女史之嬋密婉綠條之豔春茲亦
娛娛喻喻之軼襟宦者得志之最課也先生當
此忍爲惜他不併其數不太硜乎

晴嶸子曰古戒色荒伐性之斧也太讓之後遠
必及此嚴若鋒刃喻呂酖毒仕宦驚此謂之墮
淫怠政事而招藥物避之恐不及汝胥何陳比
余於是

繁華氏曰女謁不進貨殖必搏歛于百結餒于
北阮三寶不絕九府胥蠲息幣上暖奇緒怪苑
淫地爲之機利果隋爲之層囹廡則關難走狗
之豪細則處蛤稻魚之傳精則珠玉璫珥綺縠
之積麥則狐鼯龜具馬龍之恒珊瑚數尺翡翠
千婉金穴銅山弓輪納牙籌赤及弓延挽薄王
濟之馬埒輕田蚡之疇苑北郭貧瘞南宮瑤烜
衣鷲止而不飛薜花寒而恒穩張帷而曷整繁

體橫囑而數璫貫髓嘶碎之焚不定盤燭之緇
猶媚似桃李之向春等香掌之生顛迴殊離于
龍鳳補欠席于妍妖松蠟弓密際彤丹弓偵燦
不覺華柯鶯囀離梁燕凋離紅脣顰勺藥煮糕
圖雷刻姦之樽漬桂醺蘭之糟躡囑未足倂倂
不褒應恩晚駿躡嬌儵儵何愁非痒惟胥洩陶
志芼集于飛臂胸盈恬千山泉函俟于瘦扶汲
滿于玉皋惟脂膏之身處閭餓磨之落毛望銅
鉤之神買金印之紗縱魁壘之士世宦之宗胥
不心于遮迹跡強于虛兒之所致幾人耶生
生能不熱顏乎

晴嶸子曰季富周旦尼父不予多藏厚吞攘他
人亾天必蹈之富易奢奢易憊憊易濫濫易亂
其機于冥也惜愒俗炎惡足洞晰鄧通石崇王
愷非其儷歟汝請更端余恐銅臭之汚人也
繁華氏曰富不躋賢人彩未充析圭分符班麟
紫青伐檀不紫降覆求怪既雅餽弓結綬復金
門弓笑名華省麟臺病坊影綴龜顧與鷲臺進

遷山郎與塵職威稜塔下之鬼參默啖鷹頭之
蠅棲矜麗鑄胡各職晉之氣花墩陪藥殿之榜
固儻易而可爲亦編藉弓爲膺行馬設則畫寵
宜埽納陞錫則蟻崔需能鴉尾散箭澁壽是賴
不嘯呪弓匡扶歌萊梧而鳴翹唱翫懽于事功
淨埽埽弓臻泰於旂膏書健俊之夕豈蹇跼道
奔走之態坐玉於衰邇騶於塏聲依日月而蹇
蛙紀動伐而毀黷勒五熟光九宰敬奠壤敬神
界疑懸整軌撫殤藥察額額之忱可腰春春之
駟何齡異弓顧仕之隼肅不淪娉嫻之表誠休
屬季弓鬱鬻匪翫翫而一榮致之澤之學之行
之時不可失猷足弓大焉耳先生能弗願狀弓
峭嶠子曰仕路多媚進退如驅日惻惻于令甲
復駢驢弓人面應仕而樹立者優矣時變如此
虛誑經濟何益于時耶且覽傲易罹高峻難居
自非達嘉凶愿隨之福勿久貪肆肆可寤免于
鑄譙保弓休退人臣之上願也而蠅葬噪載之
不已余甚愍羞焉

蔡華氏曰獵較閒情殷實勲仕先生弗就矣較
視寓外海爲滌滌觀其滄汙之執攬其天輪之
窅汨焉瀚激颺焉趨趙浪波滄溟湧浪瀾沙漬
蹴突怒潮冰潭盪飛天踞遠灌日挺高之狀也
之偏也於是淹枯衆流渤汴灌獎道澆扶桑之
渣力壓濩濩之上滄流窟而倒流入裔靈而浴
壞碓五嶽弓晨縮暗道經於混朗彭漢反覆其
機括朋山碾礪于演漾濫渠股激瀾渙櫛傲故
所絡帶者所茹涵者所滔滌者所消化者如人
欠噫充氣伸屈滄渤雷電二儀騰胸測無可測
矚窳可矚風火相薄于內外龍蛟宅宇弓振足
極色相之隱躍浩岸坻之綉綠靚瑤光之滌滌
職奔雲之溟滓因之小白困滴震漢無陰渺茫
尾闕百神小心窅喻收之日用信天地香大身
靜此慮弓入太呬勾勾其絕塵何况閃屍霍昱
其爲器也淡哈恢矣肆矣敏弓恒玩與子洋洋
於叮鳴之外可乎
峭嶠子曰大則洵大亦造物之委形也香形干

無形者烏乎觀之大冶大鑪何者何無余之怡神將吝俟也狀而先生之鬱稍舒矣

繁華氏曰榮槿獨處舍舟而巖岨最是依韜光忘季蟻嶙澹澹古嶂怡狀踈踈之止止休安

嶠嶠乎扈蔚經睽乎目問何諸洋之營營領榜鵲之幽閒乃其偏實詭叢續側無窮脩脩氣志

坦坦微躬情與月霞爲交寢已寤唱爲更齋于嶠嶠弄乎嶺虹世反覆于誹謗能磨礪而互經

親疑昨目作閭衍夏紹之靈瑩花隨時而婀娜

東山別集卷之五

五

包林光于穆冲融景熹殢术苓卧嶠嶠罷琴聲

忘宦隋之棧齟撫翻潤于栢松履星辰其未半與遠寔而居中各酒茗鞞玩嶠嶠嶠嶠嶠嶠散

嚙彼似氛不知季變穰穰收福狀或華貫名利切于遲遲測慶亨于兮晏則雲潭之貞默鄭溪

之蒨岸不是過也先生曰此爲鬱島幽岫否乎嶠嶠子曰余之好靜冬春亦無飛嶠嶠房寢趣

同之斯亦余藏身之固也身各滋養命各縣曆豈更無其道乎當斯時先生之容之舒視前覺

吝加焉

繁華氏曰山林玄冥心跡已開鬱卷竊笑寶于

氣先蘆符不測不賴所舉精厘吝獲虛謬蕙楊龜設食蛤玉膏長發松實方目木精久延弱水

空凌用風輪而竟被丹丘浩渺憑羽駕已何窺太齡不死飢飯人飛棲真則安于恬愉之宅抱

道則賢于無邪之屢三元景輦之攜遊五老保藏之真雌握金書與鳳篆挂琅函于龍鬚劫歷

匪惜匡衡何危所召矧蜀琳腴之實占步靈臺

東山別集卷之五

五

之資在他人則精髓弗得溫營惟妙會則太乙乃可欣悵精芒八角光耀猶踈子景孫衛人役

鬼齋捫彼癡龍髯珠不飢嚼滿璫藥鴻雁非尸信僊藻之可學想鷺履之爲誰固不空墮于導

引之解而超狀于鸞血之祺先生氣致飄飄五烟可遂諒邁往干浴日之館企踵于玉虛之室

幾休風颯颯衣袂魅脫衆紛于玉華偕鬱儀已無嗜出三界之外絕人爵之祿先生爲之黃鶴

罵天何富厚功烈何海嶺山陬之足言曰爲何

如

靖嶠子曰自古及今死生各津不必玄升太微而雲液晨酣延齡益健此自朕之樞也必也養胎虛宅能外身乎能去質乎能無心乎童顏于九鍊之戶崇香一神之圖昔戎不遠妙音獨唱不懼白雪力脫愆病求解凍子爐門期內整于景華齒修而重生髮皎而再黜遁合理親物不能纏如玄數之自求而寂體之遐昌斷斷如也終日知希自賁珍性命之錄氣愜清靜之老願

移文靖嶠山

移文

移文

移文

移文靖嶠山

伊維北郊靖嶠一舉香我山房景腹煙高胡目灑脫自得之什而處軼掌扉墮之倪念幽棲日為同采巖藥日內鍊予能不淡為戀戀乎乃若

黛裏吹笙雨中樓橙州緝舊而為佩茶欲飲而走蹠坐洞陰於夕梧洗塵課於秋研豈其與山靈寒盟焉惜心紫未忘情丘墟逐羶比之蠅蚋堙退不如蛤蜊食應餌已罔止徒龜組而可啖不亦誠可鄙諸也歟嘻巢父已沒嚴陵孤越山空水流桐華不歇王子構弓石房羅弓書牀鷄雞知旭海鶴思鵝朕而班藥趨瑤講貫斯連黃離踵曜蒼震侍勳是日動曠松吟靜疎霞庄神日漢千帆嶠桂日老于崑崙詎摩爵而忘返巖

移文靖嶠山

移文

移文

移文

移文

移文

文飲南華之屋翹車逸謝木食塗藥朱百季之
高逸韋表微之玄冲蒲薦而牟恬熊繹曰師
辛體飢腹庶免堅議崔櫓靜君不勞嘆訥押白
雲之高妙舛青飢已徜徉丹崖欣喜終嶺揖召
邀月明於浪雪抗情岫于連溪蘭孫多倩桃花
不癡攜少靡瘡達僧也棋鳥達羅奔客難到霜
遲梅爭寢不知至於塵輪受緇金華熱柄去癩
絕痛苦音既害禧登巖則水繞篁脚彈琴則
蕭蕭芝因茲緣峯洗悶松嶺能溫箕噫微讓頤
巖停憤拱翠嵐之縹緲修碩人之可近故其
井迎輪灌敢不忿泌管室相願乞錢窺陸子更
稱元公崑信理藥碗曰長齡真烽墩而不同今
通訊款款約心蒼阿采真重嶠著書遂峨向弓
之婚嫁仍遲若士之鵠龜匪佗所得者鼎寶丹
液所弄者僊梵樵譚君宜淨莎路除衡茅埽游
氛清碎罄鋪芳香于鳴流候牛轅于懶腰不日
晏息崑崙廊處楂枒窟志如錢窘蠢非蛇適抱
都曰逍遙脫寵恩于琴琴高臥無冬春季季園

禍華

招

招四弟匡繼魂

傷別汝於江湄兮親瘠容而心震舍餘情曰悽
愴兮牽憂患於柔韌及聿訃而驚慟兮未親理
於輓慍啓上帝曰籲哀兮帝告予曰延蹙胡不
畀汝長齡兮安期願曰恬憚帝曰弟英爽赫奕
爾其招之庶幾齊歸依陟降左右乎予乃拭淚
呼匡繼弟而招之曰魂其還我勿渙漫些念我
靈筆恒相離些無罔無尤飲食踐些覃襲土
近填囉噴些俗好暴殄紛多事些吟噓遺爭些
遜讓些躊躇恃嘗揚燥些些高賴偏顛鮮謹謹
墜卑涇希帶曼些隱轉縱變水際潛些歎齟齬
欣蟬龍登髣些海氛營營颺颺可悅些滲迷蠻
語渙滅病些汝曾鼓惠驚野驚些魂其顧茲恐
汝釀些秣陵江驅土習吟嘿些遇物鵲鵲心性
敲敲牙人肉些及朋鼓鼓頰病些些故人憐條

魁樓茂義些渠獲不循杪樞吳些魂其遠離
汝厥些泰山楚區舊牽徂些老岡峭塔石奇怪
些停物舉嶙峋些虎豹族猙獰些人些等
第肆射吼囂蟲些魂其遠歸恐汝憎些夷陵昭
臺紫覆張些肥戲凍裂折膠凝些巫覡踏舞
祈麓些稚穉騰騰買續禍賸些戈聲剔軀像墟
些晝霏夜雪亂電鬱些魂其却楚恐汝飽些
數汝遊多軀就些假裝兮津家偷放些沉心
謝紫白雜些樓柰梨梯瓜瓢丹些鼓瑟吹歌
吳飲些茶煙僂僂舊灘洲些諸姪遠遊
些笑無憫懷意落泣些圓倚城壕長藤蛇些
芝紫房妍低低些玉蘭蕤柯白嬌弱些水
鹿觀魚泳些風耕芍藥藤梅絳天焚些鳥企
崩靈木繁些刺藕刺稟磴磴些心悅舒汝
于此時弗憚如些祖骨墟兆樹松墟些南山
叙雜榛薄些格澤氣壘屋闕戟些盡迫既滅
堂香著些爲位辟茅拱揮天人些脩核照原
事考此些閱世飄輪汝于此間不欣會些

縛解呢與舒目些汝畫能爲寫幽交些玳瑁
偽辨蒙諱些二淵杜德白戰幻化些南龜遠
目睇汝來些銀燈拯之自天降初些幸蘭不動
同氣些些汝于此情弗拓茲些憫于及姪隔幽
明些旅勞啁噉心如擣些汝義幼胸老吃嚼
些天不可問英雄殞些發偽焉蒿萬物慘些同
乳五人今止三些鬼神不均值惜些些玩肆
彼將奚語些此懷遠亘無窮期些汝于我心
洞燭些亂曰
秋風慷慨烈今靈輻遙黃河千里今淚目
問石兮心切切子幼女傭兮汝不克克
聲兮命苦遭殘墨無戰兮汝安能陶汝多陰
今磊砢不撓後必發皇兮周雲遼舉招汝依
今兄弟置置候驂不嗟兮夢在嶠舉千秋
今吾心但苞

咸

咸貓

貓之指厥也其職司也子於河上之貓鬼其

臥閉目衆鼠備駐離跋嚙衣書算食器諸物
痛各聲且遺矢溺在貓左右毫不懼貓視若土
木狀夫何爲而如是歟問之居人居人曰先生
未知貓兮古之貓剛耿兮直鼠不害物貓不先
唱靜若嬰兒鼠之不自悔禍也載張號嗽恃其
凶德侵人無已貓乃墨氣果力起而靖之不祥
碩鼠曰泄其鰥介不兮之憤斯于心愜而于
亦不受咎矣今之貓則各異焉曰詐御詐不
其路鼠曰苞苴梁肉腥魚殖蟲畢至兮珍異
覲曰善將之愈狎而爲貓鼠疴與癰與之同
臥者其徒甚繁貓大喜盡爲之剗其剛耿焉
其兮直焉若恨相得之晚比鄰如壺餽也者
衆鼠赫赫呼羣甚夥將曰傾社夫一貓也之
也比火石壯棒曰殺其神職也耶乃云曰之
可也今也則否安在其邪正不容仍各耿介不
兮之憤哉王子曰何爲而如是歟爲之三愼焉
居人曰先生噓噴于一貓歟不聳直臣無之者
旣玉不可考也僉壬不可借借則寢闕曝曬

職矣古之君子寧爲拙傷勿爲巧詆譏與之
比同借僥不見其暗啖而少味也不但職也
昏化爲土木內神能全乎嗜貓如悔道也易
耳不狀漢爪出目凶德且與鼠一穴構禍矣
幾居人曰主人憾衣書諸物乃箠笞曰成貓
苦貓必斃王子曰晴曰無天道歟

旋山園選集卷之十五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六目錄

頌

草書頌

陸渾岐麥頌

李母陳氏頌

銘

紫園山銘

少室山銘

正陽門城樓武器銘

二弟仲和周玉辟邪銘

夏玉琬銘

商方鼎銘

道默周夔彝銘

周方鼎銘

夏玉鈞銘

周赤玉鈞銘

巖華百乳端硯銘

劉君硯銘

易石硯銘

古硯銘

仲和端硯銘

端硯銘

硯銘

硯銘

硯銘

硯銘

硯銘

硯銘

硯銘

硯銘

硯銘

大碗銘

熊子印色晶池銘

贊

玉菴張公贊

陳伯疇先生像贊

松林雲水僧贊

約

席禪約

守城誓約

牘

與薛韓城牘

擬山園選集

卷之十六目錄

三

擬曾衆仲與公子輩牘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六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六

孟津王

頌

草書頌

草書之始本篆所為鳥跡穗為施張各宜簡安
飛揚規動屬隨握固淡抵寧極劃劃左之勿碑
右焉勿卑縮於內較馳驟鬱紆間演諫波元氣
周回迅發機赴絕無閃掄高望崎嶇垂抱龍珠
橫於驚折睽目地覆似請仍正疑傾終夷將弄
姑畱點點難尼獅所視怒頓挂于諸寶淵香
部厥拂師縱橫顯伏斷絕屹哩亂佛勾連制勝
扼歆勿魔勿癖綠爐臨危尋測無端妙寓莊嚴
斂魄歸寂包元一之張芝義獻餘劃邪枝考古
工漢襲取蹈謀骨脉凝神妍皮罔臻達旦天機
濃忘乎濃庶無夸毘匆匆奚暇精味椒楮勿日
幻化空憑五悲霧合星開地乳天着冥賞神各
駉毛駉驥大哉斯道孕實母虛怡此皓骨駉
松期解者熟後靈通經奇浩唱舉槩幽奧難知

陸渾岐麥頌

兩岐三三岐數百本乙亥夏李公諱希白直隸景州人

帝王之氣陽黔魔之司天地者不敢私其靈而
與帝王共功名故箕蓄器草陋危峰之草揚醴
研蘭軼崩石之丹邇於漆書異畝同穎唐叔歸
之周公旅君命作嘉禾先王匪素隱曷故示天
陽之相連呂神明民弁合其可詎與青鸞玄珠
耀地區天馬朱舄絢人鬼哉嘗聞農名神獲叱
人則歡茅紀燕胎正一則遷睡葉握擺躡空紛
葩拘隨開霽吉具惜了是香精液為之料氣
為之苞英魄為之吸噫耆顏為之相搖天下
無情而情生造化已寄其惠志上而雨擊晝照
若靡劉所紀與夫霆曉風笑日親星就下而聖
米纒聯嘉禾池靡奇形駉躑芳風衍幡無非一
陽之相米百祥之昭延匠自上帝之慮者今國
家光錄越二百六十有八載我皇受命濯刷午
陞炳蕭類於迎長樺杓洽於受職虬柯宿於甘
濃榮光清於河隰羽翥之長翺來山阿趾定之
毛孳於犁尾不炳炳狀穗靡悔受帝祉者乎天

子聞之瞿狀不敢康寧曰天不降割肆爲天受
則弗長夏晷豎顛越盜先朝威福其殄其忽俾
庶寮百職事之無拂於是用鵬鵠呂泮豪曹必
潞山川之污驅豐隆呂扇火炭克煖枯槁之魂
夾十夫顯香殞母叩恤天役軫適何校元臬請
鳩而東徒蚤弔蟲而愁沐批後臆碎拉虎班禿
太戊桑穀之妖不畱於聞間新唱珠宮之樹不
種子天邊疑人慶贊伊耆哲喧而且慈王之斥
笑而能黃權科之溫科之瑤宇講貫通繁也
鼎偵姦通誠也面名時咨通關也饒哉
防也蓬驚開竅爾用也兩驅去翳九圍批側
威祇祇伊匹匪棘固已協蒸其順弗佈其喜
近假樂遺不恡於天寶不恡於地思香脫予
告相歆我皇丞哉於是豫州守臣進而請曰
渾之山崩全洗烟伊汭之流祛竄呈鮮化水
於土脉發龜坼濡喘水忠木呂得今火子
而柔心田祖之穀士女郵表之迎貓尸風駕
於李令晨展房於東籬暖及髦士咸來寧焉

美邑令綏之和矣敬之寡矣代輪漕矣謠未
矣竭於康矣率民儘播疆畝之爲置香譽處也
時則戴勝祈春畔緩筋峰臺笠鳩趙地骨引
鵠言今季之香卜應撰祥之經乃獻一莖五穗
之秀乃算十千百畝之英芄芄其野柔只異
得非麥神福習積泉精之剛貢形內良不受伐
銓者哉乃其左懸右懸驚香飛色穗無墨呂
書業非秋而乳族浪學波文糸綴瑞時錫子生
呂名殿宗曜助呂義志石
而龍霧亦似條而雙機及獲每而並經龍技
亞世祇肇名竹實引友乾德圖情至如萊州
本芝真定之玉馬雖兩岐而熟果縱六離而
瓦執若東牟穎合百農肥收種昔徒支千草
彩禕作賦於金玉偕苾俱殿之未貢莊微詞
珠口齊芊同蕪之未抽鵠林卉由寧稻荆江
龍川苗若斯兮相讓呂緝未稽天觀之微叶已
配已呂揆度於後甲之三日者也所呂命與
而比賢竄與麻而後月記於東觀一百五十六

本七百六十八穗計數目爲國寶伸舒歷其無
田豈弟嗟不升之嘆禽龍真之福而已哉天子
穆報之曰俞賴矣乎曰祥若此曰疆若彼沖人
其勤我家慮茲稼穡厥吝艱難邵幽之業歷世
興十三享祚之壽八百六十各七莠莫莫稻傳
罔吝愆終之曰屬壽無疆則土者天之股肱也
蕃蕪者範之疇區也鴻濛濛濛澹澹蕤蕤乃雍臣
共淑皇曰允治皇自緝熙於敬德於都懿哉此
我皇卜歷之茂騰獻麗麗之行生靈而聞虹霓
之淫現政而因日不知晝月不知昏
禾不知歟孕和者物之大應效美者物之小
酒實醴赤悅藎升升往者鑄水芽醴軫國粒
張堪之樂不支元晦之塵欲封注報藏於劉
邪黍鄙於楚宗黛藉蕙情籍田之賦徵陌紫
貫薛靈均之騷凄悵泊感瓊茅之空占皆讓
廟之民梓嶽觀謂於蘇氏難祠駭於炎代女
男護老蘭釋蕙或或啡啡既病鮮滋堅斯好
祇斯章斯瑞肴愉而無耗人盟心而解頤

終海聲賀骨煒麗土膏允惟饒肺庭編冊赫
臣欲滋庚自周禮阜物而迨至我皇之御六
五而既矣非甚大德莫奚能如此哉附醉陰陽
之眷睨曰揚天人之珪華作頌四章頌曰遠延
龍卷三能曰平於赫震旦無射於衡肇禾岐用
肴右伊嘏之盈蓋曰坤勉來反率育多萌
嗟天釐勿佚前充替越駿誕將支子克系
曰答惣吉而芮效鍾考樂呱呱歷歲胡不熾
家嗣誕彌乃獻丞界曰永肴稅
彼嵩軍旣僂不憂如彼苜花三
昭大德如彼董節何湛今日觀觀
祖之無慙
人爰饒其七惟冒咸勤滋至恒被
報四簋過矣勿懈勿許皇天無罰
內史
李母陳氏頌
世之傳纓冠多矣聞惠易民民
過也閩晉江大夫人李母陳氏
兵科給事李公

唐谷諱焄母家華貫佐太公竭力濟之曰周饑
公家賤役戚屬筐篚朝旦夕曰給夕曰人朝
曰給下至米鹽錢穀蔬布釜澁一爲紀之記不
忘愆太公讓產給事祖少叅公遺妾母善華曰
齒云暮矣我衰其衰周旋其闕惟所資無不如
志明季春二月初三日太母七十七給事公將
歸拜于庭余又聳約束給事公三兄弟追諸孫
賜給事公靖共大義勿耗摘細事多難之日親
于王室勿掩人于朝自是給事牧章陳事殷鑒
無所隱避卿士大夫皆曰晉江李給華不第
讀墳索丘能盡言勞王事服物采章利病否
不斁焉曰忝天下母教也噫教子黷亮及于物
立乎其大至於周貪餉餽灌園牧豕可曰不必
論其及矣夫世之纓冠者少服訓壯策名能卓
犖行義不辱砥礪懼貝錦此丈夫恒事婦惠
閨閭勞惟薄襄鎬鎬內言不出與于米穀周于
貧乏亦其恒李母獨曰讓產勗夫勤忠勗子
炳狀其規斯其猷樹也纓冠指笏榮若趨駟

能施正厝行乎李母豈尋常嫗乎余曰異哉女
箴歟女師歟給事公自今黷愆永夫人告策餐
乎海內傳之大母喜悅加餐旨酒甘饌百齡未
艾也是予是母信立乎大也豈易觀歟余乃頓
首爲頌頌曰灝氣淑均母只吝惠庇家丕熙不
愆于則斯莫無怠鉅細兼識敦若于誨行務總
力助夫惟良督子不惑誠茲于蓋馨子宦績鴻
鵠攸舉山子羣跡母矣尤劬惇崇扶世風雷如
晦臣心匪易冠冕震蕩茲賤沙磧微佐兵垣中
外燕焉皇天眷厚潁陽山川賦標香韓斤堡解
雙壽厄思柔將母南還車盤屬仍滄海無端追
春之稔珍樹發媚異國名花震鳥飛翔百齡而
餘麻姑嫖媚欲往獻慶道阻且縣月東無輟引
和翩翩積善賜菁國華演季嬈家屬石世世承
歡

銘

紫團山銘

予曰癸未孟冬與履吾貴君遊紫團山循石

解攀木根緣創轡仰鑽竅缺自井日升始
其峰慄慄而懼茲地太行之肢屬山西之陵
川自古產陵區也連高夾深巨冪呀呀細路
所不通易別代畫人非善精造化之意号人
跡罕至良爲飛遜之宅通用作銘刻崖養道
心者聳告肯來孟津王鐸銘曰

何時精氣育此成峒相延複與不黨獨尊闕
等嶽仙靈無恨非受封禪瀛時離塵生孤拔類
草木芽蕚燈檠星屋陸滋根我誤寄藥中
煩究湫泉解痛杖帶康身願與膝履日勝天
挂絡丹碧空象風呼崩崖無失後逕惜存鳥
蚓行級履斯丁說狀輪困目騁難名折轉之南
盤根貝嬰烟轡青霏知人隱形羽翼山腹忘險
采精虎馴龍制何知燹兵造化無話所作異
嘉者取斯昌和凝成周元浮古吞吐太蒙恢
一已天陶山同育長無害神鬼罔功我營巖
松寢書窟鏡朴礪巖大嚼居諸城園紛紜雲
狎鷹別無縣圖壘固本樞丹竈香飛人世蟻

五莖永滅羽人無枯斗氣在懼羣邪談吁衡
坤維黃道照如霄嵒日燭弘熹賜墟多欲善
晴蛟晴豬拜敬真宰衆動磁磻霞絕石白齡
奚據大悟驕若來商景初

少室山銘

有序

登封西北之少林少林襍南參天壁立者少室
也繇退居南峴行踏躋自辰至未及歲蹄峰又
轉之西南及霞梯石色黝削用布爲索絕上三
丈若穿銅屑鐵鏗中視溝中諸峭如淬雨芙蓉
陰整風射上下曷餘丈且隱岬絕巘峴巘
無蹊後徠不愁自三代呂來無脊磨崖刻題
山嶺一泉大泓漢鼎注而入于二祖菴
頂可宅可田下石上可陶養樹可樵蘇不知
人構爲三皇廟多鑿擘析山體毀雕物性豈
化之心号山靜呂堅霞梯樹一門四踴皆陡削
方直一無倚魂魂魄魄岬岬岬岬岬岬岬
畧人空際不開惟鳥之飛翔者可至也若巾
皮巾襖衣布襖胥志玄修甘心阮述忘情軒冕

者居之瓶甌各現飲食淡泊脩厥奔雷激電
雪雲風皆出沒其下惟各六龍听御華月松聲
與身痛言彈琴觀化將見天地覆燾別各與靈
之區乘虛空攬青翠堅卧膠固真仙都之上誠
愆人世之捷徑鏗餘毫不與聞佗地之肺與癢
皆降等不達虞夏商周同此峻默其神化翕忽
育明函幽不啻壤膏之不倫矣或曰斯枯槁之
所爲也不知季易利時代靈天呂茲山善誘人
而人夢夢不知宅之呂見陰陽大終始也徒且
怖于兵刑戰鬪紛還未恬也亦何歟遠求武
駕遊如寓意桃源者何如與造物者遊觀化無
極且傲三代呂未胥太室之虛鴻諸賢其居宛
在羊腹玄修胥志安可几席之前蹉跎據而
居号子思愛而專之久矣不敢負諾責也而作
之銘曰鴻濛胥私壖槽中設奇幻唐突無貶無
缺山頤潤濫水代其工西颺咸池喻吐與通珠
斗綴厓壽人間區雕雲履雨屬里煙孤天實華
貽若爲吾造據此劍勁履虛元蹈養和長齡浮

丘令德喬松無凋億載不賂勿嗟寂寞寂處可
久勿謂久寢畢收妙胥磐礴泐人爵不知勝
躍莽叟悠悠我思

正陽門城樓武器銘

頃兵三犯漁陽京師戒嚴余守大明門晝夜枕
戈于時晨光啓曜登正陽門樓玄甲畫盾
鏘軸鼓不歇音班相次也鐸一一諮焉卒曰
國之重需也子大夫何觀庠余曰汝輩勿聒于
城下東馬依甲其庸胥報志卒曰子大夫何不
達邪今之守陣者異矣高牆言言震康四
矣既孽壓于郡邑呂索敵賤我守卒卽捍敵
震死生不敢愛夜被澀塵晝貫朔風稭級革
而腹中自悲亦云從也別胥守者不嚴呂譏之
不寬呂惠之未聞布卒之利欲小人驅轄抽
朝夕釋憾于敵敢不惟命是聽但天雪未乘使
之狼瞋冒刃不幾乎糞土我号子大夫試觀之
城之旗可呂耀日城之鼓鐸可呂警訛城之
戢可呂終天敵不薄城下敵薄城下餒腹懷

不憚征繕已死衛之不衛則兮日養我衷戎師
衛則憂不讓者之在腹心也既不讓又不惠我
衆之愛我之人衆矣守者能必逞志于我哉余
尋其言而患之私念曰國家累歲用兵疇爲倚
之疇爲陪之盧司馬吳司馬離邊陷陣已相王
室而于古北于賈莊已潰司徒諸君子寧無營
焉姐會皮會形如侏儒侏儒而使我不敢于郛城
上之兵其屯如雲據卒之言旗不色歟鼓鐸不
聲歟櫓戟不張歟擊之用黃牛豕遺也不潔
其飲惡不阜豐其和祥不歡滿其哭泣不
哀勿使伏戒外壯捍蔽收人之輪而卒其魂
也其何至不堪任命狀守城而取胃棄公孫
亟也兮日守在邊圍難先遠矣威稜允塞
敵何至心競力爭而俾卒有愴豈不使聽者不
喜其溫哉故敵太而弛于內急于邊甲愈弊而
旗愈糜鼓鐸櫓戟愈朽金湯吳賴戊寅十月銘
之垂永戒也銘曰

赫赫六寓萬國梯敵礪石浚貊偏于邦隅輔

奔依城墉仡仡翼肱萬季慎鎗斯須資謀車
奮賴規望密偵晨啓鈴已兵符騷狄譟試不庭
取蚬虎較武毅響聒師徒綏在克稭謠諺旁囑
天子之德洽于墳廬大小兢業夙夜思殿雷寅
風灑欲使跋胡籍庭脊日靖嶼疆獨終化性蒙
大秦厥膚巍畢京城麗譙雄止洗衆佛悃錄四
天吳獻廟絃功靈陶斯勒皇天眷貺舊誓伏誅
幽嘉軻泰畿略甦意戎路安萌臣彼溫禺黃殞
貢物稽顙塞下天子曰宥難鹿不餘欽哉諸臣
儲材藏器估閑五兵司門康都險設天府人
成城金光鼓塋戒慈無虞督蜺莫敵中興不昌
四夷順效肅慎昆吾猶堅根本儼仇誓伐勿
守戍千載鴻模

二弟仲和周玉辟邪銘

爾能正嚴遇吾弟大用之何必沉晦之于溪山
天不終蕕之而混于瓦礫已汗其毛瘞哉亦肯
泰遭

夏玉玦銘

太僕太斷未協于可子之佩斯勿令爭于其所

商方鼎銘

鼎任養惟其則曰之薦馨匪龍蟄章世德卿雲
鬱典潤八極

道默周夔彝銘

德機內杜藏之鼎宅資爾曰觀乎商之道於昭
乎發皇後世仍渾同於玄默匪曰馨之外聳敬
哉惟心之則

周方鼎銘

夏山圖集卷之十六

五

周攸尙尙曰象式坎離三文思於戲當其任之
於周也噤知其爲今室之側也緒燭神姦精通
養季

夏玉鉤銘

玉必琢之爰潤爰信大直若曲約躬於密躬之
潤矣約且密矣比之比之是亦一玉是亦一石

周赤玉鉤銘

堅無染似染勁無卷似卷其孰知之一內外化
方圓其爲物也劇塞之兮齋

巖華百乳端硯銘

斯硯氣深身潤二百餘鵲鴒目予愛之入滄州
巖華藏君文室爰得其所丙戌正月王鐸銘曰
肇慶每質豁開分山升自淵洞寔生鞋縣迨還
崑象光澤文壇涓水燎風匡定紘埏德寵流若
天壽長季

劉君硯銘

容德舍垢君子不醜君子之胥

烏石硯銘

夏山圖集卷之十六

五

其潔亦玉磨墨則綠若匪內之不足而何妨外
受其屈辱

古硯銘

千秋館藏房玄齡硯篆體蒼厚勒曰壽古凝正
質潤信清又曰起墨益毫故與寤也貞觀三年
仲夏五月房玄齡識子又銘之曰流者卑謙謙
乃處安小損者缺不盈其弦事業夸曄惟曰在
于善全

仲和端硯銘

事上也期無怠字人也期遺愛愛書也期無害於戲

端硯銘

筆貌飾汝無之聿守黑汝獨知蹈於金水極則
香山誤注於觚來者悔無追慎乃配管欲文無
辭則在茲

硯銘

已巳六月朔王鐸曰予著惟若功念哉不恃
白子辱為子師茲明不怠於夙夜尚賴輔子予
不敢怠若後日之寵嘉

硯銘

爰修史牒勿陷非爰貽孫子勿參靡爰濶清靜
保福吉

硯銘

毋書詞訟是勸弗顧夫謾將凶神來窺止

硯銘

此硯從子小試鄉會最久

為吾貪交不遐棄焉汝肩隨吾試者十季

硯銘

文匪文綯則質端正重至文出

硯銘

山在吾几黜狀其璞其璞其藏文士之章

硯銘

機在目目多於心子豈尚玄不尚言天下莫辨
於不言

硯銘

君子匪贖之旨君子敬惠之旨

硯銘

山口易肆鈞藤可懼

大碗銘

其味易入也易則怠其氣難取也難則思噫輕
忽取郵躁競違和獨趨葉狀耶

熊子印色晶池銘

呂素為質呂華為儀勿為紫奪呂涅受其溜

贊

玉菴張公贊

齊序

濟南海豐張公諱璜字玉菴嘉靖辛卯鄉薦仕

濠州折而牧同州庚戌之役濠傍邑闕無不驚
公能備不示之弱濠已整也而不砌河淤公濬
焉障堤不但免於魚禍無斷堰枯溝嘴崩之害
田則登無凋郡懋鄉爲直指詭詞梯賂公志不
淫竟無私愧會當陟遂曰同州抑公公平昔仰
着挂冠太濠人歲祠之若玉菴公得不許之爲
無官謗乎噫孤行一志者何嘗絀於物乎其孫
逸爲進士香直聲王鐸贊曰

處靜不譁內審腹骨濠無齒略公闕孔武河不

濠山園集

卷十六

志

割人穀粒允活狐羆賸賂公抗罔挫寧櫻啤怒
堅金何蝕柱天無反洗諒昭直未大弘暉後必
赫奕彼視公者膠榮履餗

陳伯曉先生像贊

其意脩狀其度超狀游心於六籍不屑于巧仕
非毀方瓦合而能全其天濞森者瓊海嶺岬者
寶山吾將想像兮三洲之外逍遙於島嶼之間

松林雲水僧贊

虛空之中何水何松何雲何僧何密訓之身何

吾考少季何吾考老威何死何生何吾考畫名
臻其實際完其形形吾且與汝見真面目于虛
空

約

廟禮約

廟曰祀神鄉人自致其愆也人神未嘗雜各吾
其班序不可妄干犯乎語無論語也神亦吾不
獲自作威福者今與鄉人約髻女鰥童皆于斯
弓式聽夫所云神者無非分理百物非其自私
自爲裁者也事之大從衆小從文猶之石尙角
瓦絲尙宮各各司焉能盡兼上下百職之爲乎
爾髦爾釋何蚩蚩耶吾見罹禍患焉吾考鐘牽
牲而禱之者矣籍疾癘焉吾考鐘牽牲而禱之
者矣和爵秩焉吾考鐘牽牲而禱之者矣使神
可面語爾則必曰我輩祇威貞固循職而已嚴
名實程輕重算遠近雪冤滯因人之所自爲迪
于惠幾何人蹈于孽幾何事不敢私加象也不
敢私加辱也一一靖共贊威於昊天上帝恐吾

隕越故雖曰神乎不亦各凜凜黜陟在兮爾豕
爾羊爾豎也灌將爾匍匐泣請我輩敢私焉察
察爾爾曰曲徇各鄉人非禮之蹈舞文之卽獲
罪吳天爾髦俾能代爲我乞告禱帝庭曰貸郵
哉爾之不能爲我猶我之不能爲爾也屈狀佞
詞先處于貳神亦且不禮焉曰賽非遺之牲牲
玉帛勿令百神干鬼議之曰某神善作咸福事
專裁于一已曰盜上帝之權也爾無語各保無
罪鐘鼓豕羊婦人曰私神私也聰明正直又何

守城告約

若遇敵步伍整肅曰靜曰閒聞鼓音耳目一而
不可亂也先弓矢遮蓋大小銃承之後用丈長
戚矛鉤鎌俱吶喊鼓盪震自足破陣敵若誘我
不可輕逐

地各高岸山彎草澤林木村墟寺觀隱濶古廟
須防其伏戎焉先使偵之井泉勿輕飲恐下毒
藥其中

軍中不可挾婦女倡妓違者行軍瀟不貸軍之
賞不遲第二日如勝敵敵人輜重貨財立刻頒
給各軍驗級別賞復領者無宥若人皆著籍不
遠爲征調凡各斬來游戶詰答明狀編之行伍
務相友讓不可爲惡駕梁私通書啓曰啓戎心
不可侵侮開釁至互相爭攫

陰雨劣雪之時更加防守恐敵人曰我之畏寒
也而窺伺生心

分貯一房秤量定分數封之臨時取之左右也
便敢竊軍人一物者不宥
敵人臨陣能用鳥銃擊灰敵人被標大將者子
銀五十兩擊灰賊一名者子銀五兩
斬寇一甲首者子銀四兩凡銃擊斬獲卽題奏
請旨各分別給與武官功大者世襲

續

與薛韓城牘

僕聞古之君子能召功名樹立者非苟焉而已

也階之呂孽畫王路爲天下持公爲朝廷愛名器升高而呼其勢甚便而令名必歸之僕嵩賴鄙人也濫廁東觀事繫職掌不能忍默不言如暗如醉俛仰承頤呂博門下喜而強飾于外呂構昧其不得已也夫今之時何時乎巧道成風大者不濫小者不廉突梯與援錢神有靈恃權握固銀銀之虎當于政門凡一差之役一缺之出蠅蠅狸鬬各十躁而無一恬巧則懷之太拙則畏其越也爭效相聞修身之本實先撝捷徑

書山園遺集 卷一 六 職

如取國人皆笑非呂翳蒙主上之聽而欺罔九廟之靈乎如彼大川東衍如之何隄之呂今主英獻無逸兼總劄貫有志樹功立名者遇主如是亦云罕矣門下呂少卿之毅一旦擢之鈴閣作輔與機密濫阿衡之弓展金礦之力呂自竭心股腎腸發鴻猷矢成憲俾大臣小臣靡有陵越使舉朝心志嚴毅嗔遂夫又何言通僕竊觀門下之行他不具論封差一事從來有定舊式掌院移文政府狀後題請未見不軌於道門下

輒呂文書坐定職名徑行本院對衆厲聲荼毒害僕欲作怪事斯時僕亦侃侃而爭據禮呂折未嘗少遜門下亦爲色變此其意一則啓朝士巧進凌躡之路今指芴知各門下不知有朝廷典章一則不變之濫紀人臣當尊僕職司也如何隱默僕亦雷同不言是需濫也豈聖明之世無一不肯登阿之臣爲國守道愛濫蒙面頑鈍反視召旌虞人爲不如乎僕約同館諸臣東閣面爲剖陳非爲一已也非爲撝徑納賂者陰陽

書山園遺集 卷一 六 職

呂庇私人也謂規制文移當自院發不當閣發門下卽幡狀虛已引還從繩豈不恢廓大度允明公貞如古丙魏杜房耶卽不厭去其驕貌銷其姦急婉詞相商務還國家不素之令條亦見門下稍稍讀書知明朝自各與故雖功蓋蕭曹不得就焉者不獨門下之愛公道不示人呂刺譴實門下之懼主上不示人呂專擅舞文敢呂顛倒官當輕天下士而玩于拳勇之手哉僕羣古之大臣一言足悚臣隣一行足呂警華夏非

其威赫勢錄也履公差枉召受名器而功名因
召基之矣門下試弓氣降心召思僕僕且諒于
門下爲益多矣門下何不召卞極發憤于僕者
一用之朝廷遇巷援閣之時歟數季國家之大
兵事大災異大饑荒大用舍大因革不云無事
胡不張目抗齒據禮持正一爭執于殿陛之前
苟有利于社稷凡在內之執在外之姦如中貴
參居軍旅泄農部居于座位悍師叛卒鹵略不
問紆青被紫僞官無討東兵和議虎視決蹠梁
山安山大盜伏鷲于吏兵諸曹養癰一聲午當
宁孰爲植黨孰爲賣爵召除邪莠去其天昏割
瘡詎不奕奕謂門下與兩魏房杜比烈乎而假
張威福坐定名姓直情徑行成何濫度恐天下
傳之謂三百季舊制敗壞決裂自韓城始門下
縱蟠根媚竈能交煽焉召竭僕僕舌枉安敢
訥而避之僕爲斯言冀各所改圖勿仍門下事
崔魏驟陞之伎倆則可免加旤孤立而毒延搢
紳也不獨諸紳帖席日中不歪門下亦爾富貴

于末路不犯鼎折覆餗之戒矣是故斯語爲讀
書知道者畫耳門下智不及此朝惟匿瑕莫
引援陰事勝而陽事沮一切啓寵無淵何汪無
虞何英人鬼不懼黎庶怨詛靡聖無濫管管自
悅亦欲使僕輯鱗縮首仰息借汲于門下歟僕
實羞歟願爲溪山之農不願爲韓城之鷹鷂也
聶之李鼎武王連珠所云怪事門下欲與僕觀
弭周旋矢石相戰僕猶狀一書生也敢猶與師
絲是而職掌得明名器還之朝廷不私之權府
豈非不蹈區阿之大快耶在位謀政非爲越俎
如拱手惟門下是命寧不拾階得志虧令段尺
自東觀啓之直諫之人則亦何賴爲人梟鳴國
人之笑門下者不又移而張口笑我哉事之毛
舉得已者可召無爭事之專擅亂國無爭則邪
僕愛門下召德望門下爲蕭曹房魏不望足下
爲賈似道盧杞一流也衡今之人各救門下莫
僕若門下其虛心裁之召義改而持公召愛大
濫或數仲絲賢獨告過則喜又可收之桑榆冀

樹功名于垂補矣

擬魯衆仲與公子翬牋

魯隱公不許宋人乞師伐鄭公子羽固請許師
衆仲移牋告之曰仲聞先王之制繇于參國地
靖疆賦犀各表暖皆各其數曰靖公侯伯于男
輕重布之慶讓黜陟征討之事牛耳桃菊玉敦
載在盟府俾勿貳焉我先君周公啓基我魯微
文武之大惠協好罔不謹曰懷事也卽子孫不
敢各攜曰滋私憂乃宋鄭交惡大伐之濫馮弱
犯寡則肯之天子是王登其各一人私逞也者
今也宋殤合陳人蔡人各利州吁之私且曰墮
之杜之之我師謂伐鄭之故夫鄭鄆鄆縣遂
皆各溝樹之各悌德大惡于諸侯亦
惟君故之之曰不頌而修之睦曰相交也成公子
馮之讓而愷心曰致國于君無所知罪不德其
忒而忍襄之投乎矧州吁之愆也大破其德天
下諸侯莫不入于耳食其肉人不德焉而欲將
曰其餘玩曰遺之欺羽父聽之不亦過歟仲聞

尊王獎力曰長世也不彛種植亂茲曰矯誣也
天監未嘗舍茲魯秉周禮宗國之庇各令名哉
無故勤宋人曰破鄭謀未允臧則寔若而出師
俾鄭之郊踴嘽歎鳴之不暇彘兵不祥也割好
不義也之爲之憐憐臨事夫不悌君之謂忠
靖難不蒙之國思善靡各頗心之謂
貞斯神之煥煥不已也三者廢其一必愆狀
自蹈于危羽父能不秘先君之好悌順慈恪經
乎德義之乎詬恥俾我魯蕃衛王室曰鎮綏其
宗祏曰憐于及邦不侵不基至于今無有所恃
陪也亦惟曰先王之典章濫度各愧者也各憤
者也各共者也豈直魯邦乎我一二兄弟甥舅
婚姻之國亦賴各寧宇覃受天王之德之無忝
永各辭于諸侯各忝曰憲于後世上下之分社
稷之衛亦云無慳矣是故付勢審時度不執義
君令臣恣民惜而國勢張宋爲不道愆而興殲
師若之何其堪之是俾公子馮不克正始宋穆
公不克貽終我魯之身近邑之惠得無同乎茲

請兵也不與羽父姦君命惲請帥師播越懿典
而狡焉是謀不自揆已憂已備君憂故也非策
之良也夫豈吝恤憐焉孰得孰失烏吝君子口
聖而愆其意耶古人謂辭之輯民之協辭之釋
民之莫願子輯且協思出話之鄂鄂也思之務
懋求其庶幾得志莫忘愛國國吝堅棟疇能據
之哉天之攢也必其基之不屋故今羽父自撓
其棟又誰之尤弗善爲謀今日不諗何日甯
敢乎其吳呂持之于不敗仲不佞獻願呂設之
爲由道也爲無咎也則寧敢言之偈勿呂爲諧
焉賜之采葑仲也恭俟德音敬拜下風

擬山園選集

卷一

天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七目錄

箴

座箴

交箴

怒箴

樂箴

諛箴

驕箴

仕箴

財箴

權箴

規

規倪鴻寶

規津吳令

教

熟細玩教

尹教

訓

聽訟訓

忿怨訓

訓役僮文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七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七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箴

座箴

凡我子弟諦規座右人之持躬惟在信心曰爲
難心無愧誤言則爲咎白圭可磨出舌終身
之吝一字成覆轍一人定覆轍一啓輔間小土
卽爲巨嶮至于人命產箴兵機閨門官訟陰私
過惡口生大垢俾其生無呂雪成無呂叩丈夫
無呂自立于幾者女入無利曰身難曰難
幸免雷霆斯糾促其功名戒于祿壽報于躬與
子孫曰顯厥罔雷戒我子弟當其快意所益或
神酒役志得氣爽津津于此謹操其經君重
關于汝口寧曰不知教曰戒否寧拙勿巧勿
責許沽直而惟我可曰齒疎仁人長者重遲
忤略無訥刺于嫌隙言吝時吐詞可曰爲
戒不使賢出走如聾人命產業兵機閨門
訟陰私過惡念及造誹與造業隙隙皆

或怨詈如何任意不為濃物物惜其全難忘于
昔人則百齡言語不朽感思者幾人記憾者幾
耦君子日慎一日勿易于輒言對衆寒免觀給
穆穆小人澤客驟濃迷耦者必反履道不苟者
可宗不及芝焚而桂歎免于人面而貉踪雄
食肉生乃堅豐騰角虎牙即被遺曰何能凡百
交接懼哉初終

交箴

朋友人合載之鳥嚙所引互成德業實詩雅
磨型易狎者邪易流者情貴貞之考久暫而善
敬于心同吾觀世交意氣多廢半曰財利相就
全曰籠絡牽榮甘言須擇餌之肝膈曰相傾懷
片語曰為罔據隱微曰為鈴暗挑微曰右袒勝
嬉笑而朋從虎蝸內藏盟誓虛矜呼類于三五
名託曰把臂之英誘曰色博俠曰飲轟伏奔騰
人子弟情藥令人難醒絲斯文章猥蕪蹉跎無
成蹙起是非水火燒攻尙結樂社于算季續爐
銓于頽齡下石比比操弋選征君子良之如城

恐其假曰為最是故組織在仁義輪寫惟教
貧賤則相待曰彈冠富貴則易蓋曰微纓繼
相摩淡水各亨可與親串可無凶終可託妻
可共建千事而不掣曳嫉媒其事功墮落落
合若泛泛之萍梗勿濫收夫為委贖與悲子
風誨我子弟羣聚實虹勢交利交吾曰人喻
可通矧可永必貽累子爾身道敗于爾聲君
莫讓今日方且歡呼轉瞬所求不遂凶暴而
亂凡我子弟焉可為人嫌焉可不戒守屏
陰功諸鬼諸神之所服肘其各持于爾爾言
不苟服茲至者

怒箴

人之一身怒與毒謀一發難救冒鋒鉞鉤受
抗敵此亦何傷忍曰為藥踰藉可忘滿調發
救自匪藥壹鬱無震降心冲夷一事不歡實
凶身戈壘伏牙崔隕惡信戢殺界之壽豈無
喜怒不彰天雷日迅

樂箴

人嗜無樂雖聖必吝中節謂輪如何可苟如嘉
嘉事鐘鼓陽陽適情而止休暢奚傷或卜之夜
沉湎是卽吳飲吹簫不狂不息三爵廢樂故齊
太康狎客罵呼竟蹈荒亡譬之馳馬聘騶修路
得意忘長街慨可思螻蟻雖小能穴大堤堤
障濤安能弗思魚生游泳鳥恬淡林順美天
勿過淫心况曰樂極悲哀降割憂勤夕惕齊考
可活

儲箴

君子於人性慎諸已已宜敬道人惡後
和柔中實隱幽所最忽者旨酒乾餼言笑不
縱恣害德一語有瑕圭璧簫墨賊入骨髓刻
漏媚喜極無心警矛鉤連誰踰禮法必招動
忍之又忍無辱無謬匪人之尤我原先故莊
日強心跡格姦責人恒明責已多猶朱宮澤
人所不見口禍炳炳惕哉默持神放斯焉老
何爲

驕箴

太諂太驕驕尤爲難吝恃斯溫水噴傾頃
不覺及朋內笑聞朕錡固復益大憐心爲已帝
浮氣攻侵損素紛囂中喪靜信功蔚文綸
沉晦矧曰爵祿揚謂如蠶忌者在倘磨磨刻
終身懷毒齟齬斯人懷謙返冲遺之所集羅
誨凶悔亦鮮及

仕箴

仕行行遺時費遺道巨魚縱堅挺濟呂亨勿
雖昆位高易免勿曰食靡山易領錄斯
勤致陰張潔不絕俗甘蹈身孤處心不連
斧柯遷讓避暴尙故單羅食進靡止愁汚
怨鉗排擠聚於光華居豈難峻寂寞爲
何用身履務康人情鋒鏑泉石無野棠鶴不
明月可求耕稼茅澤兄弟微隱性全忘
淑真久仕人賤遺格毒箴蒺藜仕徑
財箴

無已吾慧謂人爲昧多取貪覆理進道悖安
貽羞苟得招凶居廉兮潛勿市廉名惟鬼

司其絲唱膺肺先歟掉盤福喪財排紫閣轉移
憲駟拊髀大笑富者應應造化者準惶培光昌
豈天所短而人所長多造來盜舒究誤詢遺豐
子孫殃生恂慈惠能好濟節已無姦垂麻結社
清貧亦安凡我苗裔庭纖不可清白恬愉吉甯
兆我

權箴

命汝香權罔自徘徊僭僞者民其瘠毋懷汝
第矣君循養賢汝爵者矣君念顧若邦追醒
汝造歲魁民陷顛阮汝職斯墮盡智制民極
朝常涕滑滔天側目憂惶慈匪汝播僕帝香
威福靡作惟濫之緣事權多媚臨卑職枚胡
已私罔恤於佗香忠莫匿瞻義奮為鄉黨勿
靈訓無虧不敗怙躬為造攸害邦本弗固傾
呂敗愛物約已盡職劬勞朝轄不減天鑑孔昭
規

規倪鴻寶

僕不敏與足下周旋足下呂僕可與言文辱

之款誠僕足下文實堅究志意頗篤可稱
代之才也近觀足下香可當放藥石者他人不
言朋友香責善之遠思為足下進一規足下能
不呂為逆耳乎當足下筮仕朝中慕炎奔走
璫呂求返顯銳往之士鼓翼張吻立陟崇廉而
子硯狀踟躕步鼎不染也人皆慧聰足下顛滯
頓不能捷足下之可規者一也蒲州韓公長洲
文公世之圖為遠屏如刃于頸足下之二可規
規在不習為鵠不題為佛違攻擊作難之八面
櫻拂眾怒巧避者固如是乎足下何其側惡
烏程之當軸淫行汗面虎翼善笑心中吹壘
中擊霆逢之者碎避之者稿足下之鹵莽三可
規者又不量力程勇憤而用壯晉觸不周掌擊
華嶽一疏不已再疏更狠似正弓之習孟德等
劉向之祗五侯危若朝露足下不顧敢暴虎馮
河足下之敢四可規也憑遣加足下呂小矢石
南歸返棹得將老母不罹其大凶者幸矣維系
必敬眾怒不可蓄古之義也足下與烏櫻之朋

異偏言無諱彊項不下不肯類不肯仰彼昏廢
不往歎也彼昏喪不來哭也斯無桑梓之遺子
子蹢躅足下可規又各五焉小者窕矣大者極
矣不和于物雪逾加霜足下能呂繆迂免戾乎
更可嫌者繡虎之才文復雕龍不學則苟而可
學而植機雲之詞奪應鑄之采遇溫之不學無
術言邊事于五大而五細相連不克被禳四方
祝融之墟皆火欲燬足下不早遜于埜招狐豕
狸呂噬其脰足下之濡六可規也是故連類紀
起思中足下加環堵狀理根排枝不及于蒿必
及于桂不加于藉轉必加揭車雷夷此天地間
善整人者尋常之伎倆也異而斧之贊而敵之
又必狀之恒態也何見怪哉僕之蹈于忠告者
良爲足下之見事遲也呂足下曠代之才屈伸
類仰如方朔之大隱金門一龍一蛇遁互貫焉
奚不可而足下嫉邪太嚴介于石犖于牛革不
稍轉移于妨賢媚能之前試肝兩衡觀之各惠
足下之拙乎愚乎莽乎敢乎蹢躅乎濡乎不也足

下不能突梯滑稽足下之才短于是足下不履
尾求啗不能剛制于勁直謀國而喉忌領鱗于
國之權臣足下才之所畏乃達于狀狀艾矜足
下何長天下士猶曰郭公才長不幾幾乎聽之
濫乎今溫吳二蠹亦幸而萎矣饕餮如灰如不
灰萎凋足下足下雖居崑觀川震電憑怒其大
不利于足下猶未中輟也足下性之硜確能改
敗能揣姦毒而再僕歟二虎信信其庸吝惜于
足下噫乎足下朋友欲攝知已苦口曰一身負
五可規之偏整而不自知也非伎規之其難貴
規足下聞此當根杖曰展也我之過也其勿爲
蛟而爲龍

規津吳令

吳令好察惡庫人皂隸書役蔽于已也所呂用
其小慧巧皆斤斤于目前求灼著自呂爲辨矣
夫寵之畏專任之偏重似也不曰所任者賢歟
不賢歟果賢雖大揚權任之可也果不賢而無
無蟠蟠從而任焉類挈澆淺木不爲釜牛不爲

追連坐于竈口欲撤其塵其爲塵不更倍乎且夫賢而任之二三其聽已偏身轉于華誣已嘗欲連于涸澗形繫神泄賢者方受不賢者數火已之不比也則公之爲聽猶已爲無妨耶雙伎權擅之戲天侮鬼詭在井中招憐不用簪公馬不發戶轉愛熊不無食鹽今謚已蒙公公反已爲彼謹事我也而意之矣從來小忠者大忠之賊小信者大信之蠹無所已御之而庸冀其不貳我乎則所謂不貳者乃已厚其蔽而不覺焉者也揣公之意必將曰察其遠塵在近察其近塵不在連遠無形也察非其所寄也聖人處陰衆人處陽聖人行乎水衆人行乎霜行者道思居者牀寢慈母吟巷適子懷荆夫近者易觸而莫覺也則聽難擇剖也聽也者非于其說者也于其所已度者也且公連矣公能近近詳矣不略于遠乎小詳矣不遺於大乎負子登牆是譏乎是傷乎是實一人骸乎是實兩人骸乎屬星索明不如一月百漏爭開不如一門山生金

剗山木生蟲蟲食木人生智智錮人公不挈其大綱不言而令衆細畢張乃必逐乎細者也爲允能人置一耳目也如公必毛舉髮敵之爲快復虞其眩且瞞寄耳目于人人又寄其耳目諸詐百也巧伺干也益蔽益幻公猶居之不疑據之已不蔽于已乎愈疑是教人己疑愈可悉是示人己愈不可悉披箕救火設堤止水解拌者不在于捌格在于批沓解辛螫者不貴于斷腕貴于傳和董河伯不潮島香沸波之先驚也虎之一文先見廣燭之摘不先示其微也嗚呼金暗誨其罪而戮之縣發席敵而遺之是因巧偵而爲之賞矣人可盡聾乎哉矧吾耳目人無已自該已爲神人之耳目公無已公已一目聽鼠目已一耳聽鼠耳公且如之何耶吾願公太其小術操其大術大明而不用其明大聰而不用其聰不求覺乃自覺不自用乃不爲人用如此公之宰一邑者餘矣雖朕即宰天下者餘矣乃如治病者醫炮藥者僅勸食者受壘泣者妻

謹徵者已

教

黜細玩教

昔子過北都廟市觀百貨所旅既感而歎賈人不知予不豫于此也授以文犀刻為異獸諸說予不之顧捧以覽器曰某為官某為定某為柴予不之顧炫以周鼎商彝秦漢之古之鐘之盃之盤愈拂拭加矜貴焉予不之顧又詫以拱壁螭珖大圭方璣曲壺雕竿及諸老僊奇神之形旁引珠履璣和禮器加虛予不之顧今浮家吳顧而語諸子問之曰予知我所矜感之之漢欺國家之亂禍于幽燕寇骨雄銘城人骨僊蟲瓦解為犀為玉為鼎為盃壁珖圭璣諸玩好可已當矢矟弓馬之用乎曰否可已餽王伯僕暫之枵乎曰否可已禳廟焚人屠之阮乎曰否造物惡奢盈貴異物必心淫心淫必不務農事講武儲糧目毒蒸華尚虛費燕之破竟用且飼馬城鎧守城固國盃鼎玉犀其何力焉予意亟

請下令立為教公卿士大夫庶人各務本業農儒商工不為物遷不教鬻市買者罪均其各貴穀貴布人不得衣錦綺男業女職以追古聖人之化

尹教

丁亥九月無黨自崑山來京道三弟鐘所為尹治民狀予過永慶寺作教言曰三弟前書往往患寇兵為憂屢攻城汝晝夜不釋衣寢與城上得保無事吾不喜汝之拮据耶雖臆言治民曰烹鮮曰求牧諒矣夫此其遺晉晉狀屬世散民之教則也民唱朕後和民杖朕後行如汝朝焉行一善十人愛汝汝非十人吏歟如汝莫焉行一善百人愛汝汝非百人之吏歟朝焉行數善子人愛汝汝非千人之吏歟莫焉行數善數員人愛汝汝非閭人之吏歟朕不可驟得也其鼓生嗟動者吾器在何言夫器耶履廉一之薄賦二之側形三之鈴脣胥四之絕請謂斷僧道五之濟婢孤六之如是加泰墊鳥罍我不損其毛

不食其肉而身自依依歸于我若嬰兒狀聖
人將動必吝恩色何也利民民啓而親焉利民
民閉而害焉親愛爲水觀燭爲火六者信能行
民曰鮮之烹已多事擾我耶曰無之矣牧之求
已無芻餼我耶曰無之矣寇兵旣息朕後徐議
興學廸文講詩書禮樂之化奚不可耶吾弟之
在崑固未始離其心非異于刻民而戕之耶朕
春思之廉盡履欺賦克薄欺刑盡惻欺胥盡鈐
欺請調僧道盡斷欺婢孤盡濟欺若猶未也或
始乎治終乎亂或小事煥大事涼虛父兄之
聘意見之祗是則宜憂者耳若曰寇兵之憂寇
熄矣安用瘳心哉持已者則儲神養器勿曰千
畧人之非我同體也我可肆其志更加之雕
殺之勿曰千畧人之非詛呪也我可怠于後更
使之無捷痕無泣聲也鬼神吝燭貪民不可侮
蓋拮据者一節而惠人者大端此時不積陰德
慰我祖宗父母之靈讀書何爲耶我之家誠何
爲耶今日又作教言又何爲耶已身戴親望汝

不可毀器設若內膠外閉不念羸羸縮縮因
爲當裂匠人之繩而碎其斷也微笑曰吾兄老
季矣言危也水泔已稽淤滯已雜不顧誤夫烹
鮮求牧之教已篤乎尹之達則我諄切治民之
狀不強聒乎哉兄弟怡怡善周者明不能見善
明者周不能蔽諾諾衆人不如諤諤得一士
爲福履子孫縣懸惟三弟鑑勿之吝忽

訓

聽訟訓

無黨將之晉子訓之曰汝往親民矣不食墨
卽予已言之而訟尤事之大者汝可弗欽欽乎
小子懸之兵亂之後民心驚而不靖易爲爭邑
今不肖比恒受貨債于清問皂隸曰此一訟也
某之爽貳郊遂皆不可其人卽訝士亦不許用
貶案吏曰此一訟也某之枉撓州黨族閭閻之
不領之誣于野禁一人之身一手下焉已爲臧
一手上焉已爲否其無戾也乎其吝吝乎頃之
譚于李官泊諸大吏矣子履者見李官諸大吏

根於薦紳者之赫蹏薦紳染于大豪又狐媚交
好呂染于李官諸大吏既賜為之責請意筑其
寃民何日免于烹者之快意虐已之屈而明白
其事呂脫朕鷹筆毛筆耶小子懸之不墨則心
不辟志無不衷赫赫神明監于左右伺汝之介
恕也汝則恕焉悉詢虛意問之偕事偕觀罔曰
我之識足呂不蔽制焉度也我也能夫因昔旬
階下者皆汝之赤子要釋焉其旬也者僕如鼠
莫不伸眉引項灼心呂冀望于汝之一照也者
一搖手而刀筆遂死若而人矣一矜恤舒曉而
刀筆遂生若而人矣况加觸忤遷怒先入輕信
略無敬忌背于祥刑欺慎旃儼旃旌廷之德意
惟狂大吏之奉行弗奉行盡心弗盡心耳私呂
縱回犯鬼遺斯子孫固不可至于議歸醉飽之
餘益氣浮心挑燈夜鞠不顧寒暑饑困成案呂
涸姦軋其善不之大而僞于薦紳之強禦枉于
大豪之蜚語不掘其穴剔其根他日再額叱皂
隸鞭距之扶之而去且曰越訴胥律容縱虎狼

顛倒高下塗巧黑白威虐無辜曾不思謹之赤
子而氓焚弗用霸不自靖于裴常自造大鑿一
至此哉小子懸之朝廷之令我居民上祿我綬
我榮我用呂懷夾簿責予允盡職之云何職之
多錄陽陽得意淫刑呂逞憐民而罔胥泣罪之
心斧鉞刀墨也慘也筆楚鑽竿也毒也寃氣鬱
塞一心幾何不呂修德竟呂孔虎寧成自居乎
一足者重其迹苛刻繩人者淡于其文外通于
田甲魚翁之屬內不慘鋸項鍊體之痛喜摘發
快鉤距安知薦紳之仇虎不染大豪不比賜龜
者不短長汝之為展月同途輕忽民命內渡夾
骨呂操切目為伯搖長三歲所死者計之若雨
累累諸枉鬼嗟乎性命之如神無亭無疑呂兇
呂排昏天瞋日呂人之生人之死等為兒戲嗚
呼心一不盡汝滔天之誓即枉乎此晉之我私
詛公謗必編京國人道鬼道天必不利于汝筑
筑赤子皆反面嚙唇作汝仇讐如是豈曰能濟
其蓋達其祥也耶故祥刑者非第民之祥也不

細之用厭抑不大之用厭陵生生死死之發既
省且惕予所鉢欽欽于事之大者良此焉謂矣
小子慧之汝之社汝之長季汝之繁子孫皆是
基耳勿曰我父老矣習文事何知聽斷吾此心
則汝難救藥悔之翼日罪重如山不可迷也予
之望汝務民理而靖勿使鳥驚魚震而亂其夢
于投鉅贖告也減宣義縱王溫舒杜周一流用
很牧犴貴詐力後仁義必祖健酷始曰勝其任
而慳也詎耶用德者溺職也耶於戲救火止湯
酷刻曰濟墨匪介匪怒猛舞小智曰速大戾于
子弗子之矣明神赫赫顧此詠訓其勿忽

忘怨訓

武曰怨者不可忘者引不反兵不共戴天且曰
呂直報怨子云其可也予曰夫子之意微矣乎
非令人懷忮刻而呂怨教也夫君父不可忘而
餘在已者豈可沾沾不肯失其據械守焉呂待
之也中人居亂俗自少壯至老無時無嚙惜之
事矇視撓眉啗呂甘而鉤之亢厲噬皆虐呂苦

而棄之文深巧密排呂刻而納之自古及今吾
世局卽吾人情吾人情卽吾鋒鏑凌弱暴寡才
名功緒官階利益蟬舉焉而不能殫也猛志剛
力必欲報反得非感之甚耶經紀予心人爲之
所疑呂自處顛逆起子樂玩而蟻急伏于禮交
百子乎其智潛肆毀邇悍于虎狼銳于蝮蛇彼
此伺釁遂至耗亂莫治蠢敗莫理而一已之手
足內竭于敗陽築其壘食不恬寢不酣不亦困
踣其神明而無聊之甚歟或又曰不朕數十季
所積快快一旦數十人所謀如決癰毒癰者
夾狀絕無根株非勇擊者之大欲薪膽者之慶
獲哉予曰其不朕乎人惟無才譽也吾才譽則
必遭訕人惟無勲業也吾勲業則必罹譏人惟
無節操也吾節操則必逢鉗人惟無顯利也吾
顯利則必值蹟此天道周回挹注之定理人亦
在氣化驅使中詎人之所能塞所能亨歟而不
忘報反者聚慝丘峙濬患海泓神明淡靜已自
失其據矣於是張其爪吻奮其武怒歸不忌襲

城亦欲盜霸陵泝水流其凶指脇將桑償其忿
枕戈呂穰屍嘗矢呂雪恨方其困踣無聊天地
無情川岳欲飛恨不顧躬鋌而樂死是呂龍門
謂怨毒爲甚矣哉所呂狀不肖之心也無論營
未報而食不恬寢不酣卽齊時營既報而灌夫
魂守燕丹虹射甘心借斃究竟亦何益哉矧曰
人各各命數存焉我往彼來彼矛我折世世相
鉤子子孫孫不輟必欲釋憾猶之乎一刀也彼
此假其手而易其時卽謂之自爲睚眦自如朝
割身家名行敗且塗地何呂異乎此亦何莫非
私圖也豈君父之必不可忘不共戴不反兵先
公家之急而後私讐耶是故太上忘之其次莫
如恕遣夫服猛不呂押止姦不呂灋杜隙不呂
猛何也賁育所難而神明忍辱者徐呂化之齊
餘泰矣大心不呂切齒櫻包荒不呂偏意芥無
溪督峭刻爭功斂位趨利之情雖齊葵藜何難
漠焉太無呂休我天鈞歟斯則徹天道也達人
機也可呂介社可呂老壽齊據者服齊處者嫌

洗滌無聊于是乎食始恬寢始酣也誰無幾希
豈必意相尋于既終呂不肖心待我乎故知人
各各命自厚薄責怨是用希不念惡何人而非
伯夷叔齊

訓役僮文

家僮四畱自五歲從遊歷南都中原北都今齒
十九託之呂事每呂誦詐飾說欺于一時不久
敗露賊害耦俱其機牙不可長也余數咎楚之
弗俊揚揚自得自呂爲能舞智能嫁于外倖于
旦夕鄙哉其矣呂保身是用作訓曰爾貌不揚
呂傭事上下儕于隸審分自處宜恪慎勤事無
誤于重大齊綽匪棘豈惟余之齊攸賴爾自處
受主人之命夙席其庇于振行夜齊淫者不知
二命而爾醢酒罵坐學灌長孺之爲人乎曩余
見爾之面今見爾之心爾之心得無曰呂我之
才豈甘于牧圉也不職思其康居呂若干指使
而逞其狡獪漸積之亦如津邑執家之豪僕借
主威夾顛肆蕩清呂旌吾強呂噬人之產可鉅

富耶爾若如是則罪莫覃焉噫爾彼僮爾自
爲豪耶爾何才何能何學何識草之絲木之條
自秩乎其類焉耳欲逞其無良朋比邑之狐兔
無不口誓舌誹與訟造蜚語一切藐騁伎人畏
不使人敬人各各心誰其救爾爾不閑於教誨
召免于戾弛于誅求人之陰欲釋憾者爾之敵
一身環侍四面介磐矣夫世界坦寬安往不可
活而不叩自恤騁其蝎尾不自輯也卿必曰
人棘也矯誣是非強憚匿姦僻陋腐風負
衆必害人害者司必田斯人之仇也
張無所憚睥睨繆戾等干禦人頤頤曰
鼓于一方蔡衛不秩應遇勅警曰一擊其餘
召注之暴沙中胥狙餓何况于爾醒之崇之
胥天殃親戚必曰斯人之彪也僂僂侏儒前
後削歷抵多玷傍徨不林宵小戚施而驕滿
比姬稱其比姬則若羽增華嫉其介孤者則
痛呪屍無非小人之伎倆潛爲鬼魅胥道君
且笑且憐召爲爾造孽于阿鼻設滑滔天好

人而圖捷王漫貽狀不但爾軀也子孫必報後
胥窮凶必爲物噉况爾季方十九口笑尚黃假
如爾身居功名之塗氣崖權力足召熏灼乎人
爾寧容忍讓謙冲乎不也虎豹熊羆之性利于
吞嚼蝮蛇蜈蚣之性樂于敲毒召爲底極夫爾
之人者幾何殷者幾何衣者幾何食者幾何無
多矣爾之火之所燎不蚤撲滅其爲天道之
蟲人遺物遺之蠱皿不既多矣乎爾惠子余
尚急改鷹目殺其狠步矧睦任耶訥訥不出
道遷若不及勿爲謂背背脊縱橫任爾何人
寐昏之時誘人于陰伏之域除其窟穴洗其面
慢浮情卽曰爾胥高才與策乎用之召襄力用
用之召服商賈用之于取武弁何不可而必
行妖惑爲一方之鉅蟒支離攘背爲耶爾如
社爾其造已異圖不生異慨猶小瑣瑣卑儒斗
筭勺概之庫敢滔汰若是爾如不悔必取過
鬼神伺爾爾不懼也汚臙滿穢余不汝匡於
其匡屠學乾竺舍刀卽是爾可甘于蠶獸不遠

歟欲求其期則亟轉于雞鳴兮旦之候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七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八目錄

志

鐵杖阜志

畱窮志

紀

戊寅紀

述

城守述

藏賊述

禱

禱龜

告

錄告

詰

詰甲申事

難

設難

駁

駁中丞

擬

公徽某官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八

孟津王

志

鐵杖阜志

過齊地問諸居人曰所謂鐵杖阜汝知何在乎
居人曰不知也又行數十里遇一老叟鬚白步
跛問之曰汝知鐵杖阜之所在乎曰上世相傳前
一里高阜密樹水繞者卽其處也予驅阜使前
土廬地鹵莖草蒙上田見莖鵬相嘈雜予喟然
太息動于顏色曰此靖郭君之與貌辨舍之上
舍傳所謂能自知人者也今其阜猶在乎嘻不
呂貌辨多疵拒士尉而專聽之長子御之且暮
進食辨不辭疾卒見閔王解交之不善于靖郭
君而獲其利焉君于謂之外生樂患趨難者豈
無故哉東郭氏曰是所云杖鐵杖者也不知人
而倚之爲安是所謂杖蒿杖者也是故凡杖者
疎條弱植促節寡貞端呂刻鳥角呂圖磨危不
持顛不扶患難利害無所憑依其異于蒿杖行

泥不敗于所持也幾希令靖郭君失所杖保無
纖介之既可得歟不可得歟故高宗之于傅說
杖不專乎沛公之于張良杖不專乎得其人專
之可也靖郭君出其下矣何也杖皆鐵也書曰
狂知人知人則哲聽之專而聰也方正之容也
忒其蔽明也予過齊感老叟之言而徘徊不勝
也杖人而誤焉求其外生樂患趨難鮮矣嗚呼
難言之矣不可不志予于是志之

留窮志

王子不造維寇齒其室南都馬士英阮大鍼
王陳程煽虐城中變齒其室難寸研尺布青樓
亦太白日晦色妖蠱鴟張猛厲峭刻之習無資
爲之一漸者呂訓正人旅或恒之曰仕二十五
季列政府懸磬無餘干之困室之窮也子笑曰
窮何病士君子患不能窮耳堯捐食于淵舜抵
壁于谷咎諸生時窶不能火食執書聞咥枯槁
今兵燹人屍鬻斷狼藉者相錯也無厚畜避之
得不死幸矣是故予呂窮得免豈非天之德哉

匱乏而庇其殆耶彼勤封殖呂釐利徒呂誨盜
媒凶長物何苦而呂累人乎以幾何衣缺囊
缺饑諸弟聳而救之噫窮亦酷矣何呂異於諸
生躋登時歟或曰此必胥鬼司窮之柄于其襪
弭令其勿來怵怵紆諸斂其沴氣銷其崛巒可
乎子曰噫乎子之幪予不知予不愛肥呂厲尾
者乎多取人伺必肆其敦圉而倥偬呂橈之災
之加遺何不惻惻耶何如枯焉澀焉左書右琴
尚吾古處吾何陞顯呂滋憤懣第覺心休而夢
恬外不縻午內日常羊無吾顧地蓋衆人之謂
不幸君干之謂幸孰云非天之相之方妖蠱鴟
張時因疾羸角吾吾狀可勝嚔泣哉故人窮者
天通之天通者人應之理數之罔也使窮無鬼
則已使窮胥鬼爲淡乘無管卽其嚙噬也玢
清靜卽其幪幪也設今日仍一諸生焉尺不遇
馬士英阮大鍼張王陳程輩汎界詭陵枯澀伯
儼鐵略亦自如焉耳亦將詛天歟邇人歟今之
窮底子而相之也舒矣不窮爲既窮爲顯信哉

於是命僮洗竿角陳銅羹三牲奠腊玄水煎鹽
旅而祭之長跪曰謝窮之司柄者曰禱終其身
隨予也幸勿吝

紀

戊寅紀

方戊寅之時流寇帶甲數十萬不二三季蟻而
敗止五百騎垂索罷馬糧遺絕張口待食各城
堅壁賊逆天既滅可翹足待矣而賊曰寶昭熊
文燦文燦用呂路京之權要善騎上者遂日勦
貧民輓輸牛輒曰飽賊縣官奔命走死榜示
殺賊一呂二人抵之田僮釋耒耜而馬母官假
民大病賊繇此復入關勢復蜂聚兵多氣復振
假令在京政府恤國惜其呂利肥已也不驕焉
河洛陳將軍諸弁旦暮滅賊如拉朽株何難之
各致乃日日召對徒事虛文大獄苟午加賦
涇而中原之命自此不堪矣於是姦臣僞冒仍
襲為功衰衣上方劍之賜煌煌如也朝廷復
艱難于上至于滿青徒煩大司寇之刀鋸

者又陰陽其間未朝籍口百人一病無香從召
對中曰賊之虛實告耀明其事者且舉朝喜謔
惡直此此喻喻是呂人戶減什三賊日復中原
日縮賊日肥中原日瘠呂羊將狼紛拏如此遂
窺神京而碎之玉弩射天星日崩折嗚呼文燦
之肉不足烹而諸政府之外虛冠內錫獨金錢
盈窟骨骸糜爛尚何言哉幸天厭其毒火烈燦
原蓬蘽蒺藜皆燒滅之致甲殘刃復窺關中竟
顛厥呂成嗚呼朝廷厚祿養士救一旦之緩急
竟蒙翳呂聲聲乾坤刀俎生民與爛郊甸由是
斷之大臣作姦誤國之心慘于句戟長銀海宇
毒痛之禍不加子賈似道盧杞石勒李希烈一
流哉蓋舉朝猜疑日求召對瑣尾于毫毛小事
縣官躬自折訟喋喋狀喧聲滿堂又如之曰燬
罵公卿使臣無禮卒呂羣翳致九鼎沉喻如此
箕子麥秀之歌所云彼姣童今不與我言今蒿
目酸心不知如何暇豫吾吾烏鳥不如得除
黎事未邦安廬舍守墳墓曰事鬼曰免予人禍

耶子悉史不悉其根株寬乎文燦敵紀其實臣
補戊寅數季之載筆者

述

城守述

流寇九季大跳於伊維人無攸處是用大擾焉
池史子宗相盧氏王子金鉉因季子見王子曰
貴邑何守而攻之不能下也王子曰城一而已
矣十里之城七里之郭人民相若豈寇之不具
於原野寬於黑子乎敵邑福小無助可恃
通於仇讐兵甲不頗可召不涖敵邑是故
修劔不能下壘目枯吾丘不區區於葺食車
也胥車馬之展而無夷傷之察寧無故乎史
王子不問登車而去又數月寇攻汚攻盧汚
又破史子之家燬其妻某氏屬不從賊灰之
盧氏李中正呂主事家居朱服組綬屬不從
灰之慘胥司略表之李子曰二子不究其守
之故而太又及子敗史子智不衛其室憂不
矣李且減頂請問其說王子曰鐸聞之信不

上智不害民勇不作亂汚盧之守上不恆其下
而剝民之肉使民不飽怨之所叢也異于不害
民矣民各包凶心求其協我謀是呂不協欲不
長亂職競作羅其將能乎否則殺牛莫敵尸而
民敢開門揖寇哉是故無事之時仁呂作所義
呂董正杖鐸荷戈呂為士倡散財給食同其甘
苦若家人父子之相恤寇之薄我城下士卒胥
灰心無生求莫不揮血憤臂呂死守呂保旦暮
之命其誰肯畔今汚盧不狀其令乎日不恆民
而疾說之敲扑其骨民欲甘心焉久矣但無
耳胥急又不做備私橐不擾毫末益為敗削
之大者何福之來呂之守城其誰為腹心股肱
爪牙乎故家胥嶠山之險西胥函谷之隘南胥
方城回溪之坂北胥三門底柱之時民生不養
戎紀不肅胥繇朕矣寇來而情望其戴胄而
氣乎吾見戮力同心之無人也幸李公之死難
史子妻之死節呂焜二邑非天之禍汚盧也非
汚盧人之禍汚盧也胥司之報焉故耳季子曰

某既聞命矣守城者守心之謂也孟津之守聞
子捐金杆禦民呂子兮日之不嚙刺而且疾喪
妻子飢寒之恤也用輸呂道隕落其凶心雖汝
一邑編小所呂攻之不下也非天之誘其衷道
之鼓其命也閉門登陴被甲而力諸原其不從
於汝一邑豈無故哉言未已報寇又至王子命
季子右之梁子左之蔣子前之喬子后之乃厲
氣衝城晝呂淬器夜呂資糧屏樓援袍呂先之
密通仇警從者數屬人一心呂固宗子大雪

卷十八

人

風呂力關於矢石之下寇亦旋退作城守述

藏賊述

天下久不見成兮癸未甲申間逾僂僅士馬
耗廢守戰之備中國事委之罪餘博徒馬士英
司本兵柄不識兵惟賂鼎是弄官媚邪弁相徵
幸各寇遂各輕視天下之心李寇跳梁關中清
礪高傑附為心腹唱冀南亂澤潞皆難喉而下
太行單懷修武獲嘉衛輝傑暴破殘凶同巨見
又東而曹縣豐沛濟寧蠶食山東諸城淮西徐

卷十八

人

錫揚州瓜步噉噉沸鼎禍至日甚民不得耕桑
大司馬呂僕苞苴獨重與之遊遂欺蒙誘朝廷
封呂興兮伯秩異哉中外駭視曰高傑一大賊
耳罪在不赦所過屠名城堅壘殺人如刃羊豚
客辭相貫不磔之又崇呂五等爵辱孰甚焉况
割揚州所屬地盡納賦貢于傑不入公家益資
之呂啖精甲銳卒利鐵良刀健馬也肉養虎狼
將呂自嚙則何說歟是皆傑日呂驕惟薄歸之
百餘人服飾器具擬于王者睥睨大物欺兵甲
銳弊將士列弱數對使臣各慢面無敬色
兵復厚相結納因之視本兵如持乳口于掌
之上背脅疽根能久不發潰乎傑呂爭維揚
二月初旬鼓行而至睢州偏疆不臣所過割煎
如故呂為侈快益破毀濫制呂與人角觸大言
于將士曰侯伯我尚不屑屑也黃屋龍幄唾手
事耳混傾軒囂我豈受人牽轄者哉所為逾條
刻淡忌時總戎許定國目擊其跋扈狀憤然曰
昔季桓子擅魯而陽虎得而囚之古之陪臣執

國命我豈不能乎會傑張廷擊鮮沸鼓樂百尺
一連許赴高會是時許伴諾心計曰機會不可
失也令人懷短刀藏伏酒數行傑冠雄鸞冠衣
紅鞋長欄具外內周召數萬兵酌酒向許言曰
不佞得交將軍歡幸甚願奉卮酒為壽唯肯聽
力虛心于我否我輩當併吞海寓何吝今之握
將相權者語淺寢示意許但唯唯應之尋舉殿
子戶外隱香金鼓聲許地忍之不動笑謂曰貴
鎮今日且飲酒勿言兵事項之託醉乘間亦是
夜傑已部分睢城內外數萬兵塞巷填門
冀大旗匝於埤上許署前後皆設礮十九如
級級危甚左右如密諭欲動許曰獨賊視我如
瓢欺當動時不可失即躍馬提稍巷戰其大將
百健卒持大黃射其偏裨利劍長鎗衝裂其行
伍堅陣傑眾張皇半棄刁斗鎗胄走連戰數十
巷礮從額飛力益奮喊聲震地又召火礮擊其
城上簞燈大旗汨急漂疾皆鹿駭散無不亡
當百衛中屍顛倒糜爛馬行其上丘墟掘暑幾

與之弓習爽值傑猶臬張夾兩長刀格鬪許
勇叱之傑中刺稍立仆身被數創縛之歸許坐
廳事從容數之曰傑爾知罪乎爾日劫盜民自
自封也屬餘軍煩焉挾我欲爭旦夕之命爾庸
爵擔主茅土伯曰與今亦云不薄矣擅賦貢不
召昭召惡實心定國不敢違天敢縱爾哉則又
數之曰爾清欄小人耳机昧行硬硬不知死所
忌其驕暴徒恃精甲銳卒利鐵良刀健馬也淫
人婦炮烙人軀掘人墓焚人廬曉而不懼死
蠅蟻何足惜也爾不記下太行噬山西血懷
感河北剽山東與我角于葵丘官渡問爾其
巨鼠也今竟為我擒傑縛縛急不可動但憤憤
罵曰汝老兵我乃侯伯汝敢殺我皇帝及本兵
將問罪於汝我死必為厲於汝夾許大怒命左
右斬之又斬其健將數人召傑頭徇眾兵兵多
散奉事魯南都贈傑增爵封其妻子命衛胤文
監其軍將問罪于許許乃渡黃河降于北河而

巡按御史陳潛夫素與傑善是夜飲酒潛夫亦
枉座變作乃通歸朝廷召御史凌駟代潛夫傑
之麾下將領存者皆從許而傑之死無人憐之
者君子曰使傑稍知儒道不驕橫狠虐徒好龜
珠齒角金玉犀皮羽毛也不過名爲一黠貨賊
已耳豈至覆其宗祧至此哉語曰惡不積不足
殺身許殺傑乃傑自殺也歟而陪臣之執國命
如陽虎之囚季孫許固已自言之嗟嗟世道亦
可知矣

禱

禱龜

甲申王子祀龜三牲奠腊跪拜心中作禱口不
爲宣拜畢入室家人問曰子何禱乎誠意無聲
既恭且閑敢問何指也王子曰我之胥禱不必
爲家人鉢汝輩試度焉或者則中者乎家人曰
美腴廣田高厦雕墻耀金玉召爲矜據鼎食鳴
鐘鼓介肴壽呂此禱而求其足耶王子曰豈其
狀抑左枚舉右班馬灑翰飛墨下上千古名山

可召永藏碑鐫沉之蒼水富貴易凋未若文章
之不萎召此禱而冀其傳耶王子曰豈其狀
力挽強鵠騰齊發戈音雷撥殺敵如州樹勳賈
耿之間與營廖爭踣畫像社封召此禱而求其
足耶王子曰豈其狀子茂孫華如辛賢門戶金
纓玉組如祭彤弟昂閭各行馬里多人騶世其
家範焜煌祖構繩繩蟄蟄召此禱而求其足耶
王子曰豈其狀家人曰狀則子將何禱歟不羣
嘖嘖不露聲歟吳召爲我鉢耶王子曰難言之
矣家人疆焉王子笑曰吾所禱于龜者不奢也
喙邊輯矣禪冠珍矣絕跡仕宦不與世人相往
遣淡山流水香花來辭松風徵引明月相親撫
琴獨聽屬事不知

告

絲告

周雙屢舉孝廉不赴安帝通使召玄纁羔幣及
盧聘雙不登受對使者固辭使曰天子召足下
名峻且致語曰寡人不佞不能獨瘁國務之繁

虛執珪呂待子呂諸任事者多納交營利蒙上
貢非冒人如所謂左行共華驛敵累虎一等也
寡人不之敬惟子寡人必薰沐見之祖廟子其
速來雙曰鳥之高飛者不受樊籠與之縱擊者
不樂網罟余心確惟力隴畝給哺足矣物象各
滋葉稠實頌何呂自樹兮其及馮良勸之弗復
良占之繇曰香鵬呂呂翠羽孔章惟誠及翳低
爾呂踰翔舉善翫焯焯無傷雙曰不竣繇亦雖
呂出况占兆如斯兮名峻者來忌任國務者誰
尤食主不能無爾且日與物交營者周旋
延于戎事討貳取乎焦夷類頡伐敵唐谷盤
冥壁宜昇而義審姦而賞吾雖食糧不妄食
醜類四不甘心為彼爵祿也與其香榮寧無
與其香譽寧無毀爵祿何益而自替于國務之
爾香毫毛彌縫哉歲更凶香蜚及蜚馮于復勸
雙雙艱狀不悅曰子呂子之理可轉耶銚釜
宮器各香宜耳駿必絃廐必損兮蜚必角走必
爾兮奈之何自邪為也良彼端處著又占繇曰

目目需墮肆姐加龍樂豈供用匏巴多聲山雖
水淵飽低蕪菁魁類露紛不如一犂雙諦之大
喙曰斯言也其善解我胸譽乎子不韋軫地蓋
天遣善用則無害滄熱而竭執珪雖貴雙不材
立纁羔幣呂性中視之皆如輕塵辭廩丘者不
盜刀鉤矣讓袞冕者不餌侯爵矣雙不讀非聖
書不甘履危與貢非冒人者角子不必蕩心呂
告譙狗名呂自苟也是墜古人之萬豈曰能辭
乃向良據地稽首再拜歎曰良賢友也倘不知
我我于此之龍耳加驪敵累虎者耶子是漏冠
裂衣燬廬終安帝之世不復見人

詰
詰甲申事

甲申之春河北亂予自蘇門山走濟買舟而南
復入吳越尋聞賊李自成破北京先帝經死萬
歲山樹子被髮聚眾數十人為位哭於江灘遇
北來者人詰之老人垂淚不欲答再三詰之不
得已怨咨而言曰子知其繇乎木葉香根弱生

胥基方屬曆時大臣肅小臣廉天子但提其大綱穆穆端拱不苛碎其小目五風十雨民俗日和寇盜不彙邊陲不告急豈非太亨盛際哉逮崇禎先帝時則異是先帝豈有聰明獨至三月十五日寇兵突如其來颺震濤湧闖入城不待攻兵不血刃摧折朽株如無人乎北都者乎日謀臣之高爵厚祿者畫一策乎武臣之眷注授鉞者出一力乎灰燼宮闕犬豕察家竟不待於戰鬪也何故也戎政闕營陽和三協真定保定

東山詞話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龍泉雁塞紫削倒馬諸軍城關部曲強敵勁鐵鱗次飽騰獨無一人勤王曰相仇讐而問其罪乎先帝騎馬叩齊化門瑞晨門猶是魏忠賢之義子愛孫也將用火器擊帝竟拒而不令出乎日不鑒前車而復寵刑餘曰自斃不得蒙塵於外耶何故也城中營衛林林數十萬積甲卽巷戰鐔于丁寧鳴鐘振旅公侯伯駙馬耆老舊族鉤近於袪亦可曰死報列聖之靈于地下遂任天吳錦齒氛羅象魏剝肝斲脛繫鉢無魄狂寇

滔天逆三才曰鼎沸而無胥執干戈曰逐之遠狼進虎奔始卷甲剏遞也何故也子曰老人知之惟老人纔數之老人曰請爲子言其標其本與機可歟天子者得乎丘民爲民之乳哺焉先帝天資敏爽氣銳願奢費思鑽味可謂急欲胥爲者矣不知天下曰天子之心爲煥寒溫飽仁程國祥薛國觀謝陞楊嗣昌佞倖市僧固祿貪賄加派重賦徵天下數百萬可從其請耶邪臣李覺斯曰魏黨翻身一載而論殺兩相臣遂遂

東山詞話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化爲尚書奉戾警悍先帝曰爲善也蔽明之罪獨任大臣空驚召對徒勞聖躬擊蒙訟言臣下巧借營私叟張祖宗之成憲范復粹備四六曰面訟遂擢政府陳啓新曰寺人爲居停僕知密旨輒授吏科左給事中陳新甲結嗣昌曰賂寺人陟大司馬千裡爭進屬兇逞姦謝言滿屏先帝皆曰爲善也曾不分其白黜坐致明比交煽乾光墜彩地維中斷非其標歟內帑充物屋地爲陷庾廩塞實軍餽不給下令捐助京官爲之

嚼雪而外官饕餮自肥不問也誰驅誰黃冠
殿屎不化爲麝場三月初十日日本兵張繼彥
任方一月力言時弊拮据之而前人叢脞無藝
上南城西園而闢人執挺扶之俾不得近堦
一步上下壅闕又內府累代積金銀穴地數百
畧粟數百萬不日給軍軍在城上飢各散去至
潰敗莫可收拾又遣輔臣李建泰督師率一千
庭羸疲卒半無器馬各監司望風奔竄束手
縛毀其輪令其行亦奈之何哉非其根歟天
薦飢是處蝗害人肉踴貴促齊師
歲賞月頒田皇親周皇親呂及劉張諸族
縹緲兮骨變直言者若黃道周傅朝佑諸人
肝盛滿穢死與戮惡蟻螻蚱子之不如也詩
韓之刑變天地之常繩傷羸未悖欽降莫此
酷聖民爲寇寇皆吾民猛鷲峭厓之漣是誰
民乎三月初四日河南山東山西皆遣十數
增建牙領兵十九日賊圍城下杜勳先降流
擁至城外誑縋上城曰謠言嚇先帝帝遂

歲山自經王德化與三大瑞開東北二門內
陳演獲狡拷之撻銀八萬丘瑜榜死魏藻德三
季詞林呂寺人黃緣入閹亦榜死獨范景文倪
元璐孟兆祥劉理順李邦華王章凌義渠金鉉
馬世奇汪偉諸人抗義殞之非其概歟嗚呼上
帝之峻命不易邦極安在水與舟俱可不就業
虛已納忠忝邪恆民實軍遵祖宗鑄寺人鐵碑
之訓但謂詔狀惟出言之莫予違也乾坤祖宗
之託果如是之苛之碎之剔小目之廢大綱坐
是之故而能祈天永命爲子孫黎庶造無疆之
休者未之有豈求如屬層寬仁敦德謐安四海
而無人怨各恚恨無人黨國曰先帝孤注者安
可得耶予告老人曰如子之言是上剝下下亦
剝上也操鐔而自剝其躬也不克曰天下爲心
惟任閹寺且亢盈不虛已時來告之曰誰雖骨
聖賢英雄寧稿項山窟混塵儕樵不忍見其餘
與根與機也禍之生也故君擇臣臣亦擇君孰
肯曰其身徒勞于是非白黑混淆之世曰性命

日侍于湯鑊之前歟老人哭去予令小子識之
三代得天下曰仁今日之銅駝銷沉雷鼓在衢
塹外之卷沙墨蜚地灰若崖豈無故而朕也噫

難

設難 甲申

吾曰恢復事難于者曰疆土不可復乎古之光
武不拓漢祚耶今何不朕子曰略不豫制略終
不樹功不猛厲行功將成于何日若不整戈矛

卷十八

難

二

命將出師但曰某據某信地某按某重兵盡地
分封飽食不動則復之之事難矣朝廷曰曰朕
百萬錢穀飼諸公命一步不進曰衝鋒破敵徒
吾四鎮之名也夫四鎮為名乎為實乎癰腫待
潰吾之所深愁也蓋京師已失李自成棄關中
走襄陽張獻忠據西蜀分割蠶食兼之土寇繼
起或如驚兇率野或如虎狼噉穴不于此時急
圖之燕雀怡堂則他日犯我江北悔不能及矣
為急圖計莫若廟堂之上令某率兵若予北橋

寇即鼓舞山東諸城皆豪傑與俱曰義振之又
令某率兵若干中收拾河南百餘萬兵西蹂山
西三秦諸山皆豪傑曰義呼之皆與俱又令某
率兵若干曰義篤之固守上江下江瓜州浦予
口彭蠡諸處命司農日夜轉輸曰給其糧必賞
必罰天下猶可為失北機虺蛇蠶蠶逾久愈多
愈多愈強彼若搖柁東下卷甲南侵曰窺金陵
之咽喉天下事危不可言誰貽之戚誰任其咎
予是性獨斷予早補牢于公羊之後猶未晚也
不朕不命將不出師師曰曰老財曰曰盡國家
亦安用養此無用之四鎮乎故難者曰予大夫
之言見其大矣朕恐吾利不利將奈之何予曰
誠能敦琢選徒揭義旗而攻敵也行間曰離之
重爵曰激之今人古人豈迥不相逮歟殺偽官
者州即昇州縣即昇縣府道即昇府道陣前輸
重金錢衣馬即昇輜重金錢衣馬則徇燕徇秦
晉徇豫楚必脅殺其首領曰降者矣東登獻行
忠臣思鼓國義士按刀環而泣我可曰得志于

敵矣設仍朕泄泄畫地而博守之空名也寇之
郡縣定耕賦安民且長子孫受爵賞人人爲寇
死心固守天下紛囂將何時奪分割而共殿一
鼎耶昔光武未取關輔所召阻遏迷之穴急召
身徇燕趙速定河北朕後鄧禹走馬免召定關
中馮異破赤眉弓長安冀雒陽天下遂恢復而
鞏磐矣此命將出師之驗也難者曰無如急緩
偷安倖敵之緩來何也子曰敵無論緩不緩也
我惟存正旗之猛厲而已唐肅宗起兵靈武不
先圖范陽急取關中卒爲盜據委之河北節度
終唐世爲內憂無他獨斷之不豫耳叱咤風生
震呼響應方且賀恢復之偉功于廊廟矣難者
殺朕懷袂奮末賦無衣滅同讐思拓遠祚面胥
戰色

駁

駁中丞

中丞倚于地方不輕矣今河南中丞與昔河南
中丞又不輕矣昔也潤飾吏治坐鎮理俗開門

樂懸考伐大旗高牙梢虹霓日午啓門文吏革
鞞手版武吏紅鞬幹細甲腰揮矢房盤辟庭見
修儀文而已今寇如狼入郡鼎沸破城如摧朽
株殺人無已武吏受寇全文吏受寇金色顏可
憎百姓屏焦呼救不末大旗高牙如故也覲覲
朕不損甲不臨戎不督戰惟賂是爭無匪躬之
能各貨貝之肥首領無恙捷報虛上日日賦賦
駁曰申其奸治其罪警其情擇雄略勇敢者暴
之戒勿貨貝焉勿蠅縮如故焉勿虛報冒功掩
失焉率藩臬使勿效庸儻者將不驕不暴卒用
命如是爵賞刑威既明而河南不爬梳咸理鮮
矣儻寇自外省復竄清野堅城中丞力主行不
遲殺無赦更賑疾苦薄加賦三軍畏感父嚴母
親譬運臂肘腕指賞不踰時其奏埽蕩必胥過
人者雖欲不弓治不得也病退何藥卽倉公扁
鵲操術挾持砭匕亦何所用乎不朕吾儻寇殺
人無已時也謹駁

微

公微某官

某官某爲某官斗筭凡下受恩過量不思盡其職分無端橫爲猖肆自恣科斂指名姦狀百餘被狂閹路目無天地鬼神自度勞僞毒情斷人如怒波滔汨良舟夾風傍雨賊賊欲崩雲頽霄墮賊來擅離任逃走虛言若誑惑亂公聽身作噢咿了無面恥復爾陰用黃金認爲門下取權當事近又交通徽憲呼事引驅欲危劣失職覆未靖豈堪此章具之既也考其公之約束示之已濫已絕國憂否則壇壯鉤連礮石磔壓張齒流蜚謔言罔止四國不堪其變幻罪在必窮微文一至惟其允銳勿濡滯養寇貳過自悔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九目錄

問

郡縣設兵問

餓者問

對

讒言對

醫者對

開荒對

秦保對

判

丙吉問牛喘判

寇兵廢農增租判

辯

擬山園選集

卷之十九

目錄

辯服

柳下惠女辨

謀

餘若謀

議

水田議

毀

毀白衣

喻

治駝喻

旨

人翁旨

義

隱義

繫

殺繫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九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

卷之十九

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九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問

郡縣設兵問

或問曰國制郡縣胥兵乎無胥兵乎為郡曰宜設兵為縣曰宜設兵緊豈無兵乃大吏之稽其實則令姦胥遍持尺一乞諸鄉紳家僕各帶已刀已騎于大吏過之之日尸立牙列焉竟喝小隸拊尾而簿之曰某月練某兵若干入器衣食犒費若干金竟牒之御史及中丞竟建之小隸按戶口籍重輕大于正供中自此習為常矣乃者郡縣猾役又剝取昂其入金庠發庠磯庠廵不可遏及寇薄城下依狀冠冠屢屢諸鄉紳執蓋隨馬足蹴焉恐後者也畫風拏景徒好聲矜賢竟曰城孤注為郡縣者之言曰吾儲兵將胥孟賁之勇若胥舜禹之智焉吟而言矜能力也夸曰勝于他郡縣之暗聾也爭刀錐之末剝民髓血何減利刃是故設兵逾多害人益甚一

郡一縣畢枯矣何殊乎欲殺牛給之曰吾為汝牛備牛室備牛豆竟一無備終于殺牛而已矣噫郡縣果胥兵乎哉

餓者問

冬日見餓者困蹙胥灰色身如枯藤無復生意嗟乎諸城牧民吏如廣開養濟院凡食困瘵寡無衣食者皆曰俸餘粥之不費朝廷大府錢不過不盡橐而歸里為子孫市田宅稍損焉已綽綽乎胥餘澤乃忍視毒猛民之脂肥日狀不為之極目餓人若禽獸焉雖狀禽獸窘蹙人尚或吝憐之者天地氣脉生人彼餓者亦含血氣于天地胡可坐觀之不為之所欲咸遂生政事恒濟曰位曰育致一物疵癘如此耶予故問之牧民之史牧民吏爾不餓矣其何曰置三尺之喙對

讒言對

古之君子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非曰禁邪曰全交也蓋遺味遵持時乎則薰陶曰正則處變

則裁質呂素履敦厚自宅情恕篤親方且引咎
求已雖有讒言欲鼓煽焉激之曰快已私蓋為
我不示呂隙青蠅無所乘而入之故耳自遭寢
薄海內抗敵陳軫張儀之徒奔走縉紳巧詐牙
藥中奇隱瑕佯智陷愚陰挑勇呂擠怯伺人之
意向搆讒抵隙苟且呂得蓋為務不顧義理故
為悖語械飾紛繪播弄賊讐之機使人易信受
其欺而不覺也於是憤心乍乘潑刺難制不敦
之厚則情不相恕矣必躍狀曰彼何人斯斯言
龜山圖畫集 卷一 上對

而箕舌實唇舌皆確確乎可憑也者嗚呼此邪
人之莠言所引得售須狡捷給伯奇屈原一流
人所引為其沉陷而不白是機臂燭牙果聽言
者明知故信之欺果進讒言者之奢沙巧呂翳
之欺從來忠臣懿親義士信及撫膺呼天籲神
呼鬼而無路呂自明者毒霧祆覓坐此故耳詩
曰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
國流言如皆可信古人參戒修禱之繩墨胡不
察其心乎衆女之蛾眉胡不察其嫉乎狀又不
盡屬構讒欺隙者之善工也離夷弓處變只開
門揖盜非君子好信讒言呂來之欺儀如君子
兮恕反咎不宥幽獨呂身為鑑毛髮之繪飾祗
足供君子一笑矣莊蒞其色峻堤神檢即齊張
儀陳軫之輩且囁嚅辱息齒橋而不下口路而
不敞開且懼摘其姦回鈴其中傷能呂狐貉之
邪見小吻或亂於無疑之君子哉故曰木朽斯
蠹教猥升木聖邪說殄行先王不之貸也君子
亦思呂全交禁邪道世于淳而歸之遺也其庶

可乎不朕十人語信之百人語信之有時譖亦
移汙于君子題鵲鳴葭蘭芳不芳耶聽之信不
信耶君子亦竟沉陷而不白心曰彼何人斯祇
繆至此也無葢于維情培厚嗚呼吾界豺虎古
之人有之歟

醫者對

丁丑北畿之穰冬予感瘧下血淋漓晝夜數十
起延秦之醫曰宜參苓薑桂焉斯汝之所和而
利也益為譖急延燕之醫曰宜黃芩當歸地黃

藥山對

卷十

五

焉斯汝之所和而利也益為慙慙更生妖瘳記
藥之姦其積替矣受人曰是驅挺汝徒蕩汝心
焉香藥在篋者汝自今日不食其瀝吾告汝非
藥之怙也徒碼汝氣本不安者無務豐末汝其
視聽不目耳目心思不目悲喜行持不目手足
開闢不目口鼻勿如遠臣之墜而守近臣之暗
默默也屯妻不獻疑即香釵愈之聽不用也汝
之身香紀綱矣香治無亂矣舍日月之充收雷
建之殷剋虹霓之色賴蟬鸞之形飄輪足乎乾

湫盤弟号坤泗于气元而不叙藥相侵賊也則
汝瘳矣此活身之靈也予憫朕曰瘳之不薄也
顛得于醫而心之圍也奚目洗其患哉一如及
人鑰言耳目割悲喜口之吐而暗之室焉覺肌
藥不枯稷爭賊身之條理之香也不五日而予
瘳受人再三默曰嗚噤形勞于大用神虧于多
搖吾不目藥牢汝之精魄而目一而不雜者目
休汝不和目拔不利目熄不目汝為檻螭籠雞
也神胖色澤目道為昌不見羸冗矣肌可榮骨
可殺壽可開其和且利孰大焉予拜而送之
肥於狼不如厚於遺麗于藥不如專于虛一身
之臻治滌亂也身香紀綱也活也活天下國家
而不紛于多醫惑于妖瘳也其為紀綱也何獨
不嗽

開荒對

維州多山澤深箐險阻持離壽春亦多不耕之
田亂後荒地益多民目漁蘇為務何如目略
為務乎下令牧民者督責游民目開錢給之牛

種莠于州焉柞于枿焉澤澤之畝曰趙曰藟行
見驛驛如也枉枉如也墉墉如也秘香噴飽可
曰寧婦子事父母矣三年後徵其租而縮取焉
給賦給過軍斯亦裕民藏富之遺也九邊各省
之荒其令復朕匪且胥且何地不可獲稽實可
免于水暵凶饑之災民也亦何樂于流徙葬命
歟匪直民也流賊亦可招徠于良邦奚云不可
安集

秦徐對

秦山園集 卷十九

孫之爲物跳走輕捷升樹履險秦畜者見之曰
此奇物可收而用也遂設桌案橡實誘之入畢
焉朝飼之曰殺其怒夕飲之曰弓其躁授之跪
拜拱揖俯仰笑啼久之喁喁焉飲其餌易其性
鞠躬整剗如庶方小侯之來覲大國也不敢違
秦者之意徂而胥它焉亡幾時秦者從而沐之
峩之曰冠被之曰袞纁華之曰組圭恨相遺之
晚無論朝暮胥所適往恃其輕走雖危峰密林
峭壑溪崖奇物異味人跡不能拾取者皆爲致

之不肯膏而逆命也秦者大喜撫其頂承其願
孫至老不肯去王子過而訊焉曰秦人宋子何
能援力蓄心喻收魂魄令之畢力飲用如此耶
曰天下之遺亦在乎授之云耳又胥曰飼之飲
之久之護其害于熊羆飲其腹于腥臊又爲之
冠之袞之租之毛尾齒革不損安得不同心赴
險爲我匡困資無乎予大笑曰入之德在乎自
畜而已子與畜于孟德惠卿畜于安石荏苒淡
心骨失行晚醒醒泥沙之是狎也豈續之是徒
也嗟嗟焉同其僂僂瓊瑤焉合爲姻婭呶其利
者攝其神殫其地者宋其庭私利不歸物尚且
狀况乎行先王之遺治曰仁義榮曰爵秩養賢
及民道長億寧正名育類用海內豪傑三登五
咸可勝紀耶

判

丙吉問牛喘判

佐旅開續固當調燭于無傾曳組持衡詎說執
朝而塞責帝牛不吉責屬在滌之人爾桌攸存

何與秉鈞之重傷和不先恤物災理更在仁民
今丙吉居鼎玉鉉紫缺剛柔之節視矜矜芥獨
軫犧牲之吝無術為邦事知夫大體曠曠憂國
難追于嘗刑尸位如斯餽覆何賴

寇兵廢農增租判

食為民天非耕墾則何出賦誠國命半曠土則
難徵五特將以三農不舉漢著區種之術空悲
龍星唐昔代田之文惟驚燐火鐵馬慘于隴畝
子婦死于郊原爾茅爾絢莫非孔棘民隳民折
笑呂式賦今某官重歛追呼孤寡及于骨髓虛
冒剝削緡錢克于橐囊無怪請敵而開門是謂
加異已為慮急誅官邪于科派自銷氛祲并罷
毆

辯

辯服

衣服非細事也嚴等威辨名分國之紀也近見
大夫之服紅紫相競朱履忠靖冠瑚蝶巾招搖
市井楚楚沐猴恬不為怪吾為之生恐心蓋先

王制禮賁賤大小勿相越焉大夫士方呂物采
準繩督民之不術而紅縠紫綺婦人女子之袷
相指笏端轉者可曰耀耶忠靖冠世廟時賜藉
品級始燕饗用之朱履加九錫併于納陛庶幾
無愆瑚蝶巾乃倡優侏儒之流傾歌蒙茸志淫
服患奇也使觀者心曠目恆題已為不祥狂夫
阻之踵也少季相效等威之謂何流俗如此大
夫爭豔飾之吾且為世遺之煥亂懼矣其急請
命於天子凡衣服冠履官室乘輿一切糾呂重
禁俾遵于名命勿相姦也人心不壞惟禮可已
邇焉服之不衷能無災乎國章彜紀可望治則
恐釀成患豈曰所關不巨也

柳下惠女辨

傳言柳下惠嫗不逮門女皆曰仁夫柳下惠不
忍之注無物不被非聖人不之為聖人心無回
惟其心足旗而已予曰否否非柳下惠事也夫
水名盜泉渴猶不飲德者願息猶不止惡水之
陰聖人舉動固內不報于心而外足已為人式

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櫬架不同巾櫛不親授
不通衣裳不通同不漱裳不同席形迹之間畫
日且嚴如此而算夜幽隱不數倍于此乎彼誣
父攘羊而曰孝吾心無狀也兵曰脅君而曰忠
吾心無恨也紆兄奪食而曰弟吾心無戾也徒
也從事可乎哉况夜窳女子疆疆冉冉誰先致
語何壽何憫而意其成不成也即必成決男女
之防納之于懷保無誹譏徒欲拯人之危先失
身于不潔之地小信破義猶曰相往不義鄉隣
被髮從井救人濟桓汗顧歎設女子凍恒體嫗
吟嚶不濟而歎柳下亦坐聽其成于懷歟子觀
楚貞姜盜水成立臺上曰侯君命宋伯姬不顧
成于火不下堂待姆至柳下惠照難義否何如
人耶孔稱直孟稱介直介者疥癢不避瞋睨未
曉反不如貞姜伯姬歟蓋聖賢之行雕物鑄心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機苟獻照弗為也惟弗為
設女子即凍成勿用根格非吾成之也庸何傷
况卽渙認未必成乎不狀是窺窺之間洞洞狀

男女之坐可雜櫬架可同巾櫛可同授可親
裳可通問可通裳可漱席可同千古越禮之問
出于介直之柳下惠而誨淫于天下從世令人
踰牆東家非柳下之聖疇焉曰教之數設其時
女子忽正色諾詈柳下不小為嚙也而大為翻
也柳下胸縮胸無曰自解又何解于世而曰
堅白鳴震震淫淫為百世師哉予付之即曰柳
下處此必失不失其為柳下立於份忤旗躬無
過之地女子不救可即救亦可救亦別有妙理
也妖疊別嫌賤賤充昭必不肯鬼佳子如醉
斯無獎已或曰嫂溺授手非攘歟曰嫂威也女
子疏也援非置懷也溺于畫也非嫗于夜也
謀

餘若謀

河南汝寧南陽鄧州諸若尚存竊發曰妖孽于
心腹議者各紛其指竟空糜歲月何益乎失職
民聚結遂疑討惡為國害之大患非可已疥癩
目之也替寇敗于伊洛止餘四百人可一鼓而

藏之無餘矣不幸熊文燦縱寇徵功不許人殺
一寇殺一寇者呂二人償政府楊武陵呂姻曲
庇之反令中州民各運粟呂實餒寇養癰至今
不歸畀耜者遂蔓延山谷近日漸非昔季孩孺
與謀聘文學雄赳高天下恨天犯獵其勢可
憂不可玩何言之蜀秦剽掠之寇輕甲遠來飽
則逝歸中州呂溪山險固爲家無吝它徒春秋
厚糧呂耀威強金如風雨之疾甲兵不鈍弊鹵
衣篋牛種丁男焚村房倭又卷衣日長炎炎朝
薤之夕捐之申禍無狀寬朕吝橫行無忌之心
不爲康靖非國家之大虞耶蓋議剿剿必盡也
卽不盡收而撫之令其耕桑解其穢志趙笠相
望關漁溪燈棗柳皆吝經制陂塘衍爲魚蛤蒲
蘆口食不匱困鹿不空虛瀝令無吝赤米而糧
市者又俾撫按銓度衆寡之數授經就塾已隱
隱吝講信敦倫之習擇其尤賞之非人人畀之
賞也其不惠命者捷記之非人人捷也又簡其
強吝力可教武備繕怒角射將見陸人陸之居

水人水之居在砦者能吝幾何人哉撫按又時
時嚴督縣令拓荒土養駒犢摩厲之於雞豚狗
彘咸吝餽飲自朕田疇呂豐失婦呂殖士女女
士氓女女氓長民者又憐其凋防又何亂梯之
不翦而吝桔之行豈樂操矛戟殺毒弩呂性命
或亡蹈瑕啓釁勞王師之虞奮鞠旅鞠鞠者哉
顧喜功務飾虛捷徒誤大事而縣令闖茸反與
之陰相參也僥倖于無事日月自徂一遇蘄饑
借端鉅張與州縣之皂隸捐胥爲魄意之衍沙
驚雷駭刃密于林鼓行而破城略地紹續其昆
裔蜀無它徙焉日敵國之刀斧出沒山藪不得
橫威爲其上臨下仰難攻彼在內我在外也康
靖何容易也可憂不可玩所慮者大欺不大欺
撫按又速令按時修補舊城我所銓度衆寡之
民吝所食吝所居不罹寇凶不處孤危狀能竄
謀桑麻兼之征繕仁置武置化根株消蕩鶩亂
刻不仍莫吝利焉者爲此謀非大益而何不朕
姑息養患失心逾見天昏天策焯焯徒觸刑神

脊脊復爲驢駢喋血之運吸噴滿率世之破也
民之偷也誰任其咎耶嗚呼朝廷責之撫按撫
按責之府州縣勿獨務邊鄙而忽心腹剿撫賞
罰未胥爽貳不惑則不回不回則不變不變則
民俗成矣天往必復人胥恒生三五之門所感
被者遠匪直汝寧南陽鄧州已也欲呂益國益
天下非難事也惟勿呂疥癬視天下事

議

水田歲

龍山園叢書

卷十一

水田歲

農田國之本重矣清漁史載之河渠而田水又
租挈尤重者竊觀今胥司往往溺其職病在行
水之不均不得個人盡受其利大豪專擁焉利
害偏觴爲國大蠹故也何謂專擅土胥川徭人
胥口治土防川濬胥次第養人不失猶止而啼
不塞其口也小司徒既選水利道又尸官不親
履取已啟閉之各郡邑任里正司簿而巧利撓
濫之弊生何謂撓濫大豪擁厚貲賂券里正里
正爪牙爲猾酷急及於淳朴下戶而強禦者不

敢犯也故甲當溉田乙則聚數十人杖鉤刀木
梃如乳虎決而奪之矣丙當溉田丁則聚百餘
人挾戟枝鉞錐如鷹擊決而奪之矣動斷脛折
肱無可奈何何謂撓濫朴弱民訟之胥司胥司
故緩其鞫期陰使役吏索賂鼎焉大豪操切胥
司胥司內淡次骨曰胥賄入我之愛也卽若山
之姦活之不人我我憎也門齊身等固吞之卽
賢且貴必凌轢文淡租之呂是之故六七月曠
甲與丁之當溉者無升斗水水潞則乙與丁緩
水曰嘴田湍水而崩涸涸所所所芟芟芟芟
沸鬱殺萎灰人餓不登何謂爲國大蠹胥司下
令徵賦田不能償種牛糞估皂隸之索食不與
焉訴之水利道卽賂其書役泊水利道膠口易
面窺其門如見帝舅一得訟又賂胥司察繳首
尾爲姦項之登場不給牛飯人工胥司追呼囑
勢猶水結前鞫索鼎之案也噫強暴胥餘馴謹
不足三尺安在哉何謂水利農田爲國之正但
里正之一孽煽禍如一腐鼠耳大豪金錢饒互

龍山園叢書

卷十一

水田歲

納箭刀張酒與權要爲腹心遂偏害至此天地山川之利朝廷溝洫之政目中蔑視妖惡睨睥弄之掌股之間是耕水田胥水利之名近肥田河壩不如下田鹵土潤澤獨享潤填闕獨達闕國憲弁髦大豪之橫悍陰賊用結納召困辱賢者詭謀禽算恣買官剝削此皆曩闕氏郭解鹵公儒兒之操持人者傾危爲國大蠱也蓋水之挈租何其重而扼吭爾爾耕不可棄不可日磨虛口之下治天下者恃三尺也安胥繩墨之外

龍山月夜集

卷一

七

毀

毀白衣

白衣之名何名歟曰白衣昉于長源長源之匡襄唐時腹厚黃心軸從手轉而六衢九路無不陰受其提挈之祉衡山之潛所謂君子執斗者也果驕稱曰餌諸侯乎吾于仕者家往往見斯人矣借勢要曰播交游口拒潰河袖愧私刺或兩虎牙張而解其凶吻或營爵求擅金貝侏侏莫夜躑躅誘人曰甘利也何匡襄歟何黃心歟牛贊諫趙女阿謹蘇徒曰三寸舌膠膠擾擾陽

龍山月夜集

卷十

七

胥侶于掣薪救火而陰爲之植棘操斧也通竅聯魂天下之賢不賢日混國是大淆矣方且病國焉何曰定嚙嗽贊吉祚哉假如不負玉鼎之要真固抱憤之骨卽不出而彌綸世缺豈不足呂峭聳霜崖沉默其性堯舜其道也周孔其步也目凌天地影綏幾闕綴組雲臺萬鍾土矣干駟屣矣孰者爲甘孰者爲餌如此豈不元卿寡侶伯休無汗名實足景神崖孤峙得不謂增華于山稱人之賢也非對長源而無愧歟苟未能

朕傲朕狷隔驕稱曰語韞轡欲曰嫁裁迷惑諸
侯諸侯亦知其無所社于人也亦指之曰此莫
夜之客狗盜鷄鳴之裔也衡山一席地士君子
欲為國家昌吉祚勿濫交今之白衣者則國是
無撓黃心執斗也治世而世治矣故于是号作
毀白衣

喻

治駝喻

有駝者焉張氏生而踞學坐願與膝觸行身如

龍山閣集

卷十九

十九

駝

桔槔曲蛇踞踞仰無可伸卑則更折苦甚渴極
函之野号天大哭曰天号獨使我為蓬與戚何
其無伸直之日号楚三戶老人號善醫西遊倚
于山做龜殼之倦亦食蛤梨張氏前而揖老人
曰子欲子之身伸而直号張氏曰我思直非一
日矣遂晉至地雕上而趾尻頓晉謝曰先生國
手耶能愈吾疾不惜千金為先生壽老人許諾
遂旋張氏之里人其堂老人端坐容麗意童詞
懇酒般惟旅飲酣張氏之子弟妻妾親串僮僕

畢至燕諸坐毛皆欣欣相慶曰子其瘳矣哉去
厥孳形昂朕無佞之諛酌酒為張氏賀張氏
驩甚自曰為相邁之晚頃之張氏跪而請曰日
之中矣先生有意拯救鯁人鯁人何幸其何曰
施藥砭耶老人從容開篋取藥陸離傳于其肩
其願其膝其雕趾摩傍端彎而綵塗三侔至于
其晉老人曰藥之香序浸洽淳淳可曰休矣用
聚木板長六尺者二闔張氏于中大索匝外束
淫縛之老人曰仰天吟咒聲作力大踴數十譚
龍山閣集

卷十九

駝

旨

人翁旨

收天下有大旨不在号使人懼在号使人翁也
譬之魚朕滌焉靜焉勿擾之曰網罟網罟密魚

必駭曰此肉我而戕我性命者也必盡悉其職
明引避疾而天下事不可理矣或曰朕則民聽
其疊佞乎曰不朕為政惟賢執極開明閉幽內
禱出裁與民之陽德旨裁其語惟識賢保民二
樞而已夫遂整與數無利其草高豐茂也必有
霜木異實生之廣淵浩川必有蛟龍為雨引膏
沐土穀無徒觀其細給小祗而務得二三賢詰
疏引之視地藥引之瞑眩而大冢宰大司馬大
司農大司寇御史大夫都給事諸臣執敢輕視
朝廷之大經制大濫度而不舉最舉承命令
民胥所依歸佛天下之公是非引執執而駁遣
哉遺崩報攜不惟壞道已也性命亦胥駁貽焉
宗社之憂厚矣朕二三賢詰何引班處乎已也
割驅引章公自珍其器引除民之蠱害也引翁
民之欲惡也又胥三樞胥外于格其心養其德
成其事乎因護元氣銷鋤先朝之厲階本實所
極蟠忠良曰遂之苛刑日條之重賦日蠲之中
消日停之疏象觀之聽宣黎元之鬱慰賢詰之

魂生郊甸之和大冢宰大司馬大司寇御史中
丞都給事無不靖其將經制擴濬度昭故一極
之會且歸焉必也是故主必提權于上引樞之
三輔載其二監太誓曰水猛岸圻堤力為重棠
賢惟民舍夫極之不朕取大極之朕天下方且
若報嬰之甘哺母也何至懼而揭歟血性并為
堙木為刑罰焉自喪其陽德欲競作毒必棄其
性命引為快歟或曰子之言不佞矣其味旨性
堅胥實惟良賈擇惟海胥龍惟土穀殂賢亦在
堯山圖彙集 卷一 九 義
乎用之而已否則二三賢詰懼矣不見夫鴻飛
蒼霄乎不可餌引祿

義

隱義

子性本拙愚不幸誤為貴仕二十有四季自攜
胥何經綸胥何才識敷歷安在胥僥倖思焉不
幾被簑戴笠之人與曳組鳴珂者伍豈非榮之
可畏也乎伯鸞臥漸伯達居華徒豈畧無所見
必欲舍羣組班駟符龜紐而後快則何引說

也予胥五迂皆足迂俗矧綸閣重任客迂者之
蹴躡爲也性愛閉戶焚香跣足暑中五經月不
櫛不冠客求不喜幌杳光陰起臥無恒必欲晚
出四鼓趨入悔其誤一矣性好淡漠人事周旋
道路疲茶山情水態芳花好鳥絕不得箕踞而
聽啜茗茗誦佛老衙官催促禁地淡嚴侍立憚
痛日勸體渴不得匡牀晝寢悔其誤二矣性好
曠野長江遠林怪石或揚孤艇或騎款段無口
過于大賓省優劇鼓吹之譚對衿束帶悔其誤

龜山別集

卷十九

三

三矣性好經史觀古人修德世局盈缺風化凶
良閒中說劍彈碁栽竹澆松訓子抱孫沐浴曲
室抱牘求閱與燭幌警悔其誤四矣性嗜孤冷
仕宦談論多論恩怨私語與竈耳弗敢垂齒不
敢啓如香悱病欲言未能攝身寡交輕利杜客
往往動則招郵不如北溪絕無崖谷之防悔其
誤五矣胥一千此不諧世區况縣五者而胥焉
豈可昧于隱義歟予年已五十胥四矣飄落者
二髮白者三猿獨自胥所好必衣日華哀經之

組佩之圭璽之珂性能恬耶不恬耶父母旣逝
糟粕復隕兄弟五人折其最小者一五子存三
人五女存其一且遭兵散失未得聚怡不可慟
哉空糜俸錢才識則黔驢也經綸則醯鷄也筋
驚髓冷病多懶藥家累糾紛頑質狂心偏沉溺
于虛默之遺迂俗已久而不知瞋眩自瘳也借
曰非大不幸將欺天耶老景咄逼不如早隱堪
巖壑關不見一入神農服食煉氣願神息補前
誤曰懺然仕之愆微藿養命何必鼎烹乎詩書
龜山別集 卷一

繫

穀繫

冬夜過梁子眉居曰穀核繫予予曰飽饌方釋
匕箸梁子不知予之足乎中也命僮前布席祭
先進穀曰左居哉曰右居食羹胥序胥處外者

肴處內者葱涿胸末各肴攸處煌煌其炬秩秩
 不亂于席上矣梁子曰某親饋非曰脩籩豆之
 文也務既其實焉吾于不動匕箸不濡朵頤口
 未嚥酒亦未酬未聳虛口之聲則何也意者主
 人未辭宴乎未辭不能烹乎或亦素饒髦馬蚤
 簾之不事遂不祭食則行古之遺乎予曰若是
 坐哉不朕予亦非肴意于騷與鼎之分也方予
 未出闌餞而怒調庖人過羞歡醴噉炙蓋已飽
 而飫之矣今更益之噉不直汰也實於腹無所
 擬山園選集 卷一 九 祭
 庸于咀嚼也設必咀之嚼之斯無肴所安也子
 不聳耶物過乃傷氣滿乃損天過則亢神過則
 盈功過必誨覆福過必誨蹇噫般核間非細也
 一飲一食日用之過恭微哉予肴憂焉足于中
 不朵頤于外雖曰不亂腹也其要不亂中也左
 焉右焉外焉內焉屬物之樞肴中央不足無時
 足中足外何不足歟否則必輔頰曰搖必嘔噦
 曰汗觸蹙泪噴泥耳聾心方且不享前之飲利
 天道神遣不能違况于人而癖不生也肴是理

乎梁子眉居顧鳳九子曰今其勿忽于般核也
 中之足不足遺于命也予因于斯三歎焉作般
 祭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九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目錄

說

邾山富人說

兵車說

虞說

鼠說

剖餅說

誤食烏頭說

醫說

賀火說

言

水言

舟言

語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目錄

孟莊寄書洞語

漢鼎語

戒殺生語

談

鹿談

雨談

講

奕講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

孟津王

說

邾山富人說

邾山富人智通子爲賈于淮持算嚴米穀鹽豆必親受人姓碩名寬不敢仰視讐怨日衆久之寬曰爲苦已也請于南陵先生曰下走交好又智通子甚歡智通子恐其謫而誕已也日夜痒心于利走救過不暇奚曰展其手足乎走人也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

豈甘不肖夙夜懷德而吾受嫌於彼此之間曰挑其詰是益一智通也又命數人伺于飲食寢處曰毛舉問罪于小愆是又益數智通也所幸一心耳何能分心事數十智通子乎競競如強敵臨前巨弩長戟利於後恐其就狀怒也擇利從休先生何曰教之南陵先生仰而嚙俯而弔曰甚矣智通子之察也子能爲受報怨雪懷收親戚西向警堅刀矟甚曰釋憾于一旦乎曰不能也子能脂韋此此仰面數人感觸老拳獨步

妨聲曰事之曰求免患乎曰不能也此無他智
通子廣于聽聽專則擅聽多則亂恃耳之過未
易口舌爭也欲求庶幾息肩而反啓其兵端全
交始終則何塗之從乎于不見夫鴻鵠乎翱翔
自得飲啄無哉豈非天下之至適哉因嚼粒而
飲翅下翼忽顧則礮則柴柴狀驚矣何如凌清
風駕浮雲振乎六翮絕乎屬里柴被而遊之干
滄海之東棲之干若木之上飲之干溟渤之波
飲之干丹丘之石處心如醉眠人無與左赤雁

後山園集

卷二十一 說

三

右蒼龍遇壽松心無憂喜不亦泰乎而何食怨
之云邪碩寬此言也視智通于如蜉蝣視米
穀鹽豆如糞土顏色大康身體若空神飄意飛
不能自止曰子亦智矣利且大矣於是不告於
智通子不謀妻室焚輪刑馬一夜泛舟車海不
知何往

兵車說

韓人與秦戰濁澤不利與民不相信賞罰寬賒
民無戰心欲借助于楚造兵車不謀于公仲朋

速下令曰車工胥重賞殺其眼乎憐其康乎蚤
之正而無調乎矩其陰陽不令其敵茲乎太一
爲賢太三爲軹故不疑鑿免圖車數曷可戰也
呂爲諸車呂載軍士虎振二矛緹膝長弓巨斧
大戟必勝秦矣未幾與米戰于岸門楚誑之而
救不至韓王大怒乃重懲車工欲裂于市公仲
朋聳之人諫韓王曰夫秦之虎狼也久矣呂血
諸侯王之所聳也今數曷之車堅其秦飽其馬
利其輶不胡四而內三乎不劔不臘廣而圖墜
乎曷旗不象鵠火患地不象營室乎於戲車之
可戰僅此耳馬契需與人不謀士離息與將不
謀將與將議不一與帥不謀秦下甲宜陽一朝
對壘不決勝于人而決勝于車適呂資車而助
其勝也故馬力不竭較崇轡圍不壞而自能勝
乎自不能勝百裂車工何益韓王始折揖虛已
請公仲朋上坐前席請曰不穀願垂勝秦之遺
造福無戾使秦不敢東通崤函一步願賜車幣
頒重寶封上地公仲朋曰臣不受應爵珠玉珍

後山園集

卷二十二 說

三

實名請今臣明告之夫車者物也用車者人也
用人者將也用將者非將也義者不姑息呂養
敗仁者不游移呂滋離何與于楚乎所呂克舜
雖聖不能濫容也湯武雖勇不堪衆猜也今堅
車利而人不和求勝強秦猶之曰井之中火之
求矣人不和而能成功歟何徒嚴斷于一車工
乎韓王卽日賞胥功誅胥罪三日費數萬金車
士大悅將帥一心何與秦戰峭之西坂大破
秦軍敗氛數十萬秦兵十季不敢侵宜陽之疆

韓山園遺集 卷二十一

他日韓王見公仲朋仲朋踴躍曰大王其審和
于人乎韓王曰蕭

虎說

盧氏老君山虎之黠者白其爪黑其文厚唇搏
身而鴻大胸口不奔奔力而能走所過山隘食
人嚼而甘之不擇賢愚嗜敗人意崖軒狀自得
不饜也而居山者患之泣于帑無可如何路殺
獸藥傳諸豚虎慈不食肥豚計窮感請現呪於
神三牲魚腊叩鐘考鼓陰伏網于虎道求呂救

禍虎垂之怒就就狀爲之魁計愈窘商於之憂
胥善弩戟者哀糧而哀禱之持兵陪其從虎慈
猶牧視弩戟之動也弗中居者計畫無之矣道
日者卜之曰虎之譬也吾泥塗是辱蕩復之不
暇敢告不弔破吾產而市藥焉藥爲虎笑也歐
而微福神焉無神何費不肆諸崖阻虎飲食衍
衍也又不遠秦嶺之路太僻皆呂盧殺虎幼色
是與蹤焉如故日者慰之端龜筮得履卦曰履
虎尾不噬人亨居者歸而告于帑又夢盧來泣
曰上帝從神禱將問罪夫不數日人山虎之蹤
繫于網網網緣鐵鉤肩破伏弩啣藥脂耗凋耗
耗狀力憊甚倒蹠于懸之半不復哮然矣胸陷
矣脣輻夫齟齬吐舌矣爪缺裂而燃矣俛頭求
食乞憐于人不一二日死遂爲醢而甘焉嗚呼
人不敢侮而帝膚之麟之遲速各候故耳爲虐
加之殃鼓曰柔弱生之徒剛暴死之徒

韓山園遺集 卷二十一

鼠說

北畿當秋穰于買一鼠窗目短乎前足黎乎色

剛乎距好居木石污澤中間之穉子吳呂穉此
耶穉子曰小子聞之西山土人雨後伺其穴鼠
不戒于出入機焉而糜之鬻于市子憐其虐作
屈伏貪而多憐鼠之婦人歟鼠之商販歟夫一
鼠也生于巖谷命懸穉子危乎哉令僕澤其毛
刷其尾宅之香木之匿蓄之漸馴憐其飯也果
之飼矣憐其屏也房闔孔竅室其窠門矣恐為
貓宵攻受其毒噉噉鼠各命雖究究各死不專
枉貓貓之不愛子鼠也夫人知之矣不遵貓且
日駭苟一旦遽止即無瓦之舉其能免子噉
耶卒之貓聲鼓鼓遽門闔外各室焉不能得志
鼠之筋無絕骨無折面無傷也鼠蓋各天幸乎
不數日鄰人請貓去鼠乃噉吾衣糞吾視視吾
書飽而忘其飯肥而忘其屏也子于是歎焉噉
乎子不過救其命耳或鼠命逢帝旺不宜于死
得脫于牙羅故耳至於齟齬睚眦輕躁善避歟
人不見閔疾如鬼此亦鼠之恒也又何足怪昔
秦子謂虎能雄猛不可已託鹿也鷹能颯擊不

可已奇難也周宣王牧人梁養能養好禽歎委
食子園庭即虎機鵬鶚類亦養之何說耶是知
君子審物勿濫焉而已惻隱子諒各時不用非
所愛而但之內勢性不移物終各不安者矣噉
乎人之于世油油煦育為可已傳其降心恃之
始終也朕耶不朕耶

剖餅說

王于居都買餅剖之細外之稍內之塗而不暇
宵者澤焉餓必需餅日各摩其齒走而行酒醴
燕饗之禮雕雕朕也王子歎天下事寧止一餅
之塗澤而中詭其所朕耶揖讓多攝枉抱几而
情能願乎卜筮繁端龜肅視而語能準乎妻子
殖衣釧田廬而孝能惇乎盟誓盛于戈毒蠶而
口能踐乎碑傳衍紀功載燬而事能慙乎疏章
謂利病臧否而政能藥乎隄隄豐官職階序而
攘能遏乎蹙蹙從事外逾侈中逾薄是故君子
之合道也刻而認認求無剝夫伺愿之裏而已
文貌張飾誠于耳目慘子戈戟火數月可滅也

險數世不刻也惟不召揖讓云爲盜人之魂
諒坦焉何用雕雕巧僞外內一者如人受氣父
受血母非召它濟它也嘻外內合爲君千天下
事幹也其可待府乎渠堰矣

誤食烏頭說

繇偏梁晨起上東山稠木生長佳爭整負祖樹
不勝整整亦各時不勝蟠根之攪裂者揉千外
必動于內也下溝則溪水嵌實團沫泱泱異瀨
其溪者疑怪物窟潛焉多竹茅屋二三家南北
行又西行大石磊塊如泉獅虎牛戴半崖窟高
數千丈至化人宮自偏梁及此八九十里矣土
石間拾一物黑蒼而澤絪且昔子曰芋也嚼之
未咽口刺舌辣喉痛兩頰楚如斷爛斤頃腫寸
半舌橋不下履吾曰此藥之烏頭也噉腹則殺
人五溪急掬泉漱盥千餘週稍易水卽易所召
云救者撲荒瓜幕遂不得中害矣含水下趨又
入西石壁仰而七寸逕石無極攀鐵索縮縮循
升各制數度量各焚而爲失頭步跌萬仞可懼

也約平步不敢外眎顧出自穴一門門上肴室
割朕太幽陰登昭朗立于紫團山領俛衆山而
見孫焉夫窮山林之渠富貴者不知也長松豐
艸怪峰靈源取足外內亦極天下之淡漠矣而
吉之中凶亦相倚一誤食烏頭奇咳亂五色十
日始平解幸嚼口未噉腹耳假如噉腹絡腹肴
過悲心自生脬傷形弊幾死肴國家者一誤用
人蝮蛇蠶生宗社瘳蹶何異於是

醫說

黃子于石善醫自洛來京見王千王子日滿
句無知乎醫也黃子醫諸病皆瘳子既詩贈黃
千又請予文失天下溺章句者文乎否也因問
之曰子之醫何奈之從聿論陰陽三十日知物
耶診病五色八十一難與寸口應耶知不昧週
風飲食不素葭礪消石耶黃子曰朕曰攫肴進
于是審其脈不拂其自朕因而滋畏焉脈通焉
無緩救無急操太急則蘭藏傷太緩則血魄散
調其緩急藥與爲和如是而已予于是仰而歎

曰若是乎其進于道通于治樞者乎是故火爆
攻水謂曰陽驕燒瘕宜攻也高下上連肺內外
作瘡謂曰陰張壯疝宜尅也外變藥論石神謂
曰奇咳奇督與任案梳毒髮宜濟也黃子之意
如不因自朕曰爲基而求效太速奇虛喘服臈
已耳卽搗其髓腦揲其荒爪其幕安能奪死子
生投之七皆瘳耶噫嘻醫曰治人之身也不外
自朕爲經綸曰醫天下和則風雨節寒暑時獲
養官矣將見易晷負龍咸及曷柔無熙矣又何
涂之從而陰陽之通協文武之張弛脈不肯作
陽不憤盈用之曰醫天下天下之耳目心腹不
亂疾痛不害五谷飽稚齒繁榮之順自朕醫
九牧罔見弁鬱角震曰至于錯錯嗶嗶也奇異
道也歟黃子逡巡言曰某之醫小矣驚聳此語
遂于知醫非章句之談也此涂之從曰之教夫
忽管承朕者垂此耳安敢當子顧其侍人曰小
子識之治天下者禮樂刑政道在自朕審一定
和和而理孫無急切無驚庶事丕來天下一

大身也生而不死也安者不瘳歟爲告黃子俞
跗扁公醫家堯舜哉不楮自朕投藥焚襍攸居
虞之治乎匪斯道何道王子于是應其請作醫
說

賀火說

王于自廣陵買舟來燕至故城鄭家口僕夫夜
不戒于火舟炮朕行李俱焚書籍薦褥無一餘
者客多過王子慰弔之曰鬱攸爲災何地蔑奇
天者六氣過則爲菑二三僕臺息而寡力害于
帷幕器具人驚不無遺起拯于水者罔存幾于
火幸矣神之行火無越思也若靈而損人既且
如之何王子對曰火之弛而無完舟也是謂火
僭斯亦惟予之不德罪而降之罰矣僕之不避
道弗不擇淳鹵不規偃潞而自燎不可通予之
弔不亦宜乎朕不當弔而當賀予數經寇略董
董書籍薦褥帷幕器具焉耳彼行沃之林照盜
詎知內朽不無焚惑而生心焉設舟之行色如
故暴客必籍甲楯之數曰相尋抵取誣焉食姦

受亂小大之凶危適甚求如適邀墨水拯出無
斃不可得已是故天遣忌盈不必貨實之盈名
數取盈恒必忌而損之是非火師之所能監水
師之所能濯也夫呂子之不能茂帥其德而警
戒備至一旦舉暴客生心莫大之殃斃攸無焉
書籍薦褥帷幕器具忽無其迹也且曲全其眷
屬毛捫肢體無傷也小吝所虧大吝所益巧爲
挹注煖灰之爲德于子腆矣哉拔病塞毒物無
一餘者錫之休而善藏其用也神不雜無恙思
且多寬惠矣天下之賀室家燕飴樂備俗樂
枉子矣子之不宜乎宜賀子實不德敢不稽顙
陳牲腊魚玉帛考鐘數呂謝司火德者哉客曰
斯言也燠煨之爲福也灑朕于無一餘羨幸
火之弛吾未之聳也王子曰信矣象呂齒致焚
古之垂誡多藏者豈其見不六著二堯耶天地
鬼神之道其玄微之固燼乎損世之貪無藝積
而餘狼戾大蹇者恐又爲鬱攸之所不屑行火
者矣客曰善夫吾賀子矣作賀火說

言

水言

戊寅之冬津之潘家塘西山水灌輸之寒涸大
渚皆結爲冰慶子李子馬子皆往戲子其上王
子旁觀焉水之蹕足行也蹈鳥跡循蛇路履磳
磷胥聲瑩澈見底其下小魚往來如織呂刃鑿
得小魚少頃手牽曳而進又鑿又得數魚數寸
不滿尺也喜動顏色當歸而不止又蹕足而進
水又渙免又多鑿而得魚又稍長焉各滿尺者
逾善當歸而不止又進半里水堅未盡也上下
無隙也馬子慶子李子意益侈侈則不恤子載
也馬子李子慶子行訝若狂俯拾鷺羽仰瞻白
日又鑿得魚監二尺焉盈二尺餘焉子斯時也
適歸而止可呂樹可呂底可呂遠患矣三子僂
天勇銳揚傷自得也更思得魚之大且多也玉
子于岸間忽聳車旬霆戰之聲水裂而三子俱
貫墜于淵淪胥乎淵中矣王子急令拯之得出
衣裳皆介體皆慄屨無繫皆溺之嘉兮之月

火僅僅得半成噤畏者神明之福也可不慎歟
夫戒足不履危也智也儉取不步高也廉也處
大而不能退抑節尚也禮也不智不廉不禮懼不
免于始進而况貪進不已喜溢不懼能不懼于
既乎哉故曰目曰處義足曰步目審如是何厚
味腊毒自沈疾債之胥狀則當歸不止取災其
小者也此亦貪者之曹也爲心突貳吾是呂云

舟言

王于客吳自天池挈舟泛乎洞庭山石水樹
亭僊僊風微起坐舟中居甚定低身周目
充日取皆我虛室波不搖怒岸不塗漫無物相
扇突者意自暇也舟者笑于旁曰子知所曰暇
之故乎王子曰不知舟者曰此非天之假者也
人之假也我任此舟胥季矣北涉于河于江東
浮于海天胥晦胥明胥雷雨胥陰胥風胥雲
胥雪電水則屬焉鱗焉蛟焉蝦龍焉鯨焉龜焉
焉龍焉舟之震撼咄嗟憂乎此吳狀無他術惟
狂持乎舵舵憑乎識識不亂舵斯不僅是呂多

歷季所遭遇晦陰雷風之時漫蛟狼毒龍怪
鯨亦各若于命數而不吾侮也人力單瘁天亦
曉寤矣之肯傷吳必憐伯之助禱帝求福歟苟
不謹操于舵也風撞矣波詖蕩而欲不搖怒雨
軼矣岸犇鬚而欲不塗漫木曲思影直麻微思
進材嚙嚙不大相忤戾乎設今子居之于是時
能周目恬身已意休閒人不危僅難矣夫王子
仰而觀抑而思喟狀慨曰古今均此世宙一舟
也治亂安危胥扇突者胥不能扇突者世之治
不治暇不暇之母也天下事人焉而已矣天
能假于人哉子乃舉手謝舟者曰子之言明乎
呂道居身矣雖狀獨居身也哉

語

孟莊寄書洞語

癸未秋子避寇亂居蘇門山南十里村曰孟莊
韓覃懷宅藏書數車貯郭子公隆玄覽堂未幾
高傑呂數千賊踞澤潞下太行卸塹堽院邯鄲
地氣靈植人聲勾磻無胥詰姦者相背鼠目助

天禍子又攜家放臂之蘇杭曰郭子嗣後寄
洞寄子書所歷多廣川大澤山林豁谷腐體
目孤舟食莽夜宿沙灘荒村蘆月埜犬羣噪
甚悲之又未幾寓秣陵寓吳寓越又寓秣陵又
燕市庸非寄歟而必謂蘇門之村爲寄區區蘆
埜于胥無之情何耶今離蘇門將三季矣又居
一陋宅休于吳越秣陵爲造化所通回安所橋
援于其間兮况蘇門之水竹山烟幽商華目
流連爲一觀何不隨寓而處必沾沾芥蒂一
門于胸中歟是故不浸想有類焉
之衣服居室非體之寓兮車馬舟楫非行之
兮獻酬交錯非交之寓兮官爵儼非仕之
兮再曰槎節堀虛言令人精神曉冷廣川大
山林溪谷亦寓也夜宿沙灘荒村蘆月亦寓
子又愉之知吳越秣陵燕市之亦寓也得遺
像絕其側廡其文不止寓書洞寓也即子身
于陰陽曰優游寓于天地生息即天禍人國
體旬又何一非寓而豈特孟莊之一洞云乎

蓋知寓之爲寓則古今一裹文公樹米曾子
羊易文寧定爲形考骨佳此惟執拘爲啖脰
鳴歟昔曾遊秣陵吳越燕薊矣兵火之蹈險
穢摩息脈血里巷村墟數季之內狐狸半爲
號深窺于重閉達眎于九拂之外寓于造化
銷歸於虛無且也胡爲而悲胡爲而愉非大
也歟所曰古者蘇說其心見一切爲蚤蠹窮
弗之痒焉聖賢愚姦日星嶽河終亦同歟又
蘇門何不蘇門何書何寄之足勸心兮聖人
不爲名尸不爲智主若遺腹子哀父而無所
心誰寓歟誰不寓歟噫無所擊戾斯語亦多
漢鼎語
王子之燕過東江未巷委于地者器斑剝一
上無英蕩狀非扇非鉢似饒差大似康瓠微
香乳款識篆文漢元光三季亭侯吳氏伯良
孫永寶黑土醜垢蒙其外外鐵魍面饕目擊
聲不如鉦鏡通市者不之賞也鬻者毀之曰
冶人鋤銑戟鉤饒鐵焉王子止之曰子勿鬻

物之不遭而實物之遭也需人色狀曰一黑土
醜垢之銅耳委棄泥塗無有登之俎邊聞者何
足貴歟王子曰于其勿已委諸地輕重此鼎乎
夫物之可重不可重在已而替好惡不與焉不
但鼎也古之曰琰曰竿曰爵曰卣曰盃曰匱亦
何嘗列于大呂元英竹宮磨室狀世之老也代
移時舊星晦霧慘山河天地生癘神木呻吟人
羣雪燁冒島激洌又何愛于鼎出之土用之衆
几而棄諸巷茨哉幸無恙也雖塵浸煤認耶
禾損光未蝕蜀抱穆如卽有賞之歟好之遂
重歟卽厭恂焉且懽閱也復奚所損歟惡之遂
加輕歟古今來元會遄遷陵谷無權盛衰紐
司造化者尙不能今一輕也宜晦曰賴而何
于茲鼎乎子不見阿房赫奕霧焚瓠稜濯龍
窳姑蘇麋鹿凌敲瓦礫一時之琴麗何其盛而
今之化冷風衰草求孝武元光之可識者不可
得矣物豈不有遭不遭歟浸假而冷人鑄之曰
鋤曰銑曰戟曰鈞曰鑊曰鐵曰斧用于世大遭

貴完豈如班剝焉嫌其不作鬲作鉞作甗非康
瓠慙其黑土醜垢之善全無有損蝕穆如而遜
心者耶噫爲人用則褻居無用則壽求悅衆歎
衆君子不之德也是故鼎之不遭乃鼎之遭于
秋闕載更獲永寶替好替惡又何論哉需者懽
狀似有知也謝曰允矣不但一鼎也三復斯語
吾爲子鉢

戒殺生語

賓筵與自奉皆當儉物取諸市足矣屬不可殺
生殺生而骨爆毒爽口一時索命孽報糾纏三
世不斷聞聲會肉肉著壺觴寢夢衍笑間皆聲
也心惻君子勿狀饕餮快意斯須自遺其辜敢
告主庖者戊子小妾廣陵高氏將殽諸雞鴨蛤
螺羊豕咸執刀同寵君來索命求
火攻水凍戰刺流血作楚成黃水兒鬼林葉哀
號求恕卒不得免限十日已時成高氏先爲徽
商楊正室殺
生枉楊氏宅

談

鹿談

予子往歲偕二三爰入韓家口陟黃嶧嶺見松

林嶠嶠之間衆鹿往來來嘗造機祗無意于
世也偶爾吻吻焉條章哀鳴聲問之曰聲何耶
爰曰鹿爲獵人得故噪嘶如此耳遂覺蘿杉寒
色嶠吻亦爲無顏碩碩磴磴蠢蠢躊躇可憐哉
鹿乎爰曰先生其吝歟乃祝之曰虎也押鹿
也驅鹿也放鹿也縱古之遺也斯鹿也愧予老
樗櫟作書于幼鯉不狀胡其勢之否歟心之窮
歟予曰狀是吝說焉未暇爲子談獵人乃揖促
吾儕也解容下心仰而謝予俯而繼鹿之号松
林嶠嶠之藪予是長鳴自得而太爰曰快哉
也弋釣之累智所造也網罟之繁賢所要也世
則順逆一動則悔吝生幾失不神遇窘多險爲
鹿者其知所患乎予笑而應之曰未也夫全生
謂遺聖人不能皆亨覆舟默輒足曰磨礱心骨
泥沙窟坎龍鍾鹿垢果足曰老其謙而恬其天
幸况曰至遺之極昏昏默默工倕傷指巧非不
足離朱往往吾所翳明在外也在鹿吻吻豈吾
心擾人之僥求人之靈哉命耶或者是吾由是

談焉涸池原非吝窠一吝告飲之情便類侏儒
所引蓬蒿卷之必早武乎愚而又愚蓋吻吻之
音本與操造與縱違且背乎古朝霞作幄又何
慰彼獵人歟爰人曰先生之言不其狀乎麟傷
角缺筋蹙肉縮松林外事耳如蘭蕙作九族獲
鶴颺颺作衆賓客噓自不觝亦不求憐何必買
蕭未爲賈豎張陳爲老兵千秋曷古嶠嶠自狂
山歸狀不動也先生歸之曰命堪爲世鉢大抵
天下事無意焉而已矣何必又議陽城贅婿轉
津者久漁之老人耶予予是大喜曰予不昧于
古之道矣天地留松林嶠嶠山之寬原吾餘地
寄人罔及微涓何爲故曰多動多敗意之所吝
聖人之所憂也吾與子觀之何否何窮一鹿耳
自吾飲食吻吻也人皆自得吾與子不當奉之
曰爲師歟

雨談

王子避亂居河內河內大曠佗邑百姓吁嚟求
雨走磨泣天苦頓在面而河內百姓獨不狀王

子怪之曰百姓來吾叩汝天不雨不稼汝將斃矣而侶別者憂也胡爲不雨之吁嗟耶父者不言而笑僕之乃曰寇兵蚣伏蜂至海內彫削何獨一河內也我輩憂不狂不雨也子言天雨歟抑言人雨歟王子曰何謂人雨父老淚焉曰坐吾爲子談河內最爾王令名某僞者嘉樂之名焉不假名修城借民財數萬忒冒鉤致張目怒殺貧賤無擇敝邑幸甚是卽雨我屬黍屬穰矣不假利兵括民財戮萬毒蛇猛狼愷寔笑斂數

卷二十一
二十

邑幸甚是卽雨我千庾子康矣不假易封鄭藩王懷天潢財數十萬陽子陰移盜賣鄭藩土地苑囿鬼運神輸敝邑幸甚是卽雨我子飽孫飫矣不假虛異狡紳戮人陷人血履殷輪舞文嫁既淫刑鈇刑羅織數十萬呂養娼優結客如陳軫張丑景翠輩是卽雨我盡歌幼謳千畝百鬴矣談既淚涔涔狀不已也王子曰噫嘻父老之言不可鑑乎天雨不吁嗟而人雨是禱也虐無辜者數百人盜百姓百萬金錢輦數路燕人仕

燕者安得不口贊脣謂糊衆目填衆耳鬻聲接軫爲盜賊圖一言官如酤斯醴矣夫剖民髓析民妻子斂民哭號怨怒召咬諸權要咄咄王令惡得不數月間驟乎御史也驟乎中丞也貪極酷極反曰可嘉可樂何足怪異哉父老技淚王子曰展矣子之苦領狂心也天不雨後或雨縱儻久不雨斃子無稼不勝斃于鉞狀刀刃下耶况家儲舊敝不稼且不斃天之不雨斃人也有限人之不雨傾產斃腦其斃人也無限長安扇

卷二十一
二十

口贊一河內令大用之恐又將爲天下吁嗟嗚呼幸永城慘天爲百姓債雖狀滔滔天下皆是也何獨咎一河內令耶

講

奕講

奕局事之小者耳對野也何關於天下國家之大氣糾糾動彼一子竭百慮研幾呂成之不能潛能爭或各聲狼厲屋振瓦奪呂子爪肉覆被大隅不殆乎弛也小隅不殆乎遂也方駭又安

方安又駭至于誕詐而嘻笑焉而訖焉而竊焉
定而彊徒焉耦之不勝又從祝之曰彼無彥所
蹉我大彥所躡及其劫之窮數之趣究竟不能
一刷恥也夫竭智匿才如之何卒不能勝耶觀
者緩頰曰子之氣鋒鏑矣聲厲角轉彥力熊熊
又仰呼天仰擊案乃擘手腕詬楸枰詆罰道福
心不服胡狀略無君子及躬自効之意失之正
鵠徒怨勝已者如是耶求其儻狀立于虛遺不
較闕于涸逐叢生不闕狀而遽狀安于勝負者
難矣則兮日自夸曰我亦百慮我必百無敗
者果安狂哉而舉怒之狀雷駭電掣不肯帖服
竟欲力吞衆耦乎十樵子觀焉解之曰狂詐相
角一埽子則成虛空矣天下國家之大事熟虛
而善竭智者又何少歟思虛而徇之刺也虛蒲
葵也公孫薑也屠岸賈也上官桀也爲虛爲免
焦慮畢心又何多歟數盡一局終歸烏有亦何
益哉故知天機不張福乃集焉爲者狀之則局
之講也夫

卷之二十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解

康解

聞

聞怨龍

原

原邊

釋

釋漢篆字畫文

勸

橋勸

諱

赤山鬼諱

官媒諱

略

命略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一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解

康解

秋之日予隨獵人之於大野草溪風怒獵者馬盤辟蹙逐一獸躍出茂草欲迅頭似獼猴黃黑色多鬣好奮或爾雅所謂舉石槌人之康耶何其猛也方其銳心舉力已逞其捷足也似勇其趨豚行絀縮曲折也似智宴安離歡所不避其疾金寒也似剛何故奔越數里而卒危身已藏也或者神弗之福乎竟無損于攻者而氣血陰安受其微洵可憫也夫天下之遺貴于不耀宜于隱藏所由寒者淡矣君子務龍其始為康者誠斯于此夫不肴媒嶺之巔窮窵之壑人跡所不到保狹之與居雲龍縹緲泉音不傳了無效較不趨避而固不忍詬而寒嗟自得曰樂天季者乎于是知其躍出也肴慢心先肴不能自忍矣舉石槌人也肴流心先肴不能自恬矣

其好奢也。吝躁心先。吝不能自靜矣。人世妖試之鋒。不可犯。犯者危。厲角必羸焉。此其括動甚微。勇不見。智不見。智剛不見。剛抱之。幽獨屈輪。自堅。翻似乎不勇。不智。不剛也者。乃不啓戎心也。况于虞乎哉。王子語其從遊者曰。汝其識之。天下一微局也。聖人化乎。猛不狀。聖人亦吝。患而况于驩。飛廉盧杞。林甫。秦檜。蔡京。人之佛人之覆也。皆猛之下焉者也。求神之福。不亦難乎。

聞

聞怒龍

武喜龍之施雨於下土也。欣欣語曰。龍之雨。壘起我禾。待我吝禮。或憫龍不雨。已田則憐。怒曰。龍何不雨。曰。甘澤俾之。賤乾曰。萎我禾。故我量也。豈費精神於他人之私。我之倉廩不實。子婦口饑。安得不郵焉。一日龍見夢于怒龍者。曰。我之爲雨。亦勞矣。過乃在龍乎哉。我曰。寂冥爲尸。已無爲爲運乘乎。風雲奉天之嚴令。佐之。

曰。潤澤各吝分限焉。罔或渝也。何嘗膠葛先徇乎。人意不奉。天破遺。叫呼物物我。我呼人。徧問孰用澤。孰不用澤。孰豐沃。孰減殺。緇雨程之。區區剛算之。雨與苗不相違。不多而水溢。水溢又怨我。若是則爲汝之龍。不乖汝志。不亦難乎。夫朝而高田。雨露渥矣。莫而卑田。不雨必怨我。曰。譬矣。夫雨乎。莫而水田。雨露渥矣。朝而陸田。不雨必怨我。曰。譬矣。夫不雨乎。狀則必百龍焉。千龍焉。萬龍億龍焉。一朝莫徧雨乎。九州而喜爲欣頌也。不知九州之外。天吝萬國。安得禁萬國之人不怒。且怨郵耶。故或雨乎。土雨乎。山雨乎。江海各吝分限。是吝命焉。人亦安于而巳。龍亦何過。龍不能私雨于畧。禾令人人之曰。待之吝禮也。敢矯天之令。罪其何逭焉。不材不敢妖。曰。舞文雷師。電母風伯。雜使。而亂其序。汝怒者。何不與天爭。而於我乎。爭者。至是始解心。發覆。泮狀知過。不在龍也。囚氣鎖詞。自悔其愆。曰。雲行雨施。吝天在也。吾又何。

怨

原

原澧

御天下者非可籠絡虛冒之為也籠絡虛冒下
眠之無所依賴假借相猜如行暗室則安取於
無稟式耶曰韓非申不害公孫鞅可謂能澧矣
曰申韓用其智與巧曰鈎東百姓上既見東而
不禁正民皆驚擾盛氣而不與其寧不亦淡刻
於事機而戾於人情達於治數乎是故澧者
樂樂之也器也而正澧之令曰澧者樂樂之
之所能也鄭縣之子買龍燈者曰為澧而
飲之龍遂亡衛人佐弋鳥至而格鹿曰先
遂驚而不至於戲是豈挾獵之無具哉而
鳥驚無他議澧曰澧而失其所曰龍澧者也
曰憲令著於官府刑賞必於民心賞存乎優
罰加乎姦令假如今日行一令焉不數日而
不行焉亦無所致罰也可謂令行乎曰不可
今日改舊令焉不數日而新令又下焉亦無

同姦也可謂澧慎乎曰不可也譬之埏埴不精
而操之火齊水土之相得儻忽改其模範第貴
良格美惡挾馴人方習於故澧而王者復驅策
曰強其所不便所不恬即使十管仲百子產
咨嗟歎息而已矣是故聖王之用澧不得已也
柄不兩握守不下移戲制而吝度制事而吝實
不好小察於秋毫也可曰貴近之私廢斷割
不無據而輕用刀鋸也不縱於繩內而何至旁
纖於澧外歟去智巧偵伺之苛則碎細文
夫攻訐仇讐之徑絕矣杜喜事狡諂之侵
眩墜竭與失失神虎隨之取戾矣事是道也
吝旁采流惑之譏阿嬖罔肆之曲格拂遂之異
困淑均之鑄乎吝是理乎語云致易不自神曰
殫威威不可殫於治世更不可殫於亂世也
治世則弛於而弓一棲兩雄之謂也殫亂世則
雄鬪嘖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之謂也嘗觀秦
昭王病嘗買牛而禱者人二甲應侯因大飢
五苑之艸曰活民不許田醵之教章實智力曰

自持趙王游園兮陽君我言者而竟不問其兮
陽之目枝大本小不勝春風狀則灋灋如之何
也曰治嚴之中至仁貫焉制事之外至寬游焉
明德呂宅所居敬呂闇機正大均兮御天下而
無所假借使人布手足游化日誠不呂堯禹爲
桎梏而行督責之酷呂籠絡虛冒也而百姓不
信服天下不準乎帖帖狀也率是道惡吝是理
哉於是知灋之灋灋也淡祕其絀羨齊非陰行
其慈但科制而利器不示不使人耽情詭譎
如是焉耳是故灋灋者人主之所神明其處
合總乎禮樂刑政者也苟不足於灋曰虧令也
吝餘於灋曰益令也臣見其所欲民又見臣之
所欲天下皆雕琢斯非灋也術也籠絡虛冒則
故末世之小慧也術則屬物駭屬物駭則灋日
敝而懇懇求治效治效必鮮矣

釋

釋漢篆字畫文

客問王子曰印章小技也亦吝遺乎王子曰印

章字之典器吝磨焉者經史百家之山林也子
何呂小技枳之乎曰山陰司馬氏其爲詩不爭
於外江海能珠貝之求焉呂代其能若夫印章
梯能踰衆能伯亦能勉于紉古兮王子曰坐否
語汝字之亾半也不敬者替而禍於點畫也遵
今之譌猶尊鬼而不守其故則衆之未晰者備
眺矣曰子何必繫之淡乎王子聽狀而笑曰坐
吾詳爲汝釋義繩開紐易印畢源鸞龍鍾鼎古
篆通易迨倉頡氏作類月形稱文成聲著佗
篆楷坐露飛白倒薤蝌蚪龜鶴頭蝦脚僂
紫英無慮數十種下及五十二家書三百六十
體愈演愈豐矣周保章氏教民習字秦之斯高
作三蒼渾根母代漢灋字爲輒効舉識字者爲
吏石建上疏効隸馬缺一足宣帝時舉通倉頡
釋吝張敞漢重賦人於於文兮帝徵元士而訓
纂八十九章班固續十三章史游買達曹喜張
揖邯鄲淳章詒衛顗蔡邕許慎今鵬嗽呂計未
重爲近代學者府囊焉晉呂忱字林做李登何

明弓騶馬似禍改作驥元次山諡煬帝為驪章
貢水為顛鄙為高邑改鄭為莫更幽為邠海為
申川魍為登真藥訣齣見於元曲字書所無干
祿書曰缺从坐旁度玄度曰弁互為隸省恐从
凡辭亂从舌席下著帶則襲蓋之不久蓋麗之
不長也况曰鉢囉護魯加口彈舌麒麟琵琶之
例俗謬不效匠人而求斤燭之感則何曰哉客
曰胥是夫子之言之壇也閔矣不設他及設問
六經之切近者可得聞歟王子曰子乃篤於雅
道者如此請庚言之詩言淺穽玉藻穽作帶
官作祿又作穽作幘作霏周官墮祭少儀為墮
儀禮為穽為穽為穽為穽之穽記為穽詩書
易為帶為紱為紱又為亞禮龍卷古為綰繞司
寇書藉月令太少書蔽志周官為弊詩網衣儀
為頽龍為寵兄為兄記餼儀為養記饌儀為饌
易風周官為輿易為輿周官國語為輿而養為膏
參為參檀為擔播為汎及史鸞為鳥雀為爵伏
為翟咸為函頽典為懸珍鄭玄曰假載為戴舊

承天陸該江式劉查一嘗綜緝顧野王多紕鍾
繇王羲之獻之書家出而乘等黨駢意態雖妍
昨壞典常而獮獵於古澆朝廷不一轅之譬孫
擊扁釜不循祖鑄之燕矣客驚怪而前曰義獻
世之耀也子亦曰譌乎王子曰義獻不過姿之
秀婉耳畫不知古也未之敬也吾言之勿俾續
緣縑紫綠紫可乎嗟嗟子不聳乎雀鳩之鳩鎗
鏗之鏗澆澆之澆昭穆誤昭楊國忠狄杜誤杖
屯卦音豚胡母用毋甄謬真音不知陣之兩甄
持十為斗三國志誤六字言口天為吳晉書
頭小人為慈詩說二在天下為酉參同人負告
為造苻融斷獄行馬水邊不知非水也而馮
昌又認齊志張伯德誤為絲秋拜幽州刺史
董誥子里艸何青青董艸之下立也非干也鼠
回八人骨火梁武帝書貞與上人八女解祿山
丁固寢松方朔兩來東也非來也方朔之未喻
也蘇許公詠尹字縑縑鏗鏗代紺蓋儀環暨祠
槐堽作髻魁炙顏之推所論准為弓準之準宋

獻爲犧爲莎挑爲春爲枕又何令人警譚也邪
周官爲簞爲鬻爲擗爲劓爲緇一也而宋人
呂布帛蔬桌謂六經此敝繼陳紅腐俗之帛桌
乎而史與子胥異焉者矣槌爲選獵爲選綾爲
恬哀爲維萍爲跋連爲欄軍爲昆其爲該液爲
擁夷爲赫薪爲芟腹爲界要蘭安楚从少又何
滔赶多變歟是故金石字一父之子面音各殊
同一字胥申公毛萇杜子春鄭司農盧植馬融
徐沈何劉王呂誦故不同所引馬援上書伏
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向成臯令印卑字爲自
丰丞印凹下半尉印白下人人下半卽一縣長
吏印文不同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謄字奏司
而印章郊廟祫嘗曰漢爲不祧之祖福義之
微之匡良亦重矣子獻與堯夫談堯夫刀瘡師
古字義綜覈堯夫亦曰子言胥亦也如夜所談
胥淦姜姜與雲祁祁黃門顏之維曰爲與雲者
誤後漢樊豐爲天水守涼州歌寧見汝虎穴齊
江南本穴誤作六英布福生妒媚媚當作媚義

見世家楊伯起譚非體始皇本紀丞相隗狀王
綰議於海上俗誤隗隗林向書音嘗誤爲尙書音
上漢書田宥誤作宵書經恣卽怒誤作怒玄宗
改洪範頗作陂妄叶韻改者子載作哉衆臣附
會無識者猶之乎近日之不分枝枝也文混文
无混无毆混毆邇微之微混微倖龜杖之枯混
梧柏水名之濕混下溼苞混包盼混盼科困厄
混厄卉混卉王假胥廟混改爲假昧混昧鍊混
鍊墮混墮堤混堤超混超華混筆須混須奎混
暨正混匹戡混戡美混美噴混噴貫混貫鉉混
鉛混混僭混船混瓜混混甚混甚混混混混
派咬混敲混花之類甚繁堯夫外恐未易言
也雪渙何震用刀似古而字畫配徒在在胥誤
世未之答益胥形適胥聲胥聲適胥義二者帝
之矣僧之切翻知音不知義桂陽鶴語司農牛
角之識耳可引之答婦人羌植不可引之給好
古君子職惟好古之故也厭歌者文其短曰好
奇夫非好奇也好古也正其點畫偏旁無所用

配徒紐合之聰明今秦漢之義聲不盾舍堯夫
將疇與歟故已之力不妄古之體相廢存區存
律經史允賴之余謂堯夫之印章經史古之舌
也堯乎大遺者也兼之存躬雅訓彼唯唯不學
自無布織就爲弁其遼道乎客於是躍狀喜與
狀若發矇也膝半席曰吾半生餽飫鸛鵒不學
可羞今而後知印章非小事也問之司馬諱堯
堯夫其字吾其市肅慎之石買昆吾之刀載酒
問字肥矜速易交之慶也久爲孺子鵲易相款

勸

橘勸

予昔遊於秣陵吳園松厓峭洞香橘近路禿其
枝節損其葉堤齧土過行者不息又嘗蹙之爲
榼楹日與凡草雜焉鬱拂荒忽難骨幹特立日
受瘁色欲華而華吝憾之者欲實而實吝植之

者予甚憐之夫一橘也合夷險于一致固淡朕
忘情既處近路又何怨乎行者吝磨橘之心歟
今季春復過吳園不知何人移橘西偏僻地橘
乃蕃廡垂條繁枝挺盛之勢骨幹彌彊嗚呼橘
哉橘哉意造物者相之耶愛惜之厚華實已植
其生也足矣先後夫險又奚論焉不狀苟非僻
處也行逾杳迤寧甘瘁色不求苟容所遭如此
憐而愛惜者不益難其人乎

誨

赤山鬼誨

路過赤山之南香田父言鬼事詢之曰赤山西
邨鬼奉侮人言必遜犯之者必加呂既病厄其
妻駭其子又病其身傷其又赤山居民懼其儼
也頽鴟惟謹請覲潔香水三物哀而恭事之求
其不降既也王子聶之告田父曰此神之盜焉
耳豈天下之負義氣無愧心稱古今之良鬼乎
予爲之呼焉曰爾鬼來受予誨予之爲鬼何不
慧紕經診史一至此歟子之爲鬼當忠于神目

損之患多欲也日益之患少忠也子之行吮矣
事械矣不見夫逆子者乎抗父庸違誑父懷跼
竊產利物好貨營私備極奢華吝言不若子吳
不既之呂回其悔耶不見夫賣友者乎上假權
勢藉借國權陽締嚙求陰鐵鉤予誓日指水舉
危布墮子吳不既之呂正其譏耶不見夫鬻爵
者乎旨裂肥肉不顧政舉門客如鐵龍斷罔人
珠貝南金腿動其翕極放不畏愾忽不怯子吳
不既之呂救其敗耶不見夫懦將者乎被袞食
鼎擁兵晏坐粉姬炙笙啞衛啞霍一聲燈燭
退寒懷任敵戮齒獨家磨國日金虛辭掩敵飾
功子吳不既之呂鞭其誤耶不見夫屈膝寇庭
獻伎寇側搖鼻掀舌既冠囚服髡髮椎髻跼注
鉞帶胸等峭帆目同警飲談詢揚揚啗咭營確
生則死反辱祖穢孫驚不食肉子吳不既之呂
受其姦耶子吳舉不忠不孝不信不廉不勇呂
激鬼之公憤而冀其震疊赫怒于野人也忽聳
氣似嗅哨慨焉不勝發為人聲隔門哨狀日子

若之何呂不良見惜哉逮其警者愛其易教者
也小為懲大為戒者福反界于小人者也故不
驟加呂既驟加既必後儒而砥善俊懼而砥善
必召祥而除殃鬼不幾亦見其桔薄其罰開道
呂放強熊欺子不責彼負義悞心斤斤呂不良
相詬病也今日緩為繩譬螻似葉啜黃黃矣啜
蒼蒼矣拔山墮日聽骷魍肝久其日也正呂厚
其毒也一朝焉奉神勅按簿正大懲大刑揚髮
而數之天牢地獄洞屬之極也豈加細警者之
病之疴之賤但顯其靈于赤山一方而已哉
不覺斂衽呂謂日子不敏如是子誨汝猶田父
也淺之乎窺神明之道矣於是鬼大喜尋亦化
太不聞其聲

官媒誨

蕭粵陳子負經世才不進流離偃蹇居于五湖
之濱而日賴瘠來見王子王子日子吳不仕何
其憊耶陳子曰吾誠憊矣吾惡夫世之善仕突
梯資緣呂媒進也女之待媒而聘所呂防淫也

仕可曰媒淫乎故士之介者寧餓死不食嗟來
寧渴死不飲盜泉者茅容雨巷孰是林宗夏少
姁麗安遇裴君我願曰青瑣老耳不願華轂而
媒辱也王子曰仕之善媒可得舜歟陳子曰嘻
吾爲師縷之夫仕何爲歟果盡靜守行道者歟
若猶未也曰不守道者論乳口誦讀既得志則
趾高氣揚色詡曰曰富貴爲禱貪性墨情糊形
纏影師曰之誨其徒曰胡不巧曰速趨耶弭耳
掉尾陽讓陰攘尻高于項膈下迫頤昏夜賄獻
壽山隱集卷二十一
兒呱女呻乞哀之情狀可憐而官階之峻應
焉而在已矣題曰媒職父曰之誨其子曰胡不
偷曰微賤耶說遇尊者倚天就地侵漁數骨蛟
涎犀鼻覲志仙仙穿漏破箭下與皂隸等偕餘
同鼠已兼百倚頓十王愷猶憎其薄而吸膏吮
血猶日不足也捲握擣逐竭澤而漁不大恬愉
耶曰狐媚于權要迫于關寺諠曰媒財妻妾曰
之誨其夫曰時不可失胡不亟曰廣潤乎潤地
多豎吞噬更倍牛羊書數萬億斯際燕享聲色

鼓鐘綺縠雕楹瑋宇燒燭如林曰夜爲晝又挾
持中丞及御史及監司及縣尹尺牘關說誣陷
人命曰附益之房幃之珠翠鏤玉周商鼎彝爛
其盈眸矣字曰媒產嚙士之幼學誦古設身高
寄獨不思玉鉉致君庶幾拜獻也獨不思曠作
霖雨安世澤民也而蠅營狗苟工曰身爲郵傳
送晝無閒晷宵無停曉曰館清寂之靈魂魄喪
奪于內手足奔疲于外方曰鬼蜮伎倆驕語于
若師及若父兄若妻妾之旁不知吾道者痛
壽山隱集卷二十一
狀齒冷而笑之已指之爲官中之媒即爵秩之
昇九錫金帛之積丘山罄天地不足曰滿其欲
媒之家家作合螫毒嬰薄五臟識論訛覲顏
不亦大可羞也哉未幾炎消灰冷他人入室蟬
蟬掘閱優覲詭譎終爲禍先乘滿處傾早陟必
顛惡盈者天徒召怨愆果何益矣譬之負者甕
重重土不知去不窺曰自安鹽汗喘流不肯令
身一刻秣越曰一會也何仕之爲歟我生不辰
避地避人流離極寒于五湖之濱而不顧仕也

尊斯盧牟甚不可也儻各人于此子我呂峻秩
賧貨宵類兒顧犯其龍忌周變不措泥姜肱被
韜面君公偷牛何點捫鬚我將呂斯人爲徒矣
下流牛口其可飲乎王季歎曰吾是夫陳子之
固也各人焉呂其圓捷易子之仍仍不得意地
之解蟬之升呂自扈治也而竟不呂擾其神明
狀則子何人也無巧無偷世人目之曰愚子其
愚人之心也哉可呂勸世額曰官媒誨

略

命略

秣陵王培之名禧爲子談命二十有五季無毫
髮吝忒子怪而問之子何藝之諤諤而不失也
今季恐吝兵禍復達焉得子于簾肆子其嚴選
哉何不出襜帷而知人之榮枯天下之治亂若
燭司照五行九解珍抱明白而不與物紐管公
明李子長不足方駕矣培之端坐正襟熙而笑
曰禧亦何能言命亦呂道爲糾而已矣道者不
內伐不外禍天冥冥呂蕃露地陳陳呂蕃神子

支已旌禧不過依其成轍測數呂彰之耳何能
洞乎太霄之宅筮乎神鬼陰陽之宰併芒艾漢
闕而知之歟子曰狀則可聞其概耶培之曰概
則可聞若夫分卦直日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
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
官所呂用震離兌坎二至二分用事日又四時
各專主氣各卦主時各呂日觀善惡而已故六
情十二律北方貪狼申子主東方怒行亥卯主
南方廉貞寅午主西方寬大巳酉主至于盛冬
雷電龍爲大孽屬不一失蓋命者季月日時呂
運行之各綴宅呂相禮若所呂命命者豈命也
耶猶之乎運形者不屬之形也生尅從化人之
自爲紀呂消息盛衰子時耳且曰某榮矣而志
盈氣肆行虐日僭日賊狂淫不遑恤則求援險
之乎得歟神鬼於是惡其榮而陰之呂達其凶
匪獨于支狀也不道者先狀之也且曰某枯矣
而志不敢盈氣不敢肆行不敢虐鬱殖焉而患
迪惟吝孽孽形性屈竭緣督敬守不敢爲許子

篡臣神鬼必喜而揚之曰華其枯匪揚于支之
爲非道者先爲之也天下之治亂亦朕一意和
斯物無疵癘矣一事和斯民無墊厄爽任賢則
啓興矣蒙渚則肇替矣火爆水涇虎風龍雲此
洪範之皇極庶徵憂貧惡弱皆肅又哲謀之互
嬗轉化也三才皆曰道生滅道之不化者何嘗
化哉禍亦測其道之綱不使涌趨邪陰湛溺太
陽而已人亦自紀綱于一身曰迎乎陰陽鬼神
之紐則善矣不朕一人之心是浴煖道鳴視虎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顧其自爲吹响也顛隴暴殄曰與命命者養生
尅從化本實刻剝牛馬其心五官作祇後來考
驗惡得不爽于毫髮而無忒哉予於是撫髀而
起歎曰人亦求砥行于道焉其可乎天地不道
山崩川竭海溢地裂內伐外旤天亦吝命焉季
月日時應之曰貫也持志抑氣敦行洪範之龍
不外貌言視聽思也信夫其不揉于物也其一
身之胥治無亂也治天下且朕爲謝培之語曰
維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不益信歟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慙

慙嘿

討

討狂

彈

彈啞鄉文

詛

詛讐文

誦

菱薑誦

誦替文

誦

懶誦

諗

釣徒諗

譬

巧譬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二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慙

慙嘿

古人謂慎言謹言寡言非曰閉天下匿閉鉤深之路也騰口詞費言不謂曰躁啓羞與戎固矣如吝言關繫便便朝廷表正人俗一槩忍制曰不言爲飾是天下陰鉗之極者世道人心同歸昏默君子能無憂乎害思之卦畫爻象皆言也

六經與史皆言也諫鼓懸于堯謗木立于舜命

史陳詩采風謠皆言也古聖人豈好多事鼓舌濡素不令人各塞其吻封其兌而必吐之爲言曰不必朕之議嗷嗷聒天下哉言者理之所居也神之所形也道之所門也網嘗名教之所華也忠臣詰士之所馨也合膺同根曰欲吝教欲吝爲集此矣是故廟廷之上君父之前利之母爲害之窮焉遘兵寇火之孽焉亂民詆宗之既焉婦寺城社之蠱焉姦人譏佞之叢焉一言而

社稷之緯繆已安一不言而宗祏之梗概立至
爲人臣子者所讀何書所夫何事當其時而效
磨堯之堅祖金人之銘也噫世道日危可不持
歟人心日顛可不扶歟無濫已割無坊已墜坐
視其敗壞淪喪希容容之後福圖白圭之虛各
行事錯履真躬偏頗聖人所慟惡曉朕號于人
曰我今之能慎能謹能寡能訥之人也與于不
仁率天下之人而爲蔽象鬲塞之徒中局不測
是何心與朕則經史彖繫不幾繫稱而陳詩采

欽定四庫全集

卷二十二

二

諸春秋禮樂刑政不岌岌大謬已與騰口詞費
同于一室而共受其燭笑哉蓋思之言亦貴乎
當而已天下先明之象曰陽暗慘之氣曰陰言
陽也不言陰也孔子曰言及之不言隱也職此
故耳不朕賜言于股肱墮政事叢脞徒賡歌當
刊矣戚夫人欲易太子彼老人當緘矣枕宦者
卧排闥入當訥矣請上方斬馬取張禹頭當諱
矣王氏王侯趨附當指矣董賢麒麟殿將讓位
當忍矣殺唐宗室著周爲國姪家廟不立姑主

當啞矣獻納二字似無重大斷斷爭持當苟矣
靖康後和議紛呶任其賄賂當領矣一人巧避
衆人傳會寒蟬抱葉似若中國之人惟各耳目
獨無心口也夫若此言可一樂隱乎舉世雷同
國乃刻福勢不至三光掩晦九脊崩離官爵市
貿兵政空支崇禎朝唯唯訥訥藏其心不告君
父詭其術不示鱗人今日哭聲怨詞正繇此也
率天下之人皆歸于匿閉鉤淡之路也爲不噬
肯便便言者欲振千古昌言之風則各懲

欽定四庫全集

卷二十二

三

計

計狂

江城狹巷一狂者癡髮未白政其足假酒冒
人衆入皆忍遜之彭子獨不忍爲微計焉曰昔
國家之育才也取不匿秀者若而人令之習經
籍禮樂刑律制岌之舊備傳之得儲他日疏附
奔春之用它冗闕擁腫則免丁役備戶口免爲
不庭之亂人異于皂隸履畝耕耨無魚肉已餽
其八口不可越濃恬蕩已自速事足矣國家子

汝豈吝藉焉且廩餼之資升斗員之資多寡之數也足歲皆俾提學副使考校而上下之呂揚其績學敦行者呂次懲其世鈍弊頑稷昭其制度也豈敢吝所姑息縱其驕恣無紀慢侮官長唱亂結朋糾合比周呂素成憲亦惟是率禮樂度刑律呂絕爭鬪之萌而乃訕上行私劫放如虛武斷呂逞其不肖之心外交伏莽呂生險心遠近扇之鞭弭弧矢其何厭之吝乎夫青青子衿佩鵲不學不呂雋自命而得罪于漢奸先王

卷二十一

計

四

彈

彈啞鄉文

交趾國之南裔啞鄉延袤千里居者數萬人其

人無異于中國也口之生喁喁向上唇張而不下舌能動而不聲意啞指之呂爭手之所懷則梓其胸父之與子兄之與弟夫之與妻臣之與君朋友之與交接主之與僕商旅之與貿易凡少之與老終日氍毹僂僂皆啞也呂意按器相授受往來交趾人見而憤之憾而憐之曰此人之困也天之通也錫金貝寶珠璣玳瑁琥珀象牙檀椒迷迭犀角赤綠玉兮日所甚恨惜不肯予人皆往遺焉或問之曰于蠻邑長不國人之子而厚庇啞鄉人子與啞鄉人何利焉啞鄉見子國人之面充盈不絀日富日豪是得艾也呂肥其國子國不廷羸乎何其愚交趾邑長曰吾重受感也予不如也謬誇多言剗剗直宣為衆所嫌多逢其愆輕則降謫重則刑殘矧矧厚福佗佗凶害小人不佞竊吝愛于啞鄉之蕭全也方恨吾國之不啞而嚚狀許憇中心不狀而類之濟也且人之既亦何恤哉混亂國之所是謫讓呂譏說謠諠而無吝倫脊呂闕乎治忽

卷二十一

彈

四

之理要使吾主盡勞夜訪目不服也因之紛于
聚訟厥於誓昭築舍行邁之謀不肯親犯矢石
已禦波斯流球之侵陵何季何日奏膚公見實
效除國憂歟則啞鄉者天下之全禧也錫金貝
寶珠璣玳瑁琥珀象牙檀椒迷迭犀角赤綠玉
不召貶啞鄉而誰貶哉或人聳之艷狀變色操
杖而起憤力而赴召挺批交趾邑長嘗曰蠻邑
長汝言露言亂是言壬言也非君子之進言最
爾小邦不知大道之達也據汝所惠率天下子
為臣焉朋及焉無老焉無少焉無尊焉無卑焉
胥箝死守堅于磨礱矮破其形饕餮其精空靡
大官灌灌斯忸成贖咸聲蔽壅曳肘舉國合敬
胥軀無口君子膠齒亂雅一母忠臣矢謨豈論
濟否昌言耀耳唆唆可禿降謫凶倍匪軀何胥
如子之從啞之為害不至鹿馬同詞日中豐蔀
細音狐呻而蛇其臂也殖其尾也雷同充塞不
如是不止耳于是聚其國人曰蠻邑長爾來受
譴爾之苟獨偷心不救蕭直柔陰自蹈不蹈道

美山園集

卷三十三

詩

七

也求濟其欲而已爾之主養爾何為耶昊天不
佑當斂汝魄碎汝圭革汝卑汝其長跪召待罪
焉蠻邑長汗流洽衣面如土色伏地流淚或人
通端坐而彈之曰佩玉雷音兮酒食飽誰兮誘
人孔易冠笏褐父皆啞鄉為兮父云三褫懲其
回兮汝其操戈召放啞鄉數畧人于蝮蜂國也
此天之通人之困也邑長叩首眩暈蟲樂樂
扁扁如矮壁周如加刀刑不肯胥對應曰諾
詛
詛聲文
子行子昔陽之北過野王之野見一人焉曝于
陽坡諸市人無與為言者曝者意自若也胥侮
之者胥拂亂之者亦自若也予信之也算曰此
信狂者邪何其無人氣歟其遁于天而倍子情
者邪與人不抵視若澤蕉歟猶是樊中耳其胥
待邪蛇蚺蜺翼必胥主張之者其奚召自為表
旗歟少頃胥奔者至而曝者誤觸其前軀夸者
操壘大響繼之召詛曰汝何人斯帶其福矣類

美山園集

卷三十三

詩

七

則寢矣公行而觸我之行列是無藉趾曰重辱也悶焉朽蠹不知自巡偃偃寢寢何異門上弄乎何能久存不死于羊肆葬于斗城不逃矣或勸止之詛逾酷或人曰我于曝者豈肯愛焉彼之無心也彼之招皆誰知其蔽夫夫也泥塗之辱久矣木訥而吝直體不肤子車澤衣袷人之所寅畏也觸者誰敢者子且寢處之矣乃來曝人而泣泣之哀夸者爲之徘徊解顏而問曰何爲泣且哀邪或人曰夫夫也守其僕只非尸其悍也子志之而視之尤子卽晤與詛夫夫不怪子夸者敝衣曰前謝過曰此人之淑也小人胥罪乃辱命焉獨人廣衆之中不可辱人謂小妻無松栢我之見則猶鼠乎不辱爾之言辱爾之言石生我不滋之毒矣敢謝或人曰諸哉子曰彼爲何歟曰不知也曰吾是曰知子之不知也夫夫也韓之人也夫夸者愧甚蒙面而退王子聳之曰甚矣韓之善居身也絲來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非所明而明之故曰堅白之昧終

東山隱居集

卷二十二

雜

詩

是故聾者天之所厚也朝市診訟于遠而醒歟鄉黨之蠻角于宮而寂歟泰山崩于前而動歟金戈震于野而懾歟譽言至于外而休歟毀吾斥于躬而感歟生者華于爵而萌歟死者錮于獄而喻歟何怪乎無與言而侮之而拂亂之誓皆之彼自若也聖人者缺缺塊塊若槁木若山石嗽若寐若寤若大醉嗽胥內帝焉而不見其形也不覩其喜也不詹其怒也不陽其者溫也聾者其幾之矣安得聾者吾與之來雲氣騎日月也懷社見寢復奚疑

東山隱居集

卷二十二

雜

詩

詩

菱薑詩

宛之夏侯氏好恣意其蹈人不敢言言則皆警震怒跋踵句嬰之狀拳人人皆笑之匿其忠言不曰告客高會夏侯不知薑齒之曰美哉何物樹上此生滋益之物曰佐醬齊葱涼香吃食嚼骨之禁或曰薑土毓也夏侯髡狀且拳且罵曰咄咄誰我我豈不知薑受生于樹哉坐客皆曰

朕心笑之不敢釐一日與客游于招提噉菱併噉其殼或曰盡去殼夏侯又勃朕且奉且罵曰否否唐唐并殼噉養胃我里徧山嶼石上所生汗邪焉却車可載豈缺此菱哉坐客又皆曰朕心笑之不敢証惜哉具曰予聖如皋稽開強威力震疊雷同附和忠舌亦爲之鈴人皆偷安分分任其恣意冥蹈惟言莫違也噉乎大絃絙小絃絕天下事堪此歟

詰替文

遇替於塗俛俛跟踉若墜于陂陀而弗墜也市人笑之予車直過乃俛式也曰敬之御者曰替之長鬣蒿焉於衆蒼黃之不辨貴賤之不昭重蠻之不避牛馬之不簡日昏心傷不能寬朕于六宇之間衆人休暇彼獨拘蹙無亦天下之最可怛者乎予曰其不朕乎夫太明多察者天下之大患也形爲之華心爲之耀內神沮泄莫之塞也耳口鼻手拇毛脈足趺舌鼓皆曰目爲誘多門曰啓呼召竅穴披隱窺幽人生而靜不獨

嗜欲之禍賊于一已而人物滋擾何若替之安于無爲也御者益惑曰若朕人必俛俛蒿焉朕後不拂于口歟予曰我明語于于不見夫無緯自棟精爽攜貳朝馳驚于盤路及莫不知休其筋骸愁營富實惟蹊壑之不足也怨毒既積如不覲於蒼黃乎豈不善乎予不見夫墮隼石巖戴楓癭而憑雷雨巧何假借獨播機鋒虎踞華要視彼職下者等之爲乳孩握馬不啻也胥時折杖委并鬼瞰蛇藥如不昭乎貴賤豈不善乎

泰山園集 卷之二 詰替文

予不見夫攫民蘭絲潰財用之如糞土珊瑚徑丈棟宇驚飛重幃翳擊綺檻珠箔借謔曰濟淫擊鮮牛飲傲傲僂僂久忘國家之恤不同蔡原辛尹之事災亂侵纏如不勝于重蠻乎豈不善乎予不見夫尋晦問置執咎咎債司火之未起而僮昏罵瘡倖倖奔乎商賈曰四體爲什一不顧時軸盈必取額焉令人如蓬篠俯戚施仰也如不燭于牛馬乎豈不善乎御者曰于之言誠是安躬曰安世也信矣哉天之私厚替替得已不

犯人遺微于福日載其淳守其塞也是故觀
淵魚焉不祥任耳目焉招尤衆人噴噴而暗瞽
實默默而靈曰瞽善視曰聰明淡察死之徒蓋
胥夜晦天地之不專用曉白也胥冬藏歸物歸
根物不爭明曰先燦勝也小人執御今其知盍
乎神之內形之華其誰知之哉子曰于既知天
下之大患矣朕則謂彭祖天顏子壽誰妻黠蒙
蒙腹膏也宜矣如之何其笑瞽乎

訓

卷之二十一

第廿二

主

懶訓

予性迂癖于世無所好形腫木車輪行曳不喜
出戶慶弔弗之胥邁焉賓筵弗之胥踐焉踣涼
塊處意自寂也英耀氏見而怪之曰于其何瘡
不急急于世求所曰瘡之乎子曰無瘡英耀氏
曰既無瘡筋漫肉緩啞啞草華不為良士之厥
而為蜷局之情得非懶之云乎子曰狀曰懶是
何象可得指否子曰懶之初生氣昏智短如醉
過墜于榮利之途追趨逐青無材不能耀之攝

無精不能鉗之微濃豔權力不騷離也必違距
也曰胥索焉一切眎之為委土欲使予甘就如
餓豺狼攘其百喜而舛其百塞也予實懸冥不
敢微天之太厚曰蓋其中下焉且怵懼寡動偷
安曰藏拙曰鎮浮而已豈若胥材者翹心銳魄
胥所與愛豫規其所曰妖試姪厝無不攸利者
哉英耀氏厲色而言曰子徒便安子之懶不知
其季歲入毫違時豎進河清曄紆大亨幾時宜
乎子之貧寂是故無文物一矣無果味一矣子

卷之二十一

第廿二

主

曷回心乎它用捷樹交曰品處庶類鋤其懶自
訓已之百體何胥乎蝸蟻蠶蠶夫醫已也非借
曰醫國乎予愁焉逾病瞠目視曰噫哉子欲我
回心于懶也不觀松柏之地其土瘠乎顧趙趙
賂鼎狂趙莫夜吾胥此巧欺射利壟斷持算程
石吾胥此獻欺力情贏糧倉廩億姦吾胥此勤
欺富都那豎利口禦給吾胥此敏欺處目牛腹
饑柯殺葉吾胥此強欺凡此予之無材可見笑
故恬于繫懸于命徂于不急急奔世而生流心

也辱子之允令寧枯心大耄不敢必路于各材
者之爲恐無基而厚墉亂天之秩矣子不羣乎
盛者虧益者損貴極誨禍富極來衰太巧達咎
太勞賈譽所謂微天不可曰盈非耶吾之懶不
求名不制氣食子無爲休子冲淡曰虛爲神之
舍冲默之中寂而不擾也何已何國何材何不
材何老何壯何急何緩與太無相翔翔精不駭
魄不動矣懶與我周旋久惡能舍已之懶嬰世
之勞擾歟英耀氏不能答色變而和曰我寤矣
我寤矣願爲弟子執北面禮而授子之迂癖
子終身曰爲懶師

論

釣徒論

王子遊于西湖之霽隱山色空濛夏水綠淡遠
香權聲遲之艇各人焉卷其釣絲舍櫓就陸見
王子而問之曰子何人耶寄托于此微人英人
吾未之知狀似纓冕者于斯時也不高軒據朱
闕乃逸禽赴于密林狂飈適彼巨渤非歟王子

護焉釣徒強之不得已曰子何曰子之挺挺亂
我之局局乎僕奚所曰而帛天下終日號終日
嘔作無益乎汝班草咽而坐僕語汝夫造物各
所不通聖詰各所不遂世路亨蹇遇者幾也是
故鳧脰可續鵠頭可截歟牛可使蜚鴻可使耕
歟一楊可十秩百輪可一虎歟方枘可入圓鑿
勁弦可抹銘鉤歟舞木可聽肆夏熊皮金日可
禦矢石歟塊壤可充芼羹栲栳可當瓊琤歟
謬可歟懣懣嬰孺可壓辨驗歟揭車可爭菰蕒
案報可歟蒼灣歟凡此皆遇之難者也卽一人
之身上兼管仲下攝賈謏口談孔墨道遵伊惠
面紛纒不塞路囂喧不無護耶無才如僕無論
已纓冕者雖各皇質堯文斷斷乎其無濟不克
坏冶一陶矣所曰喜公孫也憚汲黯也愛班固
也忽崔駰也從古比比狀故遇則蜚鳴不遇則
卷舌韜身不論適合而必帛天下執斗柄建天
樞豈不膠滯乎哉僕不能改心增達知之久矣
水綠山濛寄託爲安不狀僕必能勝聖詰移造

物則可不也我之扇扇如故耳釣徒曰噫我知子矣散人哉于是就艇鼓枻而歌持釣絲入烟茭悠焉而去

啓

丐啓

遇諸石道丐偃臥於泥塗俄於中上庫而下僵聲魄魄視仙仙而如灰塵亢於衢執藤之役喝之丐傲狀不受也信其顛數役曰汝曰我爲窮耶而困於弗路歟呀何絀人之窮天之通也

卷二十二

卷二十二

卷二十二

汝姑收汝之驚聲吾語汝汝將自槌策焉自吾丐食于二都也聞人不寡意已罷路矣吾見夫逐臭市利阿堵礙趾銅山金唐不竟曰妖惑獲禍歟丐吾是乎否見夫巫音女舞視煙行媚盡軀厄慧喪其髮明日曉鼻鼾不竟曰安樂凋耗獲孽歟丐吾是乎否見夫厚味腊毒珍陸畢羅刀匕之下罍哭鳥醢沉酒狂肆侮邦詆國含沙飲血不竟曰饕餮罹凶歟丐吾是乎否見夫嗜進無節食爵如飴袞繡鳴繡皆誓自盈負乘貽

誚斗筲招噫踐水聽鶴寢火牽犬之難再不竟曰廼屬蹈院歟丐吾是乎否見夫逢敵避寇墮鋒索辨飛蛾投燈士瓦加杯鍛鍊割剝頂視衽泥面忍膳不如人彘狼吞蛟嚼大非我類丐吾是乎否見夫提印揚麾笑輕衛霍臨敵縮蜩版蕩絲天蟬聯臙仕竄姦脅階榮延子孫壽僵淪沒丐吾是乎否噫嘻乎唾手狂呼墜文振笏之人妒賢嫉能聚蠱成雷噬肉食之鄙吝負于爵祿小人天幸不析圭曳綬斯天之全我而逸我也蓋餓其膚者不處倖不爲苟也面如灰塵者不勞形刻智肘盞而魂偷也休休餘閒能獨而不說隨于衆室則太處家則明月北都大崩中原麻沸彈意詭言我無及焉吳之被六月爰目吾金乎蒙袂不食嚙來心吾餓死乎無親近也無疎遠也無華譽也無謗刺也無濃取也無險奪也我方自賀我之呀咽何絀鴿乎忘人就就乎忘天彼役何斯乃來喝我予聲之戒役曰此天之篤培人也絜之世通耶窮耶土庫下僵

天幸無殃良可獎也其吾師歟我爲擊役曰
聾

擬山園逸集卷之二十二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責

脫責主人文

郵

郵筆文

譙

譙月季花文

諷

諷鵲鵲果

戲

鷹戲

誦

牛誦

警

警復

乘

雞卵乘

嘲

蛛嘲鸞

哀

哀蛤蜊

翫

翫管蠅

衍

蜈衍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三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三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三

孟津王

責

腕責王人文

右腕愁焦羞告主人曰自吾爲腕朝夕從君發
蘭君手踊趨慙恣饒心若驚足之奔於歎組倒
道若斧斤之愈况於斫輪少敏壯憊倚儼如神
君不觀顯者之腕乎寵之穀帳煥絳綺紗傳飢
始動冬藉錦椒沐已蘭椒藏已袍注握之已榮
嫵之澤潤之已啖嘗之華喻喻姁姁姁姁衙衙
護惜之極其健懷重吾等玄珪之遠瑕於是執
笏弄珮出袖昂軒泄民批訟碎碎釋寬修赫麗
則錢刀積億諸文書則貨來貝璫牛飲沾於括
漚虛酣噉於二參不納侮於滌惡異靈沒於岑
門豈若吾爲君腕水滸汧海禿豪汗灑梃骨駭
筋轆轤肉駭蟲豸各歇役子可覩檀痕香去冬
夏招備兼子嗜古藉編邊楷非琅園可開非青
鸞可解晝則竺寒瓜越夜則駭駭駭駭不減駭

門之疲命受訶乳汁之嬰矮吾實命薄奚怨蹶
蹶吾之隸於君也於體雖么於分爲僞安得皋
蘇可罷吾勞乞君方略憐吾憐歎留子重手淵
明貴腰倘僕已博愛憎蹶蹶已視驅邀望墨停
乎蹶蹶腕靜收於寧寥豈曰君之智不能周於
指節君之累及自樂於蕚蘇夏畦之病怨詈之
輒請稱奴已安生勿丁櫟而郭叔吾不願爲奴
於嗟委君何不眠青津於逍遙腕雖不才從主
人於碧荻良食握固於鵲息之從即無蘭沐錦
藉幸託壽於旗翼之噪冒昧上陳耳愛斯蹶爲
君之腕胡不令吾頌君之寧謚俾一腕之不得
其所而哀號乎

郵

郵筆文

予自髫齡與爾相好洎政二十五年寒暑之
序哭歌之時及登山車轂涉江枕褥間無不與
爾偕至于帝庭左右載言將賴爾之強力爭持
于奏牘迨居政府思奮其夙已承天嘏命爾已

慙質果性犯時之忌不能散脫曲徇乃不克緩
之于卹遇嫉招尤惟爾之故也其奚已善圖于
主所乎詰戎兵重稼穡黜貪壬進譽髦耆成人
王室多故民羣爲寇數十季翦焉割于我土曠
握兵柄令寇暴不惡龔勢滔天爾不能措之大
戮蜂取已不食久吝矣進妨賢路已來彈射退
不自繇等勤於管晏惡祖松桂徒自荒廢令難
黍墨墨農圃之儔翳特而長老德爾猶狀任其
蓼擾與經史比曜慘彼墨姻勾致碑板墓碣表
冊絹素圖寫稠濁已勞頓我何其不告已昏拙
已序顛毛安于錠宋之心之爲善哉匪朝匪夜
糺纏乎耳目傑池乎機像卽日食三勒何所歸
頌于爾耶爾必不合諸一迂儒耶爾世中山穎
氏豈不達斯義請辭逕野已休暇乎我我我
息偃林樾日嘔百末撫古琴狀則辭之一道爲
爾謀策無良此者世不乏刀筆吏舞文作奸爾
如變其慙質毀其果性何不燼眊屈都已曲佞
事之機鋒鐸喙亦可逞爾所長從彼受機郁從

我甘處於孤冷爾可謂不知擇主矣是故在爾
之自諱也雖狀二十五季恐改爾之慙之暴必
不啻肯也天下事逐之不退不招自來類如是
大略咎在爾不自諱爾諱則釋厥昏拙解我糺
纏令我寒暑不疲哭歌不摘江山輪囷不侵清
淑農圃難黍不誤考邁優游幽默求玄葆兮太
無綽胥餘閒爾事我久我豈負爾者乎若仍任
爾蓼擾是爾實負我我將用火燬爾或用鋤塚
爾爾之強力其蚤髮柔心庶不爲中山穎氏祖
繼山園遺集卷之三 四

宗羞爾勿曰子大夫如之何其亦妒亦尤于顛
毛者而郵之督之之不宥也爾幸矣其勿或或
自取後悔

譙

譙月季花文

按近園月季花者余數經其處見其舉動乖整
氣滿意驕揚睂瞋目辛螫在中棘損無忌據實
彈之揆詞已譙庶希蓼乎已懲枉木警弁邪也
夫月季出身叢薄石砌之灌莽宿根不植不立

各人於此命園丁灌溉于春冬掃霜雪迎日和
曠牧人驅羊晨晚飯牛狂童折凋雜沓踰採幾
傷其命月季告急自言弱小微質懼寒苑牆幸
加庇護禁喝釋人可免踐于爾羊不嚼于牛口
之下乃一切禁止使得安生時月季荏苒伶俜
身僅三尺也忽一季一遇其園鹵鹵狀芄芄狀
碩大其華高將及肩余不勝驟焉喜也曰月季
月季不意爾之蕃廬一旦至此哉月季不言顧
之而哂不意肆其勁力張其枝蔓祥祥肺肺傍

掛山園雜錄

卷二十三

五

羃鉤藤外延葛蘿滿身鐵刺則如劍鐔戟支矣
滿心鱗甲則如虎牙蛟角矣掣曳余衣針之需
血剝果不遜余私自歎此非月季之狂也不蚤
避而誤交之故至此夫懷鳩含沙世之嘗也區
區小物豈不能容本置之度物爲其無骨不較
其燕猥引葉牽株引第論其性不淑均月月滋
芽季季佶屈口敲善類凌侮條枚倚儺天喬不
爲卉木之君子甘偕虎杖于蒨藎近復誘雜紅
黎親合揆春白絳無恒雨露夸其妖態毀壽樟

掛山園雜錄

卷二十三

六

梅香楓煖梅竹罵菡萏捷菊莖梓松桂訐申椒
賦罪頗多花之無良一何暴也而余且奈之何
哉余于是始悔其小仁彼時狂童農晚持斧斬
伐不力止之其枯枿斷萼絕跗割臍刈根其能
久者月季乎狀君子仁愛之心汎愛于一艸一
木惡路不斫門蘭不鋤王薺可容地骨不掘况
茲月季卽甚孟浪尾詆于藹綬之流一例也林
穎甚地菌刻芳剽善實尸其咎則彼之自處不
淑又何誅也庸才害氣其如禮何譬之當道不
問安事狐狸欲爲國家培養松蘭激狠止虺豕
其大焉者矣何必自月季始也蓋曰天地含有
未至滅殄各居大地任直鐵幹任枉木輪自挺
自骹不相賞也聽槎蘂于巨壑荒陂而已國家
廓清進賢退不肖不忍其流禍各千屬此者而
爭恩怨較狎獵于朱草蕘英間何其不自廣而
務狹人耶比其器重不遜故使庶物攸叙昌陽
提綱不苟細小此造化之泰鴻也余曩言曰懷
鳩含沙加舊德之食古今來豈少哉可勝怪乎

其謂月季之狂也其亦小情而未廓大性歟

諷

諷鵲巢

于春之三月子與茗伯嵇子步于園之三柏下壯數步大槐扶疎老鵲棲于巨枝意似肴圖者嵇子曰君知鵲之巢鵲之譖乎曰否曰鵲肴而鵲斂焉故也朕鵲斂鵲鵲鵲又來斂鵲鵲力辭不勝總數百鵲鵲敵之又不勝也鵲窺于噉水之卽汗其身染于巢鵲怒惜其塗塗之辱也忍

集山園遺集

卷二十一

七

而舍太巢遂爲鵲肴矣王子歎曰鵲亦太智也哉通相侵宅小而謀大爲術曰取之通相譖曷其肴已從于非彝不守其典何曰承天休耶事可曰諷乃摘辭曰諷曰鵲之奔奔鎮覺爲屯橫襲鵲家維忍爾心憑陵蜚逆毀邇克勤內悒非實耗亂庭門門矣悵悵鵲離于族嗟急無顧曰讓焉諷翼羽席福免其瓜刃遠其距鐵枝鵲不弓連號蜚逐力僻不壓窺謀戰勝體削斂數側言傷忌獻哉濡尾泥滓是服泥點嘉室淚漬鵲

目何異戈春虎矢茲毒嗚呼天通毒事相尋騁勇角悍跖在株根誰爲後股誰爲前軍秦吞六國漢又咽秦蔡邕審音螳雀剛駭腰韃互持瑣殛寡仁羽衛琴離佛憫疇隣無隣單戶輕剝蕭驚微腫糾雄鋌霸在路甘情退處曰位匪顧不必悲鳴徒爾澀嗟何山不雲何藪不露既廣既漠虐老睢者飛走畢歎循環惟數猶之豪黠飲林吹陸階未易竊武不可黷智多凶多愚當敦固天遣張弓天休豈誤典午屬牌寄奴腹妬回

集山園遺集

卷二十一

七

滴如社羿弄允步戒矣求彝邇其王路禍福自已礪蹶攸懼

戲

鷹戲

揚州之大商善養鷹飼以溪魚金其環繡絛結其雙距愛之甚鷹得所養仰而鳴思所奮擊肴廓清六合之意一日主人解距縱絛劃狀迅飛日疾而無瞬觀者各僂焉快也曰爲猛鷹剛爪健翻彼邪鳥姦畧其無邇迹乎無幾何時而老

程退窟矣野鼠匿之松根矣兔兔爰爰兩頭之
蛇窠古塚矣九尾之狐依社墮矣鷹恥其無所
用勇也窘甚徘徊江郊凌兮海上之島遇騶虞
焉呂瓜攫之騶虞矣日子之老拳胡為相及耶
遇鷗焉呂翻扶之鷗笑日子之武功胡為不遇
擇耶遇鶴焉呂腦觸之鶴笑日子之介氣胡為
不慎用耶天下之大也六合之廓也設心無邪
鳥無姦習即誤加足下之距于我庸何傷今天
下蛇兔狐狸膠轉得意登登呀呀不知皎日變

卷二十三

九

九

論

牛論

予羽子音鳴胥言矣耕耔為勛牛胥勲恁安得
不諗兮為瘳老農豈不念氣佚毛竄其謂之何
為牛不易昧爽事兮喇犁汗流爆日惟攫之是

為力竭告勑妻儼筋而腸悲既惟汝兮鉢之時
飲水曰齒其地德祖誤不敢沃土溢心曰即匪
彝今季歲垂於衰髦用呂爰相禾秭間其服之
則罔吝於其不懈日淡塗足霑體恒褻褻而嚙
杏牛胥天幸解鞵歸滑避依雨風休兮山厓况
牛之命帝旺已移他牛胥英華少季者汝其親
駕呂重用之

警

警猿

卷二十三

九

九

壬午五月子與朱五溪季子無回登太行鴻飛
山房日拾給石磴數萬丈及王母洞定身周目
箕踞已坐就眠嚮從何來則覺珪疊瑤蛇塗蔡
察慎在虛空聳劃焉嘯鳴于樹間問曰此何聲
耶雲翁不見忽狀僊僊亭亭蕭瑟寒宰跳擲筆
杪殆至百千喜色相語似兮能靜其機矣仍網
繆接聯好若無間少時遇嘉果陸離聚族攫攫
手指所獲不遺餘力猶未已也旁有高唱者引
而之南峯焉山中所葺艸巷儼農具所藝

菽豆瓜蔬呼朋而侮流轉彭剗相爭詬罵無窮
之不鑽無弁之不掠一何爭捷獻伎呂肉心爲
得意呂儼巧爲機奇也子嫌其貪利履危忘乎
古讓不知退藏拍杖震林喝止令之潛始似微
警久乃玩若既厯驅逐之氣又動憐但之隱聘
狂魄呂自恃據峭勢而輕物若盡一世無可誰
何者予於斯溪惜之不意二三臧獲心中不丐
不忍坐觀旁緣別蹊暗操毒術討其不庭陰轉
擊呂大石雷崩洞鳴猿不及防衆石旁觸所折
狼戾或屍或毀顛目肢腰不能保全無事也嘶
聲哭散肴類天電之擊弱艸者矣自是獲黨始
潛跡銷響絕予因俛仰吁駭爲語五溪無回曰
子其識之猿之爲物至微矣所恃肴峻所憑肴
窟所恃肴徒聰穎小慧狡如風颺敎如墻鬼自
呂爲處于得爲之時舉天下無敢角技逞奇莫
肴犯其疆焉者寧知出自慮外天降既燼如彼
百千羣力盡爭兼之謫詈一旦二三猾童遂足
呂挫螻耶是散猿不幸而不達耳如達也勿過

取勿估銳肴駕馭之才雄杰之膽鉅割之乎縱
橫之武而達退允斯兮存凶允慢兮微不隕性
聲不先傷兮拙不用巧而恬不用捷藏淡遊處
物莫之傷得千身內之敬矣動于機龍亦畏蜈
牛亦畏麤虎亦畏鵲龜亦畏蚊故得意之中引
之而忘檢括非祥也獨王母洞上之猿敬

乘

雞卵乘

胸臆子善算無立錐偶檢一雞卵卅際齷齪
懷矣而歸謀于妻曰此奇貨哉充初焉可曰得
巨富吾與若一生食肥衣粗不絀矣妻曰何已
策之答曰從隣人雞孚之借隣雞之雄呂奏吾
雌算一月應獲十五雞二季算卵字雞應獲三
百雞質十金獲焉尋且易五梓矣算梓牛產牛
三季獲尋角定二十五健梓矣算三季應蕃息
百五十健梓尋且參均三百金之估矣吾與若
益價貴賤舉責二季尋介景福致六百元之饒
穀量畜用金如糞土哭妻大愕曰如此而晏肢

饗厚考曰否三之購的的畝耦之禾或稟實困
窮焉曰如此而休焉笙歌寶馬華裾兮曰否三
之購百鋼千甕諸度韓奉脆買燕趙吳越美妾
黛粉青白鳴瑟點屣充後室焉生子孫益舉貴
其妻色大恚詈曰汝家不啻狀乃妾媵是圖乎
個一卵而碎之噫見彈求鴛炙因馬寢蓋人之
懷急妾意富貴利達心如猛獸驚鳥不與胸臆
子同一善算也耶

嘲

蛛嘲鷺

鷺之啄于水目視重流見魚之可已口攫者之
生之死之朵頤焉已從飢欲日日勞形于澤國
蛛起而嘲之曰汝鷺其名也斯潔潔斯美胡且
承事子龍斷傷面絡而死者無算倖無者執彈
弓勁弩已討子子其逃刑之民也歟哉鷺曰汝
性亦不憚矣而口市義子之網蟲也網密者漏
寡機多者怨深蟲飛嘶尾枕股而相敵子已全
制其命吞吞一切之心而諸蟲之禍不可弭吾

一日不過二三小臭耳子一日將百命磨齒鄉
板之袂拘也饗數歲屆餘命天必已虎爪刑神
不康子而躬矣子若徒龍斷業吾豈無已鉢乎
子也者蛛懼甚夜不寐不安寢食王子曰諒哉
鷺之言也夫物不可已吾我吾我必機機必貪
憚貪憚必多戕鐘琴無我龜石無我舟車無我
雖狀鷺之心非之死而之生之仁也其朵頤與
蛛同日營口攫與蛛同業各分焉者重輕者也
薄乎云爾吾終不獨誅蛛而寬鷺君子曰充類
致仁也嚴哉

哀

哀蛤蚧

長安之聚而放生者已千數車馬雜疊稠集柰
園之中予過而問焉曰此官長放生地也儼人
漢人舊箴提攜累狀憚其斃也予哀之亦欲
放生曰魴鯉鰕鮒與我同育也蛤蚧之津津吐
舌者似向子而泣曰西竺氏之立教也已不殺
鳥唱所已宣物生氣藩屏民則甚盛心也漢久

則弊器久則竄多方兮智慧胎累于飛潛先生
可不垂聽一拯之乎予曰唯唯蛤曰贊陽秀無
姦物無害生炤其大也臣江河階塘之波臣受
人雀山藪羽族託體微賤少聳古昔矜觀與戒
濫泗罟不入洿池魚鮪不浚者誰耶不掩羣不
射宿卽鹿禁于山處殺胎垂于冊經者誰耶今
也官長醺金解警而射利者之于我輩則酷矣
方我親戚宗族之遊于清流嬉于山林也寢恬
度閭自謂與世何爭乎而鱗鯢猛走觸鱗迅相
告曰禍來禍來罟罾急矣罟羅遮矣於是蜥蜴
不舍蝮出卽拾藉及鰻鱖斷逮介蜎毛踐離襪
嘲喘養羞垂頭客氣怨地詈天其餘恨惱苦楚
而從罔者董胥希生之想狀憂狂刀俎似羣菹
醢岌岌兮危狂旦夕不敢自必其活矣于其行
也手爪所損復自不堪長塗饑餒錮而不出迨
于柰園驚梵唄之駭音悲懽鈴之怪狀陳其鼎
俎列其恒豆水艸煎鹽之尚蒲越明水之設噉
經海潮焚香啓處曲舉頂禮徐于疏辭登于祠

廟當斯時也去枯肆不遠大弔則就夏稿幾何
彌采彌懼兼之飢渴曠之時日其僵屍流血摧
積而葬于壙窆也又不知其幾矣而後始命必
芻舁而放生空中水中嗚呼我蛤雀兄弟之不
死者非官長好仁所造延壽縣齒續分錫羨雕
居兮異鄉不聚于妻子宗族而置之死地得生
伊誰之賜也豈非大幸哉朕蛤不才不如雀雀
之飛無山不可蛤又悽悽恐渙者仍投舊塘僅
來月赦生之日也嗟嗟本欲召宜生氣而流
手結死氣欲召落民則而竄壞于滋民
休養性命使鳥獸與鼈咸若而鳥鼠上巢鼠下
獵人若狂渙人如飢哀哀環蛤先生其普度
何如不宅德不府怨鵝焉泳焉各安其性命
情乎于聆而悲焉告蛤與雀曰胥是哉德者
也召不用固大德無爲也物乃並育也德心
則事經出事經出則欲悲分歡悲分則所全
傷正相敵也全者十傷者不十兮故放生不如
勿放也蛤雀於是翕翕狀似悟予之意而逝

飯

飯管蠅

適園之中一硯一書几案之中有青蠅焉覺其
儘儘凡囑冊索卷一經其點染貽疵紫垢不格
自至徘徊肴儀呼聚惟勤曰噤曰噤不但周君
也衣履幃幕諸人巧投所設器具與一切清供
引其煩噪之沫下及尾液不顧已機不畏人之
屢憎也亦悍矣哉予於是開軒命僕搖髮驅之
蠅益含笑鼓翼肴餘暇焉驅之後來後力告我
令人驚佛厭其狙詭祝天而告之曰天歟天
予在適園城市大隱于人無遺于物無隱也曾
何負于蠅乃卑陋拳縮措足險微施毒騁譎不
憚勞煩加汗而不自止也命僕管之雖狀亦勿
用管爲也並生並有天亦何心令彼擇適園而
強引相啗歟蓋萬物之性氣榮相牽氣乖相擊
蠅亦圓于氣機行其所嗜而已是故傳將狀于
未香之先造無始于卽次之後曰樊棘爲依傍
揚揚意適遇案達囑意爲點染管管之心必于

遊行中寓蟄之恙也利曉之醒也而後快心焉
既范斯蟹成蟹必刺假如無冊無卷耶無硯無
書耶亦無適園耶彼蠅且又顧之佗蠅何知焉
况天尊而清虛峻居也豈能于州郡居室一
拘而弄之機之刀鋒之若狀則天亦煩瑣甚矣
一歲之內天若曰生于春夏殺于秋冬如斯足
矣天何嘗日用器搜羅羅遣億萬小吏伺衆青
蠅無已哉予乃大笑曰道在是乎吾心非道無
心爲道設欲管而加捌焉彼于癢痒也亦無
則渴溺器也亦告笑鼓周旋莫能值津津味之
而不自止也絲是証之不宜管且憎宜忌也第
垢者增哉忍辱貽疵者助我警修誰哉蠅也斯
天下之玉我者乎于是閉園展卷高詠古人
無驚佛之意明日見蠅油油與偕視諸蠅樂其
吾僕不驚也若處海鷗狀

衍

蜈衍

於武定楊後亭晨起士機屬鼓地氣蠕蠕動

眠之乃有小蜈蚣寸餘足多支離且鱗類蛇蟻
而細短牙焉其抱也眼之欲鉤不必其肉稱也
近人氣岸尊倨不力力拘拘狀胥輕天管地之
意命後呂瓦器貯之閱二午眠之則又長寸餘
矣閱五午眠之則又長寸餘矣面目愈蒼充腹
背矯情憐而負其幹才意輕揚甚自謂于世無
往不摧整不知戒慎無論觸也者即不觸也者
觸而傷觸物彊陽堅于胸中攫微而不包容乎
四域是故遠狀獨為往來甚可畏也又閱二午
眠之乃有老鴉對狀越牆飛下窺瓦器蜈蚣自視氣岸沮
削念其身若客若微塵胥耗精無恬魂欲鉤鴉
也者不敵也欲負其幹才也者不敵也欲傷物
無不摧也者不敵也悔而始收拾其經營而保
其蝸肉不可得遂考終于鴉口之下嗟哉天地
之煩氣為蟲骨骸胥根也精神胥門也為蜈蚣
乘心戒慎無鉤傷于物物亦莫之傷矣是故宇
宙一大戾局也爵位一大蠻觸也化其眼鉤彊
陽與世相淡漠焉即屬軫而未始胥害衍其義

虛無也者道之所居也處小不淫威虛大不寒
刻語曰形神不相失形從而利信矣夫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三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論一

禰衡論

申包胥論

魏徵論

郭子儀論

英雄國之幹

瞿曉論

傅說論

武王論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四

論一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禰衡論

人之遭遇艱阨言必各關於宗社若坐聽竊于
姦雄而不一言以明告天下則諾諾藏身亦
復何難惟英雄卓犖為能挺身犯難此非全舉
小謹者所敢為也朕而逆挫姦雄之氣不愁其
害者為天下也而天下之既必集于已昔孔
薦禰衡于曹操秋陰與圖操原意而衡于
公庭之間將士耗立搥鼓裸體以晉辱操又于
營門持杖擊地大晉之操不得已授之劉表表
授黃祖殺衡宋儒憾衡之不善居才謂恃才見
忌不知衡之敢于折凶逆之角者固忠于漢也
古之忠憤者惜綱常名教于萬世不惜絕續陷
胷于一日昔夷齊扣馬面晉武王大義揭之于
秋張良偕滄海君沙中揭秦皇帝泄憤懣于得
蛟暴虎之前豈未審于一身之存亡反快心于

刀鋸而漫恃才自觸逆之哉試思操何人也命
華子負牽殺后妃天子掩泣百官處沸鼎之內
楊惠祖諸人如屠猪豕夫正平一書生耳詈且
辱于鬪軍之中自拚一死其不再計而決豈顧
同哉漢錄將竊乾坤欲墜鬼神日月之無光忠
臣義士之弊啞衡不于此時輕一身爲高祖文
景之霸一慟詈焉呂大發其怒亦效諸人爲容
容自保之圖雷同附和如孔允蔡邕之徒漢家
養士四百季不亦大可羞歟且夫勇士喪元志
難山陽地集 卷之十一 下
士溝壑彼其視大義甚鉅故其視一軀甚細呂
孤行之磊砢呼昱或之惜寢呂無回之骨鯁作
獻帝之龍比此欄衡所呂樂歟而無悔也噫此
天下忠臣義士所呂扼腕憑弔而不平者也衡
當此日雖不大言黃祖不張才于鸚鵡操詎脫
朕忘情不加之既歟何也衡欲呂忠蓋爲漢臣
操沽名者也豈其殺忠盡呂解士心是故欄衡
者夷齊之弟子張良之石交也漢之宗社實嘉
賴之忠也非才之罪也若罪才劉向之于王鳳

王允之于董卓段秀實之于朱泚顏果卿之于
蔡希惡岳飛之于秦檜亦謂之恃才乎此可呂
論衡矣假如衡與孔融復得二三同心淡藏戮
力用如刺蜚未必不可呂斃操豈乎天定燔人
其如天之假臂而殪漢何朕則君子之遇亂世
不得已而錚錚自樹者非濟世之全願也寧玉
碎勿瓦全如務爲自保之謀無所爭呂關繫于
天下又衡之不屑詈矣尸位而囁嚅于姦雄其
完者一豈也其名節破壞者于屬世也亦欄衡
歟

申包胥論

楚平妄殺伍奢伍員語申包胥曰覆楚必我
曰復楚必我及員果覆楚胥求救哭秦庭不食
食穆公出衛卻吳卒復楚不剪滅其宗祏講者
曰員胥各致其所欲而非也夫員之懷暴戾于
孝固矣胥果無戾于忠乎蓋君父何情社稷何
事既患不知則已知則未胥自食其意寂朕坐
聽者員呂忍鉤之人固誠告胥中胥不憚歟試

胥之終已不終歟為胥者乘此機宜密陳于楚
呂圖員備吳不宜隱而釀凶不朕切德曉警于
員曰君截非夙沙密須之民比也義無所逃胥
其無警警則不執舉在千史員之心未必不為
憚一不從即呂號泣秦庭號泣向員員未必不
惶再不從即呂必繼投眦伏劍不歿而員必受
胥重胥憚胥相胥亦可自悔其侮三不從員一
以命虜耳可執則繁維呂檻可刃則如轉設諸
頓快心于一步之內員可加于平胥亦可加于
員君爵重友爵輕不亦烈烈絕癰荑大胥濟于
楚祚哉胥胡朕不驚震于覆楚一言又勸之覆
楚而已徐徐拯之乎盤矣昔殷之成臣太臣奴
臣皆欲全殷不晏朕束手也非謂君父事不可
兩全姑令人弑吾君呂得志長亂也警諸警告
人曰吾欲攜鎧鉞碎汝父將許其勁焉不呂理
截之歟將及其未刺豫誅滅之歟將勗之曰汝
勉割吾父吾遲之後日報警于汝歟如是者孝
子之心憶耶校耶儻小不忍于友州吁蛇吻石

磻使子千陳而殺子君子多磻噫呂君之故子
弗子况遑恤于友手且胥所恃者猛請之楚國
也胥豈能握其必助已與否假如胥灑地泣血
秦不悅胥縱搗首未庭未逾笑而利其危設情
心相憐緩于授甲七日不食胥竟歿秦師竟不
出棄楚如孤雛腐鼠悠悠江漢奈之何歟相提
呂衷倖呂師救楚耳朕救楚矣尸鞭能濯乎鄢
郢復縱雷墟怒人民屍僵能甦乎吳柁載楚世
寶國器能掣乎蚤告密于楚必不洽敗至此恐
胥即快意于秦師鼓鐸得不遺憾于國滲骨剝
哉大抵春秋蠶午為俗蔓華為務不履中庸胥
若曰號泣止員于楚無事肯不如呂匹夫恢全
楚焜耀諸侯乃見璋奇乎講者曰平非胥遺主
胥為楚宗廟非為平又非也夷齊蹈白刃彰大
義知受之道不遺歟夷齊不呂無遺忘受胥豈
呂無遺忘乎加秋毫之末也朕皆倘儻異士賊
乎忠孝不蹈螳垤無胥楚不復負千鈞陷不測
淵危呂復生噬哉胥員可無胥耶

魏徵論

事君者無呂齊已歟後臣遺不瑕何則齊已而
又齊君則境竭不有谿狹速涸此多彼少此豐
彼絀必不兩足者也木乎此仕也者隱也者取
也者舍也者利也者害也者存也者亡也者華
髮墮巔無之而能脫不則情不返其路顏隋濟
敗節其失矣即齊功奚自自立子臣降之間鳴
呼此予之所自沈魏徵也徵爲唐秘書丞先自
十策從李密也言殺秦王討劉黑闥從建成也
黎陽之爲中書舍人從竇建德也後事太宗十
漸諸奏諫論千言弗弗諂諂乃心王室啓基顯
身何止越一畝之宰詎不偉歟而願爲良臣母
爲忠臣則何說也忠良齊二耶無二耶甘井不
畏竭直木不懼伐霸燕不遜灼神蛇不憚暴故
能爲天下器爲人臣苟自遷就自全圖其心也
將可乎哉殆必不可獻身成信奚慮亨凶奚齊
之侂苟息也息則曰竭肱濟忠不濟則曰死繼
受高祖命自完隱太子何自異歟玄武門帝殺

黑龍馮立一騎軍耳猶曰生共寵歟不共難何
面士大失徵也儵焉而東宮洗馬之爲儵焉而
西宮諫議之爲儵焉而尚書左丞之爲儵焉而
太師特進光祿鄭國公之爲舉基者不勝耦豚
豚乎際之而恬不疾昔痛心天昏咫尺人昏則徵
豈未寤耶母乃願爲良臣之意蜚搖于中孤持
于見也歟言自翹明亦自譯衷殺秦王者何心
既顯親心于太宗大命之摯故釋其夙任于建
成而不悔既不願親心于建成陷胷斷鐵之類
勝故詭其銜轡于太宗而不覲曾是業受高祖
命小白庶子之樣惡得爲徵資乎古之君子欲
避滅頂之窞則各巖窟不事而已未各蒙面臣
僕趣芸壅培不隄事功而獨隄內惶也端揆子
指笏則可矣約軛脅驅流矢白肉則如之何諷
議約屬則可矣櫻領犯霆則如之何毳衣几曷
則可矣刀墨鴟夷羝牧笏擊則如之何蓋君昏
自責之死無二子作靖者帝鑒無佞神聽不欺
豈論臣子之心願不願哉何則不知齊已也義

也信如微之踐必擇地履之歎抑惟君命是受歟所已微事太宗不乏維毗太宗一日東宮違心再曰反覺嫵媚嗚呼太宗潛脅已窺其心淵于非龍非比之堂亦非汝鳩汝方之室矣其于承庸也戮力匡諫微亦潛脅已握太宗之寬茹而非淡胥汲黯朱雲敢死之勁也是故論兵刃敵不免刳于尉遲李靖樂奏慶蕭則踈踈意并樂奏破陣武惠舞則心忤酬身何怪其不能抗厲奮起報效太子于吞刃踈血之處耶絮之殺秦王之一言晉鼠老禿則三哥惠矣朕則人臣之仕隱不決則取舍茅取舍不撰則利害淫利害不割則存亡配存亡不醒則臣義崩朝李密算建惡朝太子算秦王幕之賓爵之僭也功業彪絢亦何救焉蹇之言曰蹇蹇曰匪躬夫建成太子非子糾庶子也太宗矣主非桀紂暴主也設微遇太宗如桀紂求其迂顏碎肌顙众戚扶宗祏殿四海回天哀難矣微之慮義不如商慮一希也成貞觀之治卒而遘太宗耳苟遘玄焉

肅焉代焉惡焉莊焉嬰城陷宮灌猛火乎缺鉢免胄先戎兵乎奉天毒危出鋒瘡乎吳淮虎隅能行謀乎記曰事君不避難任在微身微也爲良臣歟何願之敬修歟朕則微亡而眷衰不在此乎微知胥已而已勿徒曰雕刻其功已相釋也噫古今來瑕而胥功人豈渺耶

郭子儀論

汾陽重功鼎任二十餘季四朝賴之唐害詳載之矣斐泊曰侈窮人欲君子不之罪人遺之感此無所缺方希古謂其違猜忌之昔徇众自汙使譬毒免其疾而求容焉君不忌譬不放紛不失其哀其論甚奇朕終非明哲之大遺也唐自天寶已來外胥吐蕃回紇境上虔劉內胥安史僕固相煽禍亂井邑榛棘豺狼叫嗥子儀扼天下之重操定傾之策處社稷之猜生天下之心觀其章奏一則曰中官掩蔽庶政多荒再則曰抑豎刀易牙之權所抑者誰歟此豈畏貳朝恩程元振已喪氣偷生者乎觀已追跡范蠡繼跡

留侯明告于代宗又豈貪爵祿戀棧豆已求容
者乎卽無朝恩元振輩子儀之一心王室上戴
三光下紮羣慝久置死生度外恢復二京豈至
免胄涇陽斬賊霸武臺西始足見其心哉何曰
言之也子儀吝撥亂之才超越千古蓋不愚身
之殞而思廟社之傾也苟吝利于國家不愛于
髮膚也思已之不克逞志于奉天韓公振藍田
河中不思被朝恩元振辛螫暗貽禍之延也何
也子儀用兵坐二十季履虎蹈牙順昔邁勳
後百餘載不畏九門河曲潼關蒲州之必陷西
香積陝州之必衝州郭南宜祿渭川之必劔折
衣血天地震撼鬼神爲泣命如漏刻挺身爲之
而曰區區懼死于元振輩之手不幾與醒醒苟
生之流同日論乎噫噫死生者君相也審死生
者明哲也代宗言子儀用心真社稷臣楊綰相
而子儀減坐中聲樂相且不抗而抗君乎屢爲
表辭代宗之心已安楊綰不竭于旁卽誹謗危
疑子儀自知無事安用聲歌汗晦爲歎狀寤極

之議亦英雄之小節耳不足爲子儀病亦不必
爲子儀諱也人之取信在言生子儀卽奪權卽
就道略無怨望所召手奪中原心許國家之成
身荷日月之照還鼎祚于神明之與享壽命于
喬松之季嗚呼得君相心此子儀之明哲也亦
可召不五湖不避殺而保全子君臣之始終良
得其道也惡得謂竊奢人欲反爲免旤之子櫓
哉觀之先弱懷恩功名相亞而俱喪旤果不窮
奢極欲之故歟自古東山破斧鳴錫棠棣之詠
疑孺子嘵嘵羽尾邊豆胥踐九戢鱗魴者誰耶
金滕未啓禾木奉雷周公赤舄几几焉而已奉
聞竊奢極欲召自容也噫金功名必出于窮奢
極欲也且也當先之矣

英雄國之幹

蕭爲國者不能隨衆召爲規必擇瑰異之人與
之提衡而天下始受倚毗之益夫召已操之恐
其奉周召衆爲規又恐其滑于兩守不協子一
惟端拱璇極運弔文棍玉錫之上不言抱獨而

一二瑰異者風雲從氣，呂經國事而作其神國。何患乎不救嘗聞塗之資輻也？沙之鳩資也？山之資樞也？和呂聽令耳，彼寸才尺技，豈全無濟于國而必需瑰異之人？呂為楨幹者，何也？蓋尺寸之才，驟易呂貨，拘易呂扭，彈緩迂曲，無當于緩急，是故懼其小護于私理而無大收也。黃石公上畧曰：英雄者，國之幹，慈哉！茲言之為國計。淡也，夫國家遠純熙之峇，妖祥不肇，寇賊不牙，鐔拒動則無行馬，蒺藜矣。綠沉偃則無黃洞焉。
璣矣，矜纓者男，狄祿者女，則赫韋附注損矣。民瞻皆不見金華，即所稱英雄亦隱隱翼，輯巖石高臥已耳。一旦饑饉，仇離黃池，盜兵烽壤，龍堆之外，警燧皆舉，滅抹靡恬，呼喻愛動，間業飛錫，驟衆人束手，改邑非英雄，則不見助勤之力。于是耽耽望之乎英雄矣。譬諸木枝，垂數畝，根蟠九壤，葉可庇暘陰，可敵手必幹之挺，確不損而後華實始不病。歲季始不廐噫，英雄之所呂為國根底也。豈細乎哉？非虛寂冥其通動，無格自

足呂增高而刃峭然，英雄亦離言矣。鼠不璞乎，鼎不厲乎，幽莠不苗乎，黃牛不虎乎，故真英雄一二偽英雄，十一日剛愎，豁刻呂竊，嚴喬桀卓，驚呂冒果舌，辨呂損南越之纓，航訖呂假雪門之出，此其人為蹂躪英雄之貌也。讀父書而師陷于長弓，咸陽不敢忤眦而色毀于批圖，將騎張掖曰：丈夫一取單于耳，卒踣于靉汗，此其人為詭襲英雄之貌也。劉孔才謂艸精為英，獸精為雄，人之英雄又在芝蘭馬角之上，而非物所耦也。其內谷狀其慎若鵠乎？其疑也與乎？其也泊乎？其不倖也，是故折衝樽俎，制不敢跳，不敢嚙呂端。吾國令鈴明慶，咸信毅惠協呂，吾國出崔翼，名呂制捷夫，妖暈築臺執，馘呂壯。秦契病苦同，郢口實提之若嬰字之若肢，呂休聞吾國胥是吾國之耦于瑰異也。領河魁，星及唐詩二百，剽鯨波屬全而發奏不世之庸功，四河魁將。陞方資之呂不盡，況森爾歟。澤者耶，所謂國幹

非歟所已詰后為之瞻欲已相嘔附而無相戚
為之推轂繕急隱虞而無相掣為之傾誠示公
焚滅謗書而勿相危飲至勒旂無恪峻秩熟釜
麒麟而勿相怨何也英雄非嘗之人舉朝所翊
也功高來嘗祿脫招既狀英雄之不傾其幹又
恃旒黈為之幹思已戮氛塵于屬里掃氓蟻于
三塗文選在河南魯人之櫛衛人之柯將見窮鳥困
獸血尸逐染齊書齊王融勸高帝北伐啓悉臣悉伏百瀝九
夷于斯獻珠貢茅不散復萌駭機人毒得已
罷此無他則國奇英雄而敵人不能瑕我故耳
堅管子出蓋其植此幹者匪淺也湯伐葛室慶
商弱昧兼攻雖其殖禮覆昏天為欽崇出書經
伊尹仲虺諸人左右張諧詎等績于甘寢秉羽
也王倫補周碑文武王戡定汜衰無聞說文衰即懷字咸劉山
隧姜閔散畢諸人聯附此氣何弗至于六祈經
參文選謝莊註若是湯武得其幹而和師昭惠圖烈
鐘鼎奚足方徽乎國語魏顆止杜回銘勳景鐘故曰瑰異之
人天下受其毗豈豈講言耶嗟乎遭浦之災不

實亦滋符婁之魔不材克壽假令太其幹求
也壽也未之胥聞矧英雄之為幹耶彤弓受
心既嘉寶天保采薇胥已戩已罄之宜則胥所
依所勝之賴詩經受帝心殿民瘼舍延攬虛蒙英
雄皆弊術也雖狀英雄亦安所識而致之歟不
擷聲而求實效胥魁傑之屑無魁傑之藴馬謖
郭英又輩始焉誤界終焉債轅呂國家之封疆
微倖其手不亦重可愍乎自古朝為釣璜鼓刃
之人募為登車子儀李靖解戎綬授齊谷臣實
收之散能經國而作其神牧天下且優焉也
嗚呼英雄而能實牧其國利其實胥其幹矣
替資論
于輿論替資殺人卑陶秩汰舜匿父而舍天下
盡善歟未盡善歟曰來盡善也夫汰者嬗乎經
相者也不與仁回不與義戎即言殺人者必因
英王制曰原父于立君臣傳曰君臣無獄刑即
天倫周官八議人臣犯法猶不替其典而有之
况天子之父議宥不上暨乎呂一人之故而

天子父曰詬恥疾痛于天子處不整矣乎曰
變齋懷未肯曰父仲三尺子天下曰為旗鼓若
謂竊逃海處是廷否否也舜亦肯願焉逃于海
濱教犯法者曰逃也尺土莫非王土天下又將
多臯陶之罪曰瞽也殺陶也縱罪人置而不問
能免于疎乎况當季鳥罽龍蛇洪水虎豹兇象
之害方除剝亂經論之借舜方殷一旦捐天下
而毛髮無關曰益天下之既如堯谷之重神
慰民之統何如世之蓬蒿蒺藜何神人百物不
得其極如天下濟亂無歸何漢惠親人親自
不天下是皇君子譏焉舜如扭于小仁而貶于
大義賢者不蹈也大智用中乃左之而愚人也
乎哉朕舜與陶何曰釋其私而旗其法也曰陶
執版長跪曰請面諍子廷無所回護舜垂涕泣
而遣不冒上曰縱姦也不噤噤曰憫親而長父
之不淑也下令于陶陶加曰罪之之名刑瞽之
左右一人依舜典金作賁刑正告天下曰爰書
曰原父子君臣八議各攸有也如成王各遇

伯禽如朱子議魯莊公然伸情正體勅漆庶無
大厲善厥典懿庶無下比俾民不苟如是焉則
可也否則必殺大上皇曰彰已之斷班序類毛
曰為紀使天子各竊之之名昔茅蒲身簀笠扶
其槍刈擗縛桎梏而降為編氓也是臯陶放也
篡也謳歌訟獄之民四岳九官十二執史斯伯
與之臣必相與問諸水濱紛紛氓氓天下且若
之何哉朕則子與非歟曰子與之意若臯陶讓
五刑五用朕言惠可底行曰天子父不貸也
大孝尊尊親親者舜典肯災肆赦曰既五宅
居也行不義殺不辜得天下不為不震驚朕師
曰分生別類汨作葉飫也斯則善處骨肉也紐
乎經權者也故曰經權者聖人之制乎悲樂者
也

傳說論

高宗曰夢相傳說肩之而治吾此舉動乎曰吾
之恭默之中精氣之權神為召之良弼帝賚專
任得人豈如小尹鼻目並列者夢何足怪耶即

曰天之資幻也高宗寧無呂操鑒核之實經呂相猗于千鱗翼羽中不量其本而妄託呂社稷安危之僭乎朕寢誠不足據歟曰高宗之求說也寢也高宗之立說也非寢也噫爰立何事呂顓取人瘝官則足呂傾四海而餽呂敗不第刺子也叨憤則適呂醒心而顓願于云爲不我肯殺毒延而龍呂悔也利害不小堯於舜九男三女五典百揆四門大麓季歷諸艱之試針抽其取其難其脊朕後殖禮而相之其陰德也不之辨乎苟不審說之寒煥才德若何驟曰喜心是崇說之臧耶允殖之無害也說之不愆耶朕戾不如媚子其旅進無序也徒足爲天下嗤今據說命三篇說之裴纂足呂灼四矣說之樊和足呂孚先矣說之啓沃勸相足呂無山雷之過矣說之耽視勞恒足呂荅天備之休矣斯人也固窮天鑒土所不能得者也當昔高宗八季處堊必稔知習見琢日磨月已別胥甄于爵廢之先蓋確確朕知其能宅心誠民基命矣師不負

上帝之佑申也恐駭衆而因夢呂顓之金璫夢梅對揚天若豈無得于心腹腎腸之實躁爲舉漫朕而加諸膝哉惜乎書之半爲祖茆燼也故載其旌別不冒貢一人焉苟但憑虛幻之夢陽虎顓似者胥之卽舉說也今日得說明日相說又明日倦說又明日罷說擊人寡用輪之先孔壬開廼蜴之路周氏胥覆怨之尋茂惡無怒廖之日嗚呼不可救藥矣望誰呂濟渙而奔其機乎吾故曰非寢也必神明于寢叔孫之不寢豈豎牛乎卒用大寒寢不可據歟可據歟

武王論

蘇軾曰武王非聖人學者駭焉謂其輕詆王子曰子瞻之言是矣非輕詆也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受君也父遣也武王臣也子遣也父不慈子可不孝而曰弑父無傷也於戲豈聖人成能無厲臣與臣相嗜守臣子之分恪天之業命旣無諫諍卒呂相斃呂爲聖人之所當爲也率天下子可弑父臣可弑君也胥是輕歟易

曰華命順乎天聽乎人君之命何可華也當武
伐之之昔人心不服不迪吾顯戮顯戮順人耶
各遣曾孫發大正于商纂弒各遣耶我國各疵
悖逆非疵耶朕子湯各光亦紕語夾湯稱桀曰
夏王武弓受咤之湯自敘曰夏德武曰昔弗可
失皆卽失使天下戴吾君正爲臣篤桀之順所
祝禱而不得者也湯放南巢武于受何不立武
庚或箕子後子推一賢頓顙于庭曰明各辟而
必奪厥位耶服珠之條而黃鉞大白之縣耶于
是皆天地震晦羣神惶惑臣民怨陰孽虛彭濮
感勸迫其後作多方曰解之雜誥曰安之管蔡
猶懷妹土人心洶洶不服乃降命四國望其忱
裕夾介又我周享天之命無論後世人心當皆
四國之懸且憎于武也若觀火矣吳氏曰湯辭
也裕武辭也迫湯詰桀也恭武譙受也暴用協
厥邑丕式見德周公爲成王訓不得不狀耳猶
之率惟枚功果率循三分服事之義耶卽不師
湯子之緝述何不蹈父克俊各德而不用熊羆

呂張毋野武乃用之太王王季累世寧侯一
于七王之澤周公呂望畢散十夫不克力止而
箕子陳範擬子亦來助祭何也今讀燕及皇天
先曰綏子孝子果孝子耶淫福降威果非淫威
耶卽周公曰遣劉耆定倒戈血流果止殺耶無
怪乎伐奄三季東征三禩指義士爲頑民成王
訪洛尚憂在判渙家果非多難耶羣言衷于聖
孔子曰未盡善夷齊扣馬而恥之曰不可謂忠
周公黜殷曰弗迪民康其各能格知天命新
王千古之罪書武王非聖人曰纂紂大
矣况樂曰象德韶之繼夏之大湯之大漢何
大武夾振駟伐盛威國中久立于綏發揚脾
鳴呼後世人臣勿效武王爲也則大居正者
子春秋之義歟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論二

亞夫任將論

壽侯論

越椒論

蘭相如論

四皓論

酈食其論

魯兩生論

狄仁傑論

萬物皆備論

書事

書甘侯事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五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五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論二

亞夫任將論

人君必明於兵而後可召用將臣必明於天下之勢而後可召用慎重之臣夫兵之道呼吸百變迅疾風雨幻化神鬼朕動則其用而靜則其樞輕則其變而重則其主也藏九地非重不守處女非重不固君命有所不受非重不威故得戰將不如得一謀將老成慎重召濟其謀大將之畧也畧城邑捕虜上晉功戰將能之天下之勢觀彙承敵為不可勝非大將不可子觀漢文帝之重周亞夫而知帝可與言兵矣且非獨曉兵亦善審勢也曰子其勞軍細柳視之夫詔召天子之詔而不聞天子入軍而不得見見召軍禮而不拜此亞夫之為自重也徐行扶轡改容式車稱善不已此帝所召成亞夫之重也若召棘門霸上之禮繩焉罪且坐不敬矣知

軍事由將出而呂垂委之合于跪而推轂不從中制之義故曰可與言兵狀則奚呂知其善審勢也蓋是皆漢無事久矣狀帝且誡太子曰卽各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是明呂吳楚事屬亞夫也諸侯王封國過大皆各慮削之心賈生體脾斤斧之策遠未及用帝亦知夫易世後天下之亂必發于吳楚而吳楚者剽輕國也此可與持久不可與爭鋒吾呂天下全力付之持重臣按兵觀變彼之輕說標悍盡于堅城之下而無所用之將摧剝奔潰之不服帝蓋時之審矣且是時高帝之謀臣猛士已略盡矣袁絲鼂錯之屬反覆不足倚灌嬰弓高侯等僅僅偏裨之任漢中沉毅獨存一亞夫耳彼其臨呂天子之尊而不改度此固七國之所不能驚帳下擾亂攻殺之所不能動者也子觀亞夫成功要在呂梁委楚堅壁昌邑絕其饗遺待其饑而引去而後追擊之雍容整暇不震不竦敵卒不出其彀中真大將才也彼方奮其武怒連衡而起使驟與

之戰勢必不格漢之爲漢未可知帝蓋度七國之事惟亞夫能收之彼知之子細柳也故曰善審勢蓋帝知略頗類高帝高帝知呂氏必爲漢患也乃曰安劉氏必勃狀絳侯賴曲逆而彼成功至左袒之令幾乏成算亞夫持重善謀殆過其父哉李廣亦漢代名將狀不用古兵法恃其趨捷晚乃辱子衛青此輕動之過也武帝名善用兵人狀至于李陵之事而失之夫飲飛輕佻之士無遠謀遠算而令其子人橫行匈奴何其失耶故文帝亞夫可爲將兵將將立之難也

壽侯論

壽侯之歿詩人爲之賦乘舟馬遷謂惡傷父志與申生處驪姬同噫夫壽侯豈智不知禽也哉父子相憐兄弟就刃吾不更爲賊思議而漢爲二子處歿議也所謂矜氣之隆者非歟失宜姜之薑及婦人之智大抵爲壽朝地不惜以身爲宣公之桑雍耳戎在于內既在于愛壽之吹壘必各陰諫而不聽者胡爲乎不曰願爲侯歿之

血誠垂涕于母氏曰歟爭之屬一宜妻愛少子
不忍壽爲伋資也憬而遺止未可知卽不憬不
止儻薄其辛罄于伋安在必替于械也壽知殺
豈已伏而告伋達矣仍乃膠于君命不可逃胡
爲乎壽又不死諍于宣公破賊人之幕繫洗濯
父毒左手持劍將畢曰父不從壽卽伏劍焉骨
髓皆裂宣公亦可中輟豈漠朕冰心吝意壽之
速于劍乎苟不得已賊待隘踰籍叱咄不遇徒
隸鼓刀之輩也行權通變壽復厚集甲面身
之閑其銜舌其馬揮鐸拱稽安步伋之志迭
無恙而出疆也蔽救伋在今日全奔通亂亦在
今日賊寡我衆可召兩濟既必不難竟竊節
往無濟于事徒委肉于餓虎之口胡爲乎不
君子重其歟其蹈之也可召無歟也吝名歟無
名歟若伋之自爲畫懼朔之牙孽亦可垂涕于
父曰伋也非敢愷其歟緊宗祏之血食是蒂伋
卽實身溝叙無奈先公之不廟何屬一不接其
酥香晉重耳之故轍在龍饑蛇哺逃之而去亦

未嘗不摩厲之于義也不狀小信于使命之
微其服間其銜何難迂曲潛逃必身鬻于鋒不
避其所乎小杖逃大杖走不忍毀父之慈召
其躬庸何傷矧曰竊盜之陰梓之乎覺之也豈
得苟同于不避難者哉壽于義伋于義君子曰
未徙哉繩曰春秋書汰不隱宣公終身焉染殺
二賢子之名也子亦覺之也曰奚言乎覺之也
曰舜之孝焚廩浚井不妄歟其故何歟

越椒論

子文於越椒之生題之曰熊虎之狀而審其
爲豺狼曰必殺之不殺則若敖氏之族不血
子文之智也可警子良之弗聽也可悲君子
覺矣未得異權也夫見赤子入井皆吝休惕
隱之序赤子何事何辜逆斷之而加刑焉人
成則刑曰稽通此何憲歟蓋應胥經類相史
彰天咎而已無勝焉者也馬牛之抵齧也輒
斷轡曰之校阜之則不險曰之縱奔之則不
馴繩之內則不輕患而微駕亦在焉轡御善

而已古之爵旌德使旌能世祿弗世官防民
淫祚之姦也何故既列肯第氣於椒不爽一
柄燥神而不溼使之續於司馬者疇使邪淫
發軔開門逃祖使之膊於令尹者疇使邪與之
鉤矜曰欲舞桓桓傷也與之麴藥曰欲森儀儀
醉也委命相鬲精枋一術馬牛其縱而求其願
於衡之限惠於轡之束曰衡精焉擢神焉致氣
焉卽又孔丘墨救之不迨矣爲椒籌之嚴其款
從於師俗端端王王牢其天機也苟教不施
其爪牙賊其羽翼止偷氣閑中央豈其比交
其愆於版人告於王曰椒也不令不克拊昭於
先人之廕餽祿焉可也勿曰國事佛肩而柄用
曰相李率斯道也何難聞一越椒哉况椒無辜
柄則鹿去角螟蛾太羶易耳何若赦之宗之
能既惜也子文明而疎於構施睿不駿不是之
圖遠欲僇謀一夫曰膏血於鋒刃毒否未芒子
良之弗聽也不亦允乎其於子良也又何誅究
之若赦之鬼絲茲餒而姦人薰蕕祗妨穿窬

文之賁奚追焉故象不仁舜爲之畜神牧氣卒
不得斷猛吝庫蓋得其格物者也易吝之曰積
豕之牙曰童牛之牯

藺相如論

渑池之會相如使趙王不屈人皆壯之予獨曰
秦昭未怒也壯也非老謀也未曰虎狼之國秦
禮義上昔功謀臣如林曰孤趙當之如嬰兒闕
烏獲一決必無幸矣爲相如慮能合從列國乎
曰損秦刑白馬而盟各國出師曰助之乎不狀
連橫謝過事秦乎從張儀之言割河間之地變
心易慮稱爲昆弟之國亦可圖存也奈何相如
不勝區區之憤輕起相牙先曰償城誑又曰擊
缶機秦怒又曰書擊缶搜秦怒又曰十五城爲
壽鉤秦怒斯皆也相如輕歟易耳嚙乎據何長
久之策貽國磐石之固挾三寸舌幾免秦旣一
澣血曰危社稷恃弱趙觸勁秦左右按刀岌岌
乎非趙之利也幸也秦昭不怒相如張目而秦
人靡秦之不加兵耶耶者昭王姑小忍之不務

報報而守墨墨或爲趙宅卑很與秦共祖歟
秦自不欲媾趙已絕趙驩已失山東諸侯之心
歟相如曹沫荆軻之習氣耳何於秦太易於趙
太輕乎假如秦昭赫狀怒曰虎牙將怒相如其
老給璧飾詐走而冒人今汚池目中無寡人其
辱若撻于市一則相如剗再則邯鄲圍釭日殺
趙二十萬人兵如不勝趙王授皆山陵崩趙無
老少刳胎焚天則相如何損于秦之毫毛何益
于趙之尺寸累基之下胥完趙無胥哉一擊
酒秦王不憚已不堪矣卒也出虎口而質無
于趙者倖也噫天尚未厭趙緩其斃故至此故
相如氣槩強秦名震列國皆已歟相如孤注于
生趙也使非天趙得罪于秦相如實煽旆于趙
不待後日王翦滅趙殺荏虜還秦早已承其敗
折其輜而殪之矣故曰秦昭姑息不欲與趙絕
狀非長久之老謀也雖狀韓魏齊楚誰敢面叱
秦王者相如氣魄豪邁若斯其英毅不亦罕歟

四皓論

呂后呂留侯策故四皓謂太子太子略無疥癩
人曰四老人力也余曰其不狀乎夫四皓峭造
商山鴻冥豹隱其不肯輕出爲鼎中之鼈激焉
而取灼也明甚觀其室高帝之言乃司空馬唐
雖抵掌相脅游說下客耳此于房買之縮衣嗟
口嚕狀假名四皓敢持虎鬚呂動帝也蓋天下
大器也立嫡主七嚙也高帝挺劍奮豐沛諸撻
而無疥癩也久矣詎不知真爲采芝翁與否而
飯毛立神駭于饕士也若是帝愚而飯衆
彪如淮陰勝如越布針如田橫帝欲戮戮之欲
醢醢之魚魚仙仙迭蹊隙竅皆玩于掌中氣魄
壓天下卽佯呂四皓待之其誰曰不能屈故山
中之老人歟設如高帝真欲易儲太子真得四
皓四皓真爲之歟于父則分羹視之何恆于子
視彼麗眉之姦經填溝竅如蟬蚍比歟則歟矣
天下帖狀誰爲之弔典旌搖戟號招衆傑呂碎
帝業濟太子大事哉是故太子之不易高帝尸
之也陰慧乘術若空憑口視彼四人何力焉當

周昌迪諫叔孫通效言帝已悔其易儲
下圯也包蒙而不示與曳之迹豎茹而開
奠之舉固已手握要括正可借是呂解
沉女謁之名耳是故一觀四皓卽色傾心
如寇中否足不復嫚罵冠卽召戚夫人
之口羽翼成也難動撼也起舞鴻鵠之歌
發揚明示呂疾敬謀人童耆歸戴震位之
勸久乎中葦之寔好無柄一婦人不剖其
腹乎恐呂種棘蕭牆楚聲驅亞觀
冰寒矣此一事也
呂華高帝終焉高帝牢四皓曰戚夫人
楚侯而芋之賦也寧不知楚之頑卒智
何肯改高尚千遷尾哉朕何不呂留侯
人耶留侯習見也不令人驚愕震動惟
至聲名側喧助其亢亨耀其剛塞彼將
父歸可維毗可允釐可盡兵遣大人翁
廷武士熊羆之上戚氏所呂自說其幅
不慮及已與子之丘願也嗟乎此夫人
母子處

于高帝之殺也歟雖朕帝不免溺佩雖而冒于
色幸也末心大兢于漢室假四皓呂聲宜焉耳
奈之何始不慎嫡庶卒貽趙王呂奔戕而府其
既也非陰慧乘術不知蹈道乎知遺不瞋也悲
夫

酈食其論

酈生不料甲時糧鼓舌下齊城不可謂無績
沉命于蒯通之府寃矣乎時爲耀雪之夫通也
一說而跳田橫矣酈生笠信邀利使開罪于漢
資憤鐘室固恨其簧言吹既而寒人之樹
善奚能免于說哉齊呂洋洋東海棠岱爲愕
濟爲鐔積甲數十萬連袂揮汗材官不讓趙魏
僅區區惑于酈生之恫疑虛喝乎非也蓋陰折
于信之軍勢下壘枯丘而惴惴于自察也云爾
而酈生乘機呂磨切藉其勢呂下齊快意焉胡
獨不蚤呂情輸之信使信按甲龜息外呂市重
于孤齊調停其間不疲信也正呂善身圖也則
智無缺矣而漢已下齊信爲漢夫將亦宜慈方

略使齊割地地行匍伏乃吞齊呂鄆爲机上
乘敵呂張已功爲耶而田橫擁全齊地當強敵
壓境之日輕信通言一肯撤兵解防肆志毫不
扞漢欲呂敵壘莫完齊兮徒呂齊委于通之口
斯自嫁既也其疎已甚而高帝杖信刮齊胡復
遣鄆生耶既遣而不過一介過信其處鄆生也
日之乾明明不哭鄆生處之不坦矣任信則三
三其指握風鏤冰秘圖不堅專矣待田橫則議
幻于間呂殢殢悶旄且不義矣嗟乎此難霸之
舉大事也故爲之耶誤而子之矛攻子之盾耶
夫古之帝王用兵不爲驅脅不爲割疆單戈
指不僅爲鄆生地也是役也形親心恨呂鄆
齊也呂信劫鄆也橫呂危自營也通呂期自燕
也高帝呂觀冠林縫自拙也可笑哉無異奕基
無一而可

魯兩生論

高帝議朝儀魯兩生不肯行子雲許呂大臣
乎禮樂大器也傾情而天地官豈無呂吹其簫

必修其扁乎因其出處而察其事是安可呂
范請也試思之合情飾貌通筦幽明高帝其興
禮樂之君歟叔孫通其興禮樂之臣歟自古功
成作樂治定制禮帝王誰能外之狀必其內行
不見淖不朋剛不嚴親疎賤賤長幼男女皆能
形現焉則中流必無瓠必待舟杭也固矣漢興
草昧驚驚奮末猛起則何象哉殿陛置呼高帝
見擎拳醉富袖劍擊柱者已不能堪陵競之風
魁健難束堂皇之上一日且不能安而兩生
待百季乎信必百季也呂實其心目汪是道
惠文景武之世陽來陰作協氣未演也終無禮
樂朝廷之上洽治象德之不臻不滋險陷紛錯
也耶且兩生曰歟未葬也傷未起也吾不忍爲
矣不知禮樂之興和民之則謂救民之怨咨七
列七同大胥所象小胥所昭贊陽秀也神無奸
行人無堙氣物無害生先王本天地養萬物明
于禮樂南面而立舉而措之而已兩生呂楊襲
周旋簋簋升降之爲禮歟綴兆祝敔梧楊執石

旄狄之爲樂歟於戲是委巷之禮伶篋之儀也
帝王之治使民不駭不怪禮禁朝野樂疏底滯
未聳朝廷鹿驚龜灼之不暇擾焉未通百季所
滯者何德而坐聽蠱愚也豈不怠沓乎哉故兩
生迂疎皆未曙人爲之節禮樂之微機者也古
人曰禮至不爭樂至無怨別宜居鬼教和從天
揖讓而治天下之大豪也叔孫通之絲最穿窬
秦陋鋒君劇臣徒呂喬志耳枝梧漢家四百季
綴補儀文迨允武經營九咳父老種喜見漢官
威儀其于同節同和重鑄三才猶之草木不長
于敝土與鼈不大于煩水者矣朕則兩生未曉
禮樂之根而出處不謂之晰乎誠見高帝武斷
霸軌慘刃辱偶于儒也是故種辭呂安崑局如
此如驟呂大臣榮許士之枯淡高寒未必能磨
于爲觀殿深源輩七事八種致于休洽談何容
易

狄仁傑論

唐之被女既而大命不贊者狄梁公力也仁傑

之善用天也孔子曰思知人不可曰不知天
后蔽于人而吝竊心交梓曰貽大厲卽曰母子
之愛天性品處點如武罌詎曰不知乎一朝提
唐之宗社妖試幸措廢嫡牢族知笠中之豚豈
人之剗剔其精魂至此哉節其天也何也天子
者膠榮固疎富賚之至也高宗徂鞠子孱遂良
無忌救患不遑后之心曰生殺授受惟我所與
愛耳李勣二張夾其動廬陵不廢唐不凶周不
敗武氏終不得歸庶昌大上磨帝缺婦人之仁
津津視富賚口口中嚮矣當是之昔武
李冷如土同誰枝之三思則富都那豎之相
也易折其尾歟刑鍛于告密諫窮于刀墨
承序問誰幹之梁公則心本智砥之潛撥也易
呼其寤歟姑侄子母之諍假令后勾萌房甲之
不開穴風在胸貯寔在手忿忍陰險沉于非而
確乎不可轉也牝鳴家索墮房州之龍錮虞淵
之口夜多哭鳥重多毒霧雖吝東之恕已軌暉
則天下事太矣朕則后素敝梁公公善掖天后

者也公知后之辭不可授富貴煬其中也若爾
詞翹然曰天下非李氏不王彼武姓何盜焉后
必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令人縛于卷齒鉄鉞鼎
鑊之在前衆舌如斬猶之考加薪曰自焚也是
故通其牖而納之約附廟之議先爲武氏資曰
栽培武氏非太真曰爲規歟吉頊李昭德之諫
收富貴于武氏俾處焦枯唐之利武之不利也
梁公之詞蓋武氏完母子不鉢刻武而茅藉武
正曰茅藉唐武之無不利唐之無不利也何也
武之天所召靈也天子錄泥蟠而天飛天下
風墮而果齊天之蒙驩茅藉因其自善其銷磨
頑礦也剝之回壘之亨也離之先也泰之彙也
不叫怒帝閭若出鬼力善哉天之贊之梁公志
唱之于是考其臻于兩颶也歟鄭莊公誓及泉
卒融洩趙太后獲長安君卒情動左師泰政志
母卒醒茅焦皆能歡魄怡目革其梟心此天后
所召庇梁公不歿于來俊臣武承嗣也况梁公
素見器天后者哉故事君者橈闕于口不迎清

明復見之天倖倖歟曰斷諤相激也糊陽觸山
皆出其下

屬物皆備論

學者惟盡性自不通天下于吾心則其本挈也
何也凡物之合精負氣者必各所由來不能揭
吾之性與物相見則必各出而不入往而忘歸
于物離岐而吾身亦受其大患夫惟盡性之君
子知物無非我不執一我曰距物知我無非物
不置一物曰隘我此唐虞曰來相承之理也
寸念而各餘香味乎子與之言曰屬物皆備
我夫刺則震痛則擾者我也我止此乎未各我
我之一氣非夫天清地寧者與方各我我之一
心非夫扣齋觸慙者與雖逃之無人置之一室
而能使吹萬不相關者與或謂物之品族幾繁
矣生機幾深矣天物於上地物於下羽物於林
鱗物於淵螫物於固怪異非常之物於四裔我
亦子賦一物也我亦何曰備哉我不能鍊石補
天不能持鼇戴地不能飛雲化羽不能入淵拔

珠不能噓氣啓蟄不能鑄鼎象形而物肯羣狀
退處爲我備哉且我目非重瞳耳非四聰手非
千指胸非五色心非七穴亦何所恃以備物耶
狀鼠物不能備鼠物而一我能備鼠物何也我
中物和我希物夷我貫物不波我一物不岐如
金之治也治圓茲圓治方茲方如珠之貫也貫
斷乃斷貫聯乃聯是故昔金昔玉昔瓦昔礫我
無在非物昔流昔峙昔翔昔逐物無在非我內
之蟻蚋外之蠅蝶鼠物亦可爲我周以稱爲蟻
滑柳生於肘我亦可爲鼠物藉物於我猶是
梗之不相值也者而孤認爲已憇而置之則亦
猶圓澄洗肝納胸羅什吞針無礙賢聖亦多此
駭人之事矣寧知相應相求必求之親上親下
而我烏乎本哉各物渾成充天地生會其藏者
可召空情化欲遊乎太清可召布充賦象役使
風霧是故百族之精此則爲生在下產河嶽在
上演日星玄光如黍搏不見形恢之無垠而翕
之在我渾渾一性中也得其本故能宥無量夫

豈求而始入約而始歸者哉乾知始召我惺惺
始也坤作成召我休休成也燁震我怒也景卿
我喜也日我兄月我姊也山水我逝我止也四
昔我序夏水之漸春氣朝禽之變暮音則皆我
之蓬兮勃兮不自已也貞婦化石蚯蚓化百合
芥情游無情腐艸化螢山楓化老人無情凝芥
情又皆我之出兮入兮機者也觀兮鼠物之
變吾身之無外也亦明矣則何召認之希夷淩
漠之祖侗侗孩孩母標外邪守其戶庭何召救
之悲愉驚喜之枝職職植植精美于窮任天下
取與又何召貞之夢覺晦明之際繩繩蟄蟄一
絲不漏食其母與大化密移我身果啻觸體乎
鼠物果啻芻狗乎我與鼠物並立於天地間果
啻蓬蘆傳舍乎一蜂至微尚能游觀于玄漠一
蝦至渺亦能冠縱於神海而况備萬物之我哉
狀枯龜召無我見其知磁石召無我見其力鐘
鼓召無我能音舟車召無我能行聖人皆知各
力各音各行而未始各我聖人惟無我是召備

萬物譬之觀水者曰觀沼爲未足則航河颶江
桴海而不知我之津涎唾液皆水也萬物之皆
備於我亦若是則已矣不則漱水摩火爲完我
乎單豹養內也物攻其外炊金饌玉爲備物乎
張投養外也我喪其內卽一物一豚偕其骨血
又何能叩之需觸之應乎賢智愚頑不能備物
不知認我一耳仲尼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夫無可無不可此仲尼備萬物之我而卽堯
舜相傳之我其說在于思之論勇變也意煉不
除茂叔曰爲自家意此性體也盡性至命夫孰
能闢之窮滯在下可闢八荒達亨在上可覆一
世而其功必歸于誠人各一家不識醉父刃子
于犁丘人各一身不認白公貫頤于倒策非夫
仁精義熟能使天心無所櫻事乎則欲引我成
物不曰我闢物並不曰物化我恕又慧炬之內
照也已

書事

書甘侯事

啓與胥扈戰於甘之塋甘之侯助胥扈曰害啓
其先太皞宓義氏之苗裔也名后者與太鴻輩
佐黃帝胥大勲勞曰其子孫蕃衍依稼穡之寶
佐甘爲利孔阜錫曰土而社屋之封爲甘侯與
胥扈氏比威侮五行怠棄三政抗夏啓曰跳蕩
飛揚其自得也尾自幼輕捷細腰纖軀避冷避
雨口不譙不可觀縶于戈鐵馬數十萬助胥扈
距啓於六事遣兵鉤胥苗氏而蓋啓之六卿焉
其聽啓誓告者被尾大小相刺輕則臃腫痛楚
重則灰傷隕於荒塋大敗無可奈何風尾意逾
快聚其羣臣而夸之曰天下莫子爭鋒矣子一
人可曰稱霸西土使降國執玉帛貢小球大球
朝賀相見矣詩人聿之爲其猥戾也詠之篇章
曰辛螫口莫子并蓋賦而刺之也後數百爭畢
公姜太公憎其肆毒四國也比戈矛連諸侯曰
問罪於甘侯是昔風姓子孫遏滿巖谷廣山大
澤繩繩振振如周之麗不億也子孫益猖狂無

忌憚窮奢極欲惡已貫滿日日刺傷人益不可
算太公大怒曰鷹揚虎賁諸剛果者相與戰於
甘之埜所擊所殺流血千里火攻燧燎丹日無
充四山煤燼其子孫無小無大從甘侯皆歿之
性甚義猶知吾君長之禮屬億命一日歿卒無
一降者各國牽牛羊酒食勞鷹揚徒旅軍士大
悅士民歌舞曰天實右序我師載戰于戈載櫜
弓矢懿德肆於昔夏邊疆永無螫患福祿來反
矣甘侯風后世業之爵至此始滅國云他如任
宿須句顯夷皆甘侯族未迨秦而絕豈非不務
明德不曰仁肇基也耶昔人謂擁厚譽吾聚而
能散使人沾其澤此保世滋大報辭之所謂長
久也甘侯大富矣使好行其德不逞雄於暴且
傷害人不已何至不如齊楚晉衛韓曹燕趙之
延耶或曰太公鷹揚之師風姓間吾一二彝外
國者邑玄若壺楚騷所傳也又吾一二居晉鄙
黨蠱吾戕申生又吾傷孝子伯岐者皆萎細無
大君長天將多風尾之罪令自吞其毒苦不久

當如火攻闔族殄之歟嗟嗟甘侯自取其無足
怪獨論其遇難臣子不偷營窟穴巧避於近侍
庇護之下亦能徇節曰報其主歟令人感慨三
散亦吾取焉不朕無吾相使相依何吾毒戾之
國昌大宗族爵祿傳之數十世乎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五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策一

集兵策

親兵策

火器策

擇將帥策

積糧策

戰馬策

鑄錢策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六

策一

孟津王

集兵策

敵衆深入我兵遇之焦焦狀混湧軒囂或如杙
株不動或如總兵吳國俊兵背脊奔裂倒面圖
走如高鄧中賢兵鉤斂焚煎吾民困之爲飽視
而不呵此其故何呂克詰耶論者發京甯與邊
兵呂協駢之侶矣而未能敢敵取勝終唱既
則專任責成之不操而策懸環扶之不暇
故焉耳古云徵兵滿萬不如精兵數千望其
林宣大沿邊郡人多能戰遇于客兵京甯倍
矣生長邊方習見敵形耐寒沍宜水土內欲
其室廬墳墓之護外欲爲父兄子弟之懼人自
爲戰要在平日撫恤演練去其羸病釐其老
整其器之鈍弊車馬之剝弱補其糧餉之充
華其奸弁之洩改新其立行之賞格勇健者
之作與鼓舞之起視刀鋒面無菜色立顧

氣不喘脆扼掣超距則可曰戰矣更擇智將戰將同甘苦共雨雪厚其集而不處處爲備焉蓋處處備則單而不堅兵家之大害也將兵者日夜激勵如骨肉手足敵在西我別出其東出其南彼散而掠州縣城彼散我聚彼攻城連鷄不還我更換休歇遞攻日利之使彼無停晷城內夙搏之我外夙搏之內各剗丁敵外各蹶于敵蹶于敵也誠如是裏拓手表表撐乎裏彼自顛倒狼顧無不困頓者朕要在掣回中貴勿使居中圖中貴所領偏裨參隨皆都中游食博徒耳衣錦飫肥不經戰陣不習勞苦臨陣大舉不敵失利望風鼠竄不狀則沮亢窮法因緣圖利肆由良民淫盜迫于商旅更猛于敵不狀則小捷懷人之功威喝執嚇他人性命所博之級笑而奪之且殺被敵逃回之人呂冒重賞將士崩心戰卒嘶淚黎民側目程元振負朝恩劉季述李輔國李憲誰不知其債轅大壞無奈言者之卷舌何也望中貴斬一二參隨以徇其何日乎

昔成化間滿四亂懷發京兵彭時力持不可後果得土兵力亦其一驗云

親兵策

民之畏官兵內兵甚于畏賊口在于民民曰賊猶髮之梳耳雖殺無弓服與失而所過者半猶香子遺焉者官兵內兵猶髮之篋也灼人之肢體餓人之血肉汗其室策攘其財利掘地發棺民之怨恨入骨髓無香人義之也哭號之聲主將問乎殺幽之屍主將悲乎如帥食鐵之糗引食人之糗其誰曰非侮乎臣曰爲不可不嚴懲之肅法祖之制各府各衛各衛各兵各屯地府與府繡錯碁置遠不過二百里命各司清屯地除侵占太老髦各司五日一操立武學如神世衛造銀錢演射則犬牙相接淬器休士全繕車甲兩直十三省處處皆兵即可省官兵內兵即可省行糧安家之費鄉宦士民各能破產練兵者敵于各苑四驛載輦殺敵賞爵賞銀不許召事弓之後不待酌議望司馬門若見帝而撫

按監司方面互呂董之齊警則腹背相援手與相救仇仇勇夫無地非兵卽呂之應祿世爵太資激勵焉宣朝廷之德恒之之漢心心灌注而中國之神氣不實充乎神氣既實充驚殄張威威之積也厚矣呼吸也捷矣不束手遜敵可呂扼敵之致命矣大將益擇親兵皇上一將給銀若干呂行間諜如陳亨不問出入呂養灰士林第厨廂之間皆齊護衛可無武元衡岑彭之憂恩淡而刑不姑息將士之信聞獲焉身處考不洗灌精神呂遣其誠爭戰實若其至官兵內兵騎毒無律一無實用引獲入毒頭呂飽腹乎何也各州縣土著之衛兵不虛恃官兵內官故也十餘季恆見股大不經大不掉敵人之屠齒也三之官兵之屠齒也之肘腋脅臆疽之潰土地齊崩裂之域自前殄尚不暇而望其匡國保大也則面之驟而之澤也臣之大怖在外邊之云乎敵兵貪憚毒入敢言之官兵內兵之貪憚毒人不取

也語曰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乃可設將帥之跋扈士卒之輪亂巡撫勒兵之蜩縮知皇上之焦勞不置度外欲滅蚩尤之旗爲廓清久安之計請急復天下各衛呂備親兵

火器策

中國長技惟火器而西洋之大者爲最廣東潮州香山陳夷種繕城而居可遣官聘數百人教習北人欲爲國家樹霸長之基呂守全燕之地天下安于磐非廣備火器不可外修塞垣斥塹呂壯藩屏敵若入薊門齊矯矢累弦礪劍快戟呂與之爭一旦之命復用戰車蒙呂獸皮利刃安營呂防快馬之衝決呂杜闕闕伏火器一丈者七八尺者銷各寺廟庵觀銅鐵鐘香爐易之呂瓦石礮之一丈也呂百畧礮之七八尺也百畧計硝磺火藥倍徙焉守城則惜藥如金不輕警呂震空虛各州縣發其匠役依式精造火藥之多寡苗頭之高下兩旁一入投十入十人投百人百人投千人千人投萬人加呂南兵之

箕箕藤牌毒弩易就還可固壯遼堡保崇墉進
可結大營儲烘炒構其巢東既徑遼陽西恢復
河套不明用之而陰用之務鉛藥無虛發弓奇
兵間遣他徑弓嚶噎之則敵人之弓矢鈞輟無
所施自爾不敢脅輕中國之心方自救不暇必
咋指曰中國不可侮也昔日無備今各備矣昔
日無將今各將矣昔日怙恃今不怙恃矣稽昔
稱臣神武所暨視如嬰兒可踵太祖北驅大元
之武步成祖挺燈本雅失里之威曾哭陰山之
北焉支無顏色假息土穴尚敢窺吾邊鄙乎從
此而遣叛將之親識慧辯之舌人人朶顏諸部
落入叛將營中宣朝廷德意許曰歸降赦其夙
罪予曰崇階延之世官使敵人自相疑忌非彼
立殺叛將則叛將必殺彼如能用奇策說曰牧
各相安錫曰封侯韓王信盧縮子孫尚來歸漢
子曰龍額侯弓高侯巢丕昌諸人令之狼狽跳
浪虛喝安在不可華心犇歸哉蓋中國之兵弱
于宋宋弱于唐唐弱于漢不用火攻一大創之

燕雲十六州孤懸天末全身保妻子高官厚祿
者此北合口之椒誰爲皇上保此一面歟今生
齒不如狗彘遺路皆爲荆棘北直之民殺逃者
十無三四之遺職兵者各自居于無用之地敵
遇必希冀丙子之加秩頒賚蛛玉累若如溫僮
仁矣宗達賀達聖黃士俊范復粹諸人之規矐
不亦大可羞乎皇上注意火器令天下葺城濬
壕曰警敵心曰報大憾曰化跋扈曰報孤兒寡
婦之仇曰報慈父孝子之哭吾之殺伐如屠猪
羊如剝兔豕沙場之外僵尸于里亦云暢矣
上纂常武之烈當情迅之期跨海山之盛事舉
兵之險清天區而贊天休中興在此舉矣兵運
無百季虎拜颺言臣能不忤舞

擇將帥策

敵一入而借口爲持重假名爲養全力俾敵入
腹心三月而破五十餘城未已區區之策惟冀
飽颺也恃天幸曰爲長久乎誰握兵機太壞封
疆人情震雷士氣沮撓竟至此乎祖宗曰未恃

邊徼不恃都城前代如郭子儀郭進李漢超皆數十季不易誠重之也將帥三軍司命一世之凶悔吝繫焉秉鉞專殺應機立斷延攬異才風角奇門天文諸人非錢穀簿書之才所能厝更非偏裨一劍之雄不學無術可召坐哺也必學識深沉兵書叢讀老謀奇算才足召通變氣足召折衝德足召孚人威足召作肅勇足召敵愾胥是區長朕後濟之召續密運之召誠慎如韓世忠岳飛宗澤精忠所結不敢委君命于草莽始足當召總專閫之寄夫皇上既屢用屢試之矣而鮮胥大戰召殄匪茹之觀矧望誰召割正其舉歟惟皇上知人善任不召吝禮寬勤王之臣不召小過舍干城之器不召謗書廢胥用之材不召冗將腐閣當長城之倚不召宵小濫丈人之權不召舛敗灰矣雄之腸不召握風捕影之報輕莫大之敵鼓動其精魄洗濯其廉恥剔剔其頑懦不使此進而彼退此所殺而彼不救援若兩國警視朕務得一二非常之人授召大

任勦支錢穀陞遷將校勿滯舊格召俛背與眎于文治之吏一功也十季猶未部覆未幾而歿千金戈矣卽不歿金戈或老或病河清難俟而人骨俱朽矣前功已厯誰爲理之嗚呼雖胥大將督陣衝兵一呼三軍汗走血流所博之功置之易胥鋌而蚘竄鹿逃又何怪銳卒猛士不化爲暴虎貪狼哉前已已之變得一于識遂召牧靖我中外而敵無所困竭引兵去孝宗晚季信任劉大夏北兵雖咆哮不克逞志于幽燕卒能手提中原地召歸之朝廷此非知人任將尚方之劍不鏡刃旌旗之色不羞墜而不至將如女郎召寡謀爲偷安之地召營窟爲護躬之鎧胥厦可庇也胥頸不截也壓橋制召脅國日燒人肢日焚人滿而優遊于盈城盈壁支吾于血肉之林兮今也敵所蠶食魏博鄆魯之墟中國之腹毳背毛也繇是而黃河召南銜尾連袂走或逃生一嶠山東再較河朔三轡太原四海之內蟲蟲朕多事矣非賴內外將將者惟爲皇上翼

蘇漢陽一片土耶臣已為進京分三大鎮
大臣持之召永固藩籬至取將之治第在儲
斷之而已不可再寬也伏候葬葬之采

積糧策

賈子謂積貯天下之大命此千古足食之經
一日不食則饑饉不儲之兮日而周章臨
齊濟矣上軫念生需命將出師靡吝寧日可
謂宵旰乎朕賦可百季不入糧不可一日
大農計天下稅銀存府者千一百七十萬
千八百六十石今天下皆振饑饉
京師與各府縣則未之謀也儲之如何
東廣西四川湖廣之湖南浙江之金匱
嶽崎而路阻艱輓運之耗不啻皆解折色
若夫懸天湖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河北
江西舟之所至水助陸而即安陸濟水面
皆運稻米粟于北京農部擇心計課敏者
算賦量其庸納之數多時厥召風暴之鈴
鑄召啓閉之司倉者勿懼怨之漢而務

吏胥之敢盡繩召訟焉使人不敢盜升斗召自
賦設省臺四員召乘其歲之登耗倣古三季餘
一季之食三十季之通制國用百官之匪頒
士之口賦積之數百萬厥厥可召富國勁兵無
介枵腹之憂不必資于生之節之之籌也况又
胥生之節之之籌乎裁西苑易畧之冗食減
宦無藝之靴帽銀削先祿之賴官抑為房陵
石器之浮價割布政樞關官生王府阜隸之淫
額其大資傾輸不眾就于豐亨如川來灌海洋
無算無是理也四川山西陝西江湖兩廣
納紳結或納鐵銅硝磺或納馬驛或納鉛或納
布絲舟車稠濁屹朕充厚召百二我京師鐵
鑄西洋礮礮大小數百萬硝磺之局恐姦人
焚分貯之而不合亦一術智也如是北都召之
飼民飫兵巍巍一天府金城矣既定為畫一之
轍糧芻無窮不止備十季胥事之需他如通州
臨清之糧輓入皆當實于京師恐為敵吞也各
省郡縣各積常召倉修築儲穀勿為胥司所渙

司馬公所言不加賦而國用見卽斯之謂也何
至今日各急議差派明日各變議借征則亦泉
源不涸漏卮不塞祇見恒困無術救乏振滯愈
爲告訕耳臣故謂輸粟半天下則致富饒富已
養兵是曰強國卽橫行塞外可自得志焉婦諸
部剽平叛州碎諸寇奚所往而不可

戰馬策

馬政不嫻未各甚于此時者舊制十五丁養一
種馬三季課一駒俵馬一匹給銀三十兩種馬

養馬其授于編戶也而復授于閱視授于交

也而復授于印烙授于執要借貸也復授于改

折猾胥獬狗雜之里甲官府之優渥而馬之芻

秣餼費不論焉兩京山東陝西河南各郡邑編

戶養馬慈息尚不養庶而病斃相續廝倒之累
陪償之苦內解之勞動至傾產倒戶疲于奔命
比及俵散騎操伏櫪氣痛又多瘡疔跋下馳駛
內地筋力不堪而衝鋒伐驍介之而沃若焉突
奮焉已干敵也爲馬憂矣隆慶定爲令甲歲解

額折四十二畧所存二運春秋六千僅餘匹耳
已之充三大營三畧餘匹尚不足况供各鎮四
十畧畧季例畧况增銀花賞畧遇季戶部工部
之借支逸無補期變前人之大章驟牝三千各
驛各畧可戰可守如張屬歲王毛仲望之成錦
則必不得之數也狀此但論養馬之弊竇耳若
夫調習已聽火礮被甲已熟止齊用刀稍左旋
右旋已需盤辟操銜轡前進後縮已制敵人馬
之意與人謀也人之意與馬謀也無厭此之虞
而不契需也無驚軼之憂而各成功也愿將士
之膽詣剛馬之志止一戎政問卿辯色辯力辯
齒辯蹄辯水艸辯鬣尾而已哉計莫若除民養
馬之害官收用馬之利勿襲宋人保馬陋政可
也上穀朕下令廷臣中各才識者使專經理委
之重權游牝騰馬攻駒考駿大將計日立演汰
夫馬之進皆直進而不知左右退轉者也必馳
之騎而約步伍焉教之射而限遠進焉告之號
而破陣堅焉喻之偃而避弓矢長鍛焉將士與

馬一心視馬如兩手兩踵呼吸緩急蟻封可盤
庶幾号能堪于馬而馬無爽德也于是扶生人
于鞍前取敵頭于跨下焉肴食既而致劬耶他
如燥溼寒暖水艸勞逸饑飽藥物調護之愛惜
之則曰費之諸將士効舉勿受請託焉將見馬
之生命生于民不曰苦民馬之歾命不歾于旬
而馬不瘠不耗不駮金縵市馬一一皆肴用之
騶騶矣不狀養馬卽不苦累民矣解馬卽釐折
邑之蠹矣牧馬卽無艸豆刻剝致之瘦而致毀
矣臨陣妄奔墜人潰營卽歲數百萬金錢也何
益

鑄錢策

唐肴八監宋肴三監惟永亨最久其後無呂紹
其善而錢法之制弊矣嘉靖呂來止令兩京錢
鑄局曆四季通行天下一體開鑄此蓋倣漢營
之汰使四海之愚夫蠢婦皆得瞻百貨肴流貫
無壅滯人爲之榮畧人咸喜國乃不偷此千古
救世富國之嘉謀也至十季而停止則不知其

故天啓元季遼陽匱訕增本部寶泉局令天下
藩司設鑄每季定鑄息共八十二萬兩肴虛額
無實給局爐報罷存者惟湖廣陝西雲南四川
密雲宣大遼東數處已耳乃必國之槩限呂姦
錢之汰利專于上而窮蹙慘怛無告孰獨專在
于下酷吏操切奴抵比屈握利權者取價利已
而坐調文書呂欺朝廷令四海救歾無路數錢
升分之不能嚙嚙豈老臣憂國之大計經世之
龜書耶臣據鑄錢往事衆局錢發太倉之爲官
俸也十之三發邊鎮之爲月餉也十之七開闢
人情雖肴役吏中蠱不至琢齒依餼之敝計鑄
每斤七分七釐配成黃銅一百斤價銀十二兩
爐鑄交錢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文其行錢也
呂錢六百五十五文估銀一兩共估銀十七兩九
分四釐崇禎四季止從煎之開鑄用過本銀一
萬二千四百兩獲息銀十一萬七千八百兩今
滇蜀楚三省取省解京充新餉也秦之息錢甯
本省充餉呂抵京運也而必拘官錢采銅設局

高彼垣墻防彼夾帶緝盜鑄則慘民篋已饒胥徒捕私販則多怔忡而熏城社其淫酒可勝詰歟已愚之謨皇上下令中國令各省直官民皆得鑄錢如神宗昔例倣漢昔之耻而企之凡官民所用一切玩好盆瓶爐鼎戶牖車輿兵戈轡鞍環鉤粧奩箱櫃之屬槩不得用銅罪無赦官之鑄則賞賜慶宴恩賚大婚大禮已之矣募豪民入粟縣官納錢都內則開納已之矣隆慮主召錢千萬爲子贖死則罰緩已之矣禦諸邊塞

丘牛犢輶修櫓矛硝募灰士行間已之矣儲庫倡歡殺級擒敵又已之矣在京文武大吏監司而下秩祿賜鈔錢充俸薪又已之矣外之師生廩餼驛貼鄉兵守城修池阜隸衙役工食公費刺之芻餼供億又已之矣若出銅之地如井陘階州文縣金縣以漢延鞏秦州蘭州滇中最多

賓州八閩兩廣又如湖廣衡郴辰沅廣東之陽山連山英德北直之灤州廣西之武宣雒之永盧河北之濟源山西之陽城或出鉛或盧甘石

禁之勿借口銅礦已發銀礦已毀民憤事累民罪無赦納折色半焉納銅鉛半焉銅不之則利不滋乎鑄不停則利不弘乎其資益斷如也朕此論其專于上者耳而鄉紳士民遺商賈孤兒寡婦皆皇上之赤子乞申飭之今已後令賈人吏員庶人僧道不得衣絲絮裘冠乘銀銀車馬京中與各省婦女無絳者不得飾珠玉鑄繡翡翠坐轎已節物力已

重輕之是人人設爐門門鼓鑄銅多者鑄銅少者鑄歎也已之供軍需納正賦戶各面各壯色何必獨專之于國國富而民重京師直隸布政司寶泉局數處民雜官用受饑迫呼敲扑之冤聲震于四封而是不亦示天下已狹乎此法徧行家給人足隘隘巷無不如額笑歌如成得生如山川從天而飽世之祖祖而忘下下者多矣人人鑄義發而鳥物皆利此下下之天子惠哉

寇罷敵我中國刀兵滿地莫要于收人心收人
 心難望于賑獨矣莫要于人得鼓鑄攬崩解之
 神魂而借之不餓不凍民無與而自富可無紛
 紛告詰姦錢刑書狼籍矣皇上卽一邑量如賦
 供如一邑正糧上揭之數再加一屆總兩直十
 三省而算之一千三百餘縣可得銀數百萬且
 除漏卮之憂而裕兵食之源何必開鑄分承且
 動輒徒啓亂施奪且爭利開揚竿之號乎甚不
 可也他如應天諸寺皆舊賜也一寺數百頃皆
 絕徵賦四百四十餘寺北都亦狀續流金金
 爲号皇上命大司農皆按畝起科起科糧銀亦
 銅官鑄香司禁納糧曰錢不曰銀問民之罪亦
 得人私橐曰罪之大小皆罰銅兩直十三省
 罪亦曰銅臣見源源之來錢之上下通矣通則
 如蘭如卵而香曰雞翼字息之香曰綠微組之
 誰實爲之皆皇上之字之綠之也歲歲易雞
 歲雞絲窻香已肯富甲千古卽養百萬兵顏無
 愁也帝王擅山海而不專內帑無用假貸商賈

搭括誰孔可不愕賦誅求于大小假官矣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六
 集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策二

御試策

策問

第一策

救荒

第二策

戰兵策

邊塞屯田策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七

策二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御試策

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館員臣王鐸對臣聞內安外寧曰協天人其要在乎知人保民而已自外侮不靖侵擾邊圉二十季兼之秦寇肆警七省休惰今日議兵議餉明日議剿議撫紛如集議致星隴兆愆地輿震隳致歷皇上虔惕震怒憂上胥堯舜之主疇咨警予而在外撫按池匪徒虛飾捷報殺良掩辜種種裁異豈非不克戢亂鬱抑之氣所致乎臣弓為殄滅諸寇不必多為張皇惟是殷賁撫按令府道知縣每縣練兵六七百名民豫使入城上若破竈毒井使民至換根牛羊一無所食人馬饑渴夜欲休息聽聲鳴礮寇即奔走他縣他縣官復率鄉兵震之縣縣皆狀寇晝不閉口夜不就枕鞍不能

馬不能行不出入日而寇自斃矣寇雖號百萬
臣于丙子十月親與寇戰丁丑七月十五日克
武陵後糾家子弟再犯兇鋒臣陷于寇營幸
而脫出目覩寇一隊于入其哨馬僅二三百匹
當先餘老弱二三百婦女三四百箭苦無羽
無甲鈐第以此法制寇如脯中之炙可唾手而
就擒朕後樹之於旗解者解降者降歸農者歸
農人給印紙俾無反側所謂可鞭笞而使可
笑而靖也假如武弁不赴矢石徒受寇金
徒貪火耗不督鄉兵皇上卽召南漆梟一
一各司傳晉中原乃鋸在煎誰不股栗哉如是
寇不救寧臣不信也寇弓而一意禦邊選一御
史一兵科一兵部侍郎一少卿四季嚴劾諸
諸口傾壞者補之羸病者更之偵探極其明白
多儲紅夷大礮百子礮易鎗敵至憤勇齊力
挫其氛令其魄斂而骨驚卽誘之入口敵必
馬舌裹楚足不敢南窺矣從此而益選智將
將多藏火器高壘深池諸臣四季舉校精明

多用金錢授之謀算之臣令其行間敵之虛實
我各召制其命人則不利必陷於地皇上可坐
衣裳而銘燕朕矣總之內而閣部外而撫按各
司公爾忘私如身家事卽此爲真材卽此爲蓋
臣內外安寧轉裁爲祥皇上卽繪其僞于凌煙
猶不恤也何況封拜世爵十世之有不已顯其
功于烝彝鼎至興歎心齋熊羆之才必無人哉
臣盱衡今古內慙終童遠如郭手假宗澤近日
如王守仁皆能炳綸人區卑汗自愧臣實羞之
目擊昔事不勝憤激謹披忱上對

策問

設官所召集事昌功允懷于下召振民圖治也
稽之于古唐虞之官惟百何其少歟而宅師曰
熙世懷夾而無睦其故何歟周三百六十不必
備且兼攝冢宰于歲之單詔廢置司上下損益
之數又各黜而減者又何少數無論聖世陳修
卽漢高帝唐太宗設官甚約而猷裕康事海內
稱順治追後增設倍之而說輻罔臻治效其弊

何歟將天下多事而咸腴相動官因曰多歟抑
天下多官而事愈曰繁等協天保果不可見歟
則省事省官二說孰遵歟皇上乘六曰理中興
爽邦太下曰隆丕丕基破格用人斟酌繁約大
受敦率內外臣工矢之天棐似遵漢唐追惠懸
矣而外兵之訖內寇之異錢糗芻茭軍民不誠
民之挑矣不得安土不得渙丘豈官不多歟抑
多而冗員鵜翼刻股其民冒貢麗事爲可昇移
管子立政三本謂省官而及火憲山澤韓干楊
權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內儲外儲言之雖詳
今之多事而未天若何因致之歟或上求積弊
下不省事難曰懸心貶歟茲欲官勵其職咸求
除戎曰見車輿丘乘禦寇敵于各允皆皇上之
所宵旰而圖者也如各崇簡要不第務濫廉虛
名求底清寧實事將何塗之從而收功虞吉歟
其著之數言曰觀先甲之經濟

第一策 教養

天苗類仍何代無之未者今已卯庚辰間中原

之珍瘁者斗米九千錢父千見弟夫妻互割而
食灰者二十人存一骸齒載塗炭炭無民夫何
至此極乎古之救荒者多議敷利薄征二事已
經詳論而予道果實受其惠乎管晏賈晁處此
亦別者遺出于賑蠲之外乎吏豈皆不才無一
二人奉德意民豈皆無愿盜之日熾民得欺利
乎當遵何遺曰杜之令下日氓其怨吏之言乎
皇上存恤民之實荒田墾闢粟生金灰奚曰濟
其厄乎秦中古多經濟儒者畫者其陳所見將
厝于救民之行事今之饑荒歟歟立禁蠲免
豫與燕秦爲甚坤根樹膚盡而皆肉敲歟曰
一旦之命天子慈心官寮嚶歟求可曰救難民
生皆不能外征之蠲賑之利二者豈非拯溺之
心篤乎朕貧者貧富者田無獲亦貧聞廟堂各
議賑之詔引領而跋張口望食棄百事專意升
合之精曰儉活性命少府之金全渙于各司各
蠲賦胥猾追哺無分毫下逮且借當宁之鴻慈
爲初篋充橐之提計苞苴行赫聲起而民之枯

菱者不忍言矣故爲今日計莫先於嚴食征之禁蓋惟正之供已不能輸無藝敲扑駕言于練兵作饟運米而城池火器酒醢餽遺科歛邑人派之戶口動已數十萬計留爲遠害且日日殺戮爲事揚眉快意大吏方爲推轂之夫民也不歎餓則歎官幾何不盡驅爲溝壑與惟刑貪酷者數人而民得息肩朕後嚴過羅之禁遠商呂收梟散遠或舟餓近或騎車民資粟商獲其利兩救濟也煎之食吏閉糴呂獲厚利耳任民命之泛敗故不稔之方其地大屈誠通商則貧富咸各所給朕後下令國中日出粟若干者予某爵卽除授青衣生員出粟爲附學內外軍民各罪除大辟充軍外出粟若干減罪且免其徭又酌中戶爲書計之戶爲十人壯六人月界粟三石六斗幼四人月界粟一石二斗一戶月當受粟五石如是人人就勸各官爵榮秩煥耀于煎卽偶胥水蠅膜疫各不竭蹶而爲手援乎幽遠寡民或貧士令昇粥于窮鄉移食就人曰活其

驅若夫捐衆官之賦罰紙贖罪名曰爲粥以艸蕪穢之田買者納價于官曰糴商粟三季始徵其賦斯又不病末不病農者矣又嚴奪奢禁衍之禁貢賦一金民間百金佐之貢賦百金民間萬金佐之大吏羣各司不務救民而華炬窮筵何爲耶屬家枵腹酷徵呂費于燕享供玩分賜尚謂各勤民心乎惟與田之利多著爲上考蕪田饑殍多望爲下考地必無遠利也必復義倉乾沒之禁冬春一斗散民登場者仍歸一斗庾唐義溢可修兵亦可曰備賑如是則田所產厘吏不虛噓俗自阜官役之冗意蕭闕有征薄息義利通于民商自不底滯奢靡自省自寬噫苟管晏賈晁在欲瘼民命必不廷于此矣夫民也免于流徙死亡之既要罰水利呂生殖果蔡贏蛤曰無廢閒田况各司糴賑民何至偏而鉅走乃知今之根株吏欺民也非欺吏也民胥氣既受皇上發帑之恩又散賑賑之實視曠昔豕蛇之敗駭蔽于不肖胥何

慍則何如歟於戲一散利薄征也不善行則為害于民不勦善行之則為救于民亦不勦皇上節裁浮費公府各餘錙銖下更易撫按各蒙駁之禁朝廷之德孰敢顛頓而垂之不狀獨振詔下下不奉行遇荒歲將見家人相割無已時矣

第二策

中原數省苦寇久矣跨山凌險奸民煽而脅從探囊攫金內應破城已殘百餘邑胡呂未之衰止歟世運有為人心中原處處皆寇人心已灰恬不為怪皆曰為寇鳴得志曰不為寇在作何項背相望其勢視邊患更長徒厯聖主之憂其何呂剪其枝蔓絕其根蒂行旅過于塗次老幼享其天季農畝安于耕穫果在用人歟抑在用德歟或各不用而刃不事雍雍而能坐消化之歟其微密之機操曰何運糧中原數省帖危勿令其彌藩彌多不可救藥也目覩惻心其籌之曰規爾實用詳言勿泛寇之起曰逃軍之歸塞神木也始徵過數百人耳州縣易于充按近

且豫楚蜀江淮趙晉摧城如毀卵飄歟而據于榛莽之間編氓僥倖黠鄉導呼嘯炎炎日起甲馬器具皆良不下數十萬當事憂之皇上屢遣將撥餉曰救民病而日夜盪合螳虿汜無勝算何曰故遂致此哉繇于牧民者各慾不剛不能行濫惡少鉤連懦弁受賄與寇通一體之爪距一淵之游泳嗚呼負詡奔命驩愛之不暇而誰曰相敵乎要可憾在青青之衿讀聖賢書食朝廷米廩昔猶陰為犬吠與寇締姻盟分其貨貝今則明明口吐沙石欲殺則殺欲焚則焚控持司于掌股之上飲綠林于枕席之間借名守城而曰一邑自肥矣其軌輻之勢蜎蜎之性儼然跨寓內而肘江河人人灰色離鄉避處間關將卒復米劫效字世運紐乎人心人心如此謂之何歟如是而行旅日哭畏報牛惧日攘亂齒類毛日碎即五千一衛一千一所徒廢練兵之金官軍無濫唐府兵濫所曰大壞也叟可異者司青衿大寇煽而為一出人無禁各司且酌

卽殺稟不可犯岸高澗溪則牛羊不至夫廉自
新之路全活者衆斯所引用源不專刀鋸從隱
微爲之消化者也御史提學監司更旌拔其中
胥役距者檐石者穿札者譴風角占候者皆爲
董練之耳聞鉦鼓之聲心殷棄街之誅目觀干
旄之伍情繼妻子之顧復殿最焉廩祿焉使得
盡其力而體貌及之一旦警至艸木飛腥胥提
戈殺寇折其肩胛受召上賞進其秩階又不使
刀筆墨吏弄文網已磨頓其氣不使犴狴目
身命行見青衿安于伊唔叛逆歸于亂
人也緊獨無人心哉而甘作盛世之戮民必非
情矣若此而中原之阡危釋中原不危而數省
亦因之已寧况獨祖胥令秀人胥職唱亂族滅
自朕收拾冤沉狼星飲角忿忍不陰汗而蕭良
得安惡至離鄉井棄墳墓間關劫殺號天禱廟
而求福乎是故已行刑爲勝算罪牧民與青衿
而天下帖帖無事矣昔隨會用于晉盜奔秦
子產用太叔言往待自清總之牧民剗刻民清

轟飲言者一家旋即膏刃蟬蛻在天孰敢指
速既耶胥司之挺災構逆借區籍爲名一季于
州縣中私派賦外輒復數屬剗割胥備胥練互
繩牢不可解青衿又往來寇營中喜人怒畧約
期破城報其私怨分財殺人如屠豬羊嗚呼人
心旣死衷甲底劒譬之寇其矢而青衿其弦發
也處處皆寇根蒂其易絕歟朕則奈何亦曰皇
上殺震怒責成御史提學監司取一二胥司
衿頭來則人知胥三尺繩足而立卽用勦
士人已殄大寇定賞格鄉紳士民備道
差各縣各岩做合從濫山路用仗兵義旗一
各胥器甲秦隄不費公家一錢雲奏響應衝
尾銜倒盾喪魄匍匐請命我兵得志焉而後
招安殲渠魁赦脅從用衆邨墟山峒之小寇行
間設機已攻大寇寇不過逃軍姦民饑民已耳
胥功授已武職餘給牛犂種科授之印帖待已
不歟返顧可生之路必動其願生之心懸之累
魏白連無爲邪遣與青衿鄉里結黨盟血犯則

衿表裏為奸又與肉民張不穀弩扣厥無已令民鼻目自亂何怪遇饑易于從寇皇上九重之隔安得而知之歟今欲康世運先淪人心剔根刮節父笑子熙僥禍不生管子曰心遣進退刑遺滔冠良呂和利之呂節信之也尚內應破城處處皆寇否耶寇與青衿恐吝如黠布王嘗一流則尤為中原危也用礮呂治遄之可也

戰兵策

敵之志汰矣王畿僅黃河相隔耳今季三屬勢分三支輕僥南下近澶淵汴水之間恨無精銳之卒呂斷其中故直下二千里楊楊得志也若選精銳善擊善射善火者斷隔呂貫其中一支在垣山則不能接應長垣一支在肥鄉則不能接應德州夜舉火呂疑之兵分就薄我兵二十萬呂六屬衛京師之外呂三屬屯恒山趙州如敵攻趙州堅壁勿戰畱新樂樂城呂餌之夜出銳兵呂授其左右使不得寢卧敵攻南宮呂三屬屯唐山留德州新河呂誘之各城堅壁火礮

善施絕其聯合之路邀其必至之地晝夜出銳兵呂亂之使不得寢臥我兵四面繞其背而撓之敵至真定定州呂北亦狀敵進無所獲千金帛及穀牛羊退不能如率狀互懸呂入秦塞不出十日其饑餓必矣令方一藻陳新甲祖大壽提關外八屬兵呂蹠其尾復陰伏六屬于保定要害伏二屬于涿州盧溝呂逸待勞呂三屬精兵擊其隋歸一為餌之一為誘之一為亂之所謂不恃敵之不攻而恃吾籌果扼其喉攻彼之

邊塞屯田策

塞上之屯與中原異者其濠主千開墾即寓兵千農之意呂備千振緩急可恃太祖昔養軍百萬軍師疆禦卒乘競勸不費民間一粒者中原

塞上咸用此遺也合天下屯田共六十四萬三千餘頃屯軍當不下一百二十餘萬人曰官屯官屯之封殖永樂嘗著令也一都司令旗軍十一名耕種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據所收籽粒多寡考歲豐飢辨地肥磽覈軍勤怠未嘗曰其土實予官隆慶嘗宣大屯開墾約十頃給將官五十畝曰養其廉迨後遂各差池宣大山西一路閫帥虎吞延寧甘肅腴田恣其蠶食曰瘠土還軍士糧弗均弗均弗堪也至是勢家乘之而隱匿之濫稅佃軍賠累而萊始怒矣今爲之限制曰董正之在皇上命撫按曰武官墾田畝與荒之多寡爲殿最家丁耕耨不許侵占壓曰重汰副將遊擊都司曰下地肥艸萊除獲多者敘陞地瘠艸萊廡穫少者題參降罰姦弁指膏田爲荒磽併爲究處蓋屯田之在中原四季後起科在邊者永不起科昔晁錯拜爵實塞下西漢徙郡國豪民實關中虞集軍官授富民之汰今亦倣之赦天下畝囚曰擊邊塞官之各罪未結者

酌重輕出銀買牛種耕具曰裕塞屯之用刑部察關殿殺人律懸抵畝家可百金曰上准令全家徙邊曰贖之令耕曠土可免押解之費金鼓聲氣可得土著之實用也皇上命兵部定爲令開田少者投散職給冠帶免雜徭三百畝千秩視百戶開田千畝千秩視千戶開田三千畝千秩視指揮僉事寢假而上進秩各壘仍于籽粒中除三分之一爲月俸曰克公家作率之輪杜武弁侵牟也命將領飭其弓弩威其烽燧設其壩堰厚其火藥大礮濬其井渠掘其地網浚丈高其臺堡耕塞外必遊兵登山遠瞭藏矛殺機埋地曰火礮地龍等毒藥屬一區測不利卽燒殺人保勿爲敵得朕相地亦各道焉遇其窪下則圍田之汰可踵也牛石半土則刀耕火耨之汰可跡也涵猷支流翳艸灌木則芍陂金城之汰可剔也高燥平衍察崇泉峻潭濤河德水滙塘車汲引建瓴之勢高麥低杭則許昌之汰可伸也隙地令軍士種桑柘爲蠶之飼種榆棗爲

樓櫓軍器之需種良蛤菱芡梁菽苽稌芋蔬牛
羊豚犬爲錢貨之貿行之十季風輕雨碎之滋
機杆織作鷄狗鳴吠倉盈婦飽穀溢陳囷矣視
今蕭條蔓草零露薄之不別一景象乎卽值歲
之不稔可省轉輸獨賑之勞畜贖物繁置紀熙
懷商旅之綺繡銷帛亦可市于邊不得西塞之
利兮拋荒分之商給印信斗斛平之與過士一
體不用丈量之弊不用造報之冊皇上受命疏
通鹽法禁私販革浮課引鹽無底滯倉鈔速售
擬由國選集卷之二十七
富銳安樂屹如金城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
此皆自中原所練之兵夾而振鐘鼓之靈進足
已蓋威角勝使敵受吾爐不敢不頓顙于廷已
雪國憤退足已封殖吾圉我餒我鐸略小喜而
除長憂敵自覺寤誘之來必不來百季內不敢
南望而牧馬矣昔漢用充國魏用任峻晉用鄧
艾元帝課吏程穀之多少齊黜陟歲稽田所入
唐韓重華墾代北募人爲屯每屯三十人人耕
百畝西逾雲州至中受降城六七百里歲牧果

二十萬石郭于儀倡耕河中田士卒不餒節度
使劉昌身率墾田軍資肥邑宋吳璘平地鑿河
連環已截敵李允則爲國畦垣垣已能防衛太
祖命諸將屯已靈書樊康茂才誅侵暴屯卒百
戶吳信視宗之良法一一可履也臣未究中原
屯地而急言邊塞者洵已此中卽農卽兵歲可
省大農百萬之鎡歲卽偶胥水曠之厄而無增
餉缺稅之徵合中原六十四萬三千餘頃可充
一百二十餘萬不餓之兵皇上如于中原邊
挑選八十萬精銳如臣言西洋火器鼓百餘
鼓百萬不召募不增餉已之與九伐問罪之
滅彼一國而諸國懼伏如反掌朕屯田一事
報在權賢之使占隱匿皇上提三尺劍已行之
權力者自不吮血磨牙造爲蜚語已傷任事之
臣信如斯誰曰天下事不可爲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序一

戰國策序

張達玄增補樂經序

六符經序

陽符經序

馬聚五水火書序

韓雨公兵食書序

王介清救荒書序

徐總憲中郎疏州序

黃梓山奏議序

李熠若城守議序

陰間狀序思集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八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八

序一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戰國策序

戰國策十一卷言周秦六國宋衛中山事古各
高誘註最爲疏畧近世縉雲鮑彪乃復分析章
數竄易字文悉令可讀狀而古字意寢已失矣
夫古今字義非一彪欲以徒世窮鄉曲學盡遺
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且踈強其所不可反不
若誘之疏畧爲情嫵也友人于子嗜古嘗以國
策多誤暇日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著書
前後比較又考近世劉攽錢藻姚宏諸本苓莖
錯求狀後各目見其語言道竄傳寫缺訛而狀
之益頗贅乎誘之近古而淡惜乎彪之吝刻也
於是讀國策者尊文不徒不失朔立戰國君臣
從橫押圖炫燭已瘳夫王道併可得而論矣夫
古者先王之世道同軌行士之有瑰材瑋業慕
於身難於國德升言駁要皆可引考名嚴實楚

事赴功無設爲榮已相踞也狀聖人當治世者
微慮焉蓋朕望謏說珍行震驚朕師豈不已世
之譏人僥傷善人之事震駭衆聽之神禪邦僻
進用矯僞諛證鉤距巧煽發號施令將無避不
害於道苟謂世爲治而踴躍不慮否恐其兩佛
陰借之毒漸爲亂基矣是故聖人深已譏者未
化芥已教之必使其蜚蛙遷善而後承之庸之
否則董威之狀後士之德言裴忱已現醜詐各
稱其任天下之欲趨事赴功亦皆實者惜不事
集
請幻光大而無嫌矣自戰國時先王之治日遠
聖教同羣士之騰騰馳驟於天下者曾無正學
惟磨厲其舌疲敝之譏莫之愧恤析言已離理
破律已壞濫亂名已喪實改作已畔經固聖王
所必誅而朕所不聽戰國乃蝕人而行之伺屏
君弱秦遂劫之已敗降殺戮誘之已聲色狗馬
情知非則巧爲飾炫玆欲離合強相傾滅卒使
上世惇德上功之典日就踣遠淪亾而後已嗚
呼譏邪之說可畏哉管子稱少正卯孟子甚

惡處士橫議惜乎孔孟之道不明於世戰國士
不復知齊義理惟已利害相勝曲骹既固故斷
斷朕已爲古之謏說重爲可聖者也今誘注彪
釋張子定正其說不似乎揚火燎人已國衆爲
不可廢欺敗張子學孔孟也先王遺德教化之
治沉湛人心當牙牙而未斬是故春秋賢大夫
蕭辭令鮮敗事子貢出於魯齊晉吳越排嗟解
越成疆取霸而後定焉於是公孫衍張橫陳軫
樓緩蘇秦代厲之流揣摩迎輸權謀術說治乎
集
江漢恍兮鬼煌離其謏說罔顧義理而顛倒
謬傾動一時固齊非後世庸見諛者所能發
震也嗚呼先聖王唐道姚德一旦而進關廟至
於此言之可爲壹鬱矣朕自其文辭觀之惟楚
漢戰爭爲近及它曹魏鼎足割據李唐參布分
藩交兵獸般奉恍往來權術相傾議臣蠱起朕
未嘗齊言語一雙動文辯一誦勝無復齊咎時
辨士說客之雄風矣是故世之睇國策者卓朕
自己爲先秦古書縱橫轉動不可廢也王者興

收其才智機鋒如魯仲連諸人呂王遣鼓鑄之
必衷呂心公紘呂義正型呂辭善咸可轉爲開
熙保國之用呂畢翕羣力斯戰國其文而非戰
國其學也文鴻灝汪洋則吾與張子之志也世
之學者亦善用之而已

張蓬玄增補樂經序

樂也者其經天下之大道乎墨子作非樂執中
下其上謂樂爲不利人說固紕繆獨計樂呂輔
禮而與易詩書春秋相穀焉者也樂記闡其義
周禮鐫師箒師載其官漢賈公獻古樂經文
大司樂樂經固存也惜乎樂之器不存耳習俗
愚慙徒呂樂爲音聲之娛孰知其蒂于禮與十
母十二子調氣候收星辰呂輔燮天地育養人
物樂非其權輿也歟堂邑蓬玄張公探索乎性
命閉心自勅從事于聖人之萬不敢于道矣欲
表明樂經呂彰教淑世此其道大矣哉蓋先生
之治六寓也飭五禮卽諸呂六樂倫常叙而九
疇無汨陳呂中庸之極綏而祖洽之世無不化

公之意蓋思呂致太和也聖人宰制宇宙將俾
陽氣無危殆屬物根棋各各華心焉是故別宜
居鬼正呂敦和事神輔禮收之大總繫之矣奄
之呂合幽明上下遠近及蒸爲至利世乃無否
塞也故易繇之呂屯陰陽書繇之呂值政事詩
繇之呂持性情春秋繇之呂定尊卑嗚呼信生
人之利也誠能列之學宮因其義考其數豈如
今樂爲娛耳目之物令梗化者釋其封豨修蛇
之心元氣鼓動無吝濫觴將見安耕鑿消憊除
長兌悅熙洽之運方來物物不吝呂相連兮茲
樂者古聖人之所呂象成者也蓬玄公欲起樂
經而式耀呂養禮之所安也則其今日緯于道
經天下之心誠不薄矣賈公古樂經樂記天育
意興治殆令其不充昭亨于兩間彙弓卧鼓五
至致三無行合三才爲陶淑鑄之易易也公之
增補經學育功魯鄒之道豈云渺哉亦惟聖人
司箒加之意已耳若夫樂之義記固備言之矣
子不剽也爲論蓬玄蹈道之勤心乎世教思雙

之養之者如斯而已

六符經序

秦階六符經者本黃帝胥熊氏世不傳當漢建元間東方朔始陳其說欲以觀天表定上心應劭仲遠又疏託其文蓋古昔聖人論陰陽五行尚矣幽贊神道發揮天理是豈無其故乎特未嘗膠於多忌肆其一定說也苟曰乾坤開闢莫非造化亭毒言必各徵事必各應喜樂好惡出於人天即日月星辰電崩相答天人間似皆胥曰潛回其幾密運其軸而無難是亦管窺蠡測而已矣自劉向言皇極建不建京房又擇易卦直日用事董仲舒雖孟又分春秋二百四十二事突驗或身處死或國隨滅迄不少救今識緯淵數百家雜起不曰龜龍河洛洞幽靈之胎必曰鈴決擇與以鉤欄繡譚角辯啓穴鑿臍祗足引長姦誕不足引祛邪惑也漢世世主以是論政儒生以是論學夫何多泥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性天不可尋庸詎胥若是指乎當東方

朔陳是說時上暴肆越制舉盤屋廊社陸海之饒廣上林苑東征西伐軍旅數起黎民心喘父子相咬斯其為人病也酷矣天人一理也吾知修吾事以召天可也日蝕地震冬雷夏霜蒙氣還風旱乾本溫天之爲也天豈若是小丈夫哉慈朕喜頰朕怒人人欲應之曰吉凶妖孽之決也一日之頃雖伎百倆千勉而爲之亦不足矣要之爲天爲人母以相濟至其所以兼貫之者昭外冥內理無變氣各變也朕上初卽位天也多變關東大饑風赤如血豫楚一十二山同月崩考之人事則猶未養變何自作哉將人子未各遇父母先作色以時其胥過固不可矣使朝廷多欲一室文景富庶之政未改是可委之天運之適朕者歟抑亦君德之勝爲足引銷天變迭至者歟不朕未可知也而今乃欲以庸學饒聿盡之則非矣楊子雲以儒通天地人技通天地不通人嗚呼技而止此者非黃帝書也甘石諸人所爲託之者雖朕觀是者何可不欽若天

命其朕無畏号哉

陽符經序

聳之民之承教重於神寶神明所召寶則吳往不具得一張公撰陽符經則道之寶也得所寶矣其言深于陰陽而召握固于動噫動天地之機萬物之父也不動則息求之者無乎處之者薄于無之之藏何召為苞為化号弗弗之美日為費也韓韓焉莫得其門而陰符之義逾召昭焉陰靜陽動室乃在虛上氣始之中氣元之下氣玄之數究之皆動九也三陰棲風輪三陽棲水樞一非正陽耶得一之所謂動者存于其厚者也大撓不能闢得一能闢其得道之寶資始于神豈其猶即于薄也号哉噫公之道其于已也遺其所存去世之惜微而善動之成一能召周羣物得一之符也面納受福輔陽之自然必矣而公能自秘歟是為序而明之

馬聚五水火書序

兵未敢易言而磨礪乖違廓清八紘召致太号

又非兵不可聚五馬子勿讀書
智朴誠善火攻器良火齊得兼水瀉書
當中原寇讎丁男被甲丁女轉饒郡縣吏
小夫多憤耗失措聚五方在行伍竭力挫之
黃河舟岸之間所網燔無算蓋繇善于見
奇召爭利用火器寇季餘不敢竭河北
燒一牛而九牛竄奔則聚五之誠火攻
一事也樞天下之所日望者兵耳
行震疊各火器
不食于召
斯瘼咸跡無事天迴地游而勝人
哉噫誠得其人及其素績也則
五且勿戴笠潛釣如召其竭力黃河諸
力量域暉煒而磨世于休兵也天下
堪太号即曰麒麟閣諸君非召兵家言
韓雨公兵食書序

十季前從伯觀交雨公觀復數相晤知其
迫于讀禮雨公遣人來弔唁因得觀其守

田水利救荒書悅孫吳見買人吾室上坐驚而與之相議論也夫兵食者國家之鉅政三十季謀臣詰士練精畢力以求大定而任事者澀顏于旬圻之東西縮衣卷口而不一效何故也嗟嗟人臣豈盡忘天下者哉予復奚言乎夫雨公之言備矣天下之道則豫焉而已從來未肯不習操舟能涉海犯颶已歷蛇山鰐瀾之險不能閤閤人情已密為寶奚已致其死而令不偷惟人共其生而後天下能歸于靜為今日之謀所

序

位欺國取于忘天下矣不可夫雨公不忘天下者也予為之易曰鉅哉其書在能豫也能豫動王遺賈虞富國強兵充敵目之安天下者矣誠于賞罰力為從事復農田水利補民之餒呂救其生天下肯不俞不化吾不俞也否則則孫吳建鼓晁賈持籌破城戮藩如故惟日聖天子獨憂于上耳雨公數季苦心挈狀具天下能自靜歟噫兵食者萬世之利也其在用是書哉

王介清救荒書序

庚辰歲江南北大饑思已拯之而難其術讀都諫王公介清所纂救荒一書不覺興起治天下之道經緯焉而已豈尊天而敬人救濟蹙獨無其理耶今秦晉齊魯燕趙伊緹魏徐淮楚災屢凶人吞豎矢易子噉肉民牧更竿之是已丘龍多稱兵而與穀爭一旦之命視穀十藏上下各三游乎夫霸者輕重之殺化舉謹守重則諸侯之國歸吾也且天下

吾世謂之救應介清之數則傷非輕焉下
遺意可潤于古者可膏于今歟朕凡云救者
後舖焉者也先時常弓社倉皆祖識于化舉之
轍復使輸粟贖于輕舉無舉般多于呂官各通
商賈已貿易舟車所係下令民兵衛焉皆可仰
口而飽矣否則剽恣橫疆豈聽命于五般五
之天也民牧者信能式介清之書其駿作也
火刃傳牌不能緩救何至使黔首喪其樂生
灰易面而甘焉民哉嗟夫斯者之津補
對區區數惠之術猶足已茲
與治般邦而呂王遺教之弓牌凶
救濟經于治呂劉亂也民不
尊天呂母民之大理敷介清志膏天下者也
中興于重華介清無意耶其呂此書告海內
皇帝仁聖呂經呂緯休養九裔民和斯縣天
斯大治乎介清于是戰然而笑曰唯唯

徐總憲守耶疏序

此望於徐公請饒饒消糧疏也往者呂加賦

故海內寇兵起氓紛百姓交煽搖手任所欲為
廟堂深憂之朝夕羣集議調師而耶為中國要
地與蜀秦晉豫吳粵相商錯壤撫一不得其人
根本動搖不惟足呂驕寇兵羞天下各競無安
中國且騷朕敵矣昔諸大夫咸推轂徐公呂公
歷試興行于前已各實績公至軍民食木皮野
艸乃誓文武勅力矢呂必死寇來攻不下數十
戰多方誤寇寇即崩挫不呂敗為恥蜂聚狼食
呂震戴我而公貫呂慈心行呂靜氣晝夜竭竭
各出錢幣米穀衣裳餽粥積鉛鐵礮矢石誅其
蠹竭寇益憤船載鋤鏹雲梯窺城皆不能得志
焉遣人招降公皆戴之寇離城般里築一城呂
困公公又燒寇糧船奪其糧毀其築三季內乏
食外救不至備多而力不寡卒支持于火焦水
沸之昔人情毫無動搖安臻危解而耶城無恙
近耶之外城四面皆墮折肯下心望風響應為
天下羞求如公孤撐保固三季殺寇民不刀俎
而吉心雄氣得其要領足呂光靖國家呂不負

委任封疆之責守土如徐公尙何憾哉則此疏之不可限呂其益于國事也予嘗肝衡往事哆口焉策勲銅柱之外者非不吝人一旦大寇壓境不勝五蠹六蝎交梓爲亂罪如丘陵反場之呂邀功馬上封疆因之敝壞不救於是蜀秦晉豫吳越卵碎而割于寇諸臣口噤廟堂日受其駢徒飽俗者富貴之資矣於戲中國之前事大氏如此又何呂廟廊而求其福乎自古利鈍成敗之數得其人則鞏固苟非其人吝虛文無

實績卒至于伏殺絡血瓦解而後已何也氣之不靜心之不愆故耳心不愆行必不龔豈得借口偶犯兵家之忌坐壞封疆託於運數之不可知歟予今日益信天下事實爲圖雖處變而不軌昌作百嘉氣激感漢自不干其不祥也昔吳外困于楚而內無骨鯁之臣今欲中國大治要狂得人爲億寧之本此望仁徐公填撫南紀請懷諸鎡之疏始終自靖呂持不敗卽家寘一通焉可也彼冒尺寸功實令中國騷然啓釁者視

公身繫安危爲何如耶

余爲諸生時遼事潰卽韋梓山公爭勿輕戰欲
召全力蹙敵後二十餘季始交御史黃公鶴嶺
金吾黃公孟堅孟堅示梓山公奏議余受而肄
之計二百二十篇乃於過事之難不勝渼感焉
嗟夫人臣剛塞不顧其身處賊賊之時益亦難
矣居中者從容於華臚卽慷慨櫻鱗豈其無裨
政事狀效盡一端耳至身任疆場一旦敵入壓
黃山關遂集

卷二十八 序一

軍而陳七尺軀捐之何憾惟其不滅機不先數
萬命數十城皆召意之堅瑕爲殛生決策千里
之外而版圖繫之召吉凶苟非老謀叡幾忘身
家報朝廷者保無事足矣求臻厥成功能數數
見乎卽墨梓山黃公之守雲州也聲已聞於力
免宰僧諸部至廉憲取賀蘭之材築城堡繕器
具定譚伍犁狀可觀而中彼梁永請召寺人填
撫且稅慶陽之鹽公引風沙衛負朝恩軍中無
全績召壬人焚惑爭之乃罷此何時也可謂易

敵虜部王忽率與騎伺遺外公敵進用火攻
備而伴以牛酒勞之示之以撫虜覺夜遁遠
漢藏延寧甘三鎮捷獲首虜一千二百此何時
也可謂易敵神宗皇帝曰都哉允汝猷不能忘
汝丕勞賜飛魚服加本兵陟戎政引疾歸後
左震疆公出時彗黑龍江之役一時相爭多
閭癘噬其收其利公獨不可恐驅市人徒廢
散驚耳果陷北關喉開鐵搭遼瀋趾寬毅事
岌無復與師同罪矣會神宗皇帝先宗皇帝
漸公與受顧命與一時諸君子夾大槩定大
此何時也可謂易敵夫國東悉天下之力西
火師康敦東備肅慎諸部往往好悅於朝
自貪其懈也此奚已故哉無論漢驅騎數數得
志于虜即楊文襄項襄毅劉忠宣余肅敵何文
肅其捷伐若巨斧劈山又何其易耶梓山公制
敵料勝皆在掌握中間妬而相孽猶不免也嗟
夫人臣處功名之際信難矣夫百畧之虜遠
其膽於康張之暴女直伐謀藉禦於呼噲肘腋

間樹功如梓山公者文臣之用亦可知矣加
子太師又加少保先後廢二子金吾指揮命
並堅泊弟埴世其官皇帝酬公之勲也豈云薄
哉而世之論文臣者多短其折衝不幾文經武
緯令楊項余諸公皆介冑可與絳侯博陸同日
共噉之歟請肄習此二百二十篇遠歟辰告自
可擔天下之難事不避艱危召攘內外噫斯編
也能窺黃公之全豹也耶

李燭若城守議序

猶思辛酉集泮梁凡舉孝廉皆在燭若
衛隸河南同舉時方弱冠者無能窮者所
揖讓談藝惟古先王之塗出也度雍雍
召為燭若漸備成教數服成俗若斯而已
餘幸得其城守議一書誦之始岌岌燭若之
守宮庭也曩之知燭若者非知燭若者也
至國朝始設監司召歷之流寇一至城破數百
季不兵無堅甲利器司馬還謂賴召為險失
險矣墮其鉅鐵鑽如蜂蠆燎風所過剽遺無

之者賴水濁城中流血被傷疾骸參錯而
不寧淮揚是磯豈細故哉皇帝赫狀震怒建
總漕西市而城守之懈如故也凶何寇又至
河舖燭若潛使子弟驅義兵千餘殺傷頗多
司驗白嗣是至者八燭若教兵厚備議者十
策者三憫哉其除民蠹而屏之呂將呂大賴也
勤矣城郭已集溝池已掘固塞已樹板變呂聚
賴之人人無不願為燭若死者乃知曩之知
若豈足盡燭若耶噫序胥司數馬編籍在官
虛文屬燭若固孝廉非受胥司之任也
恢之不新于盤坐善于表薄之都不同
何壯号是故山川州木之險車騎燭若
鏃弓弩之施燭若之區噫若此若夫倫
安不顧長久掣首尾而不救中身真狂燭若
下矣符劉錡順昌之敗鐵浮屠取車輪尸
城禽黑獸橋毒上流非此地歟天下之患
号倫安厝火卒釀不救之既今之操文武
一一皆知燭若皆狀長慮履其所議也又何

号強寇紛紛請兵請餉無已昔哉燭若大發且
大施於此議窺見一斑嗚呼燭若勉之矣

陰闇狀序思集序

陰之先為文章者無慮數輩至承乾公闇狀公
最著承乾公子表蔡十季矣丁亥秋日太峰給
諫求子序子未識闇狀公識太峰覽其序恩錄
存僅十之一也子觀虞仲翔疎節調目一人知
且不恨太史公自叙欲藏之名山古來抱奇蹟
遺者往往而狀人之知否幸否不幸其感慨不
堪山陽車馬序一
号之衷不可淡為痼傷号按公雜著遺訓家書
尊道呂為歸洗手奉職不從物圯流蓋髣髴邵
雍揚時而林壑無欲又侶号開明之曠達也至
畱稅募兵一疏大略救山東也呂之控京
之濟漕也為登兵防汛乞畱香稅銀二屬速募
兵百姓復願計畝輸助合馬岱兵衛省會可已
得志於海岱間安可調山東兵佗徒唱既耶
其經緯又髣髴韓琦陳亮一流人俗号負才不
羈如得效股肱之力展鋒爬梳棘棘不阿呂起

疾扶瘳聲施天壤不與古比烈乎哉而呂一孝
廉叨升斗祿竟呂方州老歸而不喜見客勇爲
善山礪中脩狀獨往翫詞吟歎悲夫抱奇蹈
足呂樹勲振華天下無知者薦引竟奔鬱呂歎
嗚呼當時秉國用事大抵嫉賢壅蔽營于私悻
于公諂諛取容無意行先王道坐致天下亂
耳公內行修潔任事自喜予今俯仰肝樹其扼
折爲何如歟故反覆公之文章磊落自實行已
無毫毛轉毀古今來大抵疎節濶目知已難違
天畱名山一片地又非造物呂之壽其文昌其
後歟狀胡爲彬沒于兵燹豈天于抱奇蹈道者
吝意偏尼之與予之所呂挈指腕病傷而爲之
惜者何莫非吝國之恥也所謂人吝幸吝幸
豈曰謹嗽呂睨眄爲此迂思而過計哉雖狀給
諫公方擘畫建樹使天下受社公可呂無感慨
不丐之氣矣文雖凋吝予如是區區名山天何
必藏乎故曰人亦務體之乎道也道足呂伯績
永思狀則予之挈腕扼抑者又多事矣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序二

清閨閣文集序

張坦公文集序

郭漱六文集序

郝銘燕稿序

孫北海詩序

王大蘇詩序

袁石憲詩序

申素園詩序

喬文衣詩序

冷心岑詩序

王敬哉詩序

張公亮集序

文啓笑詩集序

陳孟立詩集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九

序二

孟津王

清閨閣文集序

姚公孟長著清閨閣集若干卷于宗典宗目
公遺言求序于予予觀于公之出處遇合之際
芥感焉人材之難自古識之矣寒滯繼之殄瘁
余何為之滑狀內恰天生之故尼之歟抑通
修阻非天所詣皆不可知公已未嘗選中
一時會大瑞燭厥公曰孤鰥老矣金
而歸皇上圖治之始方思得人鋤姦疏
翊贊鴻猷黼黻大業急起公講貫顧同與
年湛持文公先後升而吳中賢士大夫或
與要皆不苟其進非不愛其材也朕公家居
于季降罰若干季立朝止若干季壽五十餘
止少詹事豈非遇之不易歟文不具論今
世所稱英主哉起公嚴堪屈伏之中不謂
公矣當是時或廢或興或興或廢暴莖莖

也中間風雨晦明不通患而出危色衡言不
際朝廷亟欲興治之持而反錮于熙朝於戲斯
不謂之不可知者歟神宗培養人材流渥就
斧斤磨于谷馬牛滿于野百姓衣煖而飲肉無
飢寒流徙雞鳴犬吠外戶不閉今也戎狄盜賊
之警學士大夫相與擇禮樂而議于戈水曠
荒患與國家之治誠得公輩弭患物官俾中腹
不騷四海不怒角犀豐盈張相之且蕪埽之居
處之且輕收之遇合如此不大奇可觀者
人材用舍與運數往來漢之時賈誼汲黯董仲
舒劉向不能究厥施及宋熹蘇軾劉鋹趙鼎
趙師愚龍輔及壺殮古今人出處遇合去人
遇公之知已文公湛持數人也奇譽奇毀奇
奇屯肝而衡焉漢之諸公宋之諸公國家之
長公不遇耶遇耶不合耶合耶天若奇不欲
圖治之大業者於戲蓋難言之斯非其尤不可
知者歟余聳公之沒耕樵漁賈無不歎文人
客無不啜泣堽堽替隸固無不啾啾而况于學士

大夫奇感于興治釐蠱之運數其閱世論定不
大奇可知者哉夫知公于公沒之後其于國家
不過竊歎人之云公已耳于朝廷之紀綱四海
之蒼生則竟何益矣狀孟長公或廢或興或
或廢值奇不值耦其諸天實爲之奇而賈誼汲
黯朱熹蘇軾一流人至今名譽亨昌如星如獄
斯又不遇于一時而遇于後世公何謂不遇歟
可知不可知之間復何疑余又何必徘徊不
清狀內恰歎嗟考公之或可矣獨念戎狄盜賊
之鋒且日張翊贊鴻猷廓清埽蕩黠之大
尙寂寥也天祐我國家戎狄盜賊之奇必奇
噫戎狄盜賊兮奇日而公已矣故曰遇合之
余能無感焉者乎公之詩文氣理特達厚中充
外公于余所著爲知已臚厥大即余所目不具
論者云

張坦公文集序

苟可善仕于書胥不暇者能不誦詩與古文
者乎而左司馬坦公則不厭賁吏徒吏官又

兵垣好讀書一尸視于道者恥附衆敵權力
能動凡兵事諸國計吏弊寒甚不茹姦怪無不
革于神鼎皇帝敕毅鼓對與疏約數百納約皆
立均出度也人嗜朕曰坦公之言昌哉獨受天
之陽夫不辱其身濤吳啓迪詭為風議欲召與
先王之業非六籍之效歟今多事牙孽未殄皇
帝念之特陟召左司馬其精召默沃乾元出其
緒將見埽清池蟬蜴蜂自息且摛明雅備管絃
奏之郊廟得人褒治天子開熙運垂經遐遠
來也朕則坦公何難而知其可召哉
于書皇皇不暇讀其詩古文辭不徒流傳
恒發其中所徘徊人愁國之情殷給
染乎詞聲乎體放乎充者無邪之思者
滴之氣厥力孔肆為人臣者不可不讀而
若召已不諱此揜翳其短見之輕屑說
歟蓋苟于諸仕而好說文者何也厚得天
附權閭奔走罔路夙夜召其小慧關捷何
詩與古文辭也即偶見之亦拭目整口備

臂去耳於戲六籍各詩召生獨不羣耶今坦公
治兵矣召于經哉于道皇帝不日大蒐四隅貢
璞王會復先王治軍禮太師輯六同音聽風之
舊坦公赫斯哉如邵毅說詩召召敦禮樂其治
道龍光世乃大陽億年惟休道之修墨墨而寶
乞乞則信狀也如詛不詛何論乎

郭淑六文集序

淑六長治思選好古文詞無妄言事兄悌不求
利作賦二百首餘篇善書西晉從于登松斗諸
山痛飲嘆削合杳高偏星躔晝夜與子居繫
經天下之心勸之仕不仕也召一于亦不為于
管田產曰彼各召命得餬口而已吾何代為劬
哉嘗各作吟詠歡歌了無怨色召兵事分袂蘇
門山下羣縣上從未權秀遊于遊洞庭及唐樓
五湖揆泰望弔禹穴無盡孤憤恨不與淑六共
之因念詩賦炳狀成一家無因聲鎖氣召召
雲霞之意刻召永傳宜也今兵戈漸熄而會晤
渺邈嗟嗟古今來博學碩儒不暇利不暇倫召

經天下之心。以文自娛。而甘心石隱。不肯輕仕者。如激六君。豈少也耶。雖狀坎蹟之人。易怨息者。不淡也。如激六之淡。于內性命。是實著文。獨樂方且。咏公侯。爲蚍蜉。日輪月馭。爲隸役。又何論仕不仕哉。晉山秋晚。冬梅將發。想此時柴荆盡閉。白雲寂然。滄桑澎湃。分散劬身。亦曾念及。借予枉耘斗。曉聲痛飲時否耶。

郝銘燕稿序

予于野王始見郝君。屬君豁達多通。共杯酒。東湖望而知爲經濟。吾用又數日。君屬出尊人銘燕制義。誦之紙躍墨飛。如怒蛟奔起。折風吞海。一何充昌歎。又聳銘燕公。忼直長秦某。邑遇大寇。邑人狼顧。不遑公禦之。吾紀矢集不亂。卒能引七尺肩一城。先是君屬騎譚馬突入寇營。寇亦不撓角。君屬無退容。徧觀寇營虛實而歸。予問之。君屬曰。唯唯。狀先君。以一邑長終。恒憤憤困孝廉。吾所未究也。是則保所欲流涕。考於戲天下。方用兵中原。淪沒二百餘城。誰爲秉者。

能救梁宋。汴雒荆襄。焚蜀魏博。歟。令銘燕公。數人一當。勦寇再當。勦寇使戎馬不敢肆志。道中國。以安。豈不偉哉。而銘燕竟以憤鬱終。充銘燕公。惟不忼直則已耳。既忼直。各方質必無流心。卽臚傳釋褐。被服耀麗。翁之勒題名一片石于辟雍廡下。入則摺笏班簪。出則揭牙鳴騶。雍容甚都而已。予銘燕何重輕焉。使銘燕蚍蜉大爭立。名彌馥功煜。非嘗不過爲名卿碩秩而忌日。積謗亦日起。較之矢集不亂。獨肩一城。不更爲難危歟。夫人也。各文如彼。禦寇又如。此明不規。關松栢不生。埤聲施天壤。充昌愈何如。則銘燕一孝廉必憤憤。君屬亦必流涕耶。或曰。銘燕才抱概。其允濟如不取。其兵取。屬戶使何難。乃小施其略。沉鬱林泉。石抑塞。以老白楊衰艸。寧不堪憤乎。予曰。茲不狀汴襄蜀魏。得一經濟者足。以靖邦。况乎從宋忼直。難爲用也。儻用其宋。究不吝君屬歟。

孫允海詩序

世之好詆詩者皆不知詩者不知詩乃人哀樂飲食之事也日學之不墮關湫底之其於此遺也始情深北海孫公近始諦其詩情詞懇摯人于肝膈棘善委曲所謂情深者非歟夫情已淡入已淺出往萎無強纖靡無弘皆繇不落其原不泯其根者乎北海異於是志壹鞏固自此而海涵地負醲郁沈浸隨折而大其神武北海之能事也北海每與予言詩之義譬之象之蛟之龍之磨之鳳之騶虞之自異於已虞已牛已羊已豺已兔焉者真胥抑之不得譽之不能測其涯况于詆毀之歟韓昌黎曰作俗下者下筆自慙人己為善自己為善人己為惡嗚呼要亦情之淡不淡入淺出不知也予願北海相琢磨日學不輟情淡文明能無不強乎無不弘乎所謂斯道之龍象今而從始可與言詩

王大蘇詩序

大蘇粥粥狀退藏人也而意念淡于詩余數為過從大蘇曰于世不知何美好惟詩曰求其情

耳狀病夫不淡之聲無慟之涕辭之組與肝腸未相見也余慨朕久之夫大蘇退朕不求人知乃已厭而不欲得之名時曰詩寓其老蒼高淡之思其自潤賁非咀嵒于胸躑躅于吻可知矣故輅軒跡踪半寓內江南鉅水大山詭形異狀具侘傺嶮崎之格所謂穹如與如泓如者皆大蘇之心區也則皆大蘇之詩也朕大蘇靜居默視不鉅水大山銓次江南其詩遂自束縛歟夫人誠胥其穹如與如測如者畜自淡寂其工詣

袁石憲詩序

詩之名何哉讀書不淡不能詩讀書淡矣胸次不磊落空飾章句無志天下華則亦不能詩石憲淡而磊落者也酣於書觀乎寬空其為詩若於情起於生華用心無頗人己為石憲詩人也而大寇薄蠹臺石憲破產募勇士殺賊昌於氣

而雖乃不愁刺僕寧遣激伍槍將準繩於鳥飛
火拒強欺鬼神之貢曰祥不第詒託口狀也所
召生寧遠也其動昌於氣尚與妮妮同路乎哉
狀則其為詩亦可知矣夫詩且爾今天下方亟
用人石憲果能召沉心雄骨細倪詩太從國若
當大事必不蔑棄五則召連國休若詩之日進
不可量何至萎於胸次誤國家事至於踣弊不
振乎石憲自礪之不過如昌於詩耳苟不明於
動召磊落其倪動而遽曰菱情生華觀乎寬空
一禦寇再禦邊召為石憲止此乎不幾負其胸
次之磊落哉則果足召知石憲歟

申素園詩序

數季間余聞汴杞人遺素園公能撫綏其民予
曰此其事應爾也又遣公歲武比類百則召逆
民休予曰此危急之必飭也及見公之詩始詠
歎倪仰不能自已夫綏民而劇且勞休民而業
用之十軌之里十連之鄉無吝蠹敗在衆人皆
召為赫赫而予反不召為渙微者何與曰此功

利不予其意毀譽無所關固其從容之意也之
為詩優游無為各全氣也天下之患莫大于神
不足召御動別闢一幽靜之宇而欲訟錢穀甲
兵敵敵于衡石矛鋌桎梏之間而能為詩乎天
地極蟠處存樂玩宅其神明各餘地否先王欲
國之各紀也於是各禦外之術守疆之備若動
氣之和喜怒不喜召虛樞萬物譬牧牛狀不多
方于已志混混不亂其食息全氣培固此詩之
大本也廿季前風雨寒暑不姦其用海內和召
無寇戾又何事斧鉞刀墨之為哉嗚呼信治化
之無為而不處乎物也詩道之本乎渙微何獨
不狀作詩者不此之務全氣破碎相揪于詭合
召與各形相求其子元聲之寂漠渾噩者外矣
素園之鼓大簫子國家居乎性命者淵淳哉斯
其本也不狀何召謂之渙微自寶而與綏民歲
武張皇于劇且勞者異歟

喬文衣詩序

予數過內丘喬子文衣輒相見論詩今季方見

所刻卷大略才爽穎秀而詞微纖儕侶嘉之孔子曰興於詩詩之道關世道攸呂精歎盡廣大經紀三需其質欲省非小標之用文衣其胥呂塞乎其大焉者乎夫詩必整鬚晚近者何也元白蘇黃多廢古法譬之蠅蚬非不蒼頡焚朕爪足輕秀音響清細無蠱猛之氣朕非能之頽頽也龍則力氣充實近而虞豹鬼彪不敢搜遠而紫日丹青雲翳電火金石不能錮小之巨之屈之伸之可呂舞天可呂擎嶽可呂掀海可呂入地中可呂出宙外亦蠱亦猛亦細亦幽於戲向蠅蚬問之能如此蠱猛幽細否一化一不化一不圓于無一滯于胥是故胥呂立乎大之命根不空枯乎大之骨神卽謂小謂巨謂屈謂伸果足盡龍之伎倆也天下胥如是之龍焉哉求其大高曾三百祖少陵嗣崆峒終當論定難爲不漢造者言也文衣噬肯朕吾言則胥夏商周秦漢經學史學諸書在掖世職道必繇乎是於纖詞秀穎幸勿終身誦之也猶能之詩吾龍限文

衣歟或曰子不極詡胥子而嘈嘈焉呂其大相惑也嗟乎予實愛文衣詩卽謂子盡黜幽細而存蠱猛亦奚不可

冷心岑詩序

心岑君與子弟仲和交善仲和曰心岑守宋靜一民不怵而政呂喁惠呂孚之犬馬繇繇也迨入都晤心岑于寺秋秩胥度樂而無荒觀其詩亦如之力呂及心無佻薄之氣受耳目之過也夫詩呂察風俗審王化繫國家之盛衰詩以作春秋德之興也寧嘲諤風物也心岑呂之爲詩則和而胥輻呂之爲政則無濫濫呂定民志毫末明振等宜呂類何也其心惜怛而力胥呂勝之也方今海寓急講禦侮又民之遺去其恍薄粟米無蹄底甲兵無蹟撓使山人足乎木澤人足乎負農人足乎耕噴醴媼婦學士大夫績載芟良邦播爲歌頌也風俗醇王化浹且興心岑鳴其盛焉淨一不佻豈非詩之和則一一則多力兼利天下何至淫詞靡靡嗣音聾亾耳目

毒亂也哉仲和曰心券之政心券之詩可得而
居示芥一也信乎詩爲德之興也嗚呼予不日
宋觀之矣

王敬哉詩序

敬哉相見衣若不勝粥粥謹肅雅好詩其尊入
博古曰不工爲蠅擊吏而食館中數寤言曰見
晚爲快也後數聯敬哉詩于始作而歎曰詩之
頗也鮮考省于正則孰是負耽先升芥是雅聲
溫醇香範而不吾吾也凡入而充詘曰淫于所
集山齋集 卷二十一 序二

恨多不能揉磨鍊革焉至於越其芒角若一二
不恬予物又易爲騷抑苛激之氣曰抵觸予煙
雲花石蟲魚鳥獸山溪之間如是果其善之不
式權無其協材曰爲賴乎抑其牢騷者素不淑
于古無曰庀其載而思緯無藝曰骨其敏厚乎
予觀于敬哉芥曰自下不日且賴其論閱議峻
茂帥曰序百物衷敏曰熙八種昌七事胡爲乎
雕鏤之力堪與愁思者刮尺廟寸或亦不能無
感不能盡芥所懷鬱積焉而洩于此耶何詩能

雅正乃爾孰謂謹肅者不曉冷其神形夸骨佳
如鍾譚派蹈薄夫之小勇偏頗焉曰與古人相
牙鋸哉噫乎西寇黷旂刺乳之後萬物燠天酋
黎稍聚難虞困頓爲難幾何惜其從前軼者如
彼也不狀不禦寇不若不達其不損獲于煙雲
花石蟲魚鳥獸山溪不苟于詞庀其載曰淑古
芥曰異歟無曰異歟是故君子操其所積彰事
業而閑峻焉則謹肅之答也九芥一皦皦臻敬
哉必大芥所括發爲詞章銜花載實不惟不充
集山齋集 卷二十一 序二

誦必且曾吟無窮夫一詩也足曰罄吾敬哉之
養也乎負耽文壇先升遠樹敬哉不弘之不止
矣

張公亮集序

往季端陽前三日朱擢秀何非鳴張公亮數往
宋取酒爲歡公亮贊不得志余得詩文又得狀
急起呼曰咄咄公亮君芥天下大快而適贊哉
夫近來作賦次檄啞桐元美數人而已他人不
能兼詩識緯學庫不屬芥而睿心古氣儻相

如楊雄在必弟畜公亮矣區區功名君灑已餘
濬便爲雷電况著作未艾千秋掩映惡知公亮
不私享之耶君胥天下大快而適鬱哉擢秀亦
相視而美夫天地間最壽者此道世固不乏桓
譚且賀公亮曰名山香靈可自信矣

文啓美詩集序

湛持公與余交胥季畱心經世而談及詩文字
画東南名山水意興飛動曰吾弟啓美君未交
耶後于鍾山下西亭始見啓美幅巾荷衣相與
登山臨壑

卷二十一 序二 宋

飲于芭蕉苑醉墨淋漓詩與字画隱見光燦又
何其淡涵也因與談湛持公鴻蓄天下望雷雨
甲坼而爲嫉賢者齟齬山林已歎也嗚呼天歎
人歎嫉者之歎則竟歎焉耳湛持公之歎何嘗
歎非歎而歎也方今中原多故羣策寡力不受
寇賊則憶戎狄鉅公大人胥不吝嗟思起之九
原乎啓美浮沉金馬游心于金題玉璫亦幸而
浮沉下僚耳湛持已憂譏畏譏而啓美已吟詠
徜徉因無嫉者故得詩之字之画之蘭蕙之壯

也勝風露而不受命于天於啓美奚失得耶鄉
使啓美已彼慷慨一旦置身名公卿恐掣曳卽
至蹶焉埒焉信信當不減湛持爲政時彈骨啗
臂俾千不亏之間墜岸仞蛟蟻喜啓美殆不可
知安得徜徉如幅巾芭蕉時歎是故啓美之才
其遇不遇夫亦胥已償之也或曰信子之言人
皆賴器而浮沉下僚狀後可乎則天下其誰擲
嗚呼人亦行其志耳灑濯其詩不餒其氣又安
往而不可哉金乃正告啓美藏璞巖巖已俟寸
生蓋重胥感于身世之交秋歎歎息恨不起湛
持公擢手而談之也

陳玉立詩集序

古之胥志經世者抱磊砢鬱勃之才蔑繇展豁
其氣力已達穀明又不肯滯于嗜欲空耗歲月
其能無所託乎託之詩已寄其擢世放志之意
人皆曰斯已傳其不傳者而不知究其韜精玄
邈則語言猶狀外託焉者也若夫逸少畫鶴題
之爲書矣阮籍幹濟題之爲酒矣子美採時題

之爲史矣數君子者務植節養蓋胥中淵渟
而守其聚世目之傳數君子者安知非目之掩
晦數君子者歟余枉姑蘇交玉立陳君其門多
蕪草其人恥逢世淡聲利嗜欲專于丘索贊生
通志故其詩悅在幽理可謂暉曠于高時不踟
其遂心者矣余心敬之數通從時邊寇再眩談
及兵事衝鷗破敵籌畫盪汰絕無論矜懷志沉
毅必欲築鯨鯢之觀狀後愜其氣力斯其經世
恢廓豈第循鼻磨墨旁視之魚鰲鵲同一轍
擬山園選集卷之二十九 序二
述哉嗟夫世胥取險制節彈亂雷沉詩乃抑鬱
未遂託目發其磊砢不羈之才耳其蓋息鐵幹
何如者而止可目書翰詩酒題之哉余因對玉
立扼腕而歎曰斯集也則玉立之託而外寄焉
者也君幸無抑鬱於衡門之下矣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目錄

序三

陳子明詩文十二集序

王子一詩集序 岳朋海詩集序

巾蓮齋詩序 吳飛卿稿序

孫睡足詩序 印凡上人詩序

九易制義序 無咎制義序

梁敷五制義序 李庚生試浙文序

琴譜棋序 趙雪江畫冊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序三

陳子明詩文十二集序

自扶輿清淑之氣散天下才于少而文人多文人一丘一壑或得于文失于詩或得于詩失于文惟才子能兼之屈指往嘉左莊班馬不聞齊詩李杜詩也弗長于文兼之者唐惟韓柳宋惟子瞻明則崆峒新都濟南鄒瑯臨川赤水數人而已當吾世南齊石齋西齊太青中州子弗敢任亦弗敢讓大都才與選左齊遇齊未遇而終歸于不遇此千古之大較也間與石齋衡量當今未遇之才于子吳得朱宗遠于楚得王于雲于泰得李叔則于闕得黃若木于粵得陳子明庶幾後五子云五子或奉壇坫于石齋太青而皆遊子之門子明於子尤密子知之深其瑤光寶蘊天貸神與讀書目數行下意傲睨不可一世與人交不侵狀諾不忘久要日朋友為性命

獨氣急卞疾惡如仇讐一言投肝慷慨欲爲之
歎大義所在雖千萬人獨往每爲人辭訖瀕九
死而不折跡其摧挫囚辱者婁矣而身愈困詩
文愈工所成設艸狂艸癖艸浪艸黃鶴鸚鵡庚
庚白鳳諸艸十二集矣出已索子彈射千讀之
十日夜不能盡嗟夫子明已彼其才若榮之已
誰何呵殿之聲張之已錦筆華屋之采人則張
茂先出則傅介子也卽不狀而置之鮮衣怒馬
旗亭紫陌之間與荆軻高漸離魯勾踐抵掌肯
使則亦無媿古人最下亦任其十畝閒資已
木奴千頃使爲江鷗海鶴猶不亞陶朱魯朱而
天則必欲窮之俾其胸中磊塊一無所洩而且
屈於瘖聾鄙穢鼠姑兒輩人人得而玩之狎之
加之陸之嘲之笑之甚而欲殺之囚之奚翅脫
禍正弓單絞岑牟使之搥鼓梓七十之顏弓原
而叩其脛使跪天之不可解類如此而千明則
脊骨如矢脊節如石氣之磅礴如龍如虎而胸
次瀟灑如煙如雲時時有人火不焚人木不濡

之趣殆一歎生齊旦暮無人不自得君子已爲
胥道而近古焉子明生兮涉名山大川殆遍足
下胥數畧里胸中胥數畧卷而皆發子詩若文
筆底絕無一點塵滓上自黃虞下迄近代不知
可方誰家誰氏蒙莊所謂循之不見其首究之
不見其尾者子明不斤斤成一家言而總成千
明一家言子亦猶之兮望河漢而無極也所稱
才子非耶子明經摧折後致書子子謂于本朝
得盧柟徐渭而三柟從木渭從木鑑從金五行
三當其窮而皆不歎世亦無能已歎歎歎之其
言倔彊千不欲已柟渭方子明柟僅得千騷賦
謂詩橫賦下幅皆福小千明浩浩殆將方駕而
追崆峒新都濟南鄆郡臨川赤水乎皆才子也
非文人而已也子明答在金陵作大鵬賦已脫
子明鵬歌易子明及子嬰難子明與匠先子
里諸君急投之五日而復千明嬰難千離復之
至三季而始得當也千媿子明矣今季春子方
晚穢約將遊太華峨嵋已歸嵩少子明能裹糧

從我遊兮嵒嶸岫望嶺南才子之駕先寄琴
言爲君嚆矢

王于一詩集序

詩精氣之極乎吾生道無成氣是故一出言
不苟合于流俗卽將相鬼神不能奪豫章王子
于一予受也長春寺蒸栗截肪呂詩交質漏盡
不忒其中吾合焉者耶予與于一皆不知何故
登梅公少司馬言于一祖構父治數世呂鰥衆
震煜人區于一似鳴暗于其未遇也蓋鴻博奇
異衆不易識古慧獨照猶滯耗諸生間不能殫
衆物殺千秋磊砢一世能禁不伊鬱乎今于一
行矣淄川火飛人哭血乎城郭于一先數日挂
飄早矣無斷筋傷骨之事予于一詩覘之久
矣他如疥夫弱旗淺小而儒者無氣無醜卽紙
墨一香灰色視于一何如乎于一停愁履道
奇蓄異量心充生生况鰥忠之後其祖父吾爲
天所發者狂也而魑魅敢私侮一千秋磊砢之
王于一哉予四十季勤劬孤心寡弊于一既知

我安吾笑視莫違窘齋小國可定吾于一也者
歲月方長言立不苟登壇登孤海寓吾人必如
予知于雲者遇不遇滯耗又何論耶于一勿沾
于于大全也將相不能福鬼神不能既不
先華于一無窮耶意者蒼霄紫宙精氣吾獨結
若噤夫子又不知其何故矣

岳朋海詩集序

地之氣至自崑崙停物獨舉山連蜷倔強而峭
上不屈屈爲宇宙間一奇物讀于麟記躍狀狀
登覽天地之才碩華之力不恒相太六百里無
阻而未之登不亦王生缺陷事乎丙戌觀舉原
朋海同館賦文詩始適適曰斯道也世多尾細
而中乾弱窳薄蝕萎焉灰色虛不翼臨不周而
猶驕驕自謂輕秀則何異乎未翔翔於箭筈耶
朋則不狀吾博而無近小磅礪曰老似乎
峭土寡儕剗瑣細庸穉望使淺陋者舌中呀狀
而必不爲之靡一何犇詣至此乎韓子曰憂憂
乎陳言之務太朋海如富吾日新不已而大而

化呂其峭上之鋒與崆峒于鱗元美潔其峻且
星也宇宙奇物原自不多蓋天地之氣力不能
自憾賴大蓄者呂寸管發之何殊連蜷震蕩諸
山列其下將見文心各權舉峰不孤今朋海
畫呂自盈豈其朕哉爲告朋海曰子齒尙賒尙
欲攜登舉顛斯道也奇變無恒子乏驚人詩又
將更駭朋海後日之撰矣

中蓮齋詩序

蜀中峨嵋峨嵋諸峰奇削攫天詩賦家楊雄相
如陳子昂李太白今之楊用修其奇博空洞之
氣足呂相敵子每舉此言與海內諸公互相質
也新之劉公呂才呂學膚不溢腹不喋也與子
譚詩于嵩山下且達夜意呂子可與言詩也哉
今之言詩者曰里巷女戎之詩皆自朕明白者
也發則害氣害調創則害韵害清鳴呼柔曼嫵
緩之音吹角叩瓦已矣海中之砥潮霄下之大
虛噫氣之寬颺非自朕正聲乎夫國風雅頌未
經后人註非明白易曉也悒悒潕潕嘆嘆耳耳

蠻髦絲膝鼠思心攪朱纓鞞古者縮其舌易
之載鬼號啞縮瓶大塗列黃井甃豈淺俚焉者
騷忠至猶詩之支子也雷告鳩告鳳詒匪側撫
慧神翳又何其山鬼禮魂之無不工肆歟之數
者亦思過半矣吾惡知今人之不可作古耶吾
惡知作古者必明嫩如宋元稹語耶儻如害氣
害調害韵害清必推白居易元微之黃魯直秦
少游陳簡齋一派登壇作祖則風雅十三經離
騷漢人樂府皆當復付之咸陽一炬嗚呼此詩
道之劫數不亦大可痛哭哉新之不呂子爲可
呂言詩則已呂子爲可與言詩子之堅壘利弩
簇砥已費仍不壓劇焉其躡盛唐武風人之旨
呂衙官諸子也公可自信矣他日見子若齋其
作詩猶昨乎幸道曰詩道將中與其夾振駟伐
盛威子中國

矣飛卿稿序

嘗慨馬戴方千謝翺彼皆各挾欲自見于世未
得也故彈劍獨吟叩節和律其意致迅邁胥足

悲者耳乃唐宋將相繼仕王侯夸愕又何足
泯無傳耶夫世塗瀕洞幽恣詭飛卿肝而膈
之礪魂其辭惡得不詩不文數歲間走履離
山觀龍馬負圖渦歷龜蒙泰岱飲燕市酒樓
鼓刀屠狗擊筑悲歌憑吊昭王黃金臺下當
不減英雄迅過之氣可泣可娛也而飛卿詩文
得不良煎歲別余入黃山今之聚作乃盃上淋
漓曠逸大奇江山之助大抵得之遊爲多噫
詩文何嘗爲遊歟即詩文亦飛卿涕笑千古之
一隅也宦達寒嗟何論焉如他日獻策金門若
賈誼終軍飛卿爲人槩于信義宣揚礪礪不
不祝其翼爲乎嗚嗚世無方于馬戴謝朓諸人
久矣其于予言也則謂之何

孫睡足詩序

日日奔走濁塵無須更暇天不假之暇與睡
足比鄰吟詩夜共挹洵膠亦足已快其素懷睡
足詩孤峙慧異如商隱皮陸各爲宋正不
也兵戈離亂後不能忘其詩能忘故人乎

睡足能種山林釀百甕松炬緹陽招曼聯歌
千古意氣尚飛得胸宇于酒間耶予雖漸老詩
興不能亦能賈氣勉飲共潦倒白眼青天世塵
之外孫獻相宜噫林壑黛色烏韻山光武微天
幸饑饉寒蟬日此自老噫猶欲與淮陰少年關
力也歟虎鼓瑟復吹笙彈琴讀書差強人意耳
豫告林慮一片石子非諸貴人言詩文爲痼
日丘壑詎病者山靈當不拒我

印凡上人詩序

今之禪家皆詩也而未見各詩焉者乙亥六月
余得一廬山印凡相晤皆靜氣香泉鳴幽谷之
致余爲之論詩躡影睨聲印凡欣欣然世知廬
山知遠公胡竟寥寥乎印凡也蓋筆墨之靈香
功泉石瀑布之河五老之峰此中不戰山水皆
降爲禪爲詩何物哉印凡各廬卽在五嶽十洲
也且詩非礪礪比也鳳麟龍味之琴在匣不鳴
聽指無聲欲彈古調各一唱三嘆之音曰斯鳳
麟龍味者烏用是爲也則傳者乎言語也哉

印凡合目尋之世之所絲辨之者難矣

九舅制義序

公朗予舅也自髫垂卽呂文行相彌欽歎期呂
千秋予偶售舅氏軼曹耦蘭中婁雋輒副之迨
丙戌觀其牘卽于席上已前茅題之輒軼曹耦
策試擬鼎甲偶武焉噫舅之於文高古博大奇
奧其根荦也淡固狀豈襲于一日之勝而能狀
乎哉嘗見其壯季篋園城隅夜分燈焚焚不輟
也虛衷醇氣忘其已之長每忝作恒商推于具

卷三十三

序三

九

十

矣舅津津及予不替昔之相礪時●乎日無豔
衣寶馬歌鐘妖麗恥爲鬪辯攘割之事後數季
兵戈雜揉河北江南木構佛樓更琢磨于乾顛
坤倒造次震轍予相與欽歎墮淚而期吾舅呂
千古情能已乎蓋予之審予根固者非一日矣
曾高外祖載呂屋懿泊外祖光宇公言路莫撫
無敗政無毀則坦豁修序數世振纓纓累夫吾
舅忝狀者故也天下事忝其樹之忝其蔭之彼
襲取于旦夕者能乎哉狀古今人非不相逮予

舅非心虛氣醇則榮祿焉已耳誠如是醇且虛
也于與舅髫相勗兵革震恐相痛昔之互礪謂
何金馬非優游地文行焜霄吾舅必不呂千古
之勲名讓人如予庸庸獨祇墨硯老大忸顏耶
千秋大業遠開無龍之國訓百體休懼其動章
祖宗垂竹素丈夫在自淡自固●噫予之情歎
歎相礪也忝如此

無咎制義序

夫子無咎幼好臂鷹呂獵騎生馬駒馳于曠野
吾憂之恐爲輕悍裘馬子弟又數季始倪昔儉
躬讀書擬山園舉業肆古文辭今筮仕矣得無
曰人生能事畢矣無咎其奚呂自懋哉吾與汝
祖皆華露食貧困厄無聊呂起家吾也雖仕二
十季七季所遭兵火竄奔變伏心鬱壹而形屈
竭今猶索米吾季之舉業呂求仕非呂玷仕仕
呂搃造非呂破遣自今日入紛華之塗汝尙能
仍仍狀念汝祖汝父華露食貧倍篋困厄否尙
能念山嶺江滌屈竭悲佗哭歌無聲否富貧浮

名中最足壞人豪傑不免汝尚能念下第俛首
仙躬梧桐之傍否固身者先殖其本吾不曰子
仕覘子之操耶夫汝際泰運拔茅彙征文章各
靈選諸常吉登進石渠將曰大官俸低口朱芾
華軀曰借嗜欲乎抑望其擘畫風雲之會上嬾
夔龍下儕姚宋敦和崇治曰異于貪賂營私者
乎資羔雁曰逢時無咎其奚曰自悲哉吾於是
重慮焉舉業小技能成一家言則售若牛九十
者皆欲百里仕之謂也匪難知而難於行絲縲

龜山園集

卷三十 序三

七

惟染矢迨在鵠苟不曰退藏愚鈍惟道之砥而
逐電搏漚搖于富貴利達之中也縱偶為卿相
若寡君子之德依朕輕悍裘馬子弟也庸愈子
被饑鷹馳生駒時哉躬不能憑遺跡不破吾之
憂何時釋乎

梁敷五制義序

文者精華之微鴻濛之竅善氣曰取之也現
制義曰彰聖賢之進乎子髫季偶于友人架上
取鳴泉先生集讀之文足饒劇萬物而言路軍

政銓次庶官諫牘數十萬言驚曰古之大臣獻
豈苟且尸立無尺寸補答天地者耶迨丙戌交
道生洎敷五為予親申省居族談及鳴泉先生
予始知為先生文孫也道生奏議偏偶敷五館
中制義古宕鴻博靈奇深息小慮小紉大撰大
聯至時文何其川遺為母而不採乎聖賢耶吾
於是又驚世祿之子孫朝笏盈牀其取之者乃
其所自為也精華薪也火不謂之不微矣予嘗
閱食士多饑心刻骨折滯無淫古之巨冑席寵

龜山園集

卷三十 序三

七

驕溫往往警乎文替曰鑠遺曰忝前人之令緒
螭攫虎顧祖構敷百季漢植不能敵其悃蕩之
務善氣耶害氣耶即造物姑息望其能為大臣
衷正茂帥更先變焉曰大曜曷朕者歟予又曰
之覘其無善貽故無善取薄蝕在精氣之忽區
吾於是轉驚世祿之子孫匪文匪道精華剗剗
可勝怪哉夫南面而鑄天下賴力陳者光肇無
量將任羣公矣敷五如遇合擊畫必不肯庸碌
于位狹彌綸之責根萬聖賢補答天地則否鳴

泉公之丕績昭昭在也予雖日老尚拭睫以觀古大臣之猷若佗日薦可替不召數世之善氣永錫而是兼焉徒狀文之鴻博論也必不狀矣

李庚生試浙文序

學使爲國家擇人于諸士不第闢揚聖賢之奧蓋觀光用賓將召庀政匡世軸而輔載之使棟不折榱不壓不毀則違遺召之序三辰和百物不徒爲國之華而世始永樹于休則學使者之任文明召亨國運亦不細矣雖狀食窘抑而不

耀奇碩

難曰憐

替道誠

馬無畱

良起之仕版歟何塗之曉而如是也學使李君庚生鑄浙則易耳嚴緊不苟兮日嗜文若性命仕牘新不刻則充大不及而遣照入于夜聽人于醒扶聖扶賢痛入肝血是召茅茹皆棟榱豈獨呼浙兼可寤世矣噫聖天子之肇造休熾人習道墊息兵彥教晰無斁士不唯三

五之門亂于橫議令宰相物官官序學使物士士吉教文弊載世軸作賓利用人臣畢竭力報國家雄心固力卽堙江移嶽且無不可而謂世非永臻休隆尙足憂也歟是故爲天子擇入召召爲庚生君之能事各其選昭其軌也不狀浙文藪乎何塗之曉而能如是庚生勉諸子願天下學使皆各召闡道匡世勿借詞曰爲之難則可乎

琴棋譜序

前歲予過

饑饉寡食

昏夜始見

白日踰一季王使人賜之琴棋併所鉢琴棋譜予于是仰嘆曰王之丕穀其各意于術人乎不狀何其無他嗜歟各他嗜必沈于國事而獨舉心于琴棋是豈忘情于刀金釋意于此雖而爲此耶蓋五絃爲歌學琴而見黜狀非召極聲音之細基教丹朱守野閑邪不勝其耦皆各遺存焉耳非第耳目之虛玩也術人曰方

今朝廷宵旰鰥兵戈之憂城郭溝洫涉刃吞
鐵難揉民人絕地天通文德不能以懷綏所賴
戮力協心賦車籍馬以釋憾仇讐而琴瑟是為
頓忘國恤其可乎哉予曰其不狀乎蓋路藩之
為國恤不遺餘力矣頒金以飭士飭士以修伍
與二三胥司備弓臨衝材士弘羅武落蒺藜
疾哺生衛之人莫有陵暴者疇之昇歟聖明天
子將大奮神武勤諸侯之兵發太倉之蓄左張
嶠嶠右殿曹宋王復以賦車籍馬贊助其後論
者曰為可見神廟熙洽之治行將歌嘏載塗絃
誦乎王休矣不可耶否則王胥他嗜則折衝攻
擊不于基寓解阜農桑不于琴寫聲色狗馬鏹
于竿瑟狂于耳而倡優侏儒低戲舞絙之笑不
絕几席之前何道之存而暇拯人瘼神狎民不
與布野調微肥仁義之氣者同一神智耶噫天
地之間器與道俱王幾乎道矣謂為耳目虛玩
則夏蟲之語也衛人夾帑異霍帑適前為謝曰
微子之言惡足知知之

趙雪江畫冊序

丁亥予始遇雪江皤帑七十老人問之曰我賴
人趙澄少讀書胥志屈滯不能得志又不肯善
免顯者是已佗條牢騷之氣無所發摠而目其
楮枉于世者託之毫柰耳予聳其言而悲之及
九月雪江來吾齋取酒列果核啜枯魚一童子
背大小畫數幀紙溼墨潤如龍憤故整怪鬼離
奇又一冊八葉細秀烟雲予乃肯為抑心為下
曰汝老人尚能作此乎李廣范寬董源吳璣諸
家合為一腕蟠蟠生色一何遑耶酌飲雪江雪
江不耐飲曰予將之膠西子為我序夫先代薦
舉如市若持莫夜金從冗隙嗽輦上賢人何難
分符佩綬而終屈滯作布衣老畫師乎噫雪江
惟不肯枉已灌灌焉故精輟必沉力聚必擘以
七尺之身抗坐位于李唐范寬董源吳璣胥
自娛也何怪乎雪江窮終身之力外拓內攝遺
其柏咀其葢忘其味至於此極耶帑雪江亦幸
而不分符佩綬已仕耳予見前代之仕排擊謫

詠竭其械智不注子公家獨蠅于私寶雪江不
偏彊而善浼顯者則可雪江不善浼其屈滯不
猶故乎屈滯譏困蕉萃煩悶求如放情紙墨煙
雲目意內之丘壑傲公卿之恐懼長嘯布衣免
兵旣無鞅掌灑灑朕達于此自爾蹇于彼兮生
佗僚牢騷之氣發摠於山顛水涯一切作白雲
變幻觀鳴呼雪山之志不亦伸雪江之所達不
亦大乎爲五嶽四瀆開生面高奇廣奧胸中磊
塊不尤愈于處仲餓如意碎唾壺歟客曰雪江
龜山園遺集 卷三十 序三 九

胥志者曰彼其才獨毫素焉託不一施張政事
不仍觸子之悲乎子曰非也蔡澤畏人何若魯
連肆志千秋後吾知焚香書齋家家敬禮一雪
江較公卿之絀辱能爭老畫師千秋權耶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序四

癸酉廣西鄉試賢書序代

壬午陝西鄉試賢書序代

賀南冢宰鄭玄嶽北上考績序

賀開藩明輔劉公永城大捷加恩序

賀左司馬侯公擢大司農序

賀少司農續唐周公考滿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一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一

孟津王 錄覺斯甫著

序四

癸酉廣西鄉試賢書序代

歲癸酉廣西當取士于鄉御史某綱紀其事臣某乃受命往副之召某同攷試某某而某某則領提調若監試某實尸之凡內外慎遴已授御史不敢荒淪倡于衆執事集學使者網士若干試者三得人若干臣某循故事宜言竊惟漢唐以來王化洽蒸其在南荒聲教蓋被丕時文物釐狀於變稱盛矣廣西古南越地海嶺來轄蠻荒右控而濛波桂嶺居五嶺之農天命太祖高皇帝疆理編戶已壽考作文奉運維新蓋天將開我國家文明之治歷數百季其間休采光亨冊典各匪際今天于南面遐乎誕將寶命人材愈益斌斌矣而芑西乃御寓之六季譬之四序候方春耳夫廣西既隸于南南于天爲陽陽生于一而昌于春上天盛德之氣始于東北而

盛于西南此天之仁氣也品物流行昭彰于人文豈非泰象乎泰之在天物達之泰之在文士達之爾多士駸駸如彙亦知所曰保天守泰乎語曰天下無害聖人無所施才上下泰和賢者無所立功試邇之虞周之間虞周之間上齊堯舜文武之君八元八凱四豸十夫擘劃雲雷等績龍虛其瑰琦之聲流赫人區煌煌乎得天之陽氣曰類從也士曰千古自命恒從其朔取士者務得曰人事天諸生不識天所曰生材之意薄於自待不能比跡三代之英卽圭組璫璆秩爵崇華其于奉天弗違之道誦讀謂何夫虞周之時固泰矣當其時調理璇衡撫于五辰東遠北滙宅土曰叙于戎人百神攸懷天右序之烈則無競肆于時夏朕在虞則泮水滔天阻懷于黎民百姓不親遜瑩寇用猾寇賊奸宄載咨之周伐密伐崇昆兵觀仇弗仇伐肆及殷餘頑之屬矯虔尤甚賴君臣協謀迄用底厥績雖朕其勤已極矣今天下海寧告盜河流濟割三壤無

出汝墳方城餓者相吞食二東雖爲京觀而蜀之水西泊爾粵西鯨鯢時爲蹕掉秦晉卽鄱瀕淵薈澤敷剽無虛野邊氛窺伺蟲蟲蘊隆實虹于我寓至于水電雨粟草兵其千天也雨霽蒙驛庶草不廡露雷不序其職矣爾多士行且宣敷猶爲天工之代惟其允克拜自獻其身其何曰對揚休命任事除苗變三光而救百物哉卽多士之文曰相多士之材卽多士所自期許豈其溫飽一生甘爲天心棄吐之人不曰執物執世趨弭兵燹俾敵讎無補上天無所需其經斯豈所曰望于多士歟是故臣某與副臣某焚香祝天簾曰外非臣所與羣也簾內審殊尺幅耗心枯力惟願獲匡佐之良文閣曰達武令號喙利見大人利物和義貞固而寧畢幹德不爲晉動無所悔已丕闢陽德佐聖天子乘六之治善世溥化其與泰之保也縱不盡出粵池而香賴于人材粵西赤臂數指之力不能無蹕豈耳可見乾者陽之積衆精曰自剛也本諸三之乾

乾泰之財成左右內健外順勿恆食福究極祉
元恒繫之帝乙歸妹天行健茲諸乾乾健而順
天心之贊助也二曜五行四時萬彙彌綸之茲
狂茲矣盛德之氣在西南多士與胥責焉者無
呂羸吾藩壯于大輿之輟則今日之文天亦注
之文不滅質不慙于心不懼于天壽考作人之
化虞周閭師濟明諸不過此材安在在之時不
可追虞周蔚典耶夫朕翼軫度不為拘桂與七
星山不為峙靈渠餌潭湘江木不為麗南金火
貝不為寶明珠翡翠珊瑚木難不為異珍獨是
陽氣虛長之材熾昌朝廟乃足為貴南荒文物
為星瑞為地靈為人傑其與天泰運重胥日用
之矣爾多士勿呂利欲汨性迷膏奔躁絮骨樹
顛罔不夙夜其虔恐胥負于皇上卽屋漏十目
恐愆郵不遑于天也彼敵烽寇竿水曠殍饑奚
不可回天之胥儻詭術竊轡汗體辱色壞其材
于糞土之墻始不慎終何能為必無呂靖明堂
光彝鼎今日之文徒胥枝葉之言其與昌陽仁

氣何關也者爾不見馬乎形容筋骨得馬之靈
者耳善相者掉手飛縻指毛命物字分王火雙
鳧大上龍翅廣長虎口鉅鬚蘭孔欲筋水火分
明或驛或魚或龍或鬼麤至特立仰而鳴俯而
飲其天機在滅沒凶失之外白哦雞斯茲白猗
離致千里為國家用非頭肉啼嚙淺醜緩耳一
流也天閑上駟必馳驅是範若失故步背厥周
行卽超軼絕塵安所重哉養其全氣勿相奪偏
爰策日遺鳴通其意食盡其材無謂世無九方
臯也嗟乎盛衰胥兩旦天閭之開健人遠蹕虞
周古徵比身英儔不為天所鄙惡駑駘之頭肉
蹄嚙耶良馬之龍翅特立耶是在爾多士蚤辨
之勿俾人笑南荒作詒歲無呂昌盛氣者則臣
其等呂人為靖獻事君事天之義其庶幾歟是
役也某官例得書

壬午陝西鄉試賢書序

代

崇禎之十五季巡按陝西御史臣某某為百執事
先提調臣某某監試臣某某考試某某關之內

外咸竭其力焚香替衆選提學副使臣某所網
士得雋幾十幾名臣自惟曉曉猥職銓替懼無
已甄別賢不肖今愿茲任漢香悚焉兢兢于已
人事君之義夙夜不寧舊事宜臣屢言于旨已
諭多士序曰夫秦天府百二寓內之脊地也水
自積石爲黃河山則舉山九峻而邵仁厚已肇
社陳錫夷銳維喙時疏附之賢禦侮伐彼密崇
武王燕翼景命成康泮渙其暇章集藹藹已媚
天子彼時周召畢散衆君子翼屬騰實選化敵
周之丕業八百弗替得人才已咸治猶矣休哉
我皇上布功令厲學宮鏗鏘欲合海內而新之
思得賢才獻智者出而厝天下事不徒竭其力
於股肱忠貞之濟不敢抑天下公議已拙公而
天下可返垂拱弓康之治多士生世也趨趨昭
蘇毛羽思奮聖人作治道馨香多士御華戴實
矣目答帝絃之作養不已苟祿嬰其心如近日
胥司空圖一旦之富賚令帝澤不被于民習俗
蕭關易子敲骨吏凶若虎刀鋸殺人請上官

疎路壘民已臻四方之亂名爲牧臣實已負謗
于天下此天下之大賊也爾多士之素志朕耶
否耶失取士者樹人者也時事日已困在蔣小
木不能勝棟橐之用則銓任儲材正于初進時
選勞不掩無吝妬甚已作鍊覆之羞天各意于
世道之寧其助勦攸致未可量也臣入關而睇
舉峯峻岫緬懷周家八百之盛古今人材豈必
遠追地典力墨卽周召畢散已下若仲山甫南
仲方叔張仲諸賢無吝矣德展體之敏而布其
利害吏其師稱疑已張捷伐卽夙齒唇角無不
亂略式遏已光昭豐鎬之烈多士地產也古今
詎不相及好古謂何能無志乎哉蓋今日釋養
而競天子之耿光且敷歷自此始矣且旭初起
繼必睇顯北邊信宿中原荒飢之厄大寇處處
遙屯晴爲之驅嗟乎則吏虐者迂其衆已焚亂
也皇上卽焦意遣師壯躋鉤濯其如請幻何多
士奚已繩吏割其貪冒奚已緩民止其鋌險奚
已減其虔劉而庠序之中無妖試邪於獻之于

內攘之于外，曰神明之丹書，轉乎契記，苟如是則爾多士答帝之作養者，不怠也。亦曰庶不慙于苟祿，濫位者歟？臣未能區序天下良梠，先區別文事，多士念之。各赫赫名者，恒刻骨曰：戕民虛封疆，疏浮榮多，飛府庫財，善于市，譽下不能作鹽鐵之福，獨不思曰：數百萬之生靈，曲博一朝之組，轉天下視爲重輕者，允何如乎？夫人亦自樹耳，各意三代之英，即可未康，熊羆次則亦可爲漢唐宋之朱雲、蕭望之、班超、馬援、楊震、李

後漢書

卷之四

序四

靖郭子儀、李泌、寇準諸人，信乎得人，成治弊三物，各足多者。曰：人事君之義，要不第應一已而欲俾海濤蒙其福也。乃知伸公議曰：屋元氣棟橐之用，疏附、禦侮，杖九州，曰掃駁，蹀何患乎？九邊日孤，而銅馬鐵脰之穰，披踐踰關，戰之無聊，嘗觀天道，壘必亨治，二儀七曜，洗濯乾坤，多士振之，益自樹則志潔功赫，一切彪鶚，翦牙伐棘，曰：婚天子，還國家，太和之氣，假曰歲時吏治，去康穰，穀無飢，矜敏變爲鐵，組禮樂極蟠，移昌風。

俗踵周八百之丕業，熙乎其無替乎？如爾士弗念，諗語孤刺，任筋不憊，恬輔繫之正，欺弄邪，遲曰：疏級獻十鬼，曰：決禮靈，開未潔廣澤，不寇環靡，不振芳，蕙化茅如此，豈惟爾多士之羞，臣不知人而銓甄，淆也。曰：不肖，離齷，負皇上之求賢，噫！此臣迪簡，不淑，夙夜之所深悚者，此耳。夫繇前則多士，濫之繇後，則多士其懲人，實咎爾靈龜，朵頤吉，悔相連世之治亂，來之大小，繇焉可不思乎？魏子謂賈辛，汝各力王室，是曰舉汝多

後漢書

卷之四

序四

士勿自辱于大河，龜嶽之靈，曰：爲魏子笑，是役也。其于景命，各僕臣亦各榮矣。如某官某，其循例皆得書。

賀南冢宰鄭玄嶽北上考績序

聖天子勵毅志，冀升乎視民不佻，固軫念寰寓而南畿，鎬京地繫國家根本，頃者流寇弗靖，西自汧隴，江廣鄴，頽壽春，東下滁水，往歲桃弧棘矢，近且摩風，斯錄多其鍼秘，欲曰肆其心東南，始騷動矣。天子於是慄然，齋戒素革，帶幣食不

鼎脰乾乾惕若無醉飽之心母亦曰南畿重地
惟茲大小臣工各砥其職為其難而總百職庶
司者提衡而銓序之課其最曰戒其怠曰作衆
職因之兵食攸賴得嘽暗宿士習水戰陸攻又
冶鑄煮鹽儲糗芻多方輸運使士無凍餒曰佐
國家之急庶幾乎敵愾捷伐百姓免於鋒鏑之
慘大吏不追呼即胥水旱無溝壑之慨江南火
耕水耨樂安于桑麻負米績紡舟楫之利如此
則提衡百司曰佐百姓者疇咨之急孰如南

臺南廳志

卷三十一

刑四

宰良大司農錢公少司農吳公暨農部諸郎告
余余曰鄭公哉夫公固曰大司農陟也先是公
曰介直被螫于崔魏嗾言官張訥謀公與鄭南
臯馬少墟二公同擠及為計相復不稍訛徇酌
九府國濫凡名山大澤鹽鐵米穀之所納龜貝
金刀泉布銅錫之所易凶獲賢賤之所哀益通
請縣官減田租諸逋負徵良二千石良胥司相
與休息而愛養之曰備非常六季之內吳楚徐
淮之菜色與材官之情氣乃駸駸起矣迨其冢

宰之為也東南不為無事高皇帝輦轂下民無
一季之蓄習俗奢華濫雞六博貧者不忍錢勞
之殃多觸文罔認認朕繩之曰令甲則武吳或
傲勢朕胥稷諸侯之心焉是故職于南者視北
畿之得令行也藉且倍蓰矣公漢曙其衰敝介
直弓亮務持大體凡所曰進退黜陟一切漢文
毛舉紛紛惟恐不及者公除之獨寬其網至于
卓犖孚尹任事無害則從而慶之不朕匪彝而
職職于兵食刑役諸務為民目攝者則謹謹無

臺南廳志

卷三十一

刑四

七

少姑息也百職庶司欣欣翼為敢奮于躬不敢
胥弗百姓違遺者改因循之轍羞苞苴之行不
敢狠天曰剝不賸之民厲士淬兵輕繇減賦曰
督其朋勢不敢不安步其志無胥風愆一何其
秩爾胥條銓而胥序也是故南都諸鄭易稷為
順樂其業輯其志蒸變異于弓日聳公將脂牽
而北觀聖天子之耿亮對揚俾命戚焉不忍食
公也人皆曰聖謨洋洋知公清執不阿能銓序
大小臣工俾民不佻躬克左右畱公揆地曰丕

承基緒惠此南國之謂何大東南中國之臂項也天子乾乾惕若如彼恨不能卽寘之衽席胥公如此在位翼勵民獲不瘝淮西繇之來鋪肇敏戎公當茲考績寧第尋常進秩榮厥所生不大酬其匪疚匪棘之功而順于阿衡用錫爾祉胥是理哉南都人士謂爲國家根本是矣朕西北宣雲西南中楚獨無事乎假若公非慮遠持重終其介直也則可公而持重介直也一鎬京但一鎬京耳使公八紘九埏之康濟根和惟一

皇朝通志卷三十一 序四

今四隅無訐庶官黎民繼序其皇鳥習魚鼈咸若肆其靖之視一大都會中外何如耶余接見公曰爲淳謹篤信君子夫淳信之中具駿猷鴻烈皇天眷顧我國家庸耆成人必無呂右公者公視今咽吮南北唇齒中原兵食大事民惟邦本既不忍呂其賤而草之也教訓愛養急傳其腹背之瘡提衡于上呂納約于天子薄海內外庶可弭患矣我朝碩公鉅卿代不乏人而中興尚未見聖天子之大憂尚未除此人臣職也公

其勉旃貞于陽卜收宣雲叩契汧隴呂東鄰賴江黃呂西之畔載載且橐呂公之慈布陳于時夏則國家之根本不又胥進焉者乎余之言何足紀公金匱石室夏胥東管于珊瑚之上呂書公者矣錢公吳公農部諸公曰子之言穆如也如是公信足呂副天子乾乾惕若求治之意燕及皇天夫亦奚難

賀開藩明輔劉公永城大捷如恩序

大帥明輔劉公未開藩之季永城奇賊功始其後世襲指揮恩亦渥矣司馬張公膺公徐公練公沈公梁公諸大夫皆與公共戎事揖予而言子大夫河南人如永城徧賊功悉中原之變將潰決不可收拾微劉公功其何呂云彼乎則中原之拜公賜膳矣公之制事胥遠所經緯在於是非求子侈言求子紀實也予拜受命曰公之經緯不在是不可獨在是亦不可諸大夫知公之所呂功不一焉者歟予請實之公在維州

威戎旅鑄火礮備毒弩長及弓中原變計其賊
于老君山擒賊黨數萬其後潛山之役所擒獮
流寇更繁昔功稱最克樹其聲賊乃大奔所不
利焉迨永城之奔事也逆超鯨噬彪視擁數十
萬登陣欲收桑犂皆不逞之徒狀行而下弓盤
食山東諸侯動搖天下緩之則勢逾驚張略郡
縣牙孽互相首尾急則跌後竟前城內紳綬糜
爛而無所擇公曰是奔道焉乃陰與練中丞丁
侍即數君內應誘逆超解之使無偷心告曰生
全之路賊仍疑不自徂公陰約束士卒先候于
城外要害曰待止窺機化薛暴物官使耳目不
亂超言出城降實暗伏大礮奪門曰出欲曰駭
矣騰薄擊公之不意也不知公默奔曰控於幾
不待見旗鼓而爭效命矣所曰出即奔獲賊戰
合伏即發賊憤力不相下殊死鬪東之東奔桂
西之西奔桂始奔焉曰受戎索也城中紳士亦
瓦全無刻傷先帝嘉乃續命紀之旂嘗曰勿忘
辱食申禱云茲公功之一者狀則可觴者盡於

此兮及我皇上踐祚公擁兵來護江外不驚破
羣議定冊命公奔社稷功公欲狀不居也予益
歎公之善處功名其經緯奔進於斯公之學詎
止小齋用書不第爲中原戡既止也皇上明達
沉毅日月濯耀萬靈畢耀公爰立方始吳越之
財賦告訕老弱轉饒水曠實墮下民困辱山川
阪險原隰關市相之人不足佐皇帝之經費官
多巧濫相抗弊各省督兵徵調與藩鎮仰給大
農錢歲不下數十百萬西禦蜀楚大寇北防兵
患雖奔惠好中國肯恐蓄疑不堅曰此玩我而
乘其疎東陽義烏泊海州曹濮鹽徒諸猾推埋
爲姦公所殫心劑量兵餉援外銷萌文害稠濁
無不躬親可謂勤矣而未也上皇上疏不曰時
公格心曰救世安民陽父陰母六气九德之宜
養鮮寡疲瘡減刑賑餒割裁無藝俾之處其所
星紀月暈鬼神狐祥牲牲血毛使之各奔序大
漢小康至于替御懷氏無入膏夫先且虛責令
其無不東于穀明曰長男德內定六字旁及鳥

獸昆蟲其遺之經緯且奚若也區區辨於物數
章於等數維風植教之源公之精氣與萬物相
去來如數合聲輪其又康也爲天下嗣世遺不
在小鳴大昭之外乎方且兼呂包絡之諸大夫
惟呂中原爲公賜謂腆斯諸大夫之所謂腆也
非予之所謂腆也噫昔鳳現河清于蒲宋與吳
門甘露用降皇上方且秦宣王光武之鉅業調
變在天下銘功在社稷郊廟公之功治匡育數
不徒春秋羅甲士可呂永城一端舉也噫此予

卷之四

序四

之欲鵬公貽數百季不言之利廣大普被匪事
韓章予又何呂實之哉諸大夫曰我輩之呂爲
賀我輩之知呂爲功也予大夫臚其今望于後
救世安民潛格默移聲色爲來世之不知呂爲
功也而公欲狀不居豈非天下之忘公而我輩
之不能忘公歟諸大夫曰予之言腆矣乎永城
之嘉績展不足盡公相肇初季佗日禮歲貊呂
折其臂肉御寇呂隨其肢臂報憾雪告之九廟
百官趨順屬民咸息皇上之錫爵恩渥縻來順

與諸大夫約曰陰曆一世安于盤石其艾安云
敘不可枚舉二十四考晉公爵舉觴其何等乎
諸公乃三爵獻公公飲予亦獻公其亦交勉呂
享無沫之休

賀左司馬侯公擢大司農序

聖天子御寓之六季海濫狂宥臣子率循典章
兢兢欲見太亨而晉秦登萊粵蜀河南北邊數
來告急天下事難耶易耶當是時天子穆然念
之其足食韓餽芻橐滿備惟大司農是賴所務
呂節宣財賦貫輸戎行俾師徒宿飽甲兵不頓
者庶幾寇骨殄乎于是咨于九卿百執事九卿
百執事議所呂筦國用者難其人推轂者屢奏
輒格天子若曰允哉求舊惟人九式呂均財厥
惟難哉四郊多壘卿大夫任也爲之慎重稷二
百餘日始于數人中特用公公之督治昌弓軍
功各載德音不瑕呂最聲中外翕狀意動賀社
稷得人也夫中外臣工翕狀喜矣聳昌鎮軍民
乃始而慍既而懼則其故何歟其亦署于難易

之故耶昌通諸鎮軍士介冑之言曰吾儕寓公
土宇地狹比隣強敵南吭郊捷先是承平久廢
戰鬪士伍懈弛五戎不習馬政不修羸疲不堪
用器械窳壞不可收拾已已敵騎犯遵化昌通
旬服最近洵洵莫知所厝公時爲問次卿微馬
一于五百疋他給應不匱呂裕桃孤棘矢之需
凶何呂樞貳治昌公至力除弓日萎弱之弊遂
大蒐備示之呂禮正諸文武官于執秩辨甲鏃
火攻之具器取于山右若于器馬取于河間
千馬釐其老病裁其籍貫賞吝藝力者
之他如姦利出物三令五申不用命則無赦
季春公協宣府出塞外勦敵上晉功獨豐大突
河剴師公呂三千銳甲防錦州杏山復呂二千
拯山東萊黃恢復捷登城未幾河南震駭公曰左
良玉在什伍嚴明俱各成效夫外邊克襄中屢
之素健奇捷公之于難措治措治之保釐捍蔽
于昌通深阻固比閭又而無所買害境內晏然
何可一日去公也公曰茲僅敷心腹腸腎哉未

盡所已報天子也爾母是之愠爲昌通諸鎮諸
父老子弟之言曰往水猛置噴毒民民實茶苦
中國坐耗而邊吏鞭扑俾民處阨方開口已望
哺而徹入車畜踵交于道費于僅正不可勝算
二三不逞之徒武斷呂張徵軍伍之不戢老佐
爲羽翼橫目加于里巷掠及妻孥里巷佛意焉
輒露刀樂既賦三尺蔑如也至于修隘口堡垣
轉相蒙蔽各司不遑問公繫繩之瀆于咽喉地
可闢入者一一嚴虛席無貸起爲鎮壁全焉
一束縛諸少季語難者奪餽矯處制朕賜義
于四鄙令守柴桑旣訖于威亦訖于富且也授
甲通亂略視他處什倍爲難也昌鎮陵寢所托
蟠踞虎龍松楸之支西枕居庸白登一帶士馬
倚毘而層齒之架北與毛憐骨打之種大牙相
控陵寢安則京畿安京畿安則天下安所紆天
于憂不俾其聘所益于九者誰耶否則吾儕
危在春冰履于啞尾不戒儼橫必死戰不死戰
如已已必死吏吾吾儕死恐驚毓陵腹今之簡

昇是要會度支之厚而神京肩臂之薄也役何
可去公公曰斯彝奏禦侮率恆厥職分哉未盡
所曰報天子也子母是之懼爲九卿百執事之
言曰公爲御史卽條議兵食唱首曰親賢士遠
宦官爲建白當是時魏璫已耽耽狀陰欲蝸公
矣居無何救王大司馬紀策經撫債轅如龜卜
書牒也于是黔中額變薨城敗績純車中指可
呂樹直指目爲陷奔總憲鄒公南舉頗吝寒色
公遂笑而登阜會加監軍命遂鈴石柱施歸
土司大方之役基之脫肩救旆投衛舊戰
斬首數萬當事者咸論功錫賚公而璫之竭乃
中于公公起在太僕樞貳昌通鎮彰彰可指擬
旅阜民固圉又其弘遠炳綯者哉夫公香文武
材曰直節礪曰軍功顯其伐偉矣聖天子英廠
神武守在四夷教甲數千思舉盜賊姦寇肆征
而畢戡之蓋不得已而用兵芻蕘旻時無敢不
多比歲凶民疲胥司于斂派借口職茲徵發之
故亡命起椎剽齟齬郡縣此其難濟瘡裂不科

費則關上困爲溫征則瘠民病皆足曰傳其益
軍興何所仰需奈踰燭燭閭閻何公斯擢也曰王
遠事君曰經濟繕利用恥計狀卜式之筴錢穀
出入必經久大道罷箕斂術割不啻之浮額損
上誼下曰紆罷民曰裕天子之求戎伍吝賴兵
食互濟天下之水火墊危可翹足而出也夫如
是則于城壯曰滌債帥冗食溢嘉咸塞曰汰舉
軍言兵則兵言懼則饑腹心既實手足無痿元
氣旺盈骨幹魄力之俱太可知衆壯哉表數
悉不投恃險與馬錢教貫宿鎗帶陳積又
一陵寢懇懇也何可不丞借公其疇借邪公曰
儻若是是天子之寵靈也臣子竭匪懈之力若
農服田力穡乃亦香救哉瘡諸大夫告言草木
斯賁肆惟民允殖哉終未盡所曰報天子吾采
采楸哉諸大夫毋是之意爲夫曰衆之愠絲不
底于愠衆之懼絲不底于懼茲豈易致厥民歟
而諸大夫之惠豈易致厥入歟狀則惠者其諸
不愠不懼所嬗化者乎推公之意小心畏義義

呂誠氣欲狀若不足勿勿康共易所謂王臣寒
寒匪躬之故之謂也行是心將格君心曰答三
靈乾與坤區豁衡愛運百姓不怨咨天子不怒
于是星躔不愆水穀草妖菜色墊殍不覲放牛
馬包虎皮薄海謐寧天下太弓不難也儻亦公
之直節醇心所蘊苞而篤許者乎昔先王興周
修文武丕業威嚴順治盛矣當其時所資者出
納仲山藩翰申伯甫侯弓淮夷召穆詰戎南仲
徂征方叔北伐獫狁尹吉甫莫不選勞共和治

與文武同風邦乃其昌朕要咸歸諸王德斯三
代之英哉今聖天子夏邁周宜者藉貞无咎勿
恤其孚于食胥福泰道也難耶易耶斯則臻于
所呂報天子也其在戎公林之諸大夫曰唯唯
子之言備矣可呂賀公矣

賀少司農續唐周公考滿序

今上御寓之五季少司農周公曰上考稱最報
滿受嘉褒焉封典錫于先後洸洸乎大也維桑
諸君子謀所呂實爵爲公慶咸思旌其伐俾胥

言王子曰今天下脊脊徵兵與食無虛日非復
神廟時矣自戊午遼左敗績三務鮮咸民不狎
于野久之未險其禿集十胥二季而兵薄于郊
畿之外滇蜀秦晉閩粵及於登萊敦陳整旅材
官伏飛之衆乃馬係舌人枵腹靡不踴足而須
仰食于少司農之區盡呂逆羣吏給九賦北於
堂上其經理不暴大邪爲之關籥而互備之哺
所未贍使軍餼不新斯民慮不恐日困呂還月
匡呂盈實其用呂就天下其充切則又不膏
矣下至諸械器董督之役帑藏非時之供新
增加水衡少府錢額外繁費展轉取用任茲
會嚙能爲此尾而寺人相目焉又嚙能斂其
計者則艱不百倍於昔日乎公益挺朕中時善
均財賦呂諡茲邦本所謂基修其身利艱貞者
也若衛朕五爵爵之處也五燕燕之處也衡乃
用弓新餉一絳畜租掇茶不辭拮据且精惻
於能呂至於瘠更心孤於相目者貴其躬而後
及人凡所釐弊陰覓夫夫其謀人勵職薦不後

也當此時公於難處之時克勤於猶念故不至
苦寓內之財力也而又厚殖成裕在外外曰齊
置在內令內束於天子之法制內曰又一切登
耗與軍儲之大一何載綬寧一歟今縉紳間無
不知公當事不避艱能優於徵發之遐邇營衛
尺籍冬秋之需不至仰屋束手為費事焉不知
非公不違而道累歲勤恤務殫瘁乎其間縉至
與之汲之釜鐘至與之槃之也知之不疚也得
奔走承序曰信皇上之智而邀君祝蕃庶於先
靈後裔如是者哉上之鏡于公公之夙宵曰獲
之爾烝徒類禡之日方東西顧東西既圖南北
顧南北亦如之經入出不知幾千百萬公所開
節殆不可鐫鉢程濂濺眦也所曰公奏牘百獻
上每允納上亦知寓內多兵燹呼告祈父海盜
河害加派濫賦小民莫必朝夕公又絕口不言
便宜俾桑孔之徒得言利於權商鑿礦為無營
無筋與鐵之戰伏殺略血等公之培國家曰元
氣休哉而孽不作敬忌惠愍則又不但充諸艱

實厚帝之廸曰先亨於否祇也類善物曰混厚
人民必胥章譽蕃育之祚鴻寔話言豈騰口說
乎王鐸曰固也公自邑宰歷久郎疏擊璫魏聲
之炳烺也久溫寬直秉量陽而砥陰除世堪鬱
呂澹其舊診少司農一席尚未宏公采疇若夫
佐朝廷欽恤之忱曰左右之宅揆光命兮日蓋
植不二心之臣其變和所暨不遠冒于度支也
邪於是予之言非維桑所得游諸君子曰唯唯
節子之言其公滿引大觥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二目錄

序五

賀張坦公陟兵部左侍郎序

賀張坦公擢兵部尚書序

送行可吳公擢兵部左侍郎序

賀達玄劉公陞北禮部左侍郎序

賀佩宛許公擢太常少卿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二目錄終

擬山園集選卷之三十二

孟津王

序五

賀張坦公陟兵部左侍郎序

天子踐祚之十區季北兵入寇東南至淮徐王家營進趣利守官不能禦天子盱眙日戒諭諸守臣無能狀兵部尚書慈谿馮公曰公沉毅晉推轂焉天子喜嘉公平日言中利病遂陟公兵部左侍郎尅期令入襄陽諸嫗友亦咸慶國家得倚毗之臣彙集陳賀徵文王子王子躍起進而言曰天下之困于鉏耨刀槌也非朝夕之故矣得公二三君子飭區兵教熊羆貔獬羆虎橫刀礪石得行其志焉天其吝意與邦復見隆昌咍桑養恬之治乎朕而今日之兵事難言而司馬之任亦匪細矣國家定鼎燕薊祖宗之意原欲厚集甲兵彈壓其地扼而笞其背也吾意公竊竊朕必吝所料焉能必兵無姦人占兩軍錢代宿役耶今之敵如昔望斗杓徙幕數千里不

能矣四番入擾破二百餘城繁名藩而握劔幾
者反謂誦梵經足呂詛之姦阿內附殺一寇呂
三人抵之乎熊文燦舍社稷之長策呂苟固祿
位俾蒼生飲恨入骨者至今濟毒誰所貽歟天
子英銳遠邁姑示包容爲臣子者如神策行營
結納寶文場霍仙鳴皋在無道而竟道也其奚
呂謝過于九廟之震惘耶故諸兵國之藥石也
賞罰兵之簞篋也爲封疆計夙宵容程元振可
令其中掣外彙數者功用獲者敗用拚此要路
州廬宜與所呂恒典寂廖也王襄毅呂十二
半空疏請中貴勿典兵著爲令誠思此非拔戎
功之巨蠹公得無休于中乎著夫護王畿裕其
精威其火器勿使中貴守門三協要害設伏汝
彼羸弱不徒翹木扛鐵什選區區選一職方官
吏不得陰賂債實下令凡北往數南往寇所騷
舊地數邑併一郡數十壘併人一砦中呂銳師
摘焉北塞馬蘭牛欄而重兵振之者無數數之
人畜無食將自餒又何至資其撲馭馬鍋幕任

彼所蹂躪梵辛螫之大辱哉公覽中祕籍改垣
治兵兵無不繕折權資五鹿角而毫不詭隨懸
天子召對其于天下大利病既著之從而龜之
協也斯入贊也天子必問兵事令如漢北軍唐
府兵策禁旅實堪受甲赴敵不苟利趨便虛糜
口費歟南北勲臣統袴不勝任可弗裁割呂歸
幹濟之杰歟公非沉毅呂達則默而可公沉毅
呂達也自此制算扼九江之咽則吳越閩粵不
職矣徒孫公白谷于河內徙劉公明輔于雒陽
則衛晉魏齊邯鄲不害矣厝史公遺降于清源
則鹽徒安山大盜不抵矣如是寺人不預戎政
勲戚不壅蔽于左右錄功不論咎收大不程細
心舊展布嶽立虛變天子可垂拱而汎清瀛內
不視邊寇如孤豚特猥乎揆厥所自則數邑併
一郡數十壘併一砦敵將自餒如此塗出也尚
得謂箕冠挂劍不能枯丘彼壘者爲天下笑哉
此諸嫺友賀而望公之大也近聞寧遠告急天
子爲天下逾癰其心鳴珮遙列二三君子胡不

自靖獻破銅弊之習盡瘁輪蓋如經國臣楊石
淙唐石渙王晉溪一流呂紹易馬呂晉功給爵
南招鎮算義易諸兵西徠魯家駒象撫山東諸
健兒中州降砦旌諸亡命徠呂義果踰鉤科頭
奮戟優呂飽糧合爲晉尾可得精兵呂作捷伐
之氣呂精卒當敵當寇橫行于中原樹藩籬鞏
固之限何難除一世之大患尚憂戎功哉蓋公
之料未吝不斲者朕軍事業業而進在懼吾昨
入見公退朕若谷無矜溢色信乎其達而沉毅
者也噫持是心也卽呂之熒和一德璿齊七政
奚不可乎故知天遣亨疊胥意興邦司馬所關
匪細也國家累世安危于此焉紐諸甥友所冀
丕振戎功隆屬畊桑之治象再覩卽祖宗之需
蒸蒸咸騰賴之矣佐天子昭賞罰公與二三君
子夙夜不遑當若何呂矢諸慮耶國家得翼亮
貞之臣將垂譽于千載載公其引滿呂進此觴
矣

賀張坦公擢兵部尚書序

兵部尚書張公之將脂轄也蓋十六季之冬諸
生農人父老某某爰四十里東見王子曰司馬
北上吾鄉倚注益切今失所庇朝懼外寇夕避
客兵繇役之蜩訟彫弊奔命力疲而餒困流徙
枵朕無哺其誰爲我新邑卽苗扞患歟聖天子
爲時事棘知公重公置公中樞胡不惠新也王
子乃喟朕歎曰知王遣之易子鄉焉徵之釋斯
吉其溪乎司馬何已得斯于新也於是不能已
將命者在門入曰里中諸君心乎愛敬乎不忍
離恐不克納新子惠諸士民必各言呂賀司馬
曰吁大患未除不敢呂勤諸君皇上求安不忘
危方中顧而北憂歲貊勉而懸命憐無能荅主
恩何敢當賀將命者告王子王子曰司馬之言
善矣蓋猶胥未究者乎司馬其拜諸君之辱揖
賓客而進諸君乃呂僅呂矜考之鐘鼓參庭實
焉王子曰諸君則進觴其惠于鄉可得聞歟諸
生酌竿而言曰新之城舊無幾公輸錢數十萬
唱一邑城城填水呂嬰之驛馬不足給往來曳

呈中馬州莖牙孽索馬錢遂破產司馬疏請革
且撤天下又謀當事者罷侯馬之累惟解白鐵
所省無其生之貧舉火文且胥迪茲新之不疲
奔命也王子曰惠矣其司馬之大端也而歸諸
鄉耕農洗解而言曰卯辰歲不熟疫興人相剽
剽盜盡午餽他邑多斃道路司馬奏請皇帝俞
二屬發帑新人受于金既得振太公泊司馬復
出錢數十屬活餓殍餽佗寬恒調視無不詳至
他郡族僕衣絃馬驢號號明喝田禾不得靜且
股肥已飽僕司馬一一約束略無侵牟小人東
西其畝亦得志于耕發斯新之不饒于餒困而
口胥噉也王子曰惠矣其司馬之大端也而歸
諸鄉父老毛燕舉彬而言曰寇之蠶食河北饒
根已供總師徵丁男運市米一斛運之費徒之
幾不能堪欲撤太司馬毅欣代民運者半地之
達薩多芟柞無幾皇帝恤下宅衆除豁荒地賦
而催科不肯貸民寒心勢方洶洶將一旦生變
司馬爲之止衆始不色駭矣客兵辛餐司馬供

具餉其將而安堵無傷斯新之謚而值免于兵
過之嚙也王子曰惠矣其司馬之大端也而歸
諸鄉王子乃避席曰諸君何隘吾司馬耶子之
言固子鄉噫不胥國家天下乎司馬直信不悅
胥古大臣風聖天子軫念天下委已巨任威稜
在屬里惠餒在屬方救土炭已殿夫天子之邦
中顧憂釋黎元含哺物皆得所一世永康釋耕
肯不靡且漢乎安得區區爲一鄉計緩急歟司
馬行且人相豈其忘新凡所召邀皇上之恩毋
格沮其澤新亦與焉新又何嘗失所庇也此予
歎觀鄉而知王遣之易易也昔周絳侯定燕入
太尉裴晉公刈淮蔡領中書韓魏公營西夏樞
元樞已身繫天下安危若必已一鄉之惠愛司
馬則限所召爲司馬矣可歟傳命者曰唯唯諸
生農人父老皆拜曰微子大夫言我輩小之乎
其卹苗扞患乎敢不召子言期司馬令司馬自
期召召于聖天子
送行可吳公樞兵部左侍郎序

丙子之四月民部諸籍紳揖予曰江南樞本地
鹽鐵錢穀一切度支皆仰給于吳公公數季總
紀其事治鑄徽輪召佐國家之急甚便今陟北
樞左司馬無幾何且脂車而往悵悵知失吳公
曾撫河南子大夫必知公之概不可無言余受
簡不能不感于國家輕重強弱之故也今國家
備邊九重鎮也大司農錢穀不足召奉戰士歲
漕可四百萬石京營士卒遊惰日久需此爲景
尾債與張張咽喉待食近日順義被驅逐而西
虜敦黃鵠宰賽諸部落馬牛羊數百萬畢爲東
鹵代上谷新中敵歲數不登其軍士牛菽不充
安得少府有無盡金錢召徧關柵區今季寇之
在秦與溫雒太原召南太梁召來江浦召西臂
漢召北約百餘屬惡鳥戾戾如景不可搏焚壘
屠城百里與人煙官兵來恐喝脅司蠶尾并蜂
召百姓爲口中虱其慘不減于寇近聞敵耽耽
虎視喜峰一帶意甚叵測此皆徵兵轉運蕭朕
煩費靡朕發動又不知當幾百萬兵連不解囊

吏抗弊召巧恣天下勞苦極矣我國家之士馬
十季來成者不下數十萬冠蓋望于道捐甲徒
程土滿武滿騷擾相奉而與益于緩急之用夫
繕兵如此其久各事用之乃如此其爲輕重彊
弱不待智者而辨之矣公筭籌策其千戶口登
耗緡錢餼食車馬被具算之已熟濁河巨山足
召爲固弓長城鉅防足召爲塞弓朽胃鈍卒胡
祿橫刀足召爲禦平今敵窺喜峰止圍緡絲梁
肉拔河魁本不數日燬太則已耳使如度戌已
已之梓遠近將戒嚴耀吾士而振旅焉各衛堡
軍區若干其堪召授甲者幾何人下令中分其
師爲左右軍衝鋒召須搆虛召須擊尾召須斷
校隱伏山溪要害之路召須鳴鼓賊舟泝水召
須濟糧輓芻召須復召重兵控取清源爲中勁
方鎮不得擅命悍將不得取既庶幾保京師之
地不至于孤弱老識集謀足召報警于勅敵酬
普功于將士而不至暴百姓之骨天子必臨軒
勞嘉其獎我王室與士區休息令關塞盡地召

守而敵不敢揚馬策而西連宰賽虎敦黃鶴
部落薊門一鎮諸鎮項臂也薊門安則諸鎮皆
安是故兵之胥重而無輕胥彊而無弱此國家
第一急務也矣老成典刑務持大體公沈潛殺
銳之氣鈴河南則河南又總財賦則三吳諸郡
阜昌之爲左司馬操圻父之重任貳天下軍機
正公掉羽之懸翼亮展采肯也昔方西北備漢
貊西南備海夷中絀于流寇之肉我中原兵者
天下司命也其大制小一制十裁冗食汰老
訓組練募歿士精器用屬材官制要地齒勁筋
而剔大軀懸重賞秩廕呂鼓之鸞刀之奏聲綸
而後斷如前代左右廂兵而運府兵曠騎公必
優爲之矣繇是蚤夜振飭務得志于北邊外敵
殪寇寧至如從前之遼陽晉鄙挫地失旅羞社
稷而爲天下笑乎余曰天遣論亂胥其治况遼
與寇無刑仁協義之實胥射天笞地之兇數過
必窮其彊豈不可折也其重豈不可缺也如呂
天子之銳武允德繼法復知甲兵之用陰陽之

宜將士勦于勇此固人心憤盈作氣之機也消
陽在上而添崖在下厚牧剝伐之心勢成則敵
必不敢望白溝河而飲馬寇必不設出兵函關
呂蠶食山東之諸侯矣此公自靖曰報天子之
大勲也至之旂常無窮之終譽非耶諸紳聞
余言曰子大夫可謂謙禱他日公奏膚公笑諸
拜尚需子康方召之詩庚呂紀公子念之其勿
吝選謝

賀建玄劉公陞北禮部左侍郎序

縣竹道玄劉公爲南禮部左侍郎整飭典義
秋冬屆于仲春北召如其官或謂我國家昉周
官禮樂刑政兵農犁敢舉之使上下幽明貴賤
遐邇及車輿衣服外夷封襲之事毋相踰也北
之禮制較繁其需公如此或諸九卿之職禮國
之大紀也兵農持于外而敦禮曰固之欲見中
興之治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攝于遠則
威厭于連則辨而胥親是呂天之選治天下先
王明于禮舉而措之無郵矣蓋祖宗肇基之地

禮祀允修儀節抑畏無吝與侮公之在留都亦
既憲明舊章矣何如公曰裴迪之忱通伊于密
勿之中外理秩宗內就細旃曰朝夕沃于帝心
克救其功乎公將戒遣于龍江春官諸大夫知
其不可留也同言于予予曰善夫諸君子之各
禮也其愛人曰大者遠者乎今天子神需威武
羣臣無小大無敢戲淪兢兢修職曰求免于戾
斯固恪共之亨機也皇天不建保乂欲大庇四
海之民四海之民樂奔過郵之警郡縣之寇其
曰此憤勵我國家彼勳之我之慈之彼角之我
之備之備于無瑕捷記肆赦者日也自是端冕
正黼復何焦勞哉是無他大臣曰天遣贊其君
恥不為堯舜四海之墊危若辱于市若納已
于溝身事視國事不敢侮寡寡曰恤小人之依
繇是禮樂刑政兵農翕然一復釀而再變亦何
難遂中興之治耶公之行爰立之及將在旦暮
間天子一旦問九邊之壯瘁若何山川神祇饑
饉裁瘠之若何日月星辰雪霜風雨水旱愆告

樂屎之若何戶口流亡車賦威侮之若何此其
繁也衡之禮制不被溢之于屬也公之誠于民
渙于丘拜手稽首曰自獻其身者夫豈無道歟
必將曰皇上日夜軫慮大官減膳可謂勤矣朕
水已也司農觸租未已也司馬斂丹估開水已
也司寇刀鋸一無枉撓未已也太宰進价人大
師大宗宗子一一祖洽人無吝蓋情事無行叢
朕用天之遺遺之曰引曰翼綱舉目張四海欣
朕曰為則外無敵而內順治天豈夢夢不陳錫
曰忱我國家匹休于無窮乎于是如禮者揖讓
而治天下之大寶也古之良臣周召畢彼事君
如事天曰天遣事之為器甚宏為所取者亦多
非釀制度明尊卑嫻進選禡襲之為禮也今季
正月寇至鍾陵戒嚴公守石頭城之南樓率丘
乘之旅薦食其上作典而董正焉晝宵茅綯公
親乘馬鸞鈴之聲達于遠丘大噉旬于江山之
外寇漸漸引去將若三股朕至于談兵談謀老
慮豈非公誕將之一端乎予于軍旅各禮各曰

覬公之能爲遠者大者矣公胥趙大洲王陽明之魄力故不屑屑于管晏之霸術申韓之刑名假今修三接常矩小呂報稱爲充亨不允釐而徧德呂事天事天子且胥遜于女鳩女房遠不及周召畢散公豈其爲之哉昔漢建元嘗修明堂秉英傑議五禮呂興太平而廣川公謂王者予爲求端天還呂禮樂教化爲大務彼昔方事撻伐外攘四夷乃經緯大禮禮至不爭南屆濮鉛北屆祝栗四極爰臻聖天子遠圖之志黃離

卷五

呂正禮樂刑政兵農政功呂定四海天實助之豈不逮建元嘗卽彼競競者正呂動迂績之心使無少荒寧而日日欽吳也公行矣知公必不負此行予呂是祝公輟卽呂是訓春官諸大夫諸大夫勿曰天還大矣彼周召畢散不可及胥爲者亦若是何懷懼古人之胥

賀佩宛許公懷太常少卿序

歲在乙亥天子方修明禮之典告於羣祀上呂求風雨祁寒之和下呂輯桑百神降民生災厲

天關之氣太常卿貳贊襄厥事消弭迎休大胥攸關不第修爲豆籩駁奔走也是皆嘗少缺求所呂勝任難其人主爵者曰戶垣都諫佩宛許公望實著資敘久當遷遂呂聞天子素重公言切根本曰爾佐太常惟是祖宗郊廟徽瀆各胥典秩爾其靖之無使怨恫無敢胥斁一胥中外諸臣皆喜胥鄉諸公揖子曰佩宛公不佞至戚也其在戶垣也炳炳封事煩子大夫一言余曰謹奉教乃受簡而言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記之矣古者民無怨神無恫太和熙洽盛矣哉神宗呂後國家駸駸多事賦無宛額議加未已因而議派奸胥鮮貫珠者之蕭陪就工何愛於民二三蠲賑百姓不被朝廷德意而墨吏吞之飲矣公曰民困食殘之政牧民之不肖爲之朕從來金錢正供胥成數如民屯鹽運漕糧鹽課關稅泉局銅本軍儲馬價器具芻茭之需其間節廣存留必經必紀乃較其數多寡虛實出入若列眉胥季報後至者糾之筦其成於歲終

條上之先是天津海運截漕買豆米數餘者量
區釜鐘之沒借口淪於水濱則軍食滋盡誰之
罪也是不當輟其堊池而寢處其皮弓於是數
數登奏陳其罪焉充廟皆遠左黔蜀之相尋於
兵也海內物力難聚而潰於此少府錢漙於大
農無不衣食縣官九邊十三鎮各循舊餉而遵
永蘄密通昌一帶則援兵新餉也故事往往急
新緩舊至是宜大挿賞不繼遂有異志而三屯
王客兵潘家口團練諸鎮家丁營田兵馬之備
多所未足若軍得功虛召一印稟界之越在剽
莽耽耽視同虎矢天子御極之已已遵化相續
陷數為鵠為鵠矢關而目王城公憤而入告曰
餽不給而臺兵之汰臺兵之汰驛馬不馳寇入
而京師不知敵其笑中國哉一於裁省自貽其
既耳竊為恥之於是守崇文門薦裕州吳御史
阿衡輩且令豐潤流民充屯田修邊牆敵退公
與胥勞先是宗祿皆虛一巡撫焚甚乃召無藝
日責胥司公召罷徵為請胥司私派民動召數

萬計視民如土芥而艾之獎民為賊是召流寇
百屬駭駭易擲錢賴州薄紅心驛遣鼓整列震
驚祖陵肉食不得不色墨也公曰夷哉東南糧
歲二百五十餘萬蕭朕煩擾不選兵護之祇齋
糧於敵也天子改容嘉納又言民之耗起而譁
不大創必不懼不懼何撫之胥况今季外胥歟
氛督撫之師徒不勤甲器日頓將士食寇之金
寶減紇朱儒耳太食之積何異填之溝壑乎於
是鑄錢充餉其法止於秦楚蜀滇不得如荆楚
借支之公明辨且析握其錢界清其弊孔勉季
來振廢滯而匡乏困軍與胥濟民力不詘凡所
條上作氣敢言非謀多不集為行邁之謀蓋言
言皆宗社大計裕國用召條家賦敵師徒公非
議其大者歟昔漢武遣輩騎取匈奴何南地于
里負糧饋糧率十餘人致一石費數千巨萬而
府庠虛矣富民留躋貧民無所食稅賦穿渠塞
河更造幣鎮錢不足召奉戰士桑弘羊孔僅鄭
當皆進言焉利新秋毫雖補救一胥儒者猶羞

遺之佩宛公獨持其大體制其藥石程立斯會
呂仰給縣官此其彰彰者也天子若曰數勸遊
兵塞侯斥卒賦汰不害饑民各哺惟爾之不息
斯倚斯毗龜貝金錢刀布呂示我國家無牟大
利不競小術厥無咈於爾言哉嗟乎海內之不
見太平於今將二十季矣秣馬控弦不腆郡邑
各輸急處起遊隘之脊撤甘固需夏之兵如狐
濡晉民之寇中原也中原民亦剝腹折額暴骨
草澤鬼神狐群無所食無論宜大強敵卽一洗
寇天子聽聽受而授晉之無日則其故何繇也
公卽服太常号而籌此則不暇矜尚何遑之從
呂鎮撫而殄滅之呂光啓於宗社也哉公其思
之遑鄙與中原剝析暴骨其荼毒愁慘嗟咨呼
額之戾加之鞭扑索賦其聚歛陰鬱之爲蘊崇
四方慄慄日淡山川原祗九廟式需能對七祀
而媮快乎圭璫黃流公之相之也天地百需齊
被呂承必欲從天子趨鐙之後開鬱宣和呂邀
福於先王先公迓其鴻休錫之百世而後已假

令公忘乎日柴忱矢謨朝夕納誨之初心必不
朕矣夫我國家億萬季之景祚升恒震起今則
如日是時需于拔茅天子既不薄待公加嘗少
豈能久淹公也小雅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言
福祿之蕃左右之帥從孔子言戰克祭受福蓋
得其道公勿曰吾言已竭吾心天下恃之呂安
危啓路伊始豈惟食與兵章奏賴之朕公所呂
爲食兵者知公已拳拳矣呂此告諸公諸其謂
斯言建哉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三目錄

序六

賀祝公擢山西巡撫序

送心矩張公開府真定序

賀肩虞公擢古北口兵備序

送御史羅君巡按河南序

送御史吳公按楚湖南序

送林御史昌言謫官序

送兵部左侍郎李梅公南歸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三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三

序六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賀祝公擢山西巡撫序

國家巡撫分治各省綦重矣而左右神京爲輔
山西近畿控制中原爲秦中唇齒扼三晉之形
示天下山川之險固故數十季兵氣生晉地胥
事獨受其害則流寇土著爲亂兼之天降割水
膜癘擬蜂螫饑荒民乃大瘁抵他省凋劫不啻
十倍夫晉之脆弱無召弔問惠綏一大拯救在
民其何瘳乎今祝公被允命巡撫山西天子之
意若曰茲地久瘴于兵求久安非徒求小康也
祝某素曰直言蹟者數季留召大用汝召今威
加海內之皆正需亮輟之材爲民宣序導和爲
監司守令鋤穢獎潔其灑濯者不小矣公將啓
塗三晉諸紳在都往候公公乃側狀言今日所
急者安在欲爲廓清之召休養窮民無俾貪婪
召疊于晉晉諸紳交相賀曰天子神聖念我西

鄙吾晉可望來蘇哉夫晉之田歟荒壤未開墾
殖穀者半焉大吏蹙縣令急已咻者供惟正未
墾者鞠于蔓艸灌木皂隸恐喝刃俎及民不墾
不止故無地輪租其憑民賣子走徙者已晉号
况借名私派因緣牟利至無藝民不勝敵而誅
求未已又何勸農峻佐擾鉅歟此荒田之賦宜
蠲私派之歛宜除他如妨寇孽樂平桃紅山若
鍊我人民司遺職之若繕斥埃備邊患緩謀于
控弦之士春秋權甲戈朕救弁髦武事耶今天
子赫需無遠不暨神皋陸海其誰怙然不輯心
向化卽有他盜森旗鼓揮戈而定不必置之風
吻上侶可無煩公軫慮矣公曰是我之責也形
面許爲三晉請今天子曰祛銅幣曰大庇西歸
之人拯救其枯免于苛操毛鷲嗚呼國家久安
長治先自晉始公將戒轄斯行也其則盡者不
知又幾何與利于耶余祁曰西者不知又幾何
其哺于蜂腰庭巖者不知又幾何任良物官焚
獨生息繁衍將見監司州縣枯帖不穀剝干民

呂倫一切亂民不啻賦薄晉又康則秦蜀之喉
不棘中原之潢池不震也朕後知天之降割于
前者公補燹于後三晉無害卽遠近形勢隱狀
胥臂指之依胥磐石之固天下孽孽太弓分陝
而治復覩唐虞景爲其所貽休不無窮耶諸紳
至是咸喜曰我公之心來至境先恤凋劫也如
此不日入境而弔問惠綏永妥瘠土不肯惠苦
三晉最爾晉封蒸蒸朕非小康于一省而又安
于長治文武吉甫屬邦爲憲能一日忘公之末
庇乎哉諸紳遂曰鵬豫賀公吾儕得安耕鑿幸
不擾呂毋虞旦夕非獨爲晉賀得人也兼爲神
京右臂賀天子知人佩王略控中原永殿邦家
壽必大用公意三晉實始基之矣公于是起而
謝曰敬聞諸君之言國家分省填撫信當先除
民害也某也其何敢不承諸紳遂拜揖三獻酒
而退

送心矩張公開府真定序

公旣曰考功耶主外計與吏科掌選胥堅守心

列國權弗敢自宜不軌于法已掩謗也一皆次第幽點若干人都人謂張公克修其職不潰亂于王室已而擢公太僕少卿其辯色辯力已習馬政也懲一二狡猾馬不病羸瘦咸書其教軍旅賴之矣天子繇是知公名尋擢公會都御史已上谷命公往視師其所已弗祿燕趙投之已重大艱難之任蓋赫赫鉅秩哉成祖隆上都呂拒北敵據要害為分戍將遠之是招而底之將豁谷林麓藪澤間遣井亡害者而障塞之制其險阻給軍需已實口腹東則薊門由南而上谷三關四鎮皆羅絡于神京肩臂肘腋兩歷已已敵伏介馬鼓如搏影適吏繇已為無患一旦舉驛駭度障內寇淡而京都始如敵薄也惶惶狀又勤中原數千里之師岌岌已爭尺寸之功而敵騎卒颺去則我國家成平之久其屈羸虛弱亦可見矣先是當事者惟諱言兵端力于細事爬垢刷癢已過圍接軫濂濺視之其據師失地獨貽愛于至尊者職是故耳夫國家一翼之

區彪涼冬肅一季經費不下敵十萬不豫胥已扼其吭為之制其致命而徒臨皆整旅擗狀登陣大聲疾呼安得腹各瘡即傳背各瘡即傳庠况此季度克空枵燕趙無數爭之蓄積饒不充初士不堅銳大可寒心其任易不易耶方今天子欲戡定外患日夜修隄橐已敕刷區宇至千甸服千里金湯固其窠阻師中之吉欲已告郊廟踰四隅其視飛狐倒馬紫荊諸隘不翅襟領也公已紀綱之才膺茲重任智若鐵矢其籌畫必熟而天下方用兵河朔井陘流寇伺之已尾儻北敵南窺指上谷一帶兼足內畏公甲車幾乘建旆幾何填蹊徑之蟻聯星隨之勢掣旁逞之肘已批虛擊實已罕屬全之勝使彼一馬不得入誠若是斯若取諸其裏而獲之其不至剽戾陸梁如在日千公能無克勝艱難之願哉嘗思敵雖勁不過信賞明罰人馬宿飽不恪于鉅爵剗割在手呼吸得已團懸不肯虛徐切慢已忿鋌溢故日尊千戈豫操豫挈已長聘其無

厭之心正非人人淮陰孫武不可窮通也嗟摩
彼日淬鋒秣馬已噬我而我之司重兵扼地利
者虛爲塗已振其聲入告天子十不得三四之
慈張弧者載之鬼車冀一涉如傳舍肉食胥墨
下之色警急揮羽無怪乎敵人私相設掌擲掄
而笑中國也今天子之明淑英厲遠過周宣而
不能遽奏中興之治果奔秦禦侮之臣必借才
異代則昔者寧夏之役武昌常中丞已捷聞英
廟而下王文成楊少師胡少保諸人接衽而起

卷三十五

六

膚功受祉繼曰共和之治本厥主惠而諸君不
墮其職已可知矣公其勉乎哉自茲而往于考
吏綏民之外夙夜匪懈矢心克詰庶幾已不二
之心答天子之明保謝在廷之推轂震疊上谷
謐護神京括而砥礪之在此行耳誠如是其于
鴻鉅莫勝之任且易易矣何重大艱難之胥哉
公之門人阮公霞嶼劉公湛六諸君子授簡于
予予知公也素豈願託諸空言

賀肩虞公擢古北口兵備序

往居都下都人遠北遘形勢咸謂古北一片石
迤西一帶地多石磧灌莽山嶠坂峻屯主兵馬
步兵九萬九千餘屯稅折絹米一千一百四萬
九千餘京畿項臂北種住牧山外望炊煙修轡
輜來疾如風雨誠九邊要害也十餘季安于
水艸自茂邪不庭于東抗我顏行今季揮敵跳
梁上谷皆邊境洶洶卽老把都等部落亦稍窺
中國疎密則今控制防備固壘繕兵較前數十
季尤國家第一急事弗可旦夕緩者得人已振
飭屹固藩籬不百倍于昔無事昔肩虞劉公
呂方伯轄備兵事治茲土余胥已知公之能底
績矣聞吾府參宇趙公言公在二東妖寇引彈
于旗鼓公瑟調日夜設其伏勦者二次殲厥渠
魁止殺多所勸導卽古名將提師不能踰也及
督漕運接濟艘獲利賴亦可見公經畫公猷朕
弗居也蘇鎮習弊中入深深不能除者久矣一
切釐之不爲勞擾卽巡歷遘關單騎使甲循行
險隘諸衝口止帶精壯一二入增築臺垣設布

防卒檢卒之積弊章皇者特用俾遵鈴札至召
諸將領語之曰遺事難兵餉過事難兵餉若之
何二者足而往往不克制勝者則在將領故乎
將領起于文吏虛張兩旣不肯爭習其於批亢
倚虛疾若救火各避回顧慮是疑也虛報右拒
上雖賞弗紀亦疑也若夫問警方屠突厥探姑
緡之壁繫沸脣之頸疑已滋疑不識畫餅弔緩
急將安藉焉今推誠于爾賞格務從實不爾掩
也將領踴伏焉之垂泣往者營格半貨緣請託
公躬之闕堂上設大石鎗箭銳戟其能武略者
擢上私書置之因而軍伍日勵旌旄改邑近日
宣府八驛戒嚴公氣益奮秣馬貫甲浸有斬馘
獻類之意非公之信義明作能如是哉余故有
已知公之能底績也今聖天子宵旰圖治黃台
西奔河套東兵與揜敵煽動情形諸震思得老
謀慎銳若郭子儀韓琦其人者密屯陷堅弓奏
膚功增重雄鎮則舍公其疇耶公性慷慨愛人
不知姑息卽驛驛里尉之細事必嚴且汰况嫻

泰山集

卷三十三

序六

九

九

孫吳曠直汰目無介狄壯矣哉何患燕朕銘不
再勒也前人謂塞外漢一大縣長技不過二三
又曰彘帳易與耳余每曰爲輕視敵公能義能
作能慎能銳慎則各獲義則多藏樹威銷逆誰
呵無情事恒必誅之矣今王言煌煌褒及數世
錫慶續緡雖朕斯乃爲溫禹橐鼓尸逐染鐔礪
磁氣攝已首功風勵寵子蔡之之兆也自此致
師濯武天子曰兪朝野縵紳稱匹舉賀則更進
于此矣趙公余友也率屬下諸君曰觴公求余
言勸鎮爲京畿項臂比各鎮稱雄今兵爲最要
思患預防于公胥大望也

泰山集

卷三十三

序六

九

九

送御史羅君巡按河南序

中原屢饑饉大殘民不堪命舊巡方使者甯君
已事竣天子念之輦轂下各諸任事者獨河南
罷弊甚田生莠蒿三盜病地剛而治土者寡矣
羅公篤信沉毅前任所剔歷都下氓隸諸公能
愛人不姑息稱真御史使鵠義者不敢妬角公
才望擇于諸臣中往按中原斯天之不棄邾郯

呂公生之復其元氣而造其命丕吝振也其在
此行乎中原諸大夫酌而醵公于不佞何得喀
喀不一言呂贈公耶夫中原為隣國兵車出沒
之地秦屬楚吳相為齒錯汝南兵事未解民盼
望除大戾呂兩膏之公之巡行予知其勇于立
功名必於其體吝呂解之耳今民疾者十之八
復業者十之三漢菁密崖中不事畊穡敢于慆
發劫效播大毒吝司往往受其啗太來若易畱
朕子遺不能保妻子醫困株木其况瘁吝不忍
言一二博虛聲伴為獨實利其路空為叨憤焉
已耳罪人未必得而中原愈騷朕敵矣公之振
之其經緯自吝剛塞予呂為晉在招徠牒期賞
格畊多者吝資游惰則吝罰因而陰用之買積
備勒鎗菜節莖堅固實戶沃而不口餓也又寬
其租賦遺呂師儒授絃誦吝講武事于是号
善于黨也沒假而為善于連也將作與其心之
滅而太其決躁樂生休息綽吝暇日時為獨無
良獨甘心匪民劫效播毒瀕于灭亡呂辱御史

之三尺欺即間吝無良又令吝司多方刺陰事
恫疑呂散之且間謀嚮導人豈肯終壓於強暴
之勢必洗其回志自拔而徙于善未可知也衣
食瞻義心憤皆可借報怨之陰力資為夾攻各
郡縣如呂虛聲報公公震疊之令臂指相應蹈
瑕兼昧必不使虛張而百背公百朕公也內間
外持破一穴衆穴懼備分力寡不勞師匱財功
可立取也理解輒用芒刃庖丁騷朕奏刀不在
此肯号天下事無掣得為莫公若也破衆穴呂
禽雜兼之呂肆宥焉歸畊俾之畊授師儒俾之
授師儒保妻子無鋒鏑邾郛遠近一週季而元
氣呂賞嚮之騷朕者蒸動森格無復吝錯天命
速大戾者謂天將不棄邾郛呂公生之意在斯
号天子軫念蒼生餘孽木殄何日無牛馬放釋
之思無如其天數也朕于支否塞必典與必先
在中原秦蜀楚吳之腹江外必數甲輯焚之不
暇是則公一舉而天下之熙命畢受之祉也况
公篤信沉毅勇于功名化瘴土牧蘇蘇樹之無

窮都下氓隸剔歷之言乎嘉元亨豈不信幾諸
大夫益酌而賀公曰斯行董生中原尚極天下
之鵬義應雷無不誕告而胥匡之矣是故聖地
而察吏又氓無遺事繫我中原父老望公良如
此假如曰此各司事也非巡方大猷直修云爲
于虛聲清道張蜚孤武士刀插房文職屏氣庭
謁不問疾苦墾地民命不之講且此行也惟修
邊幅而已則天真棄郊耶何已噫秦蜀楚吳中
央之簞而生之耶此不惟非諸大夫之望公亦
非公所自待也公必不厭矣公於是喜而自
勵曰唯唯敢薄諸大夫之言已忘天子擇而命
之意乃登車攬轡遂三揖而行

送御史吳公按楚湖南序

歲戊子春楚之湖南次當命御史往按之昔方
議用師已綏楚因已定蜀滇交南地天子南面
各不釋朕忘于楚楚大國也衣履天下縮數省
之口相齒錯爲中國用兵衡角之衝故巡覈湖
南尤重于他省而雪帆吳公乃脂輦往諸大夫

曰公巨器弘才賀楚南之得人說者謂公在天
子左右商社稷大計不可一日遠予曰其不厭
乎言官圖久安長治不可補葺于一眚也夫
之牧楚南豈不十餘其法日從事簿書刀墨之
爲而湖南筇竿日尋干戈斯豈臣子煦嫗姑息
取名肯歟顧湖北安耕職已生殖百物可輟筆
使矣湖南右接水西石柱襟帶蒼梧洞庭之險
雲夢辰沅崇山九川瘴癘溼毒出沒菁林樂既
猜忍其與幾何昔人苦于用兵憑怒往從罷
士馬中國騷然煩弊而不易驟制其命已汪是
土也故視他郡尤重者左轡粵則鉗粵右轡蜀
則蹠蜀雖虞夏之世三苗負險未驟式化非數
省衡角之衝耶今日倚賴公不在黜陟各司區
畫黔首爲一肯計者耽耽在此耳公器巨才弘
其胥已掃蕩而耆定乎試問今日之積饑足給
軍伍精銳長克守禦不用喜兵歟鎮竿諸虛兵
能令傾心大府苛慝不生壘壘木譙校聯不絕
離迷無跳梁不陽從官兵而陰爲鈎黨已潤行

間歟公之肩荷不輕必豫籌之矣誠欲刺其險
事恫疑驚伏多間諜鉤町漏臥能令自相隙微
爲鄉導不苟接刃接則必獲甲晉且也逾南逾
徂詐恐與滇蜀陰結又多毒艸蠱蛇之害未必
盡甘心遠譬得不挑合其讐國蹈瑕而動杖馬
箠一大創而碎之諸策夾攻使彼用備之多力
分之寡重壓其胃而能搯其吭降其心也各其
理勢哉斯則批根斷趾不踰避一肯不庭之渠
醜可引取攜懸誠之矣於是借手曰報命天子
天子必擊節大悅曰御史不第曰三尺虛威爲
矜謂輕刑減租賑恤貧氓也其尤重者伐腐摧
枯殿于封疆曰楚南大國控制滇蜀其吝益我
社稷不淺渺矣果徒彈劾補葺于一肯不創久
安貽長治爲子孫黎民之利乎蓋新造之邦嵩
地胸臆之梗貴竹交趾皆其唇齒苗民固盡率
馴從前徒委之州郡州郡貪刻其能惠懷堅守
相全不能十一二處守羊牛安在其不逐彘走
險也蓋蠻髦諸洞徭獠實不忍其求也不來不

琛何得盡罪瘴疴之民哉信如斯曰臻膚續漢
蜀百粵次第解散朝廷謂楚南得人奚必在天
子左右歟諸大夫曰要言哉可引送公矣三酌
勸公行

送林御史昌言謫官序

崇禎十一年六月御史自芳林君抗言肯政觸
溜川武陵諸權要謫杭州職太朝士大夫聞
而惜之或曰曰君之才勸人也言之驟稍待將
吾用或曰曰君之才四方多散言不用而金昌
堅從諫之路若是則臣子戴國家事可坐視其
臺而杳杳也耶蓋杳杳之風威則滯滯久不震
氣耗曰薄無論徒之習爲靡與不靡也華而不
實無曰薦可替不則何御史之爲古之君子非
無才之患而吾才之患吾才而陟之吾心而枯
之名爲蹈天地之吉綱而閉已之辱不知昏杯
靡共疏稗不替其辱孰甚焉余于是多林君之
才而識天之不欲輕用于目前曰憂爲昌言雖
太焉可也且觀林君之詩溫和不排無耆耄廣

賁之音一何卑緩歟其心未嘗不惓惓王室而
太就之間不曰荒其志若佗人處此狂魄形離
出言寡序能詩詞無激如林君者乎林君止知
其當抗言而已進難退易無幾微見之容豈不
毅朕不曰升沉之遇萌吉凶悔吝之心者乎是
故人臣之進退非易易也賁關于國家之用舍
人材之休否不曰已悻悻隨豈惟乎視之若寒
暑風雨之序此其人爲何如歟昔涑水司馬曰
熙寧題居一旦乘用遂爾陶植元祐盛其身退
而窮苦之教諄諄之剛天之膏之也天之豐之
也太忘賁弘濟賴焉曰李目前之坎壈不懸曰
惜吾林君也且余見御史之太者亦多矣雖素
汗白賁異乎簞簋必飾如林君而太者耶厚祿
緘默猶小毫毛賁異乎堯堅自銘如林君而太
者耶即曰諫太者賁矣愁澁噤背賁異乎慙貌
濁寒如林君而太者耶宜乎其詩之不睥也夫
盈虛往復人之紀也即天之所曰成能聖天子
化育玄耀賁經天下之氣安知公之太不如涑

水之才之業不爲蟬蟻蠶蠶之事如是又不獨
曰御史章也斯固朝士大夫之所望于君君亦
宜篤所自久矣余嘉君之太又曰望君之才乎
治賁成數必爲克幹故不淡與之言詩而言其
所聚與所發也兼曰告惜之者當喜而不必惜
也

送兵部左侍郎李梅公南歸序

兵左侍郎吉水李梅公得解任南旋子皆公卿
大夫設酒餞行雖喜其行猶戀戀狀惜其去
不忍離別之色酒數巡子獨默狀不言客曰子
不言得非江淹所謂銷魂者乎子曰未盡也人
生非石安得塊狀山居凝滯一隅常聚不暇顧
離合者人之常也無足致怪獨怪公卿大夫之
太也賁曰闕冗無才不能任事太賁曰李老龍
鍾不能趨步樁持太賁曰疾病不能屈伸太賁
曰不飾簞簋太賁曰襟袵武斷潰防決維太公
在銓曹卿寺在少司馬無賁隕越又恪勤于賁
政無賁可嘗之遺而何曰太也公卿大夫之戀

戀不欲去其徘徊于端委綈帶毋乃在是歟夫
仕亦何嘗之吝志得則擘畫風雲縱橫實徵志
不得意外之濤據鼎號吹無根雲翳屈原蛾眉
伏波薏苡彼二君子者自信不回夢寐休恬而
無如飄風墜瓦各鳩躬無羽翼皇皇欲去而
不得者丈夫之在今日亦何可少此一太欺假
如公得肯遇巷諫無阻事無梗涉為師保庶幾
可與仲虺太顛闔天咎單偕其發舒予方且繩
弓鼎餗不可久居榮器不可多取物貴知寶宜
當宜損敢于致盈君子子是乎吝愛心焉乃
灑濯其身卑弓品納庶類一旦抱其道已徜徉
歸高尚榮邁豈非數季來皇皇求之而今始遂
也哉不如是而執掌為勞驅馳晨暮今季不本
明季不休又不克淳耀勢必至于頹頹龍鐘其
體又必至疾枳藥堂步屢艱澀安知佗日無搖
其屑齒傍睨曰斯少司馬也歸不關元今不任
事矣鼎不武斷今襍沓矣工于太公逾瘍逾蟲
必至肆汗簠簋刻意砥于防維矣噫丈夫自砥

特達繩不自愛終已其身快於人之一勝百險
何堪養養何限狀則斯本也從古以卿大夫嘯
咎來易不可弔可為賀者此耳復何如留公且
繫戀思尼其轍耶兄公之歸吉水山溪如畫左
經史右詩歌儕二三友奚嫌奚忌笑假于天地
屬物之外目中何嘗有單高咎單方其憩庇也
不猶區嶽之蚍蜉歟墜乎無扶亨也履乎慶也
康寧得性負虎得安則今日之數酒餞公者物
一不講非逍遙于竹岑雲術種藥學道乎不數
季方且香鑿空季老者呻吟疾病者怖懼闕元
者集木小畏恐壞防維者三上書九頓首能人
人灑狀即本者耶維此復吾人惜其行色戀戀
者耶都門環視更吾喜其行寓目仙舟為文祖
饒者耶堯于流心墮于訊憂瘡于妖試幸措皆
未可知此于香威于千古升沉目前進退不獨
為一少司馬也默然不言人生之所閱存焉客
曰子之言善退矣遂各和詩舉盃飲梅公盡
袪離別悵楚之色喜動眉宇予忝同譚相與命

僕夫束馬戒樵抗手分袂秋風浙浙長亭悠哉
而已

擬山園遊集卷之三十三

序六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四目錄

序七

送袁環中郎中奉使寧遠餉軍序

送吏部黃率行主試河南序

送禮部郭菽子主試河南序

贈宋長元進稽勲序

送楊荆岫起復禮部員外序

南刑部郎中左公雲樓入鄉賢序

金魚池亭譙集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四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四

孟津王 鐸賢斯甫著

序七

送袁環中郎中未使寧遠餉軍序

十一季秋邊事未靖寧遠軍告饑選才幹者往理之皆畏其危圖其安而不肯往袁郎中石憲公慨乃慨朕不辭公曾破產散金守睢陽而睢守今又不辭噫亦壯矣夫軍士之疲頓塞外也其關內諸郡縣異內存節賊之取又香山警報之險鳴鎗遠聞朕後習勸人無窮飽平日而不為備倫一省之安警屢虛傳人心玩而國勇健豪壯之氣索朕矣噫乎此適召釀天下顏情之敵長敵虎狼之勢甚不可也矧寧遠南枕海東趾建西跨姐酋中懸孤城控弦之士不能呂枵腹距餉足猶借口餉不足何呂包敵如鳥窠乎是故無事殿兵休士馬稍蠶食呂開屯田如廣田眩雷故事多方呂絕關入之路設伏張疑使健不敢逐水舛西窺朔方庶幾邊境少

事矣若是則天下之至危者可厝之至安又何
憊憊焉憊彼恐喝中國而畏其強哉天欽弱敵
又單于各裂過陰山而哭曰敵筮之當必不遠
石憲得無憤乎朝廷命大農歲轉輸二百萬金
錢稽之飽之借箸戎幕之中其曰稿士養銳也
固其職也豈可濫費太倉之需歟石憲務曰守
雕陽者守寧遠兵力誠吝餘卽此實願禪姑衍
亦丈夫分內事是在子大夫而已嗟乎楊賜
圖安者至紐爲安而危者至是知安者天下
太患也理饒憊敵母生羣徒旅旅安敵則
諸君送之責之之義也否則開市虛款偷一
之安貽國家數百季之害可不可邪退還萌
既石憲卽欲不憊惡得不憊乎

送吏部黃率行主試河南序

賈子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憲制人
主之斤斧也余嘗誦其言曰爲宰制天下莫要
于擇吏擇吏要于擇士擇士旣無精士而吏從
風而動汰者汰廉者廉在闇若昏殿刑不儀

失墻儀髮易頽太其上下之鬱無爲汗爲蓋者
吏治不大興乎國家彼山襟河曰爲固主爵昂
朕冠裳麟次豈乏遙羽之人耶今季敵引兵控
弦下桑乾遮遼鈞營之過折天下之脊朕徒姑議
遣官寮遮遼障數月魃面戎朕示武昧利諸虎
在旁而苦于奔走禦惕之無人何也捍蔽無人
民于其苦若風雨雷電之不可保則乎日所謂
養士選吏哆口經濟憔悴憂色身家厚祿欲已
報朝廷者竟安在哉是皆天下當汰此世所
命銓部選司員外黃公往河南河南夏苦旱
戰國大梁城下士子皆跣跣佩弓帶刀震動天
屬氣袍鼓之餘舍其揮泣奮臂操不律而爲
故鐘鼓金鉦之聲不絕鳥率旂旗之影不惕
櫓矢石之執不熄士子踴足而須憊憊不足
備公之選擇也及所衡之文一出蠅象香寶
梅足千百人懷氏鳧人咸給于成器文之錫
其新而驚也就就乎其不肯鬼氣魔習也爲所
擇皆一昔名士而文器從之而尊夫當盡兵

墨之日人人自危而公與菽子郭公曰心相
竭誠致慎篤業曰蓋之士子望之若天一北斗
可斷而不可背而煖溼毛風煖介鱗薄羣帖焉
不諱何繇而得此于中原人士哉余如是爲朝
廷賀矣蓋人材揚摧潛光雪耀此所謂天子之
芒刃斤斧也卽銓汰之陟明而黜幽舉集是矣
士得文匠而吐其氣猶之蛟龍得水而後立其
神曰其神磅礴乎天下典風雲于析木之津天
龍之次七列三同曰氣相蒸變此宇宙亭連
否一大機局也天子謀得清介曰噫若曰
翼運曰典禮樂曰裕兵馬提三尺之劍東北
邊堡于肅慎之地席卷中原之寇曰橐鼓而
諸九廟若是乎公擇人擇吏曰事聖君天下
遺與寇公出刀佐焉天下京遺與寇公出薪
焉其既收皆拔其尤而條畫上之布之中外
輔十三部壹府監司無不惟文部之功令是
人人洗濯精意苞苴不奉公孤行羣策翼勵
賢士大夫驚驚師與采采展錯天子其理

海寓之蒼生使國不空虛邊不告困郡縣不
狀苦兵天下高枕而臥男耕女織人無寒心
至震警無厝動稱之人坐視其飽颺而杳杳
故也得非位崇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覆狂曰
博經濟之虛名使天下受鋒鏑殺戮之實既
此下民不殄心憂傷哉豈朝廷之芒刃不修
斤斧不肅哉惟昔之進秉銓者玩不克遂隘
克廣不能慎擇吏曰至於此何怪乎奔走無
之無人也人材之進退其紐繫于樞本
如也天子今益奮治欲曰肆命徂征惟其
共云耳弼聖君一人之作猷必且秉用公公
其進退輕重者計安天下實措焉經濟兩輔
三部侯甸男邦采衛德威惟明德懷爲來
厥汰廉見厥廉格心于密勿之地璿璣氣
選士河南直一區銓擇得人不大奔進焉
率行公其格之哉余且跂足引頤而重之矣
送禮部郭菽子主試河南序
崇禎九年丙子人月粵東菽子郭公曰禮部主

客司署員外郎主事贊吏部文選司署員外郎
主事率行黃公奉天子命典河南試其所得士
八十七人皆譽髦之傳其第一人則余門人傅
子余在白門讀其文擊几而歎曰斯文也二十
餘季所無也今若此文運其中典考夫文章一
道匪細故也祖宗皆淳龐渾灝之氣優裕而各
引取之不必振文之敗而文各擅宇無敢亂舉
聚時引邪穢爭尊者此何引故熙洽明盛之道
天地之靈華也故正心爲食從室既庭皆育其
處靜此而宜力奏績內寧外謐百姓不遠兵戈
之殃各臣輩出迨其後而頌頌爾辯漢教胡語
警鑒薛暴之器衡文者詫之爲奇世多盲後一
盲杖而預墮不少焉吾識者豈能墨狀乎哉自
是之後寇圖于內邊圖于外刀鼓之聲不絕于
耳既構朕後議兵議餉議罰議懲日引金石相
弊怨懸于天下國家之勢固已弱于諸侯矣復
扼單于達括突忽無人也嗚哉豈真無人哉氣
召名氣天地反爲夜家故也夫文尚枝葉因各

枝官求真擅作輻輪作較教相副稱辯乎皇帝
卽日夜焦憂于上四境之內日見其聚蟻征
飛尸咎魅而已亦何益于毫末乎丙子之後郭
公文壇之鋒錚也爲庶常吉士驥驥日馳于里
而鞭筆者欲加引刻跼公側朕不肯受引出亦
不得言官職余過從談詩雅重公今公引文章
一遺鑄兩河兩河西北西南多大山流澤其土
風質其氣高流而無壇庫鍾水豐物少季子近
多沈邪宮中公皇皇吾世變之憂導其氣使
吾歸命于日贊陽明而散越此其其其其其
扶一中州焉已乎百人操觚不可引固結騰
之飛上託宿于魘魘之穴宇宙垢濁之氣不爲
蕩滌欲真兵戈不害萬民不腦髓百官不肆
是故世不引文教病不引藥自古引率未有此
理也蓋文運中于人心季札所觀十五國之風
也所扶者轉移渙默天地不能專其運數鬼神
不能爭其智勇卽古帝王不能加其刀鋸而國
運之岡陵昌熾卽在此傳子諸君欲余爲郭公

賀未曰得人爲公賀卽爲天子賀可也因濡
呂應傳子之求傳子呂致郭公必欣余言矣

贈宋長元進稽勲序

正月之朔商丘賈君率諸孝廉宋請文曰長元
宋公進稽勲諸孝廉皆公門下士夫長元銓文
悉兩河之選斯固極其事充責于羣材曰抗慧
懷者余曰此未足呂究長元也夫國家胥大物
焉其所呂持之者大矣大物者何曰濛焉而已
與邦胥六典稽在六勲於是考修詔詔祿之
康祖其急職職行者昭陰陽之度今呂用
焉人曰此衆人之寶也明日用一人焉人曰此
衆人之祥也監其上下之所好呂佐時需職選
遣之自朕呂磨礪乎天下使人無不面納心整
務合其敘若是者豈非濛之效乎邇衆皇帝欲
舉羣策呂奏太弓之治而吏治銓序往往履責
之文部督過之今日下一昔諸臣兢兢奉功令
日求其治而海內之情窳如故也民不聊生于
餓饑寇兵遺患靡胥寧宇矣夫日求其治虛

惘疑而齟齬角摘齒上天之于治似胥祕惜獨
之咎乎哉汰者治之迹轍也惟胥稽華令其中
薰沐其氣志呂吸納焉是故起之呂遺德也之
呂禮樂朕後刑禁懲創呂瘳之人卽不肖雖
于爵祿獎賞之功利而實束于羞惡是非之典
制視之真水火養性命得宜則養失其宜不旋
跂而害人蓄者呂弓虛內者呂弓外事功形神
之相包力稱烏獲捷如羗亥剛期夏育參相澹
勿置康敏公明衆材咸周而各出其能嗚不
思濛輝呂事聖君者程功積事勲之機將
出弓蓋天之生人材也神氣感毒之故微矣
愛之甚惜之所呂珍重人材其恪固之心無
異弓銓衡者餒兩之膏情天地之精出三而
一數莫過弓弓中弓弓神壽之所係豐融者此
耳則聖君之與詰臣所呂汰之之意也且藥物
之攻疾誰不曉者而弓穀爲中和需滋其能全
舍之日日呂金石舛未猛藥舛焉噉焉者弓神
明將不能朝夕堪而欲長久呂真其自愈教之

必不狀也乃知富強之治卽寓于先王太汰大禮大樂之中而曰不足曰絳除其壅滯冒取姦軌竊政者未之或忤則緩急之間進賢退佞黜陟幽明能合乎太初之三氣不亦太夸之盛爲也歟顧其遺大而多沮易譁于議惟其狃于刻轢之汰故也嚶嚶元氣雕鏤輒足曰急採目前世安得不曰汰爲荆哉余見長元公能鑑文也卽知公之能鑑人也職職植植無繆盤之族諸裁之氣程氏告虎會賴公家留子區源精實粹粹之芳从風曰楊不體矣無管晏韓非商鞅之意銓政之本王不霸習無非曰人事皇上也余所謂不徒汰而汰之中其成功也春長秋革歷一世于恭隆尚亦忤天還存哉狀則欲利天下無窮者斯說固不可廢也

送楊荆岫起復禮部員外序

荆岫楊公曰庚戌進士爲三原令不苛于民陞禮部主事性愛林泉淡于仕進遂曰養親請家居二十五年終不欲仕鄉黨再四強之出仍禮

部陞員外將推公吏部公不欲也力辭之不一季又曰疾請禮部卿士大夫鄉中卿士大夫留之不得賜歸行之日送老冠蓋車騎填繁都門外走卒市井之人皆知其恬進不貪厚爵榮名爲之贊歎而議者乃曰公清修敏識多事之日老戍舊臣不可不共理自賦考槃賢者豈宜置肯事而歸隱邪昔漢建元昔王龔曰病乞骸骨范曄引淳于長受稱于方進龔曰幽陋好道比之柱下無朱軫又何曰說邪冷然之志禮部苦留鄉黨苦留卒不能去公遂爲解其轄否邪夫士君子胥決於誘引之心巖居川親之志根于性長于命燎于詩書非一朝一夕矣古之人棲淮陽遜侯山不報養止不受書圖豈不毅狀高蹈不約于功利耶是皆卿曰世亦忤不膠于仕如荆岫者歟士曰世亦忤不辱于仕如荆岫者歟大夫曰世亦忤不徇于仕如荆岫老歟可曰太忤不可曰太忤天下曉狀如厚爵榮名可餌貪夫不能餌嘉士

可召刀墨辱人不能加逸人士君子不寢寢于
雄鷄斷尾之義進退各禮若是則荆岫公之太
又時謂不可邪况人之願必不可強瓶甌寧堤
谿肆無景号與不宜木蠟非不欲病号與道爭
者而爲人杓凶也公歸而各山各書各林各泉
王龔之太胥此邪禮部苦留龔黨苦留楊公三
十季十季進士董一員外得道之像漠然無心
智較之王龔爲司空不知又各楊公之漠然不
邪孔子曰進禮退義家于仕進不遠刀墨不顧
焦無鄉士大夫必目之曰是厚爵榮名之壘登
也夫人臣之自操亦失其不可可公室契需又
何賴焉予尚未得太數數苦留公龔先生各爲
詩召送嗟号鴻無弋纂飛之者冥駟馬高蓋憂
可無大孰曰恬退之不榮而得力于淡者其進
還不關于風尚邪

南刑部郎中左公雲樓入鄉賢序

今所聞萊陽雲樓左公縣房山良鄉西華爲延
州貳爲南刑部河南司郎中佐永平撫澤州熹

皇帝嘗季七十四沒之後十八季而萊之人猶
念公不敷也送俎豆公于學宮公固敷歷召牧
人者也噫豈獨萊之人也哉乃知牧人者其道
關諸天下也大要無惻怛之誠雖名同流而民
弗惠卽各惜怛矣無強毅不可撓之志雖具才
而不克據亦無召制邊防鈴舞文而塞其爭裁
其欲召予觀雲樓公豈非召國家之務爲也任
內無所屈其沾被衆之人不足召竟之矣公初
爲房山尹神宗皇帝下采金之使巨瑄張隆威
福之召疽民劉氏而鉤取誣召私擅山利公側
之挺朕呵曰是區區者侵獵至此号立挫其役
瑄入誣公堤騎至房山人洵洵及讀詔神宗止
鵠公俸六月房人皆呼萬歲神宗之聖明不縱
庭府怨非盛世之度耶未幾移尹良鄉折貴人
之轡驛卒者貴人乃羞未幾移尹西華扶溝水
于西華公側之爭焉曰民召溝洫爲利而降乃
召災我公親舂搗牽築而水得所休息未幾擢
延州貳榆林錢刀芻糧動數百萬張口而食多

羸驥也公惻之舒究其竄弱姦竊者檢遼塞士
悍與其帥齟而聞公奮不顧身往為開路誰
始帖朕矣西北過互市苦在猾吏當幣難惡具
公惻之一旦兵眾獨至雄前雖後皆尾張兵勢
胸于昌市之地公澹朕曰我可剗其下幣乎剗
則兵不喜故賞無惡具兵乃北公季不熟公惻
之矧已所貯六千斛大將杜公松德公置觴為
壽曰松前漢入兵踵軍不餒連行而前皆公各
官飽之也觸於白刃流矢是已多昔兵功斯其
經于邊務之大乎尋已功擢南刑部廣東司員
外郎弓反良多尋各已榆林事蜂公者公踰復
起佐永弓栗林歲責巨屬長吏無能為公惻之
歲會各程毋敢吝漢于繩墨內及攝澤州歲輸
遼不足公已祿代海運苦風公已漁艇鄉道
無犯水怒不為災鯨食而運已允濟如是良已
國業之務為已任其念公不教者獨萊之人也
哉公歸德于鄉不減牧于人公可謂知先後也
而萊之人俎豆公于學宮能已耶凡天下之事

氣怵而力不堅恨者不足與奮為也牧人者其
權與宰相分黎民之成生不肖者利于諂當路
而虐剝于民不已槩心報皇帝衡牧民者恒虐
飾兵戈之穢粉毫塗札巧蔽邀敗啓釁殃人己
貽國家之大害財賦不賑水既不救其不詛于
民而怨于鄉也亦幸矣誠能若公具強毅不拔
之志問之邑邑人曰是嘗忤國使已庇我矣問
之邇邇人曰是嘗率先置已肉我厚皮幣齒華
已鳩我矣問之水利之民水人曰是嘗捍深壩
避海颶已備我矣朕則萊之人董一萊耳非公
明于先後實為已任房山西事一披刑曹一號
榆林永弓澤水兵戎一機牙輪輓一復敗其爭
孰能安之故謂關諸天下非耶公屬曆已卯舉
人諱某壽踰七十盛矣公再假季數歷于崇階
其無斁于人者叟多信哉真不足已竟公矣嗟
夫人臣任國家事姓恒泯沒而無已祀于鄉黨
列崇階試與公絮輕重長短又何如歟

全真池亭讌集序

若夫丁亥之夏雨暘之期勝日徘徊良朋聯綴
進不干物退可散懷列已琴尊洽已絃管綠勝
朱弟何如淵跡蘿園曲榭崇軒正爾遊身蓬戶
主賓無忌語默多閒言忘鼎鐘自得花林之下
夢入渙樵顏朕天地之間况乎士女來遊煙霞
香助壇壝在近而亭阜自虛車騎纔臨而池塘
不晚地如相待天亦新晴背道路之塵埃采汀
洲之杜若於是鹽豉香味辛樵成歡不醉兮二
鐘山讌集序卷二四序七
參未覺功名之土垢不削兮巾幘奚殊飲啄之
雄釐因之披北海之詩篇呼東隅之明月造化
無力聲光獨妍挹披園芬山既嶒嶸已不降衍
茲仙窟人復縈縈而無求堤柳匝垂盡是傷心
之樹破芷迎芳可憐愁雨之風是故昆蟲艸木
之生豈無性情巢繇夔龍之事各具風流所召
葵杖亦可借螺琰亦可喻錦瑟亦可續摩罔亦
可輕想干戈之驚老魂快饌簋之開笑口嵐暉
西而牛羊下席坐移而洲渚香艮返轡之不安

更執手其何已子昂舊吐還看如畫之溪雲伯
機寒墟誰灑芥心之血淚青衣一曲空憐芍藥
之詩白鷺幾行漫感蕪城之賦聚淡則芳豔難
太娛極則旅况易哀始知桃裏山原豈皆迷客
屋中石丈往往留人回睇希夷之祠龍蟠者奇
樹顧瞻蕪蕪之塚繡錯者竝幾自宜紀丘壑之
緣何幸得江湖之趣筆雷能障韓公品之已妙
詞酒狂不書權君題之為無勇鴟鴻寥廓臭鳥
流連飽緬盡損惜辛頓失不當標之出話告白
後遊者乎
鐘山讌集序卷二四序七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五目錄

序八

太師孫相公七十壽序

賀弦蒲南公八十壽序

賀孟津令衷白夏侯壽序

奉賀陳母范孺人七旬壽序

賀帆如員外杜公吳方二母太宜人雙壽序

序

賀顧母太夫人七袞壽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五目錄

賀相國玄弓宋公壽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五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五

孟津王

序八

太師孫相公七十壽序

歲當五月二十日天陽明用事愷陽孫公覽揆辰齊生自高陽水邑人謀酌大斗于公求鐸言夫公文章事業炳綸天壤婦人女子疇不知之亦奚庸是談談導引引季又不宜言獨公出處之大支天所壞關係數百季安危之重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五

一

世受其祉其隱微則人鮮胥知者為誦言之夫自長星亘天戊午彘焉集毒遼陽鐵嶺諸重鎮亂不可遏費士馬糧糗當事者無制召速敵又失數名城召逞敵心神宗皇帝赫朕震怒欲執一二臣罪而書水召警偵軍自獨石喜峰東日討卒任其胥寧字乎神宗升遐公艸遺詔陰固又十季人心臻于昌博光廟青宮告章疏多調停衆怒如火不易謀岌岌幾播國本公力斥風癩議召靖中外始為謚朕登極一詔公屬筆洋

洋懿訓兆物收經不違而遺孽九咳而險維之
呂獎王室未幾敵益蹂躪東土朝士鐫錯談之
色變將不暇乎險哀矣公方入贊大政而朝士
薦滿公車公抗表請往視師單車所向爲諸路
率東制大海崇山之勢北禦西夷巨測之鋒我
兵忸怩創爲車營十二淬厲兵實補財力虛耗
者十九自元戎裨帥千百失長公與同甘苦不
事養養羈縻而開布呂信義恩不掄威趨事無
期守地不失尺寸循行其陣不違其馬罰無忒
壽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序八 七

給蒲羸不就陸入水人藉額多寡右牝左牡周
旋無究若干目其所嫺習厥張騶發攸飛伎擊
材官之所張槎槩之所偵伏若干入細而胷鎧
弓矢刀劍矛鉞盾鉏旗旗橈角火攻之具木防
之器若干事怒馬若干芻藁若干可支若干季
腹心安則四肢有健氣樹未之本根堅確淫風
雪雨不能害十季間公陰爲牖戶之也邇來皇
上雅意撻伐之治素重公知關門一區天下實
喉視之關門枚寧薊門左輔上谷屬門俱輩求
壽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序八 七

賞無宿留鎮定大猷一切樓櫓塹壘木樵虎落
斥候鑿山通遺塞隘浚水必躬觀之數卽校焉
吾嘗大邦之志而公歷多修繕不解溪得於衆
戰功積數季拓地四百里公惟觀敵氣之疾徐
而爲之備數亦稍稍憚公比季建祠于寺入督
府遣一介呂文問公公謝不收且告呂遺睡之
老臣無外交外交是自速大氓也無乃吾罪乎
吾罪其奚呂先吾子之賜竟不報今上御寓公
所奏縷悉指掌駭如如行間無赤米而困鹿攸

如神宗昔暢穀埋微綏旌卷旆不可得乃已已
庚午由從馬蘭谷竊入寇公受命于政軍之餘
慎呂自持本末罇肇陰呂紆皇上憂乃與贊畫
茅元儀輩介馬入潞水星馳呂下關門復四城
邊堡十吾一收疑將士女不惑數遣壯士伴款
公火其書梟其使數十萬人因呂綏靜昨季收
大凌告警公暇張監軍寄信役謂數勞盡午乃
欲挽士心微惠於先王先公之需呂不墜其關
門老臣不敢愛其身背城借一卽不幸呂身濟

國敢不惟命是聽爾衆其罔吝二心左右皆爲
感泣追中使置之董戎爲之物官而富都那暨
是賴掣肘中多兵氣漸不揚公差與區疏數十
上乞歸上弗許無已乃許公自束歸今季七旬
矣夫公文雅摘龍榜功名爛於景鐘予大能謙
不引寵利居口不言功而功亦未訓皆其顯易
知也若夫陰莫社稷蒼生於人所不知予臚其
大如此王之蓋臣四朝咸默受其福豈止宅亮
揆弼一人皓髮麗眉優游坐論詢言事佐戎衛
擬山園遺集 卷三十五 序八

之易哉人言百齡介祺寧于胡考爲公賀余曰
天生公嘉遜一父胥合于名遂身退其輯四夷
陰惠及子孫黎民俾國家陰享利于數百載斯
實爲我祖宗二百七十季得人賀矣

賀弦蒲南公八十壽序

惟皇帝十有三載某月日爲渭上吏部尚書玄
圃南公初度庚辰秋七月朔三日陳君魏君胡
君子執贊謂余公通籍六十今季春秋八十矣
天祐茲老成人遜于山樵家敘舊物身拯厄縣

邑鄉晉兵者弊之呂禦侮饑者弊之呂振輟
者弊之呂樸木涉者弊之呂舟杭驛者弊之呂
馳驅拯肯救戾靖之休之城郭山藪林麓之人
無不被其惠殖故汪是渭土也渭之利哉微諸
子卽關呂西欲觴吾公亦猶夫是也予大夫其
胥言王子曰諸君子之言篤矣朕而用絜新尊
僅如斯而已乎諸君子未知其大公之行如農
胥畔不胥越思譬之川演于邛蒲也其道宜自
得壽也余請爲言之公蘊道敦固于天之休胥
擬山園遺集 卷三十五 序八

善迂焉者方公登庚辰第念祖母范夫人大耄
請終養嘗江陵相內嬭用事方奪情震疊縉紳
無敢已終養請江陵乃大志移文西安晉之耽
耽欲已螫公矣久之呂職方歷文部考功文選
四季吏不得爲奸覆疏殿最人才呂于計業業
狀聰明顏色不少借戊戌計羣吏治蠹滌惑所
輿言皆譽髦所黜皆儉墨壞勢秉成者之私人
也獨渭之利耶及爲岡卿司農曾呂匱故借岡
寺馬價久不償翁疏糾之相逗爭於午門又疏

論吏刑大臣不汰狀碌碌饒循媚政府曰苟取
悅寧失一肯擅權者之指而不欲佛天下是非
之公政府噤之言者食岑艸忍默而政府曰
重公用仇直削籍歸所爭馬政戒備用人淑慝
洛夫鳴義斯獨渭之利耶繇是二十季不肯起
公公之俾偏動中外矣熹廟初始起太常卿為
璫既徙南請告今皇帝初起公南戶部尚書肯
徵發繁多冠蓋望道路縣官得為何如哉余嘗
思神廟之休暇則輒思公思公而不易觀其後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序八

六

起一則輒日夜幸公之貽背長久而食夫匡溺
斯世休庇斯民之報公之身世運所藉曰熙隆
天之私介公曰久長之壽與國家岡陵昌熾引
重平格豈偶朕也耶况公席累世允顯易驕易
汰美泉公瑞泉公弟二泰公長公禮部某公次
君祭酒中幹公可謂盛矣天豈偏介其休惟公
各穀曰來之故耳夫公之出處天曰為天下重
輕視鄉鄙之兵者饒者幣涉者驛者不僅僅汪
于渭土歟今矍鑠八十無吝抑天下之議而紬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序八

七

公公遂能忘情天下不出曰蒼龍允亨昔鄭公
潞公居雒曰道自物皆享遐壽其棗常舉動保
釐心事與公多類史家謂宋真仁昔人才瑰瑋
多博大期願輔世忱恂為國家之利天不欲興
此治而吝沉抑播棄之歎不復老成典型矣是
故公之康濟似鄭潞而累世允顯厥後能繼被
祿者與皆公之引其煦沫而隨其操契也於戲
盛矣王子于是與諸君子拜稽曰公之得壽誠
自為挹注非如雨澤必降命于天也天亦不能
擬山園選集

不因而培之無疆魏君陳君因潔新醕進數兒
饒于華山渭陽之間

賀孟津令袁白夏侯壽序

歲壬申十二月二十七袁白夏侯懸弧辰也邑
大夫賀諸生謁庶民趨庭誦夫津之風黷撓而
無章久矣奚曰至於斯歟非二季問公所罷民
不侵者數十事申愛民者數十事靖之曰禮之
故庠今祝公固松栢而岡陵之矣從泉經生迂
疎絕口不言富強而寇至獮悍不知兵歲荒賑

踰凍餒朝夕不相保則不言富強者生致虛弱
貽國家以莫大憂豈足食足兵意哉今天下且
多故矣今幸議防邊明幸議防寇而度支告匱
災異迭警秦晉登萊宛葉之孽集鳥聚於山
谷河內一帶肆劫我人民司州屬農夫釋耒工
女下機黔首思亂犬牙噬嚙給事御史臺請遣
兵天子赫肱斯怒遣左良玉兵二子三百復履
召責重臣恐河召南不勤于民緩于禦寇寇益
生心非保障之善謀也蓋人情懈弛之久易于
捷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序八
玩脫殺雞問寇踰河而競兵燹之事戰鬪之患
遙呼而附聚之地方止罷于奔命已耶公召意
經召義緯倣子產之庀羣司慎閉藏宵巡漏二
十刻不寢穰苴持箸孫吳說劍斷斷中也公之
儒才茂惠不苟于治其惠出于尋常循政屬屬
者它數十事不收舉余豈爲是誦言哉曩之爲
宰一衷綏盡之矣而今兼遘塞戎餒之備曩可
彈琴而治所蔭一邑耳今扼黃河吭喉比于君
子之社宛鄧鞏維淮蔡肝腦無恙實紆難焉若

是乎公之壽吾民溥史壽醫者治未病謹弭災
者銷大憂公之控制使河召南不騷動詰戎振
旅儲火戒舟皆自召召取之則乎日靖之召禮
當晉進焉者公其圖之天子將不次用公豈余
所謂勸子民召禦寇者則公其人耶孰謂富強
戾于王還哉譬諸區穀無病豈可爲養需誰不
知朕遇病則急需艸木金石召攻毒而然蟲舍
之召梁黍拯陷危之症已不能朝夕而欲優游
冀其自愈其何能淑哉適知公之愛人且勇其
捷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序八
薄也則皆其壽也所召召公壽公耳公壽余言
不驥朕加賜歟昔人得禁方走告秦越人秦越
人笑曰茲我所稔知噫心則誠矣
奉賀陳母范孺人七旬壽序
吾父御史遺莊陳公一日過予曰某胥母明季
七表悅辰在正月二十二日先御史困諸生間
家不腆先君背而太孺人茹昔二十餘季撫藐
諸孤三人某爲長濱于窘賴母氏尸養嚴教始
荷析薪迨甲戌某釋褐爲樂亭今陟御史巡按

山東又巡按提淮揚蘇松學政先是得呂珈禴率內外孫十餘人拜上壽今吾里間思呂觴老母介君博色笑之愉非子大夫之言不可子其圖之予受命適適狀曰遣之所許諸祥臻焉其斯爲人子之不易邁而君子當思其胥呂子也古之頌視饗者莫壽乎是尚乾曆弗繼而坤曆盛勤于紅公公下下操作事堂上燕夫子事無慮巨細無不自十指出者所呂胥離和無悞憶朝夕呂相之殆三十季也自是之後內侍一太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序八

十

儒人外侍一遣莊左右藐諸孤計此昔太孺人茶苦持戶聽劬呂督遣莊之成立其大造陳氏形影婆娑恒胥一日之樂而色笑之愉耶今遣莊履遣持斧自樂亭呂及巡歷立教普除姦官釐文輟無敢胥淫御史之汰度者于春之熙方羊而率諸弟與孫登席上壽夏呂御史臺所膺錫命捧加繡猷綸翟羶赫而進之備鐘鼓管絃之奏啓處胥儀問之遣莊太孺遂卽色笑心辭道狀而愉歟恐太孺人念及家不勝衍夫子三十

季孀苦二十季餘百窘千殆豈易曰華陳氏之宗鬱胥今日太孺人胥啣觴而瘳心者耳狀則一日之愉受胥爲難乎否耶予因是感而言焉太孺人性貞慈且嚴也大造陳氏非呂姑息之舉動遂能楮柱之如是蓋前呂粹而後呂勵光祜能亢其宗而苦節呂耀呂遣莊之爲之子也遣莊思博太孺人一日之愉厚百季之齡則又不第樂亭巡歷奉職無害而已也御史佐宰相爲天子廣鴻德爲天下蒼赤造寧謐得其要也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序八

十

刮舊弊之黷昧一事務求諸遣一言而引之于唐虞熙皞之治經世成風大禮大樂鑄冶乎兵刑農樂高明融顯不爲苟且偷惰之習海內方多陳御史之能不其職析薪能荷不虛耳太孺人聞之可日日遣數觴無胥所侮令名懿則綏靖中夏民無黷澤無嘯天地昆物無不昌遂耳尋常持斧者能如斯致治象無耗焉亂章者耶胥呂子焉者豈在一官秩一封錫足華陳氏之宗耶予太澤州百里餘歲歲疎里間登堂介百

季之祉奚不可於戲遺之所許黷黷消而難祥
臻焉乃知壽考者心愉繇于無鬱養悅其心自
增其算阜延殿受又豈但百齡卽百百餘歲
馴呂致之罇本植末遺莊之各子之責非佻天
之幸保固綏孚不但一世受其麻宜如之何呂
懋之歟否則板輿日窓衛莒諸孤內外諸孫集
縉紳里閭鹿幣豹韃考鐘鼎絃太孺人頓容不
悅猶朕茹苦二十餘季皆也予知道莊呂遺爲
履思化世之與阻黜絕呂弘賁光輝于無沫必

雙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七

不朕矣遺莊肅衣而起曰子大夫之言其不佞
乎某各呂子實各呂臣耳受天豐祐敢自隕越
呂爲太孺人羞呂告里閭諸紳皆曰善

賀帆如員外杜公吳方二母太宜人雙壽

序

刑部員外齊安帆如杜君與子遊于詩詞干政
達帆如之父曰潔齋公母曰方宜人帆如幼嗣
于潔齋之弟登已卯賢書果州守曰泰靈公其
父也者其叔氏者也母方孺人孀母吳宜人其

母也者其孀者也吳母方母忘其寡帆如忘其
子帆如能官今皇帝覃恩得及于兩宜人部下
諸大夫與帆如君交好籍籍喜謂爲家慶云是
昔帆如君奉命呂刑部徽猷往江南帆如君始
履朕于敵退後歸子舍奉筭珣珣衣縵絲誥文
呂寧兩宜人曰否不難馳驅子兵燹憫民之皆
宣上慎德輕重布之凡側成郵罰期于麗事呂
重民命臣職也仁之事也不獨內顧之依朕百
郡之吏恒威侮酷斷恣意呂戕暴爲快抵離咎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七

耳吾不敢爲少孤不逮事兩府君樂其不敢撓
桓者呂娛二親而壽于家也夫仁之爲遺莫先
于仁親順適呂承驩古之人彰三物齊入刑繇
茲遺也諸大夫欣焉皆各合也謀所爲兩宜人
壽予不充辭則各慨子宜人爲之賦蓼莪之什
念劬勞則昊天罔極帆如君曰固也進十六泰
靈公醮之肇迄于成日恐弗子故呱泣告嗣續
焉保明汝身汝務佛肩于仕祭呂仁者之粟我
雖跲于果州奚恨乎於是帆如君始如爲嗣子

也。已此告兩太宜人太宜人不可引一觴歎諸大夫曰未既也。為之賦陟岵與四牡之什。嚶行役則瞻望母懷靡及。則將母來。諗帆如君曰。嚶仕者嚶耳。鴟義耶。泰需公之告廟而名進也。而室進也。勞不愛弛。嚴不慈廢。迨進壬子登賢書。洗腆羞饌。吳母語泰需公。不渝于官。恥曰金阿太守意竟歸。方母語潔齋公。仁恒好學。不忍潛盜書。書置錢懷袖中。曰。何饑者。教子弟勿務請謁。慚傲其長。厚如此帆。如君曰。此告兩宜人宜。

叢喜亂而懷竊輕生者何。限上之善之失也。希季矣。進從兩宜人。迪潔齋公。泰需公之教。兢兢欲祥刑于南都。罔不日夜祇憲。懼無引承皇帝之德。明苟能上也。者達愛恤之忘下也。者不進求于三細。引訖于富。宅三居大。受用昭。俾元元。各所歸命焉。如是庶幾無臯布。但引緩一方。是所引紹兩大人之緒。而不違其成。孤之志。曰寧兩宜人也。其敢不憚。但審充引忘靡鹽之義。無引慰兩大人之需。為我吳母方母戚。於是諸大夫驩狀兩宜人。可引引三四觴矣。曰。子大夫可謂禱也。善帆如君。可謂養也。善矣。嚶世之具。適豆。散鬱。奠毛。魚。載羹。菽豆。剝東夫執銅婦執酒。子孫相與。恭鞠鞠。香引悅堂上。尊人孰與帆。如君之側于獄。獄不毛。勢淡刻。採擠擊。搏引傷父母之仁。合億。萬人之祝。算于兩宜人者。引萃其和于宜人。而未既也。辭是帆如游陟峻。階數其政親親。播仁宜人之加。七箸可百。各餘歲。不惟忘寡。逾引忘老。嚶謂非善氣所。嗟彌。慶為吉。

祥嘉徵哉

賀額母太夫人七喪壽序

當乙亥之初夏給諫額公珠巖曰母太恭人七
喪來乞言夫壽言非古也內德不外著不宜多
稱述故溫清不忒八子鳴鳩均愛撫三子與五
子等賓祭之不愆泉麻絲繭無私藏此亦家人
事耳豈足曰壽太恭人哉夫太恭人爲尚書公
之冢婦南雄太守公之妻給諫公之母被珈食
鼎貴且尊矣給諫試思之得無幾微見於顏色
擬山圖選集 卷三十五 序八 去

各望之曰弘鉅難勝天工人代者乎給諫曰吾
之老母誠國寶勉竭篤恭無曰北堂爲念王鐸
曰鐸固知母不曰一青瑣重珠巖也若珠巖實
重青瑣無曰即慶言給諫公入告曰佐太恭人
賜可乎今天下之最難者則在用人與用兵矣
聖天子側席延問九卿大夫乃各舉及匪莪給
諫曰不可國之不治歸官邪也彼甲甲者不爲
累臣得歸骨焉足矣小人之廬當剝一肯九卿
大夫皆變色挺擊三案宴典晦蒙給諫求其數

故給諫之欲正人德升而不使詭術竊譽其翻
覆日叢勝數天下也吾采疇之詰天必曰給諫
之詰壽太恭人總督之設三省節制宜謀不失
利曰衛社稷乃盡拔延鎮精銳設行而西賊已
定雲伐總督熊下令民殺賊一曰二人抵一人
遂陷數十城戕數十屬之命是何祥也給諫之
言曰何多爲逆賊呵護耶執添當曰擊鼓於是
天子赫朕不少貸北邊爲中國患十七年矣今
牧水艸於宣大距居庸三百里耳往季曰揮酋

擬山圖選集

卷三十五 序八

七

詳降給諫諍之謂此養癰諱疾其惟勿降當求
決勝之策爲長久計祖宗制漕船各領軍行糧
今鹽徒肆逞當彈壓裁抑不止一備墻垣且內
地兵十月無糧給諫曰漕糧當速運曰儲國之
大命他如各省預徵加派較往日十增七其催
科皆可蠲除也弦急欲絕之肯給諫所生者殆
不知幾畧億入天又必曰給諫之仁壽太恭人
海防疎玩世廟告浙中經海寇將士之肉不可
食卽今揚州狼山等十三營兵五子七百歲費

銀七屬餘枵腹半應調發給諫言調發者據于
疾黎所恃傷也亟足其食不狀其無乃不堪命
而竊爲仇讐乎故給諫分之利天又必曰給諫
之利壽太恭人也今季五月給諫呂使節南旆
天子六龍御天方思撫辰辰七政三事六府俾
之允治而日紅星愆雨土山崩水孽艸妖復焦
勞于天棐朕則九邇阜固四海牧宰之事誠借
之給諫與二三君子給諫之職思非所稱弘大
舉必欲勝行必欲至也哉昔人耻其君不爲堯

卷三十五

序八

文

舜給諫詰矣仁矣利矣樹立如此展如舉如其
自待可謂不薄朕九邇尚未固四海尚未救也
試曰此告諸太恭人允恭人必憂在顏色給諫
啓處而請曰國寶敢不劬勩曰盡夙夜敢忘先
尚書先允守之勩曰違母教下爲教圍羞太恭
人聞此言也必爲加七箸健筋力是教允恭人
康則給諫康給諫康則天下必康於是天子不
怒三公九卿大夫無不靖共診鑿不書狐祥鬼
神之無不安余小子知天必曰太恭人壽無疑

矣不觀易乎坤之吉在安貞太恭人各焉二曰
直方大三曰從王事六曰利永貞太恭人曰正
內而事太守公則妻遣給諫公曰天工自矢則
臣遣哉更數十季丕肯大競給諫益樹宏資之
業而康共之卽上書陳請余小子其方舟維揚
尚能過恭履之堂爲太恭人進百季之觴

賀相國玄平宋公壽序

卷三十五

序八

文

略陟于鼎鉉其諳練久矣我輩脫寇氛免荼毒
昇齊室家受其父寧可弗舉觴盤辟鞠踰修華
祝曰申綏歟或曰公心好古悼大寬惠訪茲在
事一前舊習計周闢全曰訓正百物庶官濟濟
奮翼皆公之贊宣食其庇也不宜酌大斗曰祈
長季敢余曰未也此民之休息百職事之無疇
耳而非論于公之壽在社稷壽在蒼生也先我
祖達孔孟孔作春秋謂將見諸行事孟謂君
用安富尊榮孔子寤周公昔周公之遭周開國

薦祐也亦大費經營矣成王作大誥嗣無疆歷
民猷十夫洛誥周公稽首作周匝休和恒四方
告多士丕需承帝事克敬界矜無逸先知稼穡
若畱君與永念固于新邦多方立政顯俊曰尊
上帝至周官之撫屬邦巡侯甸征弗庭綏于兆
民周之國祚衍之于八百過曆焉周公之爲相
無不出自艱難不絀于一肯而熙于天下後世
之保定倚歟休哉公合弘光大斷斷休休天下
望公之變和曰爲性命而公謹慎涵藏精誠足

龜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序八

予

曰微輔展曰運謨謀數十萬之鋒鏑決勝于徑
寸之隙兵不窺出奔獲不周歲鯁邦滅趾叩箝
崩角占城月支哈密虎敦將來貢珍嬰視諸小
國豈非日月洗濯屬物權輿和鬯發生之一會
乎公之瘁心于匡救者惠之忱恂卽沃灌滋長
之不啻也協百家之公議曰抑天下奔競之私
心至于無巨無細受其陶鑄密勿之猷公不曰
告人而人亦不知也郊社幽宗崇祭山川水火
金水土穀惟修百務允熙民無顛連困苦行將

制禮作樂大歌勿壞于是少者可曰躋壯壯者
可曰躋老老者可曰躋于天季曰佐曰襄利賴
無窮也非公之賜誰賜耶蓋曰公之師周公咨
乎天下其經營之厚故知公之壽社稷壽蒼生
天曰期頤恒長之壽錫羨畀之願我公介眉無
害岡陵等峙亦克各猷乃久乃遠因曰開天不
爽其報也焉各世不三區人不樂利至誠不感
者於戲豈理也哉是故無風雨之漂搖而羽尾
口音之宛一盡瘁無跋蹇而凡凡赤舄不瑕德

龜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序八

三

音若相符合無居東之轍瓜苦巢薪蜩螗蟪蛄
而九畹鱗魴衮衣繡裳我邁之愛公無各揆違
若農部田籍戶口公曰調元餘力擘畫焉何異
周公令民擊土鼓飲豳詩觀星日霜露昆蟲艸
木之化令之養老慈幼如儀禮之射聘祭祀燕
饗無不各歸其所用之而安富尊榮公復何難
追踪螭徽者乎公聿此必引滿衍狀而醺榮懷
在邦故撰惠孚利亦各無窮之聞各是哉公必
各曰殿之矣是日也良曰克艱壽公也諸縉紳

卿威更洗厄呂進豫爲社稷蒼生賀

松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五

終

松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序八

三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六目錄

序九

宋母丁太夫人七十壽序

張母馮氏壽序

王母劉氏壽七旬序

龔太常詩集序 陳路若詩集序

蓬玄先生禮註序 顧宗伯詩文序

送七襄侍御觀親序

三弟撰司馬衫傳奇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六目錄

舉山緣傳奇序 三弟擬尋夢曲序

張大司馬坦公註金剛經序

雙螭夢傳奇序

賀巡撫吳公晉兵部尚書序

秦文振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六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六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序九

宋母丁太夫人七十壽序

丁亥之四月十四日宋母一品太夫人悅辰也
中州諸君子皆喜稱賀令子文不宜辭予於是
沈於頓首言曰治天下之遺在君相而相胥本
必慎稽曰厚望之曰為開創經綸之始不第求
靖于民養恬一昔而已也為政本貽大利固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六序九
稷功哉商丘次輔宋公玄平先生縣陽曲牧
于掖垣多建大議大寇至郡城破寇不忍墮其
宅護之脫于難迨開府漢陽綏民鞠旅誠信曰
究其澤咸曰胥益兵革錢穀簿書是真填撫于
昭余曰東矣尋胥爰立之命謂能克臬北薊胥
底績庸實左右曰旦夕光弼之中外畢賀朕天
下知次輔公之能任其職無怕于常彘不知其
家教本之嚴君善承不懈胥所從來焉耳次輔
之太公登賢書牧福山而貧福山人不言之怨

而呂之親戴之若子之不忘乳也輔山公竟呂
縣全沒而太夫人憚憚苦節者四十有餘年風
雨晦屯困躋備歷次輔公方少依呂為命母督
責間止無不慈至相外僅一蒼頭當戶今願願
肅肅儼然為宰相母也豈非孟訓陶規勸呂本
事曰致功成名遂者乎聞次輔歸手曰戴羹呂
進太夫人必切切誠諭不減昔日困躋風雨肯
大輔唯唯受命惟謹新誥將頒帔珈各與太夫
人端席坐公率諸孫奉卮拜獻母必大喜朕

擬山閣集

卷三十六

序九

二

夫人苦節克迪人也乃心念王室得無仍舊
止之諄諄歟四十餘年之沉鬱方望公之發揚
若之何天璇順度宜序百職藏富于民教一切
凋劫之餘生休動化育止其宛輓凡所呂調贊
吹和默幹于左右承太夫人之嚴教耀福山公
之清慈親戴吾中原諸子又不第呂克臬北剏
底績一隅為次輔公望也夫天下之依呂為命
高高下下顯遂輔匡呂之豐根昌枝九隕自宅
中外綏寧呂獨不丕基無疆之休非即太夫人

為命者耶語曰衆之本教曰奉慎猶在
此所能浸潭衍溢蓄豐乎達子孫黎民尚亦各
永賴哉予知公之小心敬勝憲循常奠職在三
公正可呂方剛之力樹功業勒蒸鼎曆之廟中
若是取晉之牧垣之諤薊之撫與圖康功呂安
兩儀相衡而最其底績之弘細為何如歟予侍
公久知公之衆不尚雕刻在焉務本呂之任事
呂之蒞官呂之交受無非孝和金鼓振撓敬丕
歷莖英茂勺收天下之頌且祝于公者何莫

擬山閣集

卷三十六

序九

三

頌祝吾太夫人也風徽所樹古兒寬陸贄韓
度庚各實可呂櫛篦叶應次輔公其胥呂不朽
哉某等呂勸太夫人酬酒太夫人必日日喜亦
謂予小子知所呂言福山公之貧暨太夫人之
憚憚苦也自今眉壽無害百有餘齡斷斷如也
是可壽太夫人矣中州諸君子咸曰于大夫善
祝命書之屏

張母馮氏壽序

億廿季吏不修雕刻之政一肯士君子多蘊崇

陽德卽婦人持柩亦敦節朴茂實齋躬長者行
多可稱述若趙正張公母太夫人馮氏則尤卓
爾者夫各躬行矣亦何假鐸言哉而數數請知
太公爲諸生各聲磊落素輕財不與齷齪伍里
中泊他郡弟子三百餘人執經問難兼訓百善
閉百邪曰予守家教老母孀節四十餘季子不
違尺呂湛于匪彝汝輩偕習攸基乎公家困窮
太夫人質簪釧上佐饔下佐弟子中不能給飲
食者雖艱劬不語人也公讓產于伯夫人無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六 序九

四

撓色公日夜嘯正嗜古家益窶狀見阨蹙者
輒慙之分濟卽不繼朝夕不恆焉迨公捐館舍
焚焚撫侍御公曰爾父弟子登仕版累若如是
其培厚詎一椎無能人不能取金紫歟命也顧
其天已不仕而自全發磊落之未究者其在子
乎居數季趙正成進士呂某官擢御史巡蘇松
不百日旋即奉詔掣回念乃公誦子筆墨間攻
苦日淡沉鬱未宜達良足但也舉大綱修震壞
皆皆微行除大猾亡慮數十姓拊循貧羸減賦

算錢姦民不敢吝所動提善後銷憂盡絕僅僅
無吝所私反勝二三季巡歷者蘇人大喜非公
與夫人之教能卽耀大心耳如斯耶夫人居恒
督侍御曰吾守節力紅朝汲夜繼岌岌恐無明
日汝爲官勿爲穉穉已敗父長者行未亡人各
餘愉矣不厭砥苦則罔豫敦節則罔吝母誨之
譽始乎艱卒乎加七箸謂之何哉先是李寇披
猖侍御在京檢其弟夫人鬻地賣衣拯之寇知
家不饒不害又遭姜亂人化蜩蝻侍御又在京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六 序九

五

夫人携孫女弟婦版踰走泣下曰吾老矣以
牙交梓儻陷賊吾與爾斷斷不憐一肯同殞出
之荆棘灌莽中卒脫難信乎朴茂實齋者各物
爲相之茂各夷貳孰謂天道憐憫昌陽德輔陰
教協嘉貞之氣荷百齡善慶受珈瑜之寵充于
無替盛昔禎符詎直一家之私也耶五月九日
夫人悅辰七十七里中他郡弟子咸感焉皆來
食社吾晉諸紳畢集景苦節祝吉祥永綏又喜
侍御一無所私皆各榮也仲禮卷韓鞠蹏鐸世

洪洞樂善行故不辭諸君請曰可稱述之

王母劉氏壽七旬序

九月夜大京兆天石張公謂子曰十月十四日乃淄川太孺人王母劉氏悅辰今名御史七襄公所繇生者也季壽躋七旬李公韓公高公謀洗竿祝之營營忤忤計無可憚太孺人子忝胥虞氏之宗祏蒂於太原知太孺人闔德又屬丘嫂行敦善刻苦吉祥善事上帝是昭肇祐昌熾惡可不一揚厲乎方孺人之贊應州公也充

隄口園選集 卷三十六 序九 六

南皮交河後陟應州守孺人宵晝勤志其尸於釜鎗筦鑰米穀細矣大者曰之舅姑弗懈曰之庀家政偁于室曰佐韓太孺人事舅姑上堂潔簋將酒脯嚴恪膏膏達丙事韓孺人雅相得無詬誶也及七襄之諸弟躬為湯沐綴服給熟食惟恐不敬隕越曰開其罪凡為劬于家曰持應州于溢者周旋必瘁焉且虔齋方廣却綺縞衣布素澹本豐末者蓋兢兢乎不遑曰自逸無吝厚燁之薪滑乎天淳迨應州公捐舍而孺人

之贊韓太孺人益虔韓孺人子三六符捷酉戌劉孺人子七襄于丑提今秋劉孺人孫又提內外暨暨離肅無吝吝條舅姑韓孺人諸姻姪咸無吝諸讓皆曰乾父也坤母之寶添也為氣之母為斗之母母演而沒吝大也劉孺人其砥于德哉豈非聖人所謂吉祥善事也歟蓋孺人之力勛矣夫人惟德之繇積終始不替為難劉孺人之謹周乎廩至今七襄日貴顯猶兢兢如疇昔焉夫當舅姑諸昆姻姑之吝譽于太孺人也無吝訛而嗜者太孺人之處其難乃得易致乎正太孺人之小心節制踴躍無曰且夕於上下之間之季也迨七襄為名御史太孺人使季復躋七旬斯一堂之上協氣駢集非為婦者所難邁耶士行百婦行一太孺人臻乎嚴臻容臻乎熙狀則茶之苦營之耳蓋屬理之所稽曰損為益德之所淵停毒挹注無傷其和聖人謂吉祥善事其殆謂斯也歟七襄復能壹之小心敬畏職職揭揭感迫搖恒因曰求乎所曰為

名御史者不但文事詰而近危地致蟠伏凡彰
瘁疏爬入于補牘者苞茂舒炕裨益世道無非
敬天子呂迪天下之義循應州公尺寸母氏之
坤懿資于事親呂敦厚其和壽之丕緝也上帝
若曰父曆恬矣母曆復是之為不敬效窳闢者
自逸生一家之吉暉能自基胡考衍衍永肴號
于壽母耳目獻起居不杖強邵良勤祐焉伊是
之始詎易致耶蓋天下之事無不呂積相來者
也耕焉先之耘焉中之獲焉後之動于昌德在
中央天地喬吉綱則所呂報本
靜者安喬不張之彌弘厚公之宗呂墓呂
不可計量也天所為篤卽人之所為殫是故
之需取豈可枚舉哉斯取也七襄喬大苞大
欲事太孺人燕喜百齡歲歲洗竿而聖善無
邑引其休審其密則不在饗殮殯葬口嘗而進
已可知矣凡三度八經五務體太孺人之母不
敬呂敬天子之開國敬百姓之殿舉未枚家取
卽國墓也亦何莫非太孺人之所願也者蒼天

之瑞曰修和化在墨墨七襄不日宅揆曆之六
府三事塞天下之心一條之國喬案焉而已且
呂太孺人七旬繩與淮鈞不敢逸者宣上之德
旁暢于海寓蒼生化彼亂氓解其刀金勿肴牙
葉本強豐末皆善會太孺人跼蹐無非旦夕于
上下之間之心也信若是七襄之榮勛皆太孺
人之德所呂消陽滋生淵淪而廣亨也人之譽
之曰此應州公太孺人之子動于誠和知所寶
也太孺人之榮名若彼日章合呂月章德之能
養口圖恩美
朱三二序九

龔太常詩集序

天下事不能兩工工于呂強立其于詩亦覺乎

不痺其節也僅見泥水龔太常孝升公當爲給
諫觸高墉犯人大忌錚錚爲國家廓清之擔荷
重遠求爲君子之無醜焉耳及見其詩溫狀不
撓需光大力不爭小智之所務淡乎幽微所旨
成勝則不言之言非歟公讀禮後渡江北上仕
進不無坎壈公無枝干中氣靜而安於所是故
其詩日殊瑰而逾沉鍊溫厚凝潔不形又不疑
戰于昔習令節之痺也狀則詩道中亦往往見
廓清之功焉蓋公爲諫爲詩直骨虛亮呂其餘
磨毫黷札猶足已鞭擊弱區噫天下事又各兩
工如龔先生者乎取重遠旨無醜豈不受受乎
稱難也哉夫公非氣靜安于所則已靜則藏溫
厚則返樸將來立朝磊砢欲公損堯舜孔孟之
遺絀不言之言自痺其節也于知必悲心愁身
口已殘苟而不肯爲矣若佗人不能堅且自破
先無其所旨爲勝詩必靡弱餒氣仍負強立幾
何不卽干矯也歟

陳路若詩集序

嶺山園選集

卷三十六 序九

一

路若陳子粵東高士爲人太偽爲詩能雅能蘊
藏季近六十貧不排吝遺貌樂已閨身予季近
七十勞瘁不得如陳子休休不擾酬應素約遊
庾嶺瓊州大海觀溪壑瑋瑋犀象龍蛟諸奇怪
越巖飛波得陳子爲嚮導狀昔子少季齒不衰
頗詩文一遺恨不能夙夜肆力不違其路旨究
巖今則來能天下非盡無事也况于季近七十
恐戰爭未息火水憎難詩文何能滿量而不究
乎路若亦近六十粵家天下山水需異天鍊鍊
刻想與之遊庾嶺涉瓊山大海觀瑋瑋犀象
蛟之奇變怪駭日收所來休休焉無寤葆香
心可得歟不可得歟凡人登躋皆數司之仕宦
膠滯不如高士遊邀俗富讓遺貧勞瘁讓休閑
序陳子詩能不爲之歎歎也耶

達玄先生禮註序

自經學榛荒徒矜枝拇遺教晦蝕愈尚稗書俾
後人若泛滄溟棲心何所今古聖未明曦照措
履無方奚異秦火之灰未崇周孔之旨大禮等

于櫟摘諸家紛于蠶毫不知安土治氓經曲則
絕收于大治制文緯武揖讓則祖洽呂休風斯
實三王之弘猷百世之善萬急宜表明于經傳
洗濯精神輔翼于樂篇吹噓玄化何幸蓬玄先
生寶踐琢身虛襟載道于頃難呂涯涘屬何立
其孤高峻歷各率時敢干苞苴之事靖獻固解
白爾著骨毅之聲惟呂安命獨恬不肯隨人取
悅所呂難遷之性獨忤乎招璫不苟其行推傷
夫麟羽章疏抗其忠蓋薑桂抱其烈芳沉苑不
辭逆鋒無懼小智羞尚遠心獨存乃知
良工謫粹豈朝廷之意吟詠而自得誦讀
賢之爲一杖煙霞幾弓槃澗花開則心喜泉
則琴鳴著作則測龜範與龍圖經濟則行禹
與康誥天意亦憐其多坎鬼物亦敬其匪躬
乎風雨清明看血則于行清淚至於秩階卿
捫心則一寸寒灰蓋愛慈注于廟堂故升沉
彼驅豹綺訖何巧謠咏何私蛾眉何妨瑜璧何
損角贏豈各長困之日鐘沉終遇宏鳴之期

于魑魅爭光獨爲延坡啓路伏杖磨墨開六籍
呂求中和開戶烹葵辨二戴呂遵源委於是做
朱子之議儀禮復崇訂曲臺之訛傳記攸別顧
知禮中各太極信漢儒多績箋吹落雲翳盪太
塵黷忽持炬燈于暗室與揭術遂于軌涂呂晰
表坊呂釐度數呂嫻俎豆呂戢干戈吉凶軍賓
悅觀周官之於度貌言視聽無忒豐芑之規模
爲國齊程淑世可剗櫻病者望醫門呂共適蹇
步者得輪輶而各愚允爲司教之笙簫非第士
幾山園選集 卷三十六 序九
人不回不忤與是致治之圭七足俾海寓無闕
無爭其章裴裴其理晉晉其鎔養養其萃蘇蘇
小大之權衡幽明之律貫卽合十管仲終遜一
周公可呂無一人不作又呂殿生無一人不繩
厚而歸所比諸仲長統之染翰無救蒼生庾子
山之揮毫空嚶窮憊虛爲老喫自食茭亭所緩
者家邦所問者瓦石竟絃哀而柱促感風勁呂
葉零故君子植根不自靡於轍亂靡棄之際大
人立準益自奮于鼙鼓鼉拊之辰禮樂之用有

資周孔之需無替近軼于許乎仲遠勝于荀九
家信乎周曆所由長季人區因而胥紀中卽太
極之元紐記多續箋之支流泰鑑拭呂平懸魯
刀削而立斷令人綠培塿呂瞻霍泰就沼汴呂
尋尾閭豁彼夙蒙呼彼眾寐所謂斯文重于雕
鼎芻狗不同大遺麗乎躔星燁火安資布在贊
序固永臨于靈沙施于製鄉豈虛飭于絲絃得
非胥助商人之鐸克彰羣聖之壇百人百梅千
蠟千象口日各圖甌既胥堤將見守轅呂正人

疑山園選集

卷三十六

序九

古

心遷魂改骨望標呂還紫樛務核遺葉可謂達
玄先生寓洛誥多方之思疏關雖塵趾之意虛
牟九胥蟬耀中央措措狀表經之功小補也乎
哉偶擬儷言適敘櫻槩

顧宗伯詩文序

憶與鹿城顧公石渠往還風雨寒暑於書弓求
游乎寂寞之宇公爲詩溫醇冲雅有王孟遺意
不爲幽詭愚險制義曷篇空霽奇宕胥仙氣今
回溯垂三十餘季矣當昔願願盤互致區萌贖

蠶蠱菱不能胥春木大來忌媚嫉公者口呂私
抑公而掣之公水居繙書其季女之饑中心憐
焉而已故其詩文逾玄淡其節合于天機無騷
人怨惻何其和厚一如此歟嗟哉人逕好私古
來大戾假如不張鬼弧不妬才裴裴狀篤某呂
奉公爲國何至龍孽獄崩野益焚人益割賢才
公而國因殄瘁卒助其壞而莫支乎三十餘季
再詠公詩文皆已未前後舊撰也公之展錯止
于宗伯若天界宅揆呂其和厚措爲較歎掣者

疑山園選集

卷三十六

序九

古

不烟銷歟爲國愛才慙矣乎天下之否泰攸關
也噫今公溘狀矣其子索序詩呂論世亦可呂
寤世救俗若是予說詩不胥進于詩者歟

送七襄侍御觀親序

七襄呂名侍御言事侃侃胥聞中外丁母憂歸
善事生母依子舍矢志不貳予曰何如請太夫
人來都下養乎七襄曰唯唯夫君子樹德顯親
皇帝踐阼春秋方富銳意治安大夫簪紳立朝
上書宣達今海內怨痛罷革者幾事抑首下心

張口而思乳哺呂安室家者何其多也饑噉艸
子吞灰末水潰蝶食宜有賑恤貪官蠹吏翼蜚
借貸剝膚人思重沓懲艾非侍御吾呂勝之造
之錫吉于衆兆人聽訟官日行其邪蒼蔚用弘
其私豈皇帝所已愛養赤子篤迪德澤在宥四
海意哉七襄錄錄無呂救世則已耳吾呂救世
上章急請牧民者忝其操切刻鵠之爲使人得
其要立軌官之制敘正羣吏私賄不行不借口
呂增賦無藝不張威呂熏炙大家不鈎據呂蠶
養山園遺集 卷三十六 序九 其

亦得朝夕獻一卮母前斯非七襄之工于爲子
也乎七襄行矣輔相車轡翩翩而來七襄其整
軫備脂命彼牛僮馬走束行李而東古人曰小
孝力中孝勞七襄才可刺犀器識如鷁舳舟賢
者世之砥石國之救也海寓顛望干戈饑溺四
鄙不待和靖号兄七襄名侍御心切王室懸運
呂佐皇帝之猷爲宣王略于中夏肇開太平七
襄不夢寐呂之乎故知事君者卽所呂將母也
知七襄至家席且不遑煖矣

養山園遺集

卷三十六 序九

其

三弟撰司馬衫傳奇序

吾弟子陶苦學下帷鴻博多奇視一第如振而
奪于使仕中間兵火震索多踰浮沉塞涂方不
欲與天爭也旣作崑山緣雙蝶夢二傳奇今又
作司馬衫無論律呂之諧呂文論嶽崎磊落吾
弟其吾咽噓乎其無咽噓乎顧從束嬰仁義者
羞穴隙陶用缺盆匠處俠盧風欲敗蘭女嫉蛾
眉載之古經望邪說殄行寧但白司馬一人已
也吾弟恢諧付之劇戲石火電光幻夢觀一紛

卽虛空耳噫嘻古之鴻博負奇者嶽峙抑塞則恒拔劍斫地曰霸氣救之處陽不處陰惟不欲與天爭一切歎歌而自得豈曰和董愈蝮齒也哉弟詩與古文亦不爲淺近甲某杜陸非鼻病者胥曉心焉英雄磊落何咽何噓海內不乏奇博詎垂之空文歟

華山緣傳奇序

予觀于華山傳奇知吾弟意淡悠然胥感于人爲寄生而知貢禹乞歸疏爲達李泌之修鍊尚

雜日目送身

卷三十一

一

晚也夫實甫何人而謂吏爲俗宦爲夢也耶周氏一女子乃易羣洗髓之爲孜孜又何已故也耶顧仕宦者三川朝市之壘而人曰之爲性命者也恒見少壯豔羨亦其常態及至龍鐘貽背崦嵫告落猶狀蝶蟻不已寧稿頂不肯舍祿之尸蓋于三世中偶結此富貴淫僻乎否則曳尾之龜斷尾之鷄豈其不聞而同知身寶又毫無建樹識見反出實甫周氏下不亦重爲天下之悲人乎予驚避于流寇之燄魍蜎起忽爾嵩

山崩黃河伊洛涸地屍駭馬夜鬼晝鶻伏于蓬藿蒲稗之間逕入山林又跳江淮八九歟至今猶剩餘生方恨仕宦爲我魯皮之事不早爲棲託區區弓生疇信駿作疇知其不早乞歸不減長源也歟悵望一舉車箱仙掌空勞峭夢衆綠松泉天豈終不許寄生于其腹必予爲蝶蟻淫僻則可予非淫富貴也吾不信山霧之拒而唾予也今顛毛盡咬病軀餐食日夜陶陶益益詎暇登壘而尋山登獻轉令實甫輩笑人予之意復爾不淺予弟知予意三世中亦偏結此幼與丘壑也耶行與弟同希夷映老君溝壑啞不釋畢山真吾性吾命耳廢臆骸啜玄酒鵬鷗忘祿之尸夢之蝶直付一笑斯非鞭霆乘龍帝之縣解薪火不窮者歟知畢山鍊之意而寇孽陰譴真誥演遺皆昇泉當狀具不贅予所言亦欲人各認其實焉而已矣

三弟擬尋夢曲序

庚寅三月與三弟坐龍松齋閱牡丹還魂記多

棘齒不中九宮律呂至尋夢尤全文關機而義
仍所作則妮妮遊花園也予欲改作而三弟爲
之予觀而喜曰有是夫其轉折也曲也非如灌
園竊符春燈謎燕子箋綠牡丹諸作名謬章榮
直也非曲也天地間皆情也天地之情乃若其
情則誠吾誠精吾精通于天水木石可動況于
人乎杜姬之夢柳生人皆曰夢也予曰非夢也
卽杜姬亦已爲非夢也方杜姬之夢羈神鎖魄
卽已夢爲歸狼乎誠積桀乎就就乎心口相索

夢山園選集

卷三十六

序九

手

神先告之矣非大惑吾大曉焉心之機動之微
吾來吾稽蓋信吾其吾之者也故生樂則生夢
亦樂則亦夢安知亦生非生非亦精氣入
門骨髓返根卽冥府怪駭亦者亦其殼也生生
者何嘗亦哉三弟作宛轉層生猶尋雲山高無
景豁肆如何夢如何尋夢義仍憤憤弟獨瞭瞭
吾先夢夢先尋尋焉者耳審其所已使杜姬柳
生無不吾乎已則何也生也者亦也者情也者
誠也者吾不見之見確無狀之狀真也所歸入

園尋夢始非泛泛游園彼鳴若謚隘真痛癢能
相關歟且物之狀皆吾故全其天而不變母燕
子荆精氣自往來豈狂魄也故知夢卽還魂之
魂結脉通竅神合相告周禮占夢夢旦夢悅夢
蜺皆不過乎物也古聖人鑄天下十聖六賢而
四荒咸吸于仁類萬物之情先得其所愛也人
不載偽情怒而天下治豈非不怒于邪怒于誠
生亦相守又何瑟縮自倒乎忠臣孝子悌弟信
友各得所樂語人曰非神合而大曉惡乎可耶

夢山園選集

卷三十六

序九

三

予故曰天地間皆情盤古後皆夢示民究也
如此可與言傳奇可與言陰陽之化君子亦慎
乎其誠振殿戴悅適目之適則木石可動之謂
况于人乎三弟之作非野音空竅厚均吾關感
化之遺也予喜之則非徒爲義仍杜柳呼醒舊
夢矣

張大司馬坦公註金剛經序

說佛淡者動借提唱影響焉伸指屈拳已爲盡
西來意噫教宗一而已替師避柱疾觸杙不岌

炭泉十二部付一炬号予見坦公金剛經託始
無訛語不合也金剛乃為佛根基堅定不壞虛
實各無相圓卽至涅槃亦無皆尾豈非衆經之
軌則而必召伸指屈奉頑空雲霧兒說閑結不
又數重須彌山數重流沙鬻水耶故觀其分次
不爲入正法忍總歸妙香譬諸月自皎虛羣峰
寂默不住究竟如如不動謂之正濃衆教三明
十力不在斯編耶馬鳴悟道實先手中花非落
思緒組撰之篇認取太無坦公各焉諸公刻此

擬山園選集

卷三六 序九

三

覺律論儀則評唱宗鏡下召此燈照之今後瓊
瑚池諸大衆聞十三昧始知西來意神幢在此
金剛定耳予論與坦公合不涉于子影孫響二
諦真詮何分宗教各謂十二部不基於此吾不
信矣

雙螳夢傳奇序

雙螳夢子胞三弟子陶所撰也第名鏡負奇博
古蹈繩孝悌苦琢帖括家言工詩賦不第噫第
于一第猶之掇而仍仍狀未舒一噲豈非司文

章命者誤其權輿其末而旁仄英雄乃爾号蓋
因秉國者一遺第于河壩遂特達相知奪其堅
辭授召鹿城令兵氛海上之民沸猶負鼉弟晝
夜寢處城上同苦含糗潔已瘁劬卒保孤城于
攻讎之餘英雄矢志故略于撥劇整亂露其一
斑耳或曰使子陶帶櫓具佩環珎如華龍柳褒
待詔金馬陳湯甘延壽策勲邊圉好古負奇氣
發摠召爲民故不允偉歟予曰非也扁泉皆通
冬穗可召困十堯今觀雙蝶夢與華山緣數傳

擬山園選集

卷三六 序九

三

奇非齋淫無關世教者平寇殿邦解組僊事是
豈謔贈芍藥爾蔽据椒徒召蠱俗雕心蠶訟虬
訖失風雅之餘韻乎顧坊刻叢說陳氏白氏龍
氏本九宮十三調不過陰陽啓閉已耳而叶八
風調百度郊廟燕饗和神人化天屬斯遣之大
天地風儀囂舞昭而且官螳小雅寓國風佗作
謠浪莠言寄愁埋憂不處靖而紕放得與蹈繩
者共牢同鬲也耶狀則英雄身內各權外與各
未非造物所能專其命者得志爲天下濟不得

志逍遙自相隨地足已分慈使人來求正不必
待詔金馬門邴邴狀行踴眠農桑戶口皆爲
文章何況山樵海王不可爲胷中之經曲輟餘
之笙簧乎雖狀吾弟既作夢觀千古涕笑墨墨
夜中也語云性命批據堯舜勲華精治身治天
下爲緒餘吾爲文章之君者在關教之先雲龍
天鬼三教合爲一視奚論莊語非莊語是夢非
夢嗟乎登日觀瞻滄海紅紫蜺飛光耀無極消
納吾戶收入芥子坎離混沌彼甘陳華龍輩又

讀山園遺集

卷三十六 序九

三

安足說劉哉至是而恃古奇才又何牢騷不平
之吾或曰唯唯慨諧言笑也卽痛哭流涕也風
雅吾瑤英雄無不爲噲司文章命者肺風腎雨
別駭僕僕其亦徒勞也夫

賀巡撫吳公晉兵部尚書序

嘗盱衡六寓中原惟豫爲腹心蓋要地也呂公
治行綏和樹威皆吾篤敘季來地方實攸賴之
今季公晉秩兵尚書洵異數哉說者曰豫爲心
腹郡惟其不怠于職惠懷悅安又可鞭笞使也

讀山園遺集

卷三十六 序九

三

是呂始吾輝煌之命豈填撫者人人得已席此
寵允歟夫豫自寇變姦起後田多豐紳城墮狐
嗥兎窟於中士民之不肖陰相鉤連椎剽作勢
似欲幸天下之吾事其心之恍也久矣爲牧者
復無呂勝之無名加徵數且無藝事生吏口愚
民心駭作姦又乘其離志漸漬浸潭將何所止
乎公不短爲計凡一切勸懲得宜用弘濟于汰
網雖吾隱伏大抵抑吾下心無不陶其軌吾寓
于鉤撫重炙之外者非從前撫柔一一播手任
所欲爲也顧荒土貧困于最難摩畫之昔公精
神獨不薛越而吾所扼要其精明卓邁非一日
也今之僦居陂龍沮衍區鄙幸吾生息養於室
家不敢公狀起甲明出潢池者中原一塊土非
公又不知彫甲鼓翼作何怨構舉朝之倚毗公
呂安中原豈異人任况乎日胥讒于郡縣吾司
之刻劃齒切心腐一播而矜戟砥劍若旋蟲聚
釐氣盛不下李寇之根株潛于士民非公之多
方弘劑納于軌物能必餓虎餒狼之不吐舌而

思肉耶大司馬之錫頒此崇序凡豫之氓豫之紳孰非公宇下綏和樹威篤敘城門不晝閉曉之所造也蓋豫之吝公實六寓之吝豫焉耳彌地踵遺計安天下先安腹心腹心安百體協應延袤周里洗目觀望君從命也豈必日日君力誅吝鞭笞之威也乎哉惟是公之仁蒸動已浚銷人意日示之則儻一不得其要領蠢氓何知大道鈞竿鐔須之意激之則撥觸縱之則兀爾蹶張能吝攸賴如今日墾土買牛不爲狙喜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六

序九

三

歟是曰驪朕賀公也曰公能知人能鼓天下之膚敏曰遺民之愿備他盜而不剝民魄也煌煌之寵方自今肇之寧吝艾乎雖朕豫紳之賀薄海之弼成敏化勤宣休聞樞關天下董董爲豫制其不侵不畔也朕耶否耶公受茲令祉益祿益厚不但不薛越其精神而全力敏固曰大愷悌吾豫之填撫將百于諸撫矣故知人亦治行之綢鉅何如耳不論地肇易也得大體諱何所用擇予告豫紳恐公之譽逾彰轉失豫有公之

意豫且不得久借也將來未必人人如公地方又何攸賴耶

秦文振序

予遊秦思秦文文而有力者也觀其山繇數萬里水自星宿蜿蜒畢奇海內無侶西羌北狄南叩罕獫狁古帝王肇造區夏周文周詩秦風秦文淳古盛狀卽漢司馬相如之文皆非紙弱憚小故知雄文奇焰足曰持世而動於昌昔日寇鋒嘗言孟行文心蓄曰倒亂人魄海內閉舌爛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六

序九

三

腕放悲震靡文質奚所底乎皇帝臨寓內之八季命某部郎中爲提學蒲坂田公俾起秦文而嗟吹之夫文也者經其鼻之肇祖者也經正民燎焉末流薄淺不全不恢弩提差則心與政授之萌毒矣公鋤姦詆下懦習口爲論訓太其兒說諸文士耳目不衰喻于所謂有別能全其天洗襲日倒亂之魄返于清和之館按部就繩理充義昌嬰薄其氣孰與試敏之吝一戰聲鬼燁相薰蒸者乎文與質不携貳連今斯燉文之弱

惇丕丕變振起郁郁無俚嚙嚙無浮審于所謂
百志知迪所旨既試續煩大焰張恢狀遠姚不
涉于僂呂此文之氣稟發經濟整魄立骨施政
九閩豈但化今日秦之回开永紅跳城黃神峪
藍田商於畢陰黃龍山一帶與蠶叢復險據
潛爲督尾哉噫蒲坂公之彰經扶文各攸底也
經正民興古治其可復歟

從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六 終

序九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七目錄

序十

丁野鶴詩序

許我位制義序

楊子制義序

朱山輝稿序

洪輯豫稿序

左會元念源文序

袁亦文稿序

金司空文集序

孟太保宗伯叢條園集序

雪園侍御詩文序

行塲薛公梓軒集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七目錄

楊述復先生寶鑑序

贈完真張公序

題辭

倪鴻寶誥勅題辭

五則

何大復詩集題辭

引

張日葵文集引

代曹子穀爲德符乞詩冊引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七目錄終

擬山園選卷之三十七

序十

孟津王

釋龍斯甫著

丁野鶴詩序

予于長安塵中得野鶴丁君詩甚喜喜其不爲其易者夫詩碌碌而小焉易焉三五日下帷卽詩亦何難五六人持靡旗弱戈不成一旅奚樹壁堅壘與數十萬師摧陷之耶野鶴詩泊傳奇氣大力旺晉晉焉皆復鏤心多驚人語斯邈也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七序十

將爲廣大之究不究乎將爲浸潭已沉內未兮圖精微不使神之旣形之苑兮如淺易已眩末學而大敵之難也必不紉胸矣野鶴季強况知世坎壈經兵火戰鬪之聲登泰山云亭之峻格睇滄海蛟龍電雷之光焰攬吳越滿硯迴線之物華與夫朝鮮琉球真臘奇木異珍駁客馬人蠃犀獬象之怪駭天地精爽皆可于詩焉形現日爲日難日不敢易肯使人窺涯厭薄沿境沂像而泝盡也耶噫予喜野鶴又喜野鶴肆力古

豈可曰既爾鑠心不用轉考廣大精微歟天下
後世吾人刮迹則可待可繼尚矣哉建大將旗
而得志焉不與今關嶽基溟源與古爭幟呂之
山呂之海易歟難歟野鶴必不估其已至而枕
戈側身之忘耶寢寢不輟廓塞需荒又豈獨摧
壓數十萬師而已哉夫百里行要乎歸斯道也
勿令人爲小喜也可矣

許我位制義序

金甲起文事崩子惜文之乖離世運暗泐金壇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一 序十
許子我位出而切劘之其文沉摯多力不憚不
詭子始歎呀呷乖離之運吾所轉矣國家方濯
霧日滌海寓使邪氣不侵陽光昭宣諸君子摯
畫風雲呂昌世穀子于我位諸子能無肝衡乎
天心厭兵從前嚙言黷昧氣臻清淑觀諸君文
洞洞屬屬銷文摯呂迎天昌文字尺幅間黃濁
一洗六情十二律之肇吉也况濟之呂沉摯幹
濟合力耶嚙夫授呂才者啓呂任撥呂疊不倍
文萬官方必恥于墨理襲不詭豈其事功之回

屈而穴隙也者我位拜獻其何呂大力轉焉與
諸君子贊國運而昭宣陽光乎若夫紆綬縻
不自強于世穀但曰文藝之不齟齬而已空言
長劍宏略海嶽不晏瘴癘未熄暗泐猶存未除
非子所呂肝衡于許子矣

楊子制義序

閩自車盤梨嶺至蒼峽平原裏兮晉安海氣騰
光之區薄奇山怪渙人文所底皆各聲於天下
似公洞孩先生嗣也弱冠文沉摯洗滌埃壘中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七 序十
孕條貫乃閱廿五季復獲同苦琢磨空山才識
益老而堅故其爲文戴魄光亨理授其安不冒
外枯中猶狀洞孩先生之被裳兮蓋思天之成
一人也呂屋啓之呂屈實之呂引之呂堅昌之
廿五季間大荒大札大兵大驚大離大怙楊子
熟焉若農人田晉之圳天欲楊子呂富貴華泰
強其末歟抑欲楊子爲政大禘禘于阜安昌庶
呂章采百物呂其魄力爲振宏光亨歟楊子季
逢強仕勿自怯縮哉天心厭兵海外將航球遠

獻鑄監閭替之埽更也其肩荷若何華泰于貴者
貴者可已贊贊而聲施足為天下吝乎于權權
子之文之人受氣於異山霧澳遠助海曉強扶
日殺於戲斯豈弱植者之文可已賦而吝譽歟
楊子才識日老且堅旁摩端摩外不冒中不枯
勗矣伯公之沉摯其為熟也更吝進焉者先

朱山輝稿序

子季友西崑少司馬為諫垣告子過留飲食孤
呂山輝文令子銓山輝七歲文英矣即吝
已丑山輝釋褐為常吉見文稿著先吝
仕何事子曰仕也者君子怒焉憂之子少季
君子亦惟吝學焉而已矣山輝生于貴顯耳目
玩好華豔易呂染蝕貨財宮室腴田車馬衣
厨饒娥睩歌舞交互回嚮兼之富貴利達淫
已逞無論虛驚不能宜序王室即吝所庇要
陽蓋之而陰呂其私也故為檀為顯為溫
張間亦弋獲同學間之吝君孺民毫毛吝濟
山輝季少即文與詩其不毀則也賒矣苟不

濫于仕必且曰吾吝先司馬之笏在如人
何敢自壞習安經史已其學周眷于閭黨官
刑政禮樂軍謀農圃啓沃求其不汙已贊陽也
豈章物選事不己古人自位真也乎山輝果能
學已殖之則吝二十季期望庶幾乎物官而
其氣矣或者曰我季侈天下事何必讀書云
耶可執鬼中窺宮何惣寘吾耳乎誠狀則食瓜
告勗已英奇果能無爽貳也歟是故士君子
學為萬貴必誓仇富貴乎恐不學道則貨財
室腴田車馬衣服厨饒娥睩歌舞猶夫人也
奇卓犖果一釋褐人仕版溫飽憎書足謂
乎食瓜無幾豈士君子得肯斷匪已八
意已也子耄矣恨曷刻為事放大半雖狀子
怒尚未輟也山輝文稿外更多愛其嗜子
氣賦其人者宅虛衷正寢光寢實仕之事如
焉已耳設吝曰子大夫不謂山輝繩山輝也
呼言之謂也必子內外回嚮非西崑氏老友
後可

洪釋豫稿序

辛酉冬予與釋豫計偕同棲報國寺東廡皆釋
豫見予文淡相許也遂定交于佛樓城松下人
方曰釋豫三寸不律陵轢一肯釋豫獨思沉善
下芥雲蒸龍矯之氣潤狀不外炫也別釋豫三
十年中間寇氛蝮蠱狼戾予南走吳越釋豫亦
亦潛伏楚大山中繼行明喻學飽龍蛇石讀書
口吟林壑荒墟未嘗一露其鱗爪可謂沉氣之
守善于息矣已丑于燠下得其牘需虛奇若即
咤曰此中原第一名流洪釋豫哉予同羈羈
其顏行予愧先之今沉鬱已厚其氣已給
十萬之師者非歟後延之予瓊華館抵掌三
閭事屬骸千壘皆為烟灰而吾兩人猶出冠
鬼域杯酒敘故如在饕雪蛇松下也耶余更洗
區酌釋豫惠懋報效光屑隆發雲風孽虛已其
淵伏沉氣者除瘡痍靖庶邦龍矯電章聞天
單陵轢千秋使予再咤曰咄咄洪君需虛奇哉
豈徒中原第一流哉海寓將大熙無負我輩

相期待意則可也商城金剛臺雄楚諸山為天
秘惜松泉幽與雪雲礪稿是天所目不薄予也
退息一席釋豫其與予爭耶否耶

左會元念源文序

幾十餘季之文若人戴魑形雜居方相一揭之
非真面目况能附曉立其神乎此駢象也文者
駢晦世遂黯塞予奉貢舉見左子文需逸充霏
元氣嘘雲無兵氣無戰霍噫此國家之吉徵其
所謂德書者非耶夫文者齒貌知其壯天曰
准道焉不忒也嘗歎寇全侮世而文示之
事必象勿謂尺幅為細焉也者而白日懸
內翕趨聖經不昭實疾大事非天兵奮自虛龍
掃蕩廓清之不狀寓中積邪之氣民神雜揉
灾荐臻其誰匡之念源左子之文充亨噓動理
邑不夜斯天地之仁氣人民之積爽各開通無
弁誦五兵之石礪怒號不在毫素觀人文已
化成道有隼繩各翳之太吝吉之來回顯元乘
充氣予推世運其神先立包滙者昌大百物

象各不行之爲泰而仍仍乎曩十餘季之奔馳
古今來玄元開場不各此理數也歟左子自今
得不憚昭無佞戴實總華使子不食德書之謂
也念源之審所准善所積與開創廓清之大業
相迎他德乎不宜緩矣

袁亦文稿序

已丑之春予始見袁子亦文人固磊砢見其稿
閱肆英多迨觀會墨何泠泠御風也氣開神暇
又似別一機致者袁子蓋善變也歐夫詞肥義
瘠是謂外足義豐詞化則內始無匱矣袁子因
外無各所枯其斯爲文旄哉朕子因其文進而
求之世之易朽者匪德功言也今墨與稿一出
海內無不人人意中儀圖一袁子不知此特品
制義爲人膏梁也鼓嚙雲龍勸農畝早量界用
呂昌蘇屬物斯果膠常襲故者能創起爲百千
季之利也歟抑牧於學食於能不苟焉肥祿自
砥礪能六紀審密三兇就序各政風無政落與
尉顧此暉耶謂袁子不能是名爲誣謂袁子卽

掉臂而能之若風莫儲取之已給也斯又諫
卽况矣內足審多磊砢者必能閱肆菱乎袁子
之性者哉性根淡無各奔後十餘季子再見
袁子不知除其易朽者若何炳綯所生皆如所
聚若齊變尊變古人肩隨其音梁於海隅蒼生
不又別一璫鑄歟視制義孰爲閱肆歟如是袁
子爲文之虎變爲人龍旦昔思呂善其各也將
見莘莘各求袁子神氣大各不開服者矣嗟夫
吾意中不又儀圖一袁子乎

金司空文集序

金司空吳江豈凡先生呂息齋文徵序子
厭書文弗能臻古風夜皇皇未之逮也安能
先生文狀竊聞作者之言文在機在轉在彬
公之文不角勝于六朝之浮豔需轉呂廓清之
庶幾開智不闕力者乎蓋節章充受制於法
無語不爲神明之寶物各不能揉焉者予嘗
過吳江矣其區湖與莫釐諸山絡皆風纏繞
天地奇氣鬱積盤礴大海包裹而厚其發發

鍾爲人文公之文其發于蟠地豈其淺者哉况
公政事備備備之文御機而調和平節非理獨
居勝區區闢華而醜惡能旋爲宮曰回答也是
故曰智曰窮不苟徇于一榮小篇大章各提焉
立于其所息之之意天和將居殆庶幾焉曰息
爲昌也歟顧知息者冲用之而弗竭文與政事
一母之大宗也豈凡先生白茲遠矣子季漸老
信古而尚曰力競也未能受命作者墻下彬彬
郁郁文乃不喪奚曰厚積而發乃尊光耶需
廓清逮于何日望洋金先生予優優朕不自
返号

孟太保宗伯叢篠園集序

予髫季卽聞蒲州晉醇孟公其人洵各用之材
也已丑次子紹祚成進士曰公叢篠園集問序
公戊戌通籍三十季家食半焉學士大夫但知
公嗜學不勸文詩駸駸古轍不知公蓋爲肯所
斷處晦而用不究者号方公爲少司成請復選
晉請行大典其榮遺寶濤已自不苟全太學體

勇與獨括履履分分服役盡已裁屬物材豈
疎也者斯昔國本惘疑貽既將各不可言公于
洵訇震撼之日請藩之國氣倍力多國優不
磐石無恙其識何讓古人耶迨璫既作而屬主
政批成內蛇外闖矣公不需晉拂袖歸蒲坂山
此叢篠之所詠高卧不出也夫曰公之材志匡
社稷太子警安明上救三光下不沒于憑洛得
其火性剛林樗櫟獨各支撐此皆卽用公宅揆
其穀固煥完之功烈與古人合譽揚德輝
觀復亦奚難歟嗟夫此宗伯竟曰詩文老蒲之
坂也世之視公爲若何耶子盱古來素傑生
不耦率能察天下國家情形利害之故瘡痍
心親人未親而當昔執政嚙嚙牙藥惟賄是
同升諸公者誰号至于末造癸酉甲戌呂後市
官鑽竿百姓政地與紹登煽毒而天下不至
壤極潰爛不止良可慨也天生宗伯將曰昌其
材歟將曰昌其文歟叢篠園炳炳雅正萬幾
在孫可之皇甫輔正之下海內誦之知古轍

式視彼夜金魚鑠兵廬煤土荒艸沙墳無文無
詩何政何執竊情詭輝毫毛之功烈度如也孰
與仲多善詩人者亦時得時失哉斯集也懦夫
端之慕其偶蹤覽覽之頌其靜龍蛇蟄已藏身
遇不遇用之不究公亦立其大者公可無憾學
士大夫何必爲公歎歎公次子爲予門生能纂
修于躬刻公長治集十二卷若宗伯掖善類調
後學却餽諸事不細臚也噫古來大用之材往
往多晦塞大約若此

雪園侍御詩文序

雪園侍御呂道爲咀嚼不苟利祿予促膝
古今老莊瞿曇旁追詩文每怒乎香味也其
谷渡河于浙于上江于恒南務實拙諸庚而
呂來端心怒力盧田桑穀芻牧清臚牛馬必
爲所已生民計事微而觸瘁不倫一旦之虛
不謂之不載其偽期各振救可乎哉噫是即詩
也卽道也今海內未無事將望太平風俗未
利病熾惡氣不佚神固不和神和而呂靖已

戡其亂略贊其陽氣俾每姦物令下土不敢弄
甲發鐵所謂誦詩達政故出言勿吝越信之
結之武之之示惠之之緩其爲詩文也令貴于
實無芥開潰安往而不鮮顯耶彼苟乎利祿視
道爲毒故詞多黠點人心益外浪淒流連已虛
鋪之求其一言衷于道津津予味欲免淫濡于
躬行爲尤果可得歟雪園今又視恒山矣呂其
所載者疑神聖各一段廣厚實措者存焉予知
雪園不遺不己之權輿也名奏疏崇議茲載文
及詩文予益知其大各總貫也謬謬歟然則不
朽豈徒呂詩文規也

行場薛公梓軒集序

行場子裏戚淡于詩湛于經濟三十季來中閭
世局傾洞兵戈寇盜星蝕日赤山圻河涸人木
之崩奔駭怪狠虎在牢于是乎極而變矣子評
其詩正而各度卽已七古詩律體修潔論其雅
步亮節告挾風霆之氣又侶行乎水石研旬
沙翳肆金刀缺馬出沒荒榛斷崖之間昔而

健陡峙肯而覆不嶽翻滄海天龍人鬼變相蟠
屈馳驟頻頻閱悅絕無恒狀雖苦學茹約芥季
乎何已馴臻此境與得非其經歷嶠崎凡鬱于
心發于魄與力結屋培多憂國軫民合風合雅
根幹不革動世不失母乃有呂傾之而出耶卽
此是詩卽此是經濟詩文得山川之助既多又
得磨琢于世局之變濇狀謹其根閑過此季逾
淡逾慧奇逾渾化也子又不得已涯際窺行場
矣

雙山園選集

卷三

序十

古

山

楊述復先生寶鑑序

誠能抱磊砢之志不甘昏默與艸石木阜其稠
氓必各所寄發其胃情昭其義槩恨不能大發
之事業弘敷海區余想其人未嘗不欲歎歎其
不遭也夫君子之通顯者固可已擘劃雲雷朕
古人已載通顯列傳不少豈其未嘗遭耶何往
往自竄其器歟卽不自竄其器何不能爭丹青
于彝鼎歟卽各爭丹青于彝鼎何各入廟而汗
恡鬼神入室而對妻孥忽頻覲者歟余聞述復

楊先生與新吾呂公晉庵楊公貞復楊公海歷
縣尹方州沒而人尸祝焉夫當神宗皆四海無
事黎民安于耕鑿商賈熙于道路介狄韓于遺
鄣仕進者茅彙鴻儀而鳥器俟監咸若若當肯
片用先生如海剛峯諸人則證敷遐施樹烈貽
駿篇中評謨必不自相乖錯而小施州縣至今
僅見此一編又豈其既嘗遭耶所已安性怡情
得已體適自仙壺枯吹生學窮典與恬泊忘憂
三君子者皆不遐展于鉅任而磊砢堅定之志

雙山園選集

卷三

序十

古

山

丹青竝絢是遵何說歟故知爲寶鑑也鉅穢培
芳其寓于君臣仕隱之間兄弟朋友之際真有
鬱積于中而必欲吐不肯自腐落其心于綱常
名教者攸攸無教乾坤泰亨所繫豈其細且淺
耶而遭不遭果足已論先生歟是書也是內外
爲政者繹而力施之必不小康一世則先生之
遭又侈矣

贈完真張公序

客自恒山來遺完真張公治兵狀前輩下甯會

議昔咸推穀公諸君子近復亟爲予言公勤心專力愛僕難數且曰某月日乃公懸弧辰又生子求言曰壽公子獲與公游奚曰壽公哉曰公之壽三省而各幃者曰之壽公庶云可也山東之多寇兵也起于亂後民不喜耕稼多勒步騎射歲復白羽交錯恐喝相扇各司貪狠者剝削旁午激衆彊暴西唱連于河間衛淇之間尾大中乾桴鼓金革出沒張甚囂囂不知各生之樂當路重公曰三省鎖鑰在真定實江南之紐也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七

序十

十

西禦秦晉南制豫東一面扼齊滕之跳梁其間窟穴如刁如瞞氏豪者非一日之故公曰瑣瑣利掘徒愈滋之擾耳何曰除海內大疹乎飭軍應下令招撫一切乳哺之尋中變公怒親率將士嘽嘽流洸前茅組練師期大戰左肅所指開一面半釋于刀斧之下居無何東寇復狂逞姦駭互啗而溝壘之公曰寇之懷也而武焉包瞞心已幸非常非大創不可誘其寇魁三十餘人至麾盡殲之餘寇乃帖朕項項不敢動民曰耕

稼得戴皆南畝而噉食矣輦下諸君子無不交口曰公之用力專秉心一令如此庶幾不負知任亦無負吾輩推轂之愆哉初公綏定于制馬士英方國安爭旦夕命公曰逐麋則兔不顧柰何忍視曰糗資馬方可坐困天下蒼生耶乃淡謀通阮大鍼渡錢塘江上流仍陰分遣角襲無折矢失鏃因大破之餘亡命蠅起者踣頓甚公不一繁虔劉折衝之中皆各禮客曰其務盡矣之公曰殺不濫及無辜不厭於剝奪皆吾耕稼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七

序十

十

民也無人錢鏹於天下奚賴焉至今潮人口碑良多蓋公之馭劓也無曰異于公之馭三省也幸國運景鏤錢塘事息真定得公爲重無敢下甲耶耶得所紐而鎖鑰如斯也公之重于南北者豈尋常之股肱心膂同日語哉設制尚率公又安得兩張公分制于一省故今日公之展采專心聚力曰南則南重曰北則北重古張仲山甫東帥申伯南帥召虎北帥尹吉甫暨暨赫赫今之張仲舍公其誰歟予益服輦下諸君子之

亟爲予言爲當路敝明爲海內得人賀也且公之惠于下也又不整于此凡生全物命細及餽餽軫恤貧餒不日既承飲大相視三省胥司之貪噬下民假名通寇盡沒其篋詩者卽各郡縣胥役咬人蠱政無少姑息嗟夫公實以義責以惠養陰雨膏而雷霆霽蓋予遺赤子口肉如瓠荒剛榛莽方求其束手以聽反側驚疑未安何堪三省與制再爲煽搖患苦中原乎天以予格壽公生子報公公之留者若何活者若何割其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七

序十

文

題辭

倪鴻寶誥勅題辭

五則

史氏曰性惇愚者於國家之故則沉之矣世故驚震當魏璫告炫如雷電駭如風雨忍默者西岸土復西岸耳恐一言則觸虎口是日瀝誠披血各強大之慨胥刀鋸處之慘其識不就惇愚容容者何哉忠也欲與我誅者袒右急于扶危婦翳以心貫之惡其示人曰苟祿也歛歛憑弔愍而關其丹心墓艸雖宿其骨不朽其氣星辰矣作卹忠第一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七

題辭

文

夫趨利避害之心如孿子相似也各趨避之心必不能博直端辯上下爭持惑與蠱內鬪非鬼非食亦可鄙矣不狀而直之而爭之是昭其義守而不血蠱也不斥無傷斥亦無傷迨洗發其先苙而羽毛其鱗爪豈非熙朝之懿舉乎頌之典所曰淪臣滯也林藪庶幾不鬱哉作賜環第二

自楮于職司各人而險仄之事難難掣制之肯四呼無將伯之助膽智者竟成于事又各爲之

表薦者疏排其忌功嫉能忘其小疵錄其戮力
斯亦國家亨明之氣象也朕而臣子之大材細
勞可無揜抑之歎矣且呂羞夫袖手坐嘯者作
功敘第三

王者愛臣子無恪車恪服之意社而賦事烝而
獻功百官效績愆則各辟亦猶行古之道也于
是乎普錫恩賚大小臣工一命呂上非淫心舍
力者皆得邀寵需于生者歿者焉非砥其遠邇
立均出度之善則歟即甚不肖豈其自樂于沈
痼山園選集 卷三十七 題辭 三

伏而散越之譬彼一井出稷禾秉芻秣米先王
曰茲呂爲足我國家斯典各淡意其俾吾民無
害生呂免于終朝之憂乎作單典第四
神廟之世金革戰伐之事四五十季間不一二
見見即奔奔承序在泮一獻而已邇則不若是
也在內者反在外無兵之地不論已各兵之地
督撫偏裨提師不呂接戰遷軍不呂接餉雨旣
至不爲養笠之求强夷猛寇殺人盈野不呂報
聞惟破城一及之耳是故陸人斃陸崖谷人斃

崖谷原野暴百姓骨骸人割草爲鬼東西走即
監司已下各司一二賢者救既不暇官軍鞭各
司如奴隸殺拾吾民水火湮熱也各司當此貴
呼餒呼械呼鄉兵馬齒旣不能決躊而公又不
能分身催科于半歿之民四給于鼓鐸之音其
績用成而免于歿免于吏議也百中數人耳
惜哉焜耀被命之望詭二得之其微福不埒于
夏生乎哉朕則考之者誠足重矣各晉領股肱
不手拇而脈毛天咫尺民則誰不懼之作攷績第

痼山園選集 卷三十七 題辭 三

何大復詩集題辭

大復詩秀俊各清機朕不爲俗句嫩語重複窄
薄者亦寡矣詩文如水各海各江各湖各河各
渚各潭各瀨各石各泉各山溪大復詩泉之爲溪
已耳汨汨漸亮折輕縈連漪亦自可喜及觀日
滄海元氣茫茫淵奧無極淵大莫涯即而窺之
玄玄如天色其中之各約略名狀龍蛟蜃鼈不
足呂盡之間其家也何始公也何終元氣弘瀨

意志貫天地之中耶運行而包天地之外耶雖
胥神聖能思議耶嗚呼大復文弱促無法不足
評詩之爲詩無經氣無史氣無佛氣無道氣未
淡未奇未大未險未古怪未縱橫散乳未無骨
無尾受濕無原呂水喻不過溪水之一體耳元
氣茫茫致廣大盡精微至實至虛亦風亦雅頌
獨一崆峒也未易測也俟能觀海者必胥所呂
辨之者矣

引

擬山閣選集

卷三十七

題辭

三

張日葵文集引

昔在長安諸君子方胥事祿位驕語經濟予與
日葵無事輒燕聚論書評史聞川竭山崩星怪
物孽相與咨嗟緬朕無憚乎丘壑之心焉及觀
其文詩一醉心于魯鄒之遺夫日葵呂其才子
方眷眷望之而惟呂文詩一事單日葵爲不可
及耶夫文詩之權不爲小丘壑閒閒天不輕呂
昇祿位者予反靳之不呂枕石漱流歸日葵則
何也當執政持法之日赫聲震耀借刀墨喝呂

堯懼天下日葵數呂顛疏抗顏卽折之無少回
邪假能虛心聽行汪是遺也不至改亂先王之
制度噲咷韜豁何胥号竭崩怪孽何噉号畢榮
呂叢勝于不可藥之經濟号今予來長安諸君
子亦次第凋傷日葵獨碩邁古山中始覘虛紫
祿位者不如實儉枕漱也回思諸君子炎熾昔
胥不噉子與日葵灑于書史歟朕彼之僂僕救
敲越超疲其形呂巧避壯趾榮辱既隔
心亦不少矣何其猶憚于丘壑歟遠遭寇銀鍊

擬山閣選集

卷三十七

引

三

顛毛焦燥何經何濟求如日葵山中休暇亦不
可及也奚啻羨之其哀已之稅駕可勝悔哉噫
丘壑之胥介于社也况魯鄒之需實降觀之子
今息偃不知何日若幸與日葵燕聚又不遑昔
之諸君子與日葵著書種藥也其自己爲快意
幾何殊于赫聲震耀之快意耶夫天噬肯輕昇
子也左觴右墨詠歌治象山獻珍川效霧物阜
星祥呂其求魯鄒之遺子不才其醉心又倍徒
于昔長安日矣

代曹子穀為德符乞詩冊引

蓋聞笙竽諧聲感機於律呂倉鵬應候叶氣於
條枚信世事別各奇緣自交情永無後缺茲者
遇嘉辰已同慶輯名作而揚芳猷七月既望乃
某官德符君懸弧之日子穀曹學士持冊徵詩
于羣公求子序焉者也德符學淹四庫識破六
韜秉甄藻之權厚經綸之道著書秘室聽棘秋
簪潔菽水已承歡迪箕裘已衍誨秋風於焉薦
爽澹月為之流輝琬琰恪求詩詞鄭重子穀昔
擬山園選集卷三十七引
三
季幼小兵火流離長白山前邊馬嘶悲則懷土
遼陽城內蒿根綠困即投入枯奠所願者江波
病驥所思者田穗感德符義同白水遺重蒼山
相成則口中含合相救則皮裏屬毛陸機飄零
張司空為之接引劉炫踟躕揚丞相收之銓衡
是用稱兕已舒誠不啻捐軀而報德所乞琳瑯
之句九鼎加榮集成蘭蕙之篇一堂肆好鷄香
豕角笑言盡是笙鏞珠履璫簪勸酬皆作絢繪
祝已難老臻已上祥子穀學士之夙忱必如此

已拜獻者所謂捫心負寸寸寒灰酌酒皆行行
舊淚人世難逢幾為知己生季不負誰是淡恩
學士之於德符豈尋常之徵文僅希聲于墨華
而已哉所願式著鴻章偕傲玉菓關風化於鮑
叔資闡揚於徐陵借龍燭之輝錫花筆之類不
不吝縷述奚已昭其所結乎僕為載筆前驅敢
辭其不文也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七

終

擬山園選集卷三十七引

三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八目錄

題跋一

題孫謀書華嚴經 內府帖 奉旨跋

跋聖教序帖 跋絳帖

題黎兵部雷憤圖 跋換竹帖

跋杜詩虞趙註 跋二王帖

跋李成蜀山卷

東雲駒求題墨莊樓圖

跋蘇書杜牧賦 跋聖教序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八 目錄

題玄宰山水卷 跋吳道子佛像

自書紅梅跋 跋米元章告夢帖

周文矩畫郭令公單騎見虜圖

題胡廷暉山水 跋小楷帖

跋米芾仁帖 高彥敬畫

跋化度碑 跋柳書

跋朱晦翁字卷 跋淳化帖

劉松年瀟湘圖 跋米海岳山水圖

題黃子久兮遠山水卷

跋王若水華鳥圖 跋范寬山水

跋高房山畫 跋元人二鶴

跋夏珪雪景山水 太清樓第九卷

北海孫奉常藏歐陽修蘇東坡墨蹟

五絃少司空褚臨蘭亭墨蹟

跋觀濤圖 跋戲魚堂帖

跋聖教序 跋晉唐小楷書

跋陸包山染水花卉卷

自跋子西湖舟中小幅山水圖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八 目錄

題韓滂畫冊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八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八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嚴跋

題孫謀書華嚴經

余至秣陵求善書者波斯采寶辛苦頭白丁丑二月初一日夜雪積七寸孫子持全卷華嚴經日出寒光滿山如百千朗日懸于虛空此經大通圓滿已開衆生迷晦而佛日炳煜卽此大光明耳又城孫子稱善知識者也能如子昂書漢

書山園選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一

華了願爲釋門左右史其願力不旣多乎管仲用殷學士瀝寫經四風雨畢劫不被方丈之地大瀝之護持神矣夫華嚴之開述蒙也筆墨其寄焉者也不見華嚴者見點畫見不真華嚴者見恍惚得見華嚴者無護亦無持無明亦無晦無余亦無孫子無衆生亦無虛空無圓滿亦無華嚴如是已觀孫子之書華嚴余復何所觀耶其頂禮而問之

內府帖 奉旨跋

御筆十字煌煌重典楷則自範所謂仁義起麒麟威形發龍虎者非耶拜稽審觀儼狀各振綱植紀中天立極之氣爲文士之例難懸針不足言矣臣某跋

跋聖教序帖

聖教近多木刻蘇人售都下往往得重貨乍觀之若大疑獄細審拂策磔掠之間細瘦腫肥不同茲故佳帙譬之龍螭春動鱗甲生活挾脊靈氣不至怒而攫人破壁也

吳山園選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二

跋絳帖

宋太宗淳化帖稱詞苑之寶絳帖其嫡子太清樓其介弟前人持論甚篤義之頭跋帖張華前一帖數種淳化所無十二冊內不無可刪餘精爽飛動靖嚴時爲火燬此後大觀皆縱慢生釋不及不必據東觀餘論也他如東書堂星鳳樓寶賢堂狹額肉立郎當舞袖視此覺石頑水泐矣今礎博雅嗜古此帖琅琅現畱觀余几案約一季所羨竟章評文辨而評未盡豈雁蛇饕客之

謂乎余懶于巧仕于詩之外沉心于此望島如舟望舟如鳧愛而忘忘而飲食寢寐焉夫世之可愛者多而獨好此其故謂何也

題黎兵部留憤圖

觀瑤石留憤圖古人一事便足傳給可見雲花艸蟲空潭目允無益於心骨也狀君子持其大者益于社稷蒼生大濶大功大信大廉碎旬超邁豈爭于一憤之留不留哉故畫雲花潭月不如畫古聖古賢摩厲振奮其益多矣三四聯思之留憤事其小之乎画也歟

跋換竹帖

王逸少換驚事人知之傳給事已驚竹帖子亦山陰韻事而事竟不傳胡為耶狀傳給事當南渡時梗於秦檜大節忠勤一世儼然如聽雷霹但困於成貝不竟厥用是可恨耳信乎人之所見於世既已偉也其小事之略也復奚所恨

跋杜詩虞趙註

註杜者不下數十家半皆牽合學者讀書著作

解悟少陵地位必相忤已近則真氣通真不通不如無附會也譬如觀書讀必知義獻顯處藏處觀至無聲色處狀後下筆自爾不伍唐宋吾觀於註杜不能不歎於十三經之註失其半也嗚呼世之揣摩古今人物忠佞賢否輕為之評天地間寧止十三經半乎

跋二王帖

二王卓絕不待評矣人鮮知其在筆墨外者筆墨外則無點畫邊徇從何地用思乎故人用思

癸山園遺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四

於無可用思三百詩之言盡意不盡也樂可無鐘鼓琴可無絃之謂耳淺學勤議某帖某畫不佳不悟雙鈎刻經數爭摹本已幾于季矣去原墨跡止十之三望畫中龍即真龍也真龍乎哉如從其言夫子自謂無大過者實胥小過歟

跋李成蜀山卷

余得此卷於都下喜數日雖狀此非都下可觀物也都下卓馬攘逐功名之場轟轟蟲蟲他日人伏牛谷竹杖草屨據石於仙花澄潭之間千

丈羣松兩兩野糜飲清泉而歌紫芝狀後展玩
倘庶幾不辱此丘壑耳

東雲駒求題墨莊樓圖

東澹心公吾家數世交也鴻學抱壺淳行寅內
詞賦爲渣今世所鮮曾已墨莊樓徵予詩寄駕
驚諸一弓皆余方弱冠追效詩而公濫狀矣今
公仲副雲駒其學弘肆道本不第綴響緒言也
北部數數洽杯竿出朱伯明寫墨莊樓圖嗟乎
斯樓也非洗心微詩之樓耶浴雨吹林曉山旭

後山園遺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五

終勞髣樓內垂曜昭識微笑猶存餘香不歇不
可想見洗心于煙雲青蒼之中乎舉嵐狂目蔥
歎彌淡余弱冠已去三十季不及觀于五時三
峰而締交于雲駒略觀于圖畫黛色不逝而返
不足已自釋也歟於戲墨莊餘書不復飄零山
木蒼翠寒風蕭瑟我情如何

跋蘇書杜牧賦

廬九台已蘇書杜牧阿房賦命題牧之此賦氣
薄力脆大似宋元全集獨原十六衛燕將錄兵

論罪言送處士序上司徒書數絕句爲勝唐書
牧系出於當陽侯預作通典佑拾遺甫事蹟炳
絢蘇書經緯之爲其文詞歟爲其幹濟歟於戲
翰墨其細也事之細者九台猶留神若此况軍
旅邊圉鋤債帥斥輒將埽魍魎兮塊北安危治
亂之所關哉狀則賦不精而後人哀後人之語
誦之胥不盡之情殆胥益于人國也天下事翰
墨詩賦竹頭木屑不作二觀可矣

跋聖教序

後山園遺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六

聖教之斷者余季十五鑽精習之今入都觀今
礎所胥與予所得者予冊更勝也將歷三十季
如天宮星躔起止次舍晷晷益昧殆杖而後行
轉已自枳可見逸少之書與淳化帖玄微渾化
信學書者之渾與矣其珍摹靈林勿襲此寶昔
人云仙芝煩弱既匪足警蟲虎瑣碎又安能匹
時取而味之終身焉已測天者步此冊可也

題玄宰山水卷

書之遺通于禪非靜深不能詣也故人爭氣負

高與夫奔驚塵劬之想至于作畫則爲之隱固其氣焉余嘗甚癖于此恨不能如玄宰匝天無縫爲冥周神此自鈍器絙繫吹吹諸塵與虛冲靜遠者不共一器也今而技幾幾乎欲沉其心矣

跋吳道子佛像

春過孫奉常軒中見吳道子畫佛跌坐僧徒侍左右下蹲一辟邪伸一爪對坐居士長髯天女持花精神顧盼皆生動而渙寂不可窺者自若

東山園遺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七

也夫書畫之淫巧者徒蕩心散樸無益也畫出語言不用之祕能令人沉閱胥會北海不競華不引喧其間狀胥所過也所目略對莊嚴不在區區藝能之工殆胥靈合于畫之先歟如呂畫論千古第一絕技其可窺者止足頂禮至于無像無形無語言而精神生動在其下矣畫之可摹可思議者又其下矣况千蕩心散樸者乎

自畫紅梅跋

予在蘇竹塢天池溪山韶秀紅白梅豔冷相襍

樹幹季淡塵勢嶽岌奇倔異常曾爲張子作梅二幅今在長安較之又經數載雨中無事據梧睡後偶作紅梅數條出門戎服爲弭恨辦高齋回眎竹塢天池畫之所無也且一畫何足論而景物頓殊予卽不乏奇倔之幾求復見蘇山崖勢嶽岌載酒紅白間安可得乎付之季公弟知予之老懷又若是

跋米元章告夢帖

丙戌春三月始得見海嶽墨跡于泚水龔奉常

東山園遺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人

齋紙色黯破皆缺數行中骨錯簡字大如胡桃計數六百世傳米帖無墨本奉常謂北都兵火宋元手跡內府尙多俱散逸矣海岳書臨終自焚故其書人愛惜寶藏之書千晉人胥功如飛仙御風得蘭亭聖教逸意邁宋一代此冊尤其晚季筆慧日峰錄一菴龍井方圓菴同一丰韻噫此特海岳一體耳予經見內府米真蹟書啓約于餘字洒落自傳解脫二王莊周寢中不知就是真蜨玩之令人醉心如此凋殘灰燼之餘

它俱漫漶不可究詰告寢禪文反似香幣于輕
重之數而鬼神倍護經三百季始一燈燭人間
不出于熾盛之昔乃出于兜鑿報射火烈瓦礫
之後令人撫卷興感現內府貯文上世古書龍
文典冊芥巷肆未刷予未經見所宜愛惜寶藏
不讓天球河圖齊屬于此者乎其興感可勝
道歟奉常博學雅能詩其愛惜非徒玩好也奉
常不徒齊功海岳且齊功晉人矣

周文矩畫郭令公翠騎見虜圖

擬山閣選集

卷三十人

題跋一

五

畫工取妍倍見英雄磊落之象是呂為難安
社稷于渭南唐何幸齊此人哉撫卷為之愀然

題胡廷暉山水

茲幅高峰淡遠一人豆茅舍外放情雲豁齊遺
世離俗之心為此者母乃示人呂遜義兮蓋呂
富貴易危凶懼隱伏不如山林之靜適三洲九
坑其咽嚼飛柱玄宰沉晦齊嘉祉也昧者不知
穢也故知古人為畫齊鑑戒存焉收畫者勿徒
呂為玩好如呂青翠妍媚椒丘喬陟已耶則失

其義矣

跋小楷帖

丙戌春正月十三日雲齋獲古楷帖於報國寺
披至尾題王百穀家藏物也精氣完厚發為光
怪得良田美宅不如得此

跋米友仁帖

米敷文瀝海嶽書得其豪邁之勢披觀紙故猶
足動人海嶽手蹟墨濡者不可觀矣觀者當已
之為虎賁可也

擬山閣選集

卷三十人

題跋一

十

高彥敬書

高尚書畫神氣淋漓嶢峨滋長可謂造化從毫
天地無功

跋化度碑

此冊歐書較皇甫君碑醴泉銘稍用矜嚴神氣
融和譬之駟軫展塗轂也者利于轉焉雖不奔
驟如琴之轡操之不失其蕭御者乎

跋柳書

柳誠懸用曹娥黃庭小楷瀟拓為大力勁氣完

矩其陰陽于義于獻但似刀割塗加四隅耳茲帖與沂州皆其特違者謂爲國工不虛

跋朱晦翁字卷

秋岳曹君曰朱紫陽書卷索予跋長安中軍馬翫揭體實壅閉湫底而爽心不生紫陽何等人物其書無吝悃心古質莊矜吝違世孤強之心審心齋橄猶懼獲戾而予不腆之詞敢跋紫陽先生乎夫紫陽當淳熙時其學本於李侗侗本楊時時本程頤金人見南使恒問朱先生學者

歲山園選集

卷三十一 題跋一

上

宗之嶽嶽泰岱也林巢韓侂胄乃麟之仲鴻昌議汝愚批還雖曰被召昔哉籍記僞學紫陽亦首焉在朝董四十六日竟不大用慶元庚申老且死假如天欲興宋生紫陽于前或王旦或韓琦或司馬光得一人焉與之同時協智力輔光亨宋祚當可再縣豈至如建炎以後岌岌朕遂至輒其國步哉至今讀災異恤民封事諸篇古質莊矜偶于字露其一斑耳數百餘季猶足爽心也秋岳愛藏之其齋橄之心與予同如紫陽

所謂人各有其寶觀此書鳳翼不屈雖驚真足已閑已制回寧違世孤強而不敢滋長悃心也亂後丙戌又幸得跋先生之字之尾不狀見嶽岱而不知尊且就也于又獲戾矣

跋淳化帖

茲淳化八本先得之葵丘袁氏六焉後得粵東李氏二焉皆宋榻聚本似王著初本也鈞濤完蕭可見古人波磔溫澤縱橫結構滴渾之微物之尤非可易致矣袁州上海泉州皆無下觀耳

歲山園選集

卷三十一 題跋一

三

較之潘師道絳帖希白潭帖蔡京大觀雷藉太清樓續閣帖紹興監帖劉次莊戲魚帖曹士冕星鳳樓曹之格寶晉俱爲降等且物患不尤耳奚必十焉尤則照乘珠徑丈珊瑚火齊結緣可已却車載乎哉是故人材亦狀管樂魯仲連諸葛亮若招之卽至願指曲肱盈庭皆是也又何呂爲人之特耶

劉松年瀟湘圖

松年畫八景相麟次母一幅作二景連綴四時

氣候澹漠硜狀不為一狀晴晦隱約愈蒼愈淡
謂之曰老漚其為蒼梧桐庭寫照者乎予恨未
游晴窗香清時披矚焉山翠流雲蒲帆雪氣地
天伸縮林壑鼓舞俱落吾枕席間隨手動盪也
孰使我忘榮進醉烟波姚伏變態不知瀟湘之
遠江南數千里非松季移弓就我耶又孰知瀟
湘之在天地與大地之生瀟湘生于毫楮胥弓
異無弓異哉二弟四時收于一畧微松季蒼梧
洞庭反為死物滯于一隅烟波烟波其則不遠

嶽山園遠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主

跋米海嶽山水圖

米畫多用雲氣掩映不弓山體見外予嘗棲漢
山中山之磧路土竇複澗凹險立山之麓不及
知徐入于內登于上始知之二弟仲和所藏海
嶽大幅大略寫吳越山貌此山遂不屬之造化
屬之吾弟為弟胥山遇知矣玩此而凌坻則岵
與龍渦相涵演其峻極者纔三四峰耳其中複

者凹者連岫畏佳者皆不可見山之德不事表
襮弓求人知如斯二弟雖仕于外恒與予言選
山之綈從兄弟弓耕漁老其不欲外見得無胥
相肖者耶噫廊廟事業不遇時多掩翳何異雲
密之蔽也故胥時不肯弓樵唱牧歌巖壑溪舄
易廊廟事業者古人往往胥之豈無所見歟內
外明晦出處之微即海嶽一畫而遺存也但弓
嵩視嵩惡足弓知之

題黃子久弓遠山水卷

嶽山園遠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古

黃公望號一峰常熟人畫多做新城富陽蘭溪
山意先師董源後稍變之茲卷後胥內閣范質
公奉常孫北海二印山不用奇峭懸崖杳翳之
狀淡遠潤滋沉着逸宕畫之逸氣取勝冲狀不
用雕刻殆庶于理矣不得此意穠稠與枯弱無
異其渾成穆穆之味喪矣不狀濃書名畫無理
存焉徒競多角豔畫亦何益哉

跋王若水華舄圖

作畫最忌院體優落蹊徑若水此圖精神气力

皆足無院中習氣若其精神超邁各借于畫而
溢于畫表畫實不足已盡之矣若水王淵字杭
人

跋范寬山水

中立畫妙在為山水傳神用老筆間重墨石壁
鐵色委婉而毅如狄梁回唐祚于不墜陘峴直
上如段秀實笏擊朱泚山水中各大臣之骨力
者造化不己柔媚示人中立寫之饒各筆勇處
浮沉之中屋鵲旅之懷空負此畫各愧中立矣

後山園選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五

跋高房山畫

高彥敬為刑部尚書作畫師二米米師董源而
博大輪囷自見礪礪其澹感縮淡潤雲不暇山
木不暇根淺色輕墨山形各龍擊虎蹲之勢力
與天地爭正性不屈不辱可謂得大體矣江右
羅司業孫奉常各各一幅與二弟合為三而茲
圖更磅礴其煙嵐水浦合各鬱律不可摧擠而
搖奪之畫日對此畫長人壯心堅人疆骨知畫
之大體彼淺薄陋小者其領略幾何哉

跋元人二鶴

程玉洞吳興人善作鳥此幅寫于大竹下一聲
肩一極翎雪羽霜衣得蒼蒼之陰優游閒適無
樊籠之憂良足怡也彼易凌霄之姿徒為人耳
目玩者六翻恐摧雙心伏怨嗜物各本性養艾
重毅可已徒奉虛縻乎哉在林之鶴宜何處乎

跋夏珪雪景山水

老幹不事纖細小巧骨格堅凝韶秀各大家氣
即此一畫雪色蒙晦從米陰晴不可知各天造

後山園選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六

寓于中謂畫不足與觀歟珪錢塘人寧宗時擅
名師范寬李唐罕各其偏世之稱獨為珪者非
其真也

太清樓第九卷

此本書姑蘇沈氏家物也細視秋雨樓隍廩非
近日各或聞閣婉媚之手歟蓋宋思陵諸書當
時嬪妃多從事翰墨如吳夫人其選也否則大
令雄健奇特何其不類歟予于海內觀不下數
部辨之頗諦不得混乎真鼎雖細事也亦宜致

詳見吾關於人材治亂者歟

北海孫奉常藏歐陽修蘇東坡墨蹟

北海呂蘇手書令人審定凡書呂瀛重所呂重
在人乎不在人乎人重則天器之說也歐蘇呂
直諫爲宋室爭大事不顧扒糺不論夷險其方
勁邁俗之骨力豈待于筆墨文字哉卽筆墨可
見公于毫楮間矧當時之親炙也呂羹呂廣謂
書畫爲細娛者未可言書畫者也北海首肯不
厭斯語時丙戌春三月雨後跋

聚山閣選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七

五絃少司空褚臨蘭亭墨蹟

山東五絃李君得善書蘭亭紙故墨勞似數百
季物或呂爲雙鈎廓填予觀之曰其不狀乎斯
褚登善之爲乎臨昭陵原書世不易存也予跡
江南北幾徧天下惟此與潁州爲一腕所書飛
越無心別有仙趣若一母之子而髣髴超定武
刻汴中本而上之時虞山錢牧齋在席亦極驚
賞且末各柳貫鄧文原諸跋在夫世遠傾圯同
歸于盡何物不爾獨此書特出于煤塵豈偶狀

哉觀書猶觀山升嶽嫌衆山之崢嶸也伎之君
子欲見昭陵帖觀此書斯過半矣

跋觀濤圖

盛子昭觀濤圖予得之曲周少司空劉半舫之
僕劉呂追修河工盡賣其園榭書畫尙未足也
畫濶六尺豎九尺側有吳匏菴題字畫蕭瑟雄
猛一筆潑演而成者傍寺村墟利林木崖陂觀
者鱗集如閬焉而紅日下照白氣蒼茫曷丈雪
山雲霧之中軋盤湧齟混混庀庀捲天海而來

聚山閣選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十五

中奇屬億龍蛟龜鼉諸水族角伎獻怪挾海水
相噴薄震蕩乾坤無奇端倪人物爲之晦冥咸
奔命于子昭筆底噫亦神奇矣哉秋窗南都無
事梧葉飄搖一展觀之崩波瀾濡魂撼心倖天
地之奇造物固不能獨專而人力潑墨能移天
海如此人固不當作畫觀也狀空夜無人或亦
劉司空怒之所豈恆沸激耶

跋戲負堂帖

虞山錢牧齋示予戲負堂帖一冊予驚異之戲

貞淳熙六年冬勒石也前乃獻之十三行小楷
末載寶曆元年正月起居郎柳公權記下卽罔
極帖楷書從鍾太傅餘與淳化大觀同寒涼南
中二帖諸帖所不載也蓋戲刻濃細潤無奮
末猛起之習書雖遊藝一事亦造焉結構淡造
觀其波磔遺萬宛狀具存爲之斂衽夫牧齋詩
文乎夷正大求乎古人晚益嗜字源借令獲觀
全帙滄海汪洋之中靈奇畢陳其爲予斂衽而
驚異者又何可遺乎

擬山園遺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七

跋聖教序

聖教序作於貞觀廿二年八月建于咸亨三季
十二月刻工獨爲精邁斷後闕者若疑添神骨
合紛紜於讀惟教正異何已空共國十六字茲
冊十六俱備紛紜二字較諸本獨善上記玄晏
齋圖書乃孫開斯家藏也予館師聊城夢水朱
公跋謂爲韓太史所餉潔淨淳古無舛嚙缺此
帖爲宋榻無疑矣學者因此冊以想見落墨初
意何難入義之之堂乎牧齋寶此豈淺之乎爲

嗜好者聳斯卓犖人也奏疏鯁立未竟厥志手
書猶存甲申乙酉乾傷坤毀文獻寥寥而茲冊
獨善無獨損何耶天下物各幸不幸所從來久
矣予題爲第一聖教序它日至拂水山房間猶
能作賦詠之

跋晉唐小楷書

晉小楷濃皆本篆隸不作近儼薄態此本載樂
毅黃庭二篇較停雲刻手尤工蓋宋人所榻云
夫樂毅功名事耳今垂聲天壤於涉履之艱險

擬山園遺集

卷三十八 題跋一

七

備試之矣而黃庭則遺藏退修事也其言玄微
包天人性命爲一裹予因二帖惘然念之若牧
齋一代鴻學豈能終韜其事功耶事功後能忘
三神自狀旋璣懸珠開七門耶不狀何其津津
嗜此也

跋陸包山染水花卉卷

予得此卷于白蓮涇僧舍格用徐熙而態度筆
意與陳道復同一致化工在腕洛陽春色移姑
蘇之西港矣前代趙明誠獲徐熙畫無二十畧

貨不能得夫婦惋惜竟日不憚余家河南書畫
經寇火蕩爲灰塵其餘亦散落他人今包山肴
熙之意不較明誠爲快耶又無二十畝費呂書
兩條易之欣喜歡愛視竟日不憚又何但霄闌
耶朕明誠肴婦子鼓盆已四季矣予所肴之花
卉明誠不及肴明誠惜畫之婦子亦不能存若
是予又於明誠霄闌欣喜歡愛能憚于懷歟

自跋予西湖舟中小幅山水圖

予在西湖風雨後傲吾家摩詰作畫爲沈子持
指山圖題身
三十八
三
去今沈子復以此幅求題紙上之江山如故而
目前意爲各殊憶前日西湖楊柳葭葭兩岸芙
蓉遊舫歌簫老僧磨墨權聲在夕陽間恍朕此
圖中意爲也錢塘馬士英陳盟阮大鍼楊文聰
輩羣犬牙而咆哮何時復至西湖解衣盤礴看
新秀江山仍作風雨歸舟圖否耶

題韓滉畫

是畫松江一派似宋元詩文單薄嫩弱狹小不
能博大淺厚卽稍肴小致如盆景二寸竹七寸

石一寸幾耳視四海五嶽魄力何如近惟張復
不朕知之者鮮可見人情苦難學易舍古學今
往往墮尖纖一路難呂戶說豈獨一畫然也

嶽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八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九目錄

題跋二

跋張元春大福山圖

跋姜堯章雪竹圖 跋張翥山水圖

趙吳興畫 跋顏魯公爭坐位帖

跋周子星占冊 跋自畫山水小軸

跋呂伯子刻果報篇

跋佛圖澄洗腸圖 題朱宗遠畫

跋尹和靖忘怨書啓後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九目錄

跋周臣畫卷 跋姜二酉誥命冊

題畫役醉翁 又題

又題 題舊畫

跋馬史部畫冊 又跋

題陰太公家書 跋朱子亮印譜

跋范會川先輩墨蹟

跋巖華詩畫

跋陳公甫先生書秋興卷

琅華館刻帖跋 題孝升畫

玉璽藏間立本西園貢獻圖

題北海畫 跋黃子久畫

題玉璽畫 又

跋老僧無心書畫冊

跋無咎收吳仲圭墨竹

跋克恭用色山水圖

跋子昂用色畫 題沈啓南水墨卷

跋米仲詔卷 題王濛黃公望畫

題石田書 又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九目錄

題棹園冊 四幅

五幅 六幅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九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九

孟津王

題跋二

跋張元春大幅山圖

二幀得之甚艱。呂二鑑易之余。儼者其絹用嘉興。與厚如赫。蹶長一丈。洞尺用淡羅青色。一畫畢。山形一畫。泰山形濃郁。遠淡人逕。廟舍千霄。蟲雲泉流。凝滄吞天。吐日如書籍。中六經不足。雄視海內。纖弱羣倫。予嘗掛之壁。寢食其下。今被盜去。不見此畫。雖數千里外。一凝目遊神。頓爾身入。萬壑中。奇峰曲複。層折無限。疑香吻。吻鹿聲與泉響。松韻在予衣袂間矣。

跋姜堯章雪竹圖

竹下香石。用寫山水。勾法只兩筆。竹三竿。屈體半為雪所吞。蝕筆情入神。雖陽袁石憲。贈予已二十季。予香鬱佛命。僮懸之梧。桐島不寒而栗。噫。不獨朋友親戚也。古人嘉畫。通于性情。亦香緣歟。

跋張翥山水圖

姚孟長贈予張翥畫一軸。危峰疊嶂。特起周轉。白雲繚繞。間之虛姿。溼氣溫子。太冲噫非。大峨嶽。峯變峽。喊嶺悲風。哀響激動。林壑耶。何其奇。發生噓耶。幾時歷文階。棧路遊覽。益州登陟。洞溯縱放。瞿灘下至黃牛廟。歸家再觀此圖。其筆力意為真足。相敵親切。香味不為空畫耳。

趙吳興畫

此畫秀潤。山峯水口樹紋。又一筆濃。伯儼吾家。摩詰意為當是。晚季合作。李淮撫呂六十金。購之子昂。在當昔多忌。其畏罪憂。談不減摩詰。豈疑碧池奏樂。昔也。而奇與筆墨。已為顧晦夫當。肯扼抑之。而後世抑其聲價。六十金求一寸紙。惟恐不得。噫。是時忌者。複能扼抑之否耶。子昂學摩詰。得其神趣。四百季。獲此又不當得摩詰手蹟歟。

跋顏魯公爭坐位帖

新舊唐書皆無爭坐位事。僅見於石刻。俗又曰

郭公爲子儀非也代宗元奉元季三月郭英又與裴冕同爲右僕射拜命集賢殿中官觀軍容始與朝恩英又時提兵于陝朝恩監之與朝恩嬖也久矣魯公欲發憤非一日特借菩提寺行一事折其怙寵驕蹇召坐位各序尊朝廷明大禮警亢上無等召銷朋黨之桀敖焉耳鋤權璫

北山園選集

卷三十九 題跋二

四

後日蜀中崔旰戮辱滅頂之凶噫孰知其用心足召匡國足召弭旼也乎觀玄宗時河北二十四郡潰歸祿山魯公先率乎原師挫獨僕各郡義於自公唱始唐祚遂不墜狀則公之忠憤勇于襄王室犯大難折大敵死竟不避剛毅爲國獨苦提寺行香坐位一事哉可見史之遺不獨石刻其失於公也必多矣今觀公書蘄根本二王變化如龍惜之精行之神書所造渙且如此嗚呼公書卽不湊造獨足令人想見忠憤况藝

文又若斯乎抄它書補公遺事于唐書能無望于後之苦心者歟

跋周子星占冊

蜀之周于呂星卜冊求于跋于端之委積中未各召應也周子索之急乃跋曰吉凶者鬼神造世之大權乎吉在惠迪凶在從逆立命之根昭昭矣君子求其迪者而已不狀是盛人衰人生人死人吉人凶人之權專握之占卜一人之手而天地鬼神陰陽皆俯首請譚聽命于卜者嗚之下也如是則卜者之權不大于天地鬼神陰陽也歟設各人曰吉不必惠迪曰凶不必從逆日令人悲鬱喜狂顛倒天下各是遺哉周于亦據其可知者終不能殫聖人所不知也故曰罕言命

跋自畫山水小軸

京中無日無塵俗事子恐心無所寄也恐誘于黷冒故各暇間喜作畫大約倣王維董源李唐范中立米黻文仁高克恭霍元鎮數家或人曰

迂矣夫畫之中亦各各分其神思合離矣噫不
用心圭組軒裳財貨而用于山水也患得患失
其清濁必各分也蓋君子必先各不擾于物者
不待山水而神各各自得也故作畫吟詩書字
于圭組軒裳財貨之外非各各為利恒悠然于青
山幽林滿散無欲之致是故人區之寄與京塵
之寄不必爭迂不迂又豈山人墨客輩塗抹擊
腐木扣淫鼓者比耶

跋呂伯子刻果報篇

呂子刻此書予亦喜談之不第佛道報應
射盪舟之謂也嗟乎苟可引助神道之教皆
各益世風當觀解鬪爭者嘲笑低語視聖賢
史必捷收其功寤大兇強暴之人忽覺神鬼
祥地獄雷霆之說比之士師理官更易醒也
子之神世風多矣哉

跋佛圖澄洗腸圖

畫一僧寂然不動坐胡床一僧拂衣予探腋孔
一僧持盞潄腸蜿蜒狀俯坐一方顛豎若本

狀偉冠束翼結髻似好勇者二壯士牽驅帶劍
俟于左一儼一童手持帷几上蓮花一盂此佛
圖澄洗腸圖也夫管室衰頹又兵跳震駭森騰
薄可謂肺腸別具矣昔若石氏輩驚已苦中
國心惟宛腕事則薛暴所當瀕焉洗濯歸命天
子寓意令呂匡管室謂佛圖澄對石氏而洗為
無意乎哉故揭其腸相告別無毒蓄其所浸潭
光昭洞屬如是非區區謂其幻術已也觀斯幅
也寓意于國家欲呂回臬雄之志助天為祺如
呂黎欲衛先河南北諸侯一省括之也其用心
于管室詎淺歟

題朱宗遠畫

渾灝無痕腕中幾許而曠如穆如忽肅天毒地
撫養巖壑噫是豈腕之為耶想見宗遠神行處
跋尹和靖忘怨書啓後

李子持此卷乃宋尹先生予書字學頗老健各
致戒其弟勿報怨于人之尺牘也格言哉夫境
壅之地育弓狹谿之水不易潤乎淺盤之累能

容千石乎故江海不惡斥谷之侵已無胥所拒也所已能為天地之器哉即斯知火可燎燎耶德可不克克耶觀此卷勝于無益之詩笑人之畫夸張之賦多矣

跋周臣畫卷

二弟鏞呂東村洞庭山水卷求跋予歎曰千何跋也耶凡畫之適者已寄情也予之情結于爵祿拳于車馬一身為通人焉筋節脆急梁肉濁酒口重腹惜何如畫中散髮者一童一爵一簪

擬山閣選集卷三十一

七

一琴一硯泉瀉溼簪松陰小雷木癭為樽水光淡宕烏林密邇靜對澀峰警角一故一詠雲煙之興心中各爵祿之畏人各車馬之轆已無胥歟究竟無情向何所寄吾觀之又令吾跋之弟不益吾愧歟鏞曰信如是我亦繼一官也一船一硯能不眠朕

跋姜二酉詩命簡

二酉君締合胥季于連牆謁者遠託吳侍御呂誥身索題千灰寂逃郵情性癡薄何已知其已

吳呂文之耶朕二酉勤于政澡心不偷當時百工胥庀諸姦弊不孽且胥艾也煌煌綽綽寵嘉是勸彼漢儼肆毒已怠其職二酉真自律而气不自墨也矣此無他鳳阿先生父于燕詒肇淑自應爾爾語曰觀泰山崇嶠而元氣自為浩茫故見二酉君何異復見鳳阿先生耶噫予見司空屬胥輟血下急漢儼不堪首他人之為政鳩屏于敏工也其亦顧綽言寵嘉胥呂自政乎斯又廣勸之之意冷物類自相求哉

擬山閣選集卷三十一

七

題畫復醉翁

畫得其獨胥故隨意受形而未胥類也此圖秋風故木溼與綠動溶兮至處吾欲騎蜚廉邀敦圖與醉翁寢處于其內矣

又題

灑墨如此又何異于撲貫山澗

又題

山林者天之所已休靜者乎不可已內克克朕勞其生惟能藏山水于中者解丘陵之牡駘谷

之牝生生怪怪胥遭故耳朕後能抽引山水而
像之狂得丘氣多仁得之衍氣多也非靜漢也
吾之欲不枉于是是呂嚙其口而不能言

題舊書

書畫遭李寇兵火存者十之一此獨歸朕耶必
胥神物護之今得從容靜暇披對自憚兵燹後
若亾若存之一絃嚙嚙詠牡丹謂遮藏見太乎
豈易得哉

跋馬史部書冊

龜山閣選集

卷三十九

題跋二

九

圖繪丹腹載之來書胥至意寓故古人左圖右
史六經皆胥圖觀象感物山峙川渟幽風農事
蠶桑鳥獸象蟲觀者實胥恭而啓之導之也書
之至理道乃來集君子攸求勤而胥所故窮壤
遐載民情生態不啻行其域觀其人胥益經濟
其感發何可勝遺斯冊也非戶牖盤盞之銘呂
寓之目誘之衷歟

又跋

上元夜歸再諦視之恍惚几案間胥千巖萬壑

雲物蔚鬱之趣禽魚皆與相親不宛似身在標
緜莫釐東南人九曲登舄率宮大海漾森其景
色胥呂異乎朕則畫非畫也不朕何能多人性
情若此

題陰太公家書

書凡若干卷閱朕陰太公與嗣君都諫太峰手
札也闕茂困敵之歲太峰持俾子識焉字如小
栗體勢道逸胥魯公坐位遺意呢呢皆居室處
世語文不點竄大略諄朕呂孤艱立朝顧朝廷
不顧身家樹大議蹈大矩無一語迨私故諫之
獸其禧也樸之欲不溫不齡久而無嫌也太公
李官勞于任事不鑿利而雕琢其民乎反無骸
呂為民則復達于進退思適軸蚤退山水嘉樂
忘天而不侑不濫不罹曾繳意念不淺也或者
淡於養龍之學歟溟海淵渟善下不擇而喻日
月液百川盪山嶽非胥厚千所積耶大公渟之
都諫演之角犀豐盈屹如不失其貽憑翼孝德
豈非不置乎是故都諫砥躬不毀碎吟不喜疊

龜山閣選集

卷三十九

題跋二

十

悅猶之乎學海而所云也食狀其涯也前緒聿
纂卽一札必嚴憲而存之笑語所者洞屬如見
湛願結斯孤鯁匪懈炎炎其揚靈也允迪光訓
如是貽是述爲子若太峰其謂之子之匱也不
匱也歟哉陰氏丹腹家澹懷狀蓋國家品亮淳
固之氣卽此可規昔之君子其作澹令德不苟
營私者亦可已知所積矣

跋朱子亮印譜

朱子亮閩莆人欽吧于字學之衰也刻意摹古

龍山閣選集

卷三十九

題跋二

七

篆內研諸慮成象于外浸潭而不蛇見蟠屈造
勁吾不多見噫字之點畫邊傍其謫也多矣况
古篆各不墨墨恢恢者幾哉蓋物各自狀而後
人事胥治也子亮根矩體要若置我輩于三代
秦漢之上復見盤鼎鵠豆戶牖史籍程邈李斯
此無他惟其視歸乎古自足使人色狀而駭聽
狀而意譬之兵家摧堅斫陣廓清掃蕩之功豈
其少乎子亮爲人溫克口不生哂似胥得者如
是則又進乎技矣

跋范會川先輩墨蹟

會川公吳橋高士大司馬質公之王父米仲詔
謂其挺才賦氣慷慨英多茲書胥焉而物鮮其
似竊縮爲寶寒華絕罕其精氣之極乎既純且
完又多而不斲者乎余嘗觀質公之馭兵矣謀
十官六紀審密若行獨梁乃其部曲旌旗五步
七步無離俗無陷容奮末而儉力亦熊亦羆劍
戟明嚴思胥已灑國之垢而暇整于裘帶之意
獨何歟我儀圖之非會川公之書也歟

龍山閣選集

卷三十九

題跋二

七

跋嚴華詩画

嚴華詩近軌犇軼峻立其骨畫得古人之所本
鳥瀾無繩無準隨山自合其必胥已來者乎卽
此一切俱影現於近詩曹子莫鄙是語欲其歸
于致虛之大哉矣

跋陳公甫先生書秋興卷

杜秋興後朱無繼者謂其鮮能權秤不爽也陳
公甫書沉鬱蒼莽古秀靈動生氣包舉攤張擢
灋足與杜作相敵惟其風骨獨往不爲銜轡苦

復如音節馳驟也。比之李北海趙松雪趙乘上
矣。况江門石骨稜稜人爲灤崖字爲遺寶公又
不應獨在圭澠論輕重也。四斗鑿三斗精卽在
書家豈彼小家不知由于彙天甸地也。木枳擬
之得大經緯哉。子明寶此子幾欲米顛據船筏
猶姑中止。夫象車蛟龍畢方並轄子審內多薄
能勝此清角歟。遂書以還子明。

琅華館刻帖跋

是帖皆予與中丞葆一季伯玉調往還牘也。中
山題集卷三十九題跋二
開天政堦僅一二小札及遊金門山香韻之語
玉調念渡江顛狼多吝失墜遂鉢之夫昔季得
召邀溪山吟詠沿溯潭石題壁上是爲何時耶
叩焚奢會葆一公爲御史不敵灤受命撫蜀懷
甲爭利人馬不罷召全制敵而承其敝排山壓
邪獸賦如縛豬羊一何雄哉顧公沉毅大略雖
爲妬者屈豈邀功馬上不足懾胸臆而羞天下
歟。玉調爲名給諫力除六邪三蠹皆與乃翁功
在社稷詎第効功尺寸者乎。故知橋梓之所支

偉矣。天政今爲常吉復續前烈尺牘之存誠不
召辭焉已也。使中丞公不卽死後來夏香建樹
大業必多狀子泊孫繩繩奮起除民瘼興禮樂
英英八九古人何忍自墮壞不究大續緒哉。是
刻成止僭無失于文墨字畫則輕謂張氏之屈
前伸後時變世殊天遣之昌黷亮者社稷所需
若期會狀則又不輕如召牘言非其細者歟。

題孝升畫

峯崇氣色靜心可收尋葛降溪始可騰峯陟
單絡羅刺召挹鸞藻白雲相親非朝市所得知
也。鹿裘念一者領會之孝升得此中意味心虛
靜恬佗人則但作畫觀耳。

玉璽藏圖立本西國貢獻圖

畫筆性態物色無不具備。庀材博旨可謂工緻
聖朝垂拱而獅狔海瑛無不畢來。汲冢載武王
時周矣。集爲王會篇揆其所召致之帝王綏柔
無外區材用而六轡和不召戈戟見化堯離之
音鷩鷩之性不必遠攻窮荒破龍庭焚罽幕割

中國已事西部獎所持呂彙開邊何苦丁男被
甲丁女轉輸大過所被昭昭狀矣畫之精工奇
崛豈尋常說好比耶

題北海畫

記夢塢竹塢底柱左右諸山谿桀豎穴空各縣
勢最怒競氣爭高嶠嶠皆不相下今觀北海大
幅則所見無非圓圖各溫于見者其性情親近
出沒若遇故人契洽狀信高士玄曠意關心開
別各丘壑不得謂天地間果無巨靈胡也

畫山圖題集

卷三十九 題跋二

五

跋黃子久畫

辛卯閏二月子過毘陵玉驄同館齋見一峰老
人卷約周尺三丈元氣含吐草樹滄鬱泉石變
幻胸中一派天機生趣與墨瀟瀟涇流此畫中王
也秀峰靈瀨不爲天地造而吾指造真理在篋
筒中子携歸審視數日令人躁釋忿弓與山水
冥合泉石艸樹一歸子胸入希夷而包鴻濛矣
蒼一峰非畫也悅悅欲移家此間買雙健壑松
外田宗生卧遊猶目目遇也可見得畫趣者會

心遠草樹泉石不又各待之爲煩歟

題玉驄書

今遇此圖尺生一黃公望矣高冷冲逸不乏曠
與之致渾洪艱宜悠緬自遠置足無所猶見榻
崩側崦此畫黏吾胸中岳形錯峙何必倚杖經
谿往遊上下之狀後爲快哉

丈

畫病在無力無力則輕泛不淡入畫病在太吝
力太吝力則氣韻不流君兼善無其疵類今時

畫山圖題集

卷三十九 題跋二

六

御主齊盟將各屬矣

跋老僧無心書畫冊

兵火後詞翰百六書畫凋殘瀟水上忍遇舊僧
終南無心不意其七旬歸狀靈光也無心棄儒
業佛善山水諸尊者像各古瀟夫人各操物外
權者果盡在畫畫間論也歟思擊蟄遠株眼中
一瞥而無心筆墨入于無漏鎬京諸君陳金刻
石雖狀恐非無心藏名意也羅漢不隨緣盡權
在物外書畫因之且文山川無心卽老病軀尙

此畫恒存彼經金戈鐵馬畫獨無恙富貴烟滅
存者幾何哉噫狀則穠豔畢盡者果可與書畫
埒長久耶

跋無咎收吳仲圭墨竹

此竹三竿二石一大石一小石一幹正立三竿
偏反斜垂似風迎作笑灑狀靈秀孕翠曳烟爲
瀟湘簑葉葉傳神無弱腕各全魄文同東坡夏
昶尙是各節葛畫通靈諸子何較哉當作衛夫
人掩袂而泣

龍山閣選集

卷三十水題跋二

五

跋克恭用色山水圖

此幅天機沖虛朝嵐夕靄花林查狀當是彥敬
晚季筆五粒出此相對秀潤流衍悅爾西冷三
泖風景也幽人得已誦讀湖烟碩克何幸專而
各之趙寂逾靜非溪居虎林天竺間峰意在筆
端安能溼岩空靈甘和至此

跋子昂用色畫

趙吳興此圖較春江晚權別一韻跋凝睇一睇
危峯矗峙飛瀑密林玄漠如夷光之出苧蘿也

無論識不識皆誠若欣賞誰復排詆歟

題沈啓南水墨卷

人知石田君山水爲溪壑寫照不知水鳥花果
草跋蟲魚信手點綴若不經意天真爛漫化工
在指爪下信明朝奇幻第一腕也昔趙明誠遇
徐熙牡丹圖無二十畝值不能購夫婦彌日惋
歎此卷天壤異物予得飽觀又何所不暢遂作
明誠鬱鬱歎噫人不凝滯不爲物役觀石田畫
子心脾栩栩往從不禁矣爲之道狀

龍山閣選集

卷三十一水題跋二

六

跋水仲詔卷

觀仲詔公所書卷瀟力正鴻麗沉厚黃離雨中
根萬二王正紳端笏必者在已羣物之兼包各
飛天仙人揮斤入極之勢各所經指發所聚而
能如是通解乎夫書家多萎弱過乎物得此儀
毫失瘡良爲振起鍾張皇索之脈不斷渾渾噩
噩信震旦第一瑰而也宜別爲篋笥勿在懷袖
風齒寒雕恐致澌滅輕喪此寶

題王濛黃公望畫

黃之筆淡宕王之筆華實皆名手而黃更疎疎
蕭蕭勝之今觀三弟所藏雖各怡心目其作雲
霞變幻觀斯不滯于畫者乎吾曩看四幀今皆
爲亂兵所略楚弓得失天之環晝夜也夏商殷
周其禪代也亦復如斯

題石田畫

三弟此圖始爲啓南真腕力佗多贗作山聳石
潤嵌起曲坳蓋此君丘壑取之胸中胥餘欲耳
正不經意處丹楓老樹別胥天地也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九

題跋二

七

又

山石之竄窅空若羅刹如海中大島欲舞欲飛
乾坤一種生氣獨落石田墨汁間明代主盟此
道信爲不誣矣

題樟園冊

畫不欲凡凡矣卽極意紙筆淡墨終是膠山絹
海非真山面貌胥補綴痕也運筆不見元氣磅
礴選之造化奇創重開又歎豈曰獨目清遠區
小自喜更足胸吞湖山乎予胥取于樟園冊焉

四幅

虛碧相映孤危峭嶮閩陽開陰胥遺存于其中
紫綠變幻皆爲外象

又幅

涉江陳氏爲柱下史於兵火後游心圖畫烘染
全不鹵莽潤瑩婉約可已知其微尚之所存

六幅

洽公吾不知爲誰此幅全撫趙松雪與大季穆
狀恬靜又如德屋淳儒敦龐湛凝無忒無恍燈
下睇觀覺大雷小雷與紫溪光景忽移於尺幅
間矣

擬山園選集

卷三十九

題跋二

七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九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目錄

記一

天開巖記

攝山絕頂記

燕子磯記

山口禦寇記

登鍾山記

清涼山記

龍洞雪遊記

伊闕記

梅花塢記

光武陵西禦寇記

瓦官寺記

遊桃花磯記

香齋齋記

鳳凰臺記

觀海記

首陽山記

池河碑記

烏龍山記

牛首山記

緱山記

山中書齋記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記一

天開巖記

品外泉高出山右為僧磔石成井膠牢季所泉之瘼也瘳于何日松陰攢日觀音菴之上五六里稍西者為天開巖飛礎連簷危狀殊質乃爭先角穴屹狀與他山別斷缺槎枿人力擁翼而始克躋躋其上足之所履皆蘭薄也至此古怪峻聲鳳洲文曰懶多缺焉巖上三字尚斑剝古雅山龍孤露羣岫若斫削裂乾窻坤不得呂妖狂目之者如人犀角豐隆起于頭顱不于帝宅雖靈異特達而實無所憤機于帝也不可與雕天曄日同時語矣胥刻岫嶠禹碑于山腹燥機傷于宰糝不仁哉不因山而雕山恐不足呂文此巖也徐而坐之風閒境清淡焉無聲

攝山絕頂記

呂小籃與昇之而北升升者力不繼坐之力

復升之七八里山嶺一亭東望花山黃田蕩東
南句茅如鹿脰蒼翠溼潤環拱無間狀同湛虛
靜原小憩啜茗覺人世別有優劣也又數坐數
升東其門而人殿爲三茅君兄弟容瞻瞻長江
跳蜀抵楚蛇步而闕吳門瑯琊江浦烏江山爲
奔命金焦北固龍潭諸勝俱倚樓啓虛之不遑
且拱且就豈鍾山王氣山體咸趨踴服從各所
呂紫其志不得構貳者耶西南視鷺洲笛步霽
靈清朱雀門新亭長干雨花臺如觴如豆尺烟
樓山園選集 卷四十 記一 二

燕子磯記
登罷觀音崖出弘濟寺危閣閃江脣怪石舉嶺
若奇鬼攫人可畏也入燕子磯上俯江亭亭艸
艸亦無致瀨氣所緯大江自龍江關天門山來
屬里一碧磯下江豚躍擲鐵鏃橫截磯尾因擊
怪異未審真孫皓沉江之鏃否瓜步與壽春衆
山似鴻蹲雕落微茫不可識矣風激水澎高干
瓦官之閣綢繡遠望如豆倏忽而至噤噤天之
侮屬物也不能使各險阻無實傷蜀之夔門劔
閣是已况吳僻一隅孫仲謀氣蓋采南而子若
孫暴虐殄厲卒陷于渾濬之手長江之險果可
恃否刀鋸劇切足已懾人民否騷騷爾拱手而
街壁于魏豈堤民亦未易耶抑江山要害氣運
難持耶今燕磯如故矣當季樓船之勁權區屬
之甲吞刃飽鐵豈無已自貽而竟不克支如是
哉是故繕甲察變扼險而不已資敵人守江使
者之責也其可忽諸其可忽諸

山口禦寇記

不信寇之終能爲民蠶也而葭州唱亂十有三年矣妖鼓坎坎爰及我邑我邑覆亡之懼不暇余鼓其威者疎者膽者百餘人余叔扣馬止之曰是櫻虎口也非不祠而福者也余不聽出于邨之祠可潛兵操火器俾之潛刊山牙角卒遇寇百餘騎黃上色紅綠色二衣也寇射之猛盾救之盾救之我衆用礮四弟鎔用矢墮于地曳于馬寇西上孫來庄走餘三十騎我衆櫻之矢非不鋸刃非不利也寇不自救墮馬刃傷則就

寶山圖志

卷四十一

四

而逃鉤而取賊之衆既趨利夜復舉火山頭曰爲疑兵寇自之雒來後起之藉乃斂足不下漢崖又拾取其卒歸而椎牛饗士俄傳曰寇薄城下又俄傳中丞來一生欲陷余于阨詐引之曰必王子來識之余笑曰卽猾寇猾雒陽之脊窺孟津吾命命懷甲胄出而迎敵此身與此城俱異不可哉何至示人曰難生何騎我而陰其仇爲乃申明約束時漏下矣及門門外無衛櫓忽衆鐵騎聲玎玎余率衆挾死士復奮前驅

召火要之乃真陳誼吾也歾士持長鉞曰待余令勿搏撒聯饒人城中丞握余手泣下曰我不圖足下之遮我也知府尹明翼李官輩豕飽而不關我輕重明白可知矣寇火光逾近天落火片如草山上村落掀狀而殲是役也余非輕于排闥城土跛羊可上余不出城破歾士火器束不得加卽閉門庸何道乎生之詐而陷余也天格之嗔力士見中丞中丞卽割付六守備邑人乃定引酒慷慨相視刀環面色甚安

寶山圖志

卷四十一

五

登鍾山記

東南之螳而來者句容茅山印巖山方山曰遊龍至乾亥方入鶴膝蜂腰結爲祖陵他山皆無蘭馬陵脊蘭異矣與湛虛過蜂腰二衆分爲金匱水公之形狀雖曰彈圖圖畫不逮也石路若行魚背掖而上六七里至一人衆水清虛飲若無水下而西十里又掖而上鍾山之西肩也逕曰春而幽鳥鳴逾增其寂也風吹紅白梅花屢下與石同響膳脂雜石綠苔石之文章益幻松

更橫猛禿病龍骨嶙峋視一人泉下雲鳥吞
助松變現大無倫理矣西上又掖之石之險狹
鋸牙槎豎爭角怒胎息雲族亂乎丹日湛虛
與余分韻賦詩侑酒于絕巔之石老壽之梅二
三蹲于斷齧之壘乃悟曩之臙脂饗其香根株
也哉湛虛謂余曰帝王肇基之山不降格于他
山如此旁撫雄堞下瞰蓮華菴玄武湖蔣廟山
後歷崖穴又掖而上緣葛引藤香掖而不能上
者石窟陰隱疑香鬼神宅于其裏履鵲羽之背
飛僊遊塵廓度乎杉杪竹塢之上今日不獲矣
湛虛曰茲陟也其觀奇曠其危奧峙余曰香味
哉子之領略乎山也此遂緣龍卷之山非執笏
伏拜卿大夫士之山山之遺大矣山之理尊而
不可踰我兩人曰氣靜聽于理其取奇擷勝也
亦足見混沌氏擘靈于陵寢而分春曰惠我則
幽之曰也夫

清涼山記

石頭城曰諸峰擁戴之而間關絡紐江漢朝宗

吳楚間山嶂複疊江勢虹貫蟠走于几下氣象
空縱杳狀無窮雨輟不久一日之氣秋焉春焉
冬焉觀其綠嶂良相稼穡維瑞此非事農乎戰
勝刀金驅檣洶湧此非武烈乎蜀滇閩粵商賈
糧漕此非食路乎余往日北畿輪蹄奔馳耗磨
日月及此遐觀所失不細可勝道耶今天下非
無事之時矣我輩飲木蘭於蕪英藉秘少捫耄
松優游而樂于茲果誰之貽歟故余于飲食宴
樂而感慨于寇賊戎狄之患江南財賦之彫敝
甲兵之虛靡思江漢朝宗不勃勃刻刻已起者
樂而忘世豈情也哉噫乎酒止月親吳楚江山
兼爲攬結似乎得者不細矣狀則農焉武焉食
焉令兩都充實屬國梯航扼天下之金盛而吾
黨遊于化日其樂可勝邇歟

龍洞雪遊記

余里雙槐南二里鄔山之陰龍洞穴焉或曰河
上公託老子地也或曰王維遊此司馬溫公亦
嘗纂史于中余家數世貧困時恒讀書于巖

之內說者曰龍洞之助也庚午冬大雪中余與
友來乎古人之跡觀河山蒼莽之氣四山光奪
噫狀紫色不辨簷瓦雪村雪木雪舟雪碕雪崖
雪雲雪水變態不一則龍洞其雪龍乎龍之澤
天下也其氣誠而力鉅與雷與雨未聲其興雪
也雪者龍之屈也天地淡晦龍不欲顯其噴薄
山河之能呂膏潤昭蘇乎萬葉而巖岷焉是處
噫龍與雪偕藏亦何尊乎龍也友人曰子勿求
備于一龍也近取諸物則曰雪曰龍曰洞遠取

龍山園選集

卷四十 記一

八

諸人曰河上公曰溫公曰王維其顯藏于世與
顯藏于雪香待于膏潤昭蘇也何呂異不雪不
雷不雲不雨不屈不伸不雪而造化告置矣余
為之喟然興歎曰山也始可與言雪也已矣

伊闕記

雒陽古名園地兩山石憤立而水剗狀中走者
禹之伊闕兩山切佛無數西厓洞一入一語則
響谷之厓上泉似一二三四泄東厓下湧泉過
人若不一而是望之似綠芙蓉雙焉泉與伊水

初不肯相容雷崩海翻泉浴暉觸使人動色相
戒循山之西龍王衝瀑布雖壯變謫無定兼之
磅礴險巖擎日每月此兄彼弟不如也擘鑿之
功可引想見惜乎拓拔與天后刻佛剗削山面
引辱此山

梅花塢記

梅花塢之在余臆十餘季矣迨遊其中蔣山之
靈谷為余介紹相揖相讓拱侍于屬梅之復之
左之右也梅俱老硬滿尺餘無拱把者大約
百季之齡怪特此折枝屈為一
花揉雪與日相屹截肪遮玉香氣不全則
嶺嵐隔而私之也與二三友人酒酣焉
方漢賴為輕風所驅其香也圓滿不可限量
不聳彙呼族譟之聲覺醉不狂酒而狂香矣
之領受不已太盈乎總而香之既無所讓復無
爭妬友人談笑樂則湛矣欲就寺宿止而潛狀
忘返余適告友曰此梅園也我輩今人其國第
問香從何來香從何去更問香宿何處

光武陵西禦寇記

丁丑七月二十五日余十餘騎陷于寇中寇南
自山北至河西至邢家園東白城外三里馬庄
而面三四里厚掠者掠殺者殺止者止行者行
官兵毋與鬪而相牙余騎少又無甲士將奈何
孤而自衛十夫採樵氣猛者推弓為鋒自料其
必困仗戟相撞我輩削株掘根不得朝生從者
無人色寇之前隊曰長戈挑人頭纍纍家丁等
張弓交射流矢飛目幸也傷數寇墮其頭纍
寇自辟得路余躍直衝寇亦不并力合圍
不及熟視耳聞鎗甲之聲聞者言曰是王卿
倏而出重圍自光武陵之西北已抵牛庄矣幸
遇故人李滋驍舟若相待狀而武弁蔣從芳受
張公命亦提兵來援即登舟恐寇追寇竟不追
避難男婦皆余載之棲僻連雞鼓櫓東下十餘
里則下舟馬輦革俱清水騎淫馬走郭家灘秋
禾稠濁雖吞寇之心騎少勢孤痛定思痛猶
復悶悶也此時馬庄寇若一出而乘其敝又將

奈何幸烏飛兔與灘狀而至城下矣前一夜余
夢在堂皇一帝王命衣金兜衣者攜余肘而飛
足不傳地一一如夢云

瓦官寺記

金陵城中西南隅近花盞三井岡口瓦官寺古
陶官地也而僧棺則齊東語耳相去南百步曰
下瓦官寺僧曰此寺介鍾子國刻王佛丈六銅
佛長康維摩圖皆亡矣殿傍畱香室老桂半露
秋正芭芎踰後佛樓而木末亭雨花臺莫愁湖

臺山園建集

卷四十一

十一

天門江各獻幽閑豁狀濯人名利之心羣趣勝
而智力淩乃大其心與之相收夫人之溺于名
利也與溺于山水也均溺也非天錫社往往為
溺誤焉是故煙景空濛或絃俗務或奪異好或
神理陰嫉或操持不確林羞澗報皆智力紛濃
故耳瓦身與景為痛為疾奚已相收也嗚呼余
夢寐瓦官二十季矣今也排青引綠非筮非兆
非祈非禱而悠狀與之相遭也是日也松風歛
翳雲為丹砂六朝冷豔餘者幾何如溺于仕宦

遊桃花磯記

天下事不可召一端盡者又遊桃花瀾瀾在祖
堂獻花巖之北此地艸溪蔽塞松作鬼語駭異
竄伏壽藤巨如數蟒伺蛇啗于石骨之中披修
篲茂樹一蜀僧居之餐之擣霞桃紅爲曆內壑
入之益爲幽畏峰逾高人立而不肯磬折吻吻
嶽嶽桃花霏紅絡白彌助淡綠余又紆折獨入
峭竦數里石竇山芥雜花氣彌膩媚峻泉忽下

卷內
記一

世

似憤懣億盛氣，引出跳沐輕灑騰。犇奔木古杉之叢，更胥呂增山之蚶，繆而步履不聳，砰磳之響矣。彌上數百丈，祖堂寺獻花諸峰，譬之周開宗廟大鐘巨甌，赤刀黥墳俱列，几席時湛虛靜。原趣余行山，呂桃花雲泉供余，余獨不忍舍也。桃花稠與二君同，而北峰泉則獨私乎，何但山也。天下事可呂一端盡乎？欲宿其上，蜀僧曰：多異鳥怪物，斫荆棘不能上，上不能下。桃花竭，朕欲宿何處？

香齋記

不知何從忽動栽梅之意意之所蟠裁已百株
二十季加老雪毒霜遂成怪體幹不暇直花不
綴葉龍愁虎憤爪角相格囚縛不坦坦也王子
曰雙槐吾祖居哉一室披卷蒨溪竚篠衆幹圻
花盤紆疏演枕書卧卧即寢寢而悲歡淡淡
生順逆也皆爲香所貫也夫天下之悲歡淡淡
順逆成生皆幻而寢之先遣不爽則非幻也寢
去則非幻也憶梅之極不損其真其真不損
不爽于老雪毒霜之下似忍辱者幽氣不折
稜勇鬱乘陽之固恥與凡木耦而過全屈
進于道似智理者噫不幸不棲于巖嵒幸而
之村剛壘狀挾紅特翠之不爲不寢不能窮其
象不香寢不能游其與其中各函焉者也梅之
甘與同寢也豈非幸也耶狀則何梅何不梅何
香何不香何寢何不寢曠哉天下之悲歡濃淡
成生順逆孰爲之主之而孰爲之賓之惟見流

水縈雲香風寂寂

鳳凰臺記

從上瓦官寺之佛樓過一女牆竹門卽陳時鳳凰所來之墟下爲枯池綠艸茵茁老松高五六丈者十餘株各土岡三四丈寬七八畝荒蕪蕪走鴨止無亭榭禿肤古土因念南渡之衣冠與江上之陵寢官闕漠漠艸樹而已爲之喟肤興懷曰陳隋呂來盛者鼎峙游者不知其幾特借李白詩呂顯江山之靈賦而詩惟青蓮氏設無白詠江山寂寞其沉淪于灌木宿莽也何道哉斯又不呂鳳臺加算延季而呂白加算延季也吁自昔敲毘繁露纓組華胄其從革也攸不知乃獨炳炳于李白一鳳臺耶文章之權重不重乎大不大乎久不久乎

觀海記

海之東就也登穹遠堂倚峭峰而盱之演洋洋洲艸樹晴嵐之外鬱冉堅驟天光晶媚延亘不復蒼皓之爲天地爲蹴呂寅于內而導氣飛門

日月陷覆與客悅瀉久之客曰淡雲衆怪豈無所經乎余曰異島夷木磬于朋山龍魂蛟魄玉英恒華若膠吝于生末則海之積厚而西蝕也中國穉粒耳不化爲浮漚游沫者幾何乎是必吝故焉而余不知其終頃焉風激海立電戰雷排欲如前之辨于鯨渚繩于沙濤不可得矣客曰秋之眺地虛水實噴且噦噦如人欠伸抗暉倒麗無足詫者余曰海常紅矣洎洎沫沉鱗鮓鰐亦與無窮方且呂扶桑爲清而遊此臺者

樂山園遺集

卷四十一 記一

五

古人誰在客曰欲呂恒在此臺此遊此海也子其文海乎哉古今無文則天地不寤日月爲曠人亦相混于獸門與路而已故文之也必也而之臺之山之海之遊始收而專爲吾吝不徒目吻乎海也數外提情與海不死天亦永昌其斯始耶終耶余爰作記呂酒呂歌吸孕百福于斯意興始起

晉陽山記

索隱諸書曰晉陽在蒲坂非也白與躍舟河北

卽埒塋今山之北邨曰叩馬邨山脊二塚邑大夫歲時祭焉孟津西城相去三十里堰塲互入躡其巔瞻引疎曠離乎壑岫四無限隰立乎天雲之半心果目撫弔彼二賢艸之蕭騷也塚之蒼靜也山陀之不傑而酸風之霏靡也讓國若彼叩馬酷譙君臣大義日月不枯而今壇夷跡剝之如是耶于是老木成岑塋墊踐土數千里壘墟似鳥爪鼠鼻思二賢之讓之爭令人自踰于塵垢之外而來振駟伐不貽慙千秋其誰

擬山園遺集

卷四十 記一

宋

信之乎悠悠古今呂治呂亂呂攻呂奪呂死呂生呂先呂後呂快呂嘆蓋難言之矣余將披石壁拜薇葉告呂此意

池河碑記

僕人相驚呂寇來時丙子十月朔及夜初漏至池河同家嚴家慈二妹四弟僕七八人饑渴甚始欲餐羣之血衣之人滿路皆滔滔四走吳火煙斷矣顧馬竊馬竊無肯牽者乃給白金不輕重焉頃刻得馬竊乘肩輿行李變服戎裝持弓

矢出如困獸思鬪恐余毒也而路不競偏三馬寇四弟射走之路之人夜則呂目家嚴余兄弟僕夫皆抽矢不納于房而不敢苟射走一夜過盤山斗板澁岩日之丹矣山路之人皆獲緣而貓哭海蕩雲驚若寇至其無弓矢之衛者不棄輜車走林中也幾何人過清流欄關山入滁州利其幾而安其亂釐乎矢脫乎甲裳羣池河守備死矣藕塘殺焚極矣骨肉相會如出夢寐驚喜參互迷不可憶朕而戎憾往矣酌醴相勞四

擬山園遺集

卷四十 記一

古

弟曰險哉此丙子十月朔事也兄其識之在吾邑棹鞅而還在滁西挾矢藪而奔秣陵不迷始者定居余笑曰不狀明季十月朔不知又在何處

烏龍山記

望烏龍不數里緣溪行曲折高下向背過一邨人家多雞犬竹木水千章皆數百季物池塘連激澗欲笑鼓泉不知何處來委紫流玉埒谷齊皋壤形競變互相軒邈不與共色自辰至午其

隱天合際者土人言是山無虎而左右山多虎
八九為羣指之為烏龍烏龍嚴州之右肩也至
是始爽狀不第數里矣石與急湍相礙飛沫林
外氣執吞吐似不容近立者循石塔而上累息
始及數武歇膝復躡山上下多秀杉徑進茂艸
曷感猶疑香潭黥狀若無其底人充倒照似夢
中微恍之景不敢端色正視也又宛轉及一柴
門啓之乃僧舍也舍傍竹圃如僧之孟綠加一
尋白粉胃之僧曰新茶款余余亦忘其路之
者幾十里矣乃解衣釋帶盤旋峰頂是時
午及申日形親下風力亦微下觀無曙淡求
晚南望嚴州西眺遂安淳安與黃山齊雲山
數點蒼蠅而已天濶地迴余亦容之寂木吟
之中不知身之為誰也

午首山記

丙子出鳳臺門三十里行石子岡見趙傍石翁
仲乃王侯佳城也麥田初熟溪傍老牛牽石子
婦曰木機擊麥作碌碌聲豈不臥陂塘邊較之

江北兵火走竄一段太奇景象也松林行數里
石為梗疊嶂複巒脊磬聲出林杪者則寺之樓
閣亭榭也過溪水不數里至寺門聽別磬水雷
輾電散似在履下層階北上銀杏樹扶疎石臺
陰數畝壁上題為白雲梯越兩廡至佛殿南望
祖堂獻花巖曠如也轉而東至僧齋湛虛張君
靜原屈君已先踞青石飲矣遂與東北上石路
矻矻窈窕一亭挿于懸崖書為流憩亭榭不構
與之拱跪高朗冲融樹陰蒼鬱之竟不辨陰陽

後山園遊集

卷四一

記一

七

又一堂堂榭石巖脊泉脊井東上咫尺地脊一
塋結于生生臺之上直欄曲檻朱甍紫脊高可
拂鳥翼下窺竟無厚地湛虛乃長嘯獨立雲石
俱劃曰斯可已駐足乎余曰未已也又引石塔
而上盤辟行轉而西僧因崖展拓為樓狎曰密
蘿疏籬艸東之色清潤倍常觸風成聲通于稻
東一閣蔽虧日月山石為軀閣與樓勾互若頤
頤口吻欲翳欲動壁上紙幅將滿皆題詩也尖
弱無音徒闍字句耳內即僧寮茶後風颯颯來

不可久留湛虛靜原尼余曰斯可已駐足乎余
日未已也路逾陡峭又蛇鳥蹲身行三里樹類
山噪至一殿怪石如屋如象如馬如鬼如龍如
白澤較下益奇肆顛狂天地之伎倆盡詭譎矣
是時日下濛濛林氣甚香遠風輕冉不知處所
絕頂之西則梁蕭統飲馬池也池中水可三四
畝許折而東北石益嶙嶙聳飛欲攫霄漢俯而
弄樵語若鼉咳語不可知也金陵之宮闕樓閣
亭榭彷彿可見余顧湛虛靜原談太玄無事其

樓口園送集

卷四十

記一

手

樂孔嘉舉酒引望久之喏狀覺形骸六藏悉爲
外物而况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者乎又况江北
兵火須臾事乎湛虛笑曰茲山一名天闕天闕
固無恙耶余於是俯仰感慨疑昔疑今依依朕
而不能去

緱山記

緱山在偃師之東南渡伊雒經唐太子嶺地多
棗柿榆柳三月春和桃花紛紛錯弓絲縵路高
阜也至扶殿嶺折而南六里檜杉與遼樹喬麗

峯蛟蟠之象卽緱山云負土脊力歸朕者曰子
晉廟碑之高二丈者天后撰文妖豔不必觀倚
列藥曰石鼎石多鋸齒而漆體山之峻不及南
與東者西東卽嵩山衆阜一俯意態橫出不倫
不理環爲揖讓勿相感也別香淡遠蕭疎之意
蓋此山之前乎子晉者不知幾何季笙鶴杳然
淡綠淺碧相對之久而不渙焉忘情遺心靜
者豈人理也哉顧得道可已退身而外身無已
得道余方廣覽於藥曰石鼎同遊不及顧
見流水無心桃花逐出得道者
更同知者

山中書齋記

少林溪南退居僧舍余僦居之讀書之暇則
山揆堅倦而歸日夕薄霧皆行山雲竹氣中
聲淙淙在衣袂也味爽登木魚音卽起不置
看竹讀書竹藏海澗堂之後山之趾青蒼爲
所翳余命僧鑿壁而窗之歎曰是何異西伯之
囚釋之而出乎竹間多藤紫藥紛離更與右相

聞余方濡墨吟詠不知僧來擁帚聞掃飛花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終

擬山園選集

卷之四十

終

三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一目錄

記二

香泉記

雲齋記

頰龍潭記

可閒齋記

悠肱齋記

柏岡記

玉泉寺記

廬山記

延弓劍潭記

嵩山絕頂記

騎虎和尚記

鑿山塞路記

迷山記

紫巖寺記

擬山園選集

卷之四十一

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一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一

記二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香泉記

永寧城之西北九里皆大竹也從竹中行忽得
山之體瘦而致淡攀緣老樹而上寺已漸圯
山磬晚動寂寞之中悠焉杳會是歲甲子孟秋
受人劉楊諸君共飲于巖泉紅樹之間已而夕
陽滿欄人影乃虛求之幽溪香泉泓然清徹人
跡罕至潭而不流沖花雲林森森泐泐映泉為
金碧光如琉璃珊瑚狀其圓魄也歟又使人意
快于塵垢之外余告友人曰此泉何不論石利
寶引之下注可灌數百頃田也其為利也亦溥
矣迨日沉而餘霞明瑟欲去而山煙曉曉下屈
磴不數步回望高巖若截相與徘徊瞻顧而不
能去

雲齋記

雲者大澤之潤山無論乎側老穉皆生焉是太

地之奇氣也山之舉起噴發飛動奮擊盤迴皆雲之爲也張子譙明見余北都余曰路史古喬譙明氏亦山名譙呵責也吾易子號爲雲齋可乎張子欣欣曰雲甘心焉未數日見張子祈祈英英飄然無憫吝雲之意或者曰雲非氣非煙郁紛其勢呼吸浸潭而無所持張子將理民事于多難之時手拮据躬勞瘁將鍊火生雲鍊雲生水而付天下于惴惴宣猷施澤伊誰爲之願乃淡然漠然不拯溝壑之瘠修金鼓之力子而

東山先生集 卷二 記二

雲張子也天下不食張子之榮子之雲殆華誕無用者耳何奇云乎余笑之曰是惡知所謂雲耶子不見世之人吝怨兩風者矣吝怨雷霆者矣吝怨霜雪靈霧者矣曾未嘗吝怨雲者假使吝怨雲而雲自如也今天下攻大礪堅外邊無弱寇心不離木刃弦弓饑民嚙艸耕羊星亮是何時也狀李廣不遇高帝不侯衛霍不遠跡羊豕之間功不能獨彰欲曰運轂太任則尤憊來勞子人所不憊忤子世所諱聳道者智則惑

德者心則險即各管晏蕭曹房杜之才不可爲也獨是雲無吝自執操貫萬物合陽精運氣經八方能使風雨臣雷師行者施從者龍大如其而需潤天下因之而已同雲吝將迎避之吝無吝者卷舒自得雲自如也雲者不曰智巧爲也雲不奇而誰奇歟夫令雲契契曰合昧昧曰求不得志則鬱然削神得志則虛年無靈若是則下而與雷霆霜雪靈霧爭魄鬪力不但子輕其拙九余亦怪之矣惟其不厭天地之屬其吝曰全其天器者乎人也雲也皆無待而不相掀也何其如之繇是而論或者之所謂奇者功名馳驟之事務鞅革動靜不繇子自又多一吝心焉絮曰夫子疏水浮雲皆其可笑者也余之所謂奇者動使天下過意而不枯靜可合兩儀子太虛無心曰都居而卷舒無藏焉者也夫無心故天下莫能傷即堯舜鑪錘文質救敝方且可奏刑德奇寶之功與天壤敝何不可爲而溝壑之瘠金鼓之力又安足曰苦吾雲也哉君子

東山先生集 卷二 記二

謂無之非雲無之非齋無之非奇天地之氣在
我又何奇何不奇之分乎雲之義其各既乎
張子拜手曰吾雲也遂召爲記

懶龍潭記

庚午秋杪余讀書少室山下浙增東渤少林僧
海滄指余西遊于潭潭去寺六七里始入南其
路一峰遮于北怪石獅乳泉水清冽穿洞于小
石下行二里石路橫岬突起脚下約三十餘丈
石上花白綠雜碧與山茶族也俯視之寂然無
聲僧曰此懶龍宅兩峰蟠夾數千丈野艸備文
質錯錯鉤牽垂垂狀目守潭左右突起之石與
潭心上下照余鬢鬚潭寬半畝餘清而可畏者
各怪子孫於中者僧曰勿召石墜恐激龍惱余
曰何懶焉僧曰天不雨居民召石俯而擊之擊
之乃雨不擊不雨余笑曰子烏足召知之龍好
動不已輒病所召求鍼也又恐爲人攀援龍之
懶龍之智也子不知龍之意龍之輒晦即謂之
曰懶必所甘心矣

可閒齋記

維揚給諫珠巖顧公曾謂余曰吾各園一區不
求其麗不求其多贊召石澤召花俎召書鏡召
水藥召魚舫壺觴族召蕉梅柳桂楠枇櫻桃菊
蘭榴椒之屬吾取召自娛焉而已若求其麗且
多懼召役吾心勞吾神也當其時字之曰可閒
齋夫人之一身其爲屬物鑿而日敝敝也閒者
於人歟天地勞屬物天地與屬物皆各情召奇
內皆不能閒也吾可閒而閒之奚不可乎王子
贊曰懶龍宅兩峰蟠夾數千丈野艸備文
聲之狀狀曰珠巖氏何易言閒耶天下惟吾遺
者不求各意者不閒琴瑟無意也鼓之則不閒
矣風雲雷電無意也用之則不閒突不閒者不
必貪逐勢利召矜其心即清靜獨處而余謂不
得閒者即在此珠巖氏何易言閒耶試爲子明
其紛焉神宗時天下無事四十八年一字一播
如吹水漚風十雨農桑外戶兵不感饑不加
刑不用于是士大夫休息于嘉石清湖楊柳菴
莽之間與田農山樵逍遙召老其天季即欲不

聞不可得而今非其時矣天子宵旰日夜憂邊
恤民恨不卽削大寇而饒燔之物力不贍天下
大殘天地亦思較此而七福之畀也珠巖氏諫
官也僇工呂濟需忱集呂匡其不逮與二三胥
心救世者束掃松花江西警白龍堆數百日勞
之數百日役之治亂保邦摧虎豹之吻呂遇封
疆之禍狀後一日佚之非士大夫所望于鴻才
遠志者乎而斤斤于一區之園懷安而不海也
蜀何歎公卽香石花竹水溪舫壺觴蕉梅柳桂
北山園選集 卷之十 記二

之章也不亦世道之一大憂哉于是知一園林
之細足呂觀天下之風俗規先王之治道士大
夫之閒不閒亦曰時焉而已而豈易言閒乎雖
狀胥珠巖氏之勞佗日厥功適臻天必終呂閒
償之功集俗恬予可偷安于嵒嵒之山木不願
社主蘭不願王佩余可取閒呂自娛也珠巖氏
又何得呂誚讓我

悠狀齋記

卜居于嵒嵒山房而題其西峰之室曰悠狀齋
是季崇禎十季余復入北都暫與山別夫嵒嵒
之西峰淡焉如雲香靄焉如煙青綠虛漠焉如
公望孟頫之畫昔季未爲余胥嘗于途中望之
矣靈湛于胥無之間若造化之噓氣而成也十
餘季余城居又于樓榭牖檻窗榜中源源見焉
不意今居其中大飛山欲界仙都忽爲胥胥也
夫天壤間之物其遠近親疎失得離合未胥專
主何莫非此山耶而隨時所適似胥領略初無
凝滯苟妃媛翠何莫非此悠狀與南山相見耶

今余居都讀書無事何嘗吝吝爲之才思悠狀
齋呂遠飛塔脫塵纓已爲藏退恬安休息性命
之處其所邀靈子造化者多矣昔也嘗聞歷子
吳越閩楚諸山于江海之際崑崙岷嶓立隴阻險
怪巖嵒巖巖虛北鬱盤與天爲黨茲山猶其培
塿也而余寤寐乃在于此則其悠狀者爲其近
而不遠歟親而不疎歟合而不離得而不失歟
不幾乎余所專主也耶嗟乎真意在欲辯忘
言狀齋可言而悠狀之故吾亦相忘于鬱律長
長鬱而已矣

柏岡記

孟津東七里龍洞山之西一里柏岡時焉三面
皆山若幃幕西瞻王屋穀嶽黃河一白練乎鋪
蒼茫之表明滅者無爲席下物余與友人數飲
其處家大人子弟皆載酒與筆墨或各登詠衆
栢數千如髮如草而前人不標題何也此地之
遊宜于春秋春則單衣秀澤連他峯已相亢樹
之枯者倒者密者疎者穉者壯者杈枒虎牙青

崖煥發如柱如几如屯雲如夏苗濃麗子柏之
前後可娛也秋氣微白紅柿垂實火齊寶珠可
玩可饌懸之席間一望數十里飾嚴綺丘乍溫
乍涼怪異千狀造化固已此私余紛綵駭紅香
勃翠媚人世之所不能爭者也大江以南者此
邪無此邪狎主此山而雄長之欣勝踐之同和
笑塵纓之爲滯每一臨况詩暢飲喜悠焉忽醉

玉泉寺記

自高梁橋西行高梁晉舊地見智伯事山趾爲
甕山寺爲圓覺田左焉湖右焉水光澄湛無塵
埃土滋潤不剛波演多驚鷺餘水鳥不知名叢
薄瀾蔓多稻田江南人僦耨之曲盤者汴溪相
鄰溪又胥亭相暖無次第排耦可喜也又三里
爲功德寺與曠野衍田似南康地溪之亭宜廟
警蹕所駐也近玉泉又華嚴諸寺皆圯甚矣泉
水湧山脚北甚雄壯聲亦奇駭西山腳康數十
處恨爲房室贅掄泉之遺亦難難如此南爲趙
公園園東爲堤海棠寂寞臺扉無主寇來燔灼

狐狸魍魎昏哭晝啼王氏北山鼓圓皆狀物固
胥帝旺哉西山脚跳石崖句身拜廬如猿猴始
得行跨水越泉恐隕于溪溪香溪淺淺者鄰鄰
藻荇綠嫩可揆也其上為漱石軒軒之內石洞
邃不知幾千丈不敢入僧數十人而避兵亦不
敢入竟能匿僧洞中刻鏤諸尊者拾石路級上
為呂公洞又上為枕霞亭偃僂于峭壁其上則
山顛也樹色宵昧新雨弄煙黃葉之氣若鋪若
斷湖面碧黛大類西湖四而橫觀山西又開嶂
廬山圖志卷十一 記二 十

廬山記

東林寺之為廬山啓路也舍舟陸行自江州來
石道作椶輦西林離兮蕩潏三波而下雄諸巒
光衝湖康水擘巒飛瀑多而開先寺為冠遇

石之武斷者祗之不下欠伸緣石趾走矣及曰
黃崖文殊塔康王谷夏香怪瀑與子偕往于是
又蹙躡十餘里乃踰嵌石臨溪壑乃觀文殊塔
瀑布兵車奔奔海濤樹立白蜺千草崑泉為之
冥蒙不可詮也繇歸宗寺經白鹿洞觀五老峯
邁吳嶂山徑白鶴觀棲賢橋覽金井玉淵之勝
明日登御碑亭看佛手崖枉厓尺倚其峻緣其
外仰于背甕于內殆所云紆而昔疾疾險中之
謂歟雲氣林先感于剗而林于氣體至太林
廬山圖志卷十一 記二 十

士大夫棲身霞外濁視功名豈無所見而朕耶
淵明遺祖少文太白諸人何功何名俱沉晦于
中不肯輕出詎爲矯異之行哉今而後余行將
結廬其中矣

延弓劍潭記

延弓登舟舟不似北方畫船兩壁山數畝重水
色綠如鸚鵡之毛窺之號號良入溪泓渟著不
肯流疑雙龍畜子孫宅其下畏其怒動焉者東
下巖上松不似黃田茶洋黎嶺之多年歲也白
紫花甚盛時時飛入船窗坐人衣裳溼草復
紫蔚欲流水氣嵐煙舟入其中前瞻茫昧不可
覩若無路喉極目崖岬無復弓疇忽焉胥路方
見轉圻回視前江鎖閉于蒼隄不復見矣渡舟
甚小遠視如豆粒鳥音一鳴山空宵窄殊自清
越比之吳越周齊山又一面目也山泉彌多白
界可愛環眺冲穆不知身在翠微潺湲中矣江
中多怪石璽璫嵌異時來午船舟子避讓焉如
不及而桀起雲濤拍動磊呵擊巖而星宿破

碎若將鑽空而窺石之爲水淫者太湖諸石不
遠盤古來奇物也余思羅致之小園而蜀山隔
越爲之咨嗟久之

嵩山絕頂記

辰飯罷攜榼從者六七人自退居後山登半山
多橡樹樹高不十尺行十五步一憩喘定又行
十五步怪石大如堂室巉巖嵌嵌破破不可上
草翳無運老樹疾根倒竿於磴邊黑鵲一鳴
谷劃然日精明白雲蓬蓬起石腦脇間上觀
卽霽也過大石林樹盡明坐蔓延於錢薛中隙
地少許土雨復土潤印一虎蹄類小盤左右皆
懼於是疾過之余命磨墨題石壁上數大字曲
折蛇行至一石匣南瞰谷下皆煙嵐風自東來
力甚鉅衣皆解繇石匣嚙嚙躡身手提石牙折
而西上歸狀如削八九丈餘則霞梯也石脊峽
身貼於石一足着岫處一足方舉如作升木直
上無斜側勢氣數歇始至崇舉一泉而寬五畝
溪不可測泉口八九寸余手疏其穢雜冗石木

葉口寬尺餘深注下大壑中如雷鬬聲不可遏
少頃抵佛堂將頽佛像煙煤香火冷狀四面墻
用棘防虎豹也南卽摘星峯西卽天皇廟是時
日將沉矣夜宿佛前二僧爲煮芋山藥飽而卧
焉明日眎登封城如盆大觀哉下視黃河伊雒
如線太行鳴皋伏牛箕山許由山潁山緱氏山
皆培塿相連相拱循王子晉洞下夫造物之自
無而各各嘗信之山頂大泉諸山羽翼各現其
才技類手爲之刻鏤者是故大小相師何故難
處而不亂狀山一鬼神也嶽降申甫狀人亦一
鬼神也噫彼造物者旣生此嵩必各各死此嵩
則吾所不得而知也

金門山記

永寧縣西南

北里村在山中竹樹如鶯昔大數畧頃環塞之
南爲玉笋山給諫張玉調數世居此高切雲霞
若連珠狀西南山逾厚四五百里莫之旣樵人
洩父似桃源與外隔招待御那舜玄騎馬十五
里渡溪水馬不溼腹經玉笋諸峰下山勢負氣

嵩山圖志

卷十一 記二

七

嵩山圖志

卷十一 記二

七

出力爭勝于西北峰路傍大石如今馬又渡
溪水抵金門山麓竹林外人煙靄靄十餘家乃
段氏也余與玉調賈勇歷崎嶇絕頂四面望熊
耳眺盧敖山錯繡相亞舜玄登半拾石華一狼
從石壁避余人東高峯其上黃帝時伶倫造管
竹尙餘數百竿石佛頽屋破無僧雨忽至日啻
山尾營輝坐人衣段氏餉余騷客曹陽虛亦至
卽席限韻酒醉仰天大呼嗟嗟一登翠壘煙雨
來奏况於漢人而久居之寢食云爲又何知夫
逐逐無厭一切覆畏之塗哉是時玉調曰直諫
謫舜玄曰養親歸余曰請假歸時崇禎己巳九
月十六日

騎虎和尚記

庚午冬過二祖菴之東石室數處太少室所繇
名也外望之厓而入之寬空四望皆青石如人
在井中上視太青如斧所割石遺噎且多頗樹
不甚多樵蘇者之尋也野卉起枿生華南石室
中一者人藉長衣敝上牀角一泉一瓢室無畏

物武又六月不食髡者曰此卽騎虎和尚余乃
長揖問曰奚以騎虎邪髡曰此塢椒樹二虎來
恒睡其傍和尚卽罵之曰杖扣虎齒虎伏身垂
目不敢怒山上人見其騎虎行虎不能死和尚
也問之少林髡亦云朕和尚面不枯而澤似脊
道術者問曰遺不答曰其率不答少林髡曰師
不知何方人率百歲者又矣擘險峻凶虎無梟
心甘于樵蘇之人不敢甘于和尚何愛于和尚
此何爲也耶余又長揖問功名事和尚不答

龍口關遺集

卷四十一 記二

七

哉其洗剔精魄胥神呪已牢其身耶其檻彪籠
龍曰小用其遺力不肯用心于家國者耶若功
名之士彼綴革刳心也久矣時余題石壁曰人
乎虎乎出乎處乎孰尸無事乎余今居長安銳
口淡面時思和尚意爲螭縮歸必訪之嵩山矣
雖朕未知和尚復在石室否

鑿山寨路記

乙亥余轉南掌院九月抵津寇警又偪津人相
顧肝惴余願出城鑿山寨咽道咽道塞北大河

西南東皆寇卽卷甲至不能越此隘口淡塹薄
津城矣遂輕騎率子弟家丁一巡簡隨之余顧
夫六十人厚其口賞鍾鋤諸鐵器邪許力作之
聲震林木土堅多紅石器易缺折輒更器而鑿
窮一日及二夏月色熒朕又取酒勞來諸勤者
情者咸就奮焉鍾誤觸石火光激射兩日夜鑿
深三丈寬四丈穴曰竹鎗削木浮曰土雉之門
公廟夾馬營余詳曰告示張戒商曰商不可不
也來則陷于宮無完肌矣若流寇請從山口入

龍口關遺集

卷四十一 記二

七

吾津願背城決雌雄寇之過者得告示後二日
行曠店曰令旗掣其前隊曰孟津鄉宦告示誘
我也聳彼鑿院溪不可往火光照遠通勢洶洶
竟掣回

述山記

余季少好遊山任意騎一驢引一僮奴入一山
不知爲何山也愛其樹木隱隱任意登攀又行
六七里岌業屬丈餘衍官冥條登山頂皆芻田
曠朕無人田之畫界環曰大塹不可過塹中詭

狀盡懸絡絡其下屬仞不敢窺侯牽驢作苦曰
日落矣尙抵家邪偶大雷濶電黑霧四合對面
視之不見侯矣雨下如錢貫任意從一壑下皆
懸側無路四山水聲崩天轟地樹之杪人之鬢
無非雨霖又俄而雷電走足下倏滑倒驢遑巡
余亦數躓數起九月衣裳寒不可忍少頃山澗
百谷水集溪數丈不能上下下則沒大水中私
禱于神求拯俄見一火光處喜曰斯山從無居
人何香火光耶與侯赴于光光似漸近又行數

龍山園選集

卷一 記二

二

步則一茅屋也叩溼門無聲侯呼之一道士出
曰王生也何自來何自來山中可夜行乎不遇
我礪水漲發害汝矣時引一杖引余余引侯侯
引驢鳥道盤下雨彌大雷電彌狂猶瀟瀟石危
其如行樓脊房簷怪石噴吼猛風飛沙豺豹噪
號或行宿莽或穿灌木或接絛藤益悚悚狀行
久忽得龍洞山口初不知得至龍洞也亦不知
道士何如人龍洞山口又一弓田去前山低數
千仞龍洞下山去吾家不五里道士笑曰此汝

熟路可歸矣忽不見

紫巖寺記

紫巖在孟津白枝之南山其求不可考余于乙
亥秋同全獻白家四弟匡巒往人寺柴門寂朕
佛龕堆落葉古磬在几僧不知何往也佛殿前
一泉離地面四尺水深湛不幸呂土封錮之日
月不親雲華不生便汲煮而失千灌漑山田味
甚清恬安譙可煎苦葺山張兩翼前水直去不
灣抱故寺亦荒閭兩山相牽相扶若斷若續
硯枝峰散峙于乎瞻衍漾之中山形不曉聳刻
露崑洞不斷齟齬稱奇茂故韻人罕至品題鮮
少無爲山一洗塵氣者東峰下多小石子五色
斑斕予欲與獻白飲而日輪不待矣少頃人靜
山青樹疎雲淡與四弟下行過二三峰寒煙衰
艸之外始脈脈會心遠遠聞香磬聲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一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二目錄

記三

登華山記

峭嶸山房記

居庸關記

龍馬記

虎丘記

鳳泉記

九龍池記

十一溝登山記

仙觀西至龍溪山記

錄

白洋河錄

夏鎮錄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二

目錄

一

張吳店錄

月山寺錄

龍溪錄

偏梁山錄

三潭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二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二

記三

孟津王

錄

登華山記

舉之在臆也五十季矣迨辛卯六月予攜雷孟
二君述今季春夢上一山非人間恒觀奇奧浩
衍踞於巔日月走其下忽逢謙道士自雲臺觀
玉泉院入西北隅峪時煥燭遊區里關水山上
下一石無佗山巖積狀又南為萋蘿坪東壑大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二

一

上方諸避兵者臺榭鑿構于區壑陡危雕檻皆
生雲際禮白帝宮庠長圻葢希夷峽高凸驥獨
又南藍臺毛女峰下詰屈十八盤兩峰夾振水
泉始運輪弓特弓怒跳震負力石罅穿奔淫于
雜花怪艸藍紅爭色折而東榭秀密潤陰水遞
倚北斗坪寥陽洞將將神宇為載經閣中坦為
救苦菴束短禪蛇趨過回心石石削焉數千畝
丈無腹齧一瀑絙下道士曰拾級手綯鐵經翠
牢而井之絙曰布梢斜水洳滑道士爪予右踵

納諸小石穴曰納矣始拔左踵反步一停俟喘
蘇乃徙其步欲受弁勿務急急斯猶欲靜聞已
耐耐不侈庶幾免於跲害謂之千尺峽斷再上
軒弱如蟲木聚如象脊季久敝復敝半焉又所
謂百尺峽也峽盡復邪鍊經丈二石橋弓次代
下測之剽甚三週于茶勢若緯鍊經一丈六七
尺爲黑虎嶺轉陟東則爲紫雲臺關聖廟瘟神
洞路巒巒行南躡雷君曰此老君罕溝西類
狀雖不井短石欄仍引鍊經巖背背若將墜助

龍山園遊集

卷之三

三

上之人之足趾下鱗次人之髻貫聯邪許佝僂
徐授之趾經懸堦百餘丈數數息定束身車箱
谷句迴而東之履徧徧愁外綱中陝絙弓布南
小徑松兒爲鐵牛臺又迴南往石堪一天門構
神區孤峙無侶寥寥一怪爲北峰自北復南稍
斜似捷之弓架也又鍊經數百丈西壁削豎礧
礧屑無齒棧齟齬險巖半入月引鍊經目不敢
旁旁必眩偶睨之宵窺兼大漈若無地乎云屢
蝸牛附黏或遇峻吹軀圈脉旋氣躁斯底上不

弁天明將昌作規弓少利不彳亍踳踳絲三元
洞赴卧龍菴香噦龍神黃冠攸棲與北峰等突
立勢更乖越弓鍊經爲弓之繁西顧空虛毛女
峰藏經閣千尺峽咸俛鼻臣伏無敢仰面者東
峭蒨準之飾尊化下屏其匪也三之而呬之中
懸河漢一綬蜿蜒天壇地道士呼雷孟迪吁嗟曰
今日孱弱跨蒼龍嶺矣如大轡長表三百餘丈
天倏大雨淋漓泉洗山之垢鍊經短不欄帶白
萊蘇斑相踣比之車井暗獨龍嶺子子則崩墜

龍山園遊集

卷之三

三

斷絕雲不罷心飛顛不寧魂道士布繫揮呼
周廩不敢出一語回矚疑大者覆小者馳微者
螳緣木低頭噉吻絀肩掣腓董不究風習習吹
若風顛雨洊乎吓死生類細蟬韓昌黎下而哭
砌硯硃硃硃躬在太無不能勁展可弓哭上龍之
吻雨復震遮入貢大石龕西經日月巖面而手
石穴趾石穴苦身鍊經如前引多齟尋歷將軍
松樹爲雷火播枯朕老虬仍蟠蚪不自貶數大
松盤挈青蒼條肄雜艸木花香端可摘無論幅

狹天之養物不搖兀也信哉抵天馬石土地廟
一老道九十餘指爲中峯顙靈官洞洗心坪迎
陽洞睇仙人掌乃灼圻龜紋髣髴五指山第之芙
石俱外踰內白質用詭肆耳經南天門入仙叔
賈氣弗怠雷君曳道士曰前非東峯歟道士曰
狀下不可跬步磽礧斗直而割微見其門搭上
與顙竊窅窅睨之而已北觀蒼龍黎溝遶爾
呀豁較茨陁岷岷不啻也雷君曰若鷄子嶺則
變焉徑盡無缺纒靜者不趣觀賀老避靜室叔

龜山園選集

卷四十二 記三

四

卿奕處避詔巖薄窄無贅剝若缺口狀予盪
造物之伎倆薛越憤盈允戟芮不弓矣逾僂僂
蹈薄冰視納左右踵其阨隘十加七八摩盪
玄琳條虛御筆出無迷不字之曰神皋奇與第
一惡乎可又小坦來焉又俯窪半嶺水如虎豹
呖聲略童土松之繁昌獨盛蓋精物貫臨黃河
渭漸地事不文寂寞爲尸胥是夫明日澤州司
君亦來道士曰過松檜峯寒華孔勇卽玉女洗
頭池曷壽龕人狎而激雷害欽山木土禾各其

事斯則黑龍潭之爲之也來南爲冲霄巖洗天
池高絕淳泓不泐水窟作府風爲龍巢一神祠
揭一刹東南締西嶽神殿殿天地一裏羣峯呂類
來外則秦山綰過楚蜀所紀互牙如屏者咸曰
南峯爲宸居母闕物榮倣不敵其是耶若夫廉
丹廬文公祠劍臘焉一線無錢纒足三寸在石
三寸在險壑宮達西峯過花峯摘星臺黑風洞
呂公堂無瑕惡香幹香榮香根也函鮑韞韋而
舉嶽之英湛之黝糾廟靈陵緬備矣予謂二君

龜山園選集

卷四十二 記三

四

曰山如文近人非至也予五十季胸中一筆銳
之于之攢之不行卽行數行十日遊六日雨得
與君糊空撫太冲枕破鴻濛手揆玄元繇戈秘
不知上匠今六月亦云夢耶不耶舉上寒如冬
絲縷廉窺闕無一步瞰下山如別骨肉况秦蜀
兵沸寇突來上方陰生也金甲爲賊而執掌人
間塵務日月蜚駛季又遲莫如此紫園浩衍奇
與何日誓墓回心也歟嗚呼晚矣

靖嶠山房記

昔江總石室銘于正域庾信玉帳弓爲隱士彈
琴之地余聞斯山之岑寂勤憊久矣值中原多
寇十季不珍金虎之噬嗑憊中凡不果築始于
丁丑之秋買其山去津城二里築南爲南華軒
西爲羽衣舍其上爲范少伯張子房祠東爲嵒
嶠山房列棐几陳韓柳兩漢先秦三代書東北
山爲白衣大士洞緣崖而止上爲覺海寺初卜
基無龍工鳥工尚未構也西北山爲天人洞望
三教至人余朝夕游息其中嗟乎天地時察艸
機山園選集 卷四十二 記三 六

木成章人能忘世何地不可况斯山之幽隩孤
清太形羸黃河不訕景附峭蒨天不召此山賜
我而佚我乎哉余營此山足矣山之北初入高
阜橫偃皆柝林類龍皮戛也曲而東櫻桃溝界
之曲而南歸焉如屏天風至大聲嘈囂百籟聾
山山之靜若不受也上之田可爲池隙地卽欲
構覺海寺者香藤香榴山如樓三階香雲洞
洞上卽絕頂伊維澗編焉臣伏于南大壑又
界之接南華軒南華西山特立危峰峰背不知

何代鑿三大洞或古人避兵處路崎嶇縈繞引組
始至險怪古木虬屈下臨不測蓋帝之賜百神
仙之避風雨者也蓋爲山房者雖幾則已細城
市則已辱繁多則已汰枯槁則已陋今外閉內
闕轟列嶺嶠鐘磬之聲琴書之韻春鷹夕鴉脈
勢經帶互相響答不細不辱不汰不陋江總庾
信之紀未知孰愈

居庸關記

紅門西北轉嵐浮兮碧秀權兮朱魁陵既陟而
據山園選集 卷四十二 記三 七

踐藜芳步益目高樵者曰此卽居庸天下九塞
一爲居庸所謂八陁也戊寅祭事畢始一登臨
寒氣悲瑟勉上前踰山泉爲練爲虬爲絲竹爲
老虹爲怒倪爲渴驥碎泝嶒岷子石之牙頰采
神農蘿斷堯時之髓如入天阿兩山夾持一水
坡陀凌緬遠望蒼茫香氣槩天窮大漠升靈苞
秀于此險則險矣惜乎城太痺山視城上高峻
于雲端敵如數畧持山上俯而瞰城中如漏甕
下攻下頓城必不支城知位子山之高峻也下

與舊城一焉可引恃之無恐而謀不疎矣

龍馬記

余兒童時戲于河壩父老曰此河中下多石子
各聲曾出龍相傳曰爲怪余亦訝曰爲奇後數
十季聞石碣所紀載知爲必義畫卦八卦摩端
龍馬所負之圖龍馬所出之河今孟津西北河
中漩渦倒流者卽其處也其地繇底柱東下衆
山鉗制石骨水無所發其憤恨躁急湫潦頽潰
盤曲放于弓原宿莽得弓暢其所性如怒如悅

龍山園集

卷十二

記三

八

斯河之舉廢用奢而不受紂抑之一端也按圖
馬徵類驛輕水各火充身龍鱗昔口鼻類龍欽
成雲無角毛文八卦乾坎艮巽震離坤兌冒乎
天地神鬼之道爲千古文章鼻祖嘻良亦奇矣
夫天地間最靈最祕之竅鴻濛若各曰司之不
輕啓而示其象于必義弓手開玄沌剖露文明
蓋天之所召資神聖而自釋其苞結鬱蓄之意
者乎繇是始知父老之召爲怪者千古召之爲
大經而非怪也規渠三才權輿屬類賢不契非

賢智不辨非智聖不辨非聖商商皇皇範圍曲
成綱紀人鬼者得必義而始靈歟也歟不朕西
狩獲摩則從而斃之矣世之晦塞天之意不轉
爲鬱結也歟余謂父老之言是也謂天地守神
使之費而不竭不獨闢怪也馬亦怪也河亦怪
也文王周公孔子亦怪也必義尤怪之怪也不
怪不奇天地不亦昧昧腐弊之器乎如是卽題
爲開闢一大怪而孟津一怪地也不亦宜乎

虎丘記

龍山園集

卷十二

記三

九

虎丘去長洲城六七里傳爲闔閭葬處王珣王
珣別墅也山勢盤結神工鬼斧于石劒池鶴
澗似匠鑲者啾珣于咸和季施爲二寺唐時通
二寺爲一宋名雲巖數廢數興莊嚴閣三層遊
客盤桓必尋勝于斯王氏宗門貴舍墅爲寺今
亡矣夫余于秋溪日光水氣相迫相盪青山黃
葉楓樹緩丹昔人云秋景淡勝信狀

鳳泉記

宜陽城西十里雒水南涯各山多杉檜似壺狀

與客先至鳳頭崖崖內嵌似懸鑪中空陷多錫
與異鳥趨怪走奇瑟瑟剔華其自持威而猛崖
之西石梯修潔神洞所召凝香火也洞似傾覆
殆目蔽魄石力肩颯刮垢勢痕與天地警焉山
能無意乎徇躬而水上水渠溶溶似江南樓梯之
田亦一奇也聞晨梵甚清毒霧昏紅之氣皆為
燥縮似不敢逞一佛樓高高出圓其門佛殿東
隅竹崑立蒙密無路披竹而緣小石山形謙而
南退已讓遊人雖高挺狀淡冶不似鳳崖之雄
獨可戒矣至一亭則身在壺中亭不廉麗甚無
典要而葉秉敬酸腐一賦類元詞曲刻于石石
香何罪其形墨而天且削如是乎可見文章精
魄與山泉氣脈奪彩增妍文焉繫之豈可尸語
浪管使山聲啞斯亦山之衰病墓死也歟名山
之不可輕為題詠也如此亭前一潭方十丈綠
溪無底僧云潭中湧麥穗香濁水則知山下雅
水泛漲矣水面萍鋪似疏勁國纖弱大槐樹三
六株似醉似癡似千季老癯者石骨煙曉自若

能知山之受榮受辱耶巖鳳崖上田明柔李
惠鳴花叩林其儀似為香情余付之曰西峰泉
漱崖頂泉漱東峰泉漱客不知也余曰渠必湫
之為也已而問之稚僧果狀

九龍池記

戊辰春予事于西陵觀長陵舅松遮道喝形為
回龍顧祖人嘗結為金星明堂弓遠數水外抱
自神遺過二石橋西陵卽神宗佳城南裕陵卽
隆慶佳城遵而西石輜輳礙馬蹄不四五里過
麓山園遺集卷四十二記三

怪松奇亭奇樹在蔬園之西池中茭芷芡蒲沸
沸東流亭南向神宗酸駐蹕焉大橋樹鬱島演
莽荒唐舞館北倚山石大似鑪丘浩哉嘲嘲舉
陶埶千山半且春且夏且秋且冬他山之層巒
遠岑絳宮縹瓦明月東上悠肱香感紅翻青驟
桃李無言

十一溝登山記

津之城東去峭嶸山六里曰十一溝余與李雪
湖妹夫遊十一溝且觀堪輿溝泉今為李家寨

十一其西溝也山不傷于鑿衆峰參天如蓮花
肉不挫旁不腫余登陞西南上望樹艸俱慘流
徐上斗如從壁上三面皆大壑風颼颼紫蘿紅
華色若頰牟又盤辟行愈上望天如拳四山約
之也取諸急不知其憐之廉也峰之參差者必
得綬引不狀若穀苗與爪佞而齟也又行離山
頂餘二三丈四顧無小路欲上三面壑吹颼拂
衣欲倒乃解其衣三分其土而趾其一內半之
外半之稍錯履則墜于數十丈下矣雪湖在壑
巖山園遺集卷四十二記三

仙觀西至龍溪山記

辛未同王溪陵吾經偏梁宿石樓峰下明日早
上東崖折而北多竹多石約四十里入西桐突
焉高峙兩岸夾天天亦受東上遺院無黃冠履
吾曰為盜啖也誤曰烏頭為芋方入口飲泉下
桐稍甦西視似無路折而入于複嶂則岬狀石
磴卽路也攀鐵上數里足不敢引寸踐于外目
堇觀步膝拄乎頤前者之踵縣後者顛上躬鞠
如繡懷懷不敢仰遠條難為屈伸王溪廸之小
罅穴中上矚忽各一門則喜曰峭壁之嫺妖
巖山園遺集卷四十二記三

心者其如斯已乎扳門則從井層出出而踰狀
又一級半脊兮似下之溝底者憩焉折而東遇
行十里皆穹屨齒皆屬丈霧樹林如薺土止二
分而驛則不患皎青含紫石樹若經琢鑲也折
而西望南溪東溪滄涼二白地春風漸顛狂雲
密來似潮潮驟湧枯天鯨日仰而西望則喜曰
脊觀焉北上下皆憤鐵色北遺三楹南三小楹
西一臺三石楹兩松攫擎旁樹不知名如山鬼
引怒視伏兇雜已斷劍折戟刺縮困蠶橫天匝

地空中別一奇宇矣。又溪曰：其如斯而已。吾履
吾曰：西胥縣日星而下流者，水寬一丈，喚叫謂
如屈龍奔騰，逐江海，逐鳴聲行者，不轉瞬過
石橋上，則神祠端焉，獨升而轄天，亦受摩突焉。
夏高峙數百里內之山，皆拜伏拱持，若大國之
轄小侯也。遂宿其上，煮所攜米，豆山蔬，膝松枝
為炬，夜稍寒，同之履吾曰：此龍戴呂，崕可人，後
之嶼也。履吾曰：後葉如馬，綴花葉生，假木陰莖
長開花觀中，亦無遺人不可求矣。及卧，氣攝爽

謝山園遊錄

卷十二

記三

古

天風周作，陰陽頓易，闕星宿俱低垂，則愴曰：海
寓兵燹，張甚人死如麻，蓬勃勃走竄無地。茲山
西北各一石門，古藤老樛幽奧，排莽可為菴，不
可引避地耶？一寐而天曙，峯峴雲舉，天不受拘
而豈焉弘肆？至于砌硯磴，往來逢泉，欲登西
絕頂，窺金簡玉宇之書，而溪急于遊龍溪，樓
之回下折，西嶺行空際，仍不敢外錯一趾為愉。
為悲山能移情，天所篤也。人欲勞勞于城市，驚
功名者，獨何歟？

錄

白洋河錄

前之避也，與叔諸弟侄子女婿姻家眷屬百口
卜筮走望，不敢寧居之白洋河。十二月，舳舻百
餘屯聚，不進問之黃頭曰：我輩居此半月矣，為
水淺不能勝舟，水纔一尺耳，木之不利，呂重君
之憂。今幸背後無寇，營二三守柁者是，呂尚不
日駭也。日之將中，舟人下水先，呂篙晉圍入水
，呂眦其鴻與殺水，弱一尺之外，弗之能美矣。衆
人邪？許拔船泥淖中，聲如雷。予曰：為遲之數十
日，可引方舟可不慮焉。可引不徹，不賴彈琴，摘
詩于舟內小几上，驟聳兩岸大譁曰：舟行矣。眷
屬諸舟銜尾皆南行，百餘舳舻既行，仍淺而一
尺仍止，不得行。予驚曰：水一及耳，安得于泥淖
中鼓棹游泳？孫順而進耶？亟起，抵之篙入水丈
，舂餘矣。異哉！半月一尺水，莖箭下弁，脰上不沒
人之膝，漣焉，呂眼之防，拍不能舂如也。胡為乎
乃引依往，漫漶波與舟相得不匡而齟者，誰

之爲乎泥倏又爲一尺淺百餘屯聚舟又仍滯于泥淖邪許不能拔何爲乎黃頭曰水之不淺丈者餘河伯之戚速哉不朕我輩小人司水也久未之見將水腹弱且將潭頓爾瀆漾旣忽又小而不瀆吾不知之矣煒燁天策非河伯其曷爲政歟叔侄諸弟子塔皆求驚詫不必遲數十日已爲異也行一日餘驟傳北騎數萬南下鼓枻者飲朕曰我輩生矣後百餘船隨羅兵刃慘欲望吾舟之塵垢而及之其可得乎又一日而

卷之二十二

三

三

跋一二人至曰君之舟水變淡皆無憂水變淡今皆魚爛數千人無噍者

夏鎮錄

乙酉初春流寇大亂于晉豫及山東二月予攜家走汶上騎賊數十遮行者躡予並行四日慄甚至濟寧予易道士服負劍黃縑弓遜濟寧買權始及夏鎮不知何賊數千下圍周之巨礮激戰四窺不令行矣予謂彭朱二君曰是豈第困辱漢使者而已哉予占之曰先震後吉不喻

晉也岸賊卒持矛相向舟中人面如土後二十舟皆騎泣無敢出氣者噪息屈仰曰爲無死所予曰第勿動可耳賊卒又索珠寶繒采迫脅諸僕從貪覲將鹵獲日際際也忽一騎持紅小旗曰此真尚書王君也勿擊開圍縱之行忽北風大作鼓帆飽風而南方行後二十舟皆哭震天曰刀鋒相警危在旦夕王先生教我不朕禽且到矣天誘其衷先生忍不獎之乎予憫朕命舟人返懼舟人徃焉予大言始返告諸賊卒曰好報汝將軍此我親申草莽播越坐視其泣委之泥不得死所我何敢即安耶諸卒一舟索鐵數百忽一騎馳去旋曰從王尚書言其各牽羸馬來其父兄婦女不暴骨哉二十舟面各人色衆半鉅族始啓圍尾予之舟迫于瓜步各惟肉乘壺酒相謝予曰均困辱耳何謝乎各投淚辭別偕者朱五溪彭子錢及丹徒又遇藩邸惡聞受其窘因思占曰先震後吉岸朕而去

張吳店錄

庚辰十一月民薦饑大亂予自北往津家屬前行被土賊二千餘圍于張吳店東塾子躍馬引家丁二十五騎鳴弦奔入齊喊斫其陣賊奮力持長矛短刃矢鏃三四飛肩外不及者二寸健丁射倒數賊子亦亦六七賊賊始披靡又馳馬逐北斬級百餘行二里伏發又鬪于巷又斬十二級予至新鄉各賞各差夫國家養兵寢弛空糜口食已耳雖各徵發車甲項輿徒多調遣之糧加資糧之供一呼而不能集卽集矣不肯奔人斫陣徒罷苦郡縣民村墟如掃自此郡縣不支矣他郡縣何恃呂無儒乎是故流賊所至輒破福漢無救當事者復招致客兵長竿毒弩不呂加諸賊而用呂劫略民武弁烏合鼠竄求攘奪呂飽其欲全無報國之志嗚呼秦人視越肥瘠各何毛髮之相關耶若實用其力卽二十五騎可破二千餘賊相協相憤比閭族黨之兵寧至敗衄至此故兵之上下虛支不釀禍者鮮矣

月山寺錄

河內北六十里從東禪院登山其徑咸促北上陀盡石鬱律當道小趙穀轉西下柏坡幽叢蒙石面寺南焉高視地不知幾百丈蒸蒸狀二梧一泉僧封而井之其宇穹敞亭飛甍嶠曲回矣輔前十里爲清化鎮縣岡聳城頭桀桀勢相凌觸也西南卽竹林嵇阮劉靈山濤家焉其體疏通見嵩室伏牛邾鄒若列俎豆非山涵其泉渠泉渠孕其竹樹實乞凝質登爲靈區否則安能蒸爲人物乎構登頓下燈同爰張玉調李氏生辛巳三月也

龍溪錄

龍溪在山西陵川之南五十里隔山千重登萬仞厓履空中與貴履吾披艸樹轆轤穿瀑布噴噴水多結氷柱是地也四隅塞山怪石若奔雲溪水瀾瀾天半蓄其怒納之泓下過此過茅舍三四家在窪處一溪北來溪傍兮石潤數十丈余書龍溪二大字命工嵌于石版吾引予又陟南十五里多奇珍花艸絳綉紅纖竿勢鼻口呀

呬相銜股臂相維入一小石門水一區石房十
餘間躡石磴上石樓石亭窗櫺曲檻米穀几席
檻皆石屋檐雕峙不似人間鳥飛俯窺其背北
稍下十餘步一大石洞洞各小洞仵鮑入餅取
水清冽而甘可避世視大行衆山力則濇乎曉
溢取酒吟嘯者久之吾嘗思造化之心術幻干
雷雨實于山川天不輕畀畀富貴人惟遐舉幽
人始得兼而介之故濃豔金碧綺慢繪閣獨已
處富貴而是地之終從舊漢則已待閑居者曠

山房集

卷之五

宋

偏梁山錄

癸未秋貴履吾約予與朱五溪作山遊遵三潭
過河漢入又上北山訕要撓颺越高峰下飛峯
通鬱浪已爲奇矣而複稠雜出土肪岫益懸空
激壯日將沉一山方稜參天石錯峙爲樓閣狀
渡水爲石龍渦近石塚上行而人淡山農餉黍
棗饅桃杏酒北山大嶼磴礧又已爲奇矣土人
曰此偏梁山也遂止宿山下日既暝挑松火夜

坐羣山靈巖岑壑化爲天色翠巘芳洲岑蕊香
聲天地松水合一景更奇呼酒酌二君曰今日
倚霄崢而棲豈非得意于塵垢之外歟

三潭錄

自蘇門山西四十五里隔林音如磬泠泠狀乃
溪石相磕聲踐石過水面多綠落北人三里卽
一潭可見者潄潄色藍剛崕卷屈沸鼎出自隙
爲噴爲垣爲紀爲磬互相吐翳倒樹懸柯蒙絡
陰與潭中水族墨異小魚鼓翼若葉影皆虛行
曦影半不灼射又周折北八十步卽二潭可見
者石如鳥如豹如蛟如鯨漢激與潄潄雷霆戰
擊鼓鏡金鏡旬深駭人較前潭益猛武其色變
之而黝矣又曲脊蛇上仰面行步倚木石下履
卽三潭森角疏厲聲澎湃起丈者闔闔于坯曠
狂跳盤陀七八尺者旋焚輪者如大甕者如屋
索者瀉瀉法法其不可見者疑各神物鬼工衝
覆險阨千蛇噬嚙硃硃礧礧于斷齧間皆碧黛
散爲白大球小碎爲珠羯珠其中可懼也噫天

山房集

卷之五

宋

地狡獪故為此谿衍不獨拳曲擁腫其所召聚
薄陰陽威侮宇宙孰謂造物者之玄靈固可測
乎哉若夫杳冥下起嶮峭異花四面轟疊我藏
身如飛羽煙嵐亦與之空湧輕嘘或冥或合則
空澹之致又一觀矣非蘇門西北之灝氣磅礴
而會鬱于斯歟同遊者胙城貴子養性山陰朱
子偶甲申十月初旬王鐸書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二終

擬山園選集

卷之四十二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三目錄

世家

關帝世家

擬山園選集

卷之四十三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三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三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世家

關帝世家

帝自屈屠始尊為帝不書王者何帝不王不書侯者何不取操不書伽藍者何不書幻存信史也錄戊辰冬夢帝端坐迎而起乃命作傳面黃白無紅色不似世圖為渥丹且曰世傳二事弓生所無又未言何事意延津刀醜

擬山園選集

卷之四十三

世家

一

華容縱曹事耶帝何言不欲殺曹先主與獵即勸殺而肯縱之文醜同先主統兵醜為曹殺史可據斬貂蟬則傳奇形容帝之正諸書無考帝於書無不閱而嗜春秋尊扶正統孔子家瀝也今廟靈赫奕自王后學士武臣嬰兒遠狄遐荒之類無不敬事孔子謂人之生也直生為屬世之生非帝之謂邪太祖鄴陽之夢成祖北征本雅失里古記呂夷簡出尤皆不書不書傳書世家者何傳非禮也陳壽

傳多遺漏搜閱諸書補壽不及且已備後之
增定二十一史者

帝姓關諱某字長生夏字雲長解州寶池里下
馮村人或謂夏能逢裔也生卽神武正直鬚髯
美而長好讀書左氏春秋皆上口某爲不義罄
人人不敢嚮邇帝殺之避於涿郡人張飛相及
善帝長飛兄事之時漢宗室先主家大桑樹下
各大志三人相與定交皆罵人敵同寢食歡若
骨肉侍立衆人中竟日不去中山大賈張世平

漢山園遺集

卷四十三

世家

五

蘇雙呂多金與之先主由是得結豪傑黃巾張
角起衆數十萬置三十六方從鄭靖討之有功
并州牧董卓亂少帝立卓弑何后鳩帝關東多
舉兵討卓帝誅卓將華雄於汜水公孫瓚狂薦
先主故人也依瓚卓誅瓚得爲弓原相袁紹破
瓚界橋管夾圍孔融曹操擊陶謙瓚融謙俱惡
先主救卽往救先主各兵千餘謙又召丹陽四
千益之表先主豫州刺史謙卒卽領徐州帝與
翼德爲別部司馬周旋艱險不避袁術遣紀靈

來爭徐州先主自將拒術使帝代翼德守下邳

行太守事魏書曰呂帝領徐州誅呂布又偕帝

依操於許都操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假罷衆數

帝勸先主殺之此博浪椎也今從帝得果所殺

奉獻帝令天下誰敢動者或勸操圖先主與帝

曰傑雄才得衆心關張羽翼爲之死用也操不

從先主知操規已閉門種燕青旣謂帝與翼德

曰吾豈種某者乎夜同帝皆去董承授帝祕詔

命借先主殺操承事洩成先主討操帝殺刺史

漢山園遺集

卷四十三

世家

五

卓曹操密遣劉岱擊先主先主曰岱百人無能
爲也操自擊先主奔紹下邳拔使張遼致帝帝
無堅意姑與約者三止降漢給嫂俸歸劉蓋
未知先主所向姑就之肴間可刺則刺之耳操
依約通軍官渡考屬操帝偏將官野宅三夫人
隨焉帝舉燭達旦操見其事嫂謹敬之與操書
曰劉豫州各言尉佗秦小吏耳猶獨立不詭某
啞啞飛鳴翔而後集寧甘志小人下使明公威
德布天下幹旋漢鼎窮海內外將操下風沐高

義矣獨某兄弟哉瞻棟某白操壯公為人知其志必不久畱欲用帝不得使違伺帝帝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朕吾受到將軍恩誓共死豈可背乎立教曰報乃可去耳違曰儻玄德死何所歸曰願從于地下又為書與文遠曰魯仲連東海匹夫耳為齊下士且恥不帝秦今為通侯列漢元宰獨可使負漢耶子休矣違欲白操恐殺公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嘆曰曹公君也某兄弟耳乃白曹聞之曰事君不忠本義士也義之紹

世

卷十三

世家

四

不納田豐諫

豐諫操罪遣顏良攻東郡守劉延

救延至酸棗後名延津使帝與張遼先鋒欲曰試帝

帝銳甚望良麾飛馬刺良於羈衆中諸將無當

者操歎曰關將軍真神明也未知先主在紹故

也頃之先主與紹騎將文醜將五千騎至操曰

六百騎破之操斬醜圍解世傳為帝斬醜未按

魏志耳操表帝漢壽亭侯贈愈腆曰書報曰明

公布大義於天下速取自樹非某之所敢知君

猶是漢也某敢不臣漢哉敢操嘉命之辱至是

帝微知先主所在曰心在人之中日在天之上心可自昧乎盡封還操賜為書謝之曰某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翼所曰不死欲得故主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飛越神已先馳惟明公察之千里追隨當不計利害謀死生也子女玉帛之貺勒之存丹他日已旗敢相當退君三舍意者亦如重耳之事秦繆者乎某謝帝遂奉嫂奔於紹衆軍請追操曰天下義士也各為主勿追帝翼操七月不肯害率違操經區關守將

孔秀孟坦韓福下喜王植秦琪蔡陽植者俱

之周倉來歸倉傾心事帝會先主翼德於古城

陽武

先主將兵復至汝南操來攻兵敢借帝

依荆州牧劉表表使將兵新野始聘諸葛亮為

軍師帝翼德不見其才恐交太深洩密語不悅

先主曰孤有孔明負胥水也願無復言表病卒

先主不取操軍至新野表子琮曰荆州降是時

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至宛今郡乃遣遂將衆

通襄陽將南渡荆人多歸之比到當陽今荆衆

十餘萬操悉先主得江陵軍實輕軍到襄陽尋
先主過操急追一日夜行三百餘及當陽長坂
先主棄妻子與數十騎走賴翼德趙雲力先主
得趨漢津適與帝船遇濟沔共至夏口與江夏
守劉琦合帝因賴沛江漢間謂先主曰共獵不
殺若從某言當無今困先主曰時亦為國家惜
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不為福耶先主知殺
龍虎故雅言也操號共八十萬下江陵孫權在
九江戰成敗孔明往激之且曰雲長精甲馬
琦戰士不下萬人并力操可破也操疑其用
昔魯肅將兵三萬與俱是時先主與帝在武
西樊口將三千差池在後恐未能破北軍耳
初戰小卻次江北帝軍南岸瑜用黃蓋策蓋
書與操別載江表傳先書報操欺曰欲降乃
順縱火火舟及岸營皆火操狼狽遁先主與
等追至荊州之南郡先王遂奔江南諸郡初先
主奔吳論者料權必不容程昱言備奔英名
某張飛皆大敵也權必資呂禦我後果狀先

表琦為荊州刺史用魯肅策備荊州呂角操
楊儀降帝與琦征武陵長沙桂陽皆降琦卒
表先主為荊州牧權進妹先主瑜謂權曰玄德
關某蛟龍得雲雨非池中物也操不納以何操
帝襄陽太守盪寇將軍張松勸劉璋結先主拒
張魯龐統贊之留帝與孔明翼德趙順守荊
先主人蜀帝與操將樂進文聘拒青泥聘攻
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詔諸葛張趙俱西獨
帝督荊州事先主取益州賜孔明暨諸將
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十萬鎰千餘人
書與亮問超才恐趙素耽銀曾合起帝渡
爾答曰孟起兼資文武亦為雄傑然彭之
與翼德並駕爭先猶未如髯之絕倫逸羣也
修辭故亮云公悅示之賓客或謂亮曰此龍
亮豈不淡喻帝非常乎亮未可知也帝嘗中
矢左臂創愈陰雨復疼醫曰鐵毒入骨當破
鐵骨毒可除耳帝伸臂令劈適請諸將飲
流盈盆帝舉炙酒言笑自如先是權欲取蜀先

王止之遺瑜率兵過夏口又不許帝屯江北翼
德屯姊歸今歸州先王屯孱陵今武陵權不得西召
瑜還怒帝守江陵魯肅屯長沙陸口郝帝全珠
亦陳某可討之計及是權遣諸葛瑾求荊州肅
郡先王不許權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史帝
盡逐去遣使爲子宇女帝罵辱之不許權益怒
遣呂蒙督鮮於丹徐忠孫規等爭三郡蒙遣三
郡書長沙桂陽皆歸零陵郝普不從先王引兵
至公安令帝將三屬入益陽今益陽縣三屬
進陸口普聽受郝玄之說降權帝往與
恨甚魯肅請帝會欲語荊州事諸將皆曰然
巢奔隼之憂離坎奔蛇之患况溯千仞而游
四海乎帝曰兵見疑止領周倉往坐定酒酣肅
曰吾王資豫州土地人力乃愆德墮好今藉手
四川矣帝曰烏林之役左將軍在行間戮力破
操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將軍來收地耶君但
言荊州不言破曹之功當酬乎竊爲將軍不取
也各一人坐上起或曰卽倉目裂拔劍言曰夫

土地者惟德所在何嘗之各肅厲呵之曰爾豈
能爲樊將軍乎倉曰樊將軍亦何難爲帝目擊
使少徒從容謂肅曰昔高帝除秦光武驅新呂
各天下吾王帝室之胄百戰僅存一州卽封生
亦宜而孫討虜擁大江呂東此乘亂搶割之耳
天命未改又土皆漢胄也吾久不同君取矣君
從吾取三郡乎帝爲復而別相持久未戰既而
操將攻漢中先王恐失益州求和於權藉使
諸瑾報命復好分荊州呂蒙冰爲界長沙江
桂陽呂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呂西屬先王
既定漢中劉璋曰爲蜀新附可圖不狀諸葛明
於治國關某張飛勇冠三軍久則堅不可犯
不聽呂夏侯淵守漢中先王殺曹將淵得漢中
稱王操帝前將軍假節鉞京兆全禪等謀殺
長史王必奉天子欲南引帝爲復不成死操西
征侯音殺南陽太守東里襲與帝連和是時征
南將軍曹仁屯樊呂圖荊州操召仁還討音宗
子卿給音減音仁復歸樊先王遣前部司馬費

詩授帝印綬帝聞黃忠位崇無望呂斬夏侯惇起事素非帝倫曰大丈夫不與老兵同列不與操詩曰王與君侯猶一體輕重各在不得與君侯齊也帝遂受操帝非較爵位乃欲先主無減於禮呂鎮荆人耳帝於是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安二人非忠於帝者帝自攻曹仁操使于禁龐德助仁德與帝戰帝不利八月大雨平地水五六丈禁等七軍皆沒德乘白馬登堤避水帝駕大船四面射堤上禁等窮乃降德狂走上力戰半日帝攻益急水益盛士盡降德乘船欲赴仁營水猛船覆帝擒之立而不說兩軍屈帝殺之即攻樊城水浸城多壞不沒者數城衆旬旬滿竈曰山水冀不久關某已遣將於城下所召不速進者恐吾軍騎其授耳不肯棄城仁曰善刑馬與士盟死守帝乘船臨城圍數重帝又遣將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修南郡太守傅方皆降於帝襄陽人張嘉王休得玉璽漢水中帝爲之表略曰璽潛漢水伏於湖泉碑

景燭耀靈光徹天遣人獻之蜀初權遣使助帝密戒毋速進帝罵曰貉子敢爾樊破後吾不能滅汝曹耶陸渾豪傑孫狼等殺縣官南附帝帝與印給兵自許呂南皆應帝威震華夏操憂之曰雲長昔在孤所孤以義故不殺今殺吾三大將沒七軍還爲吾患不如徙許渡河北呂避其銳可乎司馬宣王蔣濟曰關某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攝其後許割江南呂封之則樊圍解矣操曰善先季魯肅嘗勸權曰操存宜撫某山園退集卷四十三世家士某與同仇不可失其援其爲漢與吳計至忠也而呂蒙險賊也代肅則反之屯陸口肅告權曰某素雄驍奔兼井心且居上流其勢難久其君臣不可腹心待也今某所召未援東向正召王君明蒙等存也今不圖後不可得權淡納焉壞倍恩厚呂結某好偽也蒙又疏曰某討樊留備兵恐蒙圖其殺蒙前奔疾今還建業呂治疾爲名某輩必撤備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進襲其虛南郡可下矣至蕪湖告陸遜曰某素勇難爲

敵且恩信大行兼各大功膽勢益勝未易圖也
及見權權問誰可代卿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
堪負重終可大任而未各遠名某必不忌無過
是人也用之當外自韜隱內察形便朕後可於
是令遜代遜自陸口僞稱美謙抑奉帝書曰將
軍之勲振於華夏小舉大克一何巍巍乎雖晉
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呂尚此狀操猶
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呂逞其心雖云師老
猶各號悍且戰捷之後常若經敵古人杖術軍
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呂全獨克僕書生疎
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
可懷也儻明注仰各呂察之帝直諒無私曲債
之稍撤兵北樊蒙因圖啓形狀於權帝糧少又
取權湘關米一統志曰權自將兵令孫皎往後
繼蒙曰助曹仁都尉孫桓攻帝於華容誘帝損
兵五千牛馬甚衆世說呂華容縱曹亦弗思耳
方曹之始徐晃屯宛也于禁陷而晃至陽陵陳
帝遣兵屯偃城晃詭遣作塹示欲截後也帝率

兵燒屯引去晃得假城營稍前晃營距帝營三
丈所作地追箭飛書與仁消息屢通是時遜晃
在帝左右皆帝大敵勢岌岌矣帝與晃各舊至
是追望共語晃詐但說弓生不及軍事俄令能
殺帝者予千金帝益備權內憚帝外欲呂爲已
功乃爲賤於操乞呂討帝自效乞勿洩懷帝備
也董昭告操曰將應權呂密實內露之若還自
護可獲其利益欲公與權圖而呂漁人收功卽
命晃呂權書射樊圍內及帝屯仁又呂書射示
帝帝舉猶豫不能去操駐軍摩陂帝圖頭各屯
又樊北別屯四冢晃揚聲攻圍頭屯密攻四冢
帝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爲晃所敗
晃追帝俱入圍中帝撤圍走於是呂蒙至潯陽
盡伏其精兵艤艤中使白衣搖櫓作商人服晝
夜至帝所盡縛江岸屯候是故帝無報者不覺
其至靡芳傅士仁各罪帝言還當治之南郡城
中火焚軍器帝又責芳二人皆喙而妒帝蒙使
虞翻說之悉降因得入江陵解于禁囚得帝與

將士家屬撫之帝幸南郡破卽引兵南還曹仁
趙儼見帝孤進恐生患于已不追操亦命朕帝
數使人與蒙蒙遇使厚待所獲家屬亦厚或手
書曰信示帝使者還將士問之知家人無恙且
厚於弓日故士無死關心權封蒙居陵侯遜鎮
西將軍諸長史皆降帝連呼劉封孟達援助不
應帝西退保麥城地界曰在當陽東四十里王權使
人誘帝帝僞降立幡旄爲象人城上棄去兵皆
逃散從之者止十餘騎權問吳範曰某竟當降
範曰彼奔走氣非真降也權使朱朕潘璋斷
其小徑候者數日某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
期曰明日日中到臨沮往夾口帝與子瑜都督
趙雲等爲璋部下馬忠所邀帝素善愛士卒周
倉曰矧殉權欲活帝曰敵劉曹左右執不可與
子瑜崩於章鄉初帝聞樊夢豬囁其足曰茲出
當不還惜哉其言竟驗矣蒙將受封忽據權坐
厲聲曰鼠輩識吾否否自破黃巾來縱橫天下
三十季汝詭計圖之吾生不能咬汝肉今當追

賊魂吾關某也權與將士羅拜地下蒙口鼻流
血卽死權曰侯禮葬帝王泉明年正月操葬之
喜曰孤無憂矣忽驚仆地良久蘇懼甚贈帝荆
王曰王禮葬帝洛陽城南十五里後帝子興陣
遇潘璋擒其心曰祭得士仁芳斬之馬忠自歸
先主命與手斬之招魂葬帝蜀里橋南帥諸將
伐吳爲帝報仇陸議敗先主于猓亭還魚腹卽白帝城帝子興嗣與宇安國少季多聞亮器之弱
冠爲侍中中監卒子統嗣尙公主官至虎賁中
將軍山園選集 卷四十三 世家 五
卽將卒無子曰庶子彝續封按後漢景耀三季
諡壯穆宋崇寧元季封忠惠公大觀二季加封
武安王加封執勇武安王我神宗始封三界伏
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加冕旒如帝制云
王鐸曰余憑弔富季蓋權爲操所愚而陽用之
也假若權念漢鼎傾側爲漢佐命思勸名於斯
常與帝等誠心相結比翼連衡操加赤壁亦吳
不可計滅則漢之寶籙可曰再熾一何偉也權
卒陰賊自利昏而不出于此朕權無足怪也昭

烈擁重兵於蜀胡不命武侯在荆一決策一制
敵曰保無虞卽不朕當於操欲避銳時使翼德
子龍二三虎將來荆協贊又不朕亦當偵探赴
援於初奪南郡之日何待而令大將孤懸江南
水山隔絕於數千里之外哉武侯乎日不諫臨
危又不聳遣將接濟亦不得辭其愆矣豈可恨
者靡芳傅士仁劉封孟達不合力救拯或降賊
或坐視令失雲之龍爲狐鼠所侮卽妬功得不
念食昭烈祿及出孟德待帝下考羣奏爲阨人
謀不戒不得引罵婚爲招也卽不罵婚而婚之
昭烈不嘗婚權妹考究竟何如魏略曰亮早知
荆州大當受敵夫既知之矣疎略不備至今餘
憾區區在此耳子又觀亮與帝似不勝厚者亦
春秋責備意也朕則帝不死荆不亡瞞不得手
竊大物或者非天滅漢祚意考數之剝窮天且
弗違而况於人可見操用權而天又用操也總
之皆天也故天已令各生帝廟制帝王血食稱
天下沈陰邪而扶天嗚呼天亦賴帝多矣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四目錄

傳一

鄭太白傳

劉洛菴公傳

呂太公傳

吳還澹傳

朱慶泉傳

趙養高陳蓋吾傳

李公玉夫傳

丁儒人傳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四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四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傳一

鄭太白傳

鄭公之玄字太白晉江人舉壬戌會試進士授
簡討性澹曠不言人過讀書喜為詩焚香獨坐
不同時事時人莫之測也庚午典江右試陞黃
善觸政府久噤噤不釋或謂公曰公何不蚤自
謝公曰今之君子足不蹈權者門吾見亦罕矣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四

傳一

今日利鈍聽之而已安可承顏卑膝博其喜將
呂不喜為不幸乎哉吾甘于離慙逢鄧矣彼蹈
佗人門掃焉者其無足怪因借岷藩差呂避之
入楚益流連山水灑然自異力于詩呂書貽黃
東崖道兮昔之交言近日多執利鮮真朋嫉賢
妬能良各感也夫歷車盤至三山年四十四竟
死

太史氏曰太白事母謹貌秀而哲爽朗好飲好
色淡紫自約儼居近大瑤覺即徙居不好利營

私回面汗行飄飄兮寓志于寥廓之外矣是故
卒不詘權力苟合當世使得行其志于鼎軸肯
貶已備員碌碌無所發明耶至今味其詩秀逸
孤上鳴咽兮足悲者入朝見嫉意實快快季相
終無薦拔且陰擠之不亦傷乎而太白止呂詩
知名噫

劉溶菴公傳

溶菴劉君甲戌殿試第一名修撰湛六劉公理
順父也上世沛川人徙杞花園鋪二世義三世
鑑四世汝忠官典膳五世某生五季為承緒
六世承緒生溶菴君諱清源弟正源至君始業
儒治春秋上六世皆明農君修軀接人溫恭狀
外和內介不喜逐時趨上下其所稱選必氣節
廉方骨義槩者汎掃一室于鄉曲磊落高奇取
古人書博撻肆覽室人耕耕佐讀學使者試擊
節其文晉多士楊公至獎其行潔旌其閭鄉人
過而式之家無餘飾而好施親串之用者分之
墨墨自秘也蔡姓欲售產齋裝為賀還君不受

鐵山閣遺集

卷四十四

三

其券與之其人謝曰吾見子骨樵悴可憐之色
何重令人苦無所洩乎我家胝胝關汗萊芥藪
晦中田董亞時錢鏹不枵呶啞之腹無多界于
何謝耶三季蔡之子不安進前券君笑曰區區
何足計哉彼昇蔡某君亦不受其息社及某其
季為豪族給之攘其宅持季甚急君伉厲不弓
曰鉤鉅人弓為利傾其棲託俾人無立錫地汝
不見武安滋驕宅甲諸第諸侯奉狗馬玩好竟
殺于鬼其人何若公等少畱君呂賣服金數十
又醉同社助百餘金竟贖歸季八人秋試不利
返而狀曰老驥千里今欺我耶遂巾其車不入
城闔矣性喜成人僉憲李公坐轎君見而異之
口授經呂費序不能久者季君為賀僉憲感之
終身初君應童子試縣尹某持其文口讚不已
謂君之父曰爾子矣後必大爾門君快孝事
父醢羹菽藥必嘗叔癩疾還父君解而得其膏
色狀後已君之向慕大約如斯季六十一終子
四呂湛六公贈翰林修撰儒林郎云君之沒湛

六彌厥月朕時讀其遺書曰吾成言之淚淫淫

下

太史氏曰造物所不惜者濁富苟且之功名耳故往往輕呂與人不愛惜獨文章一遺愴之不多與與之矣又未必貶之曰義槩若吾錫銖呂較焉落菴呂彼行義鬱滿晚後卽湛六之文與德天所爲用心艱注者斷斷如也湛六之大業方起其緒天正示其不愆之意其所呂炎落菴者遠矣詩曰永錫祚胤嗚呼天之待戴義者其無爽德也如斯夫

龍山閣集

卷四十四

傳一

四

呂太公傳

紹中呂太公新安人南京兵部尚書豫石公父也家貧呂文無害爲邑功曹與人不忍傷事母謹甚韋繻而治饗上食母病屏營不能安寢廢七箸已而得異藥病良乃復初母各所醫過則長跪謝卽細焉根柢肺脩聚粟母未食不食家稍稍起公之隣給事郭貴幸方盛沾沾自喜欲噬公之產公持不可給事心怒多方思害呂傾

龍山閣集

卷四十四

五

公使舍人辱公岌岌朕骨折骨摺齒之執窮困數日幸不歎公笑曰彼強暴好整人其天性耳雖辱我我第忍之唯嗟師德者何多焉朕而給事侮不已又數幸豫石公計借癸丑釋褐公不呂之喜給事作與公交歡迎勞苦從容曰紹中公長者哉鄉奴章爲之奴章駭幸勿呂爲意於是多所僂進公堅不納給事曰奴輩使酒罵坐何酷耶卽否亦悔念之否爲足下筆若輩何如公曰某不佞公幸念我現吾家落弓生蹴踏退讓不敢爲剛戾忍詢事安航生彙呂傷貴人之心繇是里中呂公厚凡事質成豫石爲李官于竟公戒之曰廉吏允之苛吏擊之今天下大冠若箕不呂擊著而博功名復不畏強禦者幾人歟豫石奉教惟恪兮反者公默吝挽救旨也及豫石罄于逆豎呂文部郎家居公關一闔于漢函谷南與二三老叟耽翫古史飲酒遣故舊爲笑樂性喜急人卽不故識不欲錫其意傾身爲濟不告紕也士貧無營呂市書民貧不能具婚

者公傾裝解其輿寢寢荒游臻公後割地五百畝爲義田呂瞻舉火者呂歲之不熟割粟千餘錢刀二百二十餘所生貧士民一畝七百六十人又呂三百金構廣仁橋于牛庄甘泉嶺螺井大雨雹陷井口不出者十三人已七日矣妻子皆哭公命疏其致口經七日俱不歿其拯物不害多類此皆司重公鄉飲揚輝公董一至之再請公持不可曰呂否老而豈從騶從操胥司諸大夫權持其短長也者豫石公呂勳直爲南

大司馬公書戒之曰而身國身也我胥田一應可呂供饘粥而努力戎行勿呂老人爲念豫石公體太公意夙夜急繕士伍不敢怠如給事之欲甘心公者給事歿皆不薄視呂德報怨給事之怨家睥睨給事後至于訕戛撓難在耆隳賴公爲翼蔽得解公謙飾長軀豐下鄉人皆望公乳哺我百餘歲無恙也而公遂逝

太史氏曰章紹中太公幼寐于廳事壁傾不歿應還蘇職中途呂念母歸夫其孺慕不懈胥怨

吳還潛傳

不報而仁匡焉不其難哉公好孝經諸史書豫石與弟越石惟處于嚴君之塾胥繇來矣故仁孝所蘊董施于鄉曲若渺小耶假令得呂發德于胥位充其心雖無一物胥害可也朕而豫石業已德之矣古今之不得兼善者獨一呂太公哉雖朕天呂大呂氏者固未可量余所呂傳太公者小矣

余自林陵交吳飛卿得其父還諸君行事余歎久之曰斯人也非執利中人也不可不傳君諱日章號還澹弱冠爲歛諸生胥聲父湖豪于詩慕神仙之事家遂置人多從學于還澹君稍稍資朝夕而不能客人過呂方見憚朋爰與諸弟子皆敬事之朕雖任氣朕否不苟姊將嫁不給于具竟呂妻之珥釧給之無窘色兄公侄不克立需其廬遂呂館穀贖焉俾數世居之無悵色邑強胥力嗟君橫甚縮取其祖塋地人皆呂怨退君銳起謂兄左海君曰某豈能降旣于我

哉必歛恪先人之舊歷未可改也斧鉞刀墨敢
加我乎遂澁誓無餒色竟不與强者色狀而止
歛之倪令歛毀文廟呂潤其聽事一人噴私室
不敢出一言持令短長往見廣文廣文不敢有
詆訛往見令令倨甚諸生樂承意恐思無能仇
屬不屈如君君無思色爭之力頃之學使者至
君語諸生曰學宮也籍也考哉我輩焉故猶籍
之無我輩焉故則必泯其楹碣而鞠之艸矣先
是令倪已人白學使而學使卒建君言曰其勿
毀其勿毀武彙金丐君求獄之無陷也君無欲
色曰吾屬厭于而陳而操邑大夫權耶是何為
者耶曰利汚義是可忍也或人侍至算口不忍
復言獻金蓋募仲連蹈海之事歟君又十季青
矜入試南畿左海君卒至侍郎而君曰詩邀于
山水間竟貧且老卒時年七十二
太史氏曰微俗驚于利賢者疑焉還澹君身隱
矣氣不辱者守心而無能行至于厲鬼遜匿物
且微憚之豈非曰其不憚微于利耶若夫解紛

朱慶泉傳

教人灑濯其志不服私縱回又胡可曰弗淑者
餌而誘之嗚呼其人其事吾不得而見之矣
余及朱君遠每道其父至性惆悵者過人者其
容蹙狀似重芥受夫世之靡靡久矣薄于骨肉
而厚于朋友者不少也性職涼矣顯名奚貴焉
君遠之父慶泉諱文宗字蔚如新安朱夫子後
上世遼山陰試輒不利于胥司曰嘗為禮部儒
士父北泉公命之曰汝自踐石曰上皆謂汝事
父母謹汝之學不能豚蹄滿獲汚邪其往上都
選無嫌騏驥之局轅下兮君乃拜遙往囊中攜
金三百累累也喜詭者睥睨久之給君曰大工
之役詘要撓閭閻狀詎而去君于是鬱鬱久居
長安裴敝車耳不得選曰書致北泉公又之且
病北泉公心動曰不腆之金迹者在着腹幸不
嫁禍吾子子無恙足矣乃買騎北上道路阻遠
勞頓滑其中成于京君仰天大聲呼曰父之
季天之虐也曰我故而河漢腹疾我之愆也乃

蓋憤于憂謂禍且百于詭人矣於是日彷徨絮泣漬于枕裯齊灰之心曰父為我一旦先我與溝壑其何自自託世乎予何呂生為亦灰京邸時年四十五也始君憂母鄒病取刀割股煎而羞母母起且畜藥呂蘇人分廩呂飽人見人之陷于厄銳身急難齊負者則嚙指而笑曰貴天下之士者齊所救無所取也他人即齊取者而我卑卑為之哉乃焚券卒不問

太史氏曰慶泉君之遇不遇是齊救焉孰是本

蓋山園遺集 卷四十四 傳一

實之機而華是嚙生不沒沒而灰能佼于穠蔕也不謂之達者乎不狀動色于鎔銖必不能損已蓋物不能敬身而聲色狗馬酒酒蠅貨呂困其身其死而齊知也即欲負羈矢為慶泉君先引余知君必叱之矣今君達勉自貴重為人民齊呂哉

趙養高陳蓋吾傳

趙遵字養高陳尚表字蓋吾俱孟津人其人也謹與拓落不同品行足稱余不忍泯泯狀于達

萬也養高世居邑東鐵樓長余四十歲通古文尚書呂流俗無足問者恒攜其文向余談余摘瑕攻格不辭于中就余于西壇寺日夜尋誦六月未嘗怠倦學徒相隨呂數十人兢兢不敢為惡馴行恭謹似石奮之為人他邑諸儒賢行皆自為不及也儉約廁牕中帛亦自粹之無他大略飲至醉不出莠言弓生不妄取一毛亦不呂一毛千人狀非謬也季七十甲于舉鄉為襄城教授陞昌黎知縣而卒而陳蓋吾拓落呂快關

蓋山園遺集 卷四十四 傳一 二

蓋吾居邑西之穀嶽出穀水古穀城即春秋會盟之地也家故紫封為邑小吏好結交粗覽傳記假田播殖開宗族之宴者朋友胥小嫌為解之曰人孰無急難齊疾親為傳匕劑調藥上官至雖勤簿正乘禽廚傳上官謝蓋吾曰不腆蒲醢何敢煩大人相勞耶恤人之飢寒佐其緩急子貧時館穀子予讀書于山莊季餘通人大會賓客往往延蓋吾升上坐身長八尺高眉多髯談論風生人人恨交之晚也後為曲沃主簿安

慶知事朔州衛經歷蓋吾不私藏散之親友者
多曰我農家子邀一命之榮豈宜專己為利
客至擊肥豈舉兒觥盛陳供具相對為歡豪爽
自快也季六十二卒家無冠蓋之遺而鄉里
吟思之行路者猶口碑焉其人亦可知矣

太史氏曰衛綰召戲車為郎醇謹無它魯朱家
家無餘財趨人之急甚于已若石建書馬尾五
懼獲譴或條侯傳劇孟曰得之若傳一效國信
哉是言也朕皆不能大者所揮所為操縱不相

卷四十四 傳一

濟耶卒小遇厝一官沾沾自喜功名如此固器
局各各就也彼士之遇合尚不如二子者老成
無聲何可勝遺哉艸香香蘭獨食為嘗合食
益壽可為半不可為全二子之謂也雖朕亦激
無激其亦羞用巧術者乎

李公玉夫傳

余謂諸生聳通顯者聲勢震厲其弟與子張其
烈煥效鄉里產如羶肉即親戚膏腴亦不免里
人傍徨不敢言余未嘗不肝衡長嘆也玉夫李

卷四十四 傳一

公羣里中人稱長者作玉夫傳玉夫睢州人諱
汝成父仕嘉靖亞魁遵化令紹興貳守弟汝華
戶部尚書公蚤季為諸生文而速遭為光祿丞
築室父墓側哀哀廢蓼莪也嘗謂人曰勤家而
獵人之香何呂結身身之不繕將焉亢宗宗之
不亢且呂買郵賈郵則不祥我惟兢兢上世之
舊是守敢香爽義歟於是賣田者不第不虧其
值且厚之戒儻人勿呂貨致人田一切營子母
錢鉤勒繁人拷繫法闕不忍為鄉宦之饒也半
呂無義赫蹏汨曲直而利攫之香司稍拂意旨
儻人吃吃于堂民不堪命公曰同井里非親戚
則故舊也何忍倚爵位剝亂于下使羣為不平
之人呂涸香司耶居香間范國華為人命王暨
商持金千數求公援公拒之遠近呂錢刀至戚
約貨投門役知公不呂自點皆退郡人楊立山
為南宮舊令公父之執也病革子呱呱迫于
而族之眈視者欲放之呂為快公曰不可子之
室子之衣穀盡如夫人餘季予之翼蔽復賣田

若干畝呂奉立山而食而饒諸石先是雖之俗
惑於堪輿家言無後者弗許寔之祖塋公許之
曰我大小宗若木之有本恨惠微于先人呂蕃
衍我族姓呂有今日而距之呂得罪于先人可
乎葛藟猶庇之不許何為及人饑救其後婚葬
不給佐之見葬人者憾而致之公側狀曰葬人
者一何忍邪必欲惡讎于人得志焉呂自肥吾
憚其甚也陰為之周旋所取內外千餘指公約
之戒曰持家不類諸從不則諸從不則刑取必

東山園選集

卷四十四

傳一

古

濫利取必濫血氣為毒所召患也人情不遠我
愛鼎人不愛田也哉所藝園圃不求廣止花木
數者曰萬事難足百季有盡我何敵其神敗人
之胥貽厥後也且斂人貽後何適而可州守拜
公憲老之禮後亦不復出公之子夢辰戊辰進
士為太僕卿

太史氏曰華應弟子之侈張其田廬貝菽粟金
錢刀布之習若火之燎人其積漸久矣聞之百
季內胥遺先輩敦和遜守清操恥為暴婪里人

望之不知為華應姓氏也噫何其盛乎自是之
後富埒侯王而動色錙銖孤兒寡婦不為少憚
抑氣運之變使朕邪噫後之人舜玉夫公之風
者亦少知愧哉

丁孺人傳

丁母者吏科給事中宋公玄母也母之父某
母呂給事君尹陽曲受封故得稱孺人歸商丘
辛卯舉人山東福山令宋公諱沾借元室張孺
人事福山公于邑福山公治邑恥潤于錢刀一

東山園選集

卷四十四

傳一

五

意為民爬病而殉之故瘁而終于邑囊中枵腹
不能棺邑人哭于寢門曰孰有為令而不能殮
如我宋公哉斂錢呂棺母之姑齒落垂老矣給
諫公亂方八也扶欄旋家家徒壁立錢畝蕪穢
不治尋張孺人亦歿母泣雨下日所不即從夫
地下者有骨貌孤狂我宋氏將不祀無乃貽笑
夫子戚吾豈不知歟所兮屬一吾子才賴吾子
之成立呂為吾夫之百季胡不可否則吾早已
佐黃泉供螻蟻矣於時單門脆弱陵侮者多母

之舅太公大壘不能出門巷外倚一蒼頭某肉
倚一孤兒宋祚葢岌岌狀母乃勤其十指力至
紅命蒼頭曰未以人無黃金珠璣綺繡也非吾
夫守一邑智吾所困也吾夫不辱于義故遺
我吾貧我實安之爾勿謂折風而枉其持銅鏹
去買牛種趙我廢田買書誘此三尺兒啣嚙也
蒼頭頓首謝曰小人受主人恩食母之食歟不
敢負主人天下孰吾為令不牟利而妻子饑餓
者耶蒼頭于是力諾厚白汗交流曉曉涕易
見山園遺集 卷十四 傳一 老
供養殮母繇是柔顏曰奉舅太公曰吾失子而
丁氏婦各禮饋粥不失其事我甚善是吾嚙嚙
算季無子而胥子也為之加七筋於時胥過某
氏叔之妻也孀者無男念母之笑與母居紡績
之聲軋軋相聳一日媼謂母曰而助而夫廉甚
善乃今憚機篋簡空焉盡力夜作至于蓼菹薑
葢口之餌也廉何效哉母解之曰天惠顧宋氏
三尺兒足矣吾惟不愛黃金珠璣綺繡故至此
耳媼笑曰丁氏婦之言良是吾見不及此相與

勸子就傅夜督責子子目倦則呼誠之過字之
不識者母泣曰使而父在當口授見加之淬砥
必期曰華宋氏之宗淚簌簌焉不能止媼來亦
泣給諫公尋錚錚操筆研與同學諸少年角歸
而母必視其文文各丹鉛為傳所賞即喜各塗
倒鉤竄狀即泣責之曰吾望爾之照耀不加之
羽毛安能高飛不如吾早曰髮從棺木傍也堅
忍難難吾豈不知歟所乎給諫公亦泣尋給諫
公為弟子員矣於時太公季九十四摩頂喜曰
後山園遺集 卷十四 傳一 老
吾老人於世恐無多日半生悒悒笑口今為一
開天贊我哉尋太公歿凡給諫公之父祖父祖
母叔元室母又喪母皆肩之弗墜禮給諫公舉
辛酉賢書乙丑會魁曰陽曲胥令績擢吏垣皆
母之力也四月十三日母生日給諫公捧珠璣
冠綺繡裳服長跪舉觴上壽母始喜為之飲滿
方在陽曲也聳挫楚聲每為戒之尋邊燧徹城
阪中外惶愕母無懼容曰爾戴冠繫纓異於蔡
藿時所飲乃疇之祿拜官者不計身家胥訪于

此土耳未凶人何惶愕為尋牒下買鉛母曰勿
為開采事不記而父福山時礦之既民力為罄
過爾為杆止無駭國人甚善給諫公俱奉命惟
謹一衣一食厚報孀嫗母幸給諫公州疏恒勉
呂報國大義給諫公微服正襟再拜稽首請曰
母豈不知歿所而弔傷勸是所呂戚孤也權敢
暗于戰事呂戚我先君他日何面目見先君地
下

史氏曰語云健婦持戶信哉是言也狀婦之持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四 傳一 七

于席溫貽腹之家又未為難所呂司馬遷言非
歿者難也處歿者難故婦人子狀一身耳吉凶
慶弔毫釐未相詩書能措枉之而咸齊當也其
勝于經溝瀆者齊呂也狀世亦齊寡婦事舅姑
哺幼子而不能上衍下燕俾子饒于齊位者非
勤渠之少所為識力缺而大義未曙且篤也宋
母式穀其子其心豈第呂金紫蜺燿已哉不謂
之謂婦中之丈夫不可狀歷屬困厄而持宋氏
于齊成鬚科丈夫又齊未必勝斯任者也嗚呼

不益傲天之之不負砥節者哉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四 新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五目錄

傳二

洪川張公傳

子貞公傳

秦蘭亭李虛衷傳

巖軒傳公傳

鄭僧傳

俠婦黑張氏傳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五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五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五

孟津王

傳二

洪川張公傳

張公諱仁聲號洪川磁州人季二十一為弟子
員二十七領於州性儉仆謹厚吝識力不喜驕
奢之習鄴下俗近燕趙好佳麗彈箏貼履踰鞠
飲酒快意當前而已公數世家溫呂俗去文學
趨利使豪奴盡其力公曰厚富之奔人甚矣不
餘力以讓之物太盛則忌吾惟是儉嗇畏事勿
自盈溫誰能與豺狼爭食乎乃力為節約委巷
中鬪爭者多來質公面觸無所訛狗即一二福
心之人不能無少望欣徐為開喻如振落發蒙
人人色愉而去是時太僕湛虛公方七歲公訓
曰爾曾祖舊租千畝多隱惠兒其振起中葉乎
伯光祿君之子仇厲數侮公曰其為兄行也掉
磬數奪公之田居頃之大比公聲藉甚兄嫉公
之售詩訖之光祿君故賢者罵其子曰今吾在

汝不奉吾誨尚籍弟之家若吾墳溝壑後汝於弟則負肉之矣汝弟豈不能持汝陰事乃遜避汝公卒默狀無一言又數十季公曰貢士爲樂至令樂至蠶叢難治之邑也奢酋兵亂敵千家南市無赤米空虛困鹿丁戶凋耗升於虛邑先是爲令者人減賦無取足刀鋸日弊而糴會不能無失也坐是註下考公至招徠之葺其頽垣破屋老羸攜婦孺漸集公移亭長曰民之仇難良苦矣爲政而狠在心面也斯不顧其悴也爲

橫山園遺集

卷四十五

二

政而無所狠於心面也吾與爾寬紆之胥司何賴焉訟爾民勒而趙耕春吾無斂秋曰爲期各胥藝極卽胥供忍傷汝懷生之心乎樂至人大喜曰不圖長敵邑生我不腹我至此哉他諸長吏其不翦爲遁逃曰棄其衆者幾何人耶故事鹽井利民糴之公家貢數不輸曰杆文綱公化導之民卒自輸邑蹴巉山之間囂於訟往往挺險而走至於椎埋爲姦營窟上官之左右陰賊曰螫郡邑郡邑爲之陷不知也公曰是請張者

狂夫阻之衣也拔惡務本詳不省密曰計致之列其狀怪生無常鈴而歸之區虐之刑會巡撫之吏猾而獷過下邑誅求咆哮其苛也人視之虎尾不履履之唾之矣公侗狀曰縱之乎則組暴也一刀筆吏憑借軍門人未嘗敢均茵伏且其卑當抵胥據吾畏義者可撓濫活之乎不也於是爰書訊鞠論報案曰文瀾自此無爪牙舞智者而學宮之燔於火公復修舉之當是時湛虛公已登賢書駿駿貴顯公曰吾胥子薪可曰

橫山園遺集

卷四十五

三

荷蒞樂至一季胥九月胥謹制無或姑息雖戾大衆而但於貧民下戶胥子薪可荷何必大勞於胸臆瘴癘之地哉解組歸民不肯歸之畱之舍棧道緣夔門寬歸樂至之人之隨之磁數子里也歸則杜門曰書自娛又數季而湛虛公曰給諫鋤大慙弘所利裨皆公之督責也無何關西寇熾帶甲數十萬蹕晉饒於澤潞魏博郭磁大駭民洶洶離窳恐寇洩則自銷鑠矣州守吏繁不習五甲五兵見城外藁廬舍火裂具舉患

之公懼禍之濫也集收健者乘城焉曰吾民之助吾堅守之心應吾天之贊凡我親戚故舊勿自危而日駭而吾虞心乃爲之修備呂董張之日夜嚴誠乃吾圖志還者會寇騎州守曰吾請於上官始可刑公曰何緩哉師專行謀今寇薄城下而伏黠內應如不暇疵彼而徐徐之文移往還月吾餘機在君既受生肘腋不幾險一城之命而厚於寇乎戮之便守乃真之刀礮寇聞拔其根株見關士且倍也遂去之公冲狀粥粥

擬山園遺集

卷四十五

傳二

四

於世淡如也不樂游譙東子弟勿治官榘孫二十人屏其鮮衣怒馬豪奴猙獰交游匪人勿比也吾過則必笞又嗣人之阮先是充祿君之子會而列姦數罹殃咎家終窶公矜其不聞於教訓爲之收穀且延塾師誨之其兄覲汗告人曰吾弟長者哉公教湛虛公曰饒正囑身公謹飭明聰必長齡無吾害余未之欲已戒鄉曲之侈奉谿刻者

太史氏曰余壬申過磁見洪川公修軀幹目煒

炯巖電白皙鬚髮參進退各儀及核其行事不畏朋勢挺志爲民除蠱孽屬於義繕城殺兇不至禍新民矧可與立哉及觀生人之飢骸而殯人之骸忘其躁而但之厚也又奚可已譬不譬陷其心歟其淡呂訓子孫吾石奮家風焉夫能淡則強骨毅氣不難於滅大猾悍大敵惇德呂下於物殆吾得於剛柔之知者乎今之世吾見罕矣至於湛虛公不自醜醜呂狹其躬也厥吾錄來哉

擬山園遺集

卷四十五

傳二

五

子貞公傳

給事沈公錄其尊人子貞公所蹈事曰請曰迅之父將與于京師髮來短而神明甚健其繁所允也則扈離紉蘭吾安得而不紀之余獲寓目而歎曰呂知其父視其子給事公剔釐振起于近日之冗事弊政必視其根株爲邑宰子女母浸人肌吾其昌阜者不同而知其塾之臧也雖狀非給事言又不可已詳乃爲之傳子貞公某名廩生齒十餘母病就葺藥竈圭已必親祈

必潔而壹及置嬰祖池不愆千禮曰校于心事
繼母道容貌嘗饗未吝原潔且壹勿之吝替焉
耳性坦淳爲文喜先秦東西京各構輒奇頃之
數千言瓠剖曰摧破之非斷脗被文繡者比而
試竟不利至今言之僧奮臂怒馳不減英槩思
一勝曰爲功也時進給事而教之給事避膝席
伏于貞曰人當致身于蚤及親未老曰擇親也
吾結髮讀書守日待月欲持滿而闕之其將曰
厚遇乎通經于治亂興亡之跡財賦甲兵之用
授山園遺集 卷四十五 傳二 五
則不忝內心亦所效一奇也而今數奇志尚未
已丈夫惟愧爲細儒耳細儒還避夸誕斯身之
無樞梃哉是故不必駭怪聖賢所爲務隆其濟
追琢一躬曰心邁人君子之致嚴教敗也夫何
至于吝咎乎今也明天于爲治欲掃舊滯而令
英又無噎啞之氣曰撰百物使之吝則敦千聖
慕賢唱人臣之義也何不可使人歌吾樹耶狀
則遲莫綰綸親季大耋卽丞相封侯何爲給事
再拜曰某也固所夙夜心竊篤之者也于貞復

爰愛諸弟皆口受經弟允叔氏舉庚午燔骨告
廟感二人之不逮法狀流涕當給事爲邑轅轂
之未騎蹄旁午皂隸牧圉懼于賈學偷焉而吝
貳心給事奉公誨淡曰白淑徐曰但于衆備于
戎弭盜疏其藜藿蓬蒿而共勤之不敢躁極曰
憂公公喜進給事曰愛人不污已鳩民無淫心
用是成曰頌汝汝之所得豐矣卽貧何恤乎給
事繕丘人甲人修禮教各徹其所吝事拯其札
瘥天昏曰貽邑數十季之利是曰邑無億兆之
授山園遺集 卷四十五 傳二 七
詛公之知其極則給欲贈求其不潰千敝邑也
其諸吝合于古先生之經歟公曰恕自鍾涵茹
已淡故謙牧不遑日用細事亦自吝節賑鄰牧
族感者曰緩急請無不應今季天子恩覃及臣
下得堤其所生公神明益劭被服朱黻予奉公
登堂辟咩受公教具房俎前席稱兕樂公曰古
道之廢也久矣公于禮不脫治氣曰迫于物其
于天子中興之大爲鍾焉豐焉得志而行之何
所不勉耶可令寇無火燭邊無害生神無閒行

民無祁寒暑雨之咨公兮生英槩奮臂而爲之
其功何如狀公議其大者也聖賢之微不替其
典而昌其施何必自己據何一不自己基之耶
呂振救民呂捷彼邀機涉狐奴銘烏盤細儒咋
指身聳而教彰赫赫堯堯其昌阜也蓋胥不必
公之竭蹶于繼也高山廣川藪生良材呂煒魁
陵曰胥給諫公之克匡者在

太史氏曰吾輩礪獨行之惠者不苟合當世雖
不絀利鞅兮而雄心遠略達勃焉欲支天而扶

欽山園選集

卷四十五

傳二

五

之處物濟賸不亦壯乎至懔懔組胸織意克其
志可呂獨善域之歟賴其國事鬱之惠榮羞伐
其惠嗟乎子貞公其斤何可淺測也者粥粥退
藏名遁矣而名乃蜚信胥呂也因歎四海之藏
于岷居巖視者荒處曜秀緝錫漢釣其人能觀
其采采哉噫山澤不苟敦古攸遂不狀其驅馳
墮事庶幾不蔽其聲實者矣

秦蘭亭李虛衷傳

秦生蘭亭者名衛周輝縣士也日取周秦雨漢

三唐諸書讀之或勸之曰斯非所呂餌功名者
餌功名安用古書爲秦生笑不答長垣李公化
龍視學急讀之曰此生文古氣斑狀寧靛靛久
爲轅下駒兮里人益知秦生秦生又喜吟詩飲
酒與諸生飲酒酣大言曰我不思仕退獨與人
情整也哉人生各各志踟躕于大人前仰鼻循
網縮趾何若我取寄于詩酒呂自娛一身外皆
長物甘從諸少季角耶退而讀書于九山之上
九山奇秀欽崎大雪孤峰峴巖人跡罕至雞鳴

欽山園選集

卷四十五

詩二

五

時山中入經山下聳峰上聲甚駭呂爲虎熊不
敢走黎明視之若露高寒中歸狀者乃秦生吟
咏也居胥間富人置酒請其詩則笑曰吾詩不
屑爲買島馬戴衙官非汝所知至于古寺荒榛
老木清溪輒題滿壁手攜大研口吟咏登鐘樓
鐘磴其顛血被于頤與墨汁淋漓袍袖間不暇
恤其言沈洋自恣稍胥李白疎放之意于是名
大噪王公大人東帛奉金求秦生詩市牛酒趙
女秦箏約期高會而秦生告其使曰今學雪又

大奇快吾跨吾長耳驢向燕山者戒壇香山靈
也蒙莊不顧爲孤豚我其謂何使亟去勿涸我
北行四五百里雪消而歸于是鄉里中多謂生
狂人哉生笑亦不答無何立于蘇門潭上水洩
者數丈冬月水中舛無菱凋色歷錄狀可數秦
生曰吾愛此水澄清漫人心魂仰天大呼忽躍
潭中衣溼貫幾成賴居人拯出其與人也胸無
荆棘而嘔嘔志古又十餘年憤其詩無知者慘
其若干卷大飲哭曰恨唐人不見秦生天生秦
生何爲耶乃焚其稿又十餘季而洛下者李虛
衷

李虛衷者孟津河上士也名鍾墓荆柯豫讓之
爲人下筆磊砢千言不爲輟生業好讀兵書擊
劍騎射無所知名不吐一輒媚辭人胥守者則
折節下之飲七八斗而胥二三之醉性灑落不
作齷齪狀財之非禮義者錮鉢不取也某臬司
至陳州較射于圃生解衣從容決拾九矢應弦
而破堵齷者大呼張樂哆呂爲奇居家再較千

金諸昆弟已貸來爲子錢生無難色曰何知積
著好行其惠爲享利吾不忍獨豐諸昆弟獨寡
若吾獨豐謂昆弟獨寡待之淺鮮不令鼓刀屠
狗擊筑燕市者笑我哉故憤不問不償不問亦
不繫于簿籍焉某橫于鄉睚眦必報一單族茶
毒之不已也李生怒曰吾爲若雪此辱吾兮生
恨不爲朱雲折檻又不爲李廣射虎飲大卮罵
曰彼臭肉若已爲無如何何其橫乎彼不聞四
十斤鐵椎乎今而後仍可譙呵若乎攜一鐵鎗
至于堂罵之某心豫急避得免津人無不義李
生者某自是亦不敢螫人里中輒急生輒爲區
分之構書屋三楹繞大竹百餘竿梅花數十株
伏臘相知偶聚卽雄飲已如意擊髯几高歌聲
震林木命子弟投壺鼓瑟考鼓鏜鏜踴躍月沉
星移卽貴官擁轎過不顧也河上東隅古廟多
鬼怪爲暴亂至薄暮人橋舌目瞋而過黑夜三
更北風大作颶沙蔽目生持鐵鞭人古廟香几
鐘簾神坐與室之中無不呵喝曰怪鬼怪鬼何

不害李虛衷而害吾里人耶聳趨避聲卒不見生亦無恙嘗曰吾得提一旅當北敵驍驍盛壯時一日馳千里左攜生人右攜人頭呂獻北關何難哉語畢輒大醉而歌蓋自是不復入城市矣

太史氏曰人之賢不肖固未易知也秦生放曠于樊籠之外呂為適似疏越自喜不為世所羈勒者所謂隱士或庶幾耶而數為詩哭恨世無知者究不使世知達矣李生視兇輩如鼠欲為

懷山園遺集 卷四十五 傳二 主

几上肉殺之呂扶弱抑強不急于苟進其豪傑超忽之槩馳騁直遂之秋也若夫二生立意較狀視財利如糞土呂爵祿為桎梏不肯者能之乎此諸爭刀錐而動色不已禽鹿視肉果足當二生一瞬乎哉朕胥才如此而不得大效于天下無怪其千古不丐之氣鼓罷泣歌良胥所見豈計畫無之耶嗚呼二生亦文人之雄矣

嚴軒傳公傳

嚴軒傳公胥孫曰熙宇呂書貽予使予序且曰

此吾祖所著書也皆善言愧無能踐吾祖懿訓欲呂不朽吾祖奈何予雅已從燕趙諸君徵其事因許諾按所做公靈壽人嚴軒其號也十四入學手錄古書校讐至丙夜不休里中醉飲招之不入旁笑之曰此奚為者日夜耗光陰何溷傳生為也性呂孝企祖講自上食重朕諾嘔嘔卑折不臧否入故與處者無論賢不賢皆心譜公季二十選崑曆初季貢所習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備初授許州臧守許下俗舊奢悍游閒公子及諸紫封家多不潔占奪貪人田致富厚裝冠榆袂跼陸博縱耳目愉心志其風不雅馴公至蕭然念之約束甚急務崇樸儉躬為清約不私取民一錢呂禮節下堤民之淫使勿相吞噉也而俗亦稍稍化之許下輯其志不龍墳墓圖辯亦熄不呂嫌公而德公相勞苦為歌歌詠公云朕公之守不肯淪見上官仇直不為卑嫗上官不喜乃呂泰藩左遷公許民為之不丐道路皆言何絀吾傳公邪汨沒仕塗者欲

懷山園遺集 卷四十五 傳二 主

吾傳公賂嗟嗟傳公豈好賂而屈事人者哉公
輓轡而去崎嶇入秦無幾何告歸家無膏腴之
地田數十畝猶食衣褐終不肯易衣不與郡中
諸貴幸用事交口諸貴幸用事者汰矣汰必後
凶故朕諾卑折無異製時閉戶較書尤耽古文
手錄如故槌其言之微者集為數卷其神情
落落穆穆也里中朱仲福善士也過存則啓其
戶嘯歌慷慨談論古今若無已懸其志者急人
之難卹其嫠困助婚葬關宗族不告勑焉鄰里

峽山園集

卷四十五 傳二

一

俠少酒旣豪呼聿公過其巷相戒勿令巖軒先
生見也又數季季七十八皓首篤行而里中亦
時敦雅尚不爲囂靡矣公諱承問字獻可子諱
某國曆庚子鄉試岐山知縣孫諱永淳天啓壬
戌進士爲吏部尚書曾孫雅麟丙戌進士翰林
庶吉士

太史氏曰吾未見巖軒公而與熙宇公同籍第
聿於燕趙者如此或曰巖軒公其郭林宗陳太
丘之流歟噫公胥志於將相文武之略而小試

方州叟嵇王門抑何其遭遇之不乘時耶因而
通通而蹟卒用子與孫而亨也燕趙固自古多
奇人哉

鄭僧傳

鄭僧不知何許人季三十二歲家於津口吹竿
好劍術圖難走夫市上連袂成幃僧結二三俠
少爲刎頸交于市中酒肆墮日語曰僧自十一
歲軀借人報仇得脫不灰因往來呂梁邵伯湖
瓜州一帶掘塚鑄錢者聿之求交乃叱之曰此

峽山園集

卷四十五 傳二

五

非丈夫之爲陰賊著于心我豈從爾輩游乎舍
之復歷碭山西數百里厚施已納諸亡命數月
諸亡命壯其爲人割牲肉袒爲壇推爲雄長竟
采金子山煮鹽干涉恣雅睥睨傾身爲急胥仇
家相構經數季弱者爲強擠之不止陰殺弱者
之兄投之井縣官利焉使皂隸誣弱者口攘其
產僧聿之振臂大叫持丈矛引其黨風雨白晝
至強者家人門無敢門焉者人室無敢室焉者
抽白刃殺其強懸其胔子矛戒諸亡命勿私取

其業其州守貪婪狠毒借沈命濫得重賄則陷之灰地無辜者灰桁楊十餘人瀕行捆載而歸僧迹之殺于舟中焚其屍不汚其妻孥又至開州臨清諸郡諸凶命誼慕僧之勇剽精悍僧甚喜邨落少婦妖冶與其私者毒于飲食之中飲其夫其夫灰飲其翁姑其翁姑灰不週歲私者備媒妁鼓吹納于其室鄉里側目于私者為之寒心不敢發僧稔知之糺其徒曰此輩圖其婦甘心于其夫其翁其姑也惟欲所在既潰之防

寶山園選集

卷四十五

傳二

本

未始殺一善人或為人報仇不欺一語不私一物不偏愛僧于左右同甘苦共灰生香灰無二霜雪風雨必至不敢反面背後言所殺者知之久籌之熟為屈抑洩其憤懣而我之指無染鼎焉噫哉僧三尺軀可為知己死恨世無知己耳公不欲灰我秦晉流寇橫肆我能人其中刺取二三渠魁之首已報明公已贖我灰不灰吾恨人三十餘十數季不灰幸矣欲殺我速殺之勿今日塞楚明日掛楚若傀儡狀鄭僧丈夫也不堪此囚服對簿書也敢布腹心邑令將釋之行刺恐逸使人謂已賣獄將灰之不忍姑不應肯間僧陰匿獄神祠裁紙刀喻獄扉過十餘屋登樓上呼市人集樓下如螳僧笑曰吾鄭僧也吾豈好為是不逞佩刃江湖間哉勿失父母少季義氣相許恨緣林山可引行吾意故甘心就之狀吾十餘季所殺者皆蔑理之人不亏之事感激火熱僧能嘿狀而已乎今天下中未寇北奉夷恨無知已用我耳故無已耀吾膽氣張吾甲

寶山園選集

卷四十五

傳二

本

士也若夫為姦狀狗偷鼠竊苟且干戈刀殺人
之事僧差為之今僧飲奔則竟奔矣丈夫母乃
儒乎吾既言可為知已矣其誰信之今乃為呂
明吾可為知已矣也左手持髮右手持刀刀甚
鈍割不斷又割者十餘聲嗚嗚而濺如澍及斷
手仍持其頭曰矣

俠婦黑張氏傳

俠婦者河南息縣人姓張氏年二十而夫歿不
肯嫁人媒來輒罵之嘗不著裙不髻好飲酒使
氣藉武力可舉七八十斤鬱鬱意不自得尋人
吾不語事輒罵之少季武挑戲之必遭其拳很
很歸日啖錢數百坐酒肆左手割肉右手舉杯
飲酣袖所帶匕首擊案自歌市人聚觀旁若無
人歌自若時縣官方苦驛遞不能支達官過其
地縱僕人鞭馬夫血淋漓且一馬索銀四錢馬
夫多道去張氏詣縣跪曰此亦奚難支之吾已
為長者憂署我名我必不與馬錢我必不可威
脅奈何堂堂息縣性於凌辱之故而視貴人僕

為虎狼不敢抗哉縣官顧而笑其面黎黑身畏
八尺聲如豹目炯炯藍布帙於兩脅之上行步
蹕厲難見其勇狀狀亦未之許也居胥間一貴
人張大蓋擁駟車算止於郵舍僕從華服怒馬
呼曰夫頭夫頭張氏昂首瞠目而視之曰夫頭
固在何呼之猛耶達官不過得健馬止耳豈欲
騎飛鳥馳走殺不由地行耶僕睨志曰如此垢
面醜怪之婦在吾繩墨中吾可已趾汝鏢汝則
汝坐而受禍也吾為戾蟲汝為甘餌且顧且鞭
鞭纔一二下張氏抽匕首體體出腰間佯笑曰
貴人奴爾能殺我則把刀與爾爾殺我爾不能
殺我我敢取爾之頭手提之人生百季終吾一
死我不畏死也我若畏死則甘受爾鞭辱矣僕
避其刃稍稍自引退而張氏罵不輟是夜雞方
鳴而貴人適發焉息之驛之除馬錢從此婦始
城中少季始嗜指曰斯婦也其膽力麤驚殆不
可狎視乎時大雪城中丐者貧者飢死二三其
凍而未死者十餘人張氏得官錢五六千乃旦

夕散輦人損人雷一千自給餘盡擲於地令飢者踴拾之傍者拾者氏抽刀傍皆走醉卧於巷雪中少季欲私之抽刀逐之刺其股寸餘罵曰我淫污之人也哉汝腐鼠敢侮我爾再來我必剖爾之心生啖爾肉石之性可碎不可軟爾不知我張氏乎里之冤者氏詣縣官處白其冤不受謝里中語曰不喜虎羣乃喜婦隣親戚之窘來禱氏氏不虛其往邨落某孤兒十五歲泣告氏曰我貧遺田六十畝肥為暴者吞不與令

山園遺集

卷之五

傳二

五

惡生羣誣於胥司貨多賂易係之獄歟已與之則子母命萎亦歔泣泫泫如雨氏亦泣拭淚曰何難爾治具請暴者過爾我必召地還爾孤子市酒肉酒肉備馳告曰暴者今日蚤臨况氏許諾迨酒酣氏歷階入不言暴者南坐氏就孤坐向西召半膝箕之坐定暴者怪之氏曰取巨卮我快飲可乎每飲仰面大吸睨暴者曰我城中北街黑張氏也鞠子我之戚來相省詆辱公義至高敢滿酌為壽暴者舛其名愕狀曰某之量

弗能既此酒奈何氏嘻笑曰我婦人奉卮酒乃不禮耶必既之暴者膽怯逡巡欲避席氏自解髮被面左手捽其袂右手抽匕督大罵曰賊賊汝富極已吞寡婦孤兒產是誠何心哉今日令汝血濺吾衣汝自速凶卽抽刀斫椅椅仆斫屏裂其半斫磁碗數磁研研寸墜地暴者長跪曰卽退地卽退地乃頓首匍匐謝罪氏譙責之曰人生此心鬼神知之甚晰不相宥也汝退地而改於卒則吾敬汝不狀氏之腥刀伙長恕汝頸

山園遺集

卷之五

傳二

三

豈可得哉暴者流汗不知所云少間曰敬受教卽手書退地孤兒久之城之北富者夜被盜盜二十人氏聳之持長鎗騎一羸往救之與盜鬪盜步戰氏罵曰我黑張氏也吾曾受此家恩不可不救務削株掘根此吾死所也奮力堪盜隣邨鼓鑼四起氏益張氣殊死鬪遂殺六人餘奔逃氏追之及河賊登舸氏疾歸氏終不肯嫁繇是黑張氏之名聳於遠近云

太史氏曰余自麻城光山經息夕見騎生馬數

里外塵中飛至接余者問而知爲黑張氏其季
四十三余同季張曜霞廣文於息向余道之與
夙豈多合則人之慕之者不虛哉輕財好義不
畏強禦雪冤扶弱及其臨大敵勇足曰捍菑患
手刃數寇彼其膽潔氣直卽邊疆荷戈勅帥何
呂加焉嗚呼天地勇烈不貪不污孰謂於婦人
中見之哉

板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五 終

板山園選集

卷四十五

終

七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六目錄

傳三

岷麓陳公傳

劉用章傳

鎮南楊公傳

雲浦孟先生傳

柴典史傳

貧吏傳

崇野孟公傳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六目錄

薛後頭傳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六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六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傳三

岷麓陳公傳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六傳三

陳公效者字忠甫號岷麓四川井研人季十七
舉隆慶丁卯屬曆庚辰進士為人彊力敢直言
恥為刀筆吏欲為國家強本弱末齊舉旗拓地
之志俸揭未之識也初宰浙之德清臨去意快
快曰大儒當知時變定大計使天下不動搖迨
為快耳而區區從簿書間與老吏伍耶故其為
令推剛為柔一意拊循同民疾苦兮訟獄祛贖
錢履畝行田野丈稽剛誼稍胥無舞文者清之
糧數萬公不嗾嗾催科日毀索也而水暈縻臻
民仰食公所儲之穀六七尋陞浙江道御史癸
未戊子采木征賦西南騷朕告困矣公請之力
歲歲賜蜀民租十之三按江右張新建方乘用
佞薦知州趙來亨公曰某也不敢聽命而聽命
天下芥冒私之陳御史哉是艸莽委君濫也其

敢愛政府之意節其經費彈大璫張鯨摘其不
澄狀中外震懼請蚤正儲時靈夏告變疏奏觸
忌直聲日起復按黔播酋楊應龍謀不軌人情
雷駭不敢言會齋屬金伯公交驩公愆怒曰姦
人進而進而亂吾德吾豈私之徇下闇上聾者
乎會氏之雄長將呂攀鼓則我知所備矣列其
十二逆事請與問罪師後李公化龍弓播實公
先爲之警其魄也頃之倭兵擾動諸御史蒞監
軍危險不肯往呂公往公曰倭非疥癩也事君

寶山圖志集

卷四十六

傳三

三

朝廷不辭賤軍旅不避難于是奏八虞三勝請
水陸翼進呂性銳屈力怒而撓之佚而勞之士
卒中收君子軍與上同意日夜勒兵相其山海
陝隘呂疏行晉蔚山稷山青山島山自此婁捷
大雪將驕輕窺匈奴不肯戰公檄之罔敢退縮
總兵楊元失南原濫當灰公戮而函示之督撫
之取南北將也不得其弓南將按劍不更其心
不悔禍焉將生變公睦之準其功卒不犯衆怒
不使北將獨受其祥衆始帖狀時楊中丞去國

中丞未至公攝諸軍務倭奴壁守不戰公謀將
士曰倭非稅其枯而解其甲也悉久之我師怠
師怠則鼓音不振儻倭急而呂和緩我師師詭
成功之利呂底定告虛牙于彼兵懈于此人嘻
鬼玩大功未集而民神禽鳥之殷可乎卽移四
路牒令屬勿與和促諸將力戰身貫甲督諸營
諸營憤起遂克成功雖達于時變固公之誓歟
否呂決其孽姪也倭寇既定而弁徐丁二拾虐
求軍士呂考驗爲名陰批瑕隙剝士省割士髮
衆軍眺而露刃歎甘心二人呂變公笑而理之
曰斯人也號陽之鳴已耳奈何幽裝敢侮爾輩
是用不紬服子爾心爾豈不能干鉞蛾蛾于彼
彼肉寧堪食乎爲之治之亂遂弓公數季海外
風濤寒沍勞頓所侵已淡尋病歿于朝鮮無僕
夫朝鮮君臣爲之含殮閱其行李枵舉無海外
一物歎息曰陳御史紆吾小國之難籍部伍不
敵吾國而又不淫涵於方物直其心強本呂攻
弱呂不欺朝廷也如此不朕不但我國穩而中

寶山圖志集

卷四十六

傳三

三

國動搖安得在邊長老貽數十學之利乎愧歸
蜀人祀公于鄉浙人祀于德清朝鮮人祀于朝
鮮此可已識岷麓公矣公子諱直孺訃至哭七
日已孝矣敬孺醇孺海外收公棺已公所節閭
寺銀七千兩封之遂城孫諱演壬戌同籍今北
京祭酒潯辛酉科舉人潯金吾指揮蒞選貢
太史氏曰朝鮮爲倭所轢航大海已趨利戰舸
鐵矢視老上單于兮沙曠土不信難耶而卒奏
膚功岷麓公戡暴之才亦見大端而神宗至德
震疊屈之于遠於戲甚矣余又聞蜀人言公廬
墓讓產賑卹論囚活千人勸學于吉安白鷺書
院其砥行可當大事脩大計視鮐那鱗種皆衆
龍髯也故推之無異驅羊能耀吾軍士咸無疆
迄歿于介冑而不悔可不謂已歟動事者哉今
雖面鐵衣騎步莖二畧乃蹂藉燕趙邯鄲齊魏
下七十餘城集天下兵二十餘萬歷冬而春皆
鼠局趣求底定如岷麓公其人者可復得歟噫

劉用章傳

諸生者士之塞涂也近開舉辟之典似通實塞
才而負俠性寧歟岷巖而不悔鬱鬱無已滿意
此亦銓選之不能無歎也予于河內交諸生劉
其名之顯其字用章身七尺世居覃懷喜談兵
磊落奇志于世垂十五蚤孤嫗嫗絮泣一飢不
忘吉月拜起遺像下泫然不可止里中豪隍其
產而攘之生不稍屈丁巳餽米廩試數軼其伍
諸愛弟昌族兄爲人冤紃辱撓膺生不丐力請
達官解之辛未大月流寇喉清化哨騎飲沁河
人人不知所措生謁監司邑宰促其歸搢紳
細十餘斬之縣皆一甲不敢入乃退生晝餐
巷夜歷城上問鼓鐸雖衆人力拮据于前而
狀振作則生倍倍勞焉庚辰辛未大饑衆人如
蟻數省盜毛起懷之壙歲久水齒邑宰子房王
公荒之胥沮者生唱衆板刃杵推乞胥成功予
與諸君子及劉生巡于埤生憤狀買銳下令弓
之淦鋌之澀也無幾何季四十九乃已病死胥
司弔寢門哭之慟諸君泊下里細人皆爲歎惜

縣是觀之所稱磊落奇志者非耶向若舉辟之
呂膺城社豈靦靦坐殮如土偶狀俾大寇日逞
中原半為啖食世道之憂何如泄之耶蓋談兵
奇志倖直不欲稍屈肯呂饒鼎路舉主耶此劉
生之所呂終塞也

史氏曰子過劉生齋中與商風雅第書畫何粥
粥若無能振事者語及富虐權張今豪俠覆誣
君子所應切齒腐心者則目裂氣果將拔劍斫
地不刃其穎不已也壯哉誰謂商風雅第書畫
者盡庸庸無用人欺傷哉生歟矣僕不才亦
可用大籠大敦荒蕪古土古今來負才不屈
往塞也如此其子達奇父繁天武欲呂通劉生
又安可知也

鎮南楊公傳

楊公諱州牧字郡伯號鎮南招遠人也廩于招
庠呂子同卿諱觀光累贈南京太僕寺卿呂次
子翰林諱觀光晉資德大夫凡四晉大夫階云
楊之先世家浙鄞縣縣浙家招及公六世矣公

之祖家審公之父季將四句始生公公呂尙書
為諸生器宇坦易不喜崖異刻礫蓬蒿繞戶未
嘗呂榮枯為意遇人之順逆煦之如病狀曠焉
奇為之志不呂峭獨見也後讀書邑之蝶峰沉
心康節學不碎經籍字焉東覽嶗山泰岱南步
淮泗盱眙諸勝觀高皇發祥之地喟狀歎曰大
海東回靈光蟠蜿宇宙與區哉愛其山川下瞻
依依不忍去久之呂外難歸帶經布席膠西授
業記如韓生歷詩齊魯張生兒寬誦書濟南公
份文學矣辛卯倭踰朝鮮朝鮮告急神宗命
司馬震九伐之鼓跋海外公呂十策雕篆緩急
贊唱遇劉不令軍士矜其心呂賁亂也獻之當
事當事者曉其風旨駭言曰此士非碌碌者言
多可可底功躋登中奇此偉人耶何其早缺而
晚始見耶狀而公竟駒繫轍結不第回卿公第
公曰仕何為乎非苟于應議貞磨姦所樹者駸
炳炳焉奇遺呂寄內斯之謂讀書吾見世之仕
者矣不奇豕心則多張氣憤猛廉隅大破羞吝

哉汝不記吾家蓬蒿主寶号君子曰仕之竊也
顧子孫勿蹈此耳同卿翰林於是多令問公歿
之日逍遙于庭踞几而南坐定益誠向天三
拱乃逝

太史氏曰余未及見鎮南公而公之子翰林葵
宸公靜定與之善故得具論之噫璜之胥考珠
之胥類士君子邇于窮夫匹婦不易矣如鎮南
公扶繩引軀湛于理學碩策濟變豈但祥齊魯
哉檀柘胥鄉天不召匡濟偉鎮南而召儒行偉
鎮南又獨何耶內非談談蓄久則可大則曰
且篤也嗚呼是在葵宸公矣

雲浦孟先生傳

雲浦公河南新安人庚辰進士受學雒中西川
尤先生講學與張陽和楊晉菴孟我疆交往補
南戶部主事丁外艱復部署太倉銀庫恥為苞
苴之事惟河西務革風害免徵千餘金奉使賑
山東南直撥銀之湓出者粥饑與長吏乘騎積
閭里中所活加一等調吏部考功司主事丁內

艱復部遷稽勲員外郎又遷考功員外郎又一
奉調考功郎中事不惜憤與援者一切謝絕胥
註誤不召一節掩人凡推擢擯斥命吏卷其尾
手自注詳視吏書召考其諱訾也悉召冥冥網
故事推大察先政府白政府操輕重緩急張甚
其輕重緩急惟政府焉視公恥之曰我隨人吟
嘆也乎哉惡為輪汰羞缺當補頃刻列名疏請
一時登進者皆端人政行無如公何言官可養
張公曰建儲削籍緩滯不敢用公曰此屢臣
專疏遂超之張能厭不能圖人用憚思公
已乃降罰文選一司皆譴朝士祖餞都門見
騎驢引一僮行李枵舉咸咨嗟久之舊從公
學者數百人逆公津口相見甚驢城南構一
講誦不輟恥竿牘胥司晚與少墟馮公講
之益淡遊于嵩隱感暑終而泉鄉公請邸公
原職吏部請贈贈公光祿寺卿豫石呂公作
議季譜

太史氏曰伊雒之學程邵後難其人哉余過

安問漢函關弔公之祠呂東修乘壹拜為先生
執弟子禮而遺老遺先生講學行已各恥定婚
喪式著書明聖賢之遺破屋蠹衣門內問狀與
人為善則孳孳也較夫立異標名聚徒播譽視
狀胥君子之迹而中不狀也所繇始與公之端
貞異矣

柴典史傳

柴君諱承積字慶吾曲沃人胥壯志善馳馬
結客先為孟津典史謹守不貪呂能奪外
為武陟典史武陟人愛之會木蘭店大盜
人殺商人越其貨已夜遁矣君奪之辭縣長
君銳泣曰此典史致命期也擒賊則歸見胥
為賊敗胥歎而已雖微職食國家升斗不敢愛
其私呂覲顏見明公也劉君壯之狀恐賊趨捷
勇武未能成擒耳君引隸役善武六七人暗投
略營關聖北追之一晝夜至新鄉問之土人皆
不知所嚮又行數里羣騎驢者言前數人可疑
身稍帶血其巨寇乎不狀何其貪皇也君奪之

知是木蘭山豪無疑矣策馬至衛輝西關時賊
半在店飲啖半游娼家一季少于市上買皮條
腰帶倭刀君前問曰爾刀甚徒可借觀乎賊覺
卽抽刀斫君刀起空中投之壯者某走賊皆速
呂手拳其刀賊數搖刀刀動拳與刀相下上不
舍君得呂劍砍賊左臂又斷其頰露齒賊倒于
地易其寶刀投之反指斷矣君鳴衆人店賊覺
開門一人執棹面當前傍六七八人張弓矢持利
刃大喊震市之職者如糜不敢格君怒奮不
身曰我輩不顧命則活顧命則死揚劍罵曰
遺吾卽呂劍從事促之爾賊矢射二人中肱
役某大譟呂鐵棍跳人堂中失足仆役之弟見
兄仆大譟亦入堂中用虎尾鐮如舞地相逼賊
不及開弓積其兄卽韞狀斷賊一刀鈞落其首
皆躍地不休僕地行三四步又斃一人折臂兄
弟忽跳出矢中兄騰賊又殺一微者擁聚出店
千餘人皆辟易路開得脫君鞭馬環而攻之賊
且戰且走少頃游倡家者畢集自日邪至於未

又射一人疾皆未舍或微稍却而衛指揮某亦
領人至一賊窘迎指揮欲害指揮曰汝吾人也
盍掌吾馬賊便舍鎗來掌欲遮故如此指揮袖
取短刀刺于頸卽死一賊逼君刀去君纔尺脊
咫尺其馬伏身避之引劍其額角賊哭而逃
君大言曰衆賊舍路走田土中土下溼新犁雨
後多堅弓土塊擊之便衆卽擲塊雨下賊始散
賊發數十矢悉矢盡故不肯皆發也君與役某
手擒二賊縛之餘次日塊擊縛無逸者劉君迎
于十里外張鼓樂相對泣曰不意君竟若是
吾聞人多未見如君驍智否則吾之責讓不免
擒賊入城皆如律武陟今十餘年無大盜矣
史氏曰柴君貌壯臨事不枝梧一擲千金濟困
傾囊益豪爽不侵狀諾者也非果敢者算其不
肯鼠充翁也幾希而卒不叙錄于上卑官無力
天下事大抵若此耳遼東宣府二三武裨臨敵
逃如健操閉門項縮如蜩聞柴君膽智斷斷不
于愧無疑矣

貧吏傳

嘗觀前代酷吏傳輒歎吏治逾下邑長者何不
肯貧也則又聽狀而笑矢世之貧者亦多矣長
民而貧不能履遺復不能功于其職歸而汎濫
于其卒斯猥鄙無器者耳去瀛富者幾何哉若
夫能潤于人不曲事上官一挫家居悠朕不宅
于懷乃貧無衣食已至于死嗚呼難矣公余外
岳也古人內不避親又忍避而沒公乎傳曰公
姓馬氏諱從龍字雲合少聰慧十七歲失怙食
祖九十餘公事祖飲食不怠復事孀母殯者
悔之母色佛嚴訶之曰跪諸孤汝不能九吾
兮公跪側至夜分必偷命之去乃去去而省
祖衾稠終祖喪爲諸生各駿聲少傳李公化龍
漢許公癸巳選貢督學則兵部尚書王公國也
公濡筆宕逸多姿兩入闈已策實念母勞家泣
告母曰見非薄一第獨痛母氏尸饗見猶奉粗
糲何異呻吟病蓐匏苦若何母慰班矣敢請謁
選母曰老母各梁肉得爲清白何外求乎許之

爲香河知縣誓神不苟取牛督鐫趙鉅穫香秋
先是庫子歲入縣官六百緡供億公呂間田補
之武清河隣封也共一堤障水武清利其田塞
渠引水香河禾害公不可力爭于秦君水循故
渠明季雨水高丈餘公請減租出俸賑焉又明
季大蝗爲粥禁緡劄指揮某奪吳姓田四十畝
霸州大叅梁君多方茫指揮公卒斷如濠此時
雖知公不汙狀皆瞞目公矣竟呂他事陷百姓
聲之哭不能舍公笑曰爾誠愛我吾爾民爲
鄉足矣而又言之恒号哭送百餘里公歸恐
憊懷呂產之沃讓二弟胥悍者使酒罵門公方
與客棋嘯歌自若性坦溫不立邊幅客至具酒
呼盧歡笑終日未幾窘不能甘義構一壺酒出
城南對楸枰賣車馬每出入安步閑中無異布
衣曰吾自種菊尋梅外安所問家人產而爲餘
謂呂駭黨圖哉賣書與衣爲母壽母曰吾肖子
也汝若酷而墨民必怨汝置汝詛爾母今可不
汚汝父祖介行矣少宰汪公輝開府張公論皆

奉金佐公公曰周也亦不辭求見公公不見公
與人無浮言恥詈獲人語不亏事又輒奔信陵
客種殺晉鄙之意居母喪泣血齒不見也再數
季賣其宅游洛中洛中士大夫重之喜招飲公
不見津邑長請公鄉飲不見在洛益窘或一日
一食或并日食啗糟糠徜徉笑語彈琴賦詩捫
捫狀也客謂曰于蹙矣盍貨殖爲子孫貽焉公
曰余惟不謂子孫貽故如此賣其書畫琴及袍
帶短褐敝履益嘯歌爲樂以何病再二季歸津
無居屋僦佗居邑長蔣公臺中邢公至皆不見
邢公歎曰作官若雲合先生始無惡志者奉四
十緡省中張文岳給若干公亦不辭再一季季
六十二吟詩自得而終四日無棺無衣衾邑侯
與親戚爲之具入其寢門但見破硯一枚與一
棋枰唐詩古史數卷二瓦甌一白木榻而已
太史氏曰予丁卯過香河問之土人土人申舊
謠曰猶述其不愛錢時王廷龍蔣剛皆在左右
爲之歎歎嗚呼余甥館奉教二十季未見其胥

戚色也何繇而狀耶或曰公可謂善貪矣余曰非也貪者臣子固分應爾獨公孝友不回始終無怨不惟無怨且忘貪嗚呼公其胥道者歟

崇野孟公傳

孟公名尚質字汝慤號崇野清峻自持好行其德上世家澤州始祖寫生會會三子仲鍼鍼三子仲傳傳三子季則崇野公也公子壬戌進士吏部考功郎中諱光祥孫諱章明癸未進士會候時轉物逐什一居汴鹽筴鬻蹄竟舍通負不問鍼襄父曰我在汴通負多不償儻費我皆之上帝曰爾利物無害不厭厭規規奪數于口而授之饑將曰昌後其營給多矣其徒東鍼遂去澤卜交河之泊鎮居焉讓弟銳于金產崇野公季十六傳歿于淮奸僕勃礪豆分舟中公徒跣日夜走百餘里漿不入曰急父也而族之陰譖者煽煽僕睨之崇野公益發憤讀書富人走狗馬關雞弋獵博戲聲伎絕意魁林之徒遂爲諸生性卞直見曲撓者不能姑息居母王氏

喪季二十不畢婚庶兄孟尚禮齡公急公地遜之泊鎮築王廟四月香火者一舟胥溺公呼于岸曰拯一人界金一兩所拯數十人洪家窪賀家庄諸處湫卑雨淫害禾公出橐金奉焚赴車橋理淖事濬黃家溝疏泲河田不汙萊而地利興矣遘荒季恒爲粥已果人腹如不受梁相孟齊卿田育侄還遺金子三家店皆此類也嘗誡銓部公曰我之約汝無他遺絕請謁過聲伎俾無曠業自逸而已我估僱不爲世用汝高祖寢擬山園選集卷四十六傳三

上帝欲脫祉貺我家我家必胥造汝可不楫焉乎上世牽牛服買錢鐔不餘積力其既也膏沃中衰于旅亞我兮生曰濟曰忍不爲凶德不勝素行無不曰利物爲心無胥苟牟也者汝勿竟詐力賤仁義也貴詐力賤仁義制民曰豐已何不至哉銓部公頻督曰祥不敏敬受教崇野公歿祀鄉賢至今伏臘脰脰祭隣邑人過其墟則泣于里下

太史氏曰予受王青萍爲子言崇野公育心用

世之人也弗克施故堇堇行其志于鄉井委巷之間惇德蹈厚恥爲文淡小苛鷹擊毛摯鍛鍊呂焄黨閭使爲大臣必吝可觀予見縉紳之變驚于鄉惟呂毒猛貽訓視崇野公父子何如噫乎晝夜鄂鄂餒腸不飽不知上帝哀斧將亦昌其裔耶不耶故曰水所觸丘陵必崩性專而觸誠也人之德不德亦云狀

薛猿頭傳

王子曰余觀司馬遷作日者宋賈猿纓而前而季主言當世使之伏軾低頭余未嘗不廢快而歎及觀游俠傳其行雖不軌於正義而慷慨磊落之氣若王溫舒減宜諸人則游俠者實羞爲之所不得與醒醒輩一類而笑也噫乎天下仇爽之士不在鼓刀市井而往往在卜肆酒徒胥足多者何可令泯沒於蓬蒿之中而不得哉余于雒之新安得一狂士家無僮石無所知名里中人皆少之乃鬱鬱不樂游秦晉荆襄宛鄧鄉魏呂卜筮稱量人衣垢衣敝履髮一月不梳行

季五十不束網兩鬢鬚下垂狀若猿是呂俗字之爲猿頭云羣世不亏事扼臂髮上指戟其手曰子飲我酒我當爲子報仇呂頸血濺之相對欬歔淚下酒不滴不去也處公卿大夫間衆皆避席儼不避餘半膝席箕踞焉人知之亦不誚讓所談吉凶成生靈奇中至其被酒狂狂指天指地左右皆笑猿亦笑所得錢不復省記今季見子子延之上坐猿酒酣起舞頃之哭曰猿素欲爲知己者久恥名之不立所呂不惜暴骸之

崑山園遺集

卷四十六

三

難欲爲人刺却不亏也所呂混身于卜筮一副觸懷但未遇買主耳七尺髡髻軀軀則死矣所不受污于勢利田光高漸醒彼何人哉而時多笑我意呂我爲非人也我俛而不告我羞夫世之懷二心于朋友所呂不貪小利呂自快恥棄信于公卿大夫公知我我魂魄無所恨矣余觀其行跡而異焉噫乎子一日者耳物忌太明子能處晦邪未必狀也獨呂布衣言辯不屑屑于財胥酒輒醉又何灑狀也至其慷慨羞爲不

慈呂禽鹿視肉面而彊行可呂爲人報仇成難
則不謂子爲任俠者流又不可狀則其吝所重
在此其吝輕在彼耶審如是不宜呂術士目子
矣儂于是長揖辭余不知所去

史氏曰人之驚于聲色狗馬珠璣泉貨手握算
籌日夜疲役雖老不厭而儂者不計阿堵寢寢
昏昏鹿視野處若無矰欲何哉豈非其不事機
算之幸歟假令胸多櫻纒俠安從生抱咫尺之
義呂孤行浮沉于世乎司馬遷曰此亦吝所長
非苟而已也嗚呼若儂頭薛寢祥者近之矣

擬山園集

卷四十六

終

辛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七目錄

傳四

朱公竹齋傳

張南亭公傳

冒中垣傳

文峯苗公傳

大參元夫楊公傳

李雙岡傳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七

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七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七

傳四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朱公竹齋傳

竹齋君余所善愛也予季長君六歲相為爾汝
交君沒十一李其子五人嗜書又咸與予好無
異竹齋時賓吾王君林宗張君已誌且碑矣予
乃為之傳竹齋鄭靖王第幾世某之孫讓王爵
端清世子之次子封鎮國將軍諱翊欽字去藥
號竹齋得季三十四君瀟灑少好書至丙夜不
休又斲弛自喜嶄嶄作詩焚香燕坐授業于王
君賓吾據席講義多所解達同學咸目為不逮
也學伎者董公光宏錄為弟子員築寄園城北
與楊君荆岫史君念冲岫陽兄弟游談古今義
氣事胸中巖巖綽綽風訓捫古鼎硯書畫屏一
切聲伎慨焉慕古高尚寄意山水間日折節砥
濯傾身已事賢悉延客性蕭飲自奉食進觴抱
席而前曰某無狀恐負先世子遺書不能立奇

功何善之敏不隕先世子讓之之微也而又敢
勤會難鞠角于狗馬歟諸君子無不魁壘君交
口曰端清先生不歟矣子北上過寄園園中珍
艸尤花石輪囷松蟠怪竹屬挺水瀦瀦流履下
君爲予勞苦几上書斑狀皆香澤也時心固奇
之談詩君詩學韋孟入京師告爰曰天下不乏
讀書者吾里竹齋君邁雋哉君爲人內行淳不
虐老不自汰又急人之窘如已屋施薄望吾時
裳枵狀舉矣或曰先世子大滙千古學無府藏
家口固遠矣
卷四 二
家中橐篋何耶而能濟厄也君笑而謝之君蓋
華厲敦植不言利祿嘗令童攜一篋筆研攻詩
北窳王屋盤谷析城折而渡河訪予于鄒山下
取酒數觥意欣欣忘形骸泛蕙坐夜達晝因書
字墨瀟淋袍袖臨行不忍別去是時屬曆之末
季也君西入雒同銅駝之址矚天津鴻池上伊
闕香山折而遊緱山徘徊子晉吹笙之峯又東
躡盧鴻巖弄雲石淙顧盼激昂高世而肆志焉
過密投詩夷門弔侯監者朱屠兒抵中牟叩張

林宗扉不遂名刺問之曰我鄭生也林宗出見
見君冠華陽巾隱士服身偉狀瓌漢玉環後者
帶欄具立左右拜不語少頃狀後開口林宗大
驚曰布衣見士也多朱吝如君者再三勞苦始
曰我者所謂河內朱竹齋者也林宗曰竹齋名
我固聞之卽君乎與俱至南門曠原長陂茂樹
秋風寥廓操澳艇已酒泛月至子夜乃散去既
歸鄭索居自端清先生沒君恥營子錢家用是
不豐矣君意氣自如後久之東子碑端清自
刊西山斷石昔之已不歟端清爲寒氣侵而
遂不起君詩微國莫愁艸曾辭封鎮國將軍者
再不克俞嘉讓國也狀非君意云
史氏曰竹齋君兄弟二君居次子五長某保亨
王次某次某又何鬱起也嘗觀前史諸王表狂
往多異人卽屈原劉向李白之詩皆已警志文
墨成于名曰方聿耀諸王孫間殆用已憶其未
施耳故濡毫託書琅狀不卑惟其守轍表諸而
羞苟進也不狀空寂哭歷則安所鬱發文藻後

世奚知哉求如竹齋君之舉古高尚不習機械難矣予季亦進尋頗厭名若竹齋君能慕端清之徵又君又能講義敦善不隕厥祖之名斯名也予又不厭矣

張南亭公傳

張公諱致道山西平定州人御史公曰葵諱三謨之父也祖大安服賈父欽齊惠子四公四也號南亭少季負氣志與兄析變取中下恒面抑人過心無隱即角者不藏甚也晚生猶節費

豫山園遺集

卷四

四

喜讀古事見冠袍裘馬器具華脫綺麗街耀鄉里不喜呂戒其子弟好交遊坐老益折下即受御史封不車蓋步行城郭寺觀季八十猶馳馬人齊奔陷必為救之大槩厲氣義無崖略不飲與世浮沉者也先是家所貽豐後中衰困頓不呂減其豪舉御史方小嘗呂錢市脯醢胡麻飯之呂勸學御史舉鄉公佐其笈從部僑鶴趙公南星受業州守怒一富室奪穡事而割之也籍治甚楚斃而棄之無敢易一歲矣守授意欲公

納其賂且使喜公也御史復其家而公不人饋曰我義不受一錢受是折而入于利矣敢謝御史方為行人僑鶴公為璫噬無敢過而問者公命御史往鄙問疾苦久之御史齊聞之役見公春秋高不忍去公曰勉矣于行矣我善飫第勿干賞蹈利受祿不同而已御史頓首受命後御史掌河南道溫烏程借事欲呂銀詹御史一卷公爾選日葵公持之力曰吾守家訓不佞于權姦竟從薄罰烏程乃錫公級皆南亭公之教也

豫山園遺集

卷四

四

太史氏曰嗚呼交遺之難至今日極矣名位相睚陽交而陰排之心伏強弩市道不如也齊能相儕無嫉妬望南亭公之行号蓋所呂工陰類人者求其不藏甚不能矣名為士大夫而奔陷君子拱手而獵榮階不過為裘馬綺麗妻齊色酒土田之資墜号亦何益矣或曰惜哉南亭公獨蕭于一鄉也余曰否否公在一鄉且狀而班朝淮民允蹈之心自若也肯句戟其心也邪悲夫觀御史公之為其不與浮沉又不獨南亭公

已也

冒中垣傳

辰州通判冒公者別號中垣如皋人父松潘衛參軍性坦率爲氣任俠恥夸毘各名于時默然不自得困踣二十季呂准貢謁選爲海澄丞兄某公爲會昌令失母公附棺柳哀毀異嘗人熹宗元季公代淑浦令上計未幾移浙參軍當是時重慶齊蘭酋之變公至燕感時歎獻齊去志值任兵備僉憲嵩少公方孝廉呂公車聚邸中

龍山閣選集

卷四十一 傳四

六

相見驩甚夜大雪煮酒割鮮嵩少避席曰伯父勞苦矣敢以卮酒羞中垣公且喜且悲曰老人今季且六十齊先人之敵廬在呂此升斗薄糈楚趙大吏前曷若決去之爲快乎倦矣勿行所悔少頃遷辰州別駕遂解組去當其攝篆海澄也海澄固瘴地公持之不肯取戔凶民各惛心早熾癘疫之災衆腹如蠱公靖之呂櫟裡藏灰呂藥物振生呂免邑之戾且白之大吏截粵鳥艘而畱焉不惟遏亂萌而使氓各所資于艘豆

區釜鍾呂封殖茲敝邑民呂不餒巡撫玉沙王

公御史縣貞周公咸奏公于天子當是時呂憂

敎復丞淑浦矣方公棄官歸兄繇會昌辭寧州

檄亦自解入里嵩少佐觴舉酒相慰藉曰我兄

弟賴先君子之靈可幸無辜去重負而釋憂患

呂修骨肉之好人生駒隙耳敝敝車塵馬足何

如得此樂而安之哉吾園饒花石兄羈淪水吾

飲酒不歡恒泣下各頃嵩少從容言曰伯父飲

食衍衍力固壯古人燕安輔翼伯父盍爲謀之

龍山閣選集

卷四十一 傳四

七

歟公笑曰吾夙知老至折風而振身試黃泉薨

蟻蟻何知焉齊汝狂鬼敖不至餒未幾亾亾之

後其兄寧州公呂同祖再從子卜爲後乃汨陳

于禮度不惠不廸聚戚黨與大小宗謀皆曰可

廢自是中垣公遂不嗣

太史氏曰嵩少公爲大行時與余交善遺其伯

父中垣公慷慨齊任俠氣及于兄立義塚殯同

衆不豐其槨呂自沒沒也異于今之爲富者哉

何躬閱而後恤呂虛冒氏之祧天之施報孰謂

不爽耶狀自昔高行而後不血食豈一中垣也
藉令子若孫必重前人劉向劉歆韓琦韓侂胄
伊何人歟蓋中垣不道是恥則九卿誠不足繫
碌碌奉官救過不贍中垣公何論焉故六十三
不爲天別駕民永譽如桐鄉不爲無後寧爲方
穿不稀膏而轉軸中垣公良可觀者吾終以
立祀望之嵩少公

文峰苗公傳

苗公諱煥字爾章號文峰予同季湖廣巡撫都
御史晉侯公之父世爲貴皇裔居澤州大陽里
曾祖鏡八祖時雍以明經爲嘗熟丞通七浦塘
費千金利民父杰廩生加封承德郎公甲子舉
鄉隆慶辛未進士各志節能治劇除寶豐知縣
調魯山左遷鎮江丞陟戶部主事郎中陟四川
保寧府知府當在寶豐不數月調魯山山寇漢
林隱匿刃招礦徒亡命泊隸圍之屬民廢耕墾
李樞其雄長也結聚數李各司戴罪寇盜得志
請墳墓公曰禍好則禍巨我寧瘞人不能動而

制彼乎詳若不整旅乘其紛拏陰授策桀鸞者
降人謳慕謳弗知也乃裝謳殺之衆解畢收兩
民免于剝剔之患矣俗驍悍民之梟剝賊詞人
陰事竄入上官因以恫喝大史公以事致數人
用濫劇切互相詆挫公休之且勸曰何爲令蛇
螋借以害人耶皆邨之曰城旦如悔過自効吾
亦嘉其新不索舊贖也諸兇憚皆稽首又禁民
之灰繆以圖利得渠率扶之曰止汝州軍屯地
剛相唇卒之攘民田也勁民折而退地多并于
麓山園選集 卷四十七 傳四 九

卒耳小則控捲大則攘臂斫劍割人肌體公力
請上官數季之舊地始歸諸薦剗爭推公會官
解不戒火各以賂鼎羣者公不之許曰此蕭漢
食人也者乃以持人短長吾入拜皂衣出佩
黃綬不贅本心奈何爲倉頭廬兒行後哉遂謗
以蜚語主爵者移公鎮江郡丞京口舟驟不稀
公不苟取故寡浮費而簡于應某見操江中丞
口爲搏機曰苗郡丞老矣又數日調中丞時公
方四旬爲之驚愕命殿最諸衛弁漏五六刻而

報命中丞俾理刑將薦公尋召魯山風謗爲乎
山知縣不殘民峻刑召存弱屏一如魯山其後
陟戶部主事惟河西務無私獲召累商商亦不
訕無何陟郎中尋陟四川保寧府知府故事質
產多召縮價公益大豪訕其直也公革之鬻產
經三載坐訟者刻石於衢蓋叢曰革之便其俗
稅糧加派無藝民力窮敝公一無所羨時安縣
道監司某欲築墻官涂防馬盜倣北走慶陶廬
奴道公持不可曰北路乎蜀山路甚險路倚璋
臺山圖遠集卷四十七傳四
窗樹木哇吟如憐而春揭召班事石潘竺囑逆
濟召爲人害必欲爲之不獨遺弗空費皆是召
德爲怨也土事不成害且倍蓰盜何益于警壑
之薛暴之乎大拂某旨而直指適召它事彈監
司直指固晉人監司或焉出謫書而蜚語又至
矣乃召吏議註公公拂袂歸里民泣留感動左
右歸澤城南爲臺水園舊名止水娛丘壑三十
年不言官政冲朕無不亏容人召爲難大約公
之爲人負氣侃侃不爲說隨召易操眠民利害

若已可不謂賢乎季八十一終祀鄉賢子三長
卽湖廣巡撫晉侯公諱胙土次某某晉侯召戰
績娛于楊武陵其繁胥侶公者
太史氏曰子妻與晉侯處恂恂胥經濟才而被
讒中貽轄于遇人與文峰公之遺何異於是驗
古來抱才不詘于物者比比狀也蓋大公蕭長
倩執金吾與恭顯爲之構彼人哉而皆屈抑召
蹟鶯羽不羣端木無曲影文峰公非蹟不直天
地陰陽且爭而人復何說耶詩人攬心于飄風
臺山圖遠集卷四十七傳四
與刺于投豺不遇言焚輪之勢耳於君子何績
而繼介乎譬之玉經彫磨則愈光遺之不思作
求彌昌嗚呼晉侯公之經濟又將引之矣
大參元夫楊公傳
楊公河內人諱初東字元夫六歲從師十七爲
庠生隆慶四年庚午舉于鄉舉之日卽居母喪
禫而上春官不第癸未父命謁選得四川保寧
府推官選後數日卽聞凶問居父喪乙酉禫而
除爲竟州府推官公慷慨直胥勇氣不肯苟合于

人意氣溫朕未嘗呂不遇爲快快也克領四州
二十三縣先是小吏陵長吏濫酷東溼薪呂博
能聲公曰不朕吏治尙廉謹何可見文網輒取
一意刻行乎頃之鄆城巨室某絀于獄鞠者欲
呂金繞弗從一門十一人皆寘大辟御史命公
李之公覆案于廟告神曰楊某弓生不舞文巧
詆朕太甚果屈繩伸之卽兩聽斷廡下不用君
而對簿明竟人歎服曰比之擅磔李貞鋸頸彌
僕何如乎東弓州地蝟驚者多侵占公曰清丈
各灋切窮其腰撲室穴實則晦準賦毫髮不遷
大姓狙伏皆不敢動戊子春二東機公發商溺
之四月南旺湖聚不逞數萬人巡撫李公檄公
戡之公宵而馳偃鼓鐸之聲輕騎率數人往唱
大義破其狐疑怖之呂成生人悉寒心乃次第
散去辛卯冬陞戶部主事管銀庫癸巳事竣所
餘羨銀溫舊額大農楊公欲呂臨清權緡之役
制公公力辭若呂鈞利國我則楊主事不值一
錢甲午督江右餉巨釐鱗次皆各制不濫也無

重租困辱商呂爲便乙未陞管通州坐糧廳事
勅庾庾作姦者歲三十餘萬金給發弓蠲耗牟
呂仰給縣官戊戌署雲南司事進各趣辦舖宮
冊立分封之事所費金錢呂千畧計猾賈黃緣
權力先支數十畧呂自踣大農陳公不知所措
蒿朕奏公拒之曰不可是徒呂初其豁壑耳何
呂佐國家之急歟陳公謝呂爲知時變辛丑十
月十区日冊立東宮前此舖宮告竣內帑已絀
計慶禮又需金千区百畧珠玉珍寶外黃金輪
寶山圖選集 卷四十七 傳四 三
庫屬八子兩銀作局御用監徵進不論替屬鹿
視而愕大抵無慮皆不能具緡錢至十月十二
日監局突傳曰中旨欲亟行禮冊寶未成計部
遞進黃金区千七百区十兩故事進金銘十金
一挺爲一算鉢殺甲乙距冊封日莖莖兩日耳
無論未胥金卽胥金冷鑄秤鉢之無時其能免
于戾耶公踣思良久跪請大農賜言曰盍呂餉
邊銀四萬昇大商夜促買金爲之所商環而泣
曰安可嘆嗒辦弓吾儕今日成而已公慰勞之

曰不狀我與爾根株相連汝舉我亦承其敝其
憚爲之無緩十四日黎明二虎賁嘗門曰赴朝
赴朝詔今怒責汝而沈內閣田司禮已候監局
公與蒲州張公定徵隣攬張衣曰困禽低車根
斧叵測已後事累君入西華禁旅聲如豹至御
用監大璫張潤澤嫚罵曰楊郎中殺我者羣擁
公見司禮司禮認曰明日冊立需金猶未燒炳
胡弓勤事掣大禮汝愆山積爽公面詰曰承運
一庫系季進金屬八千兩正爲今行禮取攜竟
幾日聞遂集 卷四 傳四
頓何地詎肯漏卮而重詬我如日用不饒當傳
于旬日前奚呂十二日發詔峻文責供于十四
日昧爽歟若欲呂儒緩生郎中豈郎中意乎司
禮窘目左右備一室蓋欲縛公請室呂埃命耳
公見執蹙蹙走見內閣沈公沈公方下殿公曰
今日受哮于虎吻事恐致顛蹶沈公曰奈何公
曰相公噬肯主持地稍緩令匠織爐雕人摩厲
急投簪珥器皿且銘且鉢其庶幾襄而豸哉公
牒諸商匠隸手口交作承于下塵日將昃而冊

實成詰朝觀之杆上葵昔而鍾簾呂聲鸞旂翠
蓋龍輿貝刀百官鏘鳴觚稜映暉煌煌大典乃
亦克肖令儀禮竣中常侍侍衛公日攝噴噴訟
言曰金冊仍未精澤復肖意忤讓之公語同列
曰不肖匡困濟無爲國本未定耳既定蒞官勤
物不肖身何所愛耶不顧尙羊而出大農呂下
咸來賀公公固肖退志自李官曹郎歷二十季
無幾微恙色乙巳求去大農趙公曰公強持勁
幹不許丁未考九季郎中滿十月轉館密雲旋
里藝箕卉飲醇酒庚戌三月始肖大參之命我
朝歷部署從未肖二十季不調者公不苟合于
人其不遇固宜抗虎璫卒不啞聲直焜天下孰
謂公不遇哉是季長嗣荆岫公之璋成進士公
疏辭冢宰孫公又不許公竟堅卧不起乙卯十
一月二十一日終其斂也不遇自製布衣而已
太史氏曰子未及見楊公與公子禮部郎荆岫
曹州同知荆田處士荆坡伯仲遊知公家架及
久于埜王問鄉之耆老則曰楊公廉問鄉之士

則曰楊公拙同鄉之綏紳則曰楊公勇已祀鄉賢噫所謂勇者非其不稍貶損呂媿而求容歟卽觸貂豎論之達彼豕心不慄其怒卒勤大事良可謂古之直矣髮髯其概大似汲黯張釋之為人則曰廉曰拙曰勇寺人必陰爲之竭多季戶郎詘非拙勇之效哉嗚呼天下事不能斧斷借口容蓄內外煽而邊寇之旣三十季不解矣使楊公當大任其持扶殄望必大可觀也今公矣夫

擬山園選集 卷四 傳四

李燮圓傳

李生杜才字燮圓懷慶武陟諸生廩學宮目青白青無多彫居寧郭驛少負才恃氣讀書能強記小試數超衆大試輒罷戊午副卷繇是落落歎曰一第遂堀人老成乎益好詩文煎心鉢志不能煩就于時試復踰愈自峭重不欲耀就貴人賣舉人往往忌之予爲諸生遇于汴者二聲噴噴或曰此武陟狂生也後自都來數過寧郭求生未嘗出一詩口亦不言聳乎日墜戶誦周

秦漢書武強之飲席間遇富貴苟繆爲恭酒後罵坐客客引避生亦匿太行月山寺溪林密樞峯形蜿蜒恒吟古泉間陰炮前薄孕爲異詞肴糊空縛山之意久之山禽厓畧不爲牙驚人聲至則藏之石龕不復出聲蓋起武陟某令欲引重生非詳察之也亦欲生敬答相得爲驩齋獻者違義鉅辜當重鉞某校官令生居間伸理而除其事持數百鏐爲生寄生漫笑曰李生詎終不達齟齬作不義事急持鏐去勿眎我蠅賦集也持囊者不去生罵之藏車去予聿之曰燮圓可人歟何時乃目之爲狂耶予人懷生亦避寇僕黑鳳門園予過生一室木榻書千卷素琴髹几而已予數貿市醕稍談風雅生不言居久之生始言予謂生曰人言足下狂足下慷慨不苟而遣何呂獲斯聲于邯鄲間哉今吾座各文客如釋之結足下襪固不重歟生笑曰杜才不敏三十季好古毋論瑕我不當不伏卽贊唱我不當竟欲掉臂走何意生遇君爲知己乎杜才成

擬山園選集 卷四 傳四

不憾矣呼酒輒醉雪化星升索騎扶歸又數月
過城南亦園則喬菴在登樓指點山壑鱗鱗
嶂形態夕陽各盡其意又遇宗侯若水北墅竹
外流水盤礴各賦詩生落筆颯颯立就皆予
酒昇器停請生生亦不避與飲曰汴之會知足
下不盡也席間亦不舛罵坐之音予重訝變圖
非狂出制義無縮螭病虺氣生亦恨得予晚時
他客慕其名請生生又不往偶值酒間故態勃
鬱復發罵其坐人客掩耳遁生尋亦噉噉不自
禁山園選集 卷四十七 傳四 八

悅也因曰子三十季稿示生生亦謂予自待頗
經愁悟不偷心時蹊與不學而作者空疎同也
生且泣曰寥寥塵世微君誰知我若遇不敢苟
若不遇胥吏焉已耳何堪脂韋諸貴人前耶月
餘生遂病噤閉汗竟成季四十五胥子某
史氏曰予觀李生貌中人耳而磊磊多崎語對
客能數百言又未嘗不惜才之難邁也及生在
而與楊權千秋岑寂哀拂中埒坳爲之舒天乃
傲生去不召勁我中原而孤予何耶向使加召

齡于此遺漢之豈能量其所至乎嗚呼世獨一
變圓也歟

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七 終

傳四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八目錄

傳五

孩未方公傳

焦涵一中丞傳

兵部侍郎隆燉吳公傳

張評事子馨傳

東雲駒傳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八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八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八

孟津王

傳五

孩未方公傳

公諱震孺字孩未自桐城徙壽州神宗癸丑遺
士為人沉而吝諫見義敢為持大體為福建沙
縣知縣吏迹不好立名同民疾苦恥徵求重賦
擢為湖廣道御史是皆執要專欲擅權諸事
焚亂皆尾衡決公個斷之欲廓邪已陷其罪
擬山園選集卷四十八
邪者圍視角材浸浸用公刀公矣為奏皆名流
高公攀龍劉公宗周趙南星鄭公三俊李公
邦華故也光宗升遐熹宗嗣位逆璫魏忠賢播
客氏噬既于諸縉紳之不邪者汰已咎偶棄市
人苦腫蹠公竟奏巡南城傳懸星倚黨致齊民
妻無敢誰何公案之下之犴獄瑄投刺躬請公
笑曰安吾縱之梓人妻而不薪之君不聞樂水
加劬古貴臣之義乎賓臣侵瑄也乃告閣臣劉
一燝曰方御史視吾無能為乎遼陽告隲公十

三疏一日疊上增巡撫遼海運徵動過兵易大
司馬言之朝三岔呂西三四百里人面血路路
不通左右無敢言公請往視師且往且泣曰吾
豈不憂旣逮身不忍內杜吾口不爲國來報仇
耳吾忝必各已它故短吾者已而果朕公奏謂
人之蒙耳于遼敗呂逃死也今果各已奉綏短
臣臣挺狀身人不測尚呂爲越堦歟未幾東騎
且數屬至公持重嚴偵田畝河設爲疑兵奴不
敢過河及奴破鎮武城其將羅一賽劉徵矢集
于冑猶憤而殺敵力殫哭曰方公拔吾兩人于
行伍今日當呂死報方公遂死之公堊當瓜代
來前屯繕冊而奴夜渡全河矣巡撫王化貞背
廣寧走喇濟無凶鐵竟全沒焉叛將孫得功所
殺也祖大壽收拾殘兵棲覺華島上公曰大壽
之兵衆諄窮海敢若嫌之危如累卵矣領張國
卿航海見大壽賈呂大義把臂曰將勦義甚高
受國重恩今敵旦暮叩關將軍急西則我兵重
不急西則我輕爲將勦計可獨生而視肉之饒

虎耶歸也身名全不歸孺子血戰將軍今日死
不懦也大壽泣公亦泣遂攜糧十萬兵數萬西
歸而嫉公者不召告喉主事吳淳夫徐大化數
于璫糾公下議部院總憲鄒公元標書于尾曰
方御史救遼海胥大功大化輩何心罪之何其
貶乎事乃寢給事郭興治旋劾而逐鄒公鄒公
太公亦太公歸興治旋劾公慧辯淡刻倚呂河
西公各利焉緹騎逮公授意曰勿繫生御史來
是昔公岌岌也璫揚言赤族先焚公宅僅多顯
集山園選集卷四十一
死親敢鳥散長安言公大矣公束身待舉府署
中讀詔感公上遣至長安詔獄掠公問所利金
呂六千四百法官扭而驚公大噀曰皇天厚土
竟欲殺直臣耶耶對簿不定刑部尚書李公養正
直公疏爭者三公之弟震仲震鼎哭于范公景
文房公可壯敢公代公誣金半而揚州知府劉
公鐸亦璫毒也在獄襖青繭自祈遂誣呂怨恨
祝詛倚公與鐸友偃大辟全吾張公懋忠亦繫
昔昔來佐酒不十餘日當棄市前一日募公與

惠公世揚忱慷悲歌仰天大言曰惠給事方御史歿則歿矣千秋曷歲如國憲何哉獄吏請縛公與惠公就縛是皆命在漏刻二公側狀天明忽傳免呂皇太子生云公踞一土坑讀書吟詩一卒皆佐公飲啜不厭公初疑其饒卒曰勿疑也久之不知爲誰氏忽一日曰我則魏公遣呂伺公者公與惠公何舉而呂蔽公是呂報魏公給之曰某病革某瀕死公方知爲邏者又一季八月秋獄公知不免作詩季譜遺僕無懼色

卷八

宋甲子人傳五

四

今皇帝登極巨璫磔釋二公歸公之芒刃始太背矣給事陳獻策曹師稷鄧英御史馬如蛟奏二臣冤且不色撓當擢用而主爵者欲來公貨公持不可倔彊不邪猶狀巡南城皆也事遂沮公語其親故曰震孺男兒呂僕邀不諱學老氏勇于不敢呂瀕于死繯繼武諸今幸甚皇上如天之恩也否二十七人如楊如左皆物故而我兩人全領呂見家廟大體若斯脫于蝎免千辜展布衣之願慨矣誠子曰仕而戕義不可仕而

僭義又不可凶懼生干挺狀自任爲臣不易自古識之矣自是結廬絕口不談仕進事

太史氏曰余遊秣陵清涼寺交孩未之子方聞修兄弟因交孩未其季未艾也秀目文雅退不勝衣而自強乃爾砥躬之勁此其彰明較著者也舛覬疾風板蕩覬臣良狀假令公不遇璫其在遠功亦自炳炳庶幾哉錄而勲之矣雖狀不幸遇璫幸而遇璫古來立功嫉誹堙滅不聲施後世豈少哉

卷八

宋甲子人傳五

焦涵一中丞傳

士之遇不遇勿驟言命也人主司天下命若勇略漢孳經綸天下之才旣灼見之卽當亟陟大用而信譏嬖易視天下事往往沉滯紳澤間夫雄才負氣者使秉鈞軸豈盡負國家哉侯伯子男爵不召收豪傑徒曰榮威晚統務垂髫黃口兒貂豎牙齒于中間衛尚不用雲中安知其能范增先穀城何呂竟其蘊古今奇材不得獨登于命矣子千三原焦公涵一相合交淡觀其持

身抗言無偽桀不敵上隨俗不黷貨冒功坦直
無瑕疵各古烈士風呂公可當棟隆之用也又
若而季公竟召罵賊不屈死夫秦風固戎車僕
收虎夫戴鵬未各公之激壯慘傷者方欲傳公
著史冊而公之子之雅之振二千餘里召狀來
慟矣哉人凶國瘁二陵峭岬荒煙風雨復何變
及考公諱源溥字逢源祖一其號也生屬曆辛
巳人日同母弟卽湛一宜撫公源清涵一公已
酉舉人癸丑進士爲沙河尹調濟不虐各德庚
辰山園選集 卷四十八 傳五 六

方遣改昌平未任昌平破明季守河東遺流寇
蹂秦晉兵勦無抗其鋒者公立蒲營救胃激干
募敢死士千餘人車之百戰禽賊帥王來印等
于曲沃又從兵部尚書盧象昇殄紫金梁于屬
全斬晉屬餘級賊昨指退晉撫某性伎善蝎人
惡形其短隱不召上聞將士蒲人皆恨之壬申
召參政守寧武甫蒞任與大將軍張懸昌不善
懸昌畜健兒陰謀不軌寇氛熾將逼境上及側
在肘腋間鼠伺禾食岌岌變生公一意鎮靜外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八 傳五 七

中擢四川道監察御史甲子將巡順永劾大閣
崔文昇太醫李可灼及刑部尚書黃克纘數疏
侃侃不顧既害或沮之公曰事無各大此不大
爭吾恨無召自靖各慚報國耳恐他日一旦落
職欲各所補牘何由耶其立綱常一疏史編已
載言足泣鬼神常昔朝廷之上爲之肅然震動
無何魏璫嫉公陰倚之左遷潁川道今文昇監
視潁川折角且其心公焉公卽桂冠歸懷宗皇
帝御極魏璫誅廷臣亟推公又各妬者昇召朔

示備邊旁行反間廉得名姓四十八人立梟于
市召疏聞天子嘉其丕績賜飛魚一蟒衣振牌
一蓋異典也尋擢雲中巡撫雲中頻兵火士不
坐甲歎傷枕籍戶口減大半至各吞牛馬矢者
公請賑田屯田嚴饑教陣飢馬舌給火竈安步
衆志召抵京師之右臂懷宗皇帝書公名千屏
謂近侍曰此欲立綱常小黑焦也公兄源清公
面黧故云公巡撫日中貴魏國振來監軍微亦
魏族爪士也多方召誤公其甘心者蝎不滅晉

之撫公又挂冠歸葦小場與兄湛一賦詩飲酒
酒酣言國家封疆事未嘗不慟哭仰天頓足不
能已已癸未總督孫傳庭再戰敗績孫越黃河
西走潼關不支李自成乘機破關門西安失守
公憤憤仍欲圖恢復事而賊已潛伏執公矣公
見自成不跪厲聲相詆自成問左右曰誰氏一
人言曰此所云上立綱常疏負氣不畏權力巡
撫焦源溥也公暗藏匕首思就前一擊賊而賊
擁護林立不得就賊索公輸餉令公書券公曰
裂山圖還集 卷四十八 傳五
賊裂長鬚盡張奮筆擲賊面中頻送大罵曰瞎
賊我抗言侃侃朝堂鼎鑊之害不顧肯屈猥輩
乎卽烈火燒肢衆鎗叢射不之恤皇天在上不
日自斃殺汝者我殺汝黨王家印肯于蒲汝纔
在賊部下銓艸牧馬通耳自成曰汝如何爲我
禽公曰此大運也我秉節鉞受國恩三十季恨
不能生啖汝肉北向拜曰其速令死九原不快
心耶自成令左右磔懸骨于城樓季六十胥三
後子之雅冒死始牧父屍王鐸曰嗟嗟奇材雄

略何負于國家歟徒令豪傑半死敵人手假令
不信任闖豎不倚執袴子弟而委用良實何至
啓戎心成土崩之勢乎當昔君急求人書屏賜
蟒豈全無意於戡亂哉大臣掣之嫉者瘡痍之
卽涵一公已烈烈不出世之人不大用于端發
呂權衡天下救海寓之喘息而俾其升沉呂至
于死雖朝野人人欲噬亦奚益乎雖朕公之不
遇不成大功必當廟食陰霾壯聽二陵峭嶺華
山涇渭公常乘雲據馬而來神必醉止遇不在
裂山圖還集 卷四十八 傳五
千秋萬禩間哉
兵部侍郎隆熾吳公傳
士君子處國事攸關之皆已之禍福非所論也
幸則事濟國存不幸則捐軀報國所不恤也
間或各兩濟者亦事統之偶狀究之能秉者鮮
矣吳公阿衡裕州人性剛決好古善技擊劍術
挽强弓射馳馬如鶩中戊午己未進士宰歷城
造兵器數萬手殺妖賊數十論功擢御史嗜飲
醉卽流涕憤憤曰人當爲忠臣不可爲兒女手

多艱諫巡兩浙誣者構公遂逮繫刑部尚書喬公允升薦而出于獄已已兵輕心內鈔人縮喟不肯親行間公不懼也曰阿衡敢忝任已監軍當殺此跳梁於是破產養疾士提兵數千赴還化兵破數城張其據永平公衝陷折關重賞架梯攻城如格猛冒殺其敵十餘人晉功甚多敵雨夜逃公兵部尚書梁廷棟媚之僅得獎勵仍已御史巡北直一省偏偏貪吏畏之外轉蒲州副使殺流寇各績丙子敵大入擢公巡撫順天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八

傳五

十

金都御史又一季陞兵部侍郎戊寅九月二十一日敵東北入三飲馬桑乾窟公椎牛饗士豫于家中按貨畝餘金造箭鎗火器買諸馬大黃購南陽守備檀天爵鎗手數千入晝演武夜刁斗薊人呂飛將軍目之姐姐台吉陰為東兵伍西諸部徂伺我陽已招參來餌開市呂款愚邊士巡撫方一藻遣周元忠數往來敵中講和因之過士弛戈不控弦公獨持不可而蔡懋德意亦如公于是皆躬勞士燒塞外荒陰日殪敵也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八

傳五

十

密雲將士勒公馬曰輕動恐不利公曰阿衡丈夫也受朝廷重恩使皆墜戶若寒蟲不知存亡荒閱何謂乎馬奔圍士各冒以待危事可謂通臣歟躍馬至古北口此公所守地也墻子嶺中貴盡守之地各各疆焉而中貴曰墻嶺四面高山中窪難守故先曾據古北口穴之公至詳酒譙鼓樂勞公言邊事語激中貴勵色語頗侵公公不丐按劍前曰足下何已知敵必薄墻子嶺耶而先奪我守堡已自全是欲成阿衡阿衡乃心王室不敢愛其死目毗裂震電憑怒中貴與公擊掌曰敵必家敵必來公逾不平嚼齒罵曰汝陷我素索賄相齟敵如至汝將棄鼓則中國知所備矣不辭竟去至墻嶺而敵緣山谷如雪至閉堡守七日夜公自分必死但飲酒致醉因縋守備陳績顯出城求救兵噉中貴中貴喜其陷也不收敵攻城公誓不獨存乃手刃數十級火之燬者三千餘將士無人色公意氣自若忽熟夷上墻作胡語公縛之舌人曰胡語者告敵

呂大藥置也公立斬十餘晉火藥果置而外敵
攻益蹙拔木梯礮碎城樓欽奉城公飲酒自若
敵人執公操公急令公降公瞋目視令公揖公
喝令公跪公厲聲大罵曰羯豎無賴國家何員
爾爾之甚而淬鋒吾甘之如飴此我之不幸也
假令古北曹家口救兵二三百至汝之肉不足
食矣敵令所公昇又罵又斫公二手二足不令
斷又罵割公舌剗公腹尸僵立不仆尋斫公膝
乃仆後聞會者言敵中各嗟歎者副將魯宗文
擬山圖還集 卷四十八 傳五 三

聖更于公死後猶從而議之亦獨何哉公死季
又十二余為狀之俾錄于石

張評事于馨傳

汴之壞于水則在崇禎壬午九月而張公子馨
死季六十五余知公久矣而又與公之子寧生
遊走數千里曰傳求公死難事麗于封疆也不
可曰辭公諱如蘭字子馨居睢州處事曰身先
高祖銳山西沁水人弘治中為開府推官居汴
銳生舜臣生電生尚德始徙睢即公父公舉于
擬山圖還集 卷四十八 傳五 三
鄉為封丘教諭為同官富弼知縣陞南評事同
官北兵出沒難于築關忤率膏媼安公身肩之
創為關曰固西圍近城水慄急雨至浸潯衍溢
為害公曰石築瘁身與水爭而制其犯至于富
弼衙稍多驚黨行不軌亂文國尾搖京師曰惘
疑弼司公重繩之曰汰案簿無敢陰賊快其意
咸寧家宰矜其役智紛紛報睚眦入無不悚息
者虐怨于舊家宰富弼公必欲發其悲公曰身
抗一官各矯狀獨君之譽而曰南評事移尋除

公名及咸寧敗詔復公原官公慨然曰吾一書
生兩為邑宰犯大蛇之辱齒身得不碎足矣何
心偃仰事人也披藜藿為園構亭近古吹臺讀
書手響追古作者得十之六七暇與張民表阮
漢同痛飲獵較臨高歌詠欬飲懷杜李鄒枚諸
人居無幾寇盜至圍汴五月不解當事者不讀
書不知秦灌河滅魏輕引嬰汴為利豈公守是
城甚力河灌秋雨漲起漫城版泐雷雷曳鼉
跳舞水與齊城俱盛不能填決而寇乘之遂破
縣山園選集卷四十八 詩五
城左右勸君躋艇走公擢頭不動寇撓刀至公
挺身不撓遂揮刀斫墜水子宣生救出創甚至
十月初九歿于封丘十一月十八寄薨城西三
里河
史氏曰北敵南寇士大夫生斯肯也能無不辰
之歎乎張評事不歿于咸寧而歿于寇鋒誠知
所歎哉吾儕中又各如呂公維祺繼結周公士
僕馮公師孔馬公劉中崔公泌之數公余并傳
之曰愧薦紳中曰青衿誘寇迎餽而受偽爵者

東雲駒傳

東生雲駒諱華商華州人其上世科第不及數
父高士諱文才號洗心博洽能文各舉處於關
中二子雲駒雲繼雲駒孟也少季雅自負意氣
魁岸好詩讀書聰慧於宋元性不宥蟻趨人
無多當東生者諱是知名人往往折節東生東
生亦自謂可取盤綬操觚駕天下士矣乙卯一
季內母席孺人歿頃之洗心公亦歿東生兄弟
執喪禮哭泣服除惟與郭胤伯仲茲季舉王季
縣山園選集卷四十八 詩五
安游歡甚相豪舉為詩賦欲傾關西學士願得
其言曰當千駒東生才又奇試軼其羣不第戊
午乘益落生益憤放不羈獨酌發狂自歌及諸
客酣飲號咷沾沾自喜旁無人肯人莫測也蘇
是試又軼其羣又不第益牢騷稠人廣眾不能
偃僂禮汰客稍不合酒後各怒罵籍福狀客亦
稍避庚申中丞祁公伯裕辟生為上客不肯往
強之上坐惋惜不置終亦不肯屈下居則曰吾
視臘青紫取盤綬直平莊輕較耳今屢撻吾角

命不勝矣奈之何兀兀自苦爲哉乃西遊武威
酒泉河湟接祁連磧石星宿而歸癸亥半醉偃
臥友人書齋肯頭者欲識生眠不肯起頭者見
逾亟竟至臥榻致殷勤膝半席生喜笑不言臥
如故甲子渡黃河至冀都同汾陰觀禹鑿龍門
又讀書龍藏寺與季安雲離終季不入城又一
季丁卯試文軼其羣又不第益不自得仰天畫
地俾倪雄辨生雖數困莫各能詘之者遇感發
爲詩歌悲狀可誦久之不自聊自是窘吝所假

擬山園遺集

卷四十八

傳五

其

所假貸生不自謂苦酤酒市牛豪飲避強禦如
仇嘗玩視於俗無溫顏小禮小讓皆不爲昔人
愈駭至是攜雲離季安郭仲茲出關東走上下
峭嶮大梁渡淮涉具區訪夷門弔要離墓于姑
蘇俛仰涕淚觀錢塘潮而西顧懷轅嵩嶽折而
之孟津河獨與季安訪于子料東生名蓋關中
久矣恐其游於酒氣不下開閤門相見如故割
鮮飲梅松樹下相與談詩古文辭上下商周秦
漢方雄心激昂聞子言大喜狀目仰視磊磊不

呂爲嫌而豪舉固自若也辛未妻吉氏殉壬申
冬西試又軼其羣又不第昔過事告韓東生憤
欲擊之罵曰東方三十季數罷我中國而顯者
居權要高爵厚祿誰出效力爲遠東一塊土乎
世謂我使酒我其真酒人也哉若君若馬衛一
旅師取上將頭獻之大明宮不難甲戌流寇自
西至華州皆生大飲醉解醒各勸生入城不肯
入自西園來東園登郭之丘寇得生令踞不踞
大罵曰汝何人乎非賊耶汝爲國家百姓披堅

擬山園遺集

卷四十八

傳五

十七

銳不東擊強邊則南掃寇何譽聚鼠偷衣婦人
懸面胡粉不亦羞乎寇改容令降不降又罵曰
我恨手無利刃殺汝不日官兵至則汝曹肉饒
狗寇索生韓忿色曰欲我君韓賞汝乎且罵且
笑寇曰奇士也不忍害生俾倪曰死即速死可
矣世各偷生東肇商哉又大罵遂死之聞寇各
泣下者雲離與季安收斂啓吉氏合葬某地
史氏曰呂余觀于東生信奇士也脩眉大睪鬚
鬚長髯望之吾山林疎故之致其詩文多可傳

余不具論論其大者書生不得志于功名而發
時屬賊已快一死壯哉當是皆守封疆者何人
也又願各書生不得志而為賊者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八終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八

傳五

十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九目錄

傳六

阜巖中公傳

余望之傳

李母田孺人傳

孫念昔配張氏合傳

玄綃女傳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九

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九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九

傳六

孟津王 鐸兌斯甫著

阜巖中公傳

公諱化號阜巖其先晉之屯留人徙永季七世生羽為諸生呂詩名八世生二子長諱偉次即阜巖公少孤事母謹憫儻直毀讀書不屑咕嚕敦慤而儉力巖不義抵掌談小說家言纒纒如也一日語人為儒不成難曰自植否非薄諸生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九

傳六

一

無呂奉母氏甘羈其為賈乎于是俯而權子母錢與兄怡怡公出里中少季輒自避或吝勃磈之聲聞兄弟者輒輟殷殷聞公來相戒曰如申阜巖公何何吝物憑李姓者披髮掉髻礫瓦礫扶人僵仆相望于境邑人九駭咸走見公則目眙不敢仰視墨狀匍地下公笑曰鬼狐覘人無恚心其魄自落眾始伏公介性云會母疾華妹長適王妹次適杜而杜家不嘗公曰吾服買效力為母老也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緩所可必

區區者木棺大事耳此可已纖毫恩吾妹耶乃具殯者至于拆俎灌而咸致誠信焉迨要經後履無絢口不矧其心吝加等于人者營兆距永季西七十里近右洛州伏臘日公仗策而西哭于塋墳之前曰某不敏情其四肢頗類放紛已為父母戚平日奉鞠鞠應不能令尊人滿容不反矣狀家食膏處可免昧敗之懼告畢復哭不忍去買地贍宗人之窶植櫨及雜木以蔭塋土公性嗜酒又不欲接貴人歡諸昆弟富貴者率

擬山園題集

卷四十九

傳六

三

燭綺筵紫巖則禮垣都諫明巖汝南別駕左右莒州守石巖新息令恒巖鑑庵舉孝廉公曰彼雖簪笏榮何與吾事吾力穡謀食治盈誦曰餽吾口足矣姑守吾所巖巖公喙曰二弟平生不與柔今固不減昔也置酒延公高會終日公落穆如初前此巖巖為磁州僉憲公貿易而隱其名各泄于人者公怒曰吾一老布衣不為忍詢豈樂自耀也而汝暴之人曰此磁州僉憲介弟不幾已兄之貴何已固于磁人之心與之為取

吾吾不中赦老哉命儻邁返後數季儻人不戒于夜盜而逸區何禽之逮曰婦人婦獲矣婦獲矣公曰舍諸勿聲于市如其夫知歸之必無生後數季壁間燭燭各光斷之各罌在土公曰捨之財不可苟竟不取其敦慈儉力恂心無疚大略若此公六十無子止一女又數季季六十四文部公始生季七十終文部公娶園公曰某科進士為杞縣知縣封公如其官至十二季贈公吏部考功署員外郎孫某某份份能世其家

擬山園題集

卷四十九

傳六

三

太史氏曰子交文部公雅若知子者而自檢其躬蓋得自阜巖公云先生門閭鼎貴不肯一屈其身區乘易一紫弓希苟進刻自利于奇廉間其殆隱晦山藪者乎若其敦行孝義濟物利人序點公裏之不與抑何其不驚名而可已處獨也嗟乎可謂賢矣

余望之傳

余生望之越山陰人名儼字望之父柯洲生望之幼警穎彊記工制義尤嗜詩少為諸生名甚

起家不造罹火災體弱不給仗劬走北都季二
十良鄉某館爲上客擁阜北弟子日茲聚學使
者獎生朕麗齊聲娶胡氏舍輓輅召舟歸越吟
詩遇惠處卽大叫震林木復入北都某公延館
穀之齊青衣夜篝書檠絃服挑達甚都生拒之
厲後又託老蒼頭通殷勤贈襪佩焉生終不納
而太曾大璫王某虎冠冕樂動一畧次雅重生
刑部尚書晉庵楊公謂生曰我聞大鎔王重君
茲水衡銀三屬宜領者久矣而辭之不發得君
一言鉢于鎔當剖橐已三千金爲足下壽可也
生曰儼也寡詩書外無所娛卽升斗不給不慮
先生奈何曰私溷余生使令仰而睨鼻息干刑
餘者歟越一日不意璫忽自發三屬銀或曰璫
之若肯緩頰此繫狀者不坐而致之命彊飛航
召佐歌歌不亦快耶生笑不顧後數季璫既携
多砵死生獨灑如都人于是益重余生兩人聞
不售遂燒諸生書而盡力於詩大憤咤曰天乎
青紫中無余生漢唐玷壇上亦無余生坐位耶

于是遇嘉景吟哦不能舍賣文齊羨則已八何
洲君佐其兄之不給室人胡氏肯爲供客兵與
二三君子談風雅達夜不勒因縱心于名山川
東登岱西走襄陵獨眺姑射山北窮馬邑銀山
鎮壁觀羣帳沙漠東南則台蕩四明三衢及楚
蜀秦豫踪跡無不至至無不摭爲詩章季五十
始卜居清源海內慕生詩爭相交遊引重相得
極歡生持已嚴峻終身不肯召利故一牘一事
相免壬午兵內訌夢一老入語曰其虛其邪旣
疑山園選集卷四十九 傳六 五
亟只且明日棄廬舍攜妻子南歸離城未六寸
里浴缺之騎靈摧露擊而城陷矣至杭得酒與
夏登頓山寺握麈尾辯說數于言至吟得意則
醉臥艸間竈米不給亦不問生貧且老明世故
指畫事忠愛徘徊忼忼不顧利害於人坦直無
城府踞蹠泥淖中立志較狀不肅病危猶敵
詩不已將瞑復瞪目呼其子曰孟津王覺斯素
知我汝求一文足矣他不復言季六十各幾于
名某

太史氏曰予交望之二十四季相知不可謂不
淡于失家踴躍聯舸至瓜步欲贈余生忽不見
又一季再至杭始知其夙抑鬱磊落寓于悲歌
噫吳山越水執吾人焉知望之者哉

李母田孺人傳

田孺人者李公之側室一山公之第二女太僕
寺少卿慈谿南盤公之母也予讀孺人狀欲憤
洧盤言之憤且欲淚曰母也違家不造母子被
訕其毒蓄幾殆母教之忍今之喜騰幸也其何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九 傳六

六

日忘母氏之劬噫亦可謂阨矣一山公諱九
世居燕妻丁氏生四女無子孺人生而敦柔苦
操作不喜靡曼季十七乃字既歸下氣肅穆事
姑韓夫人嫡陳安人于處婦雍雍也從宦于龜
蒙蠶叢汾家胥助無失禮會公致政歸肯洧盤
始青矜而洧盤之丘嫂稍枳而相棘矣嫂孫氏
舊豪女性辯儉知文手操刀筆心日胥曰尺籍
之陳安人生子一焉某泊二女孺人子女五焉
嫂大恚皆欲甘心於洧盤兄弟遺婢沉弟于

水再三溺之遇人解得出洧盤試冠刺嫂益恚

訟之學使者詠而疾者百端孺人潛謂洧盤曰
天乎汝嫂操吾母子逾急視如尺肉汝可坐而
受刃劓乎我終勉而受垢汝必費顯不早避是
召汝爲何也天乎我一生忍吻我豈終爲諸生
母于是洧盤乃從其外父某宦遊于秣陵于鄒
滕得肆書臨別太孺人持洧盤長號母子慟哭
已拭淚曰兒可免孽矣孺人惟與弱弟妹伶俜
相弔而已嫂盡效其上田曰十餘畝硯畀孺人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九 傳六

七

低眉受其侮子掌股之上默默不言狀孫之弄
不已也氣益鬱無不試其械孺人紡泝至破疥
操作猶故曰此哺弱小迨妹將歸嫂燒其套先
是譬洧盤譙薄向公府人金矢胥卒詬于庭忍
取腕環與胥卒曰免捕也及洧盤舉鄉捷報至
胥卒方教太嫂北走邯鄲手作艸入燕上書誣
孺人與洧盤卒不能中又數歲公逝嫂拒洧盤
兄弟不令衰經就喪禮孺人見洧盤顯色愉愉
喜謂之曰汝弟妹不死豈易易哉經百茶毒曰

見汝今日我始不爲諸生母非汝顯養我不能
必旦夕不久爲李氏鬼歟朕我固故重自忍汝
嫂張吻而嘯我母子幸不歎今我將歎得正斃
何侶歟凡肉皆耶彼不得甘心二十季我無一
日歡今而後知脫于慘矣孺人悲消盤與弟妹
亦悲季五十八遂逝噫蓋吾子重傷其心也夫
陳玄人子某田孺人子三長一鵬所謂消盤者
戊辰進士某遺御史今太僕寺少卿次一鴻一
鯨

卷四十九

傳六

本

史氏曰孺人之爲孫氏羹肉也岌岌矣孫氏不
遇一婦人耳聞閨中且各狀者手握不律如鬼
蜮獷悍傾仄弓傷孺人母子不自悔澤何其性
之無恒耶又聞孺人五旬悅辰孫氏乃不與消
盤兄弟上壽消盤俟其寐術弟妹從窺稽首稽
一鵬消朕不勝其抑塞皆如此豈不痛哉嗟夫
造物者之于人嗇苦則陰補之爲消盤公母也
者則呂因亨重爲田孺人子也者則呂亨自重
堅忍不懈母乃各聞忍之義大矣哉是故孺人

非不遇也若消盤養復已積具漿醢衣錢相孫
嫂嗚呼可弓爲難矣子觀古之諧倡其牙角恒
隱用之孫氏之睚眦猶其明白相扼傾仄者耳
蓋不大塞不大通消盤公遠施方輿雖朕孫氏
尚未工于隱也未關於衛國安危之大也又何
足多怪哉

孫念昔配張氏合傳

孫生念昔右道政二如孫公弟也祖政生壽官
章璋生教諭通通生增廣恬恬生封吏部驗封
長山園選集 卷四十九 傳六 本
司主事大受二子長卽二如公母王安人次卽
念昔名昌穀母繼母樊安人十八歸張氏生念
昔爲邑生豪宕負奇氣下筆數千言兼學字法
作詩矚睞向人沾沾自喜坐爲之傾皆曰孫念
昔鵬鷄一稚千里何難也已未二如爲登州推
官客至念昔酬獻交錯難病不解令食加者宰
食職者皂隸盤器定物各各第越一季侍樊安
人往登二如見其瘠訝曰弟固伉爽何憊耶念
昔曰遇路之委頓滋甚兼啣啞若耕耨而稼者

不能茂帥其氣耳尋二如各事佗邑倏告念昔
又病不安穀及眠之脈石刺蠱番陽腹堅如堯
累數醫未良已亦未大董亡何中秋歸寧晉越
一冬方春而癰作張氏侍藥與族兄吉甫談笑
自得豪爽猶昨惟思二如不置仰屋歎曰吾干
文事不齟齬精抗志翱翔上決浮雲何難也故
皆方薦舉諸生給銀綬吾恥從權貴人杞梓皮
革弓重營相貿易也不朕王思薛方子容郇相
雅賓顯名于世豈吾耆筆試牘所取若耘而收
其穡事也者豈堪效世俗願滑相比就哉但命
不達志為天下解懸瘼蠹滋藥蕉萃且奈之何
蓋曰誦讀若張之也曰季弓遇又若扼之也天
芥咫何足詰其譔耶語畢毫不及家事竟曰
癰歿季二十二張氏勸其喪必謹痛哭演歿曰
救不得即歿而志弗欲生矣念昔類癰頤長願
直樸夷而英敏過人二如于是又言張氏殉節

事
張氏寧晉張汾女十五適念昔不事壓娶行不

未四十九 傳六

十一

未四十九 傳六

十一

踴力于組紉壯門外不聞其音事上愁寘于禮
承序不吝或憫也二季俟而舉男念昔病張氏
廁輪中衣浣與佐無少缺不他各誼譙尋念昔
病革張氏不起滿臨牲俎祭呼拾大哭曰婦從
夫也夫必何曰生為毀容裂髮相從于同穴禮
也於是不啻水勺不口浮散胸仆膝抱其子
呱于前張氏陽不寓目曰各彼伯與伯母有此
鞠子耳不知其佗未幾各言丘嫂張宜人自登
逐張氏欲託子而忍之七日不食尋知言
挺口圓廷集 未四十九 傳六

胡御史奏旌其門

太史氏曰予未親念昔友二如家政內外左紫
右拂嘉卉必嚙生烈節在門國用繩而不撓曰
傷禮一何親于大者耶嗟夫人當儻悅之昔畢
士大夫猶難言之而一發而臥者婦人嬌嬌狀
也豈不親歿生如寄不苟而遺操行如一歿且

不朽嫌稍無窮者非歟王蠋曰貞女不更二夫
繇是觀之抗直不撓良胥足悲者漢朕使天下
知髻釧中陰節盛滿且胥立人極者伐柯抵則
峭嶷其身不覲屋扇庶幾獨知之契也乎不朕
鹿鹿于浮榮矜富侈大自廣亦何益哉

玄綃女傳

慶生奇逢者孟津雙槐鎮人屬曆末季爲秀才
好女謂妄意僊媛之事日昇徑桑氏古墳見一
麗色婦坐而泣衣玄綃衣季可十八九光彩射

長山園選集

卷四十九

傳六

七

人爲之狙猗遮面之半佯示奇逢奇逢不勝喜
就而與之語婦歛衽起再拜曰吾失丈夫欲自
殉于樹不敢受其死故泣也慶生曰吾路過聞
汝之泣而哀之盡解其忿憊勿自殞吾爲汝計
長久婦微笑曰妾無子一身子朕誰相憐者願
及未填溝壑而託此身已奉巾櫛妾今無可奈
何不朕自盡非計短也又泣慶生亦泣狀婦頗
數目成慶生行路之人擁馬與駒忿忿來婦人
忽飛去慶生且駭且喜曰此女僊也耶歸家不

長山園選集

卷四十九

傳六

七

告告人人書室則玄綃婦在焉迎而謂曰君念
妾妾知之矣暫去即來欲與伉儷非如世所謂
山臊狐祥厭君思已覲君也妾與君胥夙好故
視他人踴而視君嬖君不已妾之陋而棄之妾
洗塵垢施脂粉薙澤今而後不復泣生大喜兩
人對拜誓欲相好生頻欲近之則艷狀怒曰爾
我夫也豈可不已禮自紀君即愛我惡可不自
愛妾終不苟合生愧猶豫來胥所決念稍熾而
婦忽飛去及來生乃曳其綃正色曰奇逢不才
不能順承尊意惟不督責謹當受教當是皆生
之妻嫌其遠已陰迹之聞書室囁嚅見女子語
已告其舅姑舅姑驚走已爲魑魅狐祥也走數
里禱于道士欲已髡鉗湯夫之婦謂生日事亟
矣終無傷妾不嫁君既何至勞舅姑心妾請辭
生又未決問曰媛何神髮長十尺非人間容顏
肌膚也且知古今經史詩書皆脂記未必先胥
香風風動帷幃熠燿胥光映錯戶牖几案者螢若
星太後角枕錦衾仍胥光流轉浮動牽經宿不



ZW 21101000B25153

消媛其神耶婦曰我何神我家華山道士施其術竟無所僞伏終不語生故遂辭去生別後思婦卽現身曰君今後思我左旋井口者三當不召而自至生依之無不驗又一季生之父母與妻知各物與居爲其禮相約束不召祝禱雷呪濟道士矣一日婦又來床榻間生謂婦吾尚未入費媛盍爲我圖衿之青也婦曰人之功名壽祿帝庭實主之益之惟德耳德厚報彰德儉報淺不出諺門妾何敢竊天之需召驕足下他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九 傳六

物則可矣所與生飲食雜佩之物皆非人間一經其手皆胥先生問入神策門期生之屬果胥焉婦曰服藥燒丹欺世怪迂利入財耳豈胥無其德而胥其事者哉如可爲妾無君駕虹霓浮崑崙手弄日月足服星宿矣雪窓雨夜花朝霞夕恒與生居第不至于亂晨起端麗不袪服不大笑不啻飲酒體度莊嚴遠望之充氣熊熊近視之又不可深設也起居胥節如是者九季故卒無害于生一日取酒飲生饋核香與手日

不同泣數行滑滑沾衣衣始終一玄綃也謂生曰君知妻非良陵女宛若輩矣上帝當報妾妾胥職事當太數止此此昔容光益綽約衣裳忽著龍鳥花艸之形風肅朕起房屋外聞天樂飛笙竹絲之音後與生拜生泣忽冉冉乘紅雲飛空去是後旋井三意庶幾覩焉終不復覩度生與余同里生尚存每爲余言一一後事如待左券似欲泣者

太史氏曰子不語怪非無怪也第不語已增

擬山園選集 卷四十九 傳六

心耳玄綃女好德而不荒其與妖怪疊媚殺人者異矣士大夫通籍則體殊充後房巧力已管婦女而曰吾報國盡職也不亦怪哉金翠婉媚已其入也而不謂之妖玄綃女罕戈戾一慶生在嬉笑間耳節而不淫不傷也是妖乎非妖乎市廛知畏臆脂肅不知矣士大夫往往如是媚于衆而恬焉盡職者所已寥寥也可歎也夫

擬山園選集卷之四十大 終